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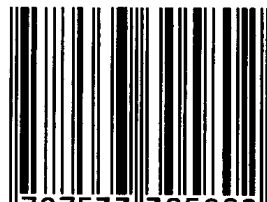
經部  
第一一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7-017/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經部·禮類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目錄一卷(二)

〔清〕梁萬方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

十九卷目錄一卷(二)

〔清〕梁萬方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一

東雅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菴甫

世祖三十一

學禮四此小戴記之第一篇言委曲禮儀之事所謂曲禮

之內矣此篇乃其雜碎首尾出入諸篇不可隨事而見者

故今而此篇之自為一篇而又多為韻語使受者得以規于

口而存諸心益曲禮之記也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

其言而存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記之相似者以

補之然其文亦多錯亂附按此篇舊本通言章凡十一

取他篇及諸書補焉○附按此篇舊本通言章凡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

今詳章內所首多屬修飾禮道之事乃禮之本固增為通

言禮本章而出其中修飾禮道之事乃禮之本固增為通

容經入經今退入傳內又從直一章立例分條以未甚

今去章目分入往來交際及後雜記章內又篇末傳六條

今俱依例移入前

各章下作傳云

曲禮曰記引正毋不敬毋音無後文以意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  
○疏曰若如也思計慮也人心有所計慮則其安定辭○附靈  
形狀必端怒故以此莊嚴為如人之有思也安定辭○附靈  
方氏曰安者言有序而不迫促安民哉言人能如此上三句者則  
也定者言有物而無游移也安民哉言人能如此上三句者則  
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  
一則自無非辟之十矣○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  
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  
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此修己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言諸  
人也推我之所安而天下平此修己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言諸  
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于曲禮首章言之六附  
朱子曰毋不敬是結言主卑處儼若思儼者之效也○敖不可長伏不  
貌也安定辭者之言也安民哉之效也



可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教五報反長子文反從足用反樂音治  
○西者漫遊之道樂射所以自禍○  
○子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  
雅屬知首條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散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何  
書語安自爲一條皆樂之辭○彭馬氏曰散不可長者欲消  
也樂之也欲不可從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  
也而歸於中也○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狎者狎人親狎則  
敬強有所畏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愛而知其惡憎  
以雖有所畏而不畏則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  
○知其善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積而能散  
謂已有蓄積見於窮有則能散以賜救之若宋安而能遷謂已  
此之安恐事未盡善則能從義晉舅犯與妻氏醉重耳而行近之  
○疏曰安恐事未盡善則能從義晉舅犯與妻氏醉重耳而行近之  
同皆樂賢者二字爲文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注  
非樂賢者不取○附按此條首二節皆朱子所注故王未句亦以  
朱子爲懷居而能不懷居乎終當以朱子從義意爲安○臨難毋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通言禮本  
持得爲傷廉也○爲了一傷反○疏曰臨難毋苟免爲傷廉也○狼  
苟得苟謂不度義而一利也廉也○疏曰臨難毋苟免爲傷廉也○狼  
毋求勝分毋求多明也謂反勝也反分扶問反○爲傷廉也○狼  
○附按今詩朱傳問曲禮也又按朱子曰兄弟問于牆○問呼府反  
爭如與人爭鬪分辯曲直但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禮不妄  
說人爲媚悅○禮有常度不可不辭費辭達則止禮不踰節不侵  
侮不好狎○狎好也狎爲親愛○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己成  
音智○疏曰人多戒之直而勿有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  
○附按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躬身質言語  
也直而勿有謂陳詳所見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所謂躬身質言語  
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附按質猶質也朱子曰躬身質言語不  
俱疑不要將已意斷了○又按六條前後朱子已略爲次第○此  
不疑在躬躬身也○言不以非法好異故疑也○附按在躬當指  
鵠冠是在躬而使人疑也○不度民械不計度民械之命物爲不  
疑即爲疑在躬也

之強弱且嫌不容也○附按注言嫌不容是謂不能審非所能度  
故不度也○又按周官有軍旅則縣師作衆庶使備旗鼓兵器而  
至所謂民械也兵凶器無故而不願于大家貪欲欲後之意○補  
注願謂見人之大不背重器按管子思反○管子思反○管子思反  
義同此國語云管相其質漢書云爲無營者又云不營其身不窺  
皆此義此言不營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不窺  
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不旁狎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今按  
疏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不戲色戲色謂嬉笑  
按來毋報往拔蒲末反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  
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  
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  
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就這樣人不耐久少間毋瀆神數而  
心懶意闊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毋瀆神數而  
不敬○疏曰瀆慢也○毋循枉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違行今當改  
明正直當敬而遠之○毋循枉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違行今當改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通言禮本  
而苟且依違委曲姑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孔子所謂逆詐佞不信  
順者皆循枉之謂○毋測未至之類也○附按疏曰胡氏曰測不窮  
理而幸中如子貢雖億則屢中君毋嘗衣服成器與不嘗重器之  
引舊說皆較其不善也曰嘗字固有此解但在一條內同一字面  
同一文法而作兩樣解非書之通例不可爲說故朱子言二嘗字  
義毋身質言語質成也開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誤誤即上文疑  
非謙遜謹厚之道故戒之○附按已有言語必就正於人是非乃  
見若不肯舍已從人而身自質則或爲私意偏見所蔽故當戒質  
與上修質字○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忘謂之君子○行下孟  
子也○教○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履也言履而行之○行修言道禮  
之質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  
右通言禮本第一章凡九條○又○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  
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考父考。武宣三命。考父考。武宣三命。考父考。武宣三命。

○疏曰德得也立則磐折如人授物子已已受而得之



恐亦不肖且記文以時行承山立言則時字安得解爲敏况卽以敏言殷士膚敏亦非僅行軍欲敏也又如盛氣頗實揚休卽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今必拘以兵革之色非說之一偏者耶解他句亦皆類此蓋朱子之細實周密平易中正非後人一時之管窺所能及顧世之學者惟詳玩深味乎朱子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曰以服之精麤爲序○荀子大略篇○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誦語敏大而而勇○附東滙陳氏曰朝詞氣明然否○阻側呂反覆芳富反謂伏兵也譖冗煩反謬詐也或云譖譖處昌慮反度大洛反○少儀○附慶源輔氏曰行軍之道以臨勝而懼好謀而成爲主思險謂臨事而懼處敗不慮○臨祭不情爲無神也○爲去聲○本篇○今按無神謂不神在也○附按此句舊本以臨祭字與臨樂不欺臨樂字顏結入言語章今折移此

○優游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備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容儀七

革之色恢七小反○武條未詳何意○臨喪則必有衰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介冑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未免謂失其所當如臨喪不衰軍旅不嚴之類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雍雍美音儀濟于禮反芳菲反○匪讀爲四牡駢馳之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宇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疏曰言語謂與賓客言語卽保氏賓客之容也穆穆皇皇美大之狀濟濟翔翔厚重寬衍之狀皇皇如臨往之往者孝子祭祀心有所繫往匪匪翼翼嚴正之狀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少儀○附嚴方氏曰濟濟致齊而能定皇如字皇皇未有求而不得○慶禮氏曰美讀如字自通○附按言語屬賓客者賓客尙辭令如孔子許亦可使與○子視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母下於帶若不言賓客言卽其義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官階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詳見士相見禮篇視章今補○坐視膝立視足應對官階



曰稽首此說又與此處異又朱子云杜氏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附按九拜之說先儒推論互異古今拜法殊儀參合輒乘今通釋諸家言取其得解者定爲說按荀子論拜法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問表曰稽顙觸地無容此說之最近古者宋陳用之元吳幼清皆據之爲說曰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手其皆縣空也與要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舊制之拜手凡經傳單言拜字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故得專拜之名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虔周官謂之頓首稽首者首至手也荀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首下要高如衡之頭低尾昂頓首亦然專言稽首舉重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子曰至地曰稽顙是也稽首首至手而稽顙頓首首頓于手而卽起空首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按此解析三拜最爲明確拜文從手爲重無至地之法蓋首尊泉天非極哀深痛不當爲捨地之容又常時着冕弁裳時去冠飾以頭至地不惟於禮有宜有不宜亦其勢有能有不能也檀弓曰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又曰重耳稽顙而不拜則稽顙至地以致哀非拜也故九拜不列稽顙舊注以空首同於頓首以頓首稽首混於稽顙皆誤肅拜亦跪拜也朱子謂兩膝跪地斂手放底爲肅拜近世王廷相亦謂肅拜亦跪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 曲禮 容節 九

但手不至地頭不至手耳此足爲定解蓋肅拜與傳單肅字有別立而俯身斂容微下其手其狀如揖是之謂肅跪而俯身斂容引手近地而頭不下是之謂肅拜舊注據左傳三肅使者謂者今時揖按記言介者不拜爲其拜而羹拜不拜而肅則肅非肅拜可知少牢曰尸送主人揖不拜漢書又曰鄒生不拜長揖則揖與拜爲二事可知記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又曰升降出入揖遊鄉射曰男弓揖弓據此則古之揖惟俯身下手斂作曲勢而已或謂古以揖至地爲拜非也膝不著地而折腰垂首下手非所以爲容此後世之俗禮非古法也周官三揖之儀鄭氏俱不言手至地是也此四種正拜稽首最重臣於君用之太甲於伊尹成土於周公皆再拜稽首者特加禮於師保非常禮也禮之重者亦用之昏禮親迎祭禮宿尸饗神受嘏酬舉奠皆言再拜稽首是也頓首次重於所尊用之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明其當頓首也翟顙首於趙宣子季平子頓首於叔孫有爲而重其禮非正也空首輕於頓首庠平敵及賓主行禮通用之儀禮中拜迎拜送拜受拜送皆此拜也肅拜最輕凡尊於卑宜用之國君答拜卿大夫舅姑答拜婦冠禮以母而拜子之冠祭禮以父而拜子之養以義推之皆當爲肅拜或以跪拜不去爲疑不知古以跪卽事不以跪爲禮如奠所取爵舉屣進履男女授受奠取無不跪者首非爲禮也後世不奠地亦不席地跪坐乃以跪爲一禮古坐必跪而後坐拜亦跪而後拜形



禮屈伸宜然無卑屈之嫌且古無長揖一拜安得不跪為之婦人於禮之重者用拜同於男子之空首而常禮則以肅拜為正先儒謂先王制禮以婦人首飾盛多或時遇姪姪俯伏地上為難故止令肅拜義或然也其餘所附五拜如注疏說振動即謂戰栗發動之拜益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也前拜肅謂一拜如土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常為臣者莫摯再拜主人答一拜是也爰拜鄭讀為報謂再拜○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詳見內則篇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詳見內則篇○介者不拜為其拜而爰拜為于偽反爰子○肅曰爰性也或容暨暨者甲而屈拜則挫損戎容之容也一云著禮而拜形容不足似詐也○今按爰猶言有所授此條舊本編從宜者今移此

右容節第二章凡十七條又○志有四典朝廷之志淵然

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慘然愠然憂以愀四志形中西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佛符勿反愠舒紛反音聊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然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死軍旅之容涵涵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恂恂然若不敢容經也弼于六反統紆晚反福彼側反愀于求反愀質涉反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不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不垂網視經也不古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言文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屏上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一寸端而極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啓曰恭立因以整折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 曲禮 容節傳 十

日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坐以經立之容肘

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

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偃肘曰卑坐坐容也跌徒反

任行容也掉從以微啓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

箭趨容也旋以微啓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鸞候其固復也旋

如濯綵跽旋之容也候式六反跪以微啓之容掄右而下進

左而起身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整折之容吉事上

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卑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

之立拜容也玄未拜而未起代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攝

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載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

容也乘繩證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肅存劍之緯

欲無顧顧不過載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

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

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視數顧容色不比

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敬彼寄反端端

聲七舍反數音朔比毗志反咳○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

襄公談音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

襄公自獻公用蹇姬之讓詎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

公立無跋跋彼義反○視無還轉復反為還聽無聾不聾耳

言無遠遠謂非耳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有慶未嘗不怡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 曲禮 容節傳 十一



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跡。○蹈徒報反。○疏曰：二足相蹠，每蹈于半，不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大夫繼



也○疏曰○齊威儀矜莊○帷薄之外不趨○帷幔兩簾也不見尊  
翔翔行而張拱○玉藻○疏曰○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  
人則容行而張足曰趨○疏曰○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  
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堂  
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城上不趨○于迫狹○執玉不趨○聘禮日上  
介授賓玉于廟門外○疏曰○賓當進聘故上介授賓○執龜策不趨  
于廟門外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執龜策不趨  
于重器○堂上接武○武迹也○迹相接觸每移足○堂下布武○布武謂每  
無容○成述不相躡○附用之陳氏曰○或言趨或言武蓋按室中不翔爲  
武者不趨趨者不接武○趨者或布武布武者不趨也○室中不翔爲  
其迫也行而入臨不翔○附按此句舊本編言語章今移此○轍朝  
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附按此句舊本編言語章今移此○轍朝  
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慮也○故轍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固謂  
異事也○附按此二節舊本在言語章在朝言朝條內今提出移此○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考  
章在朝言朝條內今提出移此○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步趨奉侍  
又作捧提徒弓反○高下之節○疏曰○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  
則高于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于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  
分帶下紬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三  
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  
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膊上毋厭  
脇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  
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則益可知也○以上三條本篇

右步趨奉持之容第四章○疏曰○又○柯陵之會○柯陵鄭  
會在魯成○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州  
公十七年○單首善○襄公主○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體  
單襄公曰○卿士單朝之諡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體  
足○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目以處義○義宜  
也○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自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  
矣○在存○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



國語

卷十一

太

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力曰：「未能負薪矣。」

卷十一 曲



富則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  
祿以馭其富也此記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器  
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或有田則以田對受官則以官對受器  
則以器對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祿不異於爵官不異於祿視  
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祿不異於爵官不異於祿視  
民所收私有所以節生人之欲使之上下有分者用此道也○附  
按周官四命受器再命受服祭器不假大國之孤也衣服不假公  
侯伯之大天子男之卿也其未受服器而於禮得假者以請侯  
未賜圭璽則資幣於天子例之蓋暫假之公家既用而歸之與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  
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賻音附公羊  
傳穀梁傳曰歸生者賻賻芳味反遺于季反○賻音傷恩也見人  
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  
也○附藍田呂氏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  
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惡人之道  
也○附按與人不問其所欲當與與之矣嫌必○國君去其國  
待人言欲而後與是以欲為與而非與人之道矣○國君去其國  
依禮經傳通解卷十一 曲禮 言語之禮 末

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  
也皆民臣殷勤之言○疏曰大夫士之去謂如三練不從或以罪  
見黜○附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困受  
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亦有社稷無隕  
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妥其國致位而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  
可去之義禮所○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朝直道反下同○朝謂  
延言無所○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唯君命所在  
不用禮○在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朝言不及犬馬○非公  
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言不及犬馬○議也○公庭不言  
婦人非其○公事不私議○條本篇○附按公庭句公事句原本通隔  
皆朱子○朝廷曰退○近君為進○疏曰言於朝廷之中○燕遊曰歸  
燕合者○師役曰罷○罷音疲○罷○今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  
於家舍之罷亦同注引春秋傳○賀取妻者曰某子使其聞子有  
以爲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

客使其羞○取去聲○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  
○今按記曰昏禮不質人之序也而此云然者蓋不言娶妻而但  
稱有客爾○附按少儀云其以乘壺酒來併一大賜人故注云然  
又言不斥主人者謂○望極不歌當食不歎○食或以樂非歎所  
不斥言主人之昏禮○望極不歌當食不歎○食或以樂非歎所  
樂賤者則無○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忘也執紼不笑臨樂不歎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以上本篇○附按居喪  
右言語之禮第五章 凡十五條○又○魏中山舍人倉唐使

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使色史反○倉唐曰唯唯如是  
者○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唯反○文侯休  
然○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林尺律反○倉唐曰臣來時  
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 曲禮 言語之禮 末

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  
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勝音  
音庚○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  
亦發禮○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起倫反奐本亦作煥  
言高大與言衆多○疏曰春秋外傳曰趙武之謂賀也諸大夫  
文子爲室斯其後而歸之張老諷之是也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焉○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  
再拜稽首○要一遙反○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燭側角反○



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便幸夫也宋燕日燭○  
燕人悅反○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敢則使幸夫為  
主人以獻賓故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  
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  
夜莫所以殺於三事○不儀○放飯毋流歎毋咤食毋翦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  
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飲醢客絮羹主人辭不  
能亨客歎醢主人辭以饗滿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啜炙羹之有  
菜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詳見士相見禮篇○讓食不唾○詳見少  
掃應對進○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詳見臣禮篇侍○凡羞  
有清者不以齊○云凡清者為大羹大羹不和也○疏曰賁賜食章今補○凡羞  
則絕其本末○為干偽反○為大羹大羹不和也○疏曰賁賜食章今補○凡羞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飲食之禮  
祭耳○疏曰許慎反○耳出見也○見賈逵反○疏曰若膳羞有牛羊  
牲頭者則進口以饗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小羊  
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禮反○提酒絕也○對離之尊者以酌者之  
左為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向尊者其左則右尊也○疏曰人君  
以右為上則尊以右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而酌  
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右為上也庚云燕禮司宮尊於東楹  
之西南方左立酒南上注王藻云唯君面尊云酒在兩楹之  
面也本經下文云公席階上西鄉又下文云執事者東鄉自西階  
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按上西鄉又下文云執事者東鄉自西階  
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今按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  
西鄉射云左立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  
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蓋言設尊者之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  
之左尊而實以立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酌酒人南  
公乃即位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為上尊乃  
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酌者之左為上明矣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  
者西面其辟反甚矣惟賈疏以為據君尊堂者面其鼻鼻在面中  
面以左為尊者得之今詳見其義於此

○飲玉爵者弗揮○為其賓而跪○疏曰七歲反○疏曰揮振去  
人○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飲先自○未步爵不嘗羞○疏曰此謂  
無算爵之時羞應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  
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禮後乃薦賓賓先祭肺醢  
齊肺乃飲卒爵○柄尺不跪○詳見弟子職○取俎進俎不坐○  
亦柄尺○飲酒者醢者醢者有折俎不坐○離子笑反折之設反○  
沐飲曰醢酌始冠曰醢○疏曰按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  
齊云醢者醢者不坐者以二者無折俎之時則得坐嫌其有折俎  
亦坐故特明之○以土少儀○附按沐而飲酒不坐有折俎冠禮  
之醢雖無折俎亦不宜坐醢陸氏謂如越人醢之醢猶祝也此  
蓋卑者獻尊者禮不特沐用也酌而無醢酢曰醢恐所用者廣不  
獨冠昏以冠昏之醢推之此蓋尊者酌卑者禮也飲酒者謂平敵  
相○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音煩○亦為有足  
於俎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  
與加于俎坐斂于○柄兵命反齊才細反斂本又作挽始斂反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飲食之禮  
疏曰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坐祭訖  
反此所祭之物加之于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惟祭  
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則其取及反時皆不坐故  
云燔亦如之○附按取俎進俎不坐坐同跪不坐者注說是有  
折俎不坐乃安坐之坐不坐者注說亦是取祭反之不坐乃與坐  
之坐按鄉飲酒賓坐左執爵右祭肺醢是取祭反之不坐乃與坐  
及加於俎則與不坐者坐左執爵右祭肺醢是取祭反之不坐乃與坐  
解以俎有足之例若然則雖尊又何以坐邪○尸則坐○半禮曰尸  
左執爵右取肺醢於俎雖振祭齊之加于俎豆○疏曰前所  
引鄉射云與則知不坐此引少牢不云與故知尸則坐也○少儀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一人則當少壹食之人一  
人徹壹猶聚也為起事聚食也○附按農師陸氏云壹合而為一  
必一人徹壹猶今言同盤今詳此乃與一室之人有別又韓氏云  
賓主而廢禮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王藻○附  
賓主而廢禮也○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子問反○本  
之義為一條○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子問反○本  
之義為一條○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子問反○本  
之義為一條○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子問反○本



祭土環食中棄所操詳見少儀條侍食章

詳見少儀篇  
侍食章今補

## 五

右飲食之禮第六章

凡十六條。凡言賓主之事。附相見禮。侍食於君者。附臣禮。事長者。附少儀。其

此篇附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爲干僞反此皆敬

祭祀之餘于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與膳也

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

拜稽首使色更反稽音啓○展省具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个。猪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大音奉臂必豉反。臄奴反。豕古買反。豕大音豕。

反○折斷分之个猶反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不言臂膊因于序

以獻左也周黃肩故用左肩也九個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

力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脚也若臑得少年者則臑羊左肩折爲

七令不云脗膈從上可知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者惟牛少牢者惟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胷五个以爲膳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束脩一犬。乘繩證反。○陳重者統輕者更也。乘壺四壺也。酒

於吏者曰賜於尊者曰獻。便婢面反槽早勞反。疏曰西馬曰

酒重脯輕陳列重者于門其以鼎肉則孰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外而孰輕者入以將命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疏曰委其餘陳于門外也。大

則執纜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勒

皆右之以繫制之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二曰田犬三曰食犬守

臣則左之異于衆物車

則統制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祖

奉出又作脫又作稅同吐活反祺音但豪音羔奉芳舅反胃直  
又反甲鎧也有以前之謂其尤擊幣也義發豈衣也爾

反發吐刀反撓了侯反鑿其侯反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弓則以左手

屈執拊補注拊謂弓把與下條承而右手執簫○并必政反○補注拊謂弓把與下條承

如遙反。○憤謂切。函地襲。郁合之。夫禕。羽衣也。甲衣也。○  
 擗力把也。與此不同。劒則啟。檟蓋襲之。加夫禕與劒焉。憤音獨  
 夫音庚

而切于衣上夫發聲○函音咸卻去逆反○疏曰蓋切函之蓋也  
函而以蓋卻合于函下卻仰也函底在蓋上加切衣

函中而復以劍置衣上也底於蓋上重合之故云襲  
 笏書脩苞  
 其為茵席枕几頗杖琴瑟戈有刃者賣炭薪草虎之  
 音均至軍

魚肉或它物也。謂蓄積也。既乃豐云。由蓄積太豐。則下者反齒。育國類。京領反。又呵。迴反。脩脯也。苟苴。謂縞束苴。葦以

也類。雪枕也。策善也。箴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  
右手執下下陰也。○編必編反。管音翁。鐸丁鬼反。與音果。著音

○疏曰戈有刃者橫謂戈之有刃者以橫輻之皆尚左  
左手在上而執之則右手在下而承之○附按賁注統本作頤



鈍者也。矛如鋌而三廉也。較人之戟也。古作戰兩邊皆安橫刀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槍爲矛戟。簡尾平底者也。亦應並授不去左右而云。進几杖者拂之者。前後者皆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進几杖者拂之者。所憑依拂土塵拂也。○附監田呂氏曰。少牢饋食主人左手宿之以右袂進拂也。○三手饋執几進授尸此進几之儀。效馬者右牽之。效胡鵠反。用右手便力故用右手牽之。效犬者左牽之。犬雖留人右手當禁備之。○雖常世反。○疏曰。犬有三種。食大則當左手牽之。右手防禦執禽者左首。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容以鳥首授之也。○附監田呂氏曰。禽謂鷩也。禽鷩若卿羔。大夫雁。上雉。庶人鶩。工商鶩。是也。士相見禮云。賁用雉左頭衣。飾羔鴈者以績。績胡對反。○績蓋也。諸侯之大夫以布。天子之大夫以黼。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纁。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不言績者。彼是諸侯卿大夫卑故但用布也。○附農師陸氏曰。士相見云。飾之以布。言飾則豈可知。注說恐誤。受珠玉者以拘。拘九六反。兩手曰拘。○言飾則豈可知。注說恐誤。受珠玉者以拘。慎也。拘手中。○疏曰。珠玉。陳禮經傳通解卷十一。制禮。明禮之遺。



石問遺之禮第七章

美

分

條

○起



也步請下車門間下者以君式故也溝渠下者備傾覆也○未獲  
○府士氏曰馬騁則行疾步則行緩記曰步路馬必中道左傳言  
步馬者言謂馬緩行也過門間必步恐或有衝突也臨溝渠必步  
恐或有傾仆也注謂車右下車非是○附皮駒與駮同不駮而小  
疾也步爲緩驥爲疾驅車以駮爲節故詩言載駮駮駮  
不與門間爲渠必步異於常駮耳疏謂駮爲從者非也○執君之  
乘車則坐駮駮警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附按此謂  
非人臣所收立也御車則立今守車僕者右帶劍負良緘申之  
不敢立而跪非若車則守車者立  
面從諸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脊上也○答  
力丁反服音亦○疏曰僕卽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于腰右邊也  
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  
在左若坐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若由後右帶者在車背君而  
面向前取若緩則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脊入右腋下中緩之未於  
面而掩猶擲也答車前闕也亦名爲式緩申於面而卿末於車  
前帶上也○今按下文始言以散緩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  
劍負劍而卿緩不於帶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緩升之後君  
方出而執車凡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緩而地諸幣  
儀禮總傳通解卷十一曲禮僕御之豐 无

誤矣又疑緩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  
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  
自車下擲於帶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帶如環處授君使君  
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附按朱子請以索爲環者蓋一索而兩  
頭結台則通身如環矣故旣言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復言以覆  
帶如環處授君也又按朱子言君升則還身向後亦依疏言由後  
升之說但不從以此節爲僕者以散緩升執轡然後步初升時執  
在車上及背君取緩之說耳  
車五步而立待君至步行也○疏曰以散緩升者謂初升時也散  
緩初緩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緩故執副緩而升也○今按此二  
語與上四語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蓋初妨生人自當右帶緩欲  
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常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緩以升乃僕  
人之通法  
注疏皆誤○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疏曰尸之僕  
飲之如君之僕以其  
爲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執范乃飲  
執范美反范音犯○周禮大御祭南嚮祭軌乃飲軌與軾于車司  
謂軾頭也軌與范擊同謂軾前也○軾音旨軾音街軾音式○疏  
曰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上執轡而受爵也  
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執謂段



太范亦作範僕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遍乃自飲也又曰式前之軌車旁者九考工記經塗九軌是也○以上少儀○附按詩疏曰說文云軌車轍也中庸中軌考工記匠人經塗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轍車軸端也考工記注云軌二名非軌也此注云軌與轍同謂轍頭者以少儀與大駟之文申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駟之軌軌當大駟之駟故並文合解不及檢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轍也

右侯御之禮第九章

禮從宜事不可常也○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使從俗亦事不性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思不饗○使色吏反○今按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帶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附按禮從宜謂用禮者從時義之所宜如孔子從衆用純練愈服其長嫂之類若制禮者有一定義法無所爲從也從俗云使者禮入國問俗古人○禮聞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 征東文康之節 辛

取於人未聞取人取七應反○取於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按此雖兩節其實一事也取於人者蓋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其家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附按釋文又有取人取字如字謂致師使就己或因疑舊說禮聞取於人二句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二句教者之道也其說應爲是曰取於人取人如孟子言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既以於字之有無爲別則取字自應同音十處反何得又爲咬出也舊說惟本此意故說來費解今朱子以上二句爲下二句之所以然乃極順適故並釋文不合者刪之○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呂大晦曰盡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志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我者不棄其必致則不至於難繼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許儉不非無也年命一生再至○以上五條本編

右往來交際之節第十章

附按禮從宜條貧者條舊本編從宜章禮聞取於人以下三條編通

言章今增章目

毋側聽毋歟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鉞

髮毋髡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登城不指

城上不呼○呼火故反號叫○將適舍求毋固○求主人物不可以舊

常或時乏無○附黃氏曰謂凡求將入門問孰存此二句係列女

傳將上堂聲必揚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

不問則不入入戶奉扇視瞻毋回○下叶音虎聞音問奉膚孔反扇

視必下不舉目也禮有舉扇所以關鼎故關戶之木亦謂之扇率

屬謂以兩手當心徐徐開戶如奉扇然不敢放手排闥也同迴轉

謂廣有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不以後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徐徐作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一曲禮 雜記 壬

閤勢示不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如字參倉含

拒人也○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如字參倉含

與之爲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皆爲子人私

也○附方氏曰兩相離之謂離三和成之謂參取義於易卦離立

也之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爲敬○疏曰燕禮君降階兩卿大夫

附按離坐四語揖人○登席不由前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

句皆朱子通合者○○登席不由前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

食則齊豆去席尺○詳見臣禮篇侍○並坐不橫肱○肱古弘反○爲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尊爲

○受立授立不坐○由便○疏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有

○受坐授坐不跪○由便○疏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有











大德宏此亦可見○以上論語

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離君之親黨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侍坐屬食

爲君嘗食謂有若於君嘗食然應是膳夫嘗客禮也又據席此則嘗食於已席故而有之若爲君嘗食然應是膳夫嘗客禮也又據席此則嘗食於已席故而有之若爲君嘗食然應是膳夫嘗客禮也又據席此則嘗食於已席故而有之

○疏曰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飯俾君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啜以侯君也有嘗羞按此不言嘗食已包於嘗羞內矣俟君食然後食謂三飯食正饌既不嘗食即必俟君也飯飲而俟亦謂俟君歿也上文飲承飯羞言此不嘗飯羞但承三飯食正饌而飲故云飯飲注云利將食疏云雖不嘗羞亦君命之羞羞近者乃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先飲者皆并是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侍坐屬食

命難得君命猶未自專於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已○附按金之羞若卒食食末羞時命臣亦卒食以食羞也已則惟食羞而已卒食則待君歿後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品消逼也既未敢越此君未器手時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侍坐屬食

次多食故君又命遍嘗而已乃遍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大第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侍坐屬食

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順近食避食味也○附按此言凡嘗遠近食者臨身爲文辨嘗羞及君命品嘗二事顯在其中矣蓋以前食所包既廣上文辨嘗羞及君命品嘗二事顯在其中矣蓋以前近食者臨身爲文辨嘗羞及君命品嘗二事顯在其中矣蓋以前不羹也又還行以順不拂排也如是則辨嘗品嘗各有天然次第而不紊疎僅以爲避食味者似未盡禮意也○又按他處言食未嘗細及此者以君至尊故也故君雖客臣而祭必待命嘗奉視所宜幸食皆俟君者已嚴矣乃食猶不羞羞猶不品嘗皆需君命而細至於遠遂順近者總以傳其翼翼小心毫髮不苟此卽人臣計謀定命遠遂順近者總以傳其翼翼小心毫髮不苟此卽人所發露也故惟禮可以爲國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侍坐屬食

君未覆手不敢殮殮音孫○覆手於勸食也○疏曰殮謂以飲洗飯於箚中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助令飽實使不虛也○附按夕食曰殮再加餐也故三飯後卒食之殮正食止三飯禮不求飽卒食而殮則能留手飽而罷手在後弟子殮曰既食乃飽慶子循理是也此言君歿未竟而不



也○疏曰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既不斷君前食則不正膳食故注云爲君嘗食也○附按命食字在飲而俟之後則是命之食命臣歟也言先飯嘗膳示爲君嘗食乃先君若卒食而殯禮當役君故須君命也然君雖于當殯之時命之殯必俟君殯畢臣乃殯至殯不言命殯此經不言君覆手乃殯互有詳略也又按注食其祭食疑當作君方祭食文誤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請俟君殯已見上此注非也

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醕然也○附君善赦氏曰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爲手爲反○謂君已食之飲之而臣退也隱辟俛而逡巡興起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大崇不敢當也○附君善赦氏曰不敢辭者明已不敢與君爲禮也送之亦當至門君於士尊卑懸絕乃降送之其禮太崇故不敢當大夫則辭退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臣禮待生問食人

下比及門三辭比毗志反○下猶降也○疏曰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敵辭是士土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降也○王相見禮○今按此與前章玉藻所記互有詳略故並列之不敢刪去諸君宜參考之○附君善赦氏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附按田呂氏曰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附按自徹自徹以出授人不更使人歸之卿飲卿射燕禮大射賓取俎出授從者是也賓不自徹則使人歸之公食禮賓徹羹與醬不云徹俎下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也特牲饋食禮賓出佐食徹俎俎堂下俎畢出注云案賓自徹以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少牢饋食禮亦無歸賓俎之文據曾子問攝主不歸肉則大夫禮亦歸賓俎衆賓自徹同於士禮可知諸侯祭禮亡徹俎歸俎之節不見據此記云凡則助祭於公者無論賓與衆賓大夫與士皆自徹異於大夫士以下自祭賓與衆賓或自徹或使人歸之也注釋記文之義本明孔疏以自徹專指士言反亂其說固附辨之○賜果於君則其有核者懷其核核戶革反○據栗專核者懷其核者物也木實曰栗御食於君君賜餘醬之溉者不



寫其餘皆寫既古愛反○重汗辱君之器也流謂陶梓之器不流  
○以上謂簠簋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伯曰御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敬君也君未有命弗

敢即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下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  
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今從之慶源轉氏云乘服拜賜所以榮  
君之賜然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今詳  
注解迂曲不合二說得之又按賜請恩惠之賜車馬若巾車戰馬  
車散車不在等者是也衣服若裘帛是也受賜時乘服以拜君惠  
既乃重賜物不敢輒用故又須君命乃敢乘服猶賜食命之食  
然後食命之羞然後羞也或疑車服為命車命服曰車服既其命  
數無有爵命而不得乘服之禮古者賜爵於廟受冕弁服無遣使  
賜臣之禮且冕弁服惟朝聘天子及助祭乃用之亦目無服以拜  
賜之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  
手按於右手之上也○附按常禮稽首手至地首至手而已此致  
諸地者蓋敬君之重賜拜節當異於常也此又與稽顙至地異者  
稽顙開兩手不據掌也下云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  
之賜弗再拜此君賜為重賜可知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拜受又拜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臣禮侍坐賜食傳九

於其室也○疏曰再猶重也但初  
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有慶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  
賀唯受君之賜為榮故相拜賀○以上上刊選○大夫有獻弗親君  
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  
復逆也○疏曰大夫有獻弗親謂卿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  
親來獻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拜而拜所  
以然者恐君之答已故不自來不面而去○郊特牲○附按疏  
解注復逆二字言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奉○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齋之食恐  
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腥生  
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右侍坐賜食第二章凡十二條○又章下一條○晏子聘於楚楚王進橘  
置削晏子不削而並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

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王無教臣不敢剖臣  
非不知也疏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此節詳見聘禮  
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  
出出門也君使初至則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  
主人出門拜迎君命也此臣有所告請○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  
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  
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刺七亦反○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  
宅田任近郊之地轉酒剗除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  
也○劉向限反○王相見禮○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  
衣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  
以衣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論語○執天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臣禮廣敬十

子之器則土衡土時掌反○謂高於心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  
士則提之綏湯果反○綏讀曰安安之謂至於心○附按安妥也  
妥為下於心也注破綏為妥猶士相見安也下衡則敬稍舒而妥故以  
而後傳言注不從古文綏以妥義為近也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重慎之也主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操  
刀反曳以志反踵之勇反○重慎也立則聲折垂佩主佩倚則臣  
佩垂圭佩垂則臣佩委折之則反○君臣佩仰之節倚謂附於身  
堂折如聲○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戴韉策不敢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盛  
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輶策不敢執也齒數  
年也誅齒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  
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也載杖以行也○以  
士出蹙○附按田呂氏曰誅責也傳論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於徒人費皆也○靈星方氏曰言乘路馬蓋始以馬駕路而開  
習之所以別於乘路車也必朝服僕與車左右之所同也載轡等  
不敢授授謂御者也蓋不敢授左右以授而使自乘乘之乘車  
不致騷擾左必式也右必式也而後見而覆舉左必式也而後見  
式調駕時亦必式也右必式也而後見而覆舉左必式也而後見  
舊說自以行不敢使車右以授授已似據周官有自左馭之文  
然惟大僕前王則然非乘車者之常儀也果自左馭向可以式  
乎○又曰言步路馬所以別於乘也謂無事時行之以達其氣非  
然則馬以生疾○補注載轡策言不用敬君之物也步謂行步而  
調習之時必中路者以邊側卑褻不敬聲與與同旁草也蓋詳量  
年數也馬氏曰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凡此戒其慢  
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耳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効駕舊衣由右上  
取二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  
左右攘辟驅車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  
間溝渠必步○執君之乘車則坐○祥車曠左○祥車曠左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 廣雅傳  
位也祥車義之乘車○疏曰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乘  
用為魂車鬼神向吉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  
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疏曰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  
路主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  
不敢空左若空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敗  
自安故恒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疏曰貳戎僕之副曰佐  
式○疏曰貳戎僕之副曰佐  
右廣敬第三章 凡九條○又○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車聲 麟離珍反 公問夫人曰知此為  
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 蘧求於反○伯 公曰何以知之夫人  
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路馬君路車 夫忠臣  
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 信音申行 蘧伯玉衛

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  
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列女傳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與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  
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音亮為於偽反遠於萬反○量量其事意  
者大言八則望大利小言八則望小利是進言謂之八也量而後  
八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凡乞假從事言亦當如是入  
其言也今詳此節解或主事君凡事言或主始為人臣下者有諫  
進言皆有義朱子編入諫諍則方氏說為切 為人臣下者有諫  
而無訕有亡而無疾 訕所諫反○亡去也疾惡也○補注對君  
而無調諫而無驕 調勸檢反○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  
者直情任氣之謂以已之是爭君之非易忌則張而相之 相息亮  
至於驕無驕小心翼翼積誠以感動之也 更音庚○廢政教  
情也相 廢則掃而更之 壞亂不可因也 謂之社稷之役 役為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 諫諍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附朱子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  
開陳善道以禁閉邪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  
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孟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孟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孝  
右諫諍第四章 凡三條○又○箕子者紂親戚也 箕國子爵  
辛 紂始為象箸 著直反 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玉栝  
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  
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  
忍為也 說音悅 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



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箕子曰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刺音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微子名啓而乙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號音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微子世家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伯夷叔齊執紂之也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伯夷傳載全條今載武王已平殷亂以下殺紂齊景公至自田晏子入下死節章章下則各從其類矣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於過臺子猶馳而進焉通傳公曰唯據與我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新夫音扶醢音海燂音章善反燂也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才洩息列反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益也洩減也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以成君之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羹大澂澂音無言時靡有爭也言紀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也發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一氣謂須氣以動二體謂舞者有文有武三類謂風雅頌也四謂諸維用四方之物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者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謂八方之風九歌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相成言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音密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史黯曰事君者諫過而賞善黯乙減反諫過正教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其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卻叔虎曰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忘翟音適相側加反好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其退者其上食以忍忍忍為其下偷以幸偷為且幸距違其若也其上有冒上而無忠下冒音目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回邪也民各有心無所據依○附謂無所據依是處國不亦難乎以上國守而依倚以是處國不亦難乎語音語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傳曰國滅若死之正也大夫死衆士死制死其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疏曰大夫職主領衆將軍有冠難繼之以死為度○曲禮○附按制法制之制即所守之



官也死制如廣人不見皮宿守  
死不往南史以死書獄君之類

右死節第五章

章下凡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更記伯夷傳

○宋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

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

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鑒形於色

矣朝直道反轉乃且反○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桓公二年春秋公羊傳○時按正色立朝三語追言孔父平日之事以見今之死者寡

○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平莊公

莊公歸救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附按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臣屬死節傳

者即見公失刑與閔公搏補注此宋閔公婦人皆在側萬曰而蓋得實也

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

閔公於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

乎至如丁故反惡音烏○補注爾虜焉故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腹自見○虜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亡之

萬臂撤仇牧碎其首此昌實反後系萬齒著於門閔反閔戶

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莊公十二年春秋公羊傳

○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驪太

子申生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

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也驪方支反○竭盡也役為君也○今按役疑當作從

君

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

其義不阿其貳阿隨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

不阿或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

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難乃旦反○求謂轉

用一日始使優施飲里克酒告之曰君許驪姬殺太子而立

奚齊謀既成矣飲於鵠反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

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秉執也故優施曰免里克稱

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太子雉經於新城之廟卒立奚齊為太

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

何朝直道反藐音眇○補注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何辱在大夫即指荀息為傳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臣屬死節傳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猜七孩反○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公卒里克丕鄭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補注三公子謂申生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重耳夷吾夷吾徒黨也

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三怨謂三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

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

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長丁丈反焉於

附按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二語是荀息所見處言非不

知先君所為但對君之言不可貳須以死轉之便仍是上文

將死之梗概下乃以轉語相商復言猶踐言謂於踐言中又

愛身恐無此理雖死亦無益君事然吾焉用辟此死哉仍故



轉死上又言我欲成此無貳而能使人已其忠乎若謂總不能使人已而我之有死無貳則早定矣故里克不復與言

里克遂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附按此即所云公家克又殺卓於朝荀之利知無不為也

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朝直達反○國語左傳公羊傳

為君死節以勵後世如荀息聽其君殺正而立不正是不能

匡君於前者雖死何益然息曰吾與先君言不可以貳其不

愧此二語亦云忠矣故朱子於死節內有取焉至其不能匡

君德則息所云事君者竭力以從事不問違命其學淺而研

義未精也噫人之知易行難耳若息之死文非不能行而其

知有暇果執大義利社稷匡其君廢立之失宜不聽則以死

諱而冀君之一居同一死也不○晉懷公命無從亡人名懷公

尤卓然六人哀而諱益國家哉○懷公可也亡人重耳也

秦茅召期期上音其下音基重平聲○僖子犯也○懷公執

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質音贊○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

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

命矣乃殺之僖公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補注誰則無罪

則亦罪之也按此非為君而死然○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人厚

賂之使反其言解音蟹降戶江反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樓遂致其君命補注謂解揚因登樓

命於宋人也致命者謂宋無降楚車之便即致晉君之

晉師悉起將至矣盡言無遺也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奔之速即爾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而行之為

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女音攸○欲為

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

賈賈音子敏反又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死而成

命臣之祿也補注祿猶言生也寡君有信臣已不下臣獲考

考成也○附按注訓考為成仍指成命或以下臣獲又何

考死為句謂考死猶考終恐與楚子之將殺之不台死又何

求楚子舍之以歸賈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或疑解

似不如始終不許之為正曰人言受君之命以能濟其事為

賢不懼死者亦所以求濟君事也若事不獲濟而徒死並非

忠君者之初心故事苟有一噓可為必急圖濟之當楚人之

厚賂而使反言也此時不許者正也若三而猶不許則將四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臣禮死節傳

諸而而君命必至于委棄今因登樓車之便遂致其君命解

揚出使之職已竭盡而毫無憾矣此而死焉非揚所懼不死

而反國君之靈社稷之庇也揚亦與有榮矣倘終不許而成

經之小信以喪其君命臣既辱而君心亦不得舒欲優執

執非乎○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翟人攻衛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

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殤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

之肝補注善反使色吏反殤通沃反內音納○殤桓公聞之

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

衛於楚邱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

其君○附按出生即指先出其腹實也腹實在人所以生者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也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齊王不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燭音獨無平聲更音庚○襄公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杆直呂反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補注亡謂出亡在他國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附按人臣以君為依倚君既死君民者豈歸則無所歸故言安歸注解為安可以歸者似疎

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為子為反下同養去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 死節傳

亡之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暱女任言主○私暱所親愛也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無異於度反○言已非正卿見待將庸何歸將用死何所歸趣○附按注解似失其義此言有死亡者乃弑君之義人蓋被誅是為弑而不死也若畏誅逃亡是為弑君而亡也今則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亡之乎庸用也上既言無所歸此又承上節意言亦不用歸也蓋將庸何歸者若為諸問之辭水歸之之意而不可得也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枕之鳩反○以與三踊而出踊羊後崔慶盟國人於大宮晏公尸枕已股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加上帝乃歎春秋左氏傳○附按舊本至三踊而出崔慶以下今補疑晏子雖忠君利社稷然非死節者曰朱子附此條于死

節末以見人臣如晏子之不當死者又以不死為義而所謂死節之大義乃愈炳然今古矣晏子不云乎君為社稷死則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兄弟之讎不反兵恒執殺之備○附按恒執殺之備謂常執殺之備也

國讎不弔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死○細體○附按復讎之義所生慮同氣死復讎正也君臣大義為重而朋友亦有此義者以同在人倫道無二致除夫婦男女能死節不能復讎若臣若友事在能為則其道皆必以死盡之此復讎之義所○調人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

父師長之讎抵兄弟主友之讎抵從父兄弟首言逆從才用反大夫君也○周禮地官○補注抵與視同○附按周禮此條土有凡和難三字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則此辟字就為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 復讎

人所讎者言也疏云父讎以下皆是殺人之賊主法所當討但殺之則難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今詳疏就和難解故為調人之職本經下文又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云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刻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今朱子云其上下者是就本章復讎者言之○又按王氏云復讎之人本為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主友則賈氏以無子為言得之今詳辟讎立文以父與兄弟為正而師長主友皆云抵者當有義例推之以說觀記又有居從父兄弟之讎不為讎之說可知抵之者自當以其子若兄弟為主必其無子與兄弟已乃為復讎之主人也○又按周官主言和難之法朱子主明復讎之義蓋原臣子復讎之心論臣子復讎之理必至窮於王法之辟至無可復而後已非是則必復合之禮文益以盡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之義○又按與之王氏云唐虞之法有過無大康誥亦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謂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者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父兄君友之讎不可同處傷幸子願孫之心故使之辟景望鄭氏云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辟讎之法苟在四海之內千里之內與之同國得報而不使報焉臣子之志不獲伸也而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謂人所以和難之意也王氏又云凡殺人之義者勿讎之則死朝士職曰凡報仇讎者書於二殺之

經 113 - 27



論謂所當殺者如比則謂人之職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以  
者在於義若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明矣今詳論人職過殺  
人者令時之義殺人者令勿讎其非過非義殺人者則治以士師  
之法是三者皆無事於復讎也而朝士職又有報仇讎之文何也  
蓋聖人重人之死而必欲全人子臣弟友之心惟恐有佚於法外  
者即治世無枉法之事不保無越境通逃之人公法時有所未正  
便能私得而殺之在所不禁於此見聖人周察萬世人情事變自  
為之制不使天下有不直之事立謂人之法以平復讎之心立朝  
士之法以伸復讎之志周官之法使之詳而不得讎者上之法禮經之言  
也嚴陵方氏云周官之法使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禮所主者情今詳  
則使之讎而不容讎者下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禮所主者情今詳  
周官執法所以平人情之不平禮經言情所以盡王法之不盡

右復讎第六章

凡二條○又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

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

苦始也

○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子盾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

也弗與共天下請不可以並生

○言雖過市

朝不釋兵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臣禮

復讎

至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

命○附按注員字謂勝員之員

請門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

從才用反○魁猶首也為其負當成之○禮豆○附

從父昆弟之讎不及交遊者蓋交遊之讎猶不同國則從父

昆弟可知於從父昆弟且不為讎則於交遊不為讎可知其

言互相

○韓魏趙氏殺智伯分其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

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

襄子宮中塗廂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

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黥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

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述

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

愚乎豫讓笑而應之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

二心也且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

弗為之矣凡吾所以為此者欲以明君臣之義雖難不避也

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繫之得豫讓遂殺之

欲為之為先為故之為去聲極音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

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

莫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

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二

刺而發之

五世平卒長年少未嘗宦事韓而秦滅韓長家僅三百人弟

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讎嘗舉禮淮陽東兒

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二十斤秦皇帝東遊長與客狙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涉起兵長亦聚少年百餘人歸沛公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

沛公善之又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梁從之以長為韓

司徒

王良乃歸韓項羽留韓王成不遣之國而殺之良遂亡閒行



歸漢復為漢王書策破殺項羽垓下漢王立為皇帝封良為  
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  
穀道引輕身徐廣曰言乃辟穀道引欲輕舉也高帝崩呂后強食之後八年卒  
史記留侯世家○楊時曰張良破秦滅楚始終為韓報讎耳非欲為漢用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三

東雍樂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可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鍾律第二十二章

學禮六之上古無此篇今以六藝次之凡禮之通行者皆亡逸故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書杜佑通典之言律呂相生長短均調之法創為此篇以補其闕○此篇凡數目字皆準令式借用大字

補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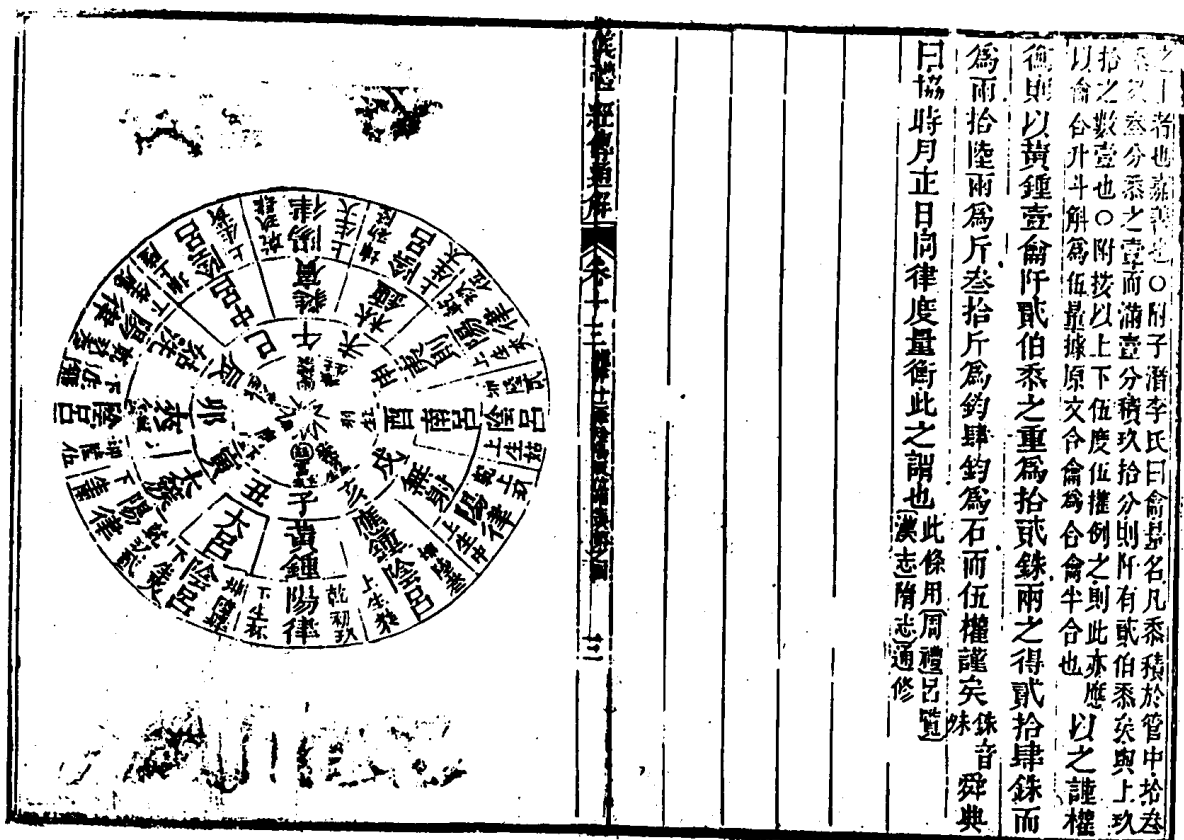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三

黃帝使冷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  
滋厚薄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冷音零綸音倫會  
斷首短○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孟康曰嶰溪昆侖之北谷名  
也音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兩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笛  
不復加削也師古曰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今按黃鍾之管  
長九寸九分徑三分半空圓中廣九分也胡安定云黃鍾長九寸  
注云凡律空圓九分蓋空圓中廣九分也胡安定云黃鍾長九寸  
參積玖寸容千貳百黍積捌百壹拾分每長壹分內實拾叁黍又  
參分黍之壹圓中當容玖分也後儒謂圓玖分取空圓圓長玖  
分遂有徑叁分之說若從徑叁圓玖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玖百  
黍積至陸百零柒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正矣蔡氏又曰  
家空圓中玖方分乃是圓拾叁分蓋捌毫徑叁分肆陸毫也今  
又按性理注云此亦用徑壹圓叁之律若依孟氏所言徑叁分則  
圓當長玖分肆陸毫壹毫徑壹分肆陸毫則圓當長拾叁分捌毫  
陸毫貳絲陸忽強若依圓拾叁分肆陸毫則徑止有叁分叁毫  
毫陸絲貳忽強若依圓拾叁分肆陸毫則徑止有叁分叁毫陸  
絲是謂圓常較徑于叁倍之數猶有加也且所加之數微不同亦  
各因其廣狹也又按性理注云玖方分之說今姑依之以攷方平



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換  
 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玖拾度黃鍾之長而以壹黍之廣  
 為壹分拾分為寸拾寸為尺拾尺為丈拾丈為引而伍度審矣  
 牙反提他弟反應去聲拒自許反度黃之度徒洛反○師古曰子  
 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  
 中者幸為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有貳伯實其龠以井  
 分寸也  
 水準其概合龠為合拾合為升拾升為斗拾斗為斛而伍量嘉矣  
 量音亮龠七灼反概工代反為合拾合之合並音開○孟康曰概  
 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則平也師古曰概所以概平斗也

曰黃鍾律呂之本謂大東反比類聚反○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  
 之律呂其雄鳴者為陸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  
 鳴者為陸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伍聲  
 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掬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  
 錄七豆反洗先典反樂如雋反射音亦微展理反匏步交反○陸  
 呂則禮作陸同國語作陸開鄭康成曰此拾貳者以銅為管轉而  
 相生黃鍾為首其長玖寸各因而參分之上生者益壹分下生者  
 去壹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律呂章句黃鍾章句  
 制皮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文之者以調伍聲使  
 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掬音乃可得而觀之  
 矣金鍾鐃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以之候氣則埋之窖室上  
 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拾有貳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





右按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第一章二條下凡

○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拾辰子為黃鍾管團玖分而長玖寸同

位取妻隔捌生子下生者叁分去壹上生者叁分益黃鍾

乾之初玖也隔捌而下生林鍾坤之初陸林鍾又隔捌而上

生太簇之玖貳太簇又下生南呂之陸貳南呂又上生姑洗

之玖叁姑洗又下生應鍾之陸叁應鍾又上生蕤賓之玖肆

蕤賓又上生大呂之陸肆大呂又下生夷則之玖伍夷則又

上生夾鍾之陸伍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玖無射又上生中

呂之上陸伍下陸上乃壹終矣後漢鄭康成周禮注○附按

位者象子母律娶妻呂生子賈疏曰黃鍾初玖下生林鍾初

陸同是初是象夫婦也林鍾初陸上生太簇玖貳初貳為異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

此朱子改為同位娶妻隔捌生子意則猶前而語更圓矣

○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叁其法為拾捌叁其法則拾

捌為叁陸故下生林鍾長陸寸○附按史記原文生黃鍾術

朱子云生鍾術者以其術中其有拾壹律之法不可只言

黃鍾以上生者肆其實叁其法肆叁其法則拾肆肆為叁玖

故上生太上玖商捌羽柒角陸宮伍徵玖此拾貳字恐轉寫

誤長捌寸上玖商捌羽柒角陸宮伍徵玖之誤當作宮玖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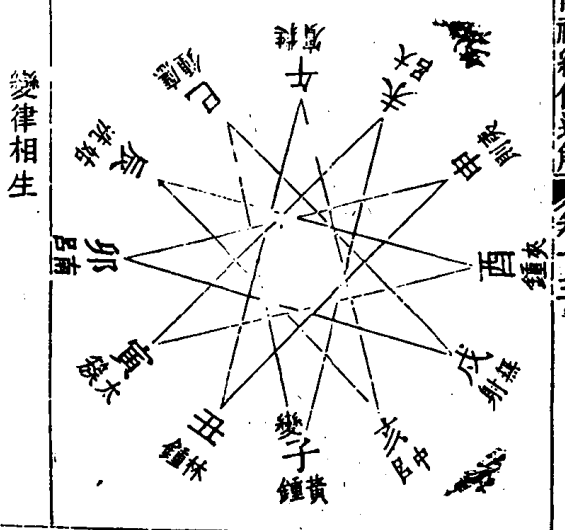
陸商捌羽伍置壹而玖叁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壹寸凡得

於角數始於壹終於拾成於叁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遷律書○此諸儒無異說其論之不同者今諸如左覽者可  
以考其得失焉○附用之陳氏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  
陰林鍾商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  
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是陽何也黃鍾又益陽以生  
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也黃鍾至姑洗陽之  
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陰之陰則陽消陰  
之陽也大呂至中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也應鍾至無射陰  
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  
以左皆下生子午以右皆上生矣鄭康成以黃鍾叁律為下  
生以製賓叁律為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下生呂  
為上生誤矣○附按後史記生鍾分寸舊法新法二章及此圖  
皆不從其說鍾律壹篇大概用西山蔡氏所定法而此則與  
蔡氏新書中論司馬班氏及呂氏淮南之說所主不合則是  
朱子之前圖為定論矣

### 附子潛李氏圖

#### 正律相生



變律相生

附按前圖拾貳律陰陽各居其辰位及相生則陽居本位陰居此圖圖之末及今補於黃鍾壹均柒律盤出柒音相生次第而於拾貳律生序未見今特繫明之



呂大鍾黃		分正寸		<p>鄭說拾 史記生鍾分因正寸展 史記律數 今依生鍾</p>	
參分寸	捌寸貳	玖寸	新分附按正義口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計新分借		
<p>伍參分貳以叁乘子數</p>		<p>壹參分伍分</p>	<p>捌寸叁分</p>	<p>法約定分</p>	<p>附按拾貳律既終復生陸變律自中呂再</p>
<p>律伍之衡也凡陰呂放</p>		<p>參分壹</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數不行變止於陸也</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按此言大</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今兼爲圖並繫簡見</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按此言大</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復如前圖繫未音生</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按此言大</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序於律中無復正律</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按此言大</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壹均也</p>

洗姑		鍾夾		太簇		<p>之壹伯</p>
壹	分寸之	柒寸玖	壹仟零	捌寸	貳拾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玖而止</p>	<p>皆以拾爲</p>	<p>此凡壹拾壹萬捌仟零</p>



萬仟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貳伯肆拾叁分壹作 貳拾捌以叁乘辰上數 得此上數為子 之壹法又叁分辰下數 而去壹得此下數為應 鍾凡玖萬叁仟 叁伯壹拾貳算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伍寸玖分 叁分貳拾 參分貳拾 謂玖分之 下將拾叁 分作叁分 而有其貳 也前後皆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陸寸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貳伯肆拾叁分壹作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陸寸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伍寸伍分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伍寸伍分	陸伯捌	拾叁分	寸之壹	萬貳仟	玖伯柒	拾肆	陸寸捌	陸寸	鍾林



鍾

拾柒分

肆拾柒分陸萬伍仟伍

叁分貳

陸釐

寸之貳

佰拾陸以叁乘成上

拾

爲之貳又叁分戌下  
數百去壹得此下數爲  
中凡壹拾叁萬  
壹貳叁拾貳萬

古尺式

朱尺式

李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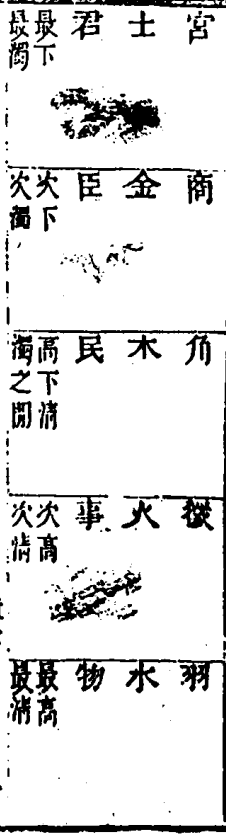
附按第壹排古尺拾寸每寸拾分第叁排史記尺玖寸作古壹  
尺每寸拾分第貳排朱子尺拾寸每寸玖分史記尺玖寸作古壹  
寸之分數同而寸數不同故分之大寸亦異朱子尺與古尺其  
分之大小數目皆不同而寸之大小數目又皆不異約言之而  
尺之常也也記寸玖而分拾朱子寸拾而分玖故史記  
與朱子之黃鐘皆爲捌拾壹分以此量之則下數皆合矣

右拾貳律寸分釐毫絲數第二章今按鄭氏與太史公說不

今皆取之且以鄭氏先於馬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  
太史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  
以玖爲本上相生以叁爲法而鄭氏所用正法蓋查寸以  
爲拾分而其下分爲釐毫絲爲毫被毫爲絲被絲爲忽皆  
必以拾爲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  
能盡是以分而寸下遂不可析而直以玖相乘歷拾貳管中  
呂之數至壹萬爲壹萬玖仟餘分而後得焉而記焉然  
亦苦於難記而爲拾壹次叁之以至於亥則得壹拾柒萬  
也蓋以子爲壹而拾壹次叁之以至於亥則得壹拾柒萬  
柒仟壹百肆拾柒分而子爲全律之數亥爲全律之實可知  
矣以實子之寸數而而爲寸法則其律有玖寸可知矣以  
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寸有玖寸可知矣以午爲  
子之數而巳爲分法則其寸有玖寸可知矣以戌爲子之  
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毫有玖毫可知矣以戌爲子之絲數  
而丑爲絲法則其絲有玖絲可知矣以戌爲子之忽數  
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下爲忽亦因絲而致  
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鐘則寸拾分壹毫亦放  
此意但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黃鐘則不異

也○史記律數十誤作七者伍皆用本字而誤屈其下垂之  
筆本司馬真沈括之說其大夾與夷肆律誤字則今以算得  
之○附按黃鐘律玖寸寸玖分律之本數也自以律審度而  
以黃鐘之長爲玖拾分以定拾分爲寸拾分爲尺拾尺爲丈  
拾丈爲引之度遂以玖爲拾也蓋數始於壹終於拾故必以  
拾五度之數度數既立而言寸者必以拾分計此律爲拾分  
正之本然由來也然律之本數却只是玖以叁分相生乃律法  
之本然律審生鍾分以其法歷拾柒辰叁分到底只律法  
數其本然者可見歷來以拾分爲律寸是爲舊寸生鍾術以  
玖分爲律分是爲新分以拾分爲律寸之律爲玖分法之分是爲  
因正寸辰新分至第肆排依生鍾法約之其法更細實爲  
玖寸即此是律數之實算法之正不必仍以舊尺拾分之正  
寸爲說矣由朱子蔡氏之法適然合于律度之初又不徒以  
叁分之整齊簡直易記不差也蓋天地之數以拾之全爲萬  
以玖之奇爲用故河圖拾數體之所以立洛書玖數用之所  
以行律數玖者黃鐘爲萬事根本一切用所由起用數言之所  
故律以玖成寸數既玖則分數亦玖節節皆關數之極用數  
之行故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之三



右伍聲伍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第三章章下○宮爲君南  
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伍者不亂則無怙惡之音矣宮  
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賊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  
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匪伍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  
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怙一作恣出古反恣吏反○凡聲清  
樂記○詳見樂記篇



<p>宮 徵 商 羽 角</p> <p>初拾壹寸 伍拾肆寸 柒拾貳寸 肆拾捌寸 叁分陸拾肆寸</p> <p>下生徵 上生商 下生羽 上生角 下生變宮</p>	<p>右伍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第四章章下凡二條 ○玖玖捌拾壹</p> <p>以為宮叁分去壹伍拾肆以為徵叁分益壹柒拾貳以為商</p>	<p>叁分去壹肆拾捌以為羽叁分益壹陸拾肆以為角</p> <p>宮生徵 叁分官數捌拾壹分各貳拾柒下生去壹去 徵生商</p>	<p>叁分徵數伍拾肆分各拾捌上生者加壹拾捌 商生羽</p> <p>於伍拾肆得柒拾貳以為商故商數柒拾貳也</p>	<p>商數柒拾貳分各貳拾肆下生者去壹去貳 羽生角</p> <p>捌分各拾陸上生者加壹拾陸於肆拾 此伍聲大小之次</p>	<p>捌分陸拾肆以為用故角數陸拾肆也</p> <p>也是黃鍾為均用伍聲之法以下拾壹辰辰各有伍聲其為</p>	<p>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伍聲合為陸拾肆是拾貳律之</p> <p>正聲也<small>唐杜佑通志</small>○今按坑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鍾壹</p>	<p>法亦如之蓋若以拾肆律為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p> <p>而損益之如林鍾為均則以捌拾壹為伍拾肆而其損益以</p>	<p>捌之類也</p> <p>變宮說見下條</p>	<p>變徵</p> <p>伍拾陸餘玖分</p> <p>角後 徵前</p>	<p>上生變徵</p>
--	--	--	---	---	---	--	---	---------------------------	--------------------------------------	-------------

<p>右二變相生之法第五章章下凡二條 ○周景土問於泠州鳴曰</p> <p>崇律者何章昭注曰周有崇音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p>	<p>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small>國語周語</small></p> <p>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蓋 ○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數為和</p>	<p>以黃鍾為法餘律準此 ○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數為和</p> <p>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應<small>淮南子</small>○今按伍聲相生</p>	<p>肆隔捌下生當得官前壹位以為徵宮然其數叁分損壹每</p> <p>分各得貳拾有壹尚餘壹分不可損益故在聲之正至此而</p>	<p>分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壹分析而為玖損其叁分之壹</p> <p>分乃得肆拾貳分餘玖分分之二陸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p>	<p>變宮隔捌上生當得徵前壹位其數伍拾有陸餘玖分分之二</p> <p>捌以為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貳分不</p>	<p>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此是而然焉然則貳變</p> <p>但為和聲已不得為正聲矣<small>附西山蔡氏曰按伍聲宮與</small></p>	<p>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壹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貳</p> <p>律相去壹律則音節和相去貳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開近</p>	<p>律相去壹律則音節和相去貳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開近</p> <p>律相去壹律則音節和相去貳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開近</p>	<p>律相去壹律則音節和相去貳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開近</p> <p>律相去壹律則音節和相去貳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開近</p>	<p>大 例寸叁分 肆寸壹分</p>
--	---	---	---	--	--	--	--	---	---	--------------------







鍾	應	時	無	儀禮經傳通解	呂	南	則	夷	鍾	林	賓	家
陸釐	肆寸陸分	捌絲	肆寸捌分	卷十三	伍寸叁分	伍寸叁分	伍寸伍分	伍寸伍分	陸寸	肆釐	捌釐	肆寸貳分
叁釐	貳寸叁分	肆絲	貳寸貳分	用不	貳寸陸分	貳寸陸分	貳寸柒分	貳寸柒分	叁寸	肆釐	肆寸壹分	叁寸壹分
初肆抄叁分抄	肆寸陸分零柒	肆寸陸分零柒	肆寸陸分零柒	初陸抄	伍寸貳分叁釐	伍寸貳分叁釐	伍寸貳分叁釐	伍寸貳分叁釐	伍寸捌分貳釐	肆釐壹絲壹忽	肆寸捌分貳釐	伍寸捌分貳釐
陸抄叁分抄之	陸抄叁分抄之	陸抄叁分抄之	陸抄叁分抄之	初叁抄	零柒絲肆忽伍	零柒絲肆忽伍	零柒絲肆忽伍	零柒絲肆忽伍	陸毫伍絲零陸	陸毫伍絲零陸	陸寸捌分伍釐	陸寸捌分伍釐

右拾貳律正變倍半之法第六章章下凡○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如黃鍾之管正聲玖寸子聲則肆寸半也拾貳正律言有壹定之聲而旋相為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諧和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聲以為用然以叁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唯杜氏言之而地書不及也黃鍾當以肆寸半為半律而圖以為無者以玖分之寸折至為初為抄終無可紀之數也林南應叁律之正半不用者相生之不及也此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陸寸壹萬玖仟陸伯捌拾叁分寸之壹萬貳仟玖伯柒拾肆上生黃鍾叁分益壹不及正律玖寸之數但得捌寸伍萬玖仟零肆拾玖分寸之伍萬壹仟捌伯玖拾陸以為黃鍾之變律半之得肆寸伍萬玖仟零肆拾玖分寸之貳萬伍仟玖伯肆拾捌以為黃鍾變律之子聲此依本文稍加詳測其律字變律之子聲伍字皆今所增入本數猶用拾分之寸計之尚為繁冗今以玖分之寸更定見於圖內而於此有本文○附按中呂之管數見前第壹圖之第壹排所生黃鍾變律之數見後篇律寸舊法章皆鄭氏之說以拾陸為壹分故其半之為變律子聲之數者亦用拾也又上下相生以至今朱子欲去其繁冗故於本圖則皆用玖

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按樂實以下中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而唯黃太姑林南應陸律有之計正變通拾捌律又各有半聲為叁拾陸其間又有捌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貳拾捌聲而已杜氏又言變律上下相生以至中呂則是又當增拾貳聲而合為肆拾捌聲似太過而無所用也今雅樂俗樂皆有肆拾捌聲蓋出故此然既欠則聲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太疎畧而用有否宗拾貳以叁分之不盡貳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



拾武也拾武律各呂爲首以生伍聲其黃林太南姑應  
陸律則能具足至太夷夾無中陸律則取黃林太南姑應  
陸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  
正律也中呂參分之數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  
陸故置壹而陸叁之得拾伍伯貳拾玖以柒伯貳拾玖中呂  
之實爲玖伍伯伍拾伍萬壹伯貳拾玖以柒伯貳拾玖中呂  
生黃林太南姑應陸律又以柒伯貳拾玖以柒伯貳拾玖中呂  
之數紀其係分以爲忽抄至應鍾之實陸律拾玖以柒伯貳拾玖中呂  
之數紀其係分以爲忽抄至應鍾之實陸律拾玖以柒伯貳拾玖中呂  
之所以止於陸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附按肆清聲  
調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也鄭注周官小胥云鍾聲濁應之戚  
捌壹拾陸枚而在壹鍾謂之壹鍾用老陳氏曰後世宗鄭氏  
說用肆清聲以調製則兩呂無射應鍾肆宮管短則減黃太  
太夾肆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今大晟樂宗前代制亦以  
拾武故爲正鍾肆枚爲清鍾○楊氏曰肆清之意爲臣避  
君以別尊卑也事物不避者事爲君拾物爲君拾物爲君拾  
重故也○楊氏曰拾武者律之本聲而肆者應聲也本聲  
也按此則制清之瑟其原蓋出於半律爲子以清聲或曰千聲  
旋宮圖夾則爲宮以黃鍾清爲角南呂爲宮以太呂清爲角  
律經傳通解卷十三 肆士鍾聲

第壹宮 宮生 徵上 商生 羽生 角生 變宮生 變徵  
黃正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夾正 大正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夾正 大正

第拾宮	第玖宮	第柒宮	第陸宮	第伍宮	第肆宮	第參宮	第貳宮	第壹宮
夾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無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中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黃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林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南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姑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應正	夷正	大正	應正	姑正	南正	太正	太正	太正

右旋宮別拾肆聲之圖第七章 章下 ○伍聲陸律拾貳管還  
相爲宮 孔氏正義曰拾貳辰各自爲宮壹宮各有伍聲拾貳  
孔氏以本文但云伍聲拾貳辰各自爲宮壹宮各有伍聲拾貳  
今增入貳聲貳拾肆聲合爲捌拾肆聲自唐以來注皆如此  
云○附西山蔡氏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爲他律  
從所用宗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  
大壹半聲拾貳半聲拾肆半聲拾伍半聲拾陸半聲拾柒半聲  
聲中呂爲拾貳半聲拾肆半聲拾伍半聲拾陸半聲拾柒半聲  
壹聲律大呂爲拾肆半聲拾伍半聲拾陸半聲拾柒半聲拾捌半聲  
中呂陸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壹聲之  
元雖拾貳律捌拾肆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壹均所謂純粹  
中之純粹者也○附按朱子於上章壹注無案注不用字而  
謂捌聲不用者蓋此章拾貳宮內所無者即不用也今用  
而無半聲者其南則單看南看姑則單看姑若此則今用  
不用又或有變半而無變將變亦爲不用固壹壹與前圓相  
合也但行細看見半與變半之用文純雜多寡不同者何  
哉再詳似是因陽地之陰非其正居爲貳宮肆宮陸宮故用



一多下王半一為此圖用自齊用之也又因宋宮久宮拾  
壹宮亦為陰地之陽復非正居故其多用正半變半亦猶是  
也蓋林南應其夷無皆為他律之下生而本律為宮其數先  
少故也若第拾貳宮中呂雖為無射之上生而本律亦上生  
黃鐘然其數之少與  
上陸律仍同例也

為宮 為商 為角 為徵 為羽  
於無 於夷 於中 於夾  
拾貳宮自本律外為他律  
之肆聲者合其律為調  
果聲而以黃鐘起調黃鐘

律儀此

大	太	夾	姑	儀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應	黃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南	無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中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姑	中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應	黃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南	無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應
中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無
姑	中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南
太	大	姑	中	林	夷	太	大	姑	中	林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

石陸拾調之圖第八章  
陸拾也  
調故正於  
鍾律義第二十三章凡六章

六之下 古亦無此篇今取管子國語史記漢志之言  
書定之合為此篇以釋上篇之義云  
補經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今按馬駭凡聽宮  
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以今按以鳴下凡將起伍音凡首先主壹而叁之肆開以合玖  
玖肆開合於五音玖也又玖之為捌拾壹也 以是生黃鐘小素  
之首以成宮 鍾之宮為伍音之本 叁分而益之以壹為伯有捌  
為徵 本捌拾壹益以叁分之壹貳拾柒通前伯有捌 有叁分而玖  
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乘亦叁分之壹也叁分伯有捌 有叁分而復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  
於其所以是成羽 叁分柒拾貳而益其壹分貳拾肆合為玖拾陸  
附按此伍聲叁分損益與史記所謂上生下生者正相反發羽必  
用半數乃合其本數然則前篇正變倍半章下注朱子所謂以叁  
分損益之法計之亦適合而於半律 有叁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  
又合上生之數者此亦為其法與 成角 陸拾肆是角之數 管上  
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  
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唇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然  
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  
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商之為言章  
也物成貌可章度也 師古曰度 角觸也物觸地而音戴芒角也宮  
中也居中夾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



右明伍聲之義第一章凡三條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律謂陸律陸呂也陽爲律陰爲呂陸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陸呂林鍾中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柒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謂鍾之大小清濁也漢大子樂官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  
 有之○附問國語曰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鍾木長柒尺繫之以絃不知其制云何朱子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只是柒均只是黃鍾爲宮便用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柒律自成壹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作下壹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拾叁絃壹律是全律底黃鍾只是徵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拾貳絃要取甚聲用杜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具如此  
 而量之以制神瞽考中聲之神瞽考集正知天道者所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律呂之制長短  
 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  
 律度量衡紀之以奉平之以陸成於拾貳夫之道也  
 於是以生者紀聲合樂以舞天地祗人鬼故能神人以和陸謂平之以陸律也拾貳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天道謂天之大數不過拾貳  
 泰疑謂叁分損益之法今按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宜

養陸氣以德也拾壹月黃鍾乾初玖也陸者天地之中天有陸氣而陸為中故陸生五昧天有陸中地有伍子拾壹而天地畢矣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初拾壹故黃鍾之數立焉參分圓玖分律長四寸因而以之玖玖捌拾壹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寸之壹得林鍾初陸陰呂之首陰之變管長玖寸律月之律坤之始也故玖陸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陽為黃鍾明也玖德玖功之德水火金木土敷正德利用厚生拾壹月陽時於下物始萌於伍聲為宮舍元處中所以偏養陸氣玖德之本也字而今按他說亦多出此疑此六字本是黃字劉歆時尚未誤至韋昭作注時乃滅其土之半而為六耳又注云九寸之壹得林鍾初陸夫當是主其叁分之壹○附按注言六法云玖寸之壹得林鍾初陸夫玖寸之壹是壹寸也黃鍾之壹寸烏能得林鍾哉故朱子疑為去大呂注又言法云叁分之貳則是皆據生鍾術言以玖寸為黃鍾之數其言之壹指于壹分也雖非有誤其文原欠詳明今觀生鍾術大呂注言叁分子數而叁壹得貳為林鍾則於朱子所由是疑為去其叁分之壹得林鍾初陸者文畧異而意同也由是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藝文二考

由從也第次貳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正月太簇乾初之也次其月也

法云玖分之捌太簇言陽氣太簇達於上贊佐也賈唐云太簇正聲為商故云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發墨始震叁日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冬月姑洗乾玖也管玖分寸之壹姑洗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祛穢收柯易菜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宴可以肆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肆也管長陸寸納賓也

叁分律長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蕤委蕤柔貌也言陸氣為安靖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也國助能報也伍曰夷則所以詠歌玖則平民無貳也柒月夷則也管長伍寸陸分寸長伍寸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玖或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玖功之則感民之志使陸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以月無射也管長肆寸玖分寸長肆寸陸斤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斤伍伯貳拾肆宣備也軌道也儀法也玖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



元也孟康曰寧讀與滋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玖鳴  
陸動不居周流陸虛孟康曰黃鍾陽玖林鍾陰陸言陽唱陰和始於子在拾壹月太  
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拾貳月太  
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位於寅在正月夾鍾  
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貳月姑洗洗  
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於辰在參月中呂  
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肆  
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伍  
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樹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林古茂宇也種育之勇反位於未在陸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禮義司正等贊  
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宋月南呂南住也  
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捌月無射射厭也言陽  
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玖月  
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閒種也孟康曰閏城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爲  
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開日問師古曰開音胡待反位於亥在拾月又曰黃鍾爲宮則太簇  
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從者同心  
一統之授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  
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  
聲無有殘分也他律爲宮則有空  
積若鄭氏分壹寸爲數千○漢志  
石明拾貳律之義第二章凡二條○拾貳律之名必有漢書



色印謂地也易曰天玄而地黃鍾猶在也謂陽所在也蓋至  
 拾壹月壹陽生尚伏在地中然陽已當令故易卦喜陽之復  
 來而為復為臨也如是則鍾當從重非鐘鼓之鍾通而太族  
 為正月泰卦為臨自子至寅已成叁陽故言叁陽開運而為  
 族且日大者深幸此陽之實來遂大其辭以壯之與運而為  
 洗為叁月辰律為大為臨洗如官名太子洗馬之姓取先意  
 伍陽連進儘有壹陰在先姑者言指日將此壹陰亦除去不  
 過姑且先之耳此叁律者陽在陽池夜由微窮而壯盛壹管  
 欣幸其辭若後叁律則已屬陰地內之陽矣而辭無異乎  
 貳賓為伍月午律為姤為臨時伍陽在上然初爻屬陰則陽  
 已離根脫節陽雖來也而就陰當令官是陽正為陰之亥矣  
 貳委乘柔順草但取陰義此於陸臺中繞壹陰耳至夷則東  
 如孟子夷考其行之夷謂平也則猶規模也蓋宋月申律對  
 為否為臨上固有叁陽而下叁陰疊進規模直與陽平則陰  
 漸盛矣前太族亦叁陽而下叁陰疊進規模直與陽平則陰  
 當令壹為臨當令之故更至無射為又月戌律則卦為臨此  
 雖為陽實孤弱之至故命名者若為羣陰倍敵回爾勿以壹  
 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律呂  
 陽孤立而起厥軀也蓋卽剝卦上玖碩果不食君所得與小  
 人剝廬之意而其為陽珍惜為陰警戒者已交至焉矣此則  
 陸陽律說也若陸呂呂字厥口承乘為偶卽成陰象原昔人  
 之名陸呂者以陸陰與陸陽配此其大概耳今詳其實又止  
 叁呂也則仍以鍾名鍾卽指黃鍾之陽乃值以叁陰而對陸  
 陽者得母亦寓陽全陰半之義與大呂為拾貳月丑律對為  
 臨為臨其時貳陽生矣乃謂之陰者是言止之肆陰盡夫肆  
 陰則呂為大矣至於南呂南猶正也陰生於午位居南故以  
 陰之正者為南獨是南呂為捌月酉律對為觀為臨與大呂  
 間屬肆陰而今持名過較肆陰貳陽之數謂肆者為大耳若  
 則陽當令而漸長不過較肆陰貳陽之數謂肆者為大耳若  
 南呂則其陰由初進肆正當月令非止肆陰之過乎貳陽也  
 雖其後猶有玖月伍陰拾月陸陰乃昔人命名首就陽言夫  
 不於陰之極盛者言陰而肆蓋卽為陰盛者可見命名者意  
 在抑陰放於肆陰之正長而限此以為陰之正遂曰南呂也  
 乃若中呂何義耶中呂為肆月巳律對為乾為三陰盡即生  
 無陰可言矣然而陰陽消長之機瞬息不停陽纔極陰即生  
 故自肆月初壹至拾伍為陸陽巳極而拾陸以後陰則逐日  
 漸生此其間初非無呂可言特未成其壹壹耳且此則上日  
 辰卯寅丑第伍位屬大呂此以下巳午未申酉第伍位屬

卷廿二

英

儀禮

卷十三

則事

呂因介貳呂中故名中呂而其實自大呂之太左此而極衰  
又自此極衰至南呂而復盛尤可見其為中也如是則中宜  
本音不必從舊本作仲字讀至去鍾之說又何在應鍾為亥  
律治月純坤卦陽言反言鍾與中呂肆月純乾反言呂其象  
同矣然而中者僅記事之辭若細玩應字乃久欽其然而未  
得至此始恍然曰今則應爾也將冀望欣幸之情有極隨聲  
而如見斯陽忽來者故應字亦宜本音不必從舊本作法聲  
讀也此外為材鍾夾鍾皆貳陰俱亦同矣然從鍾之貳陰  
當令也夾鍾之貳陰不當令也林鍾為陸月未律卦為遯  
為三陰雖用事但纔有貳而陽之數既倍於陰故於陰律而  
言陽則陰鍾林者眾也謂肆陽森然而位雖貳陰當令而  
無如此陽何此則與人呂之取象相似矣至若夾鍾為亥  
卯律卦為大壯為藥律陽正當權而貳陰值消退之時故亦  
於陰律而言鍾而此更言夾者揅貳陰不敢與陽抗者備  
以從欣然而來未輔之此與南呂之象亦相似則何以轉  
同者陽不可失其性而從陰故僅曰南呂陰則何以轉後而  
從陽故直曰夾鍾也陰律之說又如此陰則何以轉後而  
之天地陰陽之氣其消息全見於易卦凡拾貳月純乾自  
至已為陽進自午至亥為陽退又自午至亥為陰進自子  
至巳為陰退天地之氣固有如是矣而又參以拾貳卦至  
經傳通解卷十三  
根者漸漸盛長下無根者漸漸衰息此漸來則彼漸往孰非  
自然之理然陰陽之大判陽尊而陰卑故易又時寓扶陽抑  
陰之意竊以為拾貳律命名以此言之則逐字有意各有其  
義耳○又按或疑易以天道明人事以陰陽消長進退明呂  
以故聖人多從淑慝上著意繫以喜陽懼陰之辭若夫能  
以候中氣定中聲陰陽分數多寡正要適足無餘方方能  
天地之氣得聲氣之和只有損益相生之法似無所謂扶陽  
抑陰之義曰陽聲而陰東人聲之本體不同陽尊而陰卑陰  
陽之本分亦異是故凡人事者皆當有扶陽抑陰之意而  
後陽不中聲陰不上亢陰陽能得其和而可以為天地之中  
氣也樂之中聲以中氣為本是正類此扶陽抑陰之義故昔  
之命名者有取焉而諸管分數之多寡卽各繫於其律而名  
以名其實未始不細與相準也若舍此而取合於損益相生  
之法試審拾貳律名有壹與之相肖者乎且惟本天道拾貳  
月陰陽之氣為言則拾貳律名各自有義毫無蒙混若僅以  
損益相生為義則下生者共律律文將如何  
細別以為命名乎○又按或又疑此發明雖好恐未必是命  
名者本義曰損伏義斷卦在前而黃帝制律在後且律原準  
拾貳月以為陰陽故今卽依拾貳月卦之陰陽以解命名之  
意頗覺貫通現成至果有合於當年與否已不及起前哲而



壹質之矣

黃鍾之實玖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壹拾捌以為法○叁分其法

得壹者陸為陸寸以為林鍾附按此章明前篇拾貳律第壹章

鍾分之法皆可見前圖之次第相生者亦如此○又必前篇史記參差去者叁分子數加貳倍也然去壹則是祇加壹倍與此下生之倍其法雖異而實則同至於叁分益壹者叁分加貳倍之後再益其壹共加叁倍與此上生之肆其實者亦為法異而實同也故自太簇至應鍾律無壹不同但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其法之數又不同者何哉蓋此從黃鍾之玖起數而史記從黃鍾之壹起數故也然至太簇又同者因此與史記皆以太簇為捌故不期而同也且此章自太簇以上叁律皆就本身之玖寸陸寸捌寸起數為法至南呂以下則本身有不齊之餘數皆不可起以為法故仍用前之整數此尤其所同者也

林鍾之實陸寸○上生者肆其實得貳拾肆以為法○叁分其法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禮律律寸舊法 宋

得壹者捌為捌寸以為太簇

太簇之實捌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壹拾陸以為法○叁其壹得

叁以分其法○用壹拾伍得叁者伍為伍寸○餘壹為叁分寸

之壹○合之為南呂附按拾貳律相生皆用叁分為法者特取

分之法立乃能週方而成圓此言叁其壹者即承上數得壹者之壹言耳又按上於貳拾肆之內叁分其法得壹者捌為叁分取壹此於壹拾陸之內得叁者伍為伍寸

有零蓋上生下生雖異而叁分取壹則同也

南呂之實伍寸叁分寸之壹陸分○上生者肆其實得陸拾肆

以為法○叁其叁得玖以分其法○用陸拾叁得玖叁柒為柒

寸○餘壹為玖分寸之壹○合之為姑洗附按此節計壹拾陸

拾陸以為法者也此又云得陸拾肆者蓋將上文壹拾陸照數加叁倍即為肆其實也下皆倣此

姑洗之實柒寸玖分寸之壹計陸拾○下生者倍其實得壹伯貳

拾捌以為法○叁其玖得貳拾柒以分其法○用壹伯零捌得

貳拾柒者肆為肆寸○餘貳拾為貳拾柒分寸之貳拾○合之

為應鍾附按餘貳拾為貳拾柒分寸之貳拾句其言貳拾柒分寸為應鍾者照上得貳拾柒者肆壹句之數也其言之貳拾者照上句上文餘貳拾之數也其言貳拾柒分寸者分壹寸為貳拾柒分也分壹寸為貳拾柒分數而僅有其貳拾柒知如此云餘律倣此

應鍾之實肆寸貳拾柒分寸之貳拾計壹伯貳○上生者肆其實

得伍伯壹拾貳以為法○叁其貳拾柒得捌拾壹以分其法○

用肆伯捌拾陸得捌拾壹者陸為陸寸○餘貳拾陸為捌拾壹

分寸之貳拾陸○合之為蕤賓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禮律律寸舊法 宋

蕤賓之實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計伍伯壹○上生者肆其

實得貳仟零肆拾捌以為法○叁其捌拾壹得貳伯肆拾叁以

分其法○用壹仟玖伯肆拾肆得貳伯肆拾叁者捌為捌寸○

餘壹伯零肆為貳伯肆拾叁分寸之壹伯零肆○合之為大呂

附按蕤賓生大呂之數與前篇第貳律史記不合以此上生而史記去壹則為下生也然朱子舊法新法蕤賓皆從此可知此為是○又按本圖自黃鍾至應鍾下生並生皆相開應鍾與黃鍾連用兩上生者此即其與史記別者也又按史記損益之法損亦是益與此不同說見後黃鍾生拾壹律數章之末倘此圖於蕤賓之生大呂亦用下生則至後中呂其數大減於今又為能生黃鍾應鍾律而合其數且前篇第壹章之窮通圖子午之西陸律皆上生子午之東伍律皆下生故此章自此以後應鍾與大呂之實捌寸貳伯肆拾叁分寸之壹伯零肆計貳仟零○下生



伯貳拾玖以分其法○用叁仟陸佰肆拾伍得柒佰貳拾玖者  
伍為伍寸○餘肆佰伍拾壹為柒佰貳拾玖分寸之肆佰伍拾  
壹○合之為貳則附按此節之數却與史記合以此下生而中  
倍又上生也蓋上節此加叁倍史記補加壹  
倍又下生也此節又史記加叁倍此祇加壹倍仍同也此  
以下文夾則生夾鍾復不同而夾鍾生無射又同後無射生中  
呂仍不同也至中呂生  
黃鐘之變史記則無之

夾則之實伍寸柒佰貳拾玖分寸之肆佰伍拾壹計肆仟零玖拾陸分○上  
生者肆其實得壹萬陸仟叁佰捌拾肆以爲法○叁其柒佰貳  
拾玖得貳仟壹佰捌拾柒以分其法○用壹萬伍仟叁佰叁玖  
得貳仟壹佰捌拾柒者柒為柒寸○餘壹仟零柒拾伍為貳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律呂章句 手

壹佰捌拾柒分寸之壹仟零柒拾伍○合之為夾鍾  
夾鍾之實柒寸貳仟壹佰捌拾柒分寸之壹仟零柒拾伍計壹萬陸仟叁佰捌拾肆分  
伯捌拾肆分○下生者倍其實得壹萬貳仟柒佰陸拾捌以爲法○

叁其貳仟壹佰捌拾柒得陸仟伍佰陸拾壹以分其法○用貳  
萬陸仟貳佰肆拾肆得陸仟伍佰陸拾壹者肆為肆寸○餘陸  
仟伍佰貳拾肆為陸仟伍佰陸拾壹分寸之陸仟伍佰貳拾肆  
○合之為無射

無射之實肆寸陸仟伍佰陸拾壹分寸之陸仟伍佰貳拾肆計壹萬陸仟叁佰捌拾肆分  
伯柒拾肆分○上生者肆其實得壹拾叁萬壹仟零柒拾玖以爲  
法○叁其陸仟伍佰陸拾壹得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以分其

法○用壹拾叁萬玖仟玖拾捌得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者  
陸為陸寸○餘壹萬貳仟玖佰柒拾肆為壹萬玖仟陸佰捌拾  
叁分寸之壹萬貳仟玖佰柒拾肆○合之為中呂

中呂之實陸寸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分寸之壹萬貳仟玖佰柒  
拾肆計壹拾叁萬玖仟玖拾捌分○上生者肆其實得伍拾貳萬肆仟貳佰  
捌拾捌以爲法○叁其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得伍萬玖仟零  
肆拾玖以分其法○用肆拾柒萬貳仟叁佰玖拾貳得伍萬玖  
仟零肆拾玖者捌為捌寸○餘伍萬壹仟捌佰玖拾陸為伍萬  
玖仟零肆拾玖分寸之伍萬壹仟捌佰玖拾陸○合之為黃鍾  
之變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律呂章句 圭  
右律寸舊法第三章本周禮鄭玄注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  
章名舊法為此數○附按鄭氏杜氏皆以拾數此  
者以此

黃鍾之實玖寸○叁分其實得叁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陸  
寸以爲林鍾附按此章明前第壹橫圖之第肆排也○又按此  
新法叁分其實而取壹以爲法則下生之倍其法  
者乃是於叁分存其貳夫於叁分有其貳即隱然於叁分損其  
壹也至下文上生之肆其法者又明於叁分外再益以壹分蓋  
與前史記叁分損壹之法較上章舊法必先虛立數外然此但就本  
數內行叁分損益之法較上章舊法必先虛立數外然此但就本  
算法似切實而繁或疑舊法之下生不分其實為叁反倍之  
成陸何也曰此先虛立壹半於內矣則後雖取加數叁分之壹  
實為取本數叁分之貳仍與此叁分而存其貳者同也若其  
生又於陸叁分者再加叁倍是已倍其數為肆全分使將叁分  
者又於陸叁分者再加叁倍是已倍其數為肆全分使將叁分  
數無不同而法似又巧焉然舊法之零數算雖確而難準新法  
之立其意應先在斯與○又按算法若更欲簡實則黃鍾之實  
玖寸叁分之貳查得叁於玖寸而損其叁即陸也林鍾之實



寸之實陸寸○叁分其實得貳寸柒分柒釐陸毫

林鍾之實陸寸○叁分其實得貳寸柒分柒釐陸毫  
寸以爲太簇

太簇之實捌寸○叁分其實得貳寸陸分以爲法○下生者倍其  
法得伍寸叁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玖分寸之壹

南呂之實伍寸叁分○叁分其實得壹寸柒分以爲法○上生者  
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應收貳拾柒分爲叁寸○合之得柒寸壹分以

爲姑洗

姑洗之實柒寸壹分○叁分其實得貳寸叁分叁釐以爲法○下  
生者倍其法得肆寸陸分陸釐以爲應鍾凡言釐者皆玖分分之壹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禮律義律寸新法重

應鍾之實肆寸陸分陸釐○叁分其實得壹寸伍分貳釐以爲法  
○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應收壹拾捌分爲貳寸○合之得

陸寸貳分捌釐以爲蕤賓

蕤賓之實陸寸貳分捌釐○叁分其實得貳寸零捌釐陸毫以爲  
法○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叁拾貳釐貳拾肆毫應收貳拾柒毫爲叁分

收壹拾捌毫爲貳釐○合之得捌寸叁分柒釐陸毫以爲大呂凡言毫皆玖分

大呂之實捌寸叁分柒釐陸毫○叁分其實得貳寸柒分貳釐伍  
毫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拾肆分肆釐拾毫應收玖分爲壹

毫○合之得伍寸伍分伍釐壹毫以爲夷則

夷則之實伍寸伍分伍釐壹毫○叁分其實得壹寸柒分柒釐陸毫

毫叁絲以爲法○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貳拾捌釐  
貳拾肆毫拾貳絲應收貳拾柒分爲叁寸又收貳拾柒釐爲叁寸又收拾捌毫爲貳釐又收玖絲爲壹毫

○合之得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以爲夾鍾凡言絲者皆玖分毫之壹

夾鍾之實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叁分其實得貳寸肆分肆  
釐貳毫肆絲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捌分捌釐肆毫

捌絲以爲無射

無射之實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叁分其實得壹寸伍分捌  
釐柒毫伍絲陸忽以爲法○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分叁

拾貳釐貳拾捌毫貳拾絲貳拾肆忽應收壹拾捌分爲貳寸又收貳拾柒釐爲叁寸又收玖絲爲壹毫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三禮律義律寸新法重  
貳拾柒毫爲叁釐又收壹拾捌毫爲貳釐○合之得陸寸伍分捌釐壹毫肆絲陸忽以爲中呂凡言忽者皆玖分絲之壹

○合之得陸寸伍分捌釐壹毫肆絲陸忽以爲中呂凡言忽者皆玖分絲之壹

本身之數爲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合之得陸寸伍分捌釐壹毫肆絲陸忽以爲中呂凡言忽者皆玖分絲之壹

分捌釐柒毫壹絲伍忽以爲法○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柒分  
捌釐壹毫陸絲伍忽以爲蕤賓之變

右律寸新法第四章本太史公律書生鍾分索元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附按太史及蔡氏皆以玖數之此章名新法者以此○又按或疑上章單言分此言釐毫絲忽則亦不同矣曰於壹分分之爲拾數則



子壹附按此章以前篇第壹橫圖之第貳排也

卅六

寅玖

卯貳拾柒

辰捌拾壹

已貳佰肆拾叁

儀禮經傳通解

午柒伯貳拾玖

未貳阡壹佰捌拾柒

申陸阡伍伯陸拾壹

西壹萬玖陸伯捌拾叁

成伍萬玖千零肆拾玖

亥壹拾柒萬柒仟壹佰肆拾柒

右黃鍾寸分數法第五章

子寅辰午申戌陽辰爲黃鍾十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

法皆用坎數故坎綵爲毫坎毫爲釐坎釐爲分坎分爲寸坎

志之經法約之爲經者伍萬玖仟零肆拾玖以貳拾柒之毫

黃鍾之律

爲經法

爲寸數

爲臺法

爲分數

爲釐法

...

爲要

爲子治

爲要

系一

久米實

曰案黃鍾

實其拾貳辰所得之數在

分體毫絲之數存多因未

釐玖釐爲分玖分爲釐玖釐

零肆拾玖以貳拾外之毫

儀禮經傳通解

耳以寸經也

率至更以

由前而順

爲其法數

按數與法

朱阡壺伯

阡壹伯肆

宣發明使

子豈分又爲第

鍾故注其圖

法約之爲者陸仟伍伯陸拾壹以貳佰肆拾叁之法約之爲  
分者捌拾壹以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之寸法約之爲  
玖由是叁分損益以生拾壹律焉或曰徑圓之分以拾爲法  
而相生之以分聲氣絃以玖爲法何也曰以拾爲法者天地之  
全數也以玖爲法者因叁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卽拾而取  
玖相生者約拾而爲玖者卽拾而取玖者體之所以立約拾而  
爲玖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拾壹律  
也○附按蔡氏謂爲律者伍萬玖仟零肆拾玖今以下章之  
成觀之其數同下卽注云壹爲壹經以謂爲毫諸陸仟伍伯  
陸拾壹以下章之中觀之下卽注云壹爲壹毫謂爲毫者柒  
伯貳拾玖觀下章之午卽注云壹爲壹釐謂爲釐者捌拾壹  
觀下章之辰卽注云壹爲壹分謂爲分者玖肆下章之寅卽  
注云壹爲壹寸蓋仔細按之無不確實而貫串也然寸法必  
用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之數者又何居殆仍從黃鍾之實  
數推算也今詳玖寸爲壹拾柒萬柒仟壹佰肆拾柒則壹寸  
卽爲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而下壹分自爲貳仟壹佰捌拾  
柒又下而壹釐自爲貳佰肆拾叁而壹毫爲貳拾柒壹絲爲  
本皆其法之天然不可易者惟推至於叁而得經遂以絲名  
其法然叁爲黃鍾積數之頭名爲絲法而與經數不相離固

儀禮通解卷十三 樂器考第十 鐘律考

矣而經數必爲伍萬玖仟零肆拾玖者又何居蓋祇此黃鍾  
耳以寸言之則玖寸者也又以分言之則捌拾壹伍伯陸拾壹  
釐至更以絲言自爲伍萬玖仟零肆拾玖絲蓋亦皆天然之  
數不可稍易者也但黃鍾之法由後而倒推於前黃鍾之數  
由前而順推於後而又以黃鍾之律之壹與黃鍾之實之壹  
拾柒萬柒仟壹佰肆拾柒者旣爲黃鍾全數之大起止且各  
爲其法數之本使法與數皆由此推而在來之交錯卽終始  
之貫通仍共成壹秩然次第者如絲數字伍萬玖仟零肆拾玖  
按數與法今指爲叁參箇伍萬玖仟零肆拾玖卽是壹拾柒萬  
柒仟壹佰肆拾柒也又寸數爲玖寸法爲壹萬玖仟陸佰捌  
拾叁乃合壹萬玖仟陸佰捌拾叁簡玖又卽是壹拾柒萬柒  
仟壹佰肆拾柒也其餘叁分釐毫皆倣此故曰數與法不相離  
此卽前蔡氏之說再

壹發明使其義宜別

壹爲玖寸○附按此亦明上章前篇第貳排之隔而此章  
又爲第肆排所約定之法而數皆夫分之梢合地蓋上章第  
肆分以上之數此則兼銀分以下之數夫分以生之數卑百黃  
鍾故注其圖者其數俱合黃鍾之玖寸若分以下之數力前篇



內參分損蓋則丑為林鍾寅太簇卯南呂辰姑洗已應鍾  
六數而以所餘者算小數亦無不合如下文午為蕤賓注云捌  
拾壹為壹寸則午之柒伯貳拾玖分者捌玖柒伯貳拾壹玖如  
玖乃是玖箇捌拾壹故曰合黃鍾之玖寸也至其分下數之肯  
數實亦以此捌拾壹算之將伍伯壹拾貳者陸捌肆伯捌拾又  
壹陸如陸為陸寸而原伍伯之數除肆伯捌拾陸則剩壹拾捌  
合原零數壹拾貳為貳拾陸數捌捌為捌捌檢前篇第壹橫圖第  
肆非內蕤賓之數即陸寸貳分捌釐故曰於他律亦無不合也  
皆倣此

丑叁分貳壹為叁寸

寅玖分捌壹為壹寸

卯貳拾柒分壹拾陸叁為壹寸

辰捌拾壹分陸拾肆壹為壹寸

巳貳伯肆拾叁分壹伯貳拾捌貳拾柒為壹寸

午柒伯貳拾玖分伍伯壹拾貳拾壹為壹寸

未貳仟壹伯捌拾柒分壹仟零貳拾肆拾柒為壹寸

申陸仟伍伯陸拾壹分肆仟零玖拾陸拾壹為壹寸

酉壹萬玖仟陸伯捌拾叁分捌仟壹伯玖拾貳拾壹為壹寸

戌伍萬玖仟零肆拾玖分叁萬貳仟柒伯陸拾捌拾壹為壹寸

伯貳拾玖為壹分

拾叁為壹分

拾叁為壹分

拾叁為壹分

拾叁為壹分



三十代經傳通解卷第十四

東雍梁萬方廣菴南考訂

男開宗啟後南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詩樂第二十四凡十

學禮七古亦無此篇而大樂遺聲其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彷彿然亦未知其

果有以合於古之遺聲否也

補經

傳曰十有五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詩樂 鹿鳴三章

章十五 二十而冠舞大夏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

小雅

傳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

音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

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學記○今世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

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胡登亦不傳

切黃吻南鹿豕鳴姑食南野姑之太華黃我養有林嘉應賓南

鼓林瑟南吹黃笙林吹笙笙林鼓南黃姑承恩館黃是姑將南

八林之南好黃我姑示林我南周清行黃○吻黃吻姑鹿豕

鳴姑食林野南之清黃我林有南嘉應賓清德南音孔姑

昭林視姑民南不清黃恍姑君應子清是姑則疑是姑做南我林

有南黃酒姑嘉林賓南式鹿燕南以清太教黃○吻黃吻姑

鹿太鳴黃食太野黃之養姑我養有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

鼓黃琴林鼓奏瑟林鼓南琴姑和應樂清且姑湛南我林有南

自黃酒姑以林燕南樂黃嘉應賓南之清太心黃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附按此即前篇陸

鍾起調黃鍾單曲者是也其詩歌中用七音律法未詳俟知

省考之舊本拾貳詩中缺入律字今據朱子詩傳遺說本中

所載 補之

四黃壯姑駢駢駢姑周太道黃倭養遲姑豈林不南懷應歸清

王養事姑駢林豎南我林心黃傷應悲清黃○四黃壯姑駢林

駢南單應單南駢清太馬豈養不林懷應歸南王養事姑駢太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詩樂 四壯五章 二

豈黃不林進姑敬太處黃○駢駢駢姑者林豎南載姑飛應

載林下南集養于南苞養初林王太事黃靡養豎姑不林進南

將清太父黃○駢駢駢姑者養離姑載林飛應載林止南集林

于南苞養肥姑王養事姑靡林豎南不黃進養將太母黃○

駕黃彼太四黃駘姑駘林駘南駘清駘林豈林不南懷應歸黃

是太用黃作養歌姑將應母黃來清太論黃

四壯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皇黃皇南者林華南于林彼姑原林照南駘駘駘林征養夫姑

每應懷南靡清太及黃○我黃馬姑維養駒姑六清黃養姑如林

滿南載林駘南駘黃駘姑周養愛姑答太誦黃○我清黃馬林



六林響南如樂絲姑訖清馳南載樂擊林周應愛黃

大黃清○我馬林維應駱南六樂響姑沃林若南載樂

馳南載樂擊林周黃愛姑谷不度黃清○我黃馬南維應駱南

六黃清響姑既林均南載林馳南載黃擊姑周應愛南谷清黃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

魚麗姑于奏雷姑歸太繁黃君蔡子林有應酒南旨林且南

多清黃清○魚黃麗姑于太繁黃清助樂擊姑君蔡子林有樂酒姑

多樂且林旨黃清○魚黃麗清太于應雷清鯉南君蔡子姑

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黃清○物黃其姑多應矣南維樂其姑

嘉林矣南○物樂其林自樂矣姑維南其樂倍姑矣林○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清三

物黃其太有黃矣姑維應其南時太矣清黃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俗呼

南黃有林嘉應魚南燕應然南單單南君林子南有樂酒姑

嘉應實清式林燕南以清樂黃清○南黃有南嘉樂魚姑燕樂

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酒姑嘉實實姑式太燕黃以南

行黃清○南黃有太穆應木南甘清黃清領林樂南之黃君黃子太

有黃酒姑嘉太賓黃清式應燕南緩清太黃清○翻黃翻太者黃

樂姑燕林然南來樂思姑君黃清子姑有林酒南嘉樂賓姑式太

燕黃又南思清黃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

邦林樂南之樂林樂樂只林君南子姑黃黃姑無太期黃

○南黃山姑有樂桑姑北黃山姑有太楊黃樂樂只林君應

子南邦林家南之黃光林樂應只清黃君蔡子姑萬林壽南無清太

黃清○南黃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太李黃樂應只清黃

君應子南民南之樂父姑母林樂樂只林君蔡子姑德樂音姑

不太已黃清○南黃山太有黃楊姑北南山樂有姑柎林樂樂

只林君應子南選林不南有太壽黃樂應只清黃君蔡子姑德應

音南是林茂黃清○南黃山姑有樂枸姑北應山黃有太杖黃

樂應只清黃君應子南選南不樂黃姑考林樂樂只姑君蔡子姑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清四

保黃艾南爾林後清黃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

周南國風

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主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

焉清詩序○今按鄉飲酒及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石

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主后國君夫

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

后妃之志鸛鳴言國君其人之德采芣苢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

芣苢言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主政之端

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

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

關雎南唯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大洲黃勤林宛南淑女姑

君黃清子林好南速清○參黃清差南待林榮南左林右南流無



之清窮中窈林淑無女姑寤太寐姑求太之清黃求清黃之南不林

得而寤姑寐中思南服林悠姑哉中悠姑哉太清轉南反無

參清差無行南菜林左清右林采南之清窮姑窈中

淑林女南琴林瑟姑友大之姑參太差黃符姑菜林左林右姑

筆林之南清窈有淑林女清鐘黃鼓南樂無之清黃

開離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附按此即龍

葛隆拾調圖中黃鍾於無射為商所謂黃鍾商調以黃起調黃鍾卑曲者也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中葉南萋無萋太

黃南鳥無于南飛林集中于林灌無木太其清鳴南皆無皆清黃

葛清之清草林兮清施林于南中無谷清維林葉南莫南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詩經卷十四五

莫南是黃刈姑是太獲姑為林緒姑為太俗姑服太之姑無太

數莫○言清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汗姑

我太私姑薄姑辭中我林衣南言南辭林言無否太歸清寧南

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清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中我林懷無人太

黃黃彼姑周太行黃○清陟清彼無崔南嵬林我林馬姑馳南

隤林我中姑林酌南彼無金姑疊太維清太以林不南永無懷清黃

○清陟黃彼姑高南岡林我林馬姑玄南黃林我姑姑太酌姑

黃黃兕太航姑維清以林不南永無俗清○清陟清彼南瓊清黃

矣林我黃馬姑瘖太矣黃我中僕姑痾林矣南云清黃何南吁無一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維黃鵲姑有中巢林維清鳩無居南之林之中于林于無歸太

百清黃兩林御南之清○清維黃鵲林有南巢林維林鳩姑方太

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黃將太之黃○清維黃鵲無

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之清黃之清黃于南于姑歸林百清兩林

成南之清黃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清黃以南采林葉南于林沼姑于太汴姑于黃以姑用太之姑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詩經卷十四六

公清侯南之無事黃○清于清黃以林采黃葉南于太淵黃之太

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清侯南之清太宮清○清被清之清太

僮南僮林風清夜林在南公清黃被黃之姑那太那姑薄林言南

還無歸清黃

采芣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黃以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采中藻林

于黃彼姑行太涼黃○清于黃以姑盛大之姑維清黃筐南及林

筥南于林以姑湘中之林維林鉤南及無釜黃○清于黃以南

莫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下黃誰中其南尸無之林清齊南

季無女黃







復其天性之性命以是而正王  
道以是而行此最是禮樂本義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

親其相敬 同謂協好惡也 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 流謂合行不敬  
也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欲其並行誠然也 補注東漢陳氏

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教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又同  
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

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等階級也 附帝聖周氏曰  
所為同者見乎文義立則貴賤有等文同則上下能和而有禮有樂

所以平好惡好之者則所好者賢惡之者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  
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禁好之必至於爵舉有罰有賞則政之

所均由禮樂以善刑政復由仁義以篤禮樂愛之以仁敦其和也  
則相敬而不至於離正之以義厚其別也則相親而不至於流禮

樂之道行而刑政舉仁義施如此則民治行矣 附按自此以下  
皆以禮樂兩兩相對發明分說合說分者體之專主也合

者謂之相濟也反覆推衍其義而并歷及其功用之極 樂由  
儀禮經傳通解 卷十四 禮樂義

中出和在禮自外作敬在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文猶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 易以鼓反 易簡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

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也行也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  
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

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長丁丈反 附資協  
容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中出者和氣之充積而流動於外也 附子

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而曲將其內也 中出者重  
發於心外雖五聲八音成文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故主靜外

作者重制於事中雖一誠篤實為本而外之設飾者不可忽也故  
主文 萬宗邵氏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易必

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六禮者性之中以一中性之和  
為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 以一中性之和

則中之外無順文如大舜之禮豈不簡乎 用之陳氏曰易者樂  
之至簡者禮之至樂至者惟極和而已禮至者惟極順而已內極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

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 劉氏曰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  
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親父子序長幼

則家齊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是謂以合親  
明序者敬曰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夫而後樂之效能達

故於樂言及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  
於達者又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是也 附按或疑劉氏順本文立解於文義似不安應  
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上文出外作靜文易簡皆

先而樂後是也 附按或疑劉氏順本文立解於文義似不安應  
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上文出外作靜文易簡皆

耳此二段方就天子身上以樂之達不達禮之行不行驗之而  
以行禮為達樂之本以見教化本於躬行之意是記之原文取義

既謂古人立言文勢不拘一體必至義有難通處乃不得不更  
覺應氏之說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

反為淺率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  
補注天地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先王之和故百物不失不

大禮致中天地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先王之和故百物不失不  
其節故祀天祭地 物成有功報焉 補注惟與天地同和故大樂

性節故祀天祭地 物成有功報焉 補注惟與天地同和故大樂  
大樂地二故字之義是如 明則有禮樂教人 幽則有鬼神助天地

此不失猶言遂其性也 明則有禮樂教人 幽則有鬼神助天地  
儀禮經傳通解 卷十四 禮樂義

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  
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君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

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附朱子曰禮主減染主盈鬼神亦止  
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

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附按注引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易與今本義之段落句讀俱不合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附按如此二字又承上和節將禮樂與鬼神合並謂同和同節自  
是以明之禮樂與幽之鬼神質之而無疑如此則四海之內羣然

感此禮樂無不合敬同愛矣 如此二字乃言制禮作樂之大本而  
為盡善之禮樂也合同字貼四海言其廣大而盡一也下二合字

則貼事與文 禮者殊事故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  
言與此不同 禮者殊事故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

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沿悅專反 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  
也沿或 故事與時並 變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名與功偕 為

在其功也 偕猶俱也 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武  
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 附冕仲黃氏曰事文禮樂之盛

也故愛禮樂之情也 堯王之功 附冕仲黃氏曰事文禮樂之盛  
也故愛禮樂之情也 堯王之功 附冕仲黃氏曰事文禮樂之盛

也故愛禮樂之情也 堯王之功 附冕仲黃氏曰事文禮樂之盛  
也故愛禮樂之情也 堯王之功 附冕仲黃氏曰事文禮樂之盛



不問者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事與時並名與功備○萬宗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以從時宜名謂威韶濩武之類以象成功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爲同也故鐘鼓管磬羽籥千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綴丁劣反簠音甫簠音見還音旋裼思力反○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補注情謂上禮樂之情同上文器與文皆文也知禮樂之情同何以能作蔡氏曰樂固由陽來禮固由陰作但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真有二物禮之和卽是樂樂之節卽是禮亦非判然二物也旣知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禮樂之所以爲一則於禮樂之體用無不達矣周氏曰鐘鼓簠簋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爲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爲文者情也所謂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附按用之陳氏曰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因情以作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知其情者能之於已然因文以述其情非明照亦不能與於此今詳聖探禮樂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禮樂義

之本明察禮樂之用從本而言只是一箇愛敬情深而已止此是作之道言用則時事功名衆著於器與文之間者皆其文之明而極其殊異之致亦莫非道之發用所在也苟得其本之明聖者述一以達其用之殊其於禮樂本末精粗一以貫之矣

作之謂心○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附劉氏曰天地之和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言法天地也○附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過猶誤也暴明失文武之意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附劉氏曰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陽過而亢則物此序者反傷矣明乎天地之論倫無忠樂之情也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而不過制不過作也論倫無忠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質猶本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

**禮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言情官質制則先王所專也  
爲主而其本則發於心之和禮以莊敬恭順爲制而其原則出於心之誠論倫與中正封論猶倫詩靈臺篇於論鐘鼓是也論倫無忠訓倫類相接之地肫愛篤摯無一毫乖戾之氣此樂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也金石聲音特樂而已而統禮爲言者凡行體然後用樂所以成禮也○彥醇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內外相應本末具舉皆不出於一人之身到得發之金石聲音用事宗廟社稷山川鬼神則出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鬼神之附按此以和序言禮樂之本卽所謂同和同節合敬同愛者序與節奏相因論倫無患四語以愛言中正無邪四語以敬言情與質愛敬之實于中者官與制度敬之具于事者官爲主事之義制亦制事之義在道爲和在心爲愛在道爲序在心爲數理本一致○王者功成作樂故以是爲典禮樂之本而在聲音事爲之先也

**治定制禮**  
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朔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辨音通○辯偶也○附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故其功大者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禮樂義

**其樂俦禮以飾其治**  
奏以其文德爲儔若咸池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違禮也  
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美矣未盡善也  
**孰亨而祀非違禮也**  
日郊血犬饗腥三獻燭一獻執圭敬不餐味而貴氣臭也○附用之陳氏曰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腥孰之薦不兼非所以爲具禮故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脰熟合享爲饋之大五帝殊時不相成變具言建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也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言其有損益也○附虞翻輔氏曰帝王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故皆因禮樂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故皆因

**時世殊異不相沿襲也**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相舍都反○樂人之所好也因害在淫侈廢人之所勸也喜

**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敦厚也○附萬宗邵氏曰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希聖周氏曰樂出於人情之所樂則其微也過故樂極則憂禮出於人情之所難則其缺也不及故禮粗則偏敦篤於樂而無憂敦而不愆也苟全乎禮而不偏備而非粗也是無過與不及之敝○附接此條言禮樂之用卽所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者事功以廣大爲美禮樂以備具爲盛而各盛之中又必無敝而盡善乃爲克綏其



用之○天而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為樂與也而不息合同而

樂與焉樂為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

於禮長丁丈反近附近之近○言樂者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

宜居鬼而從地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言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

○附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之意也高

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與焉以天

地流行之氣言之春生夏長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即近於樂

厚其氣之同而率神以達氣之伸為從乎天之一類禮之別宜者

辨其質之異而居鬼以敘氣之屈為從乎地之一類故聖人即作

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天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

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地成之為主於兩間者色

各得其職矣官猶主也蓋禮樂原本天地之和序而禮樂既成且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禮樂義

足助天地之和序而為贊化育之事也○靈章方氏曰致和則

人心國政皆得其平而率神其大者也別宜則凡民百物皆得其

所而居鬼其大者也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達天地之和則氣化

之行順而不息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廟社壇兆各有其方也天

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

行者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

貌也○附按大小殊者舊說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

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今詳此說及注者非是動靜有常

者與天尊地卑卑高已陳為一例言天常動而地常靜也大小殊

朱子注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則注謂山澤者未確也○又  
按上儀十一節皆言天地之別如此至未句始言先王所制之禮  
即一上儀則句句貼入禮說似疎而誤矣觀下節先祗言天地之和  
乃是流而不息二語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鼓  
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煖况遠反○齊讀為驕驕升也摩猶迫也  
注劉氏云天地相薄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  
也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附按此言所以須  
也和須別之意以結上文謂陰陽之化不得其時則不生故須和  
男女之序不得其辨則亂成故須別此則天地之情而禮樂之意  
也○又按或謂注言樂失則亂成故須別此則天地之情而禮樂之意  
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且上云禮者天地之別樂者天地之和此禮  
樂之失乖氣致戾故亦云天地之情以應之曰陰陽夫及其時則  
不生雖作至和之樂仍不生也此與無樂何涉蓋此但取須和須  
別之意以見天地之情亦不能不時而生也亦不取無辨而不成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禮樂義

若謂天地以此情應人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  
之乖氣則大其義矣

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蟠步丹反○極至也蟠猶委也  
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樂者大始而禮居成物著直畧反大音泰  
始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者大始而禮居成物著直畧反大音泰  
始生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禮樂  
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爾○附按大始氣之  
始氣和而後物生樂散為和氣以養之成物形之終物生而後有  
辨禮立為定體以居之天之氣化流行而不息樂以不息者動而  
與陽同功地之形生一成而不動禮以不易者靜而與陰同德然  
分言之南儀之對待合言之一氣之通復天地之間動而靜靜而  
動如環無端禮樂之一和一節並行不悖直與天地之一動一靜  
昭合無間是又禮樂之微機聖人之妙用也動靜不相離則禮樂  
交相須故聖人合言禮樂云按此條通前數條所言禮樂之道而  
極闡之矣造化之與探制作之原矣根柢機緘之妙故先儒稱樂  
記為精粹○又按注謂樂靜而禮動按本章謂作樂應天制禮配







陰陽相得則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脣生鬣  
蟲昭蕪羽者姬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卯生者不殯則樂之

道歸焉耳新許其反賔許具反姬於具反區古侯反籥古伯反

○新許為蕪蕪猶然也氣曰賔體曰姬居生曰區無賔曰籥昭也

也整蠱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蕪孕任也驚生也內賔曰籥昭也

今齊人語有姬者○賔息才反○附按東漢陳氏云新與欣同新

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今詳此依本字欣音解即合

東氏又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燠之夫煦燠而地姬育也角之無

聖者曰賔賔謂角外皮之滑澤者姬伏體伏而生子也○又按大

人聖賔樂天地為昭二語為綱下天地新合至卯生者不殯即天

地為昭也樂之道歸乃賔舉之之量即所謂舉樂也是禮當補於

樂外舊說樂並言則疎○又按舊說未句皆歸於聖人禮樂參

贊之道符道歸解成歸道於文似倒而義亦畧別今詳歸猶極也

謂天地賔育萬物至是者則大人樂之道已極耳其為天人仍相

感而於天地為主大人為輔之義則畧無碍按此亦極言禮樂之

功用○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重者舞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禮樂義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易曰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易以鼓反下同○致猶深審也子諒如不子之子油然而生好貌

也善心生則寡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樂由中出故治心○今按

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附

朱子又曰易直字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則無可疑

矣○請注東漢陳氏云致謂研窮其理也樂之致禮以治躬則莊

敬莊敬則嚴威嚴威則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謂利欲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附

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

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則非心而何○西山真氏曰以禮治身

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樂之於人能

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樂以和之於中此表

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以禮而威則

以樂而和者推言其效亦若是也○慶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禮樂義

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補注東漢陳氏云心中斯

須四語言著說去偽○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之心不可少有間斷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

民莫不承順○輝音輝○德輝顏色潤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

天下無難矣○附希聖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而和言其心禮動

於外所以極順而順言其貌○附按上文自致樂以治

心而下先分言禮樂故樂也者以下又合禮樂而言也樂也者四

語先就禮樂點出內外字樂極和而二語又就禮樂點出和順字內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四終

樂主其盈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者主合而言後見內外之合德也此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  
則主分而言以見內外之殊理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  
反以反為文抑止也文猶美也音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也放於聲樂不能止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其吉凶之變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俱趨立  
銷不放也○附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博節退遜檢束然以  
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  
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  
得性情之正○虞源翰氏曰樂由中出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  
禮自外作主其減減所以載節於外也○步醇馬氏曰以禮言之  
禮而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主減故勉而作之則為進主盈故  
抑而不進則已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日暮人倦齊莊正齊此皆勉  
至不然則已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日暮人倦齊莊正齊此皆勉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四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五

東府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書數第二十六

學禮九 古無此篇今按六藝之射已畧見上鄉射及下大  
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惟書數日用所須不可  
不講故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此篇以補  
其闕然亦不能詳也○附按此篇舊關今謹遵朱子序題  
內所舉大  
意而補之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垂憲象  
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  
頊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文  
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共揚於王庭言文者宜教明化於王者朝廷  
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  
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  
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  
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  
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



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前以見指爲武信是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  
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  
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  
籍分爲七國田鳴鳳噴車涂吳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  
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  
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是時秦燒滅經  
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與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

儀禮經傳通解

卷十五 書數

二

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鉉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舉繁  
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復始皇善之出爲御  
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於徒  
隸也卽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  
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徐鉉曰案漢書注蟲書卽鳥書  
以書幡信首象鳥形卽下云鳥  
書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鉉以爲符者竹  
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  
也六曰署書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  
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  
署書七曰殳書徐鉉曰書於殳也殳體  
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  
然後七曰殳書徐鉉曰書於殳也殳體  
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  
日案書傳多云張芝作艸又云齊相杜探作據說文則張芝之前  
已有矣蕭子良云蔡邕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蔡邕未上卽爲書  
蔡者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蔡邕今云尉律徐鉉曰尉律學  
漢興有艸知所言蔡邕是艸非艸書也尉律漢律篇名  
倂十七已上始試隸籍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  
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商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

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  
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  
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  
載畧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  
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  
所作也徐鉉曰李斯雖改史篇爲  
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  
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  
儀禮經傳通解

卷十五 書數

三

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鑊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  
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畧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譽以爲好奇者也  
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  
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  
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斗中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詩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  
史籍爲儒鄙夫截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  
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情又見蒼頡  
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  
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夏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



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表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主  
政之治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  
之至噴而不可亂也附按噴今今敘家文合以古稽博采通人至  
於小太信而有證稽誤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曉學者達神情  
徐緒曰指即意旨字分別部居不相雜用徐緒曰分部相萬物咸  
吉者美也多通用從自許始也  
觀莫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偶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  
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漢許  
文解○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  
字序○皆從一○於悉反○附按琦周氏曰環之即太極也  
數之始也象數之橫○附按原本作於悉切今以四書五經皆作  
反遂改之○又按許氏作說文時尚無反切皆徐氏等所增故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音注  
在後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屬皆从一○時示天  
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神至反○附按琦周  
氏曰古文作示本旗字象飛旂之形借為神示字天曰神地曰示  
人曰鬼鬼移反借為昭示字神至反○附按周氏說本古篆則先  
首無移反而借為二一天地人之道也从二數○解甘反○附按  
神至反者是也  
尚有一三之屬句今以上文已三次錄之則王天下所歸往也  
凡五百四十部皆同可知遂盡節之以從簡王天下所歸往也  
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孔子曰一貫三為玉○李陽水曰中豈近上王者則天之義○兩  
方反○附按琦周氏曰王能一下士謂之王故从一从土會意借  
為于况反○附按上三既為三才之道則謂連其中者為周氏地  
人之道而一貫之其義至大而無窮人言亦渺乎小矣恐其以許  
氏原說為長○又按王者聖則能王天下者去聲者从主字作轉  
注也周氏納入假借恐亦非○又按二既為三才之象則李氏謂  
近上取則天者其義自明而舊說駁之似亦過矣或疑既貫三才  
何又單言則天曰至誠之贊天地化育與堯之則天其義一而已

中○又未嘗不即是則天王○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  
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枝  
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李陽水曰三畫正均如貫王  
澤○密以象重象玉璞在土中之形小篆省作王王○合為一  
王○古岳反○附按雲氣也因音借為氣取求氣字欺訖反別  
伯○周氏曰會意雲氣也因音借為氣取求氣字欺訖反別  
作氣乃象氣字○附按雲氣也因音借為氣取求氣字欺訖反別  
中一○又經典凡言氣者皆作氣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合  
為士○鉅里反○附按周氏曰天下之事皆出於數  
數無窮事亦無窮也故从十从一會意借為士人字  
引而上行讀若引而下行讀若退○中中○形有枝莖也象一  
古本反○附按周氏曰象數之縱  
以為艸字讀若微尹形說○徐鉉等曰上通也象艸木萌芽  
通微地上也○丑列反○附按周氏曰艸木初生也象形古  
艸字宋早反史記漢書皆用作艸字蓋中艸木也從二艸○倉  
古文艸中艸通用後人音丑列反隸作微中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音注  
日艸百端也象形別作草乃斗機實也可染黑色俗又作皂卑字  
拉非○附按周氏之說雖有源有委處於至是但今經典相承皆  
作草朱子注論語云濯染皂物又當何以處之則曰凡經文之所  
已有即別於古者亦當作通用即行於俗者亦當作正書矣庶辨  
字尊經兩○陳艸復生也从艸屮聲一曰屮也○而屮中艸  
不相妨也  
也○四史讀與同○橫朗反○附按周氏曰艸木之微也从八  
周氏曰艸木之微也从八  
此象形○附按許氏周氏曰艸木之微也从八  
義則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徐鉉等曰數之八兩兩相背  
一也○是別也少陰數木數也○博按反○附按周氏曰八  
重門之數象豎指數之形以記四義與十字同以其形相背  
又為分別之義○附按此當先以八數為本字之義自一至十  
皆分別至明故借為辨別字○宋獸指爪分別也說若辨○流葛反○附  
字家悉明四皆從此半○以分也○博按反○附按周氏  
意○徐緒曰件若物一件二件也封高起也○語求反岸



西而長尾牛也。从牛聲。○里之反。○附伯琦周氏曰：聲牛名尾有毫毛，出西北異域，从牛聲，借爲西南夷長名，誤交反。緣作毫。○附按：周氏原本尚有會意二字，今以上既屬諧，牛獨人下，文屬假借，皆不可混入會意。應爲衍文，刪之。○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牛之告。○古與反。○附伯琦周氏曰：告以言，啟示人也。古告，廟用牲，从牛，牲也。从口，祝詞也。會意。如沃反。借爲古與反，別作特，特並非。○附按：易曰：童牛之牯，童非童，特亦非告也。朱子本義曰：童者，未角之時，爲力則易，今詳牛角以防其觸，所謂橫木之施，其屬已有防，豈非欲人防其觸，何得云：所以告人也？且告字，篆文牛與口而已，豈無所以象橫木者？知許氏此說，寬泛而無當於實義也。周氏據告，廟言牲，言祝詞，自爲細密。但周氏謂別作特，非者，今周易作特，自不當拘也。○又按：或疑篆文口字，卽是象，特曰：特在牛角，豈在牛尾哉。○人所以言食也。○張口也。象形。○徐鉉等曰：或通用，謹今俗作喧，非是。○沉袁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口，从大，人之哀聲有類乎犬，會意。○附按：哭从二，聲非一聲，指事之類也。但許氏以爲省爲諧聲，今詳與哭其聲似不諧，而周氏又謂人之哀聲，禮經傳通解卷十五，書數。太。

諸已詳具大小二指之形，而下半橫畫在大小間者，以一而象三，自可畧也。如是則雖二止，並立其形，亦皆順矣。或疑此說於足字，固好，但前說指皆向前，此將足一轉，則指皆向後，似未安。曰：昔賢是取，向上意，蓋腰固在後，亦在上也。是趾之向，腰仰而向上，非折而向後也。因趾能上仰，故象之。周氏之言，象形者而如是耶？許氏艸木出有址之說，猶屬泛然，取象且左旁一順，豈亦無義。○又按：借爲止，住字，借音不借義。○此足刺與也。从止，山，附伯琦周氏曰：象形，其趾履校滅趾，皆作趾。○此趾，北未反。○附伯琦周氏曰：按：發字，象形，其趾履校滅趾，皆作趾。○此趾，北未反。○附伯琦周氏曰：按：又分先後，則是人行而步也。周氏提破，先後意，較許氏爲細。○何也？曰：此卽周易咸其拇之意，拇足大指也。○此止也。○此者，彼之對也。經典多取此一解，蓋亦借音不借義。○附伯琦周氏曰：正缺侯之的也。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象形之盛反。○附伯琦周氏曰：詩：缺侯之具也。正受矢而正，矢轉注，房法反。○附按：藏古藏字，卽藏之。○卷十五，書數。七。



方音之類矣。○是執反。○附伯琦周氏曰：十陰數五，**辛**三十，并  
以久而正之，統橫各當又數象布籌記之形。**辛**也。古文  
○**辛**省反。○附伯琦周氏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  
氏曰：象數之形，**辛**作卅。**辛**語軒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口，从  
上，**辛**聲。○附按：周氏謂于聲亦可，但謂从**辛**，**辛**言也。从二，言○  
上，皆於言何義也？疑當以許氏之說為妥。**辛**渠慶反。○附伯琦  
周氏曰：語字聲也。从二，言會意，**辛**字聲。**辛**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辛**。宮商角  
二言會意，**辛**字聲。**辛**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辛**。宮商角  
言含一。○於今反。○**辛**鼻也。从干，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張林  
附伯琦周氏曰：會意。說○去虔反。○附伯琦周氏曰：字本棠  
也。从木，干而去，其枝葉上作橫疊之象。形，斯人反。言棠等字皆从  
此聲。因聲借為庚字。字古鼎彝款識皆作此。小篆增一畫於下，以  
便書。讀其真一字也。既借此為庚字，又借為**辛**字。後人復制  
新字以別之，說文不達其旨，乃訓為愆，而訓**辛**為受，**辛**強鑿甚矣。  
一日：此字亦因聲轉，借為愆字。訓鼻也。亦通。○附按：周氏解于為  
木之身者，前既以為不合矣，則此云從木，干而去，其枝葉上則橫  
疊者，其說何能立也？前許氏既以此云從木，干而去，其枝葉上則橫  
疊者，其說自當又許氏所解為**辛**義者，見後第十四條。今**辛**仍省一畫  
作**辛**，蓋物出於一畫之地上，而茂盛上進，以為愆者，一得天時金  
剛之氣，則體必變與人之食辣味而目自淚出者，同故名為**辛**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音義 九



**象**。田四界事所以畫之。○胡亥反。○附伯琦周氏曰：田四界也。象形，借爲胡卦、反繪画也。緣作畫俗作壹非。○附按：胡卦反舊本誤作**未**。徒耐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緣作逮追。臣堅也。切界。**未**，從耐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緣作逮追。臣堅也。臣聲。讀若銓鐸之鏗。古文以爲賢子之意。胡干反。又作賢从貝乃多。敗夏也从臣又者人臣以手致力之意。胡干反。又作賢从貝乃多。財也。俗通用之。堅字从此。○附按：許臣形。植鄰反。○附按：此氏此音率而另於賢字註多才也。

**二**。畫象人之首與身也。向東上下之二半，蓋左右二肱與二手之上。二短畫連及中二畫者，自肘以內及肩之氣也。又自北而西而南一曲畫者，兩袖之衣及身半截之衣也不見身下半者，跪而伏於地也。跪伏又兩拱其手者，皆見中心誠服之意或疑此何不北面事之曰拜伏見於君側謂路遇君伏於道旁也。其爲禮更崇矣。以投殊人也。禮爰以積竹入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意。以先驅人也。九聲。○市朱反。○附伯琦周氏曰：兵器也會讀苦味。○**三**。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鍾謂之寸口。从又，取義。○市朱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齊衰

**士**

**革**。章謂之皮。从又爲省聲。○補轉反。○附伯琦周氏曰：皮獸革也。象形下从手會意。○**尙**。柔章也从北从若。栗一曰若傅。○徐鉉等曰：北者反覆柔治之也。稷營也。○**支**。充反。○附伯琦周氏曰：治皮以瓦而柔之故从瓦會意。小擊也从又卜聲。○昔木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又會意，季聲。隸作卩。○**攴**。上所施下所致也。从大，攴周氏曰：从又會意，季聲。隸作卩。○**攴**。上所施下所致也。从大，攴致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博用。可施行也。从卜从木反。○附伯琦周氏曰：灼龜觀珎以稽疑。○**甫**。中衛宏說：○徐鉉等曰：卜中方可用也。○余訟反。○附伯琦周氏曰：用古鐘字鐘也。象形。余封反。按古款識商鐘寅鐘字皆作用則鐘鑄只一字也。而用爲鑄明矣。後人借爲施用字。余訟反利作庸詩庸鼓有數注唐與鐘同本皆用字。又借爲城墻字。詩以作爾庸之左半邊是仍用字。周氏謂是豈有古制鐘庸字亦缺上左而義何所取乎。疑當馬卜中爲用也。古制鐘庸字亦缺上左而義何所取乎。疑當以唐字爲古鐘鑄字。鑄是上象懸鐘之形。中象鐘形下將用字以灰而諸平聲似爲妥當。若用先爲鐘則庸鐘又從而不用不慮贅乎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胡茅反。○附伯琦周氏曰：爻變動錯义之謂从二义象形。又古五字錯义也。借爲爻象字亦取



附伯琦周氏曰象主  
 之象又為篆文二才想連而一去首一去尾之象才與木縱橫錯  
 通故許氏言交積才也  
 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〇於堯反〇附伯  
 周氏言才木交構也  
 〇伯琦周氏曰俗作么非〇附按隸作么  
 〇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幽  
 〇專小謹也〇从么省中財見  
 伯琦周氏曰喜東艸達于下於神也从申古艸字  
 〇幽遠也黑  
 下从公中象束之狀也會意隸作專通別作𠂔非  
 〇而有赤色  
 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〇胡渭反  
 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〇  
 〇附伯琦周氏曰上象形从么會意  
 〇余呂反〇附伯琦周氏  
 曰又借為平聲自謂也反予為勾胡辨反相詐惑也隸作  
 〇附按本文隸作予周氏謂隸作幻者就反予言也  
 〇從支方聲〇甫妄反〇附伯琦周氏  
 曰借為放效字讀上聲別作倣非  
 〇从又讀若殘有梅〇平  
 小反〇附伯琦周氏曰上聲倣穿也从又从夊讀若殘〇昨干反  
 〇列骨之殘也从半呂讀若繫岸之繫〇徐鍇曰凡剔肉置骨  
 也爰殘骨也故从半呂〇徐鉉等曰義不應有中一秦刻石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音義  
 文有之〇五割反〇〇漸也人所離也从步从人〇息姊反〇  
 附伯琦周氏曰會意〇附伯琦周氏曰外人離世也从支从人  
 會意又作通〇〇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背也〇  
 以也隸作死〇〇古瓦反〇附伯琦周氏曰俗作剔非  
 从月有肉〇古忽反〇附伯琦周氏曰象形〇附按  
 骨在肉內故骨字從肉若剔肉而單存骨則為骨矣  
 〇六反〇附伯琦周氏曰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〇  
 周氏曰隸作肉〇〇居銀反〇附伯琦周氏曰竹多筋从竹會意  
 〇兵也象形〇都守反〇附伯琦周氏曰舟之小者取  
 其形似日刀又借為刀斗字丁聊反俗作劒刀竝非  
 也象刀有刃之形〇而振反〇附伯琦周氏曰刀乃口  
 刀丰聲〇格八反〇附字原作丰〇伯琦周氏曰丰古契字也刻  
 畫竹木為齒而剖分之各執其一合信以為約也象形詰計反隸  
 作契契通用又  
 〇艸葵也象艸生之散亂  
 借為器入反〇也讀若介〇古拜反  
 〇木推丰古音坐  
 〇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〇獸角也象形角與刀  
 〇魚伯似〇古岳反  
 〇象形下坐者善持簾也从竹貞象形下其刀也〇居之反〇附  
 第也〇陸玉反〇〇字原作尊〇伯琦周氏曰箕箒器也以竹為



[illegible]



反之韋可以束枉戾。韋背故借以爲皮韋。○字非反。○附伯琦周氏曰：皮之柔就首曰韋，獸皮之韋可以束物，枉戾相背上下象形。○韋借爲韋背字，別作達通古文只此。○附按：執皮乃可以束枉戾也，此但有上下相背之形而中口諧聲則所謂以皮束者渺無有也。許氏先訓相背借爲韋，韋束之次第也从古字之皮韋者極是。周氏反此似倒矣。

○附按今經典兄弟皆作弟，次第皆作弟。○後從灸之家，人兩脛後有趾也。周禮氏曰：斧鑿等字从此。○日久諸牆以觀其橈。○舉友反。○附伯琦周氏曰：俗作久非。○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艸下象意。○陟後反。○附伯琦周氏曰：築裂犯異其身於木上也。○附伯琦周氏曰：東動也。从大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會意。○木攀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木中得紅反。○附伯琦周氏曰：東方名从艸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力干。○艸木也。一地在上一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徐錯曰：上一初生岐枝也。下也。一昨哉反。○附伯琦周氏曰：干木幹也。象去其枝根之形。

○經傳通解卷十五






七

別作  
材非  
助者多故爲順也會  
意古文作  
也象艸生地之形僧爲語助詞別作芝非  
附按倒之爲逆劇之字當先以前進爲本義  
子答反○附伯琦周氏曰：艸根也。艸未出地根延蔓周布外到止爲義轉注俗作匪非。○附按說文左轉右轉者老夫必先有一字于前而乃爲轉另有義乃爲注今左轉右轉爲老字在前考字生前耶似不若周氏之解字體先有正乃有反先有順乃有倒轉于前而另有義以承之爲得轉注之一義而趙氏乃力從舊說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迹其所遵守而廣爲指示者又似與形聲一類相犯無別蓋其大旨言字必先有所主而後碎分之則是主而轉非以轉爲注矣恐皆未安。○又按周氏所謂轉注者就字形轉注也夫形體承前體而來固爲轉注若取義承前義而來獨非轉注耶如因好而好因惡而惡凶年之長而義之困年之少而少之主者興則能王天下分之則各有兵分之後皆後義繁承前義而來又有係天人動靜之別者如上先後廣長遠近等字皆天然而靜者也若用作動字則人力爲主故凡此等皆讀作去






上地也。○得案反。○**𡵓**始出光軌軌也从旦於聲。○古案  
附伯琦周氏曰會意。**𡵓**旗之游於蹇之兒从巾曲而下坐於  
於此。○字原作執。相出入也。讀若偶。古人从字子游也。  
於憶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中象其上下刀旁象  
旗旂俗為於蹇字。隸別作𡵓。華水也。俗別作𡵓。塹竝非。  
從六。一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莫經反。○附伯  
琦周氏曰从三日入地中冥暗之義。會意。俗為公聲。俗作𡵓。非。  
精光也。从三日。日會意。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𡵓  
時多。○字原作𡵓。○附按中從二。有食之从月又聲。云九  
者象陰之坤二也。與日字同意。𡵓。武兵反。○附  
原無此部。照也从月从四。古文作𡵓。𡵓。閻明象形  
讀若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俱。𡵓。莫也从月半見。𡵓。詳易反  
承反。○附伯琦周氏曰明字从此。𡵓。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𡵓**重也。从垂夕夕者相釋也。故為多重夕為多。𡵓。穿物持之  
具象寶貨之形。讀若冠。○古九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𡵓**  
象形。別作冠服之也。借為公聲。穿物持之也。隸別作貫。从此。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書數。  
也。艸木之莖未發。然象形。讀若含。○平。𡵓。木坐尊實从木  
反。○附按字原無此部。○又按隸作𡵓。𡵓。弓乃聲。胡  
反。○附伯琦周氏曰。𡵓。徒遼反。○附按字原無此部。𡵓。禾  
口象形。轆字从此。徐鍇曰坐而齊者莫若禾麥。三也。兩傷在  
吐應上平也。象形。○附伯琦周氏曰齊禾麥吐采上弓也。象形。俗  
低處也。○祖兮反。○附伯琦周氏曰齊禾麥吐采上弓也。象形。俗  
為齊戒字。莊皆。𡵓。木芒也。象形。讀若刺。○七賜反。○附伯琦周  
反別作齋。非。𡵓。氏曰別作刺直傷也。義異。○附按隸作束也。  
判木也。从半木。匹見反。𡵓。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  
下。入山林川澤螭蛇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與木於下  
者為鼎象析木以坎也。籀文以鼎為真字。○都挺反。○附伯琦周  
氏曰肩也。象屋下刻木以輻文之形。○徐鍇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  
象形。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替得反。○附伯  
琦周氏曰象人肩能。𡵓。刻木录录也。象形。○盧谷反。○附伯  
勝物之。俗作克。𡵓。周氏曰古稊字。禾麥之采實下。象穀  
也。象形。等字从此。𡵓。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就特之  
俗作策。其。字原作𡵓。中故謂之禾禾也。禾主而生金王  
而死从木从平省聲。𡵓。稀蔬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郎擊反。○  
魚。○尸戈反。𡵓。附伯琦周氏曰指事。隸別作歷。字通。



周氏曰：篆作，覆也从冎，上下覆之韻若臂。呼訝反。  
冎，用作岡網俗。冎，附伯琦周氏曰：象形，置買等字从此。  
冎，巾也。从冎，象系也。居銀反。附伯琦周氏曰：巾，裏布也。象  
形，蓋巾未用糸之於上。周官：冥人掌共中霰祭祀以疏帟。巾，繫  
尊以畫帟中。冥六。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外巾象連帶之形。  
葬凡王巾皆黼。市，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外巾象連帶之形。  
弗字亦聲。一名蔽鄴，象形，隸作，聲旁。冎，旁陌反。附伯琦  
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陰數。旁陌反。附伯琦  
周氏曰：白，與胞也。象形，借為白色字。古文作。附按：周氏雖云  
古文而許氏就今文形象作解。冎，從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  
確有至理，似當以從許為勝。冎，察反。附伯琦周氏曰：冎，  
作敝。冎，鐵縷所紮衣，从肉羊省。徐鉉等曰：羊衆多也。言箴縷  
通。冎，鐵縷之工不一也。陟几反。附伯琦周氏曰：冎，象形，所以狀  
也。綳，縶之工不一。如鄰反。附伯琦周氏曰：冎，火地之性  
最貴，故為萬物之靈。又作，亦  
象形。凡人在字下者皆從此。冎，變也。人到冎，曰呼陸反。附  
作，屢反。附伯琦周氏曰：冎，取飯之器也。形類刀，故从反  
儀禮傳通解卷十五音義

幸

者是所從之由也。但其反乎刀者，義何在？卽匕之形，亦未見其與  
刀反也。也以許氏說為勝。蓋人之腹長圓而高，兩旁則下者，人之形  
也。匕之腹長圓而下，其兩旁反高者，匕之形也。人為貴矣，其形如  
此。反乎人，則為匕一物而已。此凡轉注者皆一義。冎，相聽也从  
確。在先乃可言轉此處言反則已先有一正矣。冎，二人疾  
容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二人隨行也。冎，密也。二人為从，反  
會意。隸作從借為去聲。冎，原作。附按：此益不可以言反，只當  
伯琦周氏曰：轉注。冎，原作。附按：此益不可以言反，只當  
從許氏則字原之篆非也。或疑反從之義何在？曰：人之相從，果為  
義理之當然，此從也正也。若但以私意為依，附而冎，乖也从。冎  
反乎當從之大義是則阿比耳。豈君子之所貴乎？冎，人相背。  
博遠反。附伯琦周氏曰：冎，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  
日會意。又朔方曰北。冎，地也。人居在廬南，故从北。中邦之居  
在崐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中央下為廬象形。今隸變作丘，至古  
文从土，去鳩反。附伯琦周氏曰：土石四方高中中央下為廬  
山而窺其中象。冎，衆立也从三人讀若欽。豈魚首反。附伯  
形俗作丘非。冎，衆立也从三人讀若欽。豈魚首反。附伯  
原作。善也。从人，士主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鉉  
等曰：从人，士主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鉉



[illegible]



[illegible]



伯琦周氏曰象形隸作川貫穿過流水也虞書曰濬川距川言深水商貫穿通之象水會爲川也昌緣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形○附按隸作川字原作京伯琦周氏曰衆水出匪地之形○詳遼反也从反永韻若釋縣徐鍇曰永長流也此即分底也○匹卦反附伯琦周氏曰水分流也轉注俗作派非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古祿反○人象水疑之形○筆陵反○附伯琦周氏曰隸別作外乃雨疑陵反卽凝字○附按今經典所書已皆作水間也○上矩反雲山川氣也从雨云象雲圓轉形○川氣也後世借爲云說字旣爲借義魚似木蟲也衆形魚尾與燕尾相所專故小篆又加雨作雲魚二魚也○語姑反○附伯琦周氏曰捕魚也从二魚會意隸作漁敵焚玄鳥也箝口布撥枝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徐鉉等曰象宛轉飛動之兒○力鍾反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衣

飛鳥翥也象形○甫微反○附字原作非○伯琦周氏曰非古飛字象形取其兩翼相背因聲借爲是非字旣爲借義所專小篆作飛其相背○甫微反○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以別之○立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徐鍇曰會意隸○此與甲乙之乙相類其形舉首下曲與甲乙字少異○鳥轄反○附字原作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猶郭帝之形詩云鄂不韡韡王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猶周氏曰不鄂足也象艸木華土地也象形日方久反○附伯琦氏曰利反○附伯琦周氏曰在巢上象形日在局方而鳥棲放脂利反○附伯琦周氏曰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作栖非○附按隸作囟有鹵縣東方謂之廣西方謂之鹵周氏曰隸別作機通俗囟爲鹵縣東方謂之廣西方謂之鹵廉反○使古反○附字原作戶聞也從二戶象形○莫合國戶謂之門居室所由出入主聽也象形○伯琦周氏曰與之反以開闔首也象形○字原作門



六弓主弓以射甲革莖質夾弓腹弓以弓驅也虞二弓  
 射千侯鳥獸唐弓大可授學射者○居戎反弓○其兩反○  
 附伯時周弓○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徐鉉等曰別作絃非  
 氏曰會意弓是○胡田反○附伯時周氏曰从弓手聲平古文  
 弓  
 字系○詩周氏曰从系上有所連會意  
 徐鉉曰一盤所吐爲忽十忽  
 爲絲系五忽也○莫狄反  
 桑故反○附伯時周氏曰會意  
 省作素  
 附按絲弓○意所吐也从二系○息茲反○附伯時  
 家絲弓上下其竿柄也○所律反○附伯時周氏曰率大索也上  
 下附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素旁象麻索之餘○附字原作率  
 一名坡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  
 或麻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許偉反○附字原作舍○伯時  
 周氏曰虫古蟲字有足蟲也象形持中反借爲蛇虺字許偉反刺  
 蝥也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形既爲借義所專小篆制蟲字以刻  
 之然凡鱗介毛羸之屬皆以虫  
 爲象未必盡蛇頭也隸別作虺  
 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  
 家形隸別作昆  
 字原作蛇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書數  
 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愷  
 闐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  
 八日而北从虫凡聲○方戎反○附伯時周氏曰風  
 天地之使大塊之噓氣也風動蟲生故从虫凡聲  
 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冤故相問無冤乎○阮何反○附伯  
 時周氏曰時遮反借爲託何反彼之稱也隸作蛇化○字原作虫  
 者隸作它亦作他  
 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  
 象足甲尾之形○居追反○附字原作龜○伯時周氏曰龜介蟲  
 附按字形它尾已象龜之尾矣字原篆文再加尾形者恐非  
 龜遠祖也从它象形龜頭與它頭同  
 徐鉉等曰象其腹也○莫杏反  
 凡物無乳者卵生象  
 原作卵○附按中二直畫爲卵內陰陽分之會意左  
 一也而反○附伯時周氏曰  
 地之數偶也畫如其數象形  
 土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堆  
 二地之數偶也畫如其數象形  
 土  
 地之下地之中  
 物出形也  
 它魯反○附伯時周氏  
 土  
 土高也从三土○吾聊反○  
 日象地中物出之形  
 土  
 附伯時周氏曰象形隸作堯  
 也从土从黃省○巨斤反○附伯時周氏曰會意又  
 几懸反漢京竝古文○字原作堯○附按隸作堯  
 里  
 居也从  
 田从土



附非○附亞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  
 按作亞○鵠反○附字原作亞○伯琦周氏曰亞古壁字  
 飾牆也象圻者縱橫涂○五行也从二○鵠反○在天地間交午也  
 飾之狀會意為落反  
 附字原作×○伯琦周氏曰×易數以二畫交午定四方中決之  
 位而×數可見矣象數之交疑古反交字从此小篆加二書作又  
 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人从八○力竹反○附字原作  
 附○伯琦周氏曰六舍數三偶也注中旁畫如其數象形○  
 數也徑一圓三則外之一圓又三數也  
 附○伯琦周氏曰北陽數四奇也一畫當五  
 而畫縱以記其二象形○附○伯琦周氏指北為四奇者謂一三五七  
 九此七當五奇數  
 內之第四奇也  
 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伯琦周氏曰九陽數  
 奇也象屈曲究盡之形易數終於九舍數終於十終則變  
 陽動舍靜故十字有定位而九字變通無方其象如此  
 蹶地也象形九聲尔正曰狐經羅泰曉其足踰其趾故曰九  
 九反○附字原作九○伯琦周氏曰隸作九附按隸作九  
 隹也象耳頭足血地之形古文畧下从血○許慎云附伯琦  
 氏曰附古賦字隹也隹可音者康耳頭是血地之形屬隹六  
 能經傳通解卷十五  
 馬羊犬豕雞養之曰羴用之曰牲  
 教反借為許教反又與音字通用  
 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古狎反○附字原作甲○伯琦周氏曰  
 甲木初生之華中也象形中从木木成之象因聲借為甲乙字  
 象春木初生之華中也象形中从木木成之象因聲借為甲乙字  
 甲象人頭○於筆反○附字原作乙○伯琦周氏曰乙象  
 臂在目旁象形則則魚左乙  
 借為十千乙字亞月之象  
 丙承乙象人肩○徐錯曰陽功成入於門門也天也陰陽之門  
 也○兵反○附字原作丙○伯琦周氏曰丙承乙象人肩也象形  
 借為丙丁字  
 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肩也象形  
 已月之象  
 反○附伯琦周氏曰丁承丙象人肩也象形  
 以金木為丁附著之因聲  
 借為丙丁字午月之象  
 承丁象人肩也象形  
 周氏曰庚古牙字古文作𠂔小篆省作𠂔鉤兵也建於兵車長二  
 丈象形迷浮反因聲借為庚已字莫候反庚字从字聲既為借  
 所象小篆又析古文作牙字以別之其義  
 一字也後因避唐諱讀若武或如務皆非  
 中宮也象萬物皆  
 象人腹○苟起反○附字原作己○伯琦周氏曰己古紀字內从  
 之變也象借之形因聲借為己巳字既為借義所奪小篆又从



聲神木生上微於上故从土尸非聲疑亦象物之出○植郊反○  
 附伯琦周氏曰辰岸之交會處也从尸者岸也下象土坂裂之形  
 日月交會之次謂之辰亦借此義  
 也○因聲借爲辰巳子三月之象  
 爲蛇象形○詳里反○附字原作巳○伯琦周氏曰巳似也嗣也  
 易氣生於子終於巳四月純乾萬物成形人之稟好自子至巳形  
 具故巳與子相類以其滋則曰子以其形似所出則曰巳象子在  
 包之形舊說以爲象它形者非○附按周氏于十二地支獨巳不  
 言借然則寅字辰字戌字許  
 氏皆就本月言亦未始不可  
 字原作今○伯琦周氏曰午古杵字杵木之具也斷爲午所以  
 香也象形昌攷反因聲借爲午未字疑古反旣爲借義所導俗以  
 木作杵字以別之實一字也○附按今  
 易斷木爲杵掘地爲曰杵有木字也  
 枝葉也○無沸反○附伯琦周氏曰未古味字六月百果  
 滋味已具借爲十二支午未字別作味加口後人所制也  
 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日自持也吏目鋪時聽事申旦政也  
 失人反○附字原作昌○伯琦周氏曰申舒闢也凡物由曲而申  
 指事因聲借爲申耶  
 字○古文昌籀文  
 借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麴爲酉以共祭祀賓客醫藥之用者象酉在器中之形八半水也  
 子誘反隸別作酒从水非○附按字原有耶部言耶闕戶也从二  
 戶相合象形以久反因聲借爲申文又按說文耶字注云古文酉  
 籀字隸用酉乃古酒字非是耶古又按說文耶字注云古文酉  
 从耶非爲春門萬物已出帝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又周  
 氏謂凡罍榼等字皆从耶醴醪等字會意者皆从酉二字不可謂  
 用者固是但今經  
 典和字皆作切矣  
 西  
 釋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酉掌酒  
 於戌从戌舍一○辛幸反○附字原作戌○伯琦周氏曰戌  
 擊傷也傷而滅之也从戌一聲與恤通恤者心戌然而憂惻之也  
 因聲借爲戌亥字古文作半用戌之狀也○附按許氏從戌舍一  
 之說自  
 簡而明  
 首六身○胡改反○附字原作可○伯琦周氏曰可亥也象形十  
 月陰陽易無終絕之理剝上復下故亥从二人一男一女也  
 也雖上闕於二畫之重余而生生之道已萌於下矣故借爲十月  
 之象此聖人制作始一終永之義也太極也會易無始斷可見  
 矣○古文一曰亥有二首六身永亦古文永爲豕與豕同此  
 豕一豕本象豕形○以上十四條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月



右古六書之義第一章凡十五條○又○何謂轉注因文而

轉注之側山為冒反人為匕反欠為亢反子為去比類是也

元載何說○附按舊說因人于考老二字胞說誤故戴氏

衍出種種引証以實之不知所引四字皆變體形意也果如

其說轉字或可強通而止字何說乎今詳轉注者因本義而

轉進一層或因本義而旁及謂其緊承前義可轉而注釋也

舊說誤將注字作主○轉注聲有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

字意所故詰為何說○轉注聲有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

焉倒出為市反正為可是也元周伯琦說○附按舊說此變

矢今詳如舊說是六書之外再有變體一書而為七書矣周

氏說甚當又凡形之因前形而來固為轉注若義之因前義

而來亦當為轉注戴氏周氏○六書之難明者為假借之難

明也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以成書率

于會意復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學者之患在

于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

者本非已有因他所授故于已為無義然就假借而言之有

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不可不別也曰同音借義曰協

音借義曰因義借音此為有義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義曰

借協音不借義曰語辭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詩之借曰十

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此為無義之假借先儒所以顛沛淪

于經籍之中如泛一葦于溟渤靡所底止皆為假借之所昧

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

宋鄭樵說○凡夫趙氏曰鄭氏諸論假借尤長惜其成書無

概用字冗雜耳○附按上文于舊說入假借者如好惡上下

等字既謂當提出入于轉注則其餘鄭氏詳分假借諸類已

多確當矣然其書猶有所引未失之繁雜者故趙氏誠之

○又按或疑如鄭氏說或借聲或借義將如此類言多矣不

幾無字不可為假借耶曰鄭氏于其書之末已自言之矣凡

字形只一而各音各義不相蒙者皆不可為假借此說甚是

蓋有借義不借音者有借音不借義者有其一即借也若音

義去借更無論矣至于音既別異而無所粘聯義亦俟散而

不相關涉則各音各義謂之為假然矣然則何借之有故

鄭氏盡為拋棄而不取安得謂字之皆假借耶又按如是有

皆為假而不借者亦不可入假借內愈知前所謂好惡上下等

字為借而不假者亦必提出于假借外另入之轉注乃各得

其本分而兩無憾焉耳○又按或疑如妻女二字似與後義

承前義有別曰以女妻人以女女女皆謂去聲女女人在有

女後女妻人不在為妻後故不言以妻妻人此係因生人

有夫妻之道而今以女妻之義未嘗不順且其為聲為動仍

與上下遠近等同也或又疑以女妻人易解矣以女女則

何說曰是以父母所生之女而為夫之妻一也

人也女則言其形妻則言其德其義一也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娶字好只是學因作書字銘

曰提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朱子曰二王書某晚不得看者只見俗

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

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又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

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以上三條朱文○楷書

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如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極得看急就大了

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潛潑處論之俗字全

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案他古篆隸落筆

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也寫字不到變

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

四頭八尾之道復謂不規而忘人乃可與此但能正自無婢馬野



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熟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明也元陽之射而鍾老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山二十歲左右於世所傳晉唐楷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山詩墨蹟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此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大薄其為人痛惡其書淺俗如徐偃王之無骨始復宗先人四五世所學之魯公而苦為之然腕難矣不能勁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見而遂稱孟頫為五百年中所無乃今大不解乃今大不解寫此詩仍用趙應令兒孫輩知之勿復犯此是作人者然又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禮儀

美

須知趙却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慎之豪釐千里何莫非然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汙滑寧真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狸闌矣公它記○作字先作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暗誰為用九者心與筆是取永貞邇義文不易柳公語未習晉公書晉公傳先詒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亂囂吾書好吾書好在耶照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貞觀國科相如頌布漢老腕一雲摩以上四條傳書主先生論書

右作字之法第二章凡七條○又章下凡一十二條○書者君子之藝我於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禮儀

三十七

此有功今盡言之先學閒架次學已筆閒架即古人所謂結字也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而則病生此時代所歷閒架可看右碑用筆非真迹不可趙松雪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雖畫沙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爾知其憤憤也○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把握若學松雪書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宋人蔡君謨書最偉今人不重只是不學古耳○作字唯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筆勢然須收縱有法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素短取長○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以上六條趙松雪先生錄馮定遠先生論書○楷法義本小篆體承八分小篆八分脈絡相應猶簡林渾穆楷於點畫斜正輕重閒用意詳密顯著殆倍古昔願不究小篆不得大書之義不考八分不識遞省之體法度結構繁焉弗明安問運筆漢魏六朝及唐宋諸名公無不考究精核故其遺跡相傳至今不朽彌珍也逮小篆八分之學廢而楷法亡矣一二逸民如太原傅青主先生上黨馮定遠先生雖大聲疾呼奈不尊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教

儀禮經傳通解







止謂不知下等之先 不知向背 謂不識形體之向 平直相似  
後則不能得勢 狀如算子 謂形體肥特 右長左短 單謂橫  
使無受盡處也 狀如算子 如算子也 右長左短 單謂橫  
院體未 左高右低 謂橫暨及肩也 今府史書多有之 張氏  
避此病 左高右低 說橫暨及肩也 今府史書多有之 張氏  
日用所須 特舉許氏說文解字者 謂說字之源在此也 故今  
謹遵朱子意以說文為主 而附以伯琦周氏六書正譌 使二  
執筆者之亦應有法 故今又特補作字之法一章

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 即今丈量田 地畝角之法

右一方田第三章 章下凡 一條 ○假如圓田徑五十六步周一百

六十八步問積步若干答曰二千三百五十二步法曰若單

以徑問積置徑五十六步自乘得三千一百三十六步又以

七五乘之得積二千三百五十二步合問若以周徑問積置

周一百六十八步以徑五十六步乘之得九千四百零八步

再以四歸之亦得前數若單以周問積置周數自乘用十二

除之亦合前數 附按此算圓田求積也 方田最易算故今不

錄之 不齊比方之如其八亦名方程古田雖不必如後世之

參差然使單就八家同井言則四方四正何待算乎 又按

此第一法既用徑自乘即算成一方田也 故必用七五乘之

乃得前數 圓田其必用七五法者 圓為方四分之三 故於七

分內取其七五而除二五不用始合四分之三數也 然乘數

皆屬進數今則欲去四分之一故雖言乘而其數反減於前

用四歸去其三乃合 又按第三法以周自乘其必用十二

除者說見下 布章圓倉條 ○假如弧矢田弦長四十步矢濶八步問積

步若干答曰一百九十二步法曰置弦矢併得四十八步折

半得二十四步又以矢八步乘之得積合問 附按此謂圓之

如弦而又名矢者謂矢扣弦而前出指弦當中與弓背中之

為測處者言也 舊本謂此法不的另立一法今詳其法恐亦

不確蓋凡此等田如弓之濤處若瘦小則此法亦合若肥太

則算數必失之少倘遇此田當並將弓身一周量係何數而

牽入弦內算則肥瘦各依其本分乃得毫無誤也 又按或

疑瘦小而合者何謂也 曰今即以濶數乘其長作長方算得

三百二十步減半則似多矣 酌以十分之四除之亦照上條

用六數為乘而得一百九十二步仍同上數但此就瘦小者

約之也 終以得 ○假如尖圭田其中長六十步下濶三十二

外周之數為的



步問該積若干答曰九百六十步法曰長六十步以濶三十

二步乘之得一千九百二十步用二歸折半得積九百六十

步合問附按此算成長方田而折去一半之法也○假如三角田每面一十四步

問該積若干答曰八十四步法曰置十四步以六因之得八

十四步以七歸之得中長十二步另以每面十四步折半得

七步因之合問又曰三角即圭也以半濶乘中長十二步亦

得附按此舊法之正六面七說也恐亦不的蓋此形與二勾股左右而並立者同凡勾股之法皆合弦與勾數即當股

之二倍若此以中股為十二步則合七步之勾其弦應為十

七步今既以弦為十四步則合七步之勾其股又當為十步

零五分安得十二也若照中長十步零五分算則以半濶乘

中長得七十三步五分蓋將右半算成一長方田其所虛加

之一半即左半之實當之故不煩加亦不煩減也○又按或

疑此八十四步者據十四步言之似亦無誤曰今以股之十

步零五分者乘下一十四步以扁方算之得一百四十○假

七步用二歸除去虛立一半亦只得七十三步五分

如梭田中長五十二步中濶一十二步兩頭與中濶俱尖問

積若干答曰三百一十二步法曰置長五十二步以廣十二

步乘之得六百二十四步折半得積三百一十二步合問附按此即二圭一順一倒也仍是以大長方田算之減一半以去

四角之虛立者恰相合也○又按統宗載斜圭田謂圭之一

面與道路皆則圭下之基址斜起與上文正立者不同然就

中心之長視之仍與前畧無異耳○假如梯田上廣二十步

下廣三十步中長四十五步問積若干答曰一千二百二十五步法曰置上下二廣併之得五十步折半得

二十五步以中長四十五步乘之得積合問附按此一折半法也與上虛立者不同又此與築臺之四方者有同有異其說詳見於後商功章直方臺條○假如肩田

上周四十步下周三十步徑八步問積若干答曰一百四十

步法曰置上下二周相併得七十步折半得三十五步另以

徑八步折半得四步乘之得積合問附按此田之形上周太

上曲已緩而圓包處形勢益浩大兩頭尖形其徑當中為最

濶處論形勢與上田俱迥別然算法仍用對折蓋折二周則

從中一渾化而內外皆勻又折濶處則自最濶以至最尖皆

兩相補泰而無處不融決矣因想形內有此天然一節難而

算法即有此天○假如牛角田尖處兩旁皆灣其中依灣形

然一入妙也長十七步五分其底濶八步問積若干答曰七十步法曰置

中長一十七步五分以廣八步折半得四步乘之得積合問

或量內外灣併之折半另以半徑乘之亦得附按此田形亦

圓而畧繁內灣小而曲處畧緩其圓勢亦濶大而下則為平底

與肩之半截甚相似而別見一奇者也○又按此另用居中

算法以係半徑也又一法與上同○又按原本尚有攢形○

田謂如橄欖形兩頭畧尖而中圓此如二弧矢合一也

假如三廣田南廣二十六步拖廣五十四步中廣一十八步

長八十六步問積若干答曰二千四百九十四步法曰併南

北二廣折半得四十步加中廣共五十八步以長乘得四千

九百八十八步折半得積合問一法倍中廣併南北二廣共

一百一十六步以四歸之得二十九步以長乘之亦得附按

倒順二梯也先併二廣折半者法與梯田同也又全加中廣

不折且其形中間最廣小與單有上廣下廣者之中間大不

同故乘後再須折半也今將上下截作兩梯田算之其得數

亦同○又按次法倍中廣一而二也併南北廣又加二也故

先用四歸去其虛立之三○又按原本謂三廣田必中廣去

上下俱停乃可用此法若上段或長或短只當用二梯法算

○假如勾股田股長六十步勾濶三十二步問積若干答曰



九百六十步法曰置股長六十步以勾濶三十二步乘之得一千九百二十步折半得九百六十步合問附按此并係額求股數則但用折而即合也○假如四不等田一坵截作三段量之一段直田長四十步濶二十八步南邊連長者勾股一段大段之長即作其勾之長股長三十二步勾濶十步其弦即大段田南外之南邊又東邊勾股一段股長四十步即大段田東邊之長也其勾又係東西者濶四步即南邊勾股田內股之最東一截則其弦為大段田東外之東邊間共積若干答曰三共積一千三百六十步法曰先置直田長四十步以濶二十八步乘之得直積一千一百二十步又置南勾股一段股三十步以勾十步乘之折半得積一百六十步再置東勾股一段股四十步以勾濶四步乘之折半得積八十步三共積六千三百六十步此乃准數毫忽無差附按此田作三次算利每向則皆直今以左長右長相併而折取其中以南濶北濶相併而折取其中再以濶乘長亦應無差蓋已逐處而截長補短作一長方算也○又按原本尚有五不等田及倒順二主等田皆另截開算又有大體名色已定而減圭減勾股減弧矢減梯等田皆先以大體算定再算小體以減之雖至紛雜其主宰不過如上所錄而已矣○又按原本言以量地切不可單以周圍步數算而計其積因舉方道二形謂方田長三濶三計積九步其直田長四步濶三步步計積及步謂方田長俱一十二步二形者以小數較已差一步況大者乎蓋一形有一形之情理其言良是○又按昔之善算者如此九章雖處處各有所立之法而皆不言所以立法之意故凡熟手學者固能用其法而多未能解其意也惟其未解則雖昔人問有所以然者期與學者用法而不為法用耳

三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錢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權換右二粟布第四章章下凡四條○今有糙米四百一十六石八斗八升春作白米三百三十三石五斗零四合問糙米每石得白米若干答曰白米八斗法曰置白米數於左為實以糙米數為法於右除之即得附按此當以右四百一十三而呼則右邊之一六八八皆對左邊已歸之八數為除而巳盡除之矣故曰每石得白米八斗○又按此章言以粟為錢布則將粟作錢為其本事如此四百一十六石八斗八升米每石價銀若八錢當作銀若干則又當以米數作實以八數作法乘之即得三百三十三兩五錢零四厘也○今有圓倉周三十六尺高八尺問積米若干答曰三百四十五石六斗法曰置周三十六尺自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以高八尺乘之得一萬零三百六十八尺以圓法十二除之得積八百六十四尺為實以解法二尺五寸除之即得附按或疑此算圓數而用自乘法凡上下曰此圓倉周三十六尺圓三徑一應作十二尺之徑算先以十二為乘開方得一百四十四尺用四歸每一圓三十六尺今圓之于方應除四分之一在一百四十四尺內除三十六尺得一百零八尺即圓一層之實數也以八尺之高乘之得八百六十四尺與原本所算得積之數固無不同但今欲明自乘及十二除之義當另以前一百零八尺之實數用十二乘之即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亦與原本所算自乘之得數同蓋凡圓數皆用自乘者乃暗加作一十二倍之法何者今將圓形之中用十字分作四塊看既以本原之數自乘其圓即為每一塊內又牽及三塊而外加三塊之數四塊共加十二倍也故未後用十二除之即台本數知此則先得圓一層之實數以高乘之已不煩除而得之矣然自乘法數每得數一百零八尺是所謂加十二倍者連本身算耳除身則只加十一倍耳後以十二除者亦是將本身作內之一塊算若除身亦只是十一除故前加後減仍自合圓○又按或疑



以每塊內加三之理實算原應除十二今細算只是除十一  
又何必也曰此以圖乘圖天然之加自是于應除十二倍者連  
本身加之耳蓋將圖圍一圈者其長以作大圖之一隅如圖  
初四分之一分則是再配以三分各接其兩端而成一大圖  
如是看已將本身化在所加三分之內○又按算法統宗曰  
古解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為一石謂長一尺闊一尺高二尺  
五寸是也然解有大小尺有長短各處不同若解斗小者來  
以其本數除之即得彼處所積斛石之實今詳後世之尺不  
必同而積數算法則同斛之二尺五寸不必同而末用本處  
折方之尺寸為除則仍同也○又按宋後解法之除原數八  
百六十四尺當在左為實二尺五寸當在右為法以右二數  
除左八數當呼逢六進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有歸無除當起一還二歸之原二數也又呼逢五進二逢  
二一添作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除三十○今有平地堆米下周二丈四尺高九尺問積米若  
千答曰五十七石六斗法曰置下周二丈四尺自乘得五百

七十六尺以高九尺乘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尺却以尖堆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哭

積三十六除之得一百四十四尺為實以解法二尺五寸為

法除之合問附按此當為一百五十六尺舊法似誤少十二尺也何者下周二十四尺則徑八尺開方為大  
十四尺四歸每十六尺于六十四尺內除十六尺得四十八  
尺為圓周一層之實又以高之六尺五寸乘之得三百一十  
二尺對減得一百五十六尺為實也蓋五百七十六尺其言  
九尺之量乃自地面而至米之尖尺如勾股之弦當用勾股  
法弦之九尺者其股只得六尺五寸之實以此乘五百七十  
六尺得三千七百四十四尺又用二十四除之得一百五十  
六尺乃二十四分內之一分也舊法下周自乘得五百七十  
六尺不當以九尺之高虛冒其實又下三十六除亦除之過  
多故較今之實數缺一十二尺也或疑下周之自乘既例多  
十二倍則上之虛十二者其外仍當有一本身在曰下之十  
二倍本身即在其內若除本身只是十一倍故以下二十四  
之即合○又按變化之法若以此米作倚壁堆則下周仍用  
自乘其高仍作勾股之弦算但後所得之實前用二十四除  
者則但用十二除之以倚壁已須減一半也又有倚壁內角  
堆者則僅屬四角之一面當用六數除亦二十四數之六分  
也又有倚壁外角堆者則為四角之三面當用十八之數除

之○今有米三千五百石每石脚價五分因無存銀將原米  
堆還原原價每石六錢五分扣算問主人脚夫各若干答曰  
主人米三千二百五十石脚夫米二百五十石法曰置米三  
千五百石以脚價五分乘之得一百七十五兩是脚銀數為  
實却將米價六錢五分併脚價五分共七錢為法用七歸除  
實得脚價米二百五十石以減總米三千五百石餘三千二  
百五十石為主米人合問附按此條作米價不但用六錢五  
欲併攤脚  
價在內也  
三哀分以御貴賤原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土俗  
之所取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哭

石三哀分第五章章下凡○今有銀一百二十一兩一錢七

分五釐羅米麥豆議要米一分麥二分豆三分其米每斗九  
分二釐麥每斗八分五釐豆每斗三分六釐問三色併價若  
千答曰米三十二石七斗五升價三十兩零一錢三分麥六  
十五石五斗價五十五兩六錢七分五釐豆九十八石二斗  
五升價三十五兩三錢七分法曰置總銀為實另置麥價八  
分五釐以二因之得一錢七分又置豆價三分六釐以三因  
之得一錢零八釐米價九分二釐又併三價得三錢七分為  
法將總實一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五釐除以三歸七除即  
得米數三十二石七斗五升又用二因得麥數又用三因得



合什得十衰為法以除九十二兩之實得九兩二錢即為第  
四子所得之數又自下而上各加九兩二錢合問附按此遞  
前算米麥豆者米為一分故以先定米為第一項此第四子為  
一數故亦以先定為要也而前在第三項之尾此在第四項之尾  
迹雖不同其先定一數○今有米二百四十石令甲乙丙丁  
戊五人遞減而分又要將甲乙一人分數與丙丁戊三人分  
數相同問各該若干答曰甲六十四石乙五十六石丙四十  
八石丁四十石戊三十二石法曰置總米數為實又列甲五  
乙四丙三丁二戊一為衰又另併甲五乙四得九數又另併  
丙三丁二戊一得六數又於九數內減去六數除三數却於  
前五人衰內各增以三甲得八數乙得七數丙得六數丁得  
五數戊得四數總上五項得三十衰為法以除二百四十石  
之實得八石為一衰數以八數乘各人後所增之衰數即得  
各人所得之數合問又一法算就戊起遞加八數至甲止  
此即上一條法也但上之十衰即可為法者以其于數單欲  
遞減故也此則于遞減之內又更上二項與下三項相等故  
必又傳勞作二堆而取少數為齊但既餘三數則又難算矣  
此既用法之神妙在即將三數化開于五堆各加三數前用  
五四三二一者挑又成八七六五四既能使上二與下三和  
等而又于遞減之法絲毫未改故二種皆合遂成一奇妙也  
○又按或疑此中轉移之妙果何在曰一二三之合數不能  
與四五對立若四五六之合數則能與七八對立也凡大數  
之合者其中立本之小數必先無不合○又按又一法之遞  
加法謂戊既是四八三十二數則丁即是五八四十兩即是  
六八四十八推之乙甲皆然此法又是一○今有欲換金三  
千兩令休寧績溪二縣金行舖戶三七上綱問各該若干答



曰休寧縣二千一百兩續溪縣九百兩法曰置金總三千兩

為實以七因休寧邑數以三因續溪邑數合問附按原本云此三七表分

也今以此等易算畧載一條以見法

四少廣以御積算方圓積算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丁方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

右四少廣第六章章下凡六條○開平方方法有實而無法商約而

除之○問開平方欲積三百二十四步一面若干答曰二十

八步法曰置積三百二十四步為實另約初商一十步於實

隔數位之左其下法亦置一十步於實隔數位之右名曰方

法以左呼右一除實一百步餘實三百二十四步即於右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圭

之方法一十步倍之得二十步名曰廉法又另約次商八步

於左初商一十步之次亦置八步於右廉法二十步之次名

曰隅法以左位次商八步與右二十步相呼二八除實一百

六十步又以左八步對右八步相呼八八除實六十四步恰

盡附按算法統宗載一圖以相緯圖四面作一方形內用細字一粗線其直與橫皆當十步之位則西南一方為十步一

大方東北一方為八步一西方西北方為順八橫十之一

長方東南方為順十橫八之一立長方是西北東南二方其

大小皆同符一順一橫耳然于大方少二十數于小方多十

六數必不能齊者此又開方天然之數也名大方曰方名長

方曰廉名小方曰隅○又按原文名曰方者先除大方之

數也蓋大方橫順皆十故以左一作順數右一作橫數而呼

一除一自乘以除大方也凡此條皆用左右自乘者乃開

方算法故除亦然也後名曰廉法者次除長方之數也蓋廉

之一面與方面同故仍用前一數然方為一方廉為二廉故

內但二廉所缺二面則皆八數不復可用一故後遂置左一

數于局外也至于名曰隅法者于右二數位下另置八數此

為隅內直而之八而左位又另置八數者既為二廉橫算之

八又為隅內橫算之八故其後以此一位與下二位作五乘

而得除盡三城之數連前初商共除三不齊之四塊此其法

之所以立○又按凡方欲見全而者皆先有一面不知其積

數乃須算之今反以全面求一面似倒矣然設欲將萬千有

零之數欲以全方排之而預求其一而面未始不可但此已云

有實無法而原本又云若初商再商不盡其數仍前又商將

此真為商法矣今擬倍廉之後即以此二九與其所餘之數計

之而虛包隅之一面作三九算如此條三九應二百七十步

今只一百四十步不足則應算以八數即合矣若除此而尚

有餘則是原多幾數不能整齊開方者亦得確知其為餘幾

也蓋開數斷無與廉等者而少內之多寡皆隨乎廉之直橫

至于其少者如十一開方則餘二十一數倍廉之後約三

一應除三十今只二十一數亦合也知廉隅而隅即多廉狹

而隅即少則左下位所定之數已為右二位之取裁而自無

初再商不盡從頭從商之病矣○今有方箭八十一根問外周若干答曰外

周三十二根法曰○○○○此是八個周中包一也置方箭八十

一根減去中心一數餘八十根以十六乘之得一千二百八

十根為實之立置在中位另以八為縱列於右位用帶縱開

平方法除之初商置三數於左位其下法亦置三數於右縱

八之上共為三十八左右對呼三三除實九百又左三對右

八呼三八除二百四十餘實一百四十另以下法初商三十

倍作六十不倍縱再用次商二於左初商三十之次其下法

亦置二於倍方之位共成七十以左二對右七呼二七除實

一百四十恰盡得周三十二根合問○今有圓箭一百二十

七根問外周若干答曰外周三十六根法曰○○○○此是六個



周中包一也置圖箭一百二十七根減去中心一數餘一百二十六根以十二乘之得一千五百一十二根為實之立另以縱六列於右位用帶縱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亦置三十於右縱六之上共三十六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百三十六除實一百八十另以右位初商三十倍作六十不倍縱再用次商六於初商三十之次其下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二左六對右七呼六七除四十二又左六對右三呼三六除實一十二倍盡合問○今有三稜物九十一個問外周若干答曰外周三十六個法曰○○○○此是九個周中包一也置三稜物九十一個減去中心一數餘九十個以十八乘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個為實之立另以縱九列於右位用帶縱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亦置三十於右縱九之上共三十九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百三十九除實二百七十餘實四百五十另以右位初商三十倍作六十不倍縱共六十九再用次商六個於左初商三十之次其下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五以左六對右七呼六七除實四百二十又左六對右五呼五六除實三十倍盡合問附按原本載方箭圖其順以小圖點為九數積亦九數者欲見中一點為主而外一圍以八數圍之其第二第三第四層皆然又載圖箭圖中心以六數圍繞已見上文其外又繞五層共一百二十七數至於三稜圖中心亦見上文外又繞三層其形自下而上第一層為十三數第二層為十二數第三層為十一數每層減一子其高亦十三層至原則為一數蓋為三尖停立之形如兩勾股之相背而立者

然○又按此必先除中心一數者凡三圖皆有中心所謂以八包以六包以九包者也蓋一數固不能分又以此貼身一圖為內第一層則凡八數者外加一層即加一八數由內達外層層之遞加皆然六數九數俱與此同然則中心之六實為眾層之主亦猶一誠為萬事主宰之象乎○又按方圖以十六為乘者以單算本圖欲得其周圍而難求故化本圖為十六堆則順積四個橫排四個別成一大圖者欲取此大圖之一面而計其本身小圖四面之一周也故十六堆為用乘不易之法也此九圖者以二九一十八皆依上二八一十六之數也○又按此雖用前開方法又言帶縱者前開方只是本數此是除所乘之數然此猶不同而前是算開方一面之數此是算四面之周遂有大異蓋凡周圍四面之形如本圖一面九數而全周却是三十二數者四八三十二乃於每方各減其一而始得四停也今十六堆之一面雖可當其全周而一面之四九三十六則較其三十二之實數已多四矣直多四橫多四故必帶除八數於開方之內也初商除大域之帶再商除小域之帶故縱橫之大小皆合也然單名縱者所重在十六堆一面之縱故舉縱以該橫知此則縱只有八無可加也故其法倍廉不倍縱○又按或疑今以縱為八數而十六堆內各除上面八數右面八數其東北隅猶有一數未除焉能恰合曰以其所多之一而各補中心之缺又或縱橫八數皆各就其當中空十字言故除之無一不合○又按或疑此十六堆以八為縱橫易明若十二堆者以六為縱橫猶可悟圓者為方四塊之三且六可言縱三橫三也若十八塊之九則難醒矣曰銷鋒而言之其理數仍一也今用十八者於四四一十六之外又加二塊蓋二塊者乃十六塊停方內四分之不足而為其半也則縱亦四數而加半橫亦四數而加半合之則成九○又按此三圖皆以居中有一子者算然四尖二圖斷無不以一子居中者而方圖則有一子方變數即以四子居中也惟此三圖所乘之數皆在一千之上下二千之下故皆以三三除九百算起若四四除一千六百則必二千以上之數乃有之但今若以一千六百八十一開方算而一面之數已為四十一蓋推開方者不加乘數則本數已多猶若少也故與此開方帶縱用乘數算者不同當先別之○又按此皆舉外周而其一為三十二數其二為三十數皆幾十幾數舉外周而其一為三十二數其二為三十數除畢即於右位倍其廉如一千二百三十四數開方得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六數左右立一數一除一百萬



右一倍作二又左右立二數二除四十萬除五有一十萬  
 二除四萬除上下一子下有六萬右下一位二倍作四又左  
 右立三數以左三呼右二二三除六萬三四除一萬二千先  
 除一萬又除上下一萬下有八千三三除隔位九除上下一  
 千下有一百右三倍作六又左右立四數以左四呼右二  
 四除八千四四除一千六百右四除二百四十四四除一  
 六數則合矣是第一位固當倍廉而第二位第三位皆須倍  
 廉而算也至於此三圖帶從之算所帶之縱皆在第二位即  
 有時承入於上位者以初商再商已畢也若還有三商四商  
 則此從至再商已畢之後又當綴出其本數移於下一位而  
 空中位以居三商之數若更有四商其綴法移法亦然皆所  
 以備其變也○又按原本認商歌曰一千商十定無疑三萬  
 商為三十餘九十九萬不離十百萬方為一百推又自解曰  
 謂如積一千步約商九十步必積三萬步約商三十步又如積  
 九十九萬步只約商九十步必積一百萬步始可約商一百  
 步乃自乘再乘之積而求原數也此謂有實無法故曰約之  
 此為其○假如方箭積六十四根問外周若干答曰外周二  
 十八根注曰此是雙層者若以方箭積為實以開平方法

除之得一面方八根却減去一根得七根以四因之即得外  
 周二十八根之數前方箭積八十一根乃是單層者若只以  
 方箭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一面方九根却減去一根得  
 八根以四因之得外周三十二根亦得凡面方八數為雙乃  
 八八六十四也九數為單乃九九八十一也此法不論雙層  
 單層皆可用更為簡捷○今有方箭一東外周三十二根問  
 總積若干答曰八十一根注曰置外周三十二於左亦置三  
 十二於右加內周八於右共四十相乘得一千二百八十為  
 實以方東法十六除之得八十加上中心二共得八十一根  
 合問此方物乃是八個周中包一以八歸外周即知層數也

自內之外每層加八自外之內每層減八附後或疑此亦成  
 數似為巧於圖漆者又以十六除之安得不合曰此是以實  
 數算其全數特作法者有加內周一語蓋於自隱其法而人  
 難易知也蓋此三十二自乘得一千零二十四又以八乘  
 三十二得二百五十六原是兩事而其法仍與前圖之用  
 乘用帶縱者相表裏也蓋三十二者固為一周之數今即用  
 此作算本身一圖全數之法但先將其少中心上下左右之  
 一全十字除去而觀之則左邊即四八三十二數右邊亦四  
 八三十二數合而觀之則左邊再加中心十字縱八橫八  
 即成八十數而得其實矣特少中心一子未加耳一圖如此  
 今則相乘作一十六圖算亦是如此故必用十六歸除除之  
 然則加內周一語仍是前所帶縱橫皆八之意也而前以帶  
 縱而人難覺者今又以加內周而人易覺其實皆至密之法  
 耳○又按原本又載圖箭三使二圖問總積今以法同  
 不重出圖圖東法亦用十二至三使東法亦用十八也  
 五商以御工程積實商功程如打土論方千打算一方土便會  
 問幾人用幾人  
 多人工之類

右五商功第七章章下凡 ○今有築直臺一所上廣八尺長  
 二丈下廣一丈八尺長三丈高一丈八尺問積若干答曰六  
 千尺注曰倍上長得四十尺加下長共七十尺以上廣八尺  
 乘之得五百六十尺另倍下長得六十尺加上長二十尺共  
 八十尺以下廣一十八尺乘之得一千四百四十尺併二數  
 共二千尺以高一十八尺乘之得三萬六千尺以六歸之合  
 問○今有築方臺上方六尺下方八尺高一十二尺問積若  
 若干答曰五百九十二尺注曰依方密法以上方六尺自乘得  
 三十六尺下方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又以上方乘下方得  
 四十八尺併三數共一百四十八尺以高一十二尺乘之得



一千七百七十六尺以三歸之合問 附按凡物上小下大者  
下算則有餘故此臺必先合上下二面並算然後可及其高  
但既增加一倍故未嘗用二歸法減一半也此其理法也今  
有餘補單上面之不足而得其真矣此為不易之理法也今  
前臺加作六倍算故未用六歸法臺加作三倍算故未用三  
歸法或曰後方臺上為一兩下為一兩四旁同只作一兩故  
以三而算為其準繩若前長臺上下兩面為二兩四旁同則  
後臺算法則必失者是也然則後臺法則四兩四旁同則  
常川六兩算者則皆非也今知其理法則其後臺而亦金  
其數者後臺亦六兩也然則前法於廣將六兩而內之二面  
用五兩者取何義乎若今即用六兩而內之二面則其  
長即作三倍算下長亦然未用六兩而內之二面則其  
數六兩三兩尺則二歸法不更簡而提乎或曰後臺亦五  
兩而內之二面矣恐非六兩而算法曰後臺各算上下二面則已  
其四旁矣設上面無四旁何以六六三寸為今將已見  
而詳算之矣舊法復加一面不勝其煩且即欲加一面亦當  
將上下二面之合數從中折半而加之乃為再加一面未用  
三歸除之將仍與用二歸者得六百尺之數同今則但率合  
上下之數為六八四八八上而三六則多十二較下面  
六十四則少十六不能居二較之中病根已隱伏若用折  
則此處為少二數又以高之十二乘之共少二十四數宜其  
三歸之得數較上二歸法而欲其八尺則是猶有遺漏非其  
法也或曰安知今之所謂二歸法者不為非而古法不為是  
乎曰今將用二歸法之意推明而以形想之假如後臺左右  
有二簡尺數皆同先將左臺以六尺之四方者取其中心  
上達下而空之為六六三十六共十二層皆上面之數又將  
空中之臺舉而倒合於右臺之上則其空心中之上下皆同者  
必將自上而下漸漸開拓乃能與右實心臺之自下至上漸  
為瘦小者兩相合而成一八八六十四自上下至下亦十二  
層而層層皆為下面之數然則今算內所為合并二臺之數  
境即此象也而追言其先原二臺也則是去一半即成原  
一臺之說也何用再加作三兩而右臺之數即為原臺  
以此形言之似例合之一臺口面在右臺之根即為原臺  
其何而漸尖之二小角曰此是以形想耳若實算之則生  
二臺既皆折成六六尺今將左臺之六六尺者取其中心  
六三六尺十二層共得四百三十二尺之數以為全一

面之臺則下剩一百六十八尺矣又算八八六十四尺十二  
層共得七百六十八尺為全一下面之臺另取左臺所剩之  
一百六十八尺加於右臺六六尺之上共成七百六十八尺  
而與前算全一下面之臺恰合則是形有八小角者迹之  
滯耳其實算與算並無缺少也然則舊法算前臺減三百尺  
者以上下廣之一互乘而生誤算後臺減八尺者以其所加  
一面缺二數而生誤也○又按用法以畫一為約而該今前  
臺積上下長闊得七百尺乘以高得一萬二千六百尺折之  
得六千三百尺後臺亦積上下長闊得一萬二千六百尺折之  
得六千三百尺折之得六百尺是皆用二歸法也若舊法則前臺  
算成六千尺後臺算成五百九十二尺約爭十倍有零則其  
後臺減八尺者前臺應減八十八尺有零今何以少三百也惟  
其前後用法不盡一故其缺於正數者亦參差而不齊蓋其  
舊法之有訛誤矣○又按或疑若下面方八尺上是尖頂其  
高亦八尺將用何算法曰此既無上面即當用下一面之  
數積高八尺算後仍用二歸以此既無上面即當用下一面之  
法曰仍有不同處如上長二丈下長三丈共折成二丈五尺  
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八尺共折成一丈三尺共折成二丈三  
十五尺再以十八乘之得五千八百五十尺仍與此六千三  
百尺不同也何者此處上長乘以以上闊則一百六十尺下長  
乘以以下闊則五百四十尺合之則七百尺折半則三百五十  
尺矣與上之三百二十五尺原不同也蓋上之折法以兩頭  
不齊而折取其長者如一塊田北長二丈南長三丈東闊八  
尺西闊一丈八尺也長與長合闊與闊合各折取中然後乘  
之此算地上一面之法也其四面皆實故算畢則無可減者  
上文算作七百尺者算上下二面虛立一半於內必除之乃  
合此算開方四面者一為全乘而始折其數固與有不同矣  
若曉然於此用二歸法之意則將上七百尺者以十八乘之  
而減半前法既得上六千三百尺然今另立一法豫用二歸  
對折一半作三百五十尺算而以十八乘之亦是六千三百  
尺則又先除後除○今有築堤一所東頭上廣八尺下廣一  
十四尺高九尺西頭上廣一十二尺下廣三十尺高二十一  
尺東至西長九十六尺問積若干答曰二萬八千八百尺法  
曰以東高九尺倍之得一十八尺加西高二十一尺共三十九



凡尺却以東頭上下廣併之共二十二尺乘之得八百五十八尺折半得四百二十九尺次以西高倍之加東高共五千一尺却以西頭上下廣併之共四十二尺乘之得二千一百四十二折半得一千零七十一將二數相併共一千五百尺再以長九十六尺乘之得一十四萬四千尺為實以五歸之得積合問附按上文直臺之廣與長即此堤之廣與高也上臺之高一丈八尺即此堤之長九十六尺也活變看之堤即一卧臺也仍須用前法東高九尺以東上廣八尺乘之得七十二尺以東下廣一十四尺乘之得一百二十六尺共得一百九十八尺西高二十一尺以西上廣下廣二尺共得四十二尺合乘之得八百八十二尺二數相併共一千零八十八尺再以長九十六尺乘之得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八尺用四歸去其三得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尺為正數也○又按或疑前臺俱用二歸法此又用四歸何也曰既算東頭又算西頭以全長乘之則已二提矣此當用三歸與上二臺同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也但上長臺上面之長與闊皆同故以長乘闊只用一次算今因東頭上下廣不同既乘上廣再乘下廣是合寬窄兩不齊者以取其中則逐尺當減一半算乃為正數此必用四歸者為原將前二歸法雙用之也○又按或疑前二臺舊本所算較正數皆少今又多何也曰今將折者不折則得二十八萬八千尺舊法於直臺已用六歸今彼仍是前法但東頭上廣之乘已成三面加下廣即成六面又加西頭一倍共成十二面今以十二歸除除前數僅得二萬四千亦較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尺之正數為少仍與前同也○又按或疑此因多矣而其二萬八千八百尺較應得正數必多至二千八百八十尺者何也曰彼既應用十二歸除矣先用折法減去一半則後仍當用六歸乃仍是其前六分之二萬四千之數今多四十八百者是因用五堆分之各為四十八百而加四十八百二萬四千一分作五堆分之各為四十八百而加四十八百之一分於二萬四千之上故誤作二萬八千八百尺也內除應得之正數故多二千八百八十尺是較前二臺而多且多甚善用五歸而致誤然即用六歸亦不能與正數合則又以上高下高互率之故仍與前長臺無不同○今有大都路至杭州四千二百七十五里馬從大都往南日行

日二十里馬從杭州往北日行七十里問船馬幾日相會各行若干答曰二十二日半馬行二千七百里船行一千五百七十五里法口置四千二百七十五里為實却併船馬日行共一百九十里為法除之得二十二日半又即以二十二日半為實各以原行里數乘之得各行數附按此既以相會為除而得矣○今有磚一堆長三丈高九尺入深四尺每塊長一尺闊五寸厚二寸問共該若干答曰二萬零八百塊法日置長三丈為實以每塊厚二寸為法歸之得一百五十塊另以高九尺以每塊闊五寸歸之得一十八塊即以一百五十塊乘之得二千七百塊又以入深四尺乘之合問附按此亦尋常算法然欲深明其用法之意使諸法面面而瑣瑣則本體轉當詳說矣蓋此等堆物固不須算上下同之一面而南北同一面東西同一面則皆當細數夫此堆之長與高者其大數也一塊之闊與厚者其小數也今以大長為實以小厚歸之則數在南面為三丈之長一尺之厚定矣而其高則猶缺也又另以大高為實以小闊歸之則數在西面為九尺之高一尺之闊定矣而其長則猶缺也故後必將長數乘其高數以開扁方而南西二面之所缺乃一舉而盡稱之且即為以南面二寸之厚乘西面五寸之闊而上下之為尺數者既細又即為以西面五寸之闊乘南面二寸之厚而前後之為一尺者亦明然其妙猶在順橫各為一數則一乘以開方即得長方之一全層而乘後本無可減送與算臺之法大變而不相問也○又按或疑臺堤之用二歸四歸為減虛立者而欲得其實也今此堆用二歸五歸者又何也曰此於三丈之長欲剖分為二寸者凡幾取義亦異蓋平時二歸為三人所得之分此則為二數所得之全分仍名歸者以其名易曉而數不移耳其實則全別也或疑二寸之厚原就上下言此似以左右算矣曰此厚仍是就上下言也或又疑縱橫皆一尺則上下即是左右原不必細分但此言長三丈耳奈何於上下即作一尺算哉曰此為高九尺立其基故先以橫一尺為準猶後欲為



深四尺立其基亦先以酒一尺爲準交與因疑一層全數既  
定始好算深則是前次不詳深者未暇及也今乃於十塊之  
長一尺始終不一者何哉曰此已暗算於內也夫三十尺  
之長必成以一尺之長一尺之高而以二寸之厚算之得  
一百五十塊假其長爲一尺五寸則是只應得一百塊矣豈  
必將高一尺者先算定而一層之爲長一尺厚二寸者既得  
一百五十塊則高九層即得一千三百五十塊若其間之二  
五爲一尺則加一倍即得一千七百五十塊以爲一尺之厚即爲  
一尺之深也此爲分算若原法則總算而提耳○又按此欲  
得塊數則小數之厚潤焉要其爲長高本通限之本體耳  
故開端即以小數爲法既得小數之各一分仍以  
小數一乘而開方而高厚之數已值而不需矣  
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費是力費是費  
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費足幾何

煩之

右六均輸第八章章下凡 ○今有甲乙丙三人以田之多寡

分當一年差役甲田三十五畝乙田二十五畝丙田二十畝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李

問各該值月若干答曰甲該五個月零七日半乙該三個月

二十二日半丙該三個月法曰置甲乙丙三人田合併得八

十畝爲法另置甲田三十五畝以十二月乘之得四百二十

爲實以法八除之得五個曰零二五却以三十日乘二五得

七日半又置乙田二十五畝以十二月乘之得三百爲實以

法八除之得三個月零七五却以三十日乘七五得二十二

日半又置丙田二十畝以十二月乘之得二百四十爲實以

法八除之得三個月合問 附按此將三人不齊之田必合併

其緊要在此也然必另置田各算者始能因田而各認差役

以八除之則餘四合三家之四則爲十二似田先與十二月

巧爲開奏者曰非也八數出於三家之田與十二月無涉也

今若田數加十畝於前則除用三家之總數亦加十畝於後  
而數爲九用此法仍合也然必用十二月爲乘者欲在十二  
月內數不齊 又法置一年計三百六十日爲實併甲乙丙三  
人田共八十畝爲法除之每十畝得值月四十五日以乘各  
人田數亦得 附按甲田乘得一百五十七 ○今有衆兄弟欲  
獲一大物人衆而分出錢長兄出錢八文次兄以下各加一  
文順至幼弟出錢六十文問兄弟及共錢各若干答曰五十  
三人共錢一千八百零二文法曰以八文併入六十文共得  
六十八文另置六十文却於內減去八文餘五十二文再加  
長兄一人共得五十三人另以六十八文乘五十三人得三  
千六百零四文折半即得錢數 附按六十文爲人數之末則  
人數當於此內取之每一人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李

加一文是文數即是人數而首八人只是一人故去八而加

一即得人數也若錢數則當從已定之人數算故於五十三

人而合錢數之首尾六十八文以乘之然已是將五十三人

人人出錢六十八文也此如前商功章之算方臺一爲上小

數一爲下大數去一半而即 恰合此法正與彼法相通也 ○今有雞兔同籠上有三十五

頭下有九十四足問雞兔各若干答曰雞二十三隻兔一十

二隻法曰置總頭三十五倍之得七十於總足九十四內減

七十餘二十四折半得一十二是兔之隻數又將兔一十二

以四足乘之得四十八足於總足九十四內減之餘四十六

足爲雞足折半得二十三足雞之隻數 附按此爲一二四加

則成二倍二則成四故其互相關通而可移換如是也今於

總頭加倍者即雞之足數也而於九十四足內減去七十二

已照總頭盡減以雞足而尚餘二十四者是兔足也然兔之

二十四足止得六兔執此爲算是足雞合而頭加六矣故於



六免加倍作十二免撥難之二十四足以換為鬼之足即減  
難十二隻而換入鬼之十二隻其上下足乃無一不合矣  
原是於免數內加增今就二十四數內云減半而其法遂易  
惑人矣又此於總頭三十五內減去鬼之十二而難即為二  
十三數不  
待再算 ○今有原僱車一輛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  
百斤與銀七兩五錢今重一千五百斤行一千三百里問該

銀若干答曰一十二兩一錢八分七釐五毫法曰置今重一  
千五百斤以今行一千三百里乘之得一千九百五十里又

以銀七兩五錢乘之得一十四兩六錢二分五釐為實之立另  
以原重一千二百斤乘原行一千里行十二為法除之合問

問按此以今重今行里數而乘以前價則銀數多而不準特  
以作實之先立耳故仍將前重前行里數為法以除今之銀  
數則不惟前所及之重一千二百斤行道千五百里是以七兩五  
錢算併所未及之重三百斤行道三百里皆是以七兩五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李

錢之數扣算矣此亦不均而均之一法也○又按或疑何據  
以知此算之恰合曰今以千兩是七兩五錢算則每百兩是  
七錢五分矣一千二百斤是七兩五錢算則一百二十斤是  
七錢五分而每一百是六錢二分半矣又多行三百里可單  
以三百里算若重之算三百斤者才是一千里內之  
加重而再加三百里亦當以所應加者加之而合矣

七盈胸以御隱雜互見 盈是多胸是少數之顯者易見隱者不可  
隱者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少半失物者道多  
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

右七盈胸第九章 章下凡 ○今有人分絹只云每人分八疋  
則盈一十五疋每人分九疋則不足五疋問人絹各若干答

曰二十人絹一百七十五疋法曰先置八疋於左次置九疋  
於右為本數再以不足五疋乘左八得四十疋又以所盈十

五疋乘右九得一百三十五疋為互乘併二位得一百七十

五疋為絹數又併盈十五不足五共二十為人數合問 附按  
不用互乘只以盈十五數乘左八則得一百二十疋以不  
足五數乘右九則得四十五疋合併僅得一百六十五疋而  
較原數少十疋矣此與商功章長臺之上下互率同法然彼  
一互率而得數既少此一互率而得數反多者又何也蓋彼  
上之長臺其數皆少下之長臺其數皆多故一互率則以下  
多入上少而既少矣後雖以上少入下多而不能補故於五  
數必少也此則上八數少而所盈之數則多下九數多而所  
不足之數則少原與上章相反故一互率而得數反多皆實  
理主於中也○又按或疑上商功章既不取互乘矣而此又  
若深取之何也曰此欲二種不同者同為二十人又同為絹  
一百七十疋則必當互乘始得關通合一也若上下各自乘  
則數之所得各為一項而不得合併矣且即二數可并為一  
而亦於實不合矣此為法立於不可易○又按此為單盈單  
不足之類故於二分數及盈不足數二互乘一合併即得絹  
本數也至於人數一合盈不足數而得者亦為此數耳  
又按或疑此固為單盈單不足然單合盈不足二數而人  
數其故究何在也曰既云多十五疋則人數必更多於十五  
可知也又云少五疋而後次之少五疋與前多十五而後則計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李

五數已率定而不相離且前言八後言九是僅各加一數而  
即少五也故以前十五與後五併之為二十人而兩頭多少  
之相數皆合將其中間絹數自無  
不合此為單盈不足定人數之法 ○今有人沽物若每人出  
銀三兩五錢則盈六兩若每人出銀三兩三錢則盈二兩八

錢問人數物價各若干答曰二十六人物價銀五十兩法曰  
先置三兩五錢於左次置三兩三錢於右為本數再以所盈

二兩八錢乘左三兩五錢得九兩八錢又以所盈六兩乘右  
三兩三錢得一十九兩八錢為互乘復以左少數之全減去

右多數止餘十兩為物實之立另以所盈六兩內減去二兩  
八錢得三兩二錢為人實之立又另以所出三兩五錢內減

去三兩三錢得二錢為法即用二歸算物實十兩二歸得銀



五十兩爲物價人實三兩二錢二歸得數十六爲人數合問  
附按此條前合二出二盈總算則後之一減全去少數者才  
是去二盈也仍有二出在內故後再一折乃得其實數原本  
即作物實今以尚非物價加之立二字以爲別○又按人數  
之多寡細究所盈則知之人數單用二盈數算也然人數  
既與出銀之數及多寡之數皆相牽故其先減去二兩八錢  
者纔與上減去左全數者同也亦再須一折○又按得二錢  
爲法此一折用法甚精蓋人數固單在盈數內算矣又用原  
出銀數作物與人之總斷而必取其餘剩爲法者以出銀之  
所餘正其參差之所在也○又按若將先出者作三兩六錢  
則盈七兩六錢矣亦用此法乘之左得十兩零八分右得二  
十五兩零八分物實之立爲一十五兩八錢之立爲四兩八  
錢其出數餘三錢即當用三歸故知此法不易也○又按此  
名爲兩盈兩不足算法今兩○今有人沽物若每人出銀二  
兩五錢則盈六兩若每人出二兩三錢則適足問人數物價  
各若干答曰三十人物價銀六十九兩法曰置盈六兩於左  
虛置適足於右此空位也以下二兩三錢互乘盈六兩得一  
十三兩八錢爲物實之立另以盈六兩爲人實之立又另置  
出二兩五錢於右減以出二兩三錢餘二錢爲法即以三歸  
除上物實一十三兩八錢得六十九兩爲物價又以二歸除  
人實六兩得三十八爲人數合問附按此與上兩盈條大  
一盈一適足則適足者不惟右位無法可立而此內算物實  
之立因適足無可爲數並所當互乘之二兩五錢遂亦畧去  
不言也然上兩盈條算物實之立內有減法此則不減即爲  
相當矣又人實之立既無適足可言自當單以盈六兩爲數  
然倘稍有盈數亦當用減法今則不煩減○今有人沽物若  
每八人出銀七兩則盈四兩五錢若每九人出銀六兩則不  
足三兩問人數物價各該若干答曰三十六人物價銀三十

數爲欲乘人實之通法另移於盤中之最右又另於左置九  
人位以出銀七兩乘之得六十三數於左再將右八人位以  
出銀六兩乘之得四十八數於右爲互乘另立六十三數於  
右位在前七十二數之上當隔一位以爲別即以右四十八  
數減另立六十三數餘十五數爲除人實與物實之法另以  
左互乘出銀之數得數六十三者又互乘以不足三兩得一  
百八十九數再以右互乘出銀之數得數四十八者又互乘  
以盈四兩五錢得二百一十六數二數合併共四百零五爲  
物實之立以法十五除之得餘二十七兩爲物價另置盈四  
兩五錢於左置不足三兩於右將右數合併於左得七兩五  
錢爲人實之原以前所立之通法七十二乘之得五百四十  
數爲人實之立仍以以前法十五除之得餘三十六爲人數  
合問附按上第二第三條將除物實人實之法立於後此條  
算法統宗謂劉氏通明與氏原本之意始增雙套今細究第  
一條算法但在暗中欲一合也第二條則既欲多盈者合又  
欲少盈者合已加一細故第一條之法不可特又增出未用  
二歸一法今此條明說出八人九人又加一頭緒雖具問之  
巧明說仍是暗藏然既多一層又非第二條之法所能算矣  
而劉氏遂先立一欲乘人實之法次乃及除物實人實之法  
且以此二法爲凡雙套起手之所同若遇兩盈則以下物實  
人實之立皆用以少減多法是仍與第二條兩盈者同也若  
遇一盈一適足或一不足一適足則物實人實之立又皆不  
用減法是仍與第三條一盈一適足者同也則是此條與上  
異者只在先立一欲乘人實之法而已矣○又按或疑立此  
欲乘人實之法者何故曰既明說出人數則人數必加倍或



更多如數倍故先將明言二種人數開方一自乘以立其大  
數至及以此大數乘盈不足之小數則雖大數小數皆  
細按其所有而一乘再乘其虛加已多矣故此條之後以  
十五歸除之法除之而真數自出也此因明加八二種人數  
故又增此法○又按或疑第二條以所出三兩五錢及三兩  
三錢用減法取其餘為除物實人實之法今所取不同何  
也曰此亦是將所出七兩及六兩用減法而取所餘數以為  
除物實人實之法但既多九人八人一層故須先用銀數乘  
人數後乃減之其實一也

八方程以御錯探正負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  
細底絕長補短湊得整齊便好算如一年  
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  
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個行之會都相合而無差謬

右八方程第十章章下凡○今有馬三騎牛二隻共價銀一

百一十四兩又馬四騎牛五隻共價銀二百六十二兩五錢問

馬牛價各若干答曰馬每騎價三十五兩牛每隻價四兩五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禮數

衣

錢法曰先以馬三騎置右為法次以馬四騎置左為法再以

右行馬三法互乘左行中牛五得一十五數又另以三法乘

左行下價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得四百八十七兩五錢却以

左行馬四法互乘右行中牛二得八數減前乘一十五數餘

七數為牛法另以左行馬四乘右行下價一百一十四兩得

四百五十六兩以減前乘價四百八十七兩五錢餘三十一

兩五錢為牛實以法七除之得牛每隻價四兩五錢又即以

右行中牛二乘之得九兩以減右行下價一百一十四兩餘

一百零五兩為馬實之立以右行馬三為法除之得馬每一

騎價三十五兩合問附按此必用互乘者欲將各一分內之  
為馬為牛者皆關通而齊一也既將馬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禮數

衣

牛全數置算入內故即以餘七數為牛法又即以餘價銀為  
牛價之立此統全數以取少半而牛價始其也牛價既得則  
單置兩騎之前一半於價一百一十四兩內除牛之二隻而  
餘數以馬三騎之此又算其半面而全數即能皆合之法蓋  
前以全算後以半算二色方程之立法如是也○又按或疑  
餘數之為牛價其故何在曰凡以法各乘他數則虛數之加  
皆依法而立故以少減多而所餘之數即皆數則虛數之加  
今適逢半七與法七同耳倘二馬猶七數其為法不易而牛  
則前一而後六將三法另得一十八而四法仍得八前價猶  
一百一十四兩後價則加成一六十七兩矣亦以八減十  
八餘得十應取以為法又此馬三乘左行下價一百六十二  
兩則另得五百零一兩再以此馬四之乘得四百五十六兩者  
以此五百零一兩其餘為四十五兩以十法除之亦牛每隻  
價四兩五錢與此仍同此則牛共八隻而却以十為法即知  
七數適與七牛合非照牛數以為法者也至於餘數為牛價  
者其義在各將馬數乘牛數既以所減之餘數為牛價即用  
所乘之下價減上價而亦以所減之餘數為牛價之立蓋乘  
雖為虛數之立矣而兩乘則皆虛今既立此虛數即用虛數  
全減之將馬價尚無可憑而所餘者必為小數之實亦其理  
應爾也然猶必用法除者法與價原不相離但此用七為法

而每隻牛四兩五錢其七牛全價即為所餘之三十一兩五  
錢若以十為法者每牛雖亦四兩五錢其八牛全價則為三  
十六兩而此餘四十五兩尚有二牛虛包在內故○今有珠  
僅以為牛價之立而非即以此為全牛之價也

二斤粉三斤價二兩零四分又粉五斤丹六斤價六錢四分

又珠三斤丹七斤價二兩九錢八分問各價若干答曰珠每

斤九錢粉每斤八分丹每斤四分圖曰先問者珠二為第一

排粉三為第二排及價皆在右行次問者粉五為第二排丹

六為第三排及價皆在中行後問者珠三為第一排丹七為

第三排及價皆在左行又左行內第二排與粉齊者另加粉

負九一位法曰先以右珠二為法乘左行丹七為十四將左  
行價二兩九錢八分乘為五兩九錢六分又以左行珠三為



法乘右行粉三爲九將右行價二兩零四分乘爲六兩一錢二分遂於此內減去左行乘五兩九錢六分餘一錢六分將以爲實次以中行粉五爲法乘左行粉負九爲負四十五又乘左行丹七前得十四者今得七十又乘左行價前餘一錢六分者今得八錢再以左行粉負九爲法乘中行粉五爲四十五與前所乘左行粉負九爲負四十五者減盡無存又乘中行丹六得五十四再加前乘左行丹七得七十者今得一百二十四爲丹法又將中行原價六錢四分以左粉負九乘之得五兩七錢六分卽於此內減去前得八錢餘四兩九錢六分爲丹實之立以法一百二十四除之得丹每斤價四分

又於中行價六錢四分內減去中行丹六斤應價銀二錢四分餘四錢爲粉實卽以中行粉五爲法將所餘以五除之得粉每斤價八分再於右行價二兩零四分內減去右行粉三斤應價銀二錢四分餘一兩八錢爲硃實卽以右行硃二爲法將所餘以二除之得硃每斤價九錢合問附按此三色方條多同惟特加粉負九一位爲難解耳說見下條 ○今有瓜二枚梨四枚共價四分梨二枚桃七枚共價四分桃四枚榴七枚共價三分瓜一枚榴八枚共價二分四釐問各該價若干答曰瓜八釐梨六釐桃四釐榴二釐圖曰瓜皆在第一排梨皆在第三排桃皆在第三排榴皆在第四排首問爲第一行次問爲第二行更問

爲第三行末問爲第四行又當於第四行內第二排置梨負四之一位再於第三排置桃負二十八之一位法曰先以一行瓜二爲法下乘四行榴八得一十六又乘四行價二分四釐得四分八釐却以四行瓜一上乘一行梨四得四又乘價四分得四分卽於前乘四分八釐內減去四分得餘八釐次以二行梨二下乘四行梨負四得八又乘四行榴前得十六者今得三十二又乘四行價前餘八釐者今得一分六釐却以四行梨負四上乘二行梨二得八與二行梨八減盡無存又乘二行桃七得二十八又乘二行價四分得一錢六分加四行前得一分六釐者共一錢七分六釐又以三行桃四下乘四行桃負二十八得一百一十二又乘四行榴前得三十二者今得一百二十八又乘四行價前得一錢七分六釐者今得七錢零四釐却以四行桃負二十八上乘三行桃四得一百一十二與四行桃減盡無存又乘三行榴七得一百九十六內減前得四行榴一百二十八餘六十八數爲榴法又乘三行價三分得八錢四分內減前得四行價七錢零四釐餘一錢三分六釐爲榴實之立以法六十八除之得二釐爲榴價卽於三行原價三分內減榴七共價一分四釐餘二分六釐以桃四除之得四釐爲桃價卽於二行原價四分內減桃七共價二分八釐餘一分二釐以梨二除之得六釐爲梨



價即於一行原價四分內減四梨共價二分四釐餘一分六釐以瓜二除之得八釐為瓜價合問附按此四色方程也法更顯者此條乃見以第四行為主之意一行第一排固與四行第一排互乘矣二行第二排又與四行第二排互乘至三行第三排仍與四行第三排互乘則是第四行內一排列有三排俱當有數目以立其互乘之法乃原問第一排固有瓜一矣其橫八則在第四排故原本遂於第二排補以梨負四於第三排補以桃負二十八也上條較此少一行故單補二排之粉負九○又按或疑負字則何解曰原本自言之負者欠數也今詳謂之欠者應言原係前符所有而此不得不得耳蓋四行內所補之梨負四即其前次以瓜一上乘之梨四得四也所補之桃負即其前次以梨負上乘之桃也得二十八也上條粉負九亦然

九勾股以御高深遠廣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細求也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為弦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禮記

右九勾股第十一章章下凡○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問絃斜若干答曰絃斜四十五尺法曰置勾二十七尺自

乘得七百二十九尺另以股三十六尺自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二數併之得二千零二十五尺為實乃合絃自乘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初商四十於左亦置四十於右為方法左四對右四呼四四除實一千六百尺餘實四百二十五尺却以下位初商方法四十倍作八十為廉法次商五尺於左位初商四十之次亦置五於右位廉法八十之次為隅法左五對右八呼五八除實四百又左五對右五呼五五除實二十五尺恰盡得弦斜四十五尺○今有勾二十七尺弦四十五

長若干答曰股長三十六尺法曰置弦四十五尺自乘得二千零二十五尺內有一勾一股自乘之數另以勾自乘得七百二十九尺以少減多餘一千二百九十六尺為實此是股自乘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位亦置三十於右位為方法左三對右三呼三三除實九百餘實三百九十六尺另以下位初商三十倍作六十為廉法次商六尺於左三十之次亦置六於右廉法六十之次為隅法左六對右六呼六六除實三百六十又左六對右六呼六六除實三十六尺恰盡得股長三十六尺○今有股三十六尺弦四十五尺問勾闊若干答曰勾闊二十七尺法曰置弦四十五尺自乘得二千零二十五尺內有一勾一股自乘數另以股自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以少減多餘七百二十九尺此是勾自乘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二十於左亦置二十於右為方法左二對右二呼二二除實四百餘實三百二十九尺却以下位初商二十倍作四十為廉法次商七尺於左初商二十之次亦置七尺於右廉法四十之次為隅法左七對右四呼四七除實二百八十又左七對右七呼七七除實四十九恰盡得勾闊二十七尺

附按此第一條所併之數次二條所併之數皆合本身之開方故以開方法除之自皆合也然竊疑昔人于三者之數不稍為變易者何也况此用五九勾用三九合八九而對折之即得股之四九一似巧為湊合者又勾恰為股四分之一三數相並與勾遂必為股長之二倍若四分之一三不相應而弦勾二倍之




分上。力。不。準。矣。借。昔。人。于。此。勾。股。一。途。未。排。列。其。二。者。其。知。差。若。干。而。差。即。若。干。以。窮。其。變。而。極。其。細。則。三。圖。雖。實。無。錯。謬。而。凡。人。所。遇。之。勾。股。安。得。盡。四。分。之。三。耶。前。于。方。田。章。三。尖。田。條。姑。據。此。茲。與。勾。合。則。股。為。一。半。之。說。而。言。之。恐。亦。不。免。差。誤。也。○今。有。邑。不。知。大。小。其。四。面。皆。居。中。開。門。西。門。外。三十。步。有。木。一。根。人。出。南。門。外。行。七。百。五。十。步。始。見。木。問。邑。方。二。面。若。干。答。曰。邑。方。一。面。三。百。步。法。曰。出。西。門。三。十。步。為。餘。勾。出。南。門。外。七。百。五。十。步。為。餘。股。相。乘。得。二。萬。二。千。五。百。步。以。平。方。開。之。得。一。百。五。十。步。為。半。邑。之。方。倍。之。即。為。全。邑。方。也。此。即。勾。股。容。方。之。圖。附。按。三。十。步。之。勾。與。七。百。五。十。步。之。股。相。較。則。勾。為。股。二。十。五。倍。內。之。一。其。為。形。亦。至。短。矣。故。以。一。百。五。十。步。之。方。置。于。內。而。其。西。南。之。隅。隔。于。斜。弦。之。間。必。至。于。七。百。五。十。步。而。乃。為。股。之。初。起。也。今。細。玩。其。法。勾。股。相。乘。則。為。一。至。長。之。方。此。內。已。虛。加。一。半。而。又。折。作。一。小。正。方。則。已。與。開。方。者。同。故。以。開。方。法。儀。禮。通。解。卷。十五。書。數。

商。除。之。得。一。面。一。百。五。十。步。即。為。勾。股。內。所。容。正。方。之。數。也。○又。按。或。疑。此。勾。僅。三。十。步。耳。今。以。勾。數。全。乘。股。數。而。又。疊。折。之。以。成。方。不。太。大。耶。曰。此。是。邑。之。餘。勾。餘。股。就。邑。西。門。外。南。門。外。言。耳。其。實。是。一。百。八。十。步。之。勾。九。百。步。之。股。當。更。橫。加。一。百。五。十。步。直。加。一。百。五。十。步。也。尚。何。慮。其。大。乎。故。原。本。有。勾。股。容。方。算。法。先。以。勾。股。相。乘。次。以。併。勾。股。二。原。數。為。除。而。此。法。則。與。彼。不。同。○又。按。今。取。依。原。本。法。以。一。百。八。十。步。之。勾。九。百。步。之。股。先。自。乘。次。併。二。原。數。作。一。千。零。八。十。為。法。除。之。仍。得。一。百。五。十。步。知。此。條。立。法。已。為。入。妙。○又。按。或。疑。算。勾。股。容。方。正。法。既。以。勾。數。乘。股。數。則。是。于。法。之。外。已。虛。加。一。半。矣。而。下。僅。以。勾。股。本。數。除。之。不。慮。有。虛。加。者。其。數。已。多。于。日。既。併。勾。股。二。數。于。一。數。以。同。用。除。法。則。是。勾。自。除。其。勾。股。自。除。其。股。其。數。雖。為。長。方。之。全。而。仍。是。截。然。分。成。兩。箇。尖。斜。之。勾。股。以。一。箇。用。勾。順。除。之。以。一。箇。用。股。橫。除。之。也。其。立。法。已。神。矣。雖。有。虛。加。之。過。○假。有。木。不。知。高。從。木。脚。量。去。木。而。並。無。虛。加。之。實。矣。○假。有。木。不。知。高。從。木。脚。量。去。木。二十五。尺。立。一。丈。表。竿。表。後。退。行。五。尺。用。窺。穴。望。表。與。木。斜。平。其。窺。穴。處。高。四。尺。問。木。高。若。干。答。曰。木。高。四。丈。法。曰。以。表。

十。尺。減。去。人。目。窺。穴。四。尺。餘。六。尺。以。乘。表。竿。去。木。遠。二十。五。尺。得。一。百。五。十。尺。為。實。之。立。以。退。行。五。尺。為。法。除。之。得。三。十八。尺。加。表。高。十。尺。得。木。高。四。十。尺。合。問。附。按。此。亦。取。勾。股。之。法。以。乘。表。竿。遠。而。作。實。之。立。遂。用。法。五。尺。除。之。則。是。○假。如。隔。水。望。木。竿。不。知。其。高。因。立。二。表。各。長。一。丈。前。後。與。木。竿。皆。直。二。表。相。去。二。十五。尺。從。前。表。退。行。五。尺。人。目。四。尺。窺。望。表。與。竿。齊。復。從。後。表。退。行。八。尺。窺。望。亦。與。竿。齊。問。竿。高。隔。水。各。若。干。答。曰。竿。高。四。丈。隔。水。廣。二。丈。五。尺。法。曰。置。表。高。十。尺。減。人。目。四。尺。則。餘。六。尺。以。相。去。一。十五。尺。乘。之。得。九。十。尺。為。木。竿。實。之。立。另。取。前。表。退。行。五。尺。以。減。後。表。退。行。八。尺。則。餘。三。尺。為。法。以。除。實。得。三。十。尺。加。表。高。十。尺。得。竿。高。四。十。尺。另。置。相。去。一。十五。尺。以。前。表。退。行。五。尺。乘。之。得。七。十五。尺。仍。以。前。法。三。尺。除。之。得。隔。水。廣。二。十五。尺。合。問。又。曰。前。表。為。第一。圖。以。表。望。竿。後。表。為。第二。圖。以。表。望。水。蓋。總。設。則。人。不。知。所。以。分。作。兩。圖。也。又。曰。其。前。表。去。水。近。乃。小。股。中。容。積。一。段。後。表。去。水。遠。乃。大。股。中。容。積。一。段。以。小。容。積。減。大。容。積。其。餘。不。盡。者。乃。前。後。表。兩。界。之。中。名。表。間。積。最。為。緊。要。所。以。古。人。以。表。高。



十丈之三尺表與後表後六十二丈之三尺表皆取各隨其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六

東雍梁萬方廣養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學記第二十七章

學禮十 小戴第十八篇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大  
註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  
之說並附已意以補其註云

發慮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  
式也諷之言小也○今按動衆謂聲動衆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  
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効不足以致大譽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六

足以化民

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今按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  
遠足以發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  
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附按動謂感動與起之化○君子如欲化  
謂變化移易之化則常始於動而動猶未至於化也○君子如欲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此言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今按王不琢不

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不食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補注  
東漢陳氏云說命商書篇名典常也  
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則見己道之所未達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強其丈反長丁丈反○自反求諸已  
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於不知困矣自以爲知而問之不能答  
用之不能行者多矣○補注自反則修己而學雖有助於教自強

則教因不困而亦有  
助於學故曰補長  
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言學上胡孝反  
己之學半○附按學尚書作斆九峯蔡氏集傳云教教也言教人  
居學之半蓋學爲體之立教爲用之行體用兼而後聖學可全是  
謂教者學之半耳而學則爲全蓋成物亦成己中之事也盡人性  
而後爲盡己之性舊說修己是一半教人是一半者以誤或疑性  
文引証正取教學相長之義曰惟教爲學之半此教學之所以能  
相長也豈必別爲疏解如舊說如注務使義不精確意不括而  
合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詳見學制篇  
比乃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  
考焉  
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孝反○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  
之類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張子曰離經離折  
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  
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類類是也九年者言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六

其大學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  
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今按  
鄭注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  
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  
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聚精專次第該備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  
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講人  
之賢否也知類通達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正有  
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較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  
察其志行之虛實讀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附朱子曰這  
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  
所得處他做此○附按離經由其辭以通其義也必離經乃辨志  
者得爲學的不明經義所志易差也教業爲博習論學之端所習  
學即取友之端所求者其文論則討究其理又進於教業矣樂羣爲  
親師取友之端所求者其友也樂羣與共也親則就其業樂羣則  
獲其資益又進於樂羣矣離經博習論學親師取友樂羣樂羣則  
羣羣則取友又進於樂羣矣知類通達離經以下之效應立不反辨志  
是以九年者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同意  
夫然後足以化民  
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說音悅○懷記曰蛾



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時魚起反○蟻蚱蟬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垣○疏

附按術述古通用○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子之朝

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祭謂芹藻之屬○附按舊說謂有司祭

據禮服士爵弁祭於公則皮弁當是學宮四時釋奠之常服也惟

學士宜服立端即事而始教祭菜則亦皮弁此亦如攝盛之意特

降其服以示敬也○又按始教祭菜則始立學今詳始立學則其

禮一行不再似與下六條皆不倫仍當以皇氏謂春時學士始

入學者為是陳氏注亦然又注云天子之朝者對此大學言

雅肄三官其始也肆以二反○宵之言小也肆習也習小雅之三

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附朱

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致不賢舉能以教不

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盡其職○附按舊說使學者肄習則

此係似不應列祭菜之後鼓篋之先古人諷諭多用詩以見意此

舊使工人歌之以勸學也始教時有此一節即於祭畢為之既與

起之然後使人入學舍受業耳肆如肄業及之一之肆以其非賓燕而

謂之肆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孫音遜下同○鼓篋擊鼓擊案方發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六學記

附按上文先教以教以立其本次教以官以端其志則當授以入

學所習隨中之經業而猶鼓者蓋先擊鼓以警動衆心乃發此鼓

所以鄭重其事使學者恭順以習業也舊說擊鼓以召學士者則

與新入學者之孫業無涉矣似或疑初學凡在學之衆鳴鼓

升堂衣冠清濟亦所以示其當孫曰孫字貼在業上非此謂也注

云擊鼓警衆則衆自在旁夫衆可一召而至必待鼓耶為發篋而

鼓乃與孫業關通即如今之學使下學命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古

講亦先鳴鼓時衆已在側何嘗為召之耶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古

威威儀也○稽也楚荆也二物所以朴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

存而不放始入學時設此二物以收之然後畏懼之心常未卜禘不視

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

再考校乃為當與視學之年再與觀學乃為大成之年舉卜禘言  
者以禘為五年一行之大典即其期立法使人學未經禘祭之年  
者不與於視學之列所以寬假之使得優游其志以成其德業也  
此自是古設教之一法他處未見因此言凡始教之方故及之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語魚庶反○使之排排憤憤然後發也  
也○附東萊呂氏曰善教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  
發之功深矣故時時以身觀之而弗語所以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  
問學不躍等也疏曰功者有疑但推其者問而聽之不問者皆  
其師○附按此謂長者務博學周諮凡師未及告已未經聽者皆  
當請問幼者惟務聽受師之告語師所未及告語則不問學有漸  
次不躍等求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理也自大學始記曰凡學  
故也學讀如字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附按官可  
與士而言此祭菜肆雅鼓篋設夏楚即官先教以事也示敬官始  
選業收威即士先學其志也先事先志所以為授受學業之基若  
未卜禘不視學以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下則皆其後者矣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六學記

有居有常居也○今按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皆句絕而學字自  
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  
操練博依與藝藝修息遊之類所以學之言於業蓋常時所習如文  
不學操練不能安弦操七刀反○操練不先學調弦難弄則手不  
故不能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依魚豈反○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  
安弦曰依聲之依承者也○附按慶源輔氏曰古人因詩而歌歌  
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古之學詩者先  
學歌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今詳此蓋謂學者於時教中  
學得聲律退居時廣取詩歌口調習之使協合則為學博依也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難或為雅○張子曰服  
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練博依雜服如此  
已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  
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  
○附按古冠服差等各以禮事用之退居燕閒何從以之學雜須  
細皆有儀節退居時一循禮法服習之使耳目常有所加手足常



五

六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大學第二十八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學禮十一小戴第四十二篇專言古者大學教人之次第  
者既失其傳故其舊文於錯爲甚而訓說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既結正之仍別爲之章句讀者宜盡心焉則聖賢之學可漸而進矣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大學

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

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  
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  
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  
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  
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附按皆當  
至於至字今章句註作止字謹按至字之義尚在止字前故子朱  
子易之○謹按此本所載大學中庸註當是子朱子先時稿本故  
與今傳本字句小有不同然今本已徧天壤皆是所以得見稿本  
爲難且即此可窺見子朱子之學虛心窮理已精而益求其精日  
新月異之妙與陸王等迥不同也故今凡遇不同處必存原本而  
後識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知止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精詳得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  
得其所以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新民爲末  
知止爲始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意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一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知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附按一於善三字今章句註  
作必自慊謹按必自慊三字與無自欺緊對註釋誠意即盡取之  
於誠意傳也且必自慊三字已包得一於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善意而又隱顯致知極其夾節而有力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大學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自明  
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  
下則皆得所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正心以  
止之序也  
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  
以下則舉此而指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

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

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  
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  
詳味入情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天之明命太讀作泰誥古

是字○大甲商



不能忘也興於六反葉詩作絳猶叶韻音阿倒平版反盧詩作暄  
讀詩作緩並况晚反拘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



謂物洛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如二字皆去聲謙誠為謙辭也○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而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焉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則音閑厭則音厭○獨則音獨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足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再揜欲計為善而卒不可詐則曾子曰十

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大學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音步丹反○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必有不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則其所以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

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作心忿懣粉反懣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發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

則之所行或不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

不失其正矣

敬以直其心常存而身無不修矣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博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音僻○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

按字今章句註作察據按審字即前章察字故諺有之曰人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也溺者不問食得飽否是則

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大學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音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弟慈所以修身外乎是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附按不外乎是今本是作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音聲○此引書而釋

強為在識其端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一國興讓一國興讓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也機發動也出也僨覆敗也此言敘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



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  
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  
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秦晉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之子猶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此謂治  
國在齊其家。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次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聚矩之道也。長止聲弟法聲弟與  
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聚度  
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故於影響所稱家齊而國  
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  
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則上下四旁均  
齊方正而天下平矣。○附按不可使下今章句。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聚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聚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  
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  
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推者  
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  
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儆矣。○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儆  
儆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  
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聚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祿國亡  
爲天下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大猷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  
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其爲天  
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  
聚衆而與民同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  
國則不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事民施奪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次

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是故  
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  
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以言之出入明貨  
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言其丁寧反復之意益深切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勇犯曰亡人無  
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易犯畜文公勇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  
又明不外本。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管若自其  
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而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始故今古貨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目○秦晉周書斷  
違拂戾也殆危也○附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按疾字今章句作嫉  
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爲尾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  
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  
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愛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人之性善必逮夫身當古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  
秦晉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  
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獨有矜商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大傳  
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意內三  
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  
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上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附按幸字今章句註作僥仁者以財  
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音許六反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

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長國家而務財用  
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書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  
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  
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  
能如是則親賢衆利各不專其利皆推廣衆知之意也  
得其所以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  
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  
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雅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奎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中庸第二十九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

學禮十二 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爲孔門傳授心法

之先君子爲子思其言大抵與大學相發明而此篇則大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正道庸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

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

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

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成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猶循也循路也人物各循其性

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修飾節制之性道雖同而氣質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

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

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

也○附按子朱子先時稿本之當存說已見前大學篇經章  
茲按自益人之所以爲人至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今章句註  
於益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  
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按  
者所宜深體而熟繙句今章句註作而童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  
天亦此意也謹按益人之所以爲人五語猶是健順解學者知之  
二語則說在空處發明子思子之意若今本則各在本句細分  
凡三句知不知字直將所以必用之謂三字之神理一傳出故  
并學者知之二語可不用而理已活現矣又引童子所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者仍是稿本無一不本於天之意但補在其後欲學者  
之知本而讀者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非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須臾離也○附按則爲外物而  
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附按則爲外物而  
今章句註作則豈率性之謂哉謹按豈字即非字之意率性即道  
字但提出率性二字便見不可須臾離意又上文以若其可離句  
反呼起則仍貼定道說故以豈率性之謂仍兼注道者爲前一無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  
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幾於此者是以  
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  
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附按滋長字今章句註作  
而爲已所獨知故以潛暗字細言其景象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理皆由此出道之德也達道者  
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以  
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以至於至中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  
自巽而後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造之教亦在其中矣是  
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  
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  
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

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者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  
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庸

致也唯君子為能致也唯君子為能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  
人而無忌憚也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  
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  
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

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  
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  
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  
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  
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  
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  
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  
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  
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  
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  
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迩言者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過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  
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庸  
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  
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  
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  
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音古據胡  
化反研才性反辟與避同期  
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撓取禽獸者也  
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文好問用中之事也期  
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  
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  
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  
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



右第九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  
而能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  
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諱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同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竟病憊憊之類焉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與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附按。思焉謹按宜字較其字繁而有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子曰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說研計反。詩國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法也視邪視也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以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遠穀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當以愛己之心愛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人則盡仁是也

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思弟友四字絕句人凡己之所以貴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也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初則謹蓋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對人所求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在外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賤行乎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易辛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也微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玉毒反。畫布曰正模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右第十四章無子思之言也凡章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帑音休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于子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  
思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  
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  
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禮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  
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為其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為高明俾  
此百物之精也神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格反  
之者也正謂此兩神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音亦詩  
作教○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射克  
也射服也言厭息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

右第十六章

不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詩曰嘉樂君子意  
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  
當依詩作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由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

之此言文王之舉書言王季其勤王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舉繼繼也大王  
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  
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太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  
組紐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  
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  
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  
父母之喪上同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  
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大王  
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  
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修  
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  
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  
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燕  
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  
宗之次左為昭左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凡  
宗昭穆昭穆成在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大夫也事宗視有司  
之職事也旅酬也旅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樂故逮及賤者使亦得



以中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  
髮之色別長幼為生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幸之至也錢猶屈也其所  
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  
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知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音后土者省文  
之所自出於犬廟而以大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  
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五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  
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夫政也者蒲盧也去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

之物其成尤速也言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

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仁

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

者人也親親為大義尊賢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  
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  
二考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故君子  
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  
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知此也勇所以知此也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



子之別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聖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素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聖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素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素遠人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素遠人則天下之族皆悅而顯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譴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制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敘並去聲。既訖氣反。稟彼鎔力鎔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願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練。練算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棄人職曰考。其考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也。跲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身行。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身行。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在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學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柔。必強。能變化氣質。而己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新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以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氣質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諸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根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同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孔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文。抑此誠。子思所補也。果



自誠明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實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之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不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庸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達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光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蓍龜所以如神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

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本也道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理皆備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理皆備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本也道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理皆備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本也道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理皆備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庸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不怠則久久則徵徵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博厚所以載物也也故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同體此言聖人與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同體如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天而言也無為天地之道可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以配天而言也無為天地之道可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主物不測言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地之道可一而物之多有莫知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其所以然者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廣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鬱而不重  
張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  
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蛇蛟魚  
鼉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載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出而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鳴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聲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中庸

七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  
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待其人而後行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燠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己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滿渾乎其所以知致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毫釐之謬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其何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樂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時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音同與平聲也詩大雅燕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殺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樂者必聖人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在天子之位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也宋殷之後徵也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信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商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言上章為下不信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與政家不殊俗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而禮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孔子指至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諸鬼神而無疑侯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後起不易吾言者也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



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聖主聲財

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題上不言而論亦人道也

律天時者以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

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也上知而去聲側皆反別彼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地理

也密詳細也博博洲泉而時出之  
博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

尊尊如天，淵淵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

言充積是以聲名洋溢

不信行而且寡不諱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長以聲名洋溢乎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  
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青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

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

人倫各盡其體無一毫人欲之爲以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

自然之功。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其仁。淵淵其

淵淵其天  
貌以立純之  
本而言也  
浩浩至貌  
廣大以經  
綸而言也  
淵淵靜深

其大則非特聖知之知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法聲固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中庶

猶賁也鄭氏曰唯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

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

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

追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

風之白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

爲已故人立心如此尙絢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黃淡簡溫潤

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

世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

也疾痛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之獨也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

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鉄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

威無有言也而人自化之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

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言不顯其

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白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中庸

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

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

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

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

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

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恭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保傳第三十一

學禮十三 漢昭帝詔曰通保傳傳文類以為賈誼所作即

本傳疏證正合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至詳悉而極其

切矣故自當時即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等而進之於

君蓋可謂識其言之要者矣後之君子有愛君憂國之深

慮者其可以不之省哉今取本傳為一篇而以他經傳教太

子之文附之○附按此篇舊本合為一章今以原經第四

條文王世子文有傳曰二字之目因分其上入經例其下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大戴禮無此十二字殷為天子二

十餘世而周受之

鄭曰凡三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十七秦為天子二世而亡

始皇人性不甚相遠也

大戴禮不作非

世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

大戴禮作乃後同

即殷周時也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

顏曰適始也

晉反見晉通反

鄭曰使士負之卜其吉也大戴齊肅作參風與

此文辭字亦誤

附按士負之謂三日接

過關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

法之處也

逕闕故下望廟則趨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



行矣大戴而作勝已作以○顏曰赤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禮居兩反釋布老反○本篇作

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保保其身鄭曰保謂安守傳傳之德義

大戴之傳其○鄭曰傳師導之教訓教大戴訓作順○鄭曰師傳之

受而述之書敘曰周公為師鄭曰今尚書說三公

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此三公之職也鄭曰司徒司空也尚

書及周禮說古文與此同故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反○鄭

先儒論者多依此為說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日卿也胡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鄭曰記者因成王

之孤也以王少漸賢聖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故延

而始末依之明殷周之際師友為先也○顏曰宴謂安居故延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延有識三

妃色則入於學大戴學作小學又引學禮一段與上下文意不相

妃色則入於學大戴學作小學又引學禮一段與上下文意不相

則德習長而理道得矣大戴考作端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

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冠去聲○大戴記作徹膳之宰徹膳之宰徹直列反○

徹膳之宰徹直列反○進善之旌大戴旌作

進善之旌大戴旌作諫之鼓鄭曰鼓

諫之鼓鄭曰鼓工誦箴諫大戴箴作正○鄭曰工樂人

工誦箴諫大戴箴作正○鄭曰工樂人大戴進謀此四字

大戴進謀此四字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大戴媿作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大戴媿作規與智俱長故諫之雖規與智俱長故諫之雖

規與智俱長故諫之雖規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大戴此下有是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大戴此下有是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曉



曰王繼曰凡氣之類弗身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子有此具也大戴三代作殷周之前者及秦而不然大戴無共俗  
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許居謂反○大戴上作尚許作得  
斥罪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  
也使作改○鄭曰趙高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刺則夷人之三族  
也別牛例反○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大戴無胡亥字忠  
大戴無之字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大戴言作詭○鄭曰昔伊尹諫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夏桀榮笑曰子為妖言矣莊辛  
為楚國妖言是也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管茅也背音茲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大戴無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大戴以下  
作導無之者惟字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有習字道  
二字連作治鄭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大戴作語視已成事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保傳  
前成事也古語云前事不忘後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  
事之師也鄭曰今言俗語然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字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知主聲○大戴而作如古字通用秦世所以  
亟絕者且轍跡可見也亟居力反轍直列反○然而不避是後車  
又將覆也大戴作然而不避者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  
是矣大戴作天下之命悉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項曰諭曉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大戴無夫字濫  
論也鄭曰心未濫謂未有所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  
知時也附按濫放濫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大戴其作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者然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

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大戴專作越俗下有也字累作參有難作  
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於  
成俗其所行有雖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為者皆習使之然也鄭曰生  
日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今按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為  
者鄭說誤蘇說是也承上文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老死  
而不能相放猶猶老子言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  
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大戴左右正下再有左右  
正莫不正也君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鄭曰孟子曰君  
正而國定也  
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  
藝焉履大節焉一本無王子字○小學謂虎關師保之學也大學  
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王子公卿大夫元士  
之嫡子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  
大節焉踐大義焉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三年入小學十八  
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  
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舍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  
於家者也○今按注虎關見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弟保  
氏掌三國子守王閭一作庠門者非是又按注姓孫也或恐當作  
性既或恐當作晚○附按記云王子謂王太子有君天下之  
貴入學宜早注引諸記傳入學之年不同者蓋自王太子以下分  
位有貴賤賤性有敏鈍入學之期自當有先後遲速諸說各據云  
法言之非有異也內則十五出就外傳即入小學以十年者以內  
則歷年教子之例與入學年前後相參立法其實無異注別為家  
教非是古在鄉在國皆入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  
學受教無教子於家法也  
驚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  
大子齒大音泰○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  
四學謂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虞學也又曰天子設  
四學以虞庠為小學設置於四郊皇氏云四郊皆有虞庠○祭義  
之西郊不聞四郊皆有虞庠注語無據當以疏前說為是  
右保傳一章凡三條○又○天子之設四學何也曰凡三王



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

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悅

雖有修內修外之分究其本則皆由中以達外也交錯於中

禮樂互根於心也發形於外禮樂交見於身也懌融治無間

之意承交錯言恭敬屬禮溫文屬樂恭敬而溫文則謂禮之

中有樂樂之中有禮承發形言其氣象以見其成也懌之

實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

長成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為之少傳奉世子以

觀大傳之德行而審喻之行下孟反大傳在前少傳在後

謂其在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諭而德成也

四人維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附按慎其已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附朱子曰設四輔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

其位不如且闕○附草廬吳氏曰周立大師大傅大保曰三

公周之前疑丞輔弼為四輔曰設四輔及三公言古之設四

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其官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

也師保之問不言傳疑丞之問不言輔弼從省以便文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附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蓋教世子必使為

君子故以是言之學至於德成教尊官正國治然後能為君

故曰君當入學而大子齒何也曰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

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

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覺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

以君言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以世子言惟其上有君父為

人可不慎教之以尊尊親親之道乎故世子齒於學則國人

觀之曰此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

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

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

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

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長丁丈反

學教也○補注東漢陳氏云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學

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曉之曰父

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前其禮當如此也父子君臣長

如此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其三皆此意

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以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大善大子也○今按此書

夏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太甲篇文有字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

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世子之謂也此一條係以文王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

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書禮篇○成王幼不能

泣附音吏泣視也泣視也不能視昨階行人君之事○周公相

踐昨而治相息亮反下同○踐履也代成王履昨階攝王位

堂臨昨發政禮也昨階為聽政之位惟天子得踐且昨之成

王即位年十三時非不能泣昨惟居位而不能聽政故曰

不能泣昨云爾周公相王攝政出治勢不得不踐昨云空身

親王側蓋王在位而公左右之乃因攝政而為初非有干攝



人

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慝其動世謂先王之綱絜也昭顯也幽世謂先王之綱問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幽亂者世謂先王之綱世廢也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慝廢也世謂先王之綱教之詩而爲世謂先王之綱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偃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世謂先王之綱教世謂先王之綱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則法也疏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法時令也訪議官各有其事之官卽布此令者令不能一教卽知故使訪問法時令也訪議之何官司何令乃得一周知其事也空舉其法時令也訪議職非實指某人某事而使太子議之注解似非法時令也訪議教之語使明法時令也訪議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附按故下言使明其德也知先王務用明德於民始謂先語治國之善語○附按王之以明德爲新民也注解語字恐與本文不貫語治國之善語○附按教之故語治國之善語○附按志使之廢與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教之訓典使知族世成敗之書九



所以處事。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附按恭謂  
界始不養。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附按恭謂  
大綱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  
立矣。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明精意以導之罰。精意謂斷  
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明精意以導之罰。精意謂斷  
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明齊肅以導之臨。齊肅也。肅  
臨事也。○附按臨臨民也。上文多方以導之皆以爲太子。○  
日君臨之用而齊肅者又有臨之本內心志齊肅則外威儀  
著見而後可以有臨言。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師傳也。○國  
此以終上十一句之義。附按不可爲猶言莫如。之何謂無法以教之也。注解非是。

踐阼第三十一

學禮十四。此大戴第五十九篇。按此猶見古天子尊師傳  
乃足見學之至義。今取以爲篇而以諸書之言人君師道  
者補之。○附按此篇舊本亦令爲一章。今亦以經傳例分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焉  
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惡音烏。恒胡登反。○惡猶於何也。言於何  
○附按藏之約謂藏之於心。其理簡約行之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者  
謂行之於事。通達無窮也。戰後文當如是。諸大夫對曰。未得  
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  
得見與。顓音專。頊許大反。○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  
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齊側皆反。○端  
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  
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枉也。○今按去執二字。恐誤。

蓋言以力自矜之謂若狗其  
所信。不自矜。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欲聞  
而已。○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惕他歷反。○託於席  
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席  
反。亦於櫪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  
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劔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  
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忘危。不前右端之銘曰。無行  
可悔。當恭敬朝夕。故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  
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凡之  
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舌。○附按此篇舊本亦令爲一章。今亦以經傳例分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  
也。日知所忘。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  
以游溺爲鑑也。○今按注云。自新取戒。蓋指湯之盤銘而言也。  
櫪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傷。其禍將長。其櫪君天下  
者難其相也。○今按此亦泛言。未必指櫪爲相也。杖之銘曰。惡乎  
○附按室以櫪而安居。安宜思危。故以此爲戒。杖之銘曰。惡乎  
危於忿。惡音烏。下同。室音至。○惡乎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  
脫於忿。惡音烏。下同。室音至。○惡乎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  
字。惡乎失道於嗜慾。而行之。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也。  
樂爲戒也。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不解息其容  
樂爲戒也。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躬勞。躬勞終禍。論慎  
因言之也。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躬勞。躬勞終禍。論慎  
勞勞因爲此戒。勢與富貴義兩施互取焉。○附按富福音義相近  
以文兩字皆云。富聲皆訓備義。注首取福義。又論凡事慎履謹身。







於父母不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  
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  
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後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  
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大傅之任也不能懲窒  
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今按鄭愛字上下必有闕誤○  
附按無恩於父母當從新書作不姻於戚黨無經於百官謂  
統馭百官失其經紀也鄭當從新書作各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  
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  
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大保之  
任也中去聲咳告代反○聲有準乃能中律節度或為節廟  
任也○超或為走隱據也言按禮樂之器○附按安顧咳唾等  
書作安咳唾數顧安疑即安字之誤得當從新書作德隱琴  
下新書有肆字隱琴肆瑟蓋撫弄陳設聲音之器以自娛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天子宴魯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  
之辭應對羣臣左右不知己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  
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少師與天子宴者也左右之習反其師  
請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今按舊本  
作曉又無廢字今以學記刊補又按左右之習反其師句即  
學記所謂燕朋逆其師者也○附按已諾已字未詳疑當作  
以諾不以正如魯平公諸藏倉之類傳當從新書作博  
不博不習謂以簡聞小誦自安不求多聞不加學習也天子  
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  
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  
屬少傅之任也不以章謂惑於朱紫不以典章○今  
按集疑當作謙○附按賦疑當作賜天子宴  
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餒飽而強饑而怵暑而  
賜寒而嗽寢而莫宿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

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  
屬少保之任也易以鼓反樂音洛洛都含反鼓祖峻反林盧  
含反與文同助於散反好呼反反血眉承反  
○易自放縱也湛過於樂也醉與餒通其性也強猶強也林  
食殘也賜傷暑也環顧於樂也○今按如即而古通用○附按饒  
當從新書作飽御器下之字疑誤御器當用者宜舉之舉不  
當用者宜藏之藏此慢舉慢藏之失也又按注猶強之強疑  
當作張春秋傳晉侯將食號呼歌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  
張注云腹滿也中亮反號呼歌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  
迭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  
風雨雷電之書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迭樂原謂輕用雅誦  
也凡禮不同樂各有  
秩防從所好則亂其大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  
語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也忌諱則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  
詔王之忌諱也○附按誦疑當作頌送疑當作失樂下疑脫  
之字新書此句下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宗之時節當  
從新書之下有不字謂日月失其常度如不當在衡為鸞在  
食而食是也大國之忌當從新書作國之大忌在衡為鸞在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賦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衡衡下有雙璫  
衡牙珌珠以納其間珌珌以維之行以采芟趨以肆夏步環  
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鐃鳴也珌音義  
反珌音居珌音禹才資反中去聲下同還音旋鐃音千羊反  
亦作珌○衡平也半璧曰珌珌在旁衡牙在中又以珌珠納  
於衡珌珌牙之間珌亦作璫又總曰珌珠分之而亦者  
曰珌白者曰璫或曰璫美玉珌石次玉也珌一作珌  
為路車也蓋圖以象天二十八宿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  
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  
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據音老軫止忍反  
軾音希軾音希○國將舉  
也軾謂車後不觀四時之運謂視輪也因上以車  
輪為月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大戴禮



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人有快人，則法度壞。○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雖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以上荀子大略○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逆，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也。」劉向新序○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往見郭隗先生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曰：帝

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已者至；已趨下庭。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眄莫見反。若恣睢奮擊，呬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唯許季反，呬呼反，藉在夜反，叱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戰國策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

東雍梁萬方廣慈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五學第三十二

凡四

學禮十五

古無此篇，今按天子尊師重道之義，莫隆於視學。禮十五，學養老一禮，乃取書記言五學者名篇，而以心戴諸篇禮文實之，並附傳語於後，爲學禮之終篇。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止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五

天子入學

一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匱求位反，一作遺。○大戴禮作踰。○類曰：踰與踰同。謂東序尊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尚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不則之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顏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漢書大戴禮

右天子入學第一章

章下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實爲

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此條未詳何書。○附按：此篇舊本無章名，今補。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昕音欣。○大昕謂且明日將出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工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  
發咏焉退修之附按下文章下注解退修之為句以孝養也為句  
以孝養則退字當為句修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  
之當屬下句而其義甚長  
大合衆以事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  
老幼於東序闕古穴反○此條乃古天子視學遂養老以令諸侯  
下則復存傳義云○附按  
反養老幼幼字為衍文

右視學養老第二章章下○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  
微學士○疏曰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云○附  
嚴陵方氏曰下言適東序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  
則知此視學非雍之學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  
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學 視學養老傳 二

之者視學養老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  
耳非為之報也有司卒事反命  
無使有司攝之義蓋祭中一切常典之事皆命有司舉行  
而祭仍天子親主也但玩記文簡於祭詳於養老或司其事  
主視學養老而祭乃入學告事之祭故使有司行之若正祭  
則別有在與禮文無者今兩存之學中先聖之祭惟見文王  
世子篇始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及此視學養老祭先師先  
聖他無所稱其禮文亦未聞僅據始立學釋奠有用幣合樂  
與器釋菜有退儛獻語則推之歲時正祭其有莫獻合樂儀  
賓諸禮可知其或即此視學一節行之亦必終日而後卒事  
無能盡力於養老一禮矣則疏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以爲明日適東序或謂此與疏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學也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疏曰時天子視學在虞庠  
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曰乃之東  
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周立三代學又立周之太學於東  
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天子尋常視學則於東  
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則既視學尋常後適東序養  
老之處親釋奠於先世之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附按注疏於周學

名制多強為分合此因適東序之文又臆生支節皆不足據  
始亦誤此句通冒下文適東序至修之以孝養也而言下文  
以成之也終之以仁也白始白成曰終意脈相貫未結云君  
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即此始之養也之始○又按欲養老  
而先釋奠於先世之老乃此始之養也之始○又按欲養老  
老必皆如是也疏謂其始立學不釋奠於先老若亦非若如  
其說不應下九節俱就平時言惟上一節單主始立學似亦  
不倫矣○又按釋奠與釋菜不同王制孔疏曰釋菜釋奠於  
而巳無牲幣釋奠有牲幣其說自明但鄭注解王制釋奠於  
陳氏嘗駁之或謂據此爲解非是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  
天所因以昭明天下者羣老無敵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  
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疏曰蔡氏  
以更字爲史與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衆賓爲  
酒注數席賓席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於賓之西  
南面各特焉是也○附按三老三公之老也五更五官之老  
也老無定數非一人亦非五人五人故總謂之羣老或曰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學 視學養老傳 三

老爲庶士之老恐於王制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省悉井反  
國老也老之老之文不合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省悉井反  
所有也○今按珍謂下章入珍淳熬之屬○補遂發咏焉退  
注東遷陳氏云適饌謂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疏曰案大射  
修之以孝養也而入獻之○疏曰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  
賓人及處奏肆更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獻禮入門即奏肆  
夏故仲尼燕居云天子乃退酌饌獻之○附按魯方氏曰遂發  
咏焉退爲句樂記天子執爵而饌執爵而饌而總于正與  
此篇義相發蓋饌者食之本執爵而饌欲親饌也饌者飲之具  
執爵而饌欲親饌也于者舞之器饌而總于示欲親饌也皆用  
以爲禮而不親其其事此篇云適饌則不親饌可知矣省醴  
則不親酌可知矣發咏而退則不親舞可知矣安養天子省醴  
飲則老更當拜親饌老更當立而待非所以安養天子省醴  
論燕禮以宰夫爲獻主意亦如此○附按養老禮無全文見  
於此記者惟天子躬行數大節而已注家取飲燕諸禮爲說  
証之多於養老事理未安如諸禮陳饌飲筵席皆有司爲  
之此則天子蒞飲之以示親爲席意凡禮席與位不同如樂  
飲賓入位在兩階下既獻乃升堂即席文衆賓位於堂下無



此既席位相連為文則別無階下堂下之位可知設訖旋  
即迎老升堂即席如祭禮延尸即席立於階下一節所謂  
養老近於事親也此時天子之席位蓋在階下與養老之珍  
具共視也曰適曰省曰具當是更在席位尚未及饋獻而  
天子先之饋獻也遂又發咏以示親親總干以示親舞亦未  
及歌舞而天子先之歌舞也今云發咏不及總干以歌統舞  
言也此天子躬事老更之禮畢退據公食大夫禮賓升公揖  
退於箱意此亦退於箱以俟事也修之以孝養通承設適省  
發而言天子退後其酌獻饋餉當以六官長貳攝之其禮儀  
必與意不同飲燕食禮諸節文此不敘者本文非天子躬行  
之禮也反登歌清廟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樂音  
洛○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  
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  
詩以樂之也○附按反謂攝饋餉畢夫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子由退處反位將因合樂而乞言也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既歌謂樂也語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正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曰致極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禮學卷老傳

也○補注東漢陳氏云台德音之致謂集清廟詩中所咏  
文王德音之極致也○附按常禮升歌下管先王告正樂備  
然後旅酬而語獨此養老重乞言天子求問先王之道德於  
老老即所歌詩中相語其義以答乞言之意故曰既歌而語  
以成之也此在既歌之後未嘗舞之前唐開元禮養老儀樂  
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天子虛躬請受俾史執  
筆錄善言終二舞作於既中其遠制也舊說仍作歌舞後  
旅語一例看既於本文既歌而語不合又不見養老中乞言  
一節恐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周  
晉失之樂也詩維清奏象武是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  
伐紃之樂也詩維清奏象武是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  
有堂下眾謂所合學士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與  
庭事謂大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附原父劉氏曰大合  
眾以事舞六代之樂也用之陳氏曰由足以達有神正君臣  
明足以興有德書言神人以和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由清廟與武之詩曰登歌清廟文王之詩曰父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附嚴氏曰象是文王之舞周

武王樂其意蓋謂維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  
之別不知古樂歌者在上貌竹在下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  
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別也○附按此  
節當承合舞言上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於歌此君臣貴賤  
上下之義行於舞蓋樂歌以象德舞以象功帝王治功中所  
有君臣貴賤上下等事自當於舞中象之如總干山立武正  
之事五成而分周公左右召公右即所謂正君臣之位者謂  
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  
屢升堂然後有無算爵無算樂今據本記登歌後即合諸下  
管後告樂闋似無算爵以下事蓋其禮主於養老而不主於  
飲燕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惟致孝養而已不以多儀盡  
歡為貴觀乞言亦微其禮則聚從簡質可知若一準諸禮中  
惜全文不備無以考證其異同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朝會各帥其屬大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是也○疏音莫○疏曰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禮學卷老傳

注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其仁心也孝經說  
以下接神契文謂諸侯還歸帥行於國大夫勤力行之於朝  
州長里宰之官希驥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俱是在下舉  
行在上之事也○附馮氏曰石梁王氏塗去幼字按疏有其  
義而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訛本攷入一字○靈臯方氏曰  
鄉遂七十之老有進養於天子之學者故鄉遂之吏偕焉  
吏反養老即正齒位禮亦做養老之義○附按終之句謂先  
有禮義等而至此終之以仁也注疏則解成終其仁矣恐非  
之以仁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事也  
字語氣○附按石林葉氏云敬也禮也孝也義也仁也一孝弟之道○附按石氏云敬也禮也孝也義也仁也一養老而盡舉之所謂慮之以大也今詳大即下文舉大事之太此句總管下五句舊解與下平列未安又按愛之以敬謂記事即下文舉事古者舉大事必書故曰記事愛之以敬謂其所以養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附按敬禮即禮上文包舉之此又列修之以孝養謂親戚之紀之以義而語之歎之以見德之備也列修之以孝養謂親戚之紀之以義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



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

焉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免當爲說

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典南也念事說命書爲

之終始常於學禮義之府○安王世子

凡養老五帝憲德行○爲于僞反三王有乞言有讀爲又又從

行者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

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附東萊呂氏曰看微其禮一句是尊老之求而不切也○兩

則○附東萊呂氏曰看微其禮一句是尊老之求而不切也○兩

誠盡禮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問乘暇開端發問

右憲老乞言第三章一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竟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

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學憲老乞言傳六

者也○金音嗣爵音孕○割牲制俎實也酌食罷飲也干痛也

○祭義○補注東漢陳氏云祖祖衣也饋進食也酌食畢而

以酒虛口也總干總持于盾以止舞位也○附按祖而制牲

祖而執爵刀以示親割而已此禮當在設席位前又按王制

云立衣養老則立冠也此云冠而總干者據明堂位冕而舞

大武皮弁舞大夏則凡舞大武必用

寬此於總干時若之非養老之服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

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

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宮之東東序東序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

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禁云邦聚者老掌其訓事  
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周立小學爲  
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敬前而已序則後也故鄉  
云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據前而巳序則後也故鄉  
也大學在國之西郊者鄭駁異義之言三黨一雍在郊者惟氏之  
言意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則以爲周之小  
學爲辟廱在郊也○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斯而周則又有辟廱  
成均皆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  
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此曰天子故國老  
是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其中其左東序其右辟廱此大學  
西郊則小學也記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  
諸侯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制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  
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制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  
也命有司行事先祭先師先聖焉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  
宗者食也三老五更於太學之制然則兩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  
所謂養宗夏之東序在太學之制然則兩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  
謂之西學上右而下左周之制存特其止者而右學夏序蓋與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學憲老乞言傳七

均并建於一邱之上也成均頌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  
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謂之也○今按諸  
儒皆以養國老爲大學養庶老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  
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關之  
可也○附按希聖周氏云上下以尊卑言東西以方言之左右以位  
言今詳此或各以爲大學小學之分名而無以見在國在郊之異  
制注疏以西序在西郊左學小學之分名而無以見在國在郊之異  
之解耳○又按疏引皇氏謂庶老兼庶人在官者非是古者位與  
德稱未有德成而終身爲胥吏者胥吏與庶人在官者非是古者位與  
中隆禮之養非所失也其致仕之老致仕當作死事文誤有虞氏  
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綈  
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立衣而養老○皇本又作皐音皇皐皐反  
皐皐凡冕屬其服皆立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  
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深衣而巳夏而改  
之尚黑而周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立衣素裳其冠  
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  
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綈縞來之  
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總評云反牟亡侯反追丁雷反○



冬以食爲主亦有樂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成然也○附按視學養老惟養老更一事其饗死政之老與養孤子同養其養致仕之老如月告存日有秩之類其養庶人之老如引年復除之類三首皆與視學養老之禮無殊其禮據王制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親饋之則養老惟兩時事據文王世子凡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則養老惟兩時事據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養老惟於大合樂參之周官羅氏仲春獻鳩養國老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者其事証也但無秋養老合樂之文者意者春養國老其禮加隆秋養庶老其禮稍殺或類用其秋養庶老中如疏家所謂養死政之老不當用正饗食之禮而用其饗之輕者禮文所記蓋特舉養國老之最重者若爲快與之兩注家以周官大胥春入學合樂秋頒學合樂俱當養老之義大合樂竊疑大合樂兼樂舞與聲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是也若春秋分主合舞合聲二者似屬教習學者之事非即大合樂未必行養老之禮月令春合舞釋菜天子亦親往視之者當是春祭必先聖釋奠合樂天子視學親祭其先師以爲時教禮行之以爲時祭即文王世子四時官釋奠於其先師以爲時教即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春爲歲首天子特於時祭時致中親舉視典故月令以其禮之大者著爲令耶至於月令仲秋有養耆老之文與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俊同類乃愛養之養次河建養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學 歷代養老事節 凡



十養於鄉也又據秋食耆老禮者為六十者以其為死政之老得  
受養於國則六十養於國也此二者亦在養老義例中故與養  
於學類列之義或然也○又按國者是對鄉而言則以鄉國對學  
是謂小學國小學可也但末見得學確是在鄉恐與是國之大  
學也似不應  
另言殷制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齊亦知之九十使人受  
以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疏曰八十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  
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皆人無目恐其起坐參差拜君命之  
時亦當如此○附按九十使人受則並不親拜君命可知矣  
十異振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臠膳飲從  
於遊可也○疏曰良反離力智反○振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  
安養之法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給食  
死而後制而可為者○疏曰歲制謂此亦大夫以下人君則即  
位為梓矣時制謂衣物難得者月制謂衣物易得者日修謂衣  
悉辦但日修整而已○今按歲制者歲一展而修之月時月日飲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歷代養老事節 十

此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  
雖得人不煖矣○疏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 七十不俟  
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下俟朝謂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謂有常膳○疏曰此謂大夫士之老者而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  
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  
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今按注揖君當作揖  
按周禮司士職云孤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去公及  
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主揖之乃就位又云主揖之皆  
遠適既後位○附按疏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  
者告云存也月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  
告存亦致膳

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疏曰齊音預齊側皆反○五十力稍衰也力  
弗及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疏曰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者  
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疏曰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者  
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疏曰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者

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  
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  
鄭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周之意  
簡耳夫田役為重故五十免之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是也戎事  
若四部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  
二十也其野戰之吏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  
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也宗子不孤者此婦子代父而祭  
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之兵也宗子不孤者此婦子代父而祭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 五十而爵六十  
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不親學謂不能備弟子禮致政  
還君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  
戶校年謂將戶口籍冊引而進之校年之多寡為賜之厚薄已前  
謂行養老禮畢乃舉引年之禮除後役日復當行復除謂當行此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歷代養老事節 十

復除之今如下文言一子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內則此下有誓亦如之凡父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廢人事○附按此條引年正養庶人之老之事廢疾父母之喪三  
以下乃養民之次因記本連文附編於此非學禮也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  
疏曰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有復除  
之令也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之所以欲故僅三月不從政也  
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  
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族師云新徙之治皆聽之使無征  
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附方氏曰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衰  
衰於疾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附  
按諸侯地寬役少自當暫寬之大夫役多地狹自當久寬之皆所  
以恤民力而適得其平也 而無父者謂之孤 疏曰孤顧也顧老  
疏謂欲令人貪之者乎非 而無父者謂之孤 疏曰孤顧也顧老  
而無子者謂之獨 疏曰獨處也處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疏曰矜  
而無子者謂之獨 疏曰獨處也處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疏曰矜



斷爲長○又按天子巡行而八十九十者在道最易忽而過之故  
 記言弗敢者所以敬高年也然亦僅一見耳若欲言政者則雖枉  
 道就見於其闕里可也然則天子先見百年者亦爲年  
 至高聞見必廣當實有益於國取非僅行老老之禮  
 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時也齒者謂以  
 年次立若也三命刻國之鄉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  
 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上齒於族故言  
 族耳○疏曰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再命之文此文乃在  
 當正故鄉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也而此注云鄉射飲  
 酒諸侯言之若天子當正飲酒二命則上土也此經雖據諸侯亦  
 兼當正意故云三命不齒若諸侯之國鄉飲酒但爵位爲卿大夫  
 兼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其是賓賢能其得爵爲卿大夫者此二  
 云京東實政其正文云席於賓東坐於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  
 者實東實政其正文云席於賓東坐於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  
 子當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異故三命始不齒一命下主立於  
 下而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是也族有  
 七十者始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待獻賓獻介獻賓  
 賓之後至一人舉解之時乃始入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  
 儀禮鄉飲酒解卷十一五學歷代義老事節主  
 之前一人舉解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  
 舉解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卿人  
 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者意謂身有三人似  
 可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耳鄭注又云  
 雖非族亦然者謂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也熊氏則  
 謂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者若鄉飲酒則無七十者據鄉飲  
 酒禮明日乃息司正告於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附按  
 此黨正飲酒正齒位禮注疏通鄉飲鄉射言之非是詳見鄉飲酒  
 禮篇遵入章席於賓東節並學制篇教民之法章國索鬼神節又  
 按此即習鄉尚齒之禮以明重年之義三命不齒族當爲句有七  
 十者與敢先示三命不齒族廣言謂不加齒之義見雖有下黨飲  
 中不齒之人遇有七老之仁者又自有弗敢先之義也語意連下  
 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又豈三命者可得而先乎注疏將此句坐入  
 黨飲禮中而以鄉飲禮違者後入一節當之不知彼特爲不干七  
 正禮而然與不敢先老者義全無涉因誤看又誤証皆非也  
 十者不有六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  
 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  
 爲禮而后揖鄉大夫士○祭義  
 ○大夫七十而致仕致其所



牛羊麋鹿腐之肉必服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  
去其酸柔其肉或作釅下句作餌○膳音丁老反膳九倫反膳音每捶之也○釅音二本  
膳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筋音斤膳其假反或云筋  
之大者或云筋頭也○疏曰膳卽筋之類炮豚炮牂調以醢醢汪  
漬亦然故知○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漑諸美酒  
珍和亦用醢醢○漑似賜反漑子潛反期音非漑於力爲  
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反○漑亦漬也○補注醢梅漿也  
熬捶之去其酸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  
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漑之  
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酒所貝反鹽音豔濡音爾○熬於火上  
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五季  
歷代養老事節  
五  
由也醢或爲醢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腎是也○昔音遼○疏  
曰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之而煎之  
以醢也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煇也第三第四炮取肝若羊  
也第五臠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其一肝腎者則此慘下肝腎  
也但作記之人文不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  
飯次故在糝下陳之  
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周禮慘食也○食  
之以其腎濡炙之舉燠其腎不糝○音嗣下注醢食同  
肝腎取狗肝一幪  
皆也謂炙皆燠也○補注糝者兩雅燕虞  
麥郭注虞麥卽澤麥一名黃說文麥辛菜  
取稻米舉樵稷之小  
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醢讀爲糝之然反○狼臠膏臠中膏也  
也此醢當從豕○臠音億臠又作豢又作醢同之然反○內則○  
呂希哲曰八珍據正文爲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摶珍也漬也熬也  
慘也肝腎也上文注疏說誤○今按此卽上章所謂養老之珍也  
故附於此○附按呂氏月數八珍而朱氏取之或疑摶係慘食  
應入八珍內則第一第二之淳熬淳母不亦指摶與豕耶或又疑  
何故多末一節曰據正文此是復自注第三節耳蒸取稻米糝漑



之以為說九字行與前同單多小切很屬膏與稻米八字力細注  
前文言前為隨者係如是以為之也前言稻粉此言稻米蓋以米  
為粉一物而各舉其一立文耳然則此即前通字注謂當從實者  
似不必又按或疑注疏入珍不數移地據周官為蓋豆之實也  
日周官膳夫言珍用八物而不言何物鄭以內則言八物者當周  
也至別官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而亦未明言何為醢食糝  
以別又仰以此條與醢人二食者不在此內乃於本文為醢故朱子  
厚夫八珍而所謂醢人二食者不在此內乃於本文為醢故朱子  
特取呂氏之說也或又疑呂氏何所據曰彼已明言之即  
據此正文耳今謂未節是申說上文者亦據正文言之即

右歷代養老事節第四章 凡六條 章 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三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

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歷代養老事節 去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

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今按注未句

文義難通所謂後德吉後進之有德者不加於前進之有德

者此雖貴德而猶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

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是故朝廷同爵則尚

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

乎朝廷矣弟音悌後皆同○同爵尚齒老者在位也君問則

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

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與其禮而已四代皆然○

疏曰知朝位立於庭者家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於階上是也 行肩而不併

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

弟達乎道路矣併步頂反辟音避○肩而不併言肩不得併

錯馬行也父黨隨行兄等馬行車徒辟乘車

步行皆於老人也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  
者行之○行戶剛反○疏曰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少  
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家  
隨是也錯馬行參錯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家  
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且無子孫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

巷猶閭也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鄉

矣甸田見反獲音蒐○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甸甸六

也○甸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禁

五十者養也養冬獵爲狩也○疏曰一甸之中出長較一

乘車七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言獲狩則夏苗秋

獨可知也○附按注多其長者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

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

乎州巷放乎獲狩修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往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歷代養老事節 去

孝弟之禮 公曰善哉家語○齊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

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 春子曰昔者衛國之

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樂正子會

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 朝當爲國 八十者杖於朝

見君揖杖 揖杖 君曰趨見客無侯朝 不欲久停老者也古者

以朝乘車輪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

乘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 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 建杖 君曰

趨見母侯朝以朝車送之舍大子重鄉養 舍館也重鄉事也

附按大子疑當作天 筮巫登御於前祝嘏祝嘏以食乘車

輪輪背與就膳徹送至於家 膳徹謂以樂食之也 君如有



微聞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旦日此文  
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豈反文王之治岐何書大傳

義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終

十六

朱子義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一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燕禮第三十三凡二十

邦國禮一之上鄭目錄曰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

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漢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

五十八篇獻之不行唐後書亡無從詳考今定其見於本

經者燕射聘食四篇繼以所集朝禮一篇第之以見其大

云○疏曰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

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逢與之

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若然目錄云卿大夫有勤

勞之功兼聘使之勞

王事之勞二者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與音預○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

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為歡也○相息亮反勞

力報反使所吏反樂音洛語魚據反○疏曰王燕飲大夫相小臣

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大僕之事留羣臣謂羣臣

留在國不行者也○今按留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若欲與之燕

故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

右戒羣臣第一章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宰君飲食膳宰者也具官

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往也肅也寢路

安○疏曰路寢者以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則宜於六字

路寢不在燕寢可知○今按疏于寢下說既朝服則宜於六字

二問君善赦氏曰寢東蓋其東壁之東也此時所具者樂人縣

共薦羞平及既設賓席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樂人縣



面西曰左此等皆據酌者北面而言玄酒在左此燕禮尊面酌君若面以左爲尊玄酒在南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在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以下文賡爵於公者交於東楹北也又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據漢法而知但豆徑尺柄亦長尺此承尊之物不可同於常豆故知卑而大取其安穩也夏宜用絺冬宜用絺葛之屬者曰絺喪服傳云無事其縗有事其布曰緦鄭注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天大不言玄酒者以其言兩又言南上則有玄酒在南可知凡無玄酒者不言上下如下文尊士旅食直言兩國壺之類是也正祿者王制下士以上至卿大夫皆得正祿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今按在尊南者謂瓦大之方壺之南耳疏云幕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難於方壺瓦大之間誤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難耶今刪之○附君善教氏曰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凡設尊者皆而其鼻君面尊尊鼻東向此設尊者而西面故玄酒在南而爲左若以尊言之則爲右矣○補注尊盛酒器尊于東楹之西者陳設此尊亦曰尊也方壺國壺亦尊名○附按注尊士旅食者用國壺變于卿大夫也大夫下疑脫士字蓋士之獻亦升堂司宮筵賓應酌于方壺國壺獨爲旅食設說又見下士人獻士章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純章尤儀禮經傳通解卷之二十一燕禮陳饌器三

反○疏曰公食記云蒲筵常繡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異國之寶有加席禮得申此燕私禮臣屈也又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席○附按大射禮賓南面此亦然

右陳饌器第二章章下  
一條○燕朝服於寢朝直達反○朝服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纁帶素鞞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釋音鼎辟音壁衣於旣反○疏曰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屨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屨其臣則白屨也鄭注又云被下曰屨禪下謂底也燕於亨于門外東寢者以燕在廟則燕在寢私處也○禪音單

方尊普庚反○亨于門外臣所掌也○疏曰此與公食皆君人親供也○本經記○補注君善教氏云古者寢廟之門外皆有轅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射人告具無射故使贊者告具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附君善教氏曰是時公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







下賓者主人于洗北面是其所位也周禮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附君善教氏曰君與臣燕乃使宰夫爲主人者固所以明君臣之義然亦以當獻者衆尊者不能親其勢也○附按舊說諸侯之宰夫以士爲之其位亦在西面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今詳註謂主人位在洗北西面者爲是言西面則在東方矣然主人亦升自西階考位雖在東方主人雖代公充不敢出公之階階故此處言升自西階下文雖單言升皆升自西階可知也

右卽位第三章章下○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夫爲賓不以所與燕爲賓者燕爲歡心賓主敬也公父賓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卿于卿反又言甫飲於卿反堵者遠于君及○瑯曰此謂與已臣子燕法若與異國之賓燕者用土介爲賓也不用公卿爲賓者恐過承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于君不長遠君也○今按若以樂納賓記見下樂賓章公所與燕者雖膳者與執事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于士也○差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凡薦與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卽此章

差者小膳宰也○宰者欲絕於賓差賓者亦士○本經記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答

主人北面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

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建其位也獻不以爵降正主也○降音建

主皆用爵此宰夫爲主故用觚也○附君善教氏曰獻公用象觚則此乃角觚也○附按注言獻不以爵今下文又言受爵送爵故

亦通謂之爵也○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尊也○疏曰每

先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階主人復奠爲拜手

反○疏曰前舉爲洗爵此舉爲汗手○附按此因賓與主人俱升

自西階與卿飲酒射不同且主人卽拜于西階上亦與二爵

下文俱特加賓右二字○賓降主人辭賓對卒揖揖升主人升

坐取觚取觚酌膳執事者舉幕主人酌膳執事者反幕

也酌膳者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

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膳宰薦醢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

酒記曰賓復位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脯坐絕祭

臂之興加于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

拜告首執爵興主人答拜賓才計反執始執反時七內反○降席

賓前酌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首○附集說曰此賓

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

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祭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賓四階

乎○附按絕祭臂之執手啐酒解見卿飲酒禮篇獻賓章

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舊說執爵興主人乃答

拜凡答拜皆于所答者與乃爲之經或不言其與文省耳今詳此

說似誤按答拜之禮無取乎待彼拜者既興而此始答也儀禮答

拜初見于冠禮篇之戒賓賓賓章其言主人再拜賓答拜賓再拜

主人見拜先拜之下無一典字則同拜而非待拜興乃答可知但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卽此章

鄉射篇獻賓章奠爵拜下及此上節拜告旨下却皆有執爵興三

字乃言答拜者蓋經文先於賓拜一邊敘完乃敘及主人非謂主

人答于賓賓之後也又主人獻賓賓拜受主人拜送與此答拜不

同觀鄉射篇賓拜下有主人少退四字主人拜下有賓少退三字

一則主人方獻既不得其爵而與賓同拜又不致直受賓拜一則

賓既先拜亦不敢直受主人拜故皆少退此則一先一後事理應

然故經以少退二字明著之凡他處拜受拜送不言者皆省文耳

若其他拜洗拜卒爵拜告旨拜樂酒皆有但答拜從無少退文其

爲彼此同拜也明矣

右主人獻賓第四章章下○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

記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

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謙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

東面對東面少進對○疏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卽通觚亦

稱爵經文不辨主人立處又無少進之文鄭以大射先行燕禮

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補注君善教氏云奠觚亦奠于地也坐奠

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補注君善教氏云奠觚亦奠于地也坐奠

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補注君善教氏云奠觚亦奠于地也坐奠



皆西北面賓坐取觥奠于簠下盥洗簠下主人辭洗也賓坐奠觥

于簠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

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事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

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附按舊說賓

辭其位然則上章賓于主人卒洗之時固不待其及階而揖升矣

今詳上章無及階字故舊說云爾但亦必待主人及階乃揖升始

得禮意不可因經但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言大禮遂而失之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主不言不啐酒故鄭云辟正主也賓禮獻訖則薦脯醢此主不拜

人是臣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齊乃薦主人于洗北是也鄉飲

酒不告旨主人之義○疏曰告旨者賓拜主人訖告酒美也鄉飲

爲主不得直言主遂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

人故云主人之義崇充也○不以酒惡充滿謝賓者甘美君物也

酒以虛爵降奠于簠○附按舊說氏云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 賓主人

也酒非已物故此禮亦不可得而行今詳賓崇重君酒而報禮之

重已非正主故不敢以拜謝也注解崇字未安說見鄉飲酒禮篇

賓酢主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

人章東西階謂之序西序內也

面大射禮曰損者以命升賓

右賓酢主人第五章

主人盥洗象觥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觥觥有象骨飾也取象

皆以應龍南有臣之儀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皆君東從西階

來不得從東西面取是以東面也○附君善教氏曰公在席而東

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爲之也經言獻醢在席者象公獨公

此與六射見獻公之儀若此則其他之獻醢者皆正鄉其席與公

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昨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

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幸胥薦脯醢山左房○賓者須又

受爵者先拜公乃答拜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醢也敬

也前獻賓薦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

膳宰設折俎異人以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大射主於

射略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賓薦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

私主於堂故賓之薦醢庶子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子同使士尊

官爲之○附按舊說拜于下者臣也此推一拜而已一拜則不精

首今詳經文凡言拜受拜送者至多皆主再拜言此正用其文法

何爲既以拜下爲臣禮而反言一拜乎恐大失禮意又考臣之拜

可以首及主人獻公而偏及一拜乎恐大失禮意又考臣之拜

無不首者經不別言者義可知也舊說恐告饗說又見大射

儀篇公爲賓舉放章○又按拜受拜送一先一後不能同拜故舉

飲鄉射篇皆有少遇之文此當公拜受時主人即降西階已如

醉然故無立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

受君拜之嫌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

執爵與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疏曰凡非一謂膳宰贊授肺立

按此公拜亦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簠

是再拜也

右主人獻公第六章章下獻公曰臣敢奏以聽命投公

辭不敢必受之○疏曰謂主人獻公賓賡解於公雖非獻

釋此辭○補注君善教氏云奏進也命謂君受與否之命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 賓主人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膳于昨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賓答

再拜更爵者不敢受也○疏曰主人受公雖者不敢煩公

○附志仁楊氏曰若君不拜其臣生人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

酌君之膳酒者明酌之之意出於君也○附按舊說上下文酌膳

皆無酒字此有者衍也蓋膳醢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賓答

答再拜主人奠爵辭簠

右主人受公酢第七章

主人盥洗升膳觥于賓酌飲西階上坐奠爵再拜賓降趨北面答

拜膳以應反敬也○疏曰膳醢也膳或爲湯湯醢也酌飲者助

拜酒也於膳爲飲今文膳醢作膳醢或同按前賓立序內以米

未有所升也之事爲飲今文膳醢作膳醢或同按前賓立序內以米

膳醢與膳皆送饗禮易楊樹爲舉膳醢於送○附按舊說膳醢

非是說見下主人坐祭遂飲賓酌卒爵拜賓答拜膳者君其

膳將于公席







右勝爵于公第九章

鄭注不言成拜者

等初受獻拜於堂下或罷辭或遣小臣辭成與不成如上說至於  
酬酒雖下堂拜未卽拜待君辭卽所云爲拜故下賓未拜者禮殺  
也此篇末無算爵受公賜爵者皆下席堂上拜稽首不堂下拜者  
禮未及輕於酬時○附按舊說興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簠向賓  
而酬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今詳疏云賓拜言西階下故知公在  
賓西階上者此一証甚明當且經明言酬賓公謂東不下席似大  
賓而非禮矣又經文旣以賓拜西階下隱言公在西階之上則凡  
賓左主右事畢反位皆屬常禮可知故省而不言而下文注疏又  
推出缺文以尊君之意則似鑿或疑燕禮賓主之禮安見曰鹿鳴詩言人之  
君臣同階而酬則似純乎賓主君臣之禮安見曰鹿鳴詩言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燕賓詞內已忘君臣之分而言人今反欲沾沾于  
君臣而濶絕其分恐大失制禮者之意○今按注疏解此升成拜  
者非是經文謂賓降西階下行再拜稽首之禮公命小臣辭蓋賓  
已下拜遂一拜稽首而再拜禮未成故升而成之謂升堂復一拜  
或疑此說無據曰下文緊接云公坐奠饌答再拜卽其據也今下  
文堂下并未一拜者另云賓升再拜稽首其又自明亦言公答再  
拜則此節之祇兩拜益信若如注疏說堂下堂上賓共四拜則下  
堂言公答四拜矣且據本文君尚欲辭堂下之拜豈有反禮其

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  
舊說實受虛爵於君庭

賓舉步未始非進仍俱在西階上不以一進字遂爲君在席上之証也。○又按此執觴與卽前象觴公飲之爵也故上文惟主人獻公一用受公酢卽更爵者不敢以公爵飲也及賸爵于公仍洗象爵故至此公飲後復易觴者仍前不以公爵飲之意下又因公命無易遂不易者尊公命也但公雖有命惟賓一用爲是故下云若膳解也則降更解知此更解仍是尊公不以公爵飲之意注以爲卿尊已謀而又拘更易公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解下拜小字面宜於文義未貫也

臣饒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

成拜。疏曰禮殺者謂若此酬時也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也。○附按舊說解字衍文大射儀無之今詳酌膳于觴與酌于膳禮義皆通則不必一議故注不言

言公答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疏曰案下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阼

因此不言者文不實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勗卿大夫

且故記人辨之



以下乃言其法耳。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有矣。疏曰：遺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尊先而卑後者。賓大夫之賓則旅三卿三卿偏次第五大夫大夫偏不及士。賓大夫之右坐奠解拜執觴與大夫答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飲於醵反並北而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相飲之位也。補注集說云：惟言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夫未獻乃先受旅者此實坐祭立飲卒解不拜。禮而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賓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解也。大夫辯受酬知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卒後復位今以辯皆作。補注：善教氏曰：言不祭者酬禮後也。復位復門右北面位。補注：若以其酒為公所酬異之也。附按舊說：卒受者乃其正禮賓之祭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今詳獨飲字似無著若謂卒受者飲前一一人酬酒則酬者先飲受者同飲不為獨飲若謂卒受者飲酬酒後再飲為獨飲似無所酬并無此獨飲乃為是。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公為賓舉旅第十

右公為賓舉旅第十章 章下 一條 ○凡公所爵皆栗階栗也。謂君命也。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登子六反。凡栗階不過二等。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卑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三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天子已下皆留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間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階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附按舊說以諸侯七等階言則主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階復聚足然後升堂今詳自第五階至堂上一連二散步于至堂上之第三步始聚足乃凡公所酬既拜請旅與記文及注合如舊說是。疏云：一等矣。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請自酌升拜時也。後者昨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事也。疏。

自謂升拜時即上賓得君酬酒飲訖自酌降拜升時也。疏曰：以下約人射而知也。本經記。附按疏文賓得君酬酒飲訖即指公先自飲酬酒立卒解言猶云君飲訖。酬酒耳。凡臣邀君禮皆以幸得言故稱賓得云。主人洗升賓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以主人獻君君酢主人主人不敢酬君故使二大夫勝爵于公以當酬處所以覆獻也。但君恩既大為賓舉旅飲酒之禮成於酬故酬辦乃獻卿君尊卿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補注集說云：凡獻于西階上皆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卷則每席反重席容反。言兼延縮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疏曰：此經設三卿之席在於賓東公食大夫蒲筵網布純加荏席玄純彼為異國之賓有兩種席故稱加此燕已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卿飲。補注：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遺尊於主人故鄭注云：統於尊此為君尊故統於君而東上也。公食記曰：宰夫筵出自東房。附按：若善教氏曰：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并卷之也。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二席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兩席上者席也。其位亦加之每獻一人則設席今詳教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主人獻賓。

說甚細則注卿升拜受觴主人拜送觴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解也。卷似非卿升拜受觴主人拜送觴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解也。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辭君也。生起呂反。疏曰：卿射辭加席以異席而辭之此重席不合辭以兩重似君故辭以辟之。補注：若善教氏曰：為卿設重席正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禮也。必辭之者去君差近宜辟之。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辭辭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之云。善卿者小膳宰也。上主人獻公遂自酢於此階下此不酢也。補注集說云：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可知此亦降於賓者也。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先悉薦反。諸公者謂大國有三監。疏曰：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言諸公容我大國而言鄭注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主制云：天子使其次大夫為二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周制使伯任佐不置。鄭云：容言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



公。附按若爲公對君之公而言則此爲諸公乃讓君之辭似非以多義命名也。又集說云先卿獻之謂先卿公乃獻卿亦既獻則升就席不與。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寵苟敬私昵之坐。大音泰近附迎之也。記云女乙反坐才臥反。疏曰孤無加席者亦是爲大尊屈之也。記云賓爲敬席於阼階之西以爲敬此孤亦席於阼階之西故爲有敬私昵之坐也。附按集說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爲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卿在君之右蓋以左爲尊也。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君故射時即不敢與君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爲卿設軍席而巳于公非重也。禮加席尊于重席今詳集說極是。注言爲太尊而屈者非也。或疑古人尚右日本篇注人于賓右拜至拜送爵非向左送爵乎。

右主人獻孤卿第十一章

附按孤卿即諸公之謂大射儀陳器章注云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是也。此章以孤卿命名者卿統於孤卿也。禮文則先言獻卿以孤卿不常有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注疏卷二十一

小臣又請爵者二大夫勝爵如初。又復。補注集說云上經言小臣又請者此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勝爵者莫解于健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者燕禮之正不得損益而云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服者正謂周公作釋其如此兩言若者不定之辭優君之義也。補注君善教氏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言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人。然夫致爵之節惟止於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不及其此經則後偶皆互爲進退以取是於三解之數使無過與不及其此經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當致下檢大射儀篇無第二致字以當爲衍但依本文長致附按長致下檢大射儀篇無第二致字以當爲衍但依本文長致作向致者連下爲句。洗象解升賓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共義則詳並非衍也。洗象解升賓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酌黃

君。處昌慮反。疏曰案前大夫二人勝解奠于公薦南北上其上解已取爲賓舉旅下解仍在今天大夫又勝一解而云奠于薦南明知是所用酌黃解之處又以二人勝解是共勸君酒君雖止命長致亦當二人俱拜也。附若善教氏曰不致者亦拜以始者並受君命宜終之也。

右再勝爵第十二章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勝者之下解也。若賓若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疏曰前大夫二人勝解皆奠于薦南其上者已爲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勝者之下解也。其再勝一解者留之俟爲大夫舉旅也。前爲賓舉旅不云若賓若長再爲賓禮盛至此爲卿舉旅不專爲賓是賓禮殺也。補注君善教氏云至此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酬之是亦賓之也。故其爲禮與正賓同此酬主於公卿乃或又酬賓者若遂尊者所欲耳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筵。疏曰言如初者一如上爲賓舉旅之節。補注集說云言大夫卒受以見士不與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注疏卷二十一

右公爲卿舉旅第十三章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獻不酢爵君已足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附按疏不酢爵君爵當爲辟即前主人獻卿禮不酢辟君之說。晉薦主人于洗北面脯醢無胾。胾之吏也。主人獻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晉相實。疏曰案周禮注言讀如謂其有才智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著薦者皆膳宰故知此胾是膳宰之吏主人宰夫也。雖是大夫然其位次在下此乃先大夫薦之尊之也。燕禮大夫堂士在下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者以主人位在阼階君已在阼故主人辟之而於下是以大射注云不薦於上辟正主也。賓者升也謂升牲體之不予賓酢時者以爵本賤也。今詳士位在西方以其爲主人之事故異位于洗北洗北于阼階之位爲近主人居之固宜。故氏又云自卿以下已無胾矣乃於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



之。又按注言主人大夫之下而放氏云宰夫爲士檢周禮宰夫  
下大夫四人教氏前又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爲之今古籍云  
無所稽考但就諸侯宰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乃薦  
夫言疑說爲是與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乃薦  
也亦獻而後布席也。疏曰凡大夫升堂受獻得獻訖即降  
偏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故言遂也略賤者次上卿與賓得獻  
即薦賓故也上獻卿之時言設席此大夫不言明亦獻後布席也  
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辨貴賤也此燕禮主獻不辨貴賤小  
卿與大卿皆在賓東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故此賓西無小卿位

右主人獻大夫第十四章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贊歌讀詩  
稱工少年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賡工也樂正  
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曰此上  
下作樂之中有四節升歌一笙二附三合樂四奏周禮贊歌讀  
發調讀詩云調讀詩謂開讀之不依詠即爾雅徒歌曰讀此作  
樂之時依於瑟即詩注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而鼓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樂官

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何  
我反相息亮反。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  
可鼓者在前面也越瑟下孔也內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從  
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疏曰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鄉飲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  
則五等諸侯同六人也引大僕二人同禮文見大射僕人以下同  
官既多遞換相工此燕禮輕小臣相工是以別同官人多得相參  
意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飲酒篇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

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  
長者也工拜於席。便婢面反。疏曰工北而以西爲左空其在  
受獻便者酒從東楹之西來故以右爲便鄉飲酒大師則爲之洗  
是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家工又鄉飲酒  
記不洗者不祭而此篇與大射舉工與衆坐皆祭以皆爲之洗故  
也又經無降席之文明拜於席可知。補注集說云此不辨大師  
與否皆洗者以取厭於洗西之節宜因而洗之也下洗處其義  
亦然鄉飲酒鄉射并獻大師則不洗者。疏曰謂非貴  
以其取爵於上謹故不特爲賤者降也。疏曰謂非貴

工也。附接工須人相輔爲之使其一時  
祭薦祭酒下衆工雖不祭薦酌亦應一例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  
卒爵不拜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  
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健遂猶因也古文

右樂賓升歌獻工第十五章

公又與賓禪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  
飲酒故工歌之後笙歌之前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  
射故笙之閒至射乃爲大夫舉旅案上爲賓舉旅直云公與以酬  
賓爲卿舉旅而云若賓若長是君禮漸尊賓禮漸殺雖然猶言酬  
至此言唯公所賜者是君又彌尊賓長彌卑也。附按舊說唯公  
所賜則是卿或及于大夫以此節爲大夫舉旅也今詳賓爲正卿  
于義爲倒卒旅畢也。疏曰謂爲大夫舉旅則行於西  
似未安卒階之上或從賓或從卿次第盡大夫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第十六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樂官  
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  
疏曰諸侯軒縣南面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故但云  
縣南。今按此三笙詩及下乃開節說見鄉飲酒篇開歌魚麗節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  
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  
附按舊說升授主人下當有爵字如鄉飲酒所云此文脫耳衆  
今詳立卒爵不拜既爵升而授之主人爵字自當省非脫也衆  
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降有脯醢不祭疏曰笙在堂下而言  
蓋階不升堂也辯有脯醢乃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  
者亦獻說薦于位之前  
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苢芣苢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本注詳見  
士樂不復言卿此燕禮是諸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  
又鄉飲酒注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彼經有合樂字故也此經



無合樂字實亦衆聲 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 大師上工也掌合陰  
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開歌三終合  
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疏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  
賢智注以爲大師所謂上工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雲陽  
之聲注云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  
呂林鍾中呂夾鍾又云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指之以八  
音金有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曰賦曰比曰興樂正由  
日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師乙魯之大師樂正由  
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  
復位者在東楹之北○疏曰樂  
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  
也大射注云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附集說曰由楹內堂上東  
行者之節也必著之者以其立于堂廉嫌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  
告于公亦北面不告賓者臣統于君與鄉禮異也○附按樂正堂  
下位鄉飲鄉射燕大射諸篇悉無文惟鄉射還樂于下工降于阼  
階下之東南室前三荷西面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僅此一見其位  
詳鄉射還樂上文樂正告樂備降復位至將射時適西方命弟子  
貨工還樂則其位本在東方可知鄉射縣于洗東北西面洗東北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樂備降復位 半

即阼階下東南樂正監樂位從樂縣宜也當先位于此縣東西面  
至還樂工亦降從縣西面樂正不與工序因還北面立其南據  
此禮文所著樂正位在樂縣無疑以此類推若大射軒縣三面開  
一樂縣東西兩階師工降堂向東站之東南亦即阼階下之東南  
鄭據鄉射有樂正立此之文注大射大樂正亦立此是爲位在東  
縣之北有推小樂正位西縣之北以樂正監樂而論分從兩縣爲  
位是爲得之此燕禮注樂正位則因大射注爲說詳燕或君從卿  
大夫禮用別縣亦東西兩縣而樂正不具大小其位如注在東縣  
之北也亦宜若鄉飲特縣階間注以樂正位于西階東疏所謂在  
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者似亦是也惟鄉射特縣洗東鄭不  
據本篇樂正立位詳推而樂以鄉飲注之則未加察耳故  
氏并以燕禮轉從鄉飲言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似更疎

方集賓筵開合第十七章 章下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

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

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 闕古穴反○肆夏樂章也今亡以

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勢則奏此  
樂焉○應應對之應易以敬反○今按樂納賓見上即位章

章下○疏曰常燕已臣于無樂王事之勢或有或無故言旁  
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鍾師云掌金奏金錙鐘及錡  
又云凡樂師以鐘鼓琴瑟九夏鄭注云先擊鐘大擊鼓是奏  
夏時有鐘鼓琴瑟彼經注雖不言聲但縣內有此四者故鄭  
兼言聲也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  
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鄭特注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易以敬也必引二記文者以燕在賓賓及庭奏之義也不然  
入門而縣興大門非殿門故之以證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  
賓入大門者大門非殿門故之以證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  
大夫爲賓與宰夫爲主人相對者謂若賓爲荷敬四方賓  
類特奏肆夏其事既重若非有王事之勢又何以發此樂也  
○附君善教氏曰君與臣燕不以樂納賓賓常禮也其或于此  
用樂者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末卒爵而樂闕  
辟君也必于此樂闕者亦以其爲獻禮一節之終也公與  
而奏以獻公之禮始於此卒爵乃開獻禮之終也 升歌鹿鳴  
此則以樂與禮相爲終始亦足見尊君之義矣 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  
奏而言升歌下管者飲明笙奏全別故特言下管新宮笙入三  
節是也今工歌鹿鳴與笙奏全別故特言下管新宮笙入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樂備降復位 半

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附按此笙入與  
本章別本章言執笙之人至此始入立于縣中此則上可下  
管新宮已是括本章笙入奏三詩一節管卽笙也記人用大  
射儀之語耳笙已入矣又言笙入者謂以笙入歌每一歌有  
一笙卽本章所謂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  
乃開也說見下節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  
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樂言三  
文互見也今詳記人升歌鹿鳴四語者上接若以樂納賓節  
下起若舞則句句鼓言納賓以樂及用舞有異本篇故各以  
一若字領起初非謂歌鹿鳴以下此奏樂四節之稍有異也  
故四節底平叙一証也凡首言歌鹿鳴未言合樂樂豈有樂  
之作也首尾二節盡同上樂忽變易中間二節之理二証也  
且此與大射儀同文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不言鄉樂是彼特少此一節耳至前三節此鹿鳴下無三終  
二字彼又以其次三終二字當此笙入三成應是脫笙入二  
字然則歌鹿鳴管新宮已無一字不同今詳記文字而語氣  
井無另有大射一禮之意三証也更可據者此俱從樂納賓  
說起若果有異樂則宜用之人無過四方之客豈非公與客  
燕章必當詳其與上文用樂不同者云何乃經文并公與客  
卽記文亦但以有房中之樂與本篇別則此用樂四節之



同據經文記文之不言其有異已可知四証也至新宮不謂  
另原說見大射儀篇樂賓章乃管新宮節五証也又此以樂  
納賓原取較平時有加禮如注疏以差入三成句為申說下  
管新宮將上文樂四節反減成三節而以爲隆禮更屬不合  
六証也尤有說者此篇有樂納賓之別疏遂謂新宮異于  
常燕若大射則并無此別何爲亦及新宮乎是謂新宮異于  
七証也乃注明知今詩並無何爲又解爲小雅逸篇是其荒  
越何足爲據八証也然則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用樂雖  
有偏全祇是一樂耳仍當以鹿鳴三終爲歌鹿鳴四牡皇華  
之三終管新宮者即奏南陔白華華黍笙入三成者即關雎  
魚麗笙出庚等閒樂之成而注疏舊說但拘泥字而不詳其  
大義而貫通之恐俱誤。又按注云言遂者不問也今詳其  
字謂先升歌次下管再笙入三成而遂合樂乃次第前發之  
辭且本章上言乃謂下言遂歌鄉樂是謂後未嘗不言遂也  
雖有異而此四樂之奏其次第則毫無異故序大而以簡  
之若舞則勺勺音灼。勺須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  
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勳有功也。於賓爲餘舒者  
反。疏曰言若者或爲之舞或不爲之舞爲之舞則作以舞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樂賓章四節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爲  
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  
事同。監古街反相悉亮反。疏曰若三舉爵者爲賓爲卿爲大  
夫舉旅樂備作者歌笙開合四者備作各三終矣案鄉飲酒鄉射  
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要禮樂之注莫問尊卑偏職之  
後乃行旅酬故在立司正之後此燕禮國君燕其臣子雖一獻亦  
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酢主人卑不敢酬公然燕之禮成於酬  
故使二大夫勝卿於公當酬公若行大惠即舉之爲賓賓得解請  
旅諸臣偏卿大夫乃成一獻之禮復獻卿大夫皆爲之舉旅行酬  
皆成其獻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行酬  
而未立司正至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將爲士舉旅  
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附按舊說下禮已備處在  
堂者或有不安心故請立司正以安之今詳注謂察儀法者其  
是此說非也但疏近君職卑之別亦似不願天下豈有近君者不  
敢失禮而職卑者反敢失禮乎今詳鄉飲鄉射此篇及大射立司  
正皆於作樂後蓋以樂前行禮已久懼或懈怠故立司正以糾後  
儀之儀是合君卿大夫而皆糾之不專爲士設明矣既立司正遂

先用以留卿大夫而安之。又按舊說謂公許而射人自爲司  
正不待君命者恐亦未安蓋經言許即包一命字也且前於他人  
何煩宣乎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  
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疏  
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  
夫以我故安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疏曰主人安客乃安故欲  
安賓先誦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不主意於賓者欲兼羣臣其  
安也。附安善教氏曰大射儀云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  
公者又省。附按君曰者述君之辭爲語中有我字也安者身安  
即下燕章乃安字欲卿大夫皆留也舊說謂以我安者若曰以我  
爲司正所以安故也今詳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  
此解非是說已見上節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  
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解奠之興再拜  
稽首 右還將適卿南先西面也必從卿西爲君之在東也少立者  
稽首自嚴正慎其位也。爲于爲反。疏曰右還謂興時南面乃  
以右手向外而西面從卿南行而右還北面蓋君在阼若從解  
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也司正監祭主使人嚴正謹慎故先自嚴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立司正

正謹慎也。○今按右還說見鄉射篇再請射章。○附按疏謂不從  
卿東而左還者明矣舊說又謂右還左還皆從解東往來者誤也  
蓋下左還從北面者轉南面與此右還從南面 左還南面坐取觶  
者轉北面左右雖異其皆過解西而右則一也 左還南面坐取觶  
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反莫虛解不空位也。疏曰必使不空  
右立司正第十八章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  
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  
膳宰代君徹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當君降處故至若君親徹  
也。附按舊說云請徹俎降降字衍文大射儀無之今詳鄉飲鄉  
射亦無請降者當從之。又云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賓反也。疏  
曰賓乃執卿大夫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位不與卿同東而位  
彼卿有也卿取俎以出則大夫不敢獨在西階下故從位從卿  
北面位此燕禮無俎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東面北上使  
也上文賓以俎出當反入升坐故卿大夫特賓反亦升坐也



右徹組第十九章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活反○凡燕坐必說履履時不在堂也禮者向敬敬多則不親親  
安坐相親之心也○疏曰不云君降說履者少儀云排闥說履於  
戶內者一人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堂則尊者一人說履在可  
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履於堂上席側可知也○射按舊說  
八少立于卿北司正升賓賓乃及卿大夫說履而升經言公以賓  
及卿大夫皆坐則是自此以前雖公子無時亦立也乃安謂賓  
醉而退乃履今詳此說謂以前雖公亦立者謂發古禮善也但解  
乃安似疎蓋經文與前文對照言自請安請安以後賓取履出  
大夫降絕不得安至此乃安也則說安非善言又謂升階  
之禮應是降仍履升仍說以可知而文省其詳○禮記  
皆反骨音遊載壯吏反○疏曰按大射云差處差處之所過  
謂厥肝骨狗載也或有炮鼈胎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與彼同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則不唯二豆而已此法不言地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  
已下注文不具也肝骨見內則用狗肝以與其骨而炙之也  
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此及狗載也知有炮鼈胎雖雖雖雖  
言也又內則及公食有雞兔鴛鴦御飲酒薄射亦有狗但彼經  
差不云庶羞是以鄭注云燕禮明二豆無餘物也此骨體致敬  
坐以前庶羞所以盡愛說履已後也○炙之石反○補注君  
教氏云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于  
在下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疏曰盛謂未立司  
者矣大夫祭薦正之前立行禮時也成禮謂祭先也大夫彼時受  
獻不祭膳醢是不敢成禮於盛時也○附按集說云獻時不得祭  
薦故至是為之必祭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今詳應賓  
卿皆于獻時若薦大夫則於獻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  
後是不得注謂不敢者未合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  
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  
序端○疏曰起對必降席者以下云反坐知也司正退立西  
序端以鄭飲酒云司正升相旅退立于序端東面知此亦然  
右燕第二十章章下  
食音嗣慘素感反快乾飯屑也香入反餌音二養才秋反○  
疏詳見內則篇○宋經記○補注君善教氏云內羞卿房中

之羞也祭禮尊者之  
庶羞內羞同時進之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  
文解作解○疏曰不從今文脈者若從解與大夫已上何異故不  
從○附按前言解者多矣解亦解也今又別解于解似不應一  
內將一字解成兩樣且君用象解其解也今又別解于解似不應一  
亦人臣也單別君臣義似更大或疑出以下亦應與卿大夫有  
日獻卿大夫於作樂前獻士以下于燕後也○大異矣雖同用一  
何皆無別似以解字同前為是充有今文可証乎或又疑二升  
解三升曰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以君所用者象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也若用象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則若又將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章皆象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云今文曰洗象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角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是已可知制禮者于此無大分別矣獨至士而當細別子且士  
果皆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燕禮  
雖有二升三升之別而制禮者于用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順其本文而不煩瑣分制以但伸君象臣角之大義而已矣士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不拜○疏曰士長之  
皆象士也士尊於室之長室之長尚乃薦司正與射一人司士  
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受爵也  
一人執筓二人立子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上○疏曰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司士亦先薦者按  
禮司士掌筓士而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也天子官尊諸侯宜  
一等是諸侯射人司士在士位中也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以畿外諸侯強三侯與天子同射時射人有  
長故設在上先薦之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衆位  
齒也又士位在西有尊者則在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云此皆士也獻與士序每獻則薦之薦不與士序者亦異之也  
正之位正當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南○附按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司士諸官皆以士位於西方至此以有司事異之不可與士序  
而同易東方之位以俟獻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燭於門外大燭反闈音昏○宵夜也  
大燭為位廣也闈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也燭者  
約反劉哉妙反共音恭○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  
至宵也或冬之日則不射亦宵也燭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燭未  
藝日燭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庭燎之蓋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文出大燭禮  
也此亦諸侯禮以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

右無算爵第二十六章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奏奏以爲行節也凡夏  
以鐘鼓奏之夏戶雅反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夏今奏以鐘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附君善教氏  
夏今奏以鐘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附君善教氏  
立于此因過而賜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禮記是臣也○補  
之以其同事也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禮記是臣也○補  
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為獻主也若于異國  
之臣雖不為正賓君雖不為獻主猶送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右賓出第二十七章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日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  
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膳天典反○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  
介出請入告○鮮息淺反○疏曰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對曰寡  
各以其爵欲見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此不言交不具對曰寡  
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  
無所為辱賜于使臣不敢當也敢者懼用勢決之辭○附君  
善教氏曰李微之云私之言屬也謙辭也春秋傳知勝人之私也  
魯告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知賦六百乘君之私寡君固曰  
也俱可見蓋客自謙不敢以敵國之使自處故云然寡君固曰  
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  
重傳命固如故○重直用反傳文專反○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  
今按此節寡君君之私也以下至是客對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  
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  
許為得命○今按某固辭以下至是客

對辭○補注君善教氏云賓  
於是出拜辱大夫不答拜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  
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賜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  
臣敢拜賜命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  
補注君善教氏云賓既對遂再拜稽首  
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還賓從之

右公與客燕第二十八章

之干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賓至於拜  
臣請執幕請羞者乃賓為荷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荷不  
迎賓也○食音嗣 賓為荷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荷不  
齊肺不啐酒其介為賓荷且也主國君饗時親進膳于賓今  
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  
之位言荷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荷折俎也不啐肺似尊  
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如初  
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荷敬乃獻卿大夫卿位如燕也○饗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許兩反或作邪非為恭之為于僂反○疏曰言聘禮之賓行  
享禮訖主國之君已親酌醴進於賓今燕又當親獻故賓不  
敢當而揖讓辭之乃以為荷敬也言荷敬者賓實主國所宜  
敬也自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賓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為賓不可  
全不敬於是席於阼階西面且敬之也燕禮與大射鄉射皆  
不啐肺是諸公如卿禮今聘卿在諸公之坐亦不啐肺是  
為似諸公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者約聘禮而知也上  
文燕已之臣于時獻賓獻公即脫解以酬賓今則荷敬之前  
有薦有俎實與君同故知獻公後即脫解以酬賓也○  
附按君善教氏云荷敬也實也荷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  
之稱號也其類亦如卿飲酒之禮矣此燕主為賓而設賓于  
是時雖不為正賓而實為主君所敬故以賓為荷敬也今詳  
注聘實辭說故欲以臣禮燕主君為恭敬實於是席之諸  
公位以致其尊禮此正所謂謙敬之意疏曲解荷字未達注  
旨無勝尊無勝爵介君尊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云  
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實為荷敬則微重  
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彼與此事同故鄭引彼記以証出燕  
已臣子不見有君親受賓酢若燕異國臣子得有專席受酢  
者獻賓卿大夫之後依大各為此三人舉燕獻士之後賓乃



廢解於公公取所廢解為士舉旅應以此為酢若君尊席而受之也○補注酒與爵皆同不為君另設若與西方之賓燕勝爵曰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事實之禮發賓降爵升廢解于公答恩也○鄉許亮反口附按舊說賓謂介為賓者今詳此仍是首句賓字重提前語賓則卿承公卿自當廢解以答故其辭曰臣受賜矣相者對曰君子無自辱焉相息亮反○辭之也對答也亦告公以當更有賓再請而相有房中之樂○補注周南召南之詩而者許之辭記不備見有房中之樂○用鐘磬之節也請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賦誦以事其君○不經記○附按房中樂本二南之詩被之樂絃為后夫人侍御誦之詩蓋以房中歌于房中無事于堂上堂下故以房中樂目之若燕禮正樂即鄉國之樂用之燕饗者不可謂之房中矣而此記又云有房中之樂蓋無算樂時惟君所欲或命更奏瑟歌二南一節不復用鐘磬于下即為有房中之樂房中乃其樂之稱君燕路寢則歌于堂上非同后夫人持御燕寢歌于房中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義第三十四章

邦國禮一之下此小戴第四十七篇亦漢儒所造以釋燕退其篇首言庶子者附後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過之義也過音敵○定位者為其始入踞席而安定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夫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

士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見足而下不置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疏曰凡臣拜君皆無不答所以示為上之道不虛取于下必須報之也君臣上下既須相報君民上下亦須相報相報則上下和親是和也不相怨是寧也○附馬氏曰禮者政之本也燕禮所以明君臣用政常寓于君臣行禮之間而禮常見之為政之際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二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也薦羞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宰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宰讀為停諸子副代父者猶諸子也周也戒令致於天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國子屬天子司馬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以爲說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右燕義一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二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大射儀第三十五 凡四十

邦國禮二之上 鄭目錄曰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本經無後記今取周禮射人及鄉射記文二條附入

經七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二 大射儀 射官

大射之儀 附按君善教氏云他篇於此言禮此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今詳教氏所謂儀者謂繁細威儀也○君有命戒射 有命政教宜由尊者○疏曰知將有祭祀之事當射者以下文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 宰於天子家宰治官卿也○疏曰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卿以天子家宰言之其實諸侯兼官無家宰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爲宰是也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儀司士掌國中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疏曰上文宰官尊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疏曰上文宰官尊冠等重戒也此所云戒者謂祭前旬有一日知者祭統云先期旬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所戒之日也若然則卜及戒皆在旬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濯宰大夫宰官微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卿視濯濯者端除射官○疏曰上文射人戒是前期旬有一日此宰夫申戒是前

射三日宿夕宿爲前一曰宗伯宿視濯濯是也凡大射合其六卿者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卿是將祭而射故使諸侯爲卿若其餘射則卿大夫以下爲卿也○附君善教氏曰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濯也

右戒百官第一章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之各去其侯四十北十 參讀穆素威反于讀軒五且反○量人布也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禦之何物每舉足則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者能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參穆難也雖侯者約而能侯謂之天子大夫也干讀軒軒侯者射鵠射鵠也大夫將祭於已射樂侯士無臣祭不射○疏曰古毒反○疏曰侯射布也二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鵠侯旁亦以皮飾之乏即周禮所謂容下文云以革爲之而爲獲者之禦矢以其可以容身故謂之容云云則言矢於此乏置不能去也狸步先鄭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後鄭引鄉射考王爲證者所以明步爲六尺非三尺也熊侯謂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大射儀 射官

之大者言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然不嫌於偏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不侯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射侯爲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附君善教氏曰天子大夫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則以豹皮爲鵠以麋飾其側不用純麋是下也射鄭注周禮云胡人射侯亦取提點意大夫得置家臣故將祭得夫射擇士士卑無臣故兩楹間正當相也此時未有物當以相開爲節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形於其上以爲識故曰狸步參讀如往參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與設之之處各去侯北十步者以其八十步與六十步皆當二侯相去之中也去侯西亦十步者則固遂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大侯北之成數用之亦以公庭寬廣耳

北十凡之用革 見賢遍反○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臣爲人父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子爲人言射中此乃能任已位也鵠之言較較



是以名東方鐘磬爲笙也。磬非應律之物，而與鐘同言笙者，以其與鐘同十六枚，而在一與與鐘同編。又同宮故兼言磬。是以笙師職。笙掌教擊編鐘。是磬與鐘同編也。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鍾者，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有鐘磬是。全之爲肆，諸侯卿大夫雖同判縣然取一相鐘磬分爲兩相。西縣鍾東縣磬是半之爲堵，而天子之士特縣直東有鐘磬是亦全之爲肆。諸侯之士直特縣縣磬而已。或於階間或於東方是亦半之爲堵。又天子宮縣四面皆有諸侯軒縣，闕南面而皆有鐘磬。闕鼓卿大夫士皆無鐘。若有鐘則諸侯臣半天子臣不得具。是以擊晉奏樂以鼓鑄爲節者，按周禮鑄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鑄晉鼓以夾其鑄鑄也。」以此言之，則先擊鼓後擊鐘，鑄注云：「謂主鑄晉鼓也。」附按舊說：笙磬笙鐘皆與笙相應者，也。周官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肆謂十六枚也。此笙磬笙鐘其各一肆與今詳笙吹陳也。笙磬笙鐘與笙相應之說，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非是。鼙見鄉飲酒篇，樂賓章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建鼓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鼓，建鼓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疏曰：下文建鼓皆言一此建鼓不言者，彼在本方言一見無他鼓。此鼓本東方以爲君故移求在阼。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人射儀 侯侯侯侯

方收異其文不言也。明堂位云：「殷摠鼓，周縣鼓。」注云：「摠爲之，杜貫中上出也。」縣縣於簾簾也。此云以木貫而載之，則爲之杜貫中上出一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器於樂故用先代鼓。鼓不在東縣南爲君者，決下一建鼓在其南東鼓者爲賓，此復不在東縣北者，取順君面故也。○附君善教氏曰：此鼓鼙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阼北。皆當鑄之南，故移鼓鼙於此以辟之也。鼓鼙若在東縣南，鼓南鼙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設於此，應鼙在東其左右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也。

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助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如也。奏樂先擊西鐘樂爲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古文也。古文頌爲庸。○疏曰：夷則無射主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爲樂賓故先擊朔鼙應鼙應之也。古文頌爲庸，其義亦通。尚書云：「笙庸以開笙。」東方爲庸，亦有成功之義也。○附按舊說：頌之言誦也。謂縣樂也。此言歌樂相應故曰頌。鼓在南，鼙在北，明其不統於縣。今詳下疏言此君亦是編磬非堂上之玉磬。舊說此磬與歌樂相應非是，說見



諸侯則軒縣。疏曰國君合有三面爲牌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  
面無鐘磬鐃但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若與諸  
侯鄉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鐘磬鐃。補注君善  
教氏云階間之縣上其鼓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  
也夫射盛於燕宜備用樂乃以辟射之故去階間之縣但設其鼓  
於放位而已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爲而去階間之縣非禮殺也  
簫在建鼓之間。簫徒黨反。簫竹也謂笙簫之屬齊非笙殺也。疏曰  
禹貢云篠簫既敷注亦云簫竹也下云乃管新宮

擊發言播播爲播之可知發所以節樂賓至乃樂作故於賓至搖絃以奏樂也絃若天子諸侯冕而朱紱用組之類磬又編縣之用絃故知絃編磬絕也鐘磬侯樂四面闕其南一面而皆有鐘磬焉西倚之於絃也○附按諸侯樂四面闕其南一面而皆有鐘磬焉鼓故今作附東所縣者皆向西爲一面西階西所縣者皆向東爲一面爲避射位闕北一面但一建鼓在西階東南面焉至於簫又不在所言數內也若鼓者亦鼓屬上文應鼓在東朔整在西未知三而盡設時發常在西與抑應在北與又按鐘鐃無面可言故經不言而但旣縣則亦有面故此疏謂鐘磬皆而向東也

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於以觀德三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嘉謂之鴈著於侯中所謂皮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大射儀 張氏說集傳 六

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

耦射豳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一正

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玄謂三侯者五正

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

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參次白次

葛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盡以朱緣其外之廣皆居候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

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士與士射則以豸皮飾侯下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

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射義曰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周禮夏官○附按此條上言三侯通設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以王及諸侯卿大夫射也下專舉五正主五射之一侯言



也上言二侯通設三正二正之侯下專舉三正主侯射之  
侯言也詳設侯之制註疏大射皮侯謂以皮飾侯兩側各如  
其皮設於侯中以爲鵠實射侯則畫於侯中以爲正各  
如其采畫雲氣飾侯之側然則射人三侯後鄭不從先鄭司裘之  
亦以雲氣飾侯之側然則射人三侯後鄭不從先鄭司裘之  
皮侯而以三等正言是也而先儒又謂大射之侯用皮飾側  
即以皮爲鵠實射之侯用皮飾側而以采爲正無射之侯皆  
設木於侯中以爲質天子諸侯以熊麋皮飾其側大夫士以  
畫虎豹麋豕飾其側三侯不同者以此今詳侯中皮爲采正  
木質具見經記諸書出注疏說無所據也意者大射實射燕  
射三侯皆以獸爲義夾側置之故通得虎熊麋豕射降殺等  
名而別異則又在鵠正質之侯中與又王氏詳說云司裘所  
言諸侯內諸侯之大射也射人所言諸侯外諸侯之實射也  
剛中鄭氏云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  
射故於正特言射侯以實射而言也

厥明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寡用錫若

綈綬諸箭蓋畢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尊也後陳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陳設位 七

說者以爲若并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以豆大而卑矣畢覆尊  
巾也錫細布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  
反之爲覆勺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皆玄尊也  
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疏曰按燕義諸侯射先行  
燕禮此陳設器物與燕禮同但文有詳畧耳鹿盧卽葬下棺碑開  
重鹿盧之類其形兩頭大而中央小今見井上豎柱夾之以索繞  
而挽之是也其爲字從豆爲形以豐爲聲既用豆爲形故其制還  
近似乎豆但豆口徑尺柄亦長尺其制小而高此承尊之豐口足  
經各宜差寬中央亦大其高尺比於豆差短故云近似豆而卑但  
斷一大木爲之取其安穩此豐若升抽其半無事其纓有事其布曰  
錫故知錫細布也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唯君而尊謂人君燕臣  
子專其恩惠故尊纓纓若若鄉飲酒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夾之則  
不得專惠矣○附君善教氏曰畢橫綴於箭而縱蓋於瓶勺亦縱  
也於畢上西枋與箭而午乃以餘畢反蓋於勺尊士旅食於西鋪  
之南北面兩壺旅旅也土象食謂旅人在官者圓壺變於方也  
今尊不應在鼓北而云鋪南者其實在鼓南門西南更有一建鼓  
鋪南云鋪南遙繼鋪而言必繼鋪者樂以縣爲主故也又尊

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中車參侯紆侯之獲者  
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於酸酒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  
統於侯皆東南○沛子禮反說始銳反○疏曰知爲隸僕及獲者  
以其皆有功又下文以此尊獻之也知沙酒濁者以五齊從下向  
上之差之醴醴清於泛醴醴濁又在五齊之上也特沙之必沙者  
此解名沙酒之意引郊特牲者以此以五齊中取醴酒之必沙者  
沙之使清也沙之意引郊特牲者以此以五齊中取醴酒之必沙者  
因祭侯爲侯之神故用鬱鬯也卑卑也此不爲大侯服不說者以下  
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故云侯時而陳也○附按舊說此尊侯時  
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今詳經以叙事爲主文尙簡從無  
本無實用因上禮而連言之耳今詳經以叙事爲主文尙簡從無  
上文言尊此言又尊上尊是實設下又尊別是虛設乎果爾則又  
字不可解矣舊說又謂獻如字于此獨云獻者嫌其爲祭侯且有  
不通用也今詳下獻服不章先祭侯而立卒爵經皆有明文有何  
注說爲是設洗於阼階東南壺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  
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亦南陳其實所從言異尊君故也  
又設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陳設位 八

洗於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服亦統於侯也無爵因  
爵也服不之洗亦侯時而陳於其南○疏曰亦統於侯也無爵因  
兩獻酒注而云也○附按舊說此又設洗亦因上禮而連言之其  
實未設也獲者卽服不之屬今詳設是實設說已見上卽獲者亦  
但指參侯千侯之獲者服不之屬今詳設是實設說已見上卽獲者亦  
設之未嘗缺也後次設酒與洗如洗者以酒既另設爲大侯加勺不  
可統於前洗也然則用酒與洗如洗者以酒既另設爲大侯加勺不  
洗仍在此章二設設固不虛亦所以尊君也或疑倘無後二設則  
如何曰卽以此酒祭次侯注謂無爵因服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  
不者似誤此處不明言爵已包篚字內矣  
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  
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  
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  
賓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與職如公矣○疏曰  
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於位後者下文更有孤卿大夫席文也



右陳器設位具饌第三章

## 九

也○附子潛李氏曰諸公卿大夫疑大夫二字卽指卿言卿者上大大也至下又云大夫者指下大夫也

右卽位第四章

右請立賓及執事者第五章

經 113—155



右納實第六章

面坐取觶洗賓少進餽洗主人坐奠觶于筭與業賓反位進者  
所辭與賓違其位也主人卒洗賓揖升賓每先升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  
獻不用言辟正主

人負有與觴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義 圭鬯黃 十一  
坐以觚取觚 瓦甒酌 膳執 冪者 東冪主人 酌膳執 冪者 羞冪酌 者加 六

又反之反之覆也○補注集說云舉羣之備富與豎者杜預豎  
主人取佩而適尊所執羣者則進而發其羣之反者主人

又反之亦執帛者也

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附卷賓既下拜下當有主人少退四字主人賓右拜送爵下

當有賓少退三字皆從省宰胥薦脯醢宰胥不主於飲酒變于燕  
文說見燕禮主人獻賓章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詩  
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

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

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

爵與主人答拜降席西也旨美也○附按經笈嘆之樂闋也樂

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疏曰此經與燕禮後記皆賓及應

臣之法故啐酒而樂闋也盛於上者賓及庭而奏肆夏至升堂似

禮盛於堂上者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賀第七章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

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

洗南因主人降遂奠觚其處進辭此又取洗南之觚奠於  
洗西之簋下以便洗前當盥也又按盥下當坐取觚文省  
主人辭

洗竇坐奠觚于篚與對附按方洗因辭復奠觚而對也對下當坐取觚亦省卒洗及階揖升

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霽

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

賓南面授爵乃於左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不拜酒主人義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一 大射儀 齊東野語

遂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興賓各拜主人不崇酒以

虛爵降奠於筐。○不崇。不辟。正君也。崇。充也。謂謝酒惡相充。廣賓降。附按崇字解見鄉飲酒禮篇賓酢主人章賓降。

立於西階西東面既受辭矣不敢安盛○疏曰以堂上爲盛故也  
下文於酬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云不立於

序內位彌尊燕禮注云位彌尊  
禮彌卑是未酬已前禮盛者也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於西序東

面命者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疏曰知公命者命由尊者出也

右贊酢主人第八章

主人盥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  
象觚觚有象骨飾者也取象觚東面不言實之變於

燕○疏曰取象觚東面者鄉公爲敬故也燕禮云賓之  
主於飲酒此云酌不云賓之主於射畧於飲酒故也  
公拜受爵

乃秀肆夏言乃者其節異於賓○疏曰賓及庭奏此君受爵乃奏  
是其節之異也乃者緩辭也○補注君善放氏云此奏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



右主人獻公第九章

右主人受公酢第十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主人盥洗升麇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賡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賡皆作騰○附按燕禮主人酬賓章鄭注云今文賡皆作騰與此相反疑古本今本不必兩字雜見而又恰相反恐鄭注皆是古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或皆足今而刻時有一誤與

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也○疏曰上文公飲立卒爵此則坐飲故以公決之比於正主酬者謂於鄉飲酒鄉射坐卒爵是正主酬賓之節也○附按疏引上文公飲立卒爵以解注使注意反晦說見燕禮篇主人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酬賓章

不拜洗酬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

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曰不北面者此決鄉飲酒鄉射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注皆云酬酒不舉主人降復位引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疏曰按燕禮注云位彌尊者禮彌卑引雜記一張一弛蓋對酢

時立于西序之時不降于下禮稍卑位  
稍尊此在席西東南面位彌尊禮彌卑

右主人酬賓第十一章

小臣自阼階下請滕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  
夫之年長及臣中位長者以下文但使下大夫爲之是不取年小  
長又不取卿知用卿則尊用士則卑故取下大夫尊卑處中者小  
臣作下大夫二人滕爵作使滕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

拜君命 膠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

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通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

公答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似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勝爵  
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帶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

統禪待于沈南待待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若命皆致則  
君命人與不定君命若命皆致則

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騰爵者洗象解

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

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檻北亦相左莫於尊南不敢必君卑○疏曰言亦者亦前酌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檻之

北後者南村東向先者北村西向也  
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  
旋於東楹之比北坤西過後者亦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

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也左也奠於薦南不敢  
必君舉者凡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今尊於薦左是不舉之處也

○附按燕過此節注文無相左解疏於序進坐奠往反交處者云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其爲相右明矣此處注以相左解

疏易爲先北相西向後耆南相東向與前自相矛盾終無明文  
當以相右如前放氏說似爲得之又先者東莫後當以左還南相

西行而退至西階東後表東後當以右送北柱行  
階西各得其本位  
騰傳者皆退反位  
初與卿在門右北面得揖少

進中庭北而當反庭中位而立言門右者大夫雖得  
爵少進仍是門右北面位少進而已故鄭還以此言之



右勝爵于公第十二章

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  
賓升成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  
○疏曰燕禮主數直使小臣辭此射禮尊卑故使小臣長辭也  
○附按注解升成拜似誤說見燕禮篇公為賓舉旅章公坐  
莫解答拜執解與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成拜  
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報拜禮殺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  
因上事言下拜○疏曰自此已下皆云公答拜不言再拜燕禮皆  
言公答拜拜不同者燕主數不別尊卑故公拜皆再拜此射禮主  
辨尊卑故答拜者止答一拜周禮大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是也下  
亦降者此非訓下為降因上文已有降此即接降云下也經云公  
卒解賓下拜者公尊不拜既爵降拜若為君拜既爵也○附按  
疏謂公答拜不言再拜者此是奇拜似但拘字面而誤也今詳答  
拜字從上賓再拜說下則答拜即是答再拜若果奇拜當言公答  
一拜矣又按燕禮凡言再拜稽首者下皆公答再拜至後無算  
爵章第一再拜稽首下亦有公答拜三字若謂亦是奇拜而第二  
再拜稽首下又是公答再拜且公為士舉旅章亦有公答拜兄最  
前主人獻公章言公拜受爵主人拜送爵主人答拜四拜字上  
無一再字疏於此三處俱無分別者以義同而文偶異也故燕禮  
章拜至之後凡賓主及卿大夫士等相拜皆無再字却無一非再  
拜者不言而人自知也乃疏忽至此作分別故曰但拘其字面且  
謂自此以下皆云公答拜者亦疎矣夫前公辭主人章已言言公  
答拜且應爵於公章又四言公答拜惟於四言中開特有一公答  
再拜度疏已無能將此六答拜者亦謂是奇拜矣兄下至賓為士  
舉旅章又有兩公答再拜亦有兩公答拜無再字章二公坐奠解  
項各一見疏於此二項維處者又將如何分別以解也公坐奠解  
答拜執解與賓進受虛解降奠於篚易解與洗賓進以臣道就君  
凡爵不相讓者於尊者言更自敬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  
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附按更  
易之義說見燕禮公為賓舉旅章公為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  
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不易君義也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  
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

右公為賓舉旅第十三章

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賓大夫之右坐奠解拜執解與大  
夫答拜賓在右相飲之位○疏曰賓位在左而在賓坐祭立卒解  
不拜酬而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  
席言更解尊卿則實禮殺○疏曰上注云不相讓者於尊者  
尊卿尊卿則大夫辨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解  
降奠于篚復位卒猶已也今文辨作偏○疏曰言復位者  
主人洗觴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司官兼卷重席  
設於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紉席卿言東  
唯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至獻卿乃布之則此卿升拜  
云兼卷者不謂至是始卷直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也卿升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受觴主人拜送觴卿辭重席司官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乃  
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用者賓折俎卿有  
有爵具肺主人俎有胾胾肺又獲者之俎折有胾肺卿注云賓俎  
若爵具肺之折以大夫之餘體以此言之則此賓俎亦用者胾肩  
肺君俎亦有胾胾肺前體有肩胾後體有肺胾卿尊卑以此用  
之故卿宜用胾若有公公用肺卿宜用肺也卿有俎射禮尊者對  
燕禮不辨尊卑故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  
公卿等皆無俎也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  
絕祭不啖肺與加於俎坐挽手取爵送祭酒執爵與降席西階上  
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有君之惠也不啖事不在  
射亦不啖者彼為臣有功君與之燕恩及於主人答拜受爵卿降  
卿故卿不敢啖也卿有無俎者自然不啖也主人答拜受爵卿降  
復位復西面位辭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擯者升卿卿皆升  
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



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大尊風之也亦因昨

右主人獻孤卿第十四章

附按獻孤卿說見燕禮

小臣又請勝爵者二大夫勝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勝爵者

若昨陷下再拜稍首公答拜再拜稍首洗祭卿升實之坐奠於薦

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稍首送解公答拜奠於薦南先

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右再勝爵第十五章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

一爵先勝者之下陳也若賓若

是即言賜射禮明尊卑。疏曰案燕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於

禮唯公所賜此言所賜是以次之也。以旅於西階上如初。賜賓則

賜長則以酬賓。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右公為孤卿舉旅第十六章

附按舊本公為賓者孤卿舉

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

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卒爵

既口此注云賤不備禮燕禮注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

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

之尊之也不薦於上辟正主香俎實

西東上若有東而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辨獻

昇獻也亦獻後布席也。疏曰上總言辨獻大夫乃一時薦之

右主人獻大夫第十七章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贊歌善歌

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人正徒相大師僕

也。疏曰禮大樂衆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僕人正徒相大師僕

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也徒空手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

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贊禮相工諸侯兼

職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曰以正為長

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也。相者皆左何瑟後

皆內弦持越右手相此樂也。謂相上工者後首主于射瑟于

下孔所以發後者徒相入言謂相大師少師也上列官之尊卑此

工出入。疏曰上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少師也上列官之尊卑此

尊卑也此則上王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後之位入時行位既

然則升堂與坐之位亦依此也凡相以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

工出入者後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

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曰則舉於樂故也。升自西階北面東

升又不使小樂正彼主於樂也。疏曰則舉於樂故也。升自西階北面東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

上工六人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於西階之北。疏曰鄉飲酒

北也。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于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疏曰

階東此雖六人衆於彼猶統于階而云西階東不統于工在西

言不統于工若使小樂正通于工恐工位移近西也。乃歌鹿鳴

三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也。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畧于勞苦與



不言觴者可耳。注云：大師無移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謂獻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今詳注語，敖氏得之疏誤。○又按此有大師爲之洗之禮，故言洗升獻工，卽獻大師也。下不別言獻者，省文可知。鄉飲鄉射，禮士爲正主，僅洗獻師。此代君行禮，似不當一人拜受爵。謂太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加不見其爲同洗也。

**一、人拜受爵** 也。工拜于階。○疏曰：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知此一入謂大師不言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大師對魯工賤不異文，故同之而云一人也。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 薦之變於大夫。○疏曰：按上文云辨獻大夫遂使人相薦脯醢，薦之此工得獻不待辯獻，薦故云變於大夫也。

**使人相薦** 人相薦者，指其祭薦祭酒。○疏曰：知祭薦祭酒者，此文承一人祭受爵薦脯醢之下，明二者皆祭也。若下文衆工但祭酒不祭脯也。

**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辨有脯醢**

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附按：衆工不拜受爵，則主人受爵降也。主人不拜送，可知說見燕禮篇主人獻上章。

**主人受爵降奠于簠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

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于是時小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飭集實充

在後者，工記曰：載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曰：知鼓北是西縣北者，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還向東，則此降在此可知。以鼓齊面者，按前列樂縣之時，鼓在鐃南，今不言在鐃瑟之北，遠據鼓而言者，欲取形大又面向東，工亦面向東也。餘長在後者，欲見鼓長六尺六寸，上面與鼓面齊，鼓有餘長在人後矣。言此者，工與鼓前面齊後面不齊之意也。三人爲列者，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正二人也。也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南北面者，亦約還樂于東方，工西面樂正北面言亦者，亦東方也。工立僕人立其側坐，則在後者亦約還樂東方，時面位得知也。考工記曰：鞀人爲臯陶，先鄭云：鞀或爲鞀，後鄭謂鞀者以臯陶名官鞀，卽陶字從革。今此注云：鞀爲臯陶者，誤當作鞀人自在地官。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蕩掌教六鼓八鼓，臯陶鼓名，長六尺六寸。

**乃管新宮三終** 以攝折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既管不厭暑下樂也。立於東縣之中。○疏曰：此云簠上云簠故鄭合爲一事，解之按燕禮云：笙入立于縣中有笙入之文，此上下不見其文，故知笙從工而人也。此管也。而謂之笙按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吹管各亦吹准，故兼古笙欲見笙管相將也。立于東縣之中者，亦約燕禮文。○附按：上文乃歌鹿鳴三終，卽燕禮歌鹿鳴三篇蓋謂三終者文從側也。提鹿鳴者，見與燕禮之樂同也。則此節乃管新宮管拍吹也。卽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燕禮本經記云：升歌鹿鳴，下



右立司正第十九章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鏹于肘右巨指鈎弦射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鈎弦而闔之遂射鏹也以朱韋爲之著右臂所以遂弦也右巨指右手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射也○疏曰司射射人者按燕禮射人注云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射人司射大射正司正其實一人也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者此以後皆止云擯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此篇擯者司正與大射正爲一人也下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筭大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坐奠之南北當洗此者此無正文按鄉射記云設楅橫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此下云三耦出次西行拾取矢又當北行向楅則次在洗東南矣方持弦矢曰挾者以矢橫爲方鄉射記云凡挾矢於二楅間橫之是也○附按君善敎氏云司射射人亦大射正也燕禮曰大射正爲司射是其徵矣諸侯之大射正蓋上士二人今詳燕禮中告具納賓爲司正之射人與司射之大射正爲二人觀薦司正有與射人一人可知大射儀中爲擯爲司正之大射正與司射之射人爲二人親司射在詣射事大射正待公射退反司正位可知以燕禮大射正爲司射徵之則大射儀司射之射人其爲大射正可知以大

經 113—161



集

司射入于次搯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  
受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搯挾也挾一个挾于  
物而少退讓也誘猶放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疏曰射人誘射  
八次指三挾一个則已前皆挾乘矢不改鄉射亦然○附按當物  
及物說見鄉射篇誘射章集說云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太僕故  
不登履下物辟君也此射三侯故不言親侯中不在物故不言鄉  
正足○又按由下物少退疑在物南也堂北上南下不敢履物射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講射  
君侯故及物揖後又退就物下射若以物  
北退後爲退則必置物而過恐非其禮  
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  
又射參大侯再發  
將行也四矢反令以御亂今  
之處不南面者爲不肯卿○疏曰按鄉射誘射射卒南面揖者彼  
尊東或公或卿大夫位同不別故司射不特尊之此大射辨尊卑  
尊東唯有天子命卿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西故特尊之不背也  
○附按集說云北面揖者爲此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廂面揖于盥  
閒嫌也今詳集說爲當注迂矣按經文北面揖下即接及階揖則  
此揖但與升時當物揖相對並無及物一揖注謂揖于當物之退  
者則是也蓋司射既立下物射大侯則已擬君故雖由下物少退  
仍不敢于射畢有南面一揖變而爲當物之北面揖異其體也若  
其餘下射雖履此物而或射干侯或射參侯則已無嫌矣故下文  
上耦卒射後仍當南面揖揖如升射與卿射禮同不煩轉南面者  
而北而恐使北字是南  
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  
附按舊說如升射  
字之誤說也見下章  
見之揖言也今詳下緊接遂適堂西則此是指降盥階當升時及  
階處如升之一揖蓋亦南面此儀凡誘射耦射皆有之他文不具  
也  
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  
改更也不射而遂取扑搯之以立于



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北所以捷犯教者也于是言立著其位也○疏曰按鄉射司射先就位乃司射之弓矢與北倚于西階之西○射各有止就次取弓矢射訖無事乃就位故云于是言立著其位也引鄉射記者此不言司射倚弓矢之處也○附按鄉射司射先就位者先自立位以爲三耦取矢堂西後進立之位也此大射三耦之位也東方取矢于次即位于次中矣校司射司射後乃自定位

右誘射第二十一章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位也令射者見侯與旌○疏曰引天子服不氏爲獲者明諸侯亦當然也○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執旌是旌先倚于侯也然則上文云適侯乃云有次前位無所先也○附按上文三耦侯于次北自受司射侯次取弓矢以後始終出入俱在次中並無次前位又此處司射侯位作射時也下文司射先反位告大夫耦請上耦出次西面揖進降時也兩事亦不相蒙疏此而論之恐皆誤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間也○疏曰上射在左便射位者鄉左此西面位亦上射在北居右故上射之行須在左以其發位北行及升北面就物位皆居左故也至履物南面上射乃在右

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併東行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尺士耦則視于中中十尺○附按司射不履不物其餘下射皆履此物然或射于侯或射參侯固無嫌也耦射者若非君臣無不重立司馬正適次但決逐執弓右挾之由自西階適下物立十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兩揚弓命夫侯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未揚物間上射後東過也命夫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面而立

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鄉射司馬命夫侯時由上射後退至下射西西南面揚弓命夫侯故引鄉射禮此亦宜物間西南面也○附按善教氏曰右挾之謂以右巨指鈞弦也適下物由上射後而稍南行也此行而立于物間乃云適下物者下言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其負侯皆許諾以官趨直西及之南又後故于此惟據下物而言

諸以南至之聲止執旌許諾○疏曰官爲君商爲臣臣樂記文聲和相生者官生徵徵生商而云相生者雖隔徵亦是相生之義也聲和者官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官則商應也商射臣禮但云諾聲不絕不言官商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附按之必居本侯西十步北至之聲止三侯皆然故氏云官商皆謂諾聲也官大商小不自侯往西北行者不敢由便也古人雖賤者猶諾聲也官大商小不商乃止亦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而侯執旌不氏負侯而獲者侯于侯徒負居之不耦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侯之坐東面侯徒負居之而侯古文獲皆作獲非也○疏曰上注引周禮服不氏下十一人徒四人是以數分之于三侯之止大侯尊侯使服不氏與一徒居之自餘徒三人分之于二侯徒以少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夫射禮初獲獲者美

一人不得相代也○附按君善教氏云授獲者以旌也授旌而退三侯侯者皆然則其負侯居之者之相代亦宜同也退立于西方各當其乏之西也獲者既假旌于地乃與今詳上負侯皆許諾既通三侯此授獲者三侯皆授可知注拘而失之君行大禮不許旁代一人作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次拾獲反位拾獲也鄉射禮曰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南○疏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司馬不言位宜與鄉射同故引爲證○附按語說見鄉射篇初射獲章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當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之也矢從旁爲獵○附按鄉射注謂矢中人此注矢位中之蓋設之所以蔽獲有中乏無中獲而命以射獲爲辭者意亦發不中傷人示警也正分兩解包之以人解者乃射上射既發獵當爲近人以之解者似當爲近之分疏乃協

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獲者坐而獲也舉旌以宮假旌以商等言獲而未釋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



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扶弦。○附按鄉射此處作南面揖揖如升射。蓋為將轉身東行而揖也。又皆當其物北面揖。又有及物揖。言何面者承上北面而言。則射畢退時當少南。即南面揖與前。物揖相對至物最南面。而揖為將轉身而西。與前當物揖相對。西行至西階應南面揖。為將降階與前上射揖並行相對。揖時三揖皆南面。故云南面揖。如升射也。此篇應皆與鄉射同。叔北字是南字之訛。或疑上射射時將降階。是北面揖。曰司射不致。履物嫌當若故北面揖。及物一揖。室及階揖。則無嫌。亦當南面。此上耦因不射。大侯直履物上無嫌。已不煩。襲司射之北面揖矣。且以此北面揖為亦減去一揖。不得云揖如升射。若以三揖皆北。面則無所取義。若以初揖北面下二揖南面。又非北面揖。揖如升。射所能說明。况司射異禮。遂不言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即此揖如升射。可知北字是南字之訛也。

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矣。拾壤反位。上射于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有七等言三等者。欲明下射中等是降一等之上。下射過西。祥。庄右故上射至地待之。乃得二人並行上射于左也。與升射相左。能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大射。鄉射。射禮。射。走。

交于階前者。降射者仍南行。故得階前交往來也。凡射若祖者。按鄉射命三耦各與其親。讓取弓矢。拾三耦皆祖。決遂取弓矢。遂至中。射云脫決拾壤而俟于堂西南面。此則前遂雖三耦取弓矢于堂。不言祖至此。亦言襲故須言凡射皆祖。決此雖不見祖。亦祖可知也。○附君善教氏曰。位次中之位也。亦西面北上。凡言三耦之位。皆倣此。○附按中猶開也。中等謂下射之從上射常間一等升射者。謂第三耦卒射亦如之。是說見鄉射篇初射章。司射去扑倚。二耦。三耦卒射亦如之。是說見鄉射篇初射章。司射去扑倚。

于階西適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揖。扑反位。疏曰。鄉。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注云。去扑乃。升不放佩。刑器即尊者之側。此不升堂而亦去扑者。尊公故也。○附按自司射去扑以下舊本在下章首。而亦去扑者尊公故也。○子潛李氏謂上一章當至此。故今從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第二十二章

司馬正祖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于次。適次。疏曰。出次者以祖時入次。今更出次不在位上。祖而入次。取弓凡祖。獲皆于尊處。鄉射無次。司馬適堂西祖執弓是知雖無。

次者亦不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當在位。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俟小臣取矢以。注君善教氏云。此負侯即獲者也。如初去侯謂許諾以教南之。聲止也。惟去來異耳。三耦所射于侯而已。而三侯之負侯皆執旌。以俟者。卑統于尊且。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此出于下射。矢亦或有遠近故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之南。○附按注射字應是。之訛。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之南。○附按注射字應是。之訛。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南當洗東肆。○疏曰。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為。畢。以指按若周禮執矢以爲。鞭度然引鄉射禮文者。證經射。福。當洗。○補注君善教氏云。司馬正東面立于所設楅。之西也。此福。亦南面坐設之畢。所以指置設楅。之處。象畢之用。既設楅。司馬正適。之其長三尺。此以弓指置設楅。之處。象畢之用。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矣。拾壤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之。四數。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能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大射。鄉射。射禮。射。走。

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無之與反位。案。上下射此坐皆北面。○附按舊說左右無者。左手無其左右手無其右。以著定其數耳。今詳下君射後取矢。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異者。每人一束也。下君言左右無之。則是分上射下射之。矢以便東面者取于楅。西面者取于楅。東也。當以注說為長。

右取矢第三十三章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扑者。將即君前。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辭聞也。○疏曰。上去扑告君。不注至此。乃注。者彼告在階下。遠君至左右義與彼同也。上不升者。以告三耦。卒射事緩。此告欲諸公卿大夫辭聞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復。故升但升者是其正故鄉射亦升堂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復。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告諸公卿于。○補注君善教氏云。以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耦告亦如命三耦之辭。○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揖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







宜可也者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右手還取東相陽方為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為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附按內還本無深意注陰陽之說似蓋凡身為內對面為外此據兩人言則又別兩入相對之內相對之外為內外今東面西面者皆欲轉南面則向內一轉便是若向外轉皆須偏歷四方故取其便也注又及背君意恐亦非兩人既改而面南似絕無背不背意適補南皆左還北面揖揖三挾一个當兩鄉位也○附按注解補南誤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以猶與也言以說見鄉射篇再請射章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者耦之事成于此意相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曰此謂成于此拾取矢以其取矢後一番了更無事故云成于此人意相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者位在次北西面是以上射居左至次北右還西面便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偏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之西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揖以左東往當次北位也○附按注解以猶與也是揖與耦左還德鄉言皆左還文偶耳非有別義也此蓋由上揭南北面又蓋言南面至此為前當耦之位南面揖而轉東也鄉射三耦位在東方大射三耦位在東方則此左還當作右還為順鄉射上射于右德鄉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再請射章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此則上射于左皆以便反位也○又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也注意相耦四字未詳疏亦未明還當作行字二耦拾取矢亦如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耦反位君善教氏本無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司射作射如初上耦也其異者三耦于既作乃祖決遂取弓矢也司射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賁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第二十四章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通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猶守故之辭于此言者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向未始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束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敢公許反揖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限北面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

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偏西當西序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積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積委其餘于中西南末○疏曰此不見執算之人按鄉射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披臣禮官少釋獲者自執中設之向使人執算況國君官臣多太史不自執中豈得自執算明亦使人執之但文不備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中丁仲反也微也俟有上下綱其邪制射舌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為綱綱網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而射○疏曰維綱維綱猶過也獵也謂矢過獵因著維綱也維綱者謂上躬上舌下躬下舌兩頭皆有角以小繩綴角而繫于植綱者謂上綱下綱皆出舌尺亦用繩為之所以繫侯于植綱者謂上綱下綱皆出舌尺或離綱或維綱也維綱為綱綱綱耳者鄭更為一義謂非是綱綱之繩乃止下綱之耳也○今按綱耳即龍綱以布為之梓人謂之綱而此謂之綱字雖異而音則同○補注以中字領起下分三綱言中而如是也君善教氏云離麗也中而麗于維綱言主其綱也後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再請射章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也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獲中一侯則釋獲○疏曰中三侯皆釋者以中為主也○附君善教氏曰中亦兼離維綱與揚觸復也而附按此命亦傳告于獲者故以獲言之上云釋獲此云獲互文也○不言獲但射有獲而朱釋復事未有釋獲而反不言獲者也今詳疏謂不言離維綱三者以中為主非謂不言獲也○又按再射始如是分析者初射無公故也無公謂三耦止如衍射然不釋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疏曰告可知舉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遠見近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不釋算○疏曰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執所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禮賁侯又取中之八算改釋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第二十五章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疏  
并授弓拂弓君得告乃取弓矢是不與君并俟告也取之以升  
侯君事畢者按下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祖決遂執弓猶三  
侯非即祖決遂也蓋去射時向遠不可以即祖諸公卿則適次  
繼三耦以兩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疏曰言適次者射位在堂  
南以次西面立明在大夫之北也○補注此適次亦公將射則司  
馬師命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始焉○疏曰按上  
射司馬師命侯今三耦卒射君將射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婦侯道  
新之司射去扑適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告也  
遂指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堦上一小射正授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大射禮  
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處○疏曰據此經  
是大射正一人為上司射次之司射或謂之小射正若然大射正  
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如此文既云小  
射正一人又云一小射正則小射正二人也授弓當授大射正者  
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也○附君善教氏曰周官射人下  
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然則諸侯之大射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祖  
正上士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祖  
決遂執弓指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箭東面立不  
與君並新矢幹東面立鄉君也○疏曰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  
無賓升堂之文但文不其其實即升矣是以云賓降適堂西取弓矢  
此賓立于物北三尺矣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  
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疏曰還右為  
出下射之右者按上文初射時司馬立于物南揚弓命去侯為  
命去侯則由右之南還其後也○附君善教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  
是時君未立于物而賓先降之敬之至也公就物小以正奉決

拾以箭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司在堂大射正舍司正親其  
為司正如故主是會舍其職而為小射正坐奠箭于物南遂拂以  
君執弓重其事也司射器之主也○補注集說云射時大射重  
中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指利放弦也以朱章  
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補注君善教氏云拂者拂決極  
與拾也君極朱而用三者臣則用二其物色未聞士喪禮曰繡極  
二蓋死時綴用繡小臣正贊祖公祖朱繡卒祖小臣正退侯于東  
而數則與生時同小臣正贊祖公祖朱繡卒祖小臣正退侯于東  
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箭退奠于堦上復位既祖乃設  
講稿上○疏曰拾當拾敘膚體宜在朱繡之上故既祖乃設拾鄉  
射云祖決遂以其無繡故遂與決得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祖鄉  
當在祖後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箭  
以授公公親揉之限鳥回反揉而九反○順放之也限弓謂也  
故之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以弣弱弣者為危弣者為安  
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弓之強弱○附君善教氏曰限弓之曲處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禮  
也或曰順之者所以審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之  
其屬而驗其安危也○疏曰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之屬  
王反○內拂恐處及君也稍屬不指矢○補注君善教氏云大射  
凡授弓矢皆當于公右○附按稍屬後見燕禮篇射章下大射  
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中不使君當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  
方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附按此章言公射之禮至尊  
至詳又有立于公後一禮者皆所以優君也若卿射主人既屬  
人臣且僅州長疏謂以士為之其禮僅與賓等矣君公既發大射  
善教氏云左右曰方者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  
正授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謂尊也○疏曰  
故鄭云爾○附按注先發謂公既發不謂下射也而後復降  
中問不言賓射者手拾發以將乘矢句內該見之更發則已有賓  
天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  
以箭受矢拾退奠于堦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附按君善  
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  
中而與卿飲酒者異明矣或因疑鄉射燕禮司正中庭之位俱當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第二十六章章下一條○君射則爲下射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射儀晉書禮志 壹

上射退于物一竒既發則答君而俟○附君善教氏曰君爲答對也此以下雜記也  
下射者降尊以就卑則不與卑者序而從尊卑爲謂之常法也且下射之物在東亦不失其主位也上射賓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于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也君尊  
小臣以中執矢以授君尊不指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賡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附君善教氏曰夾爵謂夾君爵而自飲也以經文考之飲君之禮其所以異于燕賓之賡觚者獨夾爵而已故記以此言之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翻旌獲於郊則閭中以旌獲于郊謂大射也大射于大學主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尚文德也  
左天學在郊閭獸名如騶一角或曰如騶岐蹄周書曰北唐以閭折羽爲旌於竟則虎中龍旗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蓋龍于旌尙文章也通帛爲旗○附君善教氏曰燕禮大射儀皆射于公宮卽此國中射也記云國中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楫如初。司馬司馬正于是。司馬師亦坐乘矢。○疏曰。皆言如初。故鄭接上文而言也。○疏者。公輸大夫之矢。皆異。更之以若。至王坐。三矢無異。更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取矢禮 吳  
 位 異東大夫矢尊昧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宗  
 親也○疏曰公卿皆異束但言大夫者公卿自相對其矢俱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取矢禮 吳  
 之及其脫之亦拾取但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  
 束之故曰尊昧之○附按舊說此文主束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  
 初之內者也束之以茅小臣蓋于委矢之時爲之司馬正既撫而  
 進求則撫者撫其末與卒字衍今詳左右撫者分上射下射也舊  
 說似非又小臣束畢而後司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失人  
 馬正坐撫進束卒字恐非衍 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 司  
 于東堂下可知○疏曰知者以小臣取矢明取之以授矢人 司  
 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于楫○  
 在小臣委矢之上其司馬降釋弓之時卿大夫卽升就席委矢當  
 依司馬命取矢之下不失其次第故不卽見卿大夫升事今于此特  
 言司馬降釋弓與卿大夫升爲節耳故鄭亦言其次第也○附君  
 善放氏曰至是乃見之者爲其不可以亂如初之文故終言上事  
 而后及之耳○附按自司馬袒執弓至此舊本在上 司射適階西  
 章未今以取矢視算本爲一章照鄉射禮移并之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釋弓去扑射事已也  
 以下文司射執弓挾一个指 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石獲  
 固 明此時去矢後更挾之



右取矢視算第二十七章

司射命設豐富飲不勝者射爵○附按集說云亦適堂西命之也  
也在不勝之黨而不用罰爵者推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  
君耳今詳黨當作耦說見本章  
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觴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  
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者射爵猶罰爵者之○疏曰自此以上其疏見子卿射于此不復言板獻酬之爵皆手授罰爵  
不手授此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暑之也然大夫已上皆  
手授尊之故下注云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其三耦之內卿大  
夫亦取于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故不復殊之○附按每  
射時先三耦者皆士也後則公卿大夫士之耦繼之無定數其士  
與大夫耦者不在三耦內疏以三耦之內有司射袒執弓拔一个  
大夫未許所拍集說云司官士司官之屬也  
搯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

經 113-169



獻酬之位不在右故少右自卑至降則不與升飲者相左交手階

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臚實之反奠千豐

上退俟于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第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

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曰大夫

坐于上士立于下故知此耦謂士也○附按此不降謂不降階下

文明言降席注謂不降席者似誤集說云耦不僕人師洗升實解

升則立于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

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

執爵者反就席授爵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若飲

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解升酌散降拜侍射實也飲君則不敢以爲

之飲君即下文所言象解亦從獻賓之爵不敢用罰爵也公降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飲不勝者乘

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公卒解賓進受解降洗散解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無執爵則無以異于

賓坐不祭卒解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致爵之禮者尊君故公

于第一次降拜必降一等以辭者亦特答以隆禮也飲于公前飲

于公後記所謂夾爵者是也似俱是尊君意上節注謂取公者恐

非損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今文席爲筵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

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備獨也以尊爲耦而又

土既不勝若再席以大夫則益屈故大夫不與同立者亦嫌自尊

此與大夫耦士則大夫必爲下射同意也注解爲孤賤似非禮意

集說云諸公卿無與士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辨乃微豐與

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

解微除

右飲不勝者第二十八章若飲君則夾爵見前

司官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

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獻素多反○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

之者不取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設尊也言

○疏曰按上張侯先設大侯以大射者爲祭擇士人君不可不親

故奪其尊使之必射而後張大侯至千散大侯之尊必俟君射訖

乃設者許其自便服容有不射之理也散爵各容五升者按詩

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角四升曰斗五升曰散也○附

按舊說此爲三侯之獲者及肆儀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

功由侯也此爲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將而設所以

別于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所言者文有五侯與

畧耳今詳文有詳畧則非一簡之重出也明矣既非重出若其

此處一設乃所謂因事而獻侯時而設所以別于正獻者也今

陳器章未事先有設則因事三語皆通不去矣而舊說于前

謂因章禮而連及者似亦強解說已見前陳器章或疑此疏微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飲不勝者乘

尊君之義可于燕禮言之若大射爲祭擇士人君豈有不躬行

射之理優優即屬不敬似于義難安曰惟君必當射故射之意

大侯之禮然惟臣下共射又無強君以必射之禮故欲使射之意

出于君因不尊大侯于前至君射畢當獻服不乃尊之以見此

原出于君之意也蓋後服者臣子尊君之禮故君子大射雖無不

進設大侯于君射後此禮意也若曰恐君因此禮而不射則不

從○又按舊說兩堂皆酒而云南上是一堂同時設此承前設言故壹字

在大侯之北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上者與加勺東枋此

既射後爲大侯獲者而設故明言服不以與前別大侯尊于二侯

在下故此設亦在前射南南爲尊也既尊南故兩獻酒亦南上按

解微除

右飲不勝者第二十八章若飲君則夾爵見前

司官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

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獻素多反○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

之者不取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設尊也言

○疏曰按上張侯先設大侯以大射者爲祭擇士人君不可不親

故奪其尊使之必射而後張大侯至千散大侯之尊必俟君射訖

乃設者許其自便服容有不射之理也散爵各容五升者按詩

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角四升曰斗五升曰散也○附

按舊說此爲三侯之獲者及肆儀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

功由侯也此爲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將而設所以

別于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所言者文有五侯與

畧耳今詳文有詳畧則非一簡之重出也明矣既非重出若其

此處一設乃所謂因事而獻侯時而設所以別于正獻者也今

陳器章未事先有設則因事三語皆通不去矣而舊說于前

謂因章禮而連及者似亦強解說已見前陳器章或疑此疏微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飲不勝者乘

尊君之義可于燕禮言之若大射爲祭擇士人君豈有不躬行

射之理優優即屬不敬似于義難安曰惟君必當射故射之意

大侯之禮然惟臣下共射又無強君以必射之禮故欲使射之意

出于君因不尊大侯于前至君射畢當獻服不乃尊之以見此

原出于君之意也蓋後服者臣子尊君之禮故君子大射雖無不

進設大侯于君射後此禮意也若曰恐君因此禮而不射則不

從○又按舊說兩堂皆酒而云南上是一堂同時設此承前設言故壹字

在大侯之北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上者與加勺東枋此

既射後爲大侯獲者而設故明言服不以與前別大侯尊于二侯

在下故此設亦在前射南南爲尊也既尊南故兩獻酒亦南上按



故東面是以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也言薦牲立卒爵不拜

三祭故于虞釋菹者還承上而皆文且身之分別言有祭與三祭別也言折俎有祭則薦脯醢亦有祭可知故此篇更加一皆字



恐非釋者薦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  
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亦賤不備禮舉司射之  
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  
反位前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射祝算亦辟  
也。附按釋薦說見鄉射篇釋獲者章

右獻釋獲第三十章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揖扑以反位為將司射  
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  
如初附按舊說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向之升者有為之耳此言  
言初則已為第二次故開端即以如初領起至前階反揖扑適次  
上此階下前東面此北面經文已明言之恐非衍反揖扑適次  
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君善教氏云序謂每耦以次而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賦和禮 聖

出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既反  
也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  
位第一番之時但言司射反位而不有次外位無所先也○附按君善教  
氏云言先反位明不俟之今詳前經命三耦拾取矢下當與此同  
文未具也又按注仍次北為位之誤此處云八次出次反次外位  
皆誤增也又以司射射之反位與此番三耦拾取矢如初小  
命取矢之先反位率入剖分恐誤中生誤  
射正作取矢如初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附按舊  
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司射  
此于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又如  
其為何也明矣今詳鄉射命取矢上應兩番大射則無庸更作  
說見上再請射故舊說直據前文之無斷後文之衍但經明有  
成文一句殊不似衍或者前司射適次命三耦拾取矢時又有小  
射正同事次中司射既命反位小射正于三耦袒決遂執弓後又  
作上耦出取而前文不具未可知也若次序之說自當本句在上  
行前而後簡耳則本句後接三耦拾取矢如初又接三耦既拾取  
矢也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

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  
三耦皆進當福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巳不作射不作  
三耦取矢從初○疏曰凡繼射命耦者前三耦卒射後大夫降上  
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  
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眾耦云云至公卿  
席後實升階復位還筵而後卿大夫繼射後眾皆繼射釋獲者皆  
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眾言釋獲互言也既司射注司射所  
作唯上初是此文小射正但作三耦拾取矢公以下亦無作拾取  
次耦三耦以初也云如初位文云入于次即于位而更發其所進  
者又係也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時也上下射當福而進坐說矢  
束是俱北面說之也既說則上射少西北而反東而下射少東北  
而反西面乃拾取之今詳坐說矢束一節在前當福之後及福之  
前故經文于當福下有進字教氏謂俱北面說之是也然則當福  
不言得又不言及福揖者皆可知也○又按司射所作惟上耦乃  
鄉射禮文疏中既司射注四字疑有誤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  
刻本句見鄉射篇賓主大夫眾賓射章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  
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于三耦說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大射儀 賦和禮 聖

夫若束則異于三耦故云說矢束自同于三耦說也○附按上文  
已言三耦拾取矢此言士與大夫為耦者在三耦之外注疏似誤  
又疏內之束二字之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  
面揖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附按士與大夫耦則為上射故  
先取矢兼取者一次即盡取與公卿大夫之拾取皆不可耦  
異而禮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進大  
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挾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  
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疏曰諸公卿大夫自為耦者拾取矢  
在前大夫與士耦者說矢束取矢在後今待大夫反位公卿乃升  
就席者蓋公卿乃上大夫與大夫同爵但上下有異反位公卿乃升  
待下大夫反位始升就席○附按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承上文待耦士眾  
射云揖退是也○附按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承上文待耦士眾  
之大夫反位諸公卿乃與同升而就席也舊說為脫文者非是眾  
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挾拾襲反位司射  
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侯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初按舊說此司馬作射亦在未取弓矢之時與作則反位今詳此以畧叙括前次之詳事無不同舊說似支

### 右三請射第三十一章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降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為節也始射獲面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用應樂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乎疏曰請奏樂以為節者謂若天子騶虞九節諸侯狸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芣苢三節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三番射中時雖獲未釋算復釋獲者謂第二番來耦皆射釋算未作樂復用樂行之者謂第三番射非直釋算復用樂焉射用樂為難者但禮射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又須中于侯名焉也請以樂請用樂也司射反指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若有射也樂正在西南北面○疏曰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西南北面司射在西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遙命之樂正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三請射

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祗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

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而不和凡射之鼓節投蓋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疏曰射之鼓節多少無文今禮記投蓋簡圖出魯鼓薛鼓取上射揖司射退半以下為投蓋節盡用之為射節是其投蓋存者

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聞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師之樂章使奏之

也經首逸詩會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會孫會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會孫侯氏是以為諸侯射節者其既有孤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謂于若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言也

此樂即也○附按上注言樂正在西南北面此注又言樂正西面受命也西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三耦卒射賓是北字之說

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君之射儀進退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聲不敏也志意所疑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疏曰春秋傳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其時

魯人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是志為意所疑度也○附按舊說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在如初儀內似不必獨見之且諸句不全恐非出于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今詳此稍屬或以君之發矢與樂之節稍相聯屬不必其應而亦不違之謂卒射如初儀就席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 右三射用樂第三十二章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帥乘之皆如初司馬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鈎告如初復位

### 右取矢視算第三十三章

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初按舊說實解之上再有設豐二字如鄉射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大射儀五字一事下二字一事總承以如初二字似亦未始不可

### 右飲不勝者第三十四章

飲不勝者在此裁為一章今從之附按舊本此合下文俱作右飲不勝者一章于潛李氏依鄉射禮以名三射畢又為一章今從之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兼諸弦面鏹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初持弦矢日執面猶向也兼矢于弦尚鏹將止變于射也○疏曰上文皆云挾一個此經云執一個方持弦矢日挾以其將射故也側持弦矢日執謂兼矢于弦而鏹向上將止變于射也按鄉射禮云矢不挾兼諸弦附彼下言面鏹而此言彼言兼弦附而此不言各舉一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邊省文之義

拾取矢如初矢不挾眾諸弦面鏹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適反位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附按集說云弦字下蓋脫附字今從之說見鄉射篇三射畢章卿大夫升就席司射

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



右射畢第三十五章

右公爲大夫舉旅第三十六章

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從者言自

第二十七章

質諸公卿皆入門東而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有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  
 公卿大夫皆說屢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鄭命以我安處于君  
 尚諸黜踏至此乃敢安○附按注羞庶羞羞進也庶衆也所進衆羞謂腰肝背狗肝醢也  
 解乃安不合說見燕禮篇燕章羞庶羞羞謂腰肝背狗肝醢也  
 或有抱醢胎醢免鷄鴛○疏曰大射先行燕禮燕法其性唯有  
 狗又按內則云肝腎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背濡炙之舉燠其背不

右列第三十八章

長此云士誦自長已下又云其他謂爲衆士者  
人在官故知此非府史以下○附按此士卽士匠

中之長此云士請自長已下又云其他謂爲衆士者以下文旅食謂庶人在官故知此非府史以下○附按此士卽士長因繫承上文省一長字耳經似只有士長與不士長之別疏經分作三層非乃薦司正與射人于燔南北面東土司正爲上也射人小射正器其佐○疏曰按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籥二人此小射正執事非一人皆當同薦不言其數者畧之故文不具○附君善敎氏曰射人勳之爲司射者亦大射辯獻士士旣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旣獻易位者以卿正也人夫在堂臣位尊東祝史小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也單獻薦之畧賤祝史小師亦就其位而薦之辯獻乃薦也也視史門東北面東上○補注君善敎氏云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向已受獻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主人餽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旅食北面受之者以其不可背君南面授故知其位如此若然大史等亦北面則亦西面授酒也其小臣師等按上女位在阼階東南自然北面授○附按不拜受爵說見燕禮篇主人獻士章○又按燕禮獻旅食注云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者彼



右獻士及祝史第三十九章

賓降洗升膳觶于公酌斝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旗受公賜多矣禮將結宜歡公片厚意也今交解  
解公答拜無再字疏曰上文爲賓爲卿爲大夫舉

旅皆臣目執爵今此賓爲士舉旅行酬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人

卷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

拜公資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此氣當爲解○疏曰自此以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無席戶牖之間位別有席此

寅升歲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於戶牖之間席位歛衾爲解

○附按觚與解義無大別經文觚字

並非詭譎見藉禮篇主人獻土章

義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大財儀 廣義經年公 兒

旅易爲賓似未安應是朱子草  
錄尚未定乃依燕豐分爲二章

公坐取寶所勝輒與淮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尊爵洗升

的階下再拜。續箕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

今坐相有執爵者土有盟升主酌授之○疏曰下文云土有執麇

勸酒 有辜責者爵者有執散爵者故知士有監升主酌振之

唯受于公者其餘則否

士大夫旅徧并堂下之士也。大夫卒室者以魯與西陽。齊

士升大夫。冀飭拜。疏曰。向來堂上相旅。皆坐相。翻執爵者。

行之乃未受醑者當與士酢二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三堂下與上坐者異故大夫興而立醑也四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五

拜受大夫拜送于旅于西階上辨  
辨神與小臣自旅食皆乃云按  
按酬不及旅食說見燕禮篇公

旅酌旅序也土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右公爲士舉族第四十一章

若命曰復射則不厭庶子獻庶子則以下最後得獻射在獻庶

子之萌也補注不謂暫不也集說云命君司射命射唯欲司射命  
命也此雖非正射然亦當在正禮中行之司射命射唯欲司射命

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補注

有不止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啓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

○疏曰：初，賈直言再舉族君言，長不專于賓，第三舉族，唯公

所問者猶有疑至賓士舉族直云唯公所賜後不言若賓拜長賓至此降沒不言賓是賓禮以潰而殺且從羣臣以禮其在在上者矣

其中也。實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唯欲之。

命也凡非質而公辭其下拜者惟受賜爵者耳今詳集說甚高注疏似覺發中三美皆變其功一也而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

俱疎宣毅中三傷皆獲或有參中者○疏目上文唯公得中三侯皆獲獲至此禮殺豆與君同是以鄭云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

觸或有參中者卿大夫主射參侯土主射矧侯其或揚闕容中別

侯皆與釋○附按集說云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

已以其一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必也中亦謂  
中其鵠耳唯公則離維綱揚觴相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

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一事今詳射

者以此章但舉異者耳

右復射第四十一章

夫人洗升自西階獻魚于阼階上如獻主之禮祭既掌王六牲

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又正舞位授

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左右也工

西師北工遷于東則東面大樂正在季璧之北左也工在西  
西面工遷于東則北面僕人正相犬師士升堂與其師士降立

于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于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幣  
正君之近官也丙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三

官于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迭以時事不聯也獻左右正下及內小臣則畧人鐘人搏人鼓人塤人師僕人土盞獻可知也庶子

レハシテ



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疏曰小樂正在頌磐之北  
右也工在西即北面者工在西請還樂于下時大師少師上立  
于鼓北也工遷于東則東面者按上還樂于東之時直云大師少  
師上立皆東姑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在西縣之北東面向  
工安大樂正位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按上文司射東  
面命樂正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而西之則大樂正元立上  
東樂正以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之矣工遷于東則北樂正元立上  
文樂正反位大師既西面樂正北面可知是以卿射上還于東西  
面北上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國君無故不釋  
縣二正君之近官者人君路寢之延樂縣不釋也與僕人正同  
亭樂事故也同臥更沈以時事不聯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  
後故更前洗之是以云時事不聯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  
東者按公食堂上夾北有宰夫內宰在東北此射禮堂上夾北無  
軍位又按執事者堂上又非樂人不不得在樂正位以其與小臣師  
同名小臣故知小臣師之東也又云少退西上者見公食在宰東  
北小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故也○附按注疏所詳因文擇  
合尊會多不可振說見燕禮篇樂賓坐閒

右庶子左右正內小臣第四十三章

儀禮通解卷二十二 大射儀 燕禮 賓客

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席下受賜爵者以爵就席  
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  
遞飲今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待公卒爵乃飲者猶代飲然明惠  
從公來不可得之即飲不代也○附按注疏惠從尊者來說見燕  
禮篇無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疏曰更酌反奠于公所據公  
更賜爵是其歡受賜者與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  
燕成君意也○附按舊說受賜之下當有爵字今詳此承上文受賜  
爵者言則爵字本可省又下緊接授執散爵者似非關文唯受于  
公者拜卒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  
而也○疏曰鄭轉乃為而者乃是緩詞於理不切故也○附按集  
說云卒爵之間當有受字今詳經文若是卒受者則可此似與

言卒爵無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  
別當從之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幕者公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意殷勤欲盡

酒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于將辭正  
丁堂下再拜稽首得小臣以君命辭其拜不成當升成禮今直升

不成拜者以其拜于下是臣之正○附按燕禮無算爵章注言不  
升成拜則是再拜于堂下矣乃為正臣禮若此注云升不成拜則

是未再拜于堂下者並未再拜于堂上其禮未成何正臣禮之有  
謂當以仍前說為是蓋小臣辭諸臣不從成拜于下公乃答拜則

升自不後拜直反位也又按注疏他處成拜為堂下再拜而  
上又再拜共四拜者誤矣故有此士終旅于上如初卿大夫降而

說此見燕禮篇公為賓舉旅章○疏曰上文卿大夫升反席士以下相酬而卒之無算樂  
以下降而得止是以卿大夫升反席士以下相酬而卒之無算樂

數意所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旬  
人執大燭于庭闢人為燭于門外○宵夜也燭也旬人掌供薪蒸

儀禮通解卷二十二 大射儀 燕禮 賓客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賓出

右無算爵第四十四章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奏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  
篇今亡○補注集說云賓入奏肆夏出奏陔陔夏所執脯以賜鐘  
遠辟王朝之禮也○大司樂職曰賓出入奏肆夏所執脯以賜鐘  
人于門內霽遂出志禮不忘樂○疏曰按鄭氏注賓出無取  
脯賜鐘人之事者彼是臣禮此為君法故詳畧不同○附君善教  
氏曰篇首言旅食之位在于南者為辟射也此見鐘人于門內霽  
也既射若已飲復位在于門西者○附按或疑賓取脯重君賜矣又  
也豈必執諸卿大夫皆出從賓公不送禮也○疏曰歸來安燕交  
已乃為重哉卿大夫皆出從賓公不送禮也○疏曰歸來安燕交  
歡若又送之公入驚○疏曰言入者射官在却以將還為入燕不驚  
是九禮也○公入驚○疏曰言入者射官在却以將還為入燕不驚  
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疏曰按周禮鐘師有九夏皆樂章其中  
驚夏如陔夏故云亦樂章也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學在西郊按



鄉射記于郊則國中鄭注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此篇所解多不具者以諸侯大夫射先行燕禮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是以與鄉射同者于此不復重釋之也○附按集說云入謂降而入于內也鄉射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為奏樂而見之大可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今詳此較註說似為長

### 右賓出公入第四十五章

#### 大射義第三十六章

##### 邦國禮二之下

此即小戴射義中合釋射禮之文今取出其言天子諸侯射事者別為此篇以釋上

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穉而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大射義

書

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內正外直習于禮樂有德行其節天子以駒虞為節諸侯以狸

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蘋為節駒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

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

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駒虞

采蘋今詩篇名狸首遠下云晉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驍虞曰

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子以采蘋而瀕之

之童童風夜在公○附按藍田呂氏云駒虞之官以生物為職惟

恐庶類之不繁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駒虞之用則王道

成于樂乎駒虞者所以歸功于二官夫天子禮天以青萬物者也故其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官備也狸首詩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君臣相與習禮而駒虞夫諸侯將奉天子修朝事者也故其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今詳采蘋之詩奉宗室共祭祀與之以應戶之以應夫卿大夫有室者也其以是詩行先王之法故其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古人歌詩而取其事者如此采蘋之詩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

詩曰是以用之公侯之宮公侯之事又曰夙夜在公薄言還歸先

士在官者也如能如是然後盡士之職故其射以是為節所以樂

失也古人歌詩而取其辭者如此又呂氏云天子之德莫大于

好生好生德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于奉朝事奉朝事君者也

卿大夫之德莫大于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于敬

事敬事死者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

故各以所樂傳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也○又按

采蘋之詩云采蘋于河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蓋朱子詳金詳

之文而不知駒虞二字確當如是解乃合也今呂氏因記文有樂

官備之說而云駒虞之官又云于嗟乎駒虞者所以歸功于二官

未合而載記所說亦非詩之本義耳○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

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大射義

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夾之于射男○古者天子之制諸

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官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

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

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

人又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附按

師陸氏曰歲獻貢士猶言獻之歲貢士也獻三年獻比要之類故

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

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行者也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也謀事必因朝者欲聘  
詢衆之意此儀禮之內見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  
約是也路門外正朝不見疑當與二朝而位同故比以燕射朝大射  
約之知正朝而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而位正朝不  
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遂命使者使所更反下以意推之  
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遂命使者○遂猶因也既謀其人  
因命之也聘使卿○疏曰知使卿者以下文使者再拜稽首辭  
云及竟張禮而周禮可常則孤卿建禮也○使者再拜稽首辭  
不敬○補注君善教氏云使者少進而北面乃君不許乃退退  
拜君親命之故拜而後辭變于傳命之儀也○君不許乃退退  
受命者必進○補注君善教氏云使者少進而北面乃君不許乃退退  
氏云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命也已也  
乃命上介難于使者易于介○易以鼓反○附按君善教氏云既  
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又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  
異尊卑也如如其禮辭也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  
才自許謙敬也凡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今詳教說爲長○宰  
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  
周禮司馬之屬司土掌作土適四方使爲介逆病受也○疏曰天  
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但有三卿地官司徒兼冢宰  
後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夏官司馬兼春官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預云季孫爲司  
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餘已見內則篇首不辭者賤不敢辭  
○補注君善教氏云家  
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

### 右圖事命使介第一章

宰書幣 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補注君善教氏  
云周官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日幣帛之式故此注書  
幣命宰夫官具 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  
也命宰夫官具 衆官具幣及所宜齎

### 右具齎幣第二章 章下凡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轄反○合同也六幣所以享  
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  
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  
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日圭璋特義亦通于此其于諸侯  
亦用璧琮耳子男子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  
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規聘亦如

之○規通帛反○疏曰小行人司冠之屬掌邦國賓客之禮  
言合者以兩兩相配合也皮馬二者本非幣總云六幣者以  
用之當幣處也享獻也五等諸侯享玉各如其瑞者以云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之禮上公既如  
瑞則侯伯子男亦如其瑞可知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  
觀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二王後用圭璋享者上經  
六玉皆所以享上公只用璧琮而圭璋未見所用則二王後  
尊用之可知特之者既無束帛之加皮馬又不于堂也禮  
器所云蓋據朝聘之玉無束帛之加而其義亦通于此其于  
諸侯亦用璧琮者上公相享用璧琮降天子一寸明二王後  
相享亦不可同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退  
琥璜者觀禮總稱侯氏用璧琮琥璜未見所用明自相享退  
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聘用璧琮琥璜未見所用明自相享退  
益明矣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則用琥璜  
云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更無八寸之法則是上公九  
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伯子男各降一寸可  
知使卿大夫規聘亦如之者王人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  
以規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與相享之玉同  
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不得過君則用琥  
璜四寸亦與相享之玉同也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觀禮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具幣幣 三

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以馬也聘禮庭實皮則屬之是  
以皮也皮馬相間二經各言其一耳知虎豹皮者以却特牲  
云示服○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  
之禮稱尺證反○幣享幣也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主國  
○殺去聲紡芳往反○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  
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  
多之則是主于貨傷其德也○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  
忠信也美之則是主于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既受行  
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幾居豈反○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  
多少而已○以上本經記○今按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  
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  
是非  
及期夕幣 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補  
注君善教氏云此題下事也下文不注者以意求之



以守幣也○附按注言上介出乃依經觀載文而終言之疏泥此以証衆介之不出非也下文言上介及衆介俟于仲者之門外則皆歸家而經其幣于廟可知也所受者以行為富復展○爲于僞反復扶又反下者○附言善教氏曰則言以行覓其不與幣同處

右授使幣第三章章下條○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有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于處臣也○或曰同位北面更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故鄭云別也○亦經記○附君者放氏曰日朝常朝也經推見夕幣與受命之位故記明之按注云前者蓋如前期之前○附按疏文作既受行日爲讀誤行字絕

厥明賓朝用釋幣于廟釋幣乃禮反○告爲君使也○禮使者謂之賓  
 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疏曰卿大夫朝服祭告羣廟大夫告廟  
 三廟降天子不得違告凡告廟而巳下記云祭一告若昭若穆容  
 父直父在則祭凡祭則祭禘然則初行時若父在則釋幣于祖  
 廟也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  
 傳禮樂傳堯舜卷二十一  
 已但奉幣須潔當有洗以盥手其設洗法見士冠禮僅在洗西○  
 補注釋安置也卽下文奠于几下奠字意此使者在巳家廟告將  
 爲君使而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八主人從八主人在右再拜祝  
 出之禮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稱  
 告又再拜尺證反○補注君善教氏云主人拜不稽首變于祭祝  
 不拜辟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  
 君禮也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  
 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率音律只音紙○疏曰玄三纁三率皆如  
 此也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  
 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廟非其度鄭玄答云古積囊誤爲四當  
 爲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  
 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問示有  
 爲八尺爲制合卷爲幣也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問示有  
 侯於又入取幣降幣幣資于筭埋于西階東者說也埋幣必盛以  
 器若藏之然○盛音成○附按君善教氏云又入又釋幣于行告  
 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得之又釋幣于行告  
 行也行着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  
 日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滅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



右幣于福及行第四章

戴煊帥以受命于朝煊之然反○旌旗屬也載之者八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爲旌又曰孤卿準旌王

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禮  
受命于朝  
至尊此注

語又豫爲對照下文君使吾朋報可郎卿大夫面北上告使卿

進使者子南鄉亦在路門外之左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使者八

以入難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其左之意其贊此時君未  
養有命宜相迓也接猶續也○迓附迓之○補注君善敖氏云

而受宰檀大木反函也續音早注璫同。○賈人在官知物賈者

有一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乘公侯伯三采子男

眞王于上此則無垂纒屈殺之事若綸組食之者須以繫圭于韋

*(The page contains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使者受圭同面

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于使者右賓授覲時士受

氏云於佛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不之言重失誤。一乃受事屈終出拉買人衆介不從者在門外  
 批面○疏曰上介送圭卽與質人立富復入效衆介不從以詩之

儀而莫不有義存焉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他損藏之受享束帛

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縮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

○錄曰陵反○疏曰此經中三事上文已受聘君圭此

今特者漢亦用周制但未知此聘享之丰果用何色耳特達謂以

臣出聘所用也不爲六瑞之制但緣之而已又所執皆降其君一等○輔佐普善故氏云此二吏即輔佐之所委而官成之者蓋

神宗皇帝曰此上成鳥龜書之所願而作書之者望











以變固舍而後可爲之

右遂行第六章

章下凡三條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

家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官則以其官

留停宿于家也○曲禮○今按注○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

引聘禮有言以釋字通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

酒于其側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轅馬行始也詩傳曰轅

祭也謂祭道之神春秋傳曰轅馬山川然則轅山行之名也

道路以陰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飲其土使若爲轅

酒脯所告也卿大夫處者于其轅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

且反餞在洗反轅力秋反○疏曰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

釋幣于行者謂平道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于轅者謂山行

道路之神祀行之禮北而設主于轅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爲

轅爲神主既祭以車轅之而去輪無險難也或伏牲其上者

按周禮大人草供大牲伏應亦如之鄭注云伏牲伏大以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通行 三

車轅之是也詩云取我軼以軼是用羊也○附君善哉

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但用酒脯○附君善哉

氏曰道祭謂之軼者爲既祭而以車轅之因爲名也○疏

者釋其所軼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爲神祭之如主虞禮

佐食爲神祭黍稷○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爲肆又齋皮馬

今反○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

之禮待于郊陳之爲行列主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

郊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不于朝付之者辟君

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行戶即反○以上本經記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

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講道已道諸所當

由○道諸講道之道首導○附君善哉氏曰次介上也假道禮輕

飲使次介將命猶致命也此朝請大門外將命下大夫取以入告

別有辭請帥乃其後語耳其幣者賤不敢授也下大夫取以入告

辭遂字義殊深曲直餽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多介皆有餽

餽許氣反積子賜反○凡賜人以牲生日餽餽猶稟也給也以其

祿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

皆百莖莊陳于門內之西北而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

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羣介二十車上介則少半持

反珍特牲也○附按君善哉氏云其禮者實則大牢上介則少半

介則特牲也○附按君善哉氏云其禮者實則大牢上介則少半

有積上介以下米未必有之疏稱唯若是以降于主國之禮實也

然以此待客亦不爲不厚矣今詳注一本主國禮賓介者釋此禮

說無文可據而于義則長矣士帥沒其竟也○善于其竟賓南而

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後使次介假

止而誓也賓南而專威信也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

衆爲其犯禮禁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

示罰○按音亮從才用反○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

而誓言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以上文說彼國禮此更却

本而言之也○附按君善哉氏曰書讀誓辭史讀誓辭不言東而可知

也此當在次介假道而復命之時言于此者終上事而後及之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通行 三

未入竟壹肆肆以二反○謂于所聘之國竟爲壇壇壝壝其北

無宮壝以垂反壝大丹反封土曰壇壝壝音獲○壝上象壇也惟其

按觀禮壝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壇止壝土爲之無成

又無尺數是象之也不壝土以壝外垣是無宮也○補注集說云

築壇而卑曰壝壝爲壇壝象堂也壇卑故畫地爲階必畫階者習

升降之儀也惟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宮謂不爲外垣亦

不必他物○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藝



右習儀第八章

右及竟第九章

入竟斂旛乃展復校錄附重其事斂旛變于始入○附君善教氏曰斂旛乃展者見非公事不張旛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落而坐乃闢櫬○清或才姓反○疏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于前誓時也側幕賈人主幕所陳圭雖不陳亦宜側近于幕以聞圭也○補注君善教氏云介之位蓋在賓西南賈人則少進亦在賓之西南而幕之東南也故下云上介北面視之退拭圭者執櫬拭之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疏曰所告者告賓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故下乃云執

則幕南北而設幣于前前當前幕上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

右三展幣第十章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于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曰此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若諸公云登卽是堂此不云登故知受于庭也按本義五介張施是侯伯之卿經不云積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貴於道○司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全無積乎明有也○司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疏曰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貳二牢養餼五牢大夫也則貳大牢養餼三牢士也則貳少牢養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于臣用爵而已



以此三等相禮也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十步凡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

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上下猶豐殺也○疏曰此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義同大夫下卿士下大夫凡禮皆以其爵而降殺以兩如七四五鼎五牢三牢之類是也○以上周禮秋官○附按司儀文三節上一節專言在道饋禮正此經入竟至及知事也載為正傳下二節司儀本文該待客始終之禮而言此並附上條專為饋禮一節傳而又為後文中諸禮節之通傳也若注疏所指及

賓至千近郊張廬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卿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曰入近郊張廬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附按上已請事而卿賓入竟矣此注又以以此解請行似迂集說云請行謂請其行蓋速之也主君于朝君則親郊勞故此禮放之使卿蓋行禮欲其上也○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面請所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卿尊事彌錄○疏曰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卿尊事彌錄也○今按注中與字陸氏音餘監本作此者二字非疑詞不當音餘復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補注集說云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則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其不受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此言者禮簡則文或畧禮繁勞者不答拜凡為人使不當其禮○則文必備經之例則然耳○勞者不答拜疏曰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不答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凡以該之至後諸勞者與之答拜為已故也○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于堂此主于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東面而卿賓○補注集說云賓入門而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疏謂首是此象之也又訝受法歸襄陽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補注君若教氏云受幣蓋在

庭中西下言饋餽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授老幣老賓之臣○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受幣于庭亦當放之○授老幣疏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出迎勞者欲償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

皮設乘繩證反後此類皆同○設于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設于門內也知用麋鹿皮者按如特牲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此臣聘君降于享天子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補注君若教氏云乘皮設宜在門內之西其于勞者之南與○賓用束錦償勞者忍反○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束錦為賓○補注集說云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因事而用幣于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疏曰稽首至地臣謂之償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疏曰稽首至地臣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勞者與賓同類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賓亦稽首送者以是為君使故報之也○附按君若教氏云稽首者因賓卿者受幣之禮以相尊敬也後多放此勞者受幣蓋當門中南面賓北面當前拜受幣于堂間南面知此拜與受自兩番兩面下文賓拜送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則甫授即拜○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疏曰按祇一北面也○賓再拜稽首送幣歸饗餼賓價大夫時賓價間北面授幣大夫西面受此賓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當云授送拜皆北面蓋據賓而言受字誤也○今按西面當作南面○附按君若教氏云按注言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謂放債于堂之禮今詳敘說是○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之西故知東面揖也公食禮云公伯食以束帛庭實設乘皮賓受幣賓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禮又云十介受屬幣從者許受皮則此執皮者得揖從出勞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為已執之以出也今詳敘受有拜禮無揖禮恐難注示若親受意非是款又云公食大夫禮曰賓北面揖執庭實以食禮文証之當是由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東面而轉北面揖出也○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簠音甫或作簠外固內方曰簠外方內圓曰簠○竹簠方方耳○圓音圖○疏曰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簠具見邈人先鄭注云清朝未食先進簠具口賓



右郊勞第十一章章二條 ○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  
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退拜送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饋勞用束帛饋用束錦俟伯之臣受勞于庭○疏曰旅饋不傳  
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三辭拜辱者饋從倌內出于大門拜  
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饋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  
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吳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  
周禮秋官○附剛中鄭氏曰諸公相爲賓大夫再勞不損主  
君將親勞大夫不陳介客亦不陳也臣爲國客大夫郊勞旅  
擯主君不出使者代君陳介而致之也其義如此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謂掃酒。賓至門外。勝他典反拚力門反。

下大夫入告出擇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主人主入接賓之辭明至即受之不取積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則上尊者。疏曰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祭法鄭注云祧之言也也超上去意不毀之也遷主所藏曰祧天子有二祧以藏先王。遷主諸侯無之但遷主藏于太祖廟故此亦以名太祖爲祧也下文迎賓及廟門受聘享皆在廟是太祖廟可知既于太廟受聘享以尊之若享食則于禰廟燕又在寢福相親也此鄭義若孔氏王肅則以高祖之父。賓曰侯閒閒如字劉音閑。賓之意不欲及。爲二祧非鄭義也。賓曰侯閒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

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臣卿 莊

沐浴齋戒侯閒未敢聞命。卒寸忽反賓側皆反。疏曰命節上主人之命。補注集說云言已雖欲速達君命亦當俟主人之暇乃爲之。

1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圭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  
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饋之束帛乘馬注云王  
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饋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  
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也補注帥謂帥賓也附按朱子亦謂致  
館富有束帛不取無饋之說然則二者皆有之而經文僅如是者  
蓋上有卿郊勞一節既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  
詳言之此則不言可知

再拜卿不俟設殯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者明爲  
新至非大禮也殯音孫熟食曰殯疏曰下但云宰夫朝  
服設殯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殯矣致館有束帛致殯空以辭  
致君命無束帛下記云殯不致是也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  
亦以幣帛致按司儀云云又曰其臣致殯無幣其五等諸侯致殯  
則有幣按司儀諸侯相於致殯如致積致積有幣知致殯亦有幣







有二鼎簋十有二脔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以其爵等爲之禮子男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

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

朝賓八于次次服

反辦其之辦○  
本玉藻文若朝

儀禮經傳通解

執禎而俟卿爲

五人侯伯也則

命君子于其所  
者實來當與主

賓出次直闕西  
七十步侯伯之

命上介在賓西

諸侯朝覲乃命

一微參个旁加

音域而上之上

爲之而出擯者，  
卑以待之諸侯。

在四上損在四

1

此謂西北北面主仍在門內南面列位之時而言西北東南者據着實之說而論此謂屬西北望上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損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之矣不謂介西北而陳損東南邪陳也各自次主人而下者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從南向北上序上下至末末續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上

咸咽域三從上續向南上欠下至末續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上

上又受命傳而下者此乃發膚  
向賓故云亦如之如此三舉爲密

儀云諸公相爲  
八二十四門容

旋不過再舉足  
六尺口附按疏

儀禮經傳通解

數行又按是時

于關東只舉三  
而西承檣末檣

按集說云周禮  
于子男則三人

不言其人數則  
聘者之尊卑而

迎賓于大門內

所別也於是賓  
則如司儀所謂

卿稱大夫王制

賓主皆湯也○猶在中門也大

公之迎賓也諸  
賓而承損紹損

損者亦入門而注亦多約下入

100



朝服上朝在位矣又當行事之時公授宰王士受皮宰夫授公  
几皆不見此官等入廟之文明此官已先在位而俟也又曰君行  
一節行二出齊語晏子辭○今按齊語無此辭今見曲禮篇雜記  
章○補注秦說云廟未詳其爲何廟以差言之則受天子之聘賓  
于太廟受諸侯之朝若聘其于高祖而下者與凡主人與賓揖而  
入門皆謂之義俱入則爲道之自入則爲禮之○附按集說云由  
廣東方南北之中入而俟賓于此尊也若敵者則侯于門內公立  
蓋西面今詳若以四方之中言之下三揖疎又言南面立則疑于  
堂上之負展門內之當寧恐國君與賓行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室  
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于此介在幣南  
北面西上上楨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于士○塾音熟近附故  
之近○疎曰介北面西上者以介上文入竟展幣時賓立于幕東故  
介東上今此陳幣賓在門西故介西上皆統于賓也○附按集說  
云按西塾者在其南而東面也介立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  
于其西南東面北上今未詳孰是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  
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  
也席西上上楨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直停賓也至此言命  
事至言猶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右彫凡○侯前之  
依於豈反本又作展續戶內反純章允反○疎曰知在展前者案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廟禮行聘疏



負序而公側襲受天子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  
立矣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姑之間可知也中堂南牀之中也入  
室深尊賈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見賢過反下以  
意求之姑丁念反○疏曰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案大射云  
公卒射小臣正贊襲是也凡襲于隱者案士喪禮小斂生人袒于  
戶內襲于序東喪禮遽于序向襲序東况吉事乎明知襲于隱也  
公序姑之間可知者士喪襲于序東謂于堂東牀上此則公在堂  
上堂東南角爲姑嚮以意斟酌隱處無過于序東牀北也無正文  
故云可也中堂南牀之中者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  
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楹則相北有二架棟南  
有一架今于當相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于南北之中始受  
王故云南北之中乃入堂深尊賈事故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  
臣行二者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  
云然也○補注君善放氏去東楹之間四分楹間一在東也凡堂  
上授受贊幣之禮敵者則在南楹之間主人尊則于東賓尊則于  
西此聘君于主君其尊同致君之命宜降主君一等故使者就主  
君于東楹之間而授玉也○附按疏引大射小臣正贊襲彼襲字  
對其上文和字卽與喪禮之袒襲損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尊  
同此襲字則全別矣說見下文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三 聘禮 行聘禮 君  
降介逆出逆出 出便 實出 聘事 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于序端○補注  
尊也公受玉時亦垂纁 賜降立陽者免上衣見賜云授玉于上公  
幸既受之則屈纁矣 賜降立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  
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賜也見美也又曰駢裘青犢裘絳衣  
以賜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義同可知也裘絳衣  
溫表之爲其裘也素者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種賜者左降立俟  
享也亦于中庭○麋音迷或作麋同軒五旦反胡地野大也麋本  
又作裘詳又反綾戶交反爲溫爲其皆去聲禮音但○疏曰凡服  
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裸身禪衫又有襦袴袴之上有裘裘上有  
湯衣湯衣之上又有上衣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綌綌之  
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衣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  
云衿翟衿翟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止服用也見賜衣者謂  
君衿前上服見賜衣也諸侯與其臣視朝則行聘禮皆服麋裘但  
君則麋裘還用麋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駢裘則青犢裘賜衣君臣  
亦有異時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同絺衣爲  
賜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衣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  
十五升亦同素絺以爲裳白鳥臣用白屨也○附按賈說賜者偏  
冕上云而見賜衣也此賜亦左爲之與按此俗注前後二義以解  
賜以爲袒賜之賜與喪禮之袒襲同矣今詳喪禮之袒襲乃襲其



前時之袒一衣而為袒為褻也茲則褻衣為當而褻衣為特異褻  
與各一衣也蓋喪禮之左袒而級諸右者以便作事故事畢則必  
褻衣初見時皆脫去其褻衣故其後無復褻之可言也蓋此章實  
與公初見時皆脫去其褻衣故其後無復褻之可言也蓋此章實  
為褻衣是當褻衣即褻衣也褻衣并未嘗如喪禮之袒又烏能自  
而後立實亦于門外去褻衣而出故出公授辛王後乃去褻衣  
最後至還玉時乃復褻斯見聘事之重不如此則與舊說時與  
不見褻必有一衣在褻上乃得不見此與恩說同惟是九賓與公  
見時皆必衣褻衣但偏袒其左而露褻衣為此不整不恭之象乃  
反謂是見美夫褻衣有何美耶彼玉藻言褻之褻也見美也謂褻  
衣兩袖皆短見褻之美耳豈謂褻衣美哉且是褻衣為其所常衣  
安在其為特異故以此褻為褻上加一褻衣為脫去褻衣似于  
皆合也

右行聘禮第十五章

凡○卿大夫士諸士皆有  
訝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疏曰大聘使卿主人使大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行聘禮 未

夫訝小聘使大夫主人使士訝士皆有訝自介以下皆訝之  
注所云者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夫聘而言所訝者謂初行  
聘及饗食燕皆迎之○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  
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疏曰上  
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大聘小聘所使  
者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以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  
時止于其中將行禮乃出也○以上本經記○今按周禮幕  
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  
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  
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客辟還退不答拜  
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畢  
及有言○疏曰上經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不言辟者以執圭  
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君入門  
事此周禮據人摠而言故不同也○周禮秋官○君入門  
介拂闔大夫中振與闔之間士介拂振此謂兩君相見也振  
門楔也君入必中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行聘禮 未

上介夾闔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洽也君若迎聘客  
賓者亦然○樸古八先結二反○疏曰君必中門者謂當極  
闔之中主君在闔東賓在闔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  
而拂闔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闔大夫擯介各當  
君後在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闔謂聘客也闔門限公事自闔  
闔之中中央賓入不中門不履闔謂聘客也闔門限公事自闔  
西也○私事自闔東觀面也○疏曰闔謂門之中央所鑿短  
門楔也○玉藻○今按此云門只有一闔唯上經實疏獨云  
門有二闔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問未  
知孰是當更考之○附按注言君入必中門若只有一闔則  
就全門而言中是君亦拂闔矣又執圭門而言中是君亦中  
根與闔之間矣烏能分別其為君入乎故全注謂未能湛而  
疏直解君中門為當根闔之中然不應三介獨中介與君同  
且本章經言每門每曲揖注引玉藻此文而謂早不踰尊者  
之迹然則中已踰尊者之迹矣今詳記文先言君乃細別  
三介之外言中門且使卑不踰尊者之迹一語實有著落則  
非門有二闔不闔大夫兄于國君國君拜其辱自外來而拜  
能也賈疏似長○大夫兄于國君國君拜其辱自外來而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行聘禮 未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行禮

行禮

如也。疏曰：授謂授玉志趨謂念鄉入門在庭執玉徐趨今當

亦然若降堂後趨則疾而翼如也。平衡謂與心平曲禮國君

謂必後主君也。經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今詳放說為云讓

氏又云將授謂發于序之位將授玉也。行而張足曰趨曲

禮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待志于趨耳。其授如爭承下如送

急于授君而行速也。注云志趨卷豚是已。授如爭承下如送

君還而后退。類反。疏曰：授玉之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

隊也。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退謂出廟門

更行後事非出大門也。○附按：君善教氏云授如爭謂向疾

而不敢留君也。承下如送謂既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

即退防玉之失墜也。如送者如送客然言其未即退之意也

句若放氏則以三字為句將三句解成一串極是。下階發氣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行禮

行禮

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適翼如也。○卷去阮反。豚大本反。○今按：注趨

進進字衍。卷豚義見曲禮。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

卷轉也。豚之言若有循。○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疏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執王異說。○以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

土五條本經記。○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

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慎也。尚左手

行不絕地。○曲禮。○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賓者入告出許。○

賓者出請之有無。○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賓者入告出許。○

賓者出請之有無。○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賓者入告出許。○

賓者出請之有無。○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賓者入告出許。○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行禮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補注君善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其受之禮皆與已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

右聘享夫人第十七章章下

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曰夫人與君體敵體今君使致禮來主不敢當故云以社稷故明夫人同主社稷彼國亦得聘之其惠不由已也然其卒亦自當之曰寡君拜命若下文問卿則與君不敵故敢當之言君既寡寡君延及二三老也。本經記。附按聘享先國君即及君夫人皆奉本國之君命故主國之臣辭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非奉夫人命以享夫人也原疏云今夫人使致禮來誤矣故易之為君字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謂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宣惠來言以將命春秋滅孫辰告羅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聘夫人有言

禮也此如蔡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代晉之類今詳說為是

右有言第十八章章下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疏曰簡據一片策是眾簡相連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策書一簡入字是一簡之字數。今按此簡之長及字數皆未詳或六經之策皆二尺四寸乃與下數合當更考之。附按策二尺四寸則半之者一尺二寸三分居一是主人使人與客謂諸門外既聘享入寸故曰乃與下數合。主人使人與客謂諸門外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予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密悉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盟之。綱直尤反處慮反盟音徒。疏曰左傳襄二十九年有盟書杜注云盟即也。宋經記。附君善教氏曰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于廟門外欲其審也不于內讀之者客降則出矣無其節也

損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賓奉束錦以請覲覲見也卿將公事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曰卿將公事者聘享是也此行私禮為交歡敬也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若諸侯相執其臣從君亦得致羔見云君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即其事也。補注君善教氏云奉君命而使則其禮宜與他特見于國君者不同故不用其損者入告出辭。客有大禮聘享未有以待之。疏謂未禮賓故止客請覲請禮賓禮辭聽命損者入告。告賓許也而下文先行賓禮也。請禮賓禮辭聽命損者入告。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宰夫徹几改筵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席。宰夫又主酒食者也。禮曰蒲筵常繡布純加翟席。附按舊說謂禮之禮當作禮字之誤也是禮主于禮故雖用幣猶以禮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禮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矣。補注集說云：禘者至此方退，則是送凡授醴之類。皆損者告之矣。經不盡見之也。凡損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若親後事之久，建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庭實乘馬。補注君善放

為薦也。下文公用束帛及楨者，進之。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解尚攬生尊醴。七內反。尚與上通。攬音獵。○降筵就階上。○疏曰：以左

捧之就階上者，以鄉飲酒獻酢卒爵各于其階明此亦在西階之上。○附君善教氏曰：尚攬以撤鄉上也。必以柶兼諸解者，欲便於

啐酒也。必尚撤者，欲便于建也。北而于西階上乃兼之，則是先啐

亦加柶于解矣。○補注：撤持也。即上文面枋之枋謂柶之柄也。以

相兼解柶在解外與解并處故疏言兩手捧之尚攬言柶在上

也。至下文建柶建立也。則順棧柶于解中而柄即在上下故曰建

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之于序端。○疏曰：凡言用

下也。前公受几于建柶北面奠于薦東。禮不倅。○附按：上擯者

序端此亦當然。進相幣。相也。亮反。賁以擊賁降辭幣。不敢當也。公降一等辭。辭賁降也。○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禮賓

許其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尙疾不連步。○疏曰：凡栗階者其

者但謂栗階其始。○降拜受公辭。○殺所界反。○升再拜稽首受幣

升連步則有之。○降拜受公辭。○殺所界反。○升再拜稽首受幣

當東楹北面。○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頓不

北面此以主君禮已臣也。故北面受也。上凡受醴亦是已之禮

以禮未成故不北面也。○附集說曰：當東楹言東西也。其南北亦

中堂受幣當東楹極其視。○侯君拜也不北面者。○公壹拜賓

為君將幣者又過東矣。○退東面俟。○侯君拜也不北面者。○公壹拜賓

降也。公再拜。○不倅。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

則降不敢當公不止遂再拜也。事畢成禮者前受几及醴公皆一

拜今事畢成禮不可亦自尊敬故送幣亦再拜也。○附按：凡受幣送

幣無論尊卑與敵皆以再拜為禮公于此一以賓執左馬以出。○受尊

冉拜致盛禮一以答賓再拜稽首之重也。○賓執左馬以出。○受尊

宜親之也。效馬者井左右鈞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駢

丁歷反。○疏曰：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狗呈見故謂牽馬

人為效馬者也。○補注：上言公用束帛此言公又以四馬為禮若

前賞享公亦帛加璧又有內設之皮。故氏云左馬者上馬也。故賓



親執之賓至執幣乃北面右執馬右旋而出凡賓受主人禮其  
于庭實可以執則執之與主人之受禮異也賓出而公降  
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才用反從者士介

右禮賓第十九章章下凡三條 ○禮不拜至以賓不于是始至今文禮爲醴○雍田廣

前日初至時主人請行禮賓言俟問故今不是始至也○附按此記文所言禮正禮賓之禮也舊本附行聘禮章下今移

此○又按拜至之禮始見于昏禮之禮賓凡飲射燕食皆○  
有之爲拜賓至此堂之義豈以至國論乎注疏說未確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大音泰。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卑劉音婢。薦脯

五臟祭半臟橫之臟育職○臟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艇皆取直貌焉○艇大頂反祭醴再扱。

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初洽反卒謂後扱○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

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介從者○以上本經記○司儀諸公

之臣相爲國客及禮再拜稽首君答拜禮以醴禮客。疏曰。知以醴禮客者。案上

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禮賁 吳

○周禮秋官

奉束錦總乘馬一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辭歸時

而右私事自闌右莫幣再拜以臣禮見也對者買人之屬

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扣一匹也至藻云公事自闌

物合聚焉之凡書而束之也二人自華文房云發者官代寅

所以見庭實後入之意也。今詳實出復入，自應有損者爲之。又言不復請，不待辭者，承上章貞二說不同，各言其半耳。

是也觀下文饒皮亦二人贊上介且不執皮則賓應不牽馬

而公不答拜者不受此禮也擯者辭之賓出注集說云

也贊者有司受焉乃出凡取幣于北門中隨以贊者有  
 非 按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

乃出者賓出之時贊扣馬者未出待人受馬乃得出所以

東塾南鄉賓也然則賓之外位常接西塾矣牽馬者蓋在擯者之  
 南少擯者請受禮受之賓禮辭聽命  
 請以客賓禮辭聽命  
 實受其幣贊者受馬○補注  
 主請以客禮受賓始猶辭者

臣也終聽命者外臣而奉其君命  
 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者欲人居  
 者也下文皆所謂以客禮受者

馬左任右手便也于是牽馬者四人事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左西上以容禮入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

○疏曰臣禮見謂初入門右故今以客禮再拜而受新之也○附按下文賓負序則升西楹西東面可知賓以東而覲主君則公升

東櫓東西面與賓覲亦可知此北面再拜蓋卽左還北鄉當相之再拜也文不具者賓旣以客禮見其儀文與聘禮同者悉不重著

惟爲覲禮異者序見之通下文皆然又寅二退反還負序不敢與此拜卽下文再拜幣之拜也無他意義

授圭同○附按反還二字其義未詳敖氏云反還者反西面而復東鄉也三退而反還愈不敢安矣聘時執玉故不敢反還今辭敖

說是謂負轉身西面而退稍立再退稍立三退則復轉西面者還東鄉爲反還遂負序而立矣若聘時執玉之三退則東鄉退步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私覲  
焉  
不言君受各之也○補注

振帶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之也集說云此已禮也故振帶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也適牽者之右而

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于受皮

出門下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于馬前而出故云牽

進而前乃西蓋與後三人由馬前者相牽而行故經文統言之

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者私覲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致

人臣于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若拜于階下者已臣也拜

君命刃然今拜也君降一等辭君命刃然今拜也君降一等辭猶拜敬也擯者曰易君從子雖

將拜起也說○疏曰唯此及公食皆著其辭煥然可見又云未敢

也○附按寡君從子三語說見公食大夫禮篇拜至章但同一辭



清宜  
公降立

○私覲愉愉焉愉羊未反○容貌和敬○蹠日享時

儀禮經傳

藥以入告出禮請受以宜並受也其

有以少文爲

儀禮經傳

衆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  
扶又反○疏曰上文舉皮者從幣出

多不合君



之○附集說曰士介亦皆謂受其幣者此時統上介奉幣皮先入  
于尊者而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取皮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  
門左奠皮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曰賓親時奉幣入門  
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升賓至此公再拜拜中庭也○疏曰  
時揖而後進明此介亦至揖位而立公再拜拜中庭也○疏曰  
上云公降立別無更進退之文自受享以來皆在中庭也○疏曰  
君善故氏云公拜蓋西面也下放此○附按此中庭故氏謂東房  
之中也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  
庭也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疏曰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真  
皮進西故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三分一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  
行主君所乃授幣○附按介下當有辟字介出幸自公左受幣不  
凡公再拜賓猶退辟此不言者省文耳介出幸自公左受幣不  
受介禮輕○疏曰不云側者當有贊者于公受轉授幸故云介禮  
輕也○附按集說云公不離位幸就而受之緩于賓禮也言自公  
左則受之于公可知文主于受者故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疏  
云有司至是乃舉皮為確注疏似失之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疏  
亦異于受皮之節也擯者又納士介也○道首導士介入門右奠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介私親卑

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補注君善故氏云此與初禮  
幣再拜稽首同乃復為之者以既受上介幣復入則禮更繁也  
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而聽之也賓為之  
辭上介賤不敢以言通于主君固衍字當如而大夫也○疏曰按  
下士介而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  
衍字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  
也相者贊告之○附君善故氏曰公不終親受幣乃答其先奠幣  
之拜公是時拜于東方之中庭而介位在門外之西則擯者相拜  
宜西北面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正其主位亦不肯答請此類  
也○附按上文禮請受賓辭已不以客禮受之故此處變文言公  
答再拜而下文並無士介拜送幣之文與上文士介皆辟東面位  
賓上介皆不問然則此即所謂以臣禮受之也士介皆辟東面位  
遠遜也○補注此時士介四人皆在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候  
門外位下言士三人者主國之士耳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候  
上幣擯者進就公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  
來也擯者進就公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  
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執幣者序從之一受○附君善

答拜之○不臣人之臣○疏曰君于已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  
見國君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非其  
臣謂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之○疏曰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眾介送道賓而出也○疏曰  
乾云賓降介逆出又聘夫人私親諸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眾  
聘禮之等皆介逆出此亦當然也及大門內公問君始入門之禮  
道紹擯及賓並及大門內公問君始入門之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  
行開亦六步及大門內公問君始入門之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  
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于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  
續紹擯亦于門東北而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適伯玉使人  
于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疏曰共居反○今  
按所引論語非聘事意舉相類耳○附按君善故氏云鄉者行禮  
之時各有其節不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為之也及大門內  
則賓東而公西面而問之是時上擯往來傳命承續紹擯亦須東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介私親卑

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  
是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攬色勃如也  
足蹏如也賓是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行下蓋反攬色得反○疏  
曰按送賓用上擯孔子為下大夫而得為上擯者君使攝也○附  
按注言公既拜客還辟是賓不答拜也今詳燕禮及大射儀公皆  
不送則此不答拜者凡送之禮皆如是與抑賓代本國君除公勞  
實實再拜稽首而外凡公之再拜者賓皆不致答再拜故于此送亦  
然以當再拜之○又按前致辭章賓迎再拜受致再拜及賓送亦  
拜如賓不顧矣○又按命之敬則此處可知○又按論語有必復  
命曰文出後仍有請事辭許一節未可合也賓請有事于大夫  
為問卿也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述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  
之賓者反命固告之○送附送之送○疏曰從朝以來行聘聘事  
知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饗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



君善教民曰勞之于其館上介亦不見  
介爲受廌也此勞亦執廌因賓禪耳

亦無膏以其皮薄故也言宮必有碑者按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



也八豆惟言韭菹醢醢則爲朝事之豆可知文省三屈者言設餘  
豆之法也醢醢西昌本昌北麋麋西青菹菹南鹿麋麋西菹  
菹北麋麋曲折而下所謂屈也○附按周官八豆之實以一菹一  
醢相配立文則此經所謂西陳二並東上者自當如其品次布置  
之經文旣以韭菹醢醢並先最上則此下次昌本與麋麋並又次  
菹菹與鹿麋並又次菹菹與麋麋並乃自然之位序但菹北醢南  
一設之則北行通爲菹南行通爲醢所不相變故須用屈設之  
法乃得變以成文也其屈設法通爲菹所不相變故須用屈設之  
八豆之法則自韭菹醢醢以下與經所云二八簋繼之黍其南稷  
並東上者其位序不相協應矣未詳何據

錯黍在北○疏曰繼豆以西陳之次序亦與豆同故鄭云屈猶錯  
也但豆之實各別直大第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蓋唯有黍稷  
繼屈陳之亦間難必錯陳使當行間錯不相並乃得相變故鄭下  
注凡屈錯要相變是也○附君善穀氏曰其設法皆如豆之屈乃  
變言錯者取其二物相間之意○附按屈陳之中自見錯陳之法  
屈陳豆實則菹與醢錯屈陳黍實則黍與稷錯對行當行皆以此  
相變經于豆言屈蓋言錯互文以見之也疏語分析未清

六鋼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  
羊豕○鋼羹器也○疏曰此不言綍屈錯者綍文自具故不言也按  
此文上下綍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錯錯士喪禮陳云于房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歸妻儀

中南領西上綍注云綍猶屈又似不別者言綍屈二者下綍陳之  
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綍者直屈陳之不爲句陳訖則相以綍者  
問難而陳之與綍屈同○附按屈錯綍三者鄭注云猶以綍之大  
意以三者具有曲折問難之義相似耳疏因此此經文自具之緣  
法推經文未具之屈法觀此疏同謂之屈陳而又分下手勾直之  
異者據經文綍法直自牛遞西上而東屈若屈於財經注自非  
直勾轉醢醢因謂一直遞西上而東屈少有不同蓋疏綍注自非  
牽合經文此上文布置八豆之法所以皆意爲之而不協自然國  
詳者兩簋繼之梁在北○疏曰凡豆及簋之數皆精兩自相對而  
陳之屈錯不相對者要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鋼綍者牛豕豕  
者相變牛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大率牛豕豕不耦故羊豕豕不得  
也○今按六鋼之位東北牛東南羊西南羊西北豕西南牛是  
牛豕豕常相變不相當惟羊一物自相當疏云牛及豕二者相變  
也而下乃云羊豕豕相當不相變未詳何謂○附君善穀氏曰以  
夾饌位例之則自簋以下亦皆西陳也○附按惟綍陳不得盡變  
故注只云凡饌屈錯要相變不八簋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及綍亦可見屈綍不同法矣

八簋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八簋醢醢黍清各兩豆此若與彼同有黍各兩黍止成六簋各三



大室之饌皆北上飪鼎東面北上故堂上之饌東北上各廟之

行言列則此三列者三行也不言面者可知也按上飪鼎在



西南陳則必東面而居鼎在東南陳則必西面皆取向中之意則此門外之車東陳西陳者皆在南也自應向北下注云皆北轉者是也恐非  
禾三十車車三耗設于門西西陳耗○故反四百乘爲  
千二薪芻倍禾 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  
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  
反車轅○疏曰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  
之○附按二不不見故之之法言倍則薪芻應各六十車其車亦  
爲三列每列二十薪在米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  
外芻在禾外皆向北也 附君善教氏曰君不韋弁而皮弁者嫌其  
答拜 大夫使者卿也○附君善教氏曰君不韋弁而皮弁者嫌其  
加于已致君命時之服也○補注外門外謂所館主人之大  
門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于門  
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大祖之大音泰○疏  
日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  
也門內即寧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卿注在者省內  
事也既而俟于寧下是也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歸饗餼 吳

以其奉君命尊也客尊則主人不敢先讓升于觀禮見之今詳注  
疏以不成三讓解經文輾轉曲說皆有未安故氏直據古文似爲  
證明○又按疏不下賓客與注不可不下主人然公使之大夫亦先升一等者  
非其爲賓客主人不下賓客故也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階上也于大  
故疏又就公爲主人言其義則同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階上也于大  
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大夫以束帛同致  
敬也重君之禮也○疏曰賓拜饗三拜 大夫辭升成拜也 尊賓受幣  
及庭賓又別拜饗二拜及門外米禾 大夫辭升成拜也 尊賓受幣  
堂中西北面 越主君命也堂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  
臣也賓出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賓先  
迎飲餼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賓先  
也皆北面○附君善教氏曰賓于是三讓而大夫三辭受餼私事  
升一等當此饋大夫則賓與大夫敵矣然猶于敵之內爲庭實設  
賓以異國臣而來此則雖爲主亦有賓義故必讓賓先升庭實設  
馬乘馬也 賓降堂受老東錦大夫止 善教氏云降堂受錦與上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歸饗餼 吳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三

歸大禮之

儀禮經傳通解

日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策矣但定四年祝伯又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祭饗之時則是不攝官乎但大夫使僕攝祝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則是以本無祝官與諸侯異耳

以大夫也○疏曰按少牢禮有尊俎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飲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于室饋尸于堂此等皆宜有之至于致爵加飯及獻兄弟子等固當略之矣○附君善教氏曰此如饋食之禮但如其不實尸者耳實于時日受養且在他國則此時祭物雖多而假攝于禮儀亦不得不略然則所謂如者蓋大約言之耳○勝猶賦大夫器為祭器○勝肉及廋車也廋車人也車中車也主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其稱也○疏曰士無饗無饗者無日此謂祭訖歸所及廋人巾車見周禮士無饗無饗者無損謂歸饋也○附賁之○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疏曰按經云賓三拜乘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則知雅○歸大禮之米粟薪蒸等不拜也○補注此謂謂賁之官○歸大禮之儀禮經傳通解

日既受饗饋請觀聘于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訝帥之自下門入記○附君善教氏曰歸大禮之日即聘日也是日所行之禮自聘至觀饋十餘節而後畢既而又有受養之事已受養又有祭其祖禰之禮行之終日豈暇復請觀且問卿之公非禮也此記必有誤

賓朝服問卿問之其土國下大夫皆使日已國者乃幣問之與卿卿受于祖廟立大祖廟非別子者立會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會祖廟而受于祖廟者以天子受大夫損于文王廟諸侯受于大祖廟大夫下君故受于王父廟下大夫損無土損者既接于君所急見之○疏曰設饋介多者不敢實示衍事有漸卿以賓行聘享時公使為之相接或急見之者須土損○附按君善教氏云下大夫損公使為之相接或急見之者須土損○附損有上承紹乃備大夫相禮人無之此賓以大夫致禮故仍用衆介主人以大夫自受禮自不應有土損惟相禮用衆士一人宜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三

聘禮

儀禮經傳通解

也此以下大夫為之者義如致損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說注疏無土損之說殊無謂

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寧也○字直呂反○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南旁皆南北皆禮也○附君善教氏曰此如饋食之禮但如其不實尸者耳實于時日受養且在他國則此時祭物雖多而假攝于禮儀亦不得不略然則所謂如者蓋大約言之耳○勝猶賦大夫器為祭器○勝肉及廋車也廋車人也車中車也主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其稱也○疏曰士無饗無饗者無日此謂祭訖歸所及廋人巾車見周禮士無饗無饗者無損謂歸饋也○附賁之○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疏曰按經云賓三拜乘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則知雅○歸大禮之米粟薪蒸等不拜也○補注此謂謂賁之官○歸大禮之儀禮經傳通解

右問卿第二十五章章下凡○聘日致齋明日問大夫不日無損日大夫于是進立于中庭西面

問人崇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疏曰賓聘享訖出大門敬也此是在明日問大夫下○今依注移人○辭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日是與君不敵收當之也○以上本經記

損者出請事賓而如覲幣字○疏曰覲而進又其面為質若敬文而亦為覲故鄭司儀賁奉幣庭實從庭實入門右大夫辭大夫于階下辭之○附君善教氏曰入門而右者欲于此奠幣也賓獻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于奉命之禮也大夫不出迎以而與問禮相同也八自獻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賓遂左賓猶謙也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于客然後客復就西階○疏曰設主人是大夫客是士降等法士就東階



○附君善教氏曰大夫不俟其奠幣而親辭賓亦不果奠幣而庭  
遂不此則異于降等者也○是賓少立于門左之位以俟設  
賓揖讓如初○大夫失至庭中並行○疏曰迴旋與賓揖而並行  
又揖再○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道賓○附君善教氏曰庭  
而皆行如初謂三揖三讓○大夫西面賓稱面之辭以相接○大夫  
也賓亦三辭大夫乃升○大夫西面賓稱面之辭以相接○大夫  
對北面當相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間敵也賓  
○疏曰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  
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  
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  
故大夫亦訝受○附君善教氏曰不稱首別于聘君之命也此不  
言受馬之儀○賓當相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如親可知

### 右賓私面于卿第二十六章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特面者異于主君士介不  
從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從而入也○君尊介介如覲  
不自別也至上賓亦衆介皆從之○疏曰上介初就主君之時不  
敢自別與衆介同新幣而入今私面于卿卿不與衆介同而  
持行禮焉○補注經文介奉幣介于卿上文上○皮二人贊亦從人  
介因上已有故此及下文皆單言介省文耳

門右奠幣再拜也○大夫辭於辭時上擯者反幣上介也○庭實設  
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介升大夫再拜受幣于  
南面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介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  
而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介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  
奠幣拜幣者反幣復奉幣而拜受拜送者皆與前介私親禮同  
但上文賓不行此禮者賓與卿等也上介爲下大夫卑于卿故從  
此禮而下文士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太  
介亦與前同也

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爲于爲反○大夫接  
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倅者受擯者幣于幣  
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首引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

再拜賓不顧相息亮反○不顧言去○附按大夫送再拜賓不答  
不擯者退大夫拜辱拜辱門而送退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此拜亦  
兼二義經蓋以其所生者立交也今詳注意  
以退者無答拜之文故專以拜送常禮自之

### 右介私面于卿第二十七章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已國則以幣  
問之也君子不忘舊上介朝服三介問  
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  
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  
聘使大夫一介也曲禮云擬人必于其倫故問下大夫遣使上介  
是各于其爵易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附按章各賓問當使者乃  
以相尊敬者也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經止言上介三介下大  
夫即當問以下大夫而  
朱子亦大概言之與

### 右賓問嘗使者第二十八章

章下  
一條○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見上卿大  
大夫勞章下

大夫若不見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  
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  
拜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 右主國大夫有故第二十九章

章下  
二條○既將公事賓請歸  
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賓既將公事復見  
主國留之餐食燕飲無日數盡殷勤也○賓既將公事復見  
訝以其驂○駟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及上介執  
見已今還私以贊報見之知執駟者上文主國卿大夫勞實  
同執駟則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駟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  
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  
士介亦見士訝者○以上本經記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言夫  
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疏曰按春秋公羊傳何休注  
云禮婦人無外事故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堂上經



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東又辟饌位也其設饌其南

北設饌即于南設饌又于南設饌以次居而陳之皆如上也

○附君善教氏曰凡設饌豆皆先豆而後豆此六豆六簋皆宜用

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序則豆皆在西簋皆在東

非其南而設饌以終饌其南亦屈以終饌之禮其饌各有

所屬戶西之饌為饌也西夾東夾之饌為饌也此無牢故惟尊堂

上之饌而設于戶東亦其異也○附按入豆之饌四豆四醢不見有

禮主于飲主君之禮主于食○附按入豆之饌四豆四醢不見有

人使下大夫歸禮注乃言臣設于戶東應是陳字之訛改易之

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醢黍清皆兩壺也凡酒稻為上黍次

之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傳明三酒六醢也先言

醢白酒尊先設之○間問廁之問○疏曰其設壺于東序自北而

南而陳稻黍梁皆二壺並之而陳也故言醢黍清皆兩壺也○以黍

間清白互相傳明者醢白也上言白明黍梁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

亦有清故也于清白中言黍明醢即是稻黍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

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醢必先言醢者以白酒尊重故先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大夫饋賓

設之也○附按醢黍清醢酒一白一清也黍者黍酒一白一清也

質其後三說應是醢者稻酒一白一清也黍者黍酒一白一清也

清者梁酒一白一清也乃為三酒六醢而合乎二以並與北上南

陳之義曰皆在西清皆在東接上東陳為義又酒不言屈不以難

味也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賓如受饗之禮賓之束

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簋四壺受之如賓禮下于君也○疏曰無稻

酒者從饋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于朝于是乃言賓拜明介從

門西雖不正當米南亦得往在其南故此往陳亦在米南可知知

東上者君饋賓時陳于門西東上也○附按上君饋士介鄭注云

牢在其南西上此亦言往陳于後既不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

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服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

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附君善教氏曰再拜稽首受

者蓋以大夫歸禮者稽首受其君命故賓于此因其禮與使者受

而稽首上介亦如之眾介皆少牢米六簋皆士牽羊以致之儀者

又無梁也上亦大夫之貴臣

○疏曰十卿大夫邑宰也

右大夫饋賓介第三十一章 章下 凡饋大夫黍梁稷饌五

斛謂大夫饋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曰君歸饌于賓

夫致禮于賓介器寡而大略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為榮今大

略之十卑者也○本經記

公于賓壹食再饗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序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大夫饋賓

昔庚反飲于鳩反○疏曰公侯伯子男大夫卿士皆一食再饗

小聘再饗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按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

之卿再饗多主君者以其君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饗禮

與食禮同食禮既序大牢則饗禮序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

禮有酒故以飲實言之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

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此其先後出于主君之意故不定也○

附君善教氏曰按注云互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義謂禽羞偶禽之

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附君善教氏曰禽羞即周官甸人禽獸亦謂

禽獸也○附君善教氏曰附君善教氏曰禽羞即周官甸人禽獸亦謂

禽獸也○附君善教氏曰附君善教氏曰禽羞即周官甸人禽獸亦謂



疏曰饗饋之等不宜召賓故君使人代君致禮賓則使使者此  
饗食之禮若主君無故合速賓之來就主君入廟賓無饋禮今主  
君有故因而致于賓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勤酒之  
亦無饋故云本宜往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  
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  
璜爵蓋天子酬諸侯○琥首虎

右食饗燕羞獻第三十二章章下凡

公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燕若弗酌則以

幣致之侯伯之禮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燕子男

之禮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介行人宰史唯上介有禽獻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乘經證

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于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

致膳不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

酬幣致之不食則以餼幣致之○疏曰中又致膳○司儀饗

者蓋于牢禮之外見賓中問未去故又示無倦也○司儀饗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饗燕禮

食如將幣之儀○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疏

是致之也致饗及還玉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士君與禮臣

官○其介為介○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疏曰饗賓于

賓則從從賓為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凡致禮謂

之外復別饗也○實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實與上介也加邊豆謂其

實也亦實于饗筵饗禮今亡○疏曰按上經實介皆有食饗

晉晉侯享之以加邊豆○疏曰武子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賜不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固請微加而後卒事饗使若無加

此邊豆之正禮此致饗有加者殷勤之義也○附君善於成日

得親賓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或曰禮上當有饗字各

以其爵朝服下○今依注移入○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

屬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曰春秋之義聘賓有罪皆  
執之○附按罪與過異文而同義皆聘義所指誤于禮者也  
春秋執行人○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者齊禮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復舉禮事禮已于是辭為賓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

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夫也

為賓尤卑于君君則不與九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

上○疏曰饗食在廟為賓故君親為主至後燕禮在殿又

為位諸公坐位故云小敬對戶隔南面為大敬介在廟門內

西北面降至庭迎之不與九禮者略取燕義以解君不親為

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主人所以致敬自敵以上者謂兩君

相見兩大夫兩士以宰夫獻為主人○既設饗而稍宰夫

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稍所教反○稍稟食也乘乘行

雙為數其實與上介也○疏曰乘禽日五雙是其禮士中日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饗燕禮

則二雙○猶問也一日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

也面前也其受之止生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

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約私獻文

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疏曰自上介受至授人約私獻文

上介受亦如之者以其受饗餼之時上介受已如饗禮故知

其受饗亦如之也士介拜受于門外○疏曰禽羞微獻比也

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微獻四時珍美新

物也微始也言其始可獻也助義謂之時賜○以上六條本

經

大夫于賓登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

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

此但言饗食不言燕其賓亦有也○附君善於成日同爵者非

之所能使故須君作之必使大夫者其禮重也致之以大夫不

與君同者公

作之故也

經 113-207



右大夫饗食饋介第三十三章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于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  
弁者如以此服受之不取不終也○附按舊說還玉即還寶之義也  
今詳玉為封國之主賜于王而執昭信聘侯亦然者慎其事原  
非以獻于主國君而與享禮同也豈有受之之理者同還費已非  
其義若注更解為德不可取于人夫取人德以輔己德者正君子  
所尚之事亦何不可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  
之有哉恐失之鑿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  
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也○疏曰上歸饗餼時賓拜迎○  
附按君善教氏云應不主于已故不拜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也今  
詳上文將執圭公拜以迎既執圭致命公再拜以受賓皆不答  
拜者恐當君也豈此出迎還玉于門外而敢自再拜以當君乎放  
疏自是注似鑿而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  
疏所比例亦失之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  
必言鉤楹者賓在下楹楹外也○疏曰上歸饗餼時大夫東面致  
命行聘時賓亦東面致命初行聘時在堂上楹內故今嫌在楹外  
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于下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三 聘禮

禮記集說

本

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為六  
夫降還通○鄉許亮反○疏曰前賁受禮時公用束帛賓西階上  
總命歸饗餼時賓階上聽命此時于下聽命故云敬也本國君  
前受圭璋時北而並受今還南而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退為  
大夫降還通者以大夫降為之遠進而退因負右房南面而立  
大夫士但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或不在大夫廟而舍  
于正容館故有右房也○附按或舍于大夫廟中則當退于堂之  
西北角室而西立○附按善教氏曰聽命于下以君命不主于已  
也不于階西亦主位也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南面並受  
者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而賁退負右房立者侯降階之節  
也必俟于此者辟大夫降中庭賁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階  
主位且便于降大夫降中庭賁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階  
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賁降節也授于階東者欲親見賁人  
藏之也賁還階下西面立○附按君善教氏云自碑內反其  
罪者所由之塗也既授上介則復立于中庭今詳注言賁還上介  
階下東西之節放言復立于中庭南面之節合之乃詳明將去  
山請賁迎大夫還璋如初入出請諸事于外以告也賁離將去  
未有賁也○附按夫人與賁初迎大夫賁用束帛賁呼罪反訪賁  
君祿禮故玉還璋亦還賁初迎大夫賁用束帛賁呼罪反訪賁

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  
之至○聘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  
以爲今正絹字○疏曰此未知何用之財若是報享之物不應  
報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于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下言禮玉束帛  
是以前云相厚之至也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賁是賁為財物與人  
則謂之賁又注周禮內司服云素紗者今之白紵也則此束帛  
素紗也故據漢注況之○附按善教氏曰賁禮主于各其聘故簡  
于報享而禮玉束帛乘皮知也○疏曰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  
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  
玉則琮也以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禮  
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賁送不拜○附按善教氏曰皆者皆束錦與禮  
附按自還玉以下禮有終也禮終則殺故節疎而文寡蓋大禮之  
末主賓皆繁重委曲以崇敬禮周而反惟直質相將以忠而止此  
禮意也其與前文異同之  
問悉為梳櫛恐反失之

儀禮經傳通解

卷三十四 聘禮

禮記集說

本

右還玉報享第三十四章 章下凡 四條 ○賁在聘于賁賁財也于  
儀禮經傳通解 卷三十四 聘禮 禮記集說 本  
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賁客者主人所飲豐  
也若荷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  
為之幣以之聘禮為之財則在字當依尚書在賁賁玉衡解  
言視賁賁之聘禮為之財則在字當依尚書在賁賁玉衡解  
作察○無行則重賁反幣賁無行謂獨來無復所之也必重其  
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得聘多為  
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遜而說襄仲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賁之此謂重賁反幣者也○疏曰獨來  
無復所之謂特來非歷聘也歷聘則與公子札聘于上國聘  
賁賁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附按善教氏  
曰束帛言其是即歸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于館之  
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蓋以之為信也 明日君館之館之  
館問尚疾也○疏曰昨日為書報之今日君即就○司儀還  
館送客故云書問尚疾也○以上三條本經記  
主如將幣之儀 還章下賁食條○周禮秋官  
公館 賁為賁將上親存送之厚故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附  
疏曰初在廟行聘享時車故皮允拜謝稍輕故朝服○附



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俱爲拜主君之館也言請命者以已不  
見不敢斥尊者之意○爲于偶反○附君善放氏  
曰請命欲親受公命也婦者賓辟但不敢當君館也之禮耳主君  
有拜聘問等事故于此從而請命焉受命于朝臣禮也此言請命  
周官言拜辱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周禮  
義兩備也  
疏曰彼注云禮賜者謂乘舍此見下  
文○附君善放氏曰辭者謂辭已拜

○司儀君館客客辟介

客將去就省之盡明日  
送君拜以送客

○禮賜謂乘禽君之加  
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

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

依注移入二本經註  
前文明曰君館之今據

\_\_\_\_\_

右賓拜賜遂行第三十六章一條。○賓于館堂檻間釋匹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畱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

也○疏曰若卿飲酒送賓賓不答禮有終相類也○本經記

[illegible]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遠拜異筵行 贈送 牽

有饋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說幣大夫親贈

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

附按家介贈回而不言其受如賈介之受勞禮賤從賤也故別  
言之。又按言及大夫親贈則無價可知此蓋蒙上如受勞禮

之文重言以明之凡親將幣之禮才與勞類而贈于發行在旁文不應如廟面受送之禮或從其先之公賄而受之亦略如勞之爲

故復著無復之  
又以見意與

右贈送第二十七章一條○司儀凡賓客送逆同禮郊送之

送葬卑不同二者一也○周禮秋官

歸及郊請反命交送外也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人春秋時

○華鳥路反。上附君善教氏曰。不敢徑入恭也。朝服誠於

○附君善放氏曰載旌爲反命也及郊卽載之者出時受命



鄉巡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瑋屈纁立乎其左。此主于反

命士介亦隨八旒立東上。○疏曰：按上行聘禮之時，上介屈纁授賓賓受之。今此賓執圭垂纁，實則謁變于彼國致命時也。上介執瑋屈纁者，變于賓故也。必變之者，反命教致少子都國致命時，故賓于君前得謁見美為敬也。○附按：君善敘氏云：使者執玉常垂纁，上介執玉常屈纁，以是推之，則經所不見者可知矣。今詳經文有垂屈而無謁襲疏云：賓謁者仍前注以垂屈，纁為襲謁之說，臆加也。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恐亦諫。

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疏曰：聘享在宰，自公左受玉者，亦于使犬祖廟，不在親廟。此大略舉廟而言耳。

宰自公左受玉。亦于使犬祖廟，不在親廟。此大略舉廟而言耳。

其左此受。由其右者，因東藏之便。○附君善敘氏曰：君南鄉，君已立于其左，少退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教者，若云非君是乃進而受之。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命也。致命曰：以君聘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畧之。○附君善敘氏曰：致與反互文也。反者復其所自出，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禮 歸反命 奎

致者傳其所自來其實一耳。○補注：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此使者受于上介而致命于君也。

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禮玉亦如之。亦執束也。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禮玉亦如之。亦執束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上介後取皮也。○疏曰：士隨自後謂自士介後其在東上者不須云自後其餘三人皆後乃得左之。必左士介者取向東藏之便故也。享時賓奉束帛加幣是上介取以授賄明士介從取皮可知。○附按：君善敘氏云：陳幣之時賄幣禮玉束帛乘皮亦同入特不陳之耳。于上介取玉束帛有司亦執皮今詳教說疏言其出者似說教言有司應即指注疏士介介者也。又注言士疏注其餘三人皆謂在朝之士四人各受皮于士介者也。今又詳注士隨自後謂士自宰後受皮故云隨而疏誤看為自士介後且士四人上既未明言其位今疏謂東上者不須後其三人皆後似並失之。○又按注先言宰受玉帛上受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反。○禮皮後乃追敘其取玉帛取皮者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反。○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于贈。○疏曰：公問從郊勞已後至于贈賄入度祿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為初也。曰：然則不善乎。君善敘氏曰：以受賜禮之多美其善于禮也。授上



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受宰者幣復之今上賓執以告君君曰勤勞使于四方當拜私幣不告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也言此物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其為被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稽顙孝也君其以賜也不必其當君也祿不拜者為君之吝已也○附按君善教氏云賜謂臣下也此乃尊賜卑之物故獻君之辭如此今詳按說注又加細如教言則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此辭亦不當拜矣君善教氏曰徒以告下賓也如其盡言賜禮○補注前八陳幣已有上賓即上執圭之使者此言上介上賓因其前也前名止賓者賓與上介對立既別于士介特言上介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即當統衆介而獨立其上特言上賓也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查拜又幾也○疏曰君勞上介上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答使者再拜答上介一拜介已賤矣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幾也此一拜則周禮太祝義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禮疏 鄭風命矣九拜七曰奇拜彼注云一拜答臣者是也曲禮云君子出不得拜此以其新行反命而勞苦之故異于常也○附按疏言一拜答臣信如其實卿亦人臣也何為而再拜乎且疏明言反命而勞之職因言其近而文遂從省不然當顯別于此君答拜一拜此與前拜燕禮大射儀皆一例蓋使者與上介士介賁離差異而其盡心公務勞苦道路則無一不同故臣下既同再拜君亦必同此答拜所以為使臣以禮而能一上下之心古聖王無有不然者也注疏似未洞悉經文而誤順其字面惑反大失禮意說又見大射儀篇公為賓舉旅章○又按君答拜既是再拜則亦如之其拜數自同雖是士介四人同時旅拜君亦同其拜之起止君使宰賜使者幣使僅為一番再拜耳此則賜之禮臣于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者再拜稽首敢以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率以上幣授之○附君善教氏曰君不答拜者以其拜受于宰也凡臣拜受君命于摯贊者則君不答之其例見于此及燕射命賓之儀是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逆朝不陳之幣亦以上乃退君揖八皆出去○疏曰和賓將行君前受命訖者皆入揖賓介出故知此君退者亦反命訖賓介出















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

紹擯君親禮賓賓私而私親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饗燕所以明

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

至于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也○附嚴陵方氏曰君親禮賓賓私而私親以

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

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

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

口行聘之時禮有錯則君不以圭璋聘重禮也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疏

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親接賓使之愧恥自為勉厲民作讓矣主璋

主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過復

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過復重賄反幣是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義疏曰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

卓之信也璋圭之類故以尊之也行禮之義必親自為之說若

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君既不親往遂

不以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二王後享天子用圭璋則亦為財而受

之不歸也○附按圭為聘君之命圭則使者執之而聘疏謂與為

信驗者是也原非以此為獻故主國君雖暫受之自無受而不還

之理記言重禮者聘之則圭來而禮重以圭原為行禮也還之則

圭去而禮亦重以圭既已成禮也自非其他璧琮享幣之可擬故

謂此等為財而輕之遂受之是記傳言還圭璋與不還璧琮享幣

之義也至于不還者又有復以爲答還者自不煩復另屬一義為

記之所未及而注疏漫與牽合言此還圭璋者為禮必親之故主

君而欲親往遂受此命圭償以已國之他寶玉而可乎恐皆

大失禮意命圭償還璋亦同還以皆使者所執以為聘者也主國

待客出入三積餽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末三十車

芻薪倍之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餽牢壹食再饗燕與

明按上三辰章章下疏亦言侯伯之卿道有積但不致耳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

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

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

得過也○疏曰天子制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

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

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幾

禮又音基○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

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

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

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聘義疏曰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

政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

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

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

于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湯若葛反乾音干

解佳賁反情徒郎反長丁丈反有行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

○勝克敵也或為陳○陳直斬反○今按疏云此雖終結聘射然

自酒清有范日霖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

細而而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右聘義一章章下凡○定王六年伐陳襄公聘于宋單襄公

單襄公聘于宋也問者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假道于陳自

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也宋適楚程陳

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時火朝既矣

禮過國至于境使大介假道來帛將命于廟



道弗不可行也大心星也觀見也草穰塞路為候不在疆候

人也望遠迎賓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澤不敗不賈澤故

之川不梁流日川梁渠梁古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日

也詩云曾孫之庚場功未畢治揚未畢也詩道無列樹古者

如紙如京是也聖田若執發田日聖執猶時也言其稀少猶若

者然不熟治也即膳宰不致餽膳宰膳夫也掌其司里不授

館司里宰也國無寄寓寄寓旅之客附按寄寓二字連

寄寓之地即廬舍也縣無施舍舍者所以施舍賓客員在

當作也池舍猶言休息居止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國之

夏氏陳大夫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及至也陳靈公與後恭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

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音善

不顯之不顯豈不也單子言陳侯于周天子前而辭欲微婉

遂日言不而疑其辭即此豈不二字之意也至下言國則無

嫌于決矣陳侯將有大咎者就陳侯之淫言國必亡者就陳

而國不亡者其國與陳異也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

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天根見

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

也本見而草木節解解下賣反也木底也謂寒露之後十四

見而隕霜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

風先至所以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人為梁簡也

月令之屬也九月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下隕霜而

冬裘具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大見之

初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

所以便民其時微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待女凡反音本

時以微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脩國倉也待其也營室之

中土功其始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樂作之此先王之所以不用

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微戒今陳國火朝

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

之教也舟梁以舟為梁也補注自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

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國有郊牧國外曰

牧之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士有藪有圃草澤無水曰夷

茂大之草圃有林池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與兵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報言常用也入土野無與草皆與兵也

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有優無疆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國城邑也班次縣鄙之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

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田

罷于為國君作逸樂之事補注此段詳言棄制周之秩

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秩官周常官篇名敵位敵也

關尹之告聘禮曰及境請關人行理以節逆之也就端節為

八閭從者後人遂以入告







方高日臺有屋謂之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

應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以政反。巧人以時填館宮室

朽本又作朽同音鳥填莫歷反。巧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

○疏曰錢一名巧塗工作具也。因名其人填亦泥也。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庭燎設。僕人巡宮。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代役。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轄戶入反。轄之廉反

瞻其事謂瞻。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

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連去則事不廢。○附按此言賓既得連

凡當用者無不供也。蓋不留賓者原為便賓故當賓未去之

前雖或至警備必盡供以便賓以見地主待賓之至意也。注

解似失。愛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爾。○官見遇如此寧當復有宿患耶。無寧寧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義傳 今

名就賓身體恤以見愛賓之周。乃從不留賓而推廣者也。賓

至如歸謂客居一如家居。總承上文。文公為盟主言無寧爾

患起下。不。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補注不患寇盜提出

提出對辭。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于

隸人舍。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進

行而天塹不戒。○補注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以重罪也。政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

政請二語對上。寡君使何請命。皆就目前段垣說下。乃進

及有表與修垣二意也。上云寡君使請此則政請執事者小

國事大國謙言不敢榮君也。上請命注既云請問段垣之誰

命則此請命亦是請問判斷段垣之命注解恐迂而失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微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若獲焉。幣修垣而

行君之惠也。政憚勤勞。薦進也。文伯復命。反命于。趙文子曰

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

羸○羸受也。○疏曰賈服王杜。皆謂為羸。羸薄也。故皆訓為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

鄭伯有加禮。○補注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公三

春秋左。○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

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及良而卒。○良吳。將以尸入

葬。○疏曰左傳注曰尸者未葬之通稱。吳子使太宰嚭

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

之憂。寡君敢辭。○勞力報反。廩力甚反。墮上介辛蓋對曰。寡君

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弔于付反。荐在編反。○蓋

○今按上介二字。屬下。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補注無

句釋文云。屬上句誤也。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補注無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義傳 今

欲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廢曰共積。○

賜反。○廢行道之日。以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言。今君命逆

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

之日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道死。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補注。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令大夫曰。死

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補注。先民有言曰。無穢

虐士。○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

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內音納。○傳

○哀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今按疏曰。按禮。責入竟而

死。則以尸入。殯于館。而介謂其命。實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



賓請問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于竟內依禮雖可以尸而入殯于賓館乎尹乃欲以柩造朝注又以爲知禮皆失之矣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四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

凡十七章

邦國禮四之上

鄭曰錄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

別錄第九今釐析其記文以條附經下○疏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盤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

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下大夫八豆八豆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

夫也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爲義按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禮

則若七若九鄭註云此以命數爲差按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

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

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美

經九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易以

趾反○疏曰此篇雖據于男大夫爲正雖見止介出請入告○同所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

來之事○爲于僞反下爲僞爲從爲公爲賓同○疏曰三辭字○大至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

爲先受賜不敢當○疏曰聘日已受饗饋大禮故今辭賓出拜食不敢當之受饗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食當三辭

屏拜使者屈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拜爲人使賓再拜稽首命大夫還君

夫還君寶不拜送遂從之卿飲酒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云禮有



終此賓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  
云拜辱拜送者以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觀禮使者勞  
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遂從之使者既  
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於是朝服則初時立端如聘亦入于次侯○疏曰如聘者則賓主  
設摺介以相待如聘時也於是朝服則初時立端如聘者則賓主  
拜所成大夫即立端賓遂從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主端著朝服  
出次即位不若聘禮重賓發節即皮弁也亦入於次侯者亦如聘  
時侯主人辨也○附君善故氏曰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于此乃  
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附按聘入于次者侯陳  
幣也此亦入于次者侯下文具也賓至乃具者蓋禮有戒有速如  
鄉飲射先戒速而具其而後速此因賓從戒而來故具在賓至後  
也因以爲節

右戒賓賓從第一章章下○不宿戒

中戒爲宿謂前期一日○疏曰大射前期三日幸失戒幸及  
司馬文少半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  
射食三記文不宿戒之宿乃爲一日之宿不言日數○附按飲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 戒賓傳 二

戒在當日而言二字連文與經中諸戒宿分稱之戒不速賓  
宿又有別注漫牽相誇而語不別白反嫌相迫 戒不速賓  
之朝服與戒之賓則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不入  
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不入  
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  
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  
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疏曰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  
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而還立  
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卿大夫之位當  
北面者上黨云賓立不當門後亦謂卿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  
車前者大行人云上公立當朝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  
又云大國之亦朝位當車前者則卿之立亦與孤同前一節兼  
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一節兼  
也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者大行人云上  
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  
位謂大門外賓下等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  
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是臣亦各依其  
君命數而降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本經記○附按君善  
拔氏云車北面而立侯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說駕今詳

賓車至朝門下行當入次侯其乃出即位然後立此云立自  
與車在連文而非賓可知云北面者如聘禮馬則北面之文  
此蓋車前馬首向內也注言還立而疏以鄉外目之皆非又  
據記文在大門外西方就乘車言也若北面指賓則其上必  
當有賓字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 戒賓傳 三

卽位具主人也預者侯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  
內之位明如此具饌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下注云自卿大夫至  
此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若饌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  
是其義也○附按舊說賓卽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其饌也具如  
具官饌之具今詳注設爲是或疑卽位與上連文其據實言甚明  
經于上文以卽位包入次一節爲文故至此須正言卽位日經既  
言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則已以卽位而回包入次一節矣  
其下自不應重言卽位况入次而後侯者侯具也若又賓卽位而具  
則何侯之有經文不自矛盾乎或疑其上何不以公爲別白確知  
是公則不 奠定 定多依反○肉謂之羹定猶執也著之者  
別亦可 奠定 下以爲節○疏曰與下來陳饌之節爲日何人陳  
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屬羅羅若束若編 牢也何人家宰之屬聚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 戒賓傳 三  
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爲賓饌於外也屬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  
鼎與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屬作鉉古文屬  
皆作蓋○疏曰聘禮致饌與饗饌皆九鼎此亦一大官而有句師氏  
此食禮無鮮魚鮮腊與聘饗饌一牢鼎七同也天官有句師氏  
亦有句人皆屬家宰亨人職云宰共鼎饌甸師職云宰帥其徒以  
諸菜後外內饗之事諸侯比天子不備官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  
也唯謂諸文皆不言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 設洗  
所用之器而以茅是潔白之物故擬用之而云蓋以疑也 設洗  
如盤 必如案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 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以  
受反○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客饗食宰正君服位  
○疏曰夏食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夫之法此諸侯之  
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設筵加席凡設筵於戶西南而  
○補注象承物器座器也 宰夫設筵加席凡設筵於戶西南而  
授凡者親設清酒可以畧此○疏曰設筵於戶西南而左凡者  
以賓在戶南之問南面又生人左凡異於神右凡故也公不賓至  
授凡親設清酒可以畧此者決聘禮饗食時公親授凡者無尊主  
以無設清酒之事故也故下注云不授凡鄭云異於禮也 無尊主  
以無設清酒之事故也故下注云不授凡鄭云異於禮也 無尊主  
飲酒漿飲侯千東房 飲酒清酒也漿飲飲漿也其侯莫於東  
上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



右陳器饌第二章章下  
一條

○不授几異於禮也○疏曰決禮賓時公親授几也無詐

席公不坐享于門外東方必于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土陽○疏曰安上經甸人烹人之等享

人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人在門外之禮也儀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亦是大夫事少牢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禮 陸器傳 四

經傳通解 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禮 陳器備傳 四

廩餼糴養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往云主婦視饋饌于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

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附按吾善教氏云門外廟門外也門外東方雍墜正焉○詳禮文亭所有堂下門外

之分燕禮注言臣所掌欲以君禮在外別于鄉飲射臣禮之

大夫之事欲以大夫事同于少牢大夫禮之在外而無解于

大夫禮而又分二義大抵注本各篇遷就立說疎又爲之迂

曲率台以求通于諸禮之間而卒不可通也詳禮制不得盡  
曉敖氏以學宮廟寢不同制分解亦司宮具凡與廟庭常

無所據注疏既不足有姑以爲說耳  
同宮犬宰之屬掌宮廟者

純緣也有細草也末經終有以誠之必長縫者以有左右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

饌也。疏曰：燕禮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與此不同。其義則一。蓋破是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設几，帝攸以犬宰之屬，解之。

按大率之下有宮人享宮中除汙穢之事卽以司宮彼不言

司官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

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

君○疏曰周禮司儀

拜又云致饗餼饗食皆如將大夫納賓大夫謂上賓也賓入門左

公再拜賓辭再拜簪首左西方賓位也辟遠遁不敢當君拜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禮 迎賓即位 五

乃再拜迎之賓既逡巡不敢當君拜而又再拜稽首與聘公揖入

實從揖入道之。○附君善教氏曰。此亦及朝明公揖入廟。廟也。

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廟。禮納米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

之禮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賓人三每曲指

廟食饗在廟燕輒于食饗又在寢是其差大也箋入三杆及當碑

就西階者此謂大夫士以小小燕食之禮  
人偶至于墮三爵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卽

故與此不同也。○附按曲禮所言自是大夫士相見降等者之定禮。與此聘食羽客爲賓禮不同。○又按疏謂小小燕食有此體。是

大于是者反可失禮耶謂禮之正者可不然豈非正禮反當然耶

公升二等賓升遷下人君之義也大夫立于東夾南

而北上東來南東南西東館西也館取十館明十東明于東室東口室此有諸夾主室門立于南夾是室之之南是

於堂也。○附君善教氏曰：大夫亦兼上下，立於門東北面西面，辟賓者及士位而在此耳。

---







拜凡他處之升成拜與升再拜稽首皆止兩拜而注疏  
以為四拜者恐俱誤矣說見禮記篇公為賓舉族章

右拜至第四章章下○鄉擯由下不升堂也○疏曰此謂上

經記事○本擯擯詔賓主升降周還之

士舉鼎出鼎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扇坐奠於鼎

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疏曰次

脫一而字西南之南衍次皆傳寫誤也鼎西每鼎之西也順出以

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他逆出由便耳凡出得以順為便者從

正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旅人雍人之屬

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七俎每器一

人諸侯官多也○疏曰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天

門西鄭云旅人在官者是也諸侯官多者按少年云鼎序入雍正

執一合執二俎以相從是也大夫長盥洗東南西北上序進盥退

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大夫長盥洗東南西北上序進盥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舉鼎入

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七長以長幼也序進更也而洗

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長以長幼也序進更也而洗

盥以長而序進也亦目下事之辭當盥者七人皆遠其位而立於

洗東南也國君設洗當東當於東夾南為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

矣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為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

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疏曰前云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

南而七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南而西面於前矣正當鼎南則載

者在鼎南稍東也○附按上文左人待載未魚膳任任就也食禮

左膳為庶羞其庶羞者此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  
致於及歸饗餼醒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  
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羞也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  
故進本謂近上者若祭則進未少牢云進下鄭云發於食生  
是也○附君善教氏曰體者三牲之右體魚七縮俎寢右首也  
膳其一純與少牢饋食日膳一純而組魚七縮俎寢右首也  
膳也乾魚進饗餼骨饗餼○疏曰縮縱也魚在組為縱於人亦橫賓  
在戶屬之問南面而組則東西陳之魚在組首在右腹饗饗南  
也進春在左鄉賓是取春少骨饗餼以優賓也若祭祀腸胃七同  
則進腹以鬼神尚氣饗餼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腹是也腸胃七同  
各以同類也其腹饗餼之同組也牛羊各各腸胃腸胃何  
各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同組也牛羊各各腸胃腸胃何  
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則別腸胃與牲同組也牛羊各各腸胃腸胃何  
故并腸胃與牲同組也同組者以其有鮮獸若腸胃則六不得奇  
故取數于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則腸胃三取數於春  
爵各三也客尸禮設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又盛饗饗故腸胃五  
也倫膚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疏曰倫膚順家之皮革為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舉鼎入

牲腥有三鼎魚皆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  
鼎三而七也羊牛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  
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附君善教氏曰倫膚者饗人所  
倫之膚也倫猶擇腸胃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  
也見少牢饋食腸胃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  
得在牲而垂膚亦言順性之性者從多而言垂大夫既七七奠于  
鼎逆退復位士舉鼎云便也士七載者又待設組○疏曰上文云  
者又待設組可知也○附君善教氏曰位東夾南

右鼎組入第五章

公降堂將設賓降公辭辭其卒盟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  
初古文豈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授授公也醢醬以醢和醬○疏曰  
皆作一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授授公也醢醬以醢和醬○疏曰  
乃設正饗於中席已東庶羞於中席已西按歸饗餼醢醬別知此  
不別而以醢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醢醬下但將







祭於上豆之間此銅別自祭銅間按內則左飢紛發饗饗似車而  
云說拭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爲各其實名  
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銅而云扱上銅辯擗則唯有一擗優  
賓故用一擗而已少牢二銅祭神故宜各有擗也○附君善敖氏  
曰扱上銅以擗謂以內列牛銅之相扱其銅也辯擗之者遂以擗  
搯三銅也此四銅皆有擗其擗之則惟用上者之擗與少牢饋食  
禮略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酒不祭○疏曰魚腊酒醬非盛  
者在正饌之內故不祭若入庶羞則祭之下爰取庶羞之太興  
一以投賓賓受兼壹祭之少儀云祭應熊詒爲太魚肉之醬是亦  
祭之也○附君善敖氏曰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酒屬於銅  
已祭其太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涪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疏曰知遷而西者以其加饌與庶羞並列也知粱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爲上也○附君善敖氏曰粱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附按加饌在席西則饌首向西遷設可知又按注以其東上與前設醬注云以饌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禮 設加饌 七

西爲上故東遷之意同蓋謂正饌東設上西加饌西設上東公與遷之皆視公設處下移亦其義也疏解此注東上似未曉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階西疏曰公設闕時立于序內賓還于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序內賓還于階西也進稻梁者以簋○疏曰知進稻也宰夫膳稻于梁西以簋者下記云簋有蓋纂鄭注云稻梁將食乃設生會於房蓋以簋上下設黍稷訖云卻食此稻梁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附君善敖氏曰膳當作設膳設聲相近字之誤也○附按梁稻之設簋不言數者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覲聘禮歸饗饋章一梁一稻兩簋也○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善進也庶衆也謂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饗所以祭也魚或謂臘臘大者有司疏云戶俎五魚伯主人皆一魚皆加臘祭于其上也是也少儀云臘祭也唯醢得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坐之雜以梁翅及鹽清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何大醫之有也釋則醢也亦無大醬也○附說言執于菹豆之間見其兩執也今詳菹執豆或上或下疑一執字若單用執疑亦當在蓋上或在豆下無以一執字聯上之文法也又君善敖氏云注唯醢醬無太謂四醢及芥醬也蓋



臨以西家載芥醬魚膾芥醬和實醬也內則升堂授以蓋降出氏曰進羞而言騰亦取自下而上之意以羞授  
 先者一人先者每爲設之所謂先者反之也○  
 附按此謂膾羞者以蓋降出與上設正饌章同  
 右設加饌第八章章下○簠有蓋簠梁將食乃設去會於  
 戎作幕○疏曰簠簠州將簠既有會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  
 先設故卻會於敦南簠盛稻梁將食乃設云主會于房蓋以  
 畢至于陳設畢亦去之記云凡炙無醬者欲解饌禮一部之  
 有益暴者據出房未設而言內牛羊豕炙皆無醬已有鹽和  
 者若今人食炙然○禾經記  
 賁者員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  
 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首以其禮殺故也是疏曰前設饌訖賁者  
 以上丈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公答拜爲異也賓坐席  
 未取梁卽稻祭于醬清間卽就也祭稻梁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 公食采禮 賓祭加饌 左  
 飯飲清以香搗醬食正饌也又云不以清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  
 則此清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爲本故名  
 正饌其實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附按舊說坐席末者就  
 加饌也取梁卽稻言不反梁於右手也下祭于豆祭而于醬清間  
 者以其近也且別于正饌今詳席末去豆祭遠不卽于簠間而東  
 就清醬間者以加從正也注祭加宜于加語未詳疏曲解恐不可  
 通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  
 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簠簠之間以異饌也○疏曰上  
 三牲之肺祭之今此祭庶羞并之故云輕也不云於豆祭而云於  
 肺祭之間以祭宜於加故也○附君善教氏曰祭不言其所亦於  
 清醬間可知○附按此與前牲肺查以授同交而兼壹祭之異文  
 則前爲每受一祭此爲兼受一祭可知也  
 右賓祭加饌第九章  
 賓降拜拜庶羞○附君善教氏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  
 曰拜者爲將食故也  
 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桴以降自閒坐由雨饌之間也擁地  
 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



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則附按食主于飯而梁又于飯中爲  
公親設故特取之及飯則先啜清固井及之○又按君善教氏云  
取之以降者以公立于堂已不敢坐食于席也今詳飲燕皆在堂  
則食無不敢於尊之義若以君廟堂尤尊則大夫相食亦然如教  
氏說似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  
得貫通

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  
疏曰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  
相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附按君  
教氏曰公不許其降食乃敢辭公爲禮之節然也○附按賓以堂  
無公席故欲降食公辭必奠以對乃升奠于所然又降辭公親臨  
至下文公許乃升公退乃坐然猶卷加席而公又以不辭爲優賓  
然則即一將食未食之間其禮已曲折如許蓋以公之尊而食大  
夫又所食者係異國之來聘大夫而爲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  
夾之前俟事之處○疏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  
故也知是侯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廂而侯賓食即待事  
之處○賓者退負東塾而立也○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公公聽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賓正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賓正食

重來優賓○疏曰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戶西若不告公何以知  
之明知贊者告公也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不來者所以  
優饒賓也○附按君善教氏云公不辭以其降等也若於朝君  
之來則辭而賓反之矣今詳卷云遂者因不辭而立言之文也賓  
三飯以清醬每飯不言其肴饌實○疏曰曲禮三飯而止君子食不  
然後辯飯與此不同者此爲禮食故先食穀飯大夫士與客燕食  
則先食穀飯故不同也又禮記同牢云贊兩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  
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飲酒而膳而不  
食穀者此公食賓禮解體折節食穀可知彼所解者皆不食故不  
食穀也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  
故不食穀也但清言飯淡故也○附按君善教氏云三飯而進  
特牲少牢自食時舉飯皆言次第宰夫執饌飲與其豐以進此  
漱也非爲卒食爲將有賓說手與受受解宰夫設其豐于稍西在  
東梁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也○疏曰酒在東者上飲酒實于樽宰  
夫設于豆東是也漿在西者節此經設於稍西是也曲禮云酒漿  
處右彼注云此言若酒若漿庭實設言於此亦行禮之節○賓坐  
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也

祭也飲奠手豐上飲也○附君善教氏

右賓正食第十章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爲東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  
之欲用潔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疏曰上文  
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  
大射禮公凡受于序端故每云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  
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賓降筵北面於西階上○疏曰以  
命故於西階上待之○賓者進相幣○疏曰主國君又命之升降拜  
幣主國君又命之升降命釋許辭○疏曰主國君又命之升降拜  
知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桌階升聽命是也○附  
當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  
臣行退西楹西東面立○侯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疏  
二也○主將進授之此公拜送幣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侯成集介  
執圭將進授之此公拜送幣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侯成集介  
在階西不負序者以將降故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侯成集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公食大夫禮賓正食

七

逆出以賓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侯主國君公降立侯賓二介受賓  
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疏曰此子男小聘使太  
士介是府史之屬也

右侑幣第十一章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侯主國君公降立侯賓二介受賓  
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序法三飯之後  
當受幣幣送庭實出更人以終食禮若便退而不可不退則有食食  
之嫌曰霤門內窗也沒霤庭南也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  
以公立于公辭止其拜使之卒食○附按君善教氏云三飯而進  
中庭也○公辭善教氏曰辭其拜於庭也揖讓如初如初入也○  
日此三揖時公在中庭與賓三揖則是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與聘禮者同矣云如初亦大略之言也○疏曰上文云介逆出下  
更云介送出明知中間介復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











右不親食第十六章

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禮 大夫相室禮

生

建以下諸文亦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先就告之歸則具既具復召者以戒具兩有皆親爲之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補注此謂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大夫聘爲賓而主國君之大夫食之之禮如饗拜饗大夫相饗降盥附按降盥下似文有未具其賓亦從降之禮也今亡降盥主人辭賓對主人卒揖讓升皆與公食無異故記不復言而獨以降盥言于異禮中者受醬漬侑幣束或以降盥于洗著不同于槃區之節與疑有脫字

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漬受幣也侑階上○附按豆醬饌千房中授鬻者自東房此得自堂下升授未詳其異○又按降堂受之節次上文公在堂宰夫等授于堂上此則主人見授鬻者來至堂下即自阼階降堂立于階上不盡一等授者升一等主人受而升設以致敬也消幣皆然但觀下賓執梁與沽則加饌之梁亦必賓止也注皆者謂受醬受漬受幣皆自階如是而作者文不具矣賓止也注皆者謂受醬受漬受幣皆自階階降此云主人三降卽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按鄉飲所言降盥者皆爲洗爵故賓從降此降盥不爲洗爵故鄭不數之聘禮致賓館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附君善教氏

曰不受於掌辟君也賓止  
賓執梁與滄之西序端  
不敢食於尊處之義與上篇大夫止者同  
疏曰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  
主人辭賓  
○附君善赦氏曰亦爲主人立于堂故不敢食於席也  
主人辭賓  
○附君善赦氏曰此下當有辭於主人  
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  
降一等主人從十字蓋傳寫脫之  
故也

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臣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餽也  
曰按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按左氏  
傳哀十七年公合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于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  
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  
故也○附君善教氏曰著之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  
者主人非君嫌不必稽首臨已食  
補注從謂主人從而許之○附按此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辭  
亦有此文明矣又公食禮有賓再入之拜經乃不見其異者則是  
大夫禮無此拜也幸食徹于西序端徹東面再拜降出附按東面而不  
再拜也  
稽首但終賓主之禮數俎體陳設皆不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疏曰言其他謂豆  
異于君臣之義也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四

言則不見即實

公不出

此大夫出大

異上陳但禮異者請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太  
門公受醬滂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于階下  
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附君  
善放氏曰大夫相食禮行于聘賓其禮爲公而設故凡饌放之而  
不嫌其  
無異若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故君必使其同  
賢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受于堂無償與受君禮同疏曰聘禮  
賓受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致饗幣云堂中西北  
面注趙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償受幣亦與之同  
也○附按聘禮公致食禮如致饗受于堂也大夫無饗致餼于門  
外而致食亦富如致饗故此饗特以受于堂見之而注同之于受  
君禮也然亦以其于堂同不謂受之節盡不異也若善放氏謂賓  
幣于階上北而再拜稽首受  
幣于楹間較疏說爲密

右大夫相食禮第十七章

公食大夫義第四十章

邦國禮四之下古無此篇劉攽補亡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  
食而弗愛猶參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製禮敬之至也養禮愛  
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又質之辨也公使大  
夫戒必以其需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  
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  
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附按此人君指賓之君  
言彼國君來朝則主君  
逆于大門外留此重禮以待其  
君正所以順其尊君之意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  
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  
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  
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四 公食大夫義 高  
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  
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  
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凡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大  
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  
賓偏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附按士膳之  
膳當作羞賓三  
飯梁以清醬以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栗皮侑  
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  
羞二十其餘羞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  
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

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  
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其國者也  
將由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于矯慢之君  
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  
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  
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  
何以哉

右公食大夫義一章

天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四終

圭五











二者皆速賓也聘禮云君使卿歸饗餼又云賓迎於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以此二者知賓爲主主人爲賓至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爲之矣先鄭云公子重耳事兒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實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後鄭謂聘以圭璋聘者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者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云言如覲幣見爲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附按如其儀者以六禮皆兩君親相見則其交損逆送辭受揖拜之儀當同不謂一一皆如其節也若戒速贈送見于食聘禮者皆不人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餼之拜禮者固門焉得與同于正禮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餼之拜禮者固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餼之禮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疏曰案聘禮饗餼燕羞取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其致贈郊送聘下則三拜乘禽于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禮賓三拜乘禽于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其實則皆在後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諸侯相聘禮相朝聘禮節六



勞者君使卿章升歸饗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幣出  
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償之庭實設馬乘賓降堂授老束錦賓奉幣  
西而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償設法故亦無償臣於君雖他國亦不  
知也然彼聘禮君使卿致館無幣故亦無償臣於君雖他國亦不  
敢速君致食此兩君故不同也若主君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  
有故不能親以幣幣酬幣致之亦無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  
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  
殺○殺色界反○疏曰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饗餼  
幣幣步數據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升降揖讓之儀  
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周禮秋官

右相朝始終禮節第三章

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殮率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  
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  
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率四牢米百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諸侯相朝禮節 七

有二十簋醢醢百有二十糗餼皆陳車米祗牲牢牢十車車乘有  
五數車未祗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目九十雙  
殷膳犬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  
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  
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犬牢致饗犬牢食犬牢卿皆見以羔膳  
犬牢侯伯四積皆祗殮率再問皆修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  
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脰二十有七皆  
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率三牢米百簋醢醢百糗皆陳米  
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目七十雙殷膳犬牢三饗  
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

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犬牢致饗犬牢卿皆見以羔  
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祗殮率壹問以修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  
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  
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率二牢米八十簋醢醢八十糗皆陳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目五十雙壹饗壹食壹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膳祗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牲音星下  
同簋素口反劉色樓反托丁故反乘繩誼反下注同食音嗣下食  
大牢再食壹食注不食同見賢遍反下注以意推之○積皆視殮  
泰謂所共如殮而率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簋簋之實其  
米實于簋豆實實于壺其設簋陳于櫺內櫺陳于櫺外牢陳于門  
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修修脯也上公  
三問皆修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修而臣有牢非禮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諸侯相朝禮節 八

也蓋若脫字失處且誤耳殮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皆  
任一牢其餘半則腥食者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櫺外東  
西不過四列簋稻梁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  
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  
八簋器也公四豆堂上十子男六豆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  
六簋器也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  
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銅羹器也公銅四  
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嘗或為二十四亦  
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又為無所據依禮之大數銅少於豆推  
其衰公銅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銅堂上十八西夾  
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  
各四堂上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  
十有二者任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有二堂  
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  
腥豕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  
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膳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階前公腥鼎二  
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  
牢也皆陳陳列也殮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殮  
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



致食之禮今按公食者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殯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以爲列故東西不過四列也公十簋以下皆約聘禮致饗儀文載之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豆並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則夫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二十四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十位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與此同也銅羹器者銅器名所以盛臠臠膳三等之羹故爲銅羹公銅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致饗者哀差之法上下節殺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者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少十八又比子男十八少伯亦非其類也推其衰公銅羹爲三十八蓋近之者子男十八侯伯二十八公三十八以十爲降殺則近是也公銅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云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饗儀兼以意準量而言鼎牲器者謂亨牲醴之器鼎十有二饌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其陪鼎三設於內簠簋十二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此約聘禮而知之也半鼎九者謂牛羊豕魚脂膚與腸胃鮮魚鮮脂陪鼎三者陪膳醴也合言鼎簋以牲與黍稷俱食之主者黍稷禮運傳通解卷二十五諸侯聘禮司芻之數



大史之屬也。行人主禮者，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也。案聘禮三事，皆備其於君。又掌其於公。食大夫云：「大夫具饌于房，是主其也。」卿也。則於二。聘禮五半已下，皆約聘禮實為卿。上介太夫士介四人歸饗，饗降殺而言也。此降小禮，豐大禮者，小禮謂饗，大禮謂餼。卿五半子男卿與君，於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也。大禮謂饗，饗五半子男卿與君，等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若於臣用爵者，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孤。已下通一命。士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為之，則參差而難為爵。則有三等。易為等級也。言若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命則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大行致禮以下見聘禮致饗。下大夫革弁，饗禮若然。不使卿者，案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聘及女賓之賓客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之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於子男則夫人云：「聘視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是致。膳無酒，若然。夫人於子男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但有豆。豆又致饗。是子男也。卿既見又膳者，按聘禮畢，賓即解卿大夫勞賓。勞上介亦如之。又云：「饗賓大牢，米八簋，上介亦如之。」此朝聘有膳無勞。饗聘客有勞，饗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饗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者，上公侯伯。但云卿皆見以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諸侯相朝聘禮之義 二

燕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然似朝君。現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明此見亦是卿。見明君三卿之內有見者，有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然，則不致膳也。耗讀為耗，移麻答之耗。者時有此言，故從之。詩云：「萬億及千，神亦敷之。」總之總之。○周禮秋麻者，數把共為一鋪。言此者，見耗為數之總之。意也。○周禮秋官。○附東嚴王氏曰：章介行人，宰史皆有宰。句承積而言。上公致積，則有養率問禮。隨而至，故加以修而已。此章介行人宰史之有宰也。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爵命獨降其禮，亦獨優也。○王詳說曰：殷膳大牢，公言以及歸侯伯，不言者，問或謂之耳。子男則止于乘禽。○靈臯方氏曰：注謂諸臣宰，謂之數。惟以爵不以命。數亦非也。果爾，則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矣。往年禮陳說之位與數皆約聘禮言之。他無所見。○補注：牛羊牛羊全為一牢。凡五年九等皆半此。又大牢者，亦牛羊豕全。特牛者，惟一牛。他處言少牢，有羊豕各一也。○附按：剛中鄭氏云：上介有禽獻，在聘禮則致。致始歸。歸禽，日如其饗。饗之數是也。用禽以獻，謂之禽獻。今聘禮記歸饗禽，外又有禽羞。經言羞，無常數。按：庖人職共諸羞，非列有賓客之禽獻。其禽獻又以膳膏為用，則獻當亦為羞。可知其不日共賓客之禽羞。而曰禽獻者，以其中有乘禽之歸故也。羞生歸之為乘禽，煎和之為禽羞。均之為禽獻。又庖人所共羞，獻兼六畜六獸六禽為之。然則羞亦統以禽為名。獻亦特以禽為數。其與

不止禽類。○又按原疏：「浩繁舊本節錄千不及四手，文似猶複。元今傳做刪削，又去辭句十之三，取其備見注言所祖述而足也。又按注有不故造館見故字，一本作特抑。或為故舊之故，即聘禮使至者之類與。」

右禮物之數第四章

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章

邦國禮五之下

此大戴第七十七朝事篇中文一段其所言皆明諸侯相朝禮之義也。今取出自為一篇以釋上篇之義。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纆，從其武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附按：舊本「武車」誤作「義車」，今從大戴禮。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於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諸侯相朝聘禮之義 三

拜賜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饗，饗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附按：既如中庸既，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

右諸侯相朝義一章







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  
云當寧而立也○曲禮○  
無朝禮今以周官大行人  
之春朝禮所異於秋觀者惟  
以朝禮迎入廟之儀耳至  
所謂廟中將幣其受贊也  
宜于廟中將幣其受贊也  
內之治朝有路門內之燕  
故小司寇朝士射人司士  
偶在朝亦與大夫分序其  
朝諸廟廟戶闥間之展以  
外朝門屏間之寧而後接  
人此則其常朝禮也按儀  
受贊之處而鄭於當寧以  
論治朝受贊之儀經無其  
贊之堂乎觀司几筵大朝  
廷饗席次席左右玉几蓋  
門屏之閒而已無所設不  
朝觀之儀其受贊受享皆  
此記當寧曰朝則朝禮行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至郊 三

殷規曰視規也○此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  
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來之早宗尊也欲其  
尊至時見之言動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幸而  
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諸侯也殷見謂  
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  
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演為小禮殷規  
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夫禮聘聘焉  
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三年○周禮春官○附諸氏曰王者  
立為朝觀宗週之禮于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皆來王  
之日諸侯當朝之歲聽各以其時以親禮見夏冬亦然初無  
日朝以朝禮見來于秋則曰親以親禮見夏冬亦然初無  
亦即所謂小聘也殷規則王室有故慶喜弔○大行人掌  
要而六服皆使人來親也亦即所謂大聘也○大行人掌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  
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親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至郊 四



觀禮○至于郊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1

小



同○羊禮餼養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農職曰主肉五  
廩者也膳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以上六條  
周禮  
地官○羊人共其羴羊○羴羊羴養積膳之○司門凡四方之  
賓客遣焉則以告  
羴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  
客以俟逆○周禮地官

王使人皮弁用壁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小行人職曰凡諸侯

入王則逆勞于畿則却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凡諸侯

無束帛者天子之王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

不見之也郊舍狹真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附君善教氏曰掌舍職帷宮旌門天子之制此但爲壇南設兩帷

手旁室其中以爲門而已其不爲宮與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

不受于館舍而受于帷垣蓋其禮然爾

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

爲人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

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附君善教氏曰主人與客讓升者

自敵以下之禮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客

尊而當升者則宜先讓主人使者不讓而先升者以其正奉至尊

嚴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製禮 郊勞 七

之命故

畧之也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

乃出左還還南而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也還玉重禮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

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

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當上介出止使者之時則已

布席也○附君善教氏曰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

行賓王侯氏用束帛乘馬償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禮也使者

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附按上文自侯氏使者降以

與之讓升以下皆行此儀禮此處言其用束帛乘馬耳

左駟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駟馬曰駟左駟設在西

遂以出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右郊勞第二章章下凡二條

臣之節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出入五積三

問三勞侯伯之禮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之禮出入三積

壹問壹勞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饋有半禮米米芻醢

凡數不同者皆降殺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稀致之○小行人及郊勞聽館將

幣爲承而擯貶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如致館於賓至時幣使宗伯爲上賓習勞之丞而賓之

以上周禮秋官○附按舊本載小行人與館  
將將今以周官本職文編入及卽勞二字

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目使即安也賜舍猶致禮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賓曰伯父

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女音汝○此侯氏再拜稽首受館續之

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債之者。尊王。

右賜舍第三章章下凡三條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

子也曰天子之更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

經傳通解 卷二十六 觀禮 偶舍傳 木

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曰天

平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

於其國曰君詳見正制之庚稿稱名章○掌訝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

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凡賓客諸侯有

卿訝卿有大失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于館之訝心疏曰天子有掌訝之官訝事皆掌主之惟朝覲  
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按聘禮記諸侯兼官大夫士爲訝卽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氏曰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客至館而後往非  
若掌訝之逆于館也掌訝惟致館待事爲前驅而詔位而已

此訝者則詔相其禮事若賓有浩  
○訝士賓客居館則其

爲之踴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踴音異。



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事初

初猶故也疏曰四時朝覲故事之常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觀

右戒日第四章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

眾矣頌其入觀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之外聘禮記

曰宗人授次以次以惟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

子使宰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觀之禮雖

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則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

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爵則周禮先同姓疏曰諸侯同

時來朝者其行禮自有先後故前朝遣上介受舍分則同姓異姓

以為受觀之先後也受觀于廟故不在大門外受次于廟門外

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在外次于大門外聘禮

記宗人授次是也此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親遇在廟者有廟

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是也附按君書教氏云朝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觀禮前受舍

猶觀也前朝者先觀日也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謂觀時待事之

處今詳朝觀之制可以朝言觀朝之制不可以朝言廟經云受

舍于朝注疏以觀在廟無迎法不應大門外有次直以廟目之稱

意觀天子不出迎至廟中受禮諸侯同時來觀觀日皆先至朝

外侯觀以王命更進入觀乃由外朝門進而至廟將事其未觀後

右受舍第五章

侯氏神冕釋幣于廟神神支反下同神乃禮反○釋觀實明勝也

子六服大裘為上其為神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

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綈綈大夫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大夫

行主遷主祭而云爾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大夫

將受命釋幣于廟之禮既則視聽其幣歸乃埋之於祊西階之東

神言神○疏曰神讀從諸政事一坤益我取神陪之義諸侯告

神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

大裘而冕者為上衮冕次之此與周官異大行人職言朝服上公

衮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皆其上也今詳神冕實明勝也

此解詳冕服之上者專為祭服惟助王祭廟著之觀亦陪服者君

臣相見亦不敢等于祭之尊也教說雖于禮文無徵而實有理

王服衮冕祀先王廟諸侯亦衮冕其始有升無降之衮衣與

右釋幣于廟第六章章下凡○諸侯神冕以朝至司服公

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白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詳見王制

弁冠服

乘車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纁首獨纁首早○纁車大

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張所以張穆之可也

引衣曰纁瑞玉謂公栢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纁所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觀禮前受舍

藉玉以韋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疏曰

按中車示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據在本國所乘並得與

天子同此乘墨車以朝是車服不可盡同也附雅說旌旗正幅為

穆故以此弧弓張穆之兩幅也○附君善教氏曰乘墨車也故

其質也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依於屏風也依如今

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鉞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

侯以下亦設几者至尊也天子衮冕負斧依之鉞之為九章其龍

宜逸不取便其右之義也天子衮冕負斧依之鉞之為九章其龍

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爵夫承命告于天子爵夫蓋司空

冠冕而卿而立以侯諸侯見之爵夫承命告于天子爵夫蓋司空

見侯伯者四人見子男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晉

見侯伯者四人見子男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晉

為高夫承其命以告天子擯者以天子廟受之禮太重不敢當而辭

或曰高夫微者也不可以與國君接而直告天子曰非他伯父實

于至尊蓋高當作太字之誤也未知是否天子曰非他伯父實

來子一人嘉之伯父其入子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

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



右行覲禮第七章章十二條○偏駕不入正門在旁與已同  
 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編駕不入  
 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庫與○本經記  
 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典  
 象其下復也○周禮春官

瑞公執相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執子執黼璧  
男執蒲壁纁皆二采再執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詳見王制  
之辛篇圭  
璋琬璧  
笏佩章○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  
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間諸侯朱緣纁八寸皆玄  
纁纁長尺紉組詳見聘禮篇受  
命于朝章下○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  
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依於起反鄉許亮反純章九反○芥謂之繡其繡曰黑  
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  
右有几幾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繡又讀爲和粉之粉謂  
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爲藻半之藻次席虎  
皮爲席皆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  
玉几玄纁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藹展之編以五采  
若今合歡矣畫謂畫氣也次席衮○几俟于東箱土卽席乃  
設之也東  
設席有次列成文○周禮春官

希東夾之前相爲待事之處○〔本經記〕○附按必卽席乃設  
 之者凡左几可爲先設左爲席端右爲席末登席由下左几  
 無妨也若右几則必登後乃可設記以經文設筭依左右几  
 連叙下乃云天子袞冕負斧依鸞似登席于旣設几之後故  
 特以此  
 ○肆師大賓客泣筵几〔疏曰〕几筵云泣謂司几筵設  
 筭之  
〔春官〕○附按舊本此下並載築  
〔齊今〕以編屬享後裸賓此刪  
 ○奠圭于纁上〔謂釋於地也〕  
 人門坐奠圭時富以纁肅承之乃釋于地此纁謂以韋衣木  
 版束白蒼與朱絲畫之者非謂組尺爲繫者彼所以繫玉使  
 固者也○〔本經記〕○附君善放氏曰明奠時  
 開纁而見玉也○附按舊本此條未編今補○覲禮天子不  
 下堂而見諸侯〔正君〕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  
 以下〔夷王周康王之立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爲車逆之節  
 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之製纁而純以臣待  
 諸侯則負展南面而不  
 下堂所以明其義也○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

任功曰子一人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薛見王制之庚篇稱名章○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息亮及下同○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王命諸侯則擯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至內使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受策以出此其畧也○周禮亦宜○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以詔者以禮卿王○周禮亦宜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古書作三或皆積此篇又多古書作三或皆積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牲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脂醵豆之屬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奉束帛四馬桌上九馬隨之中庭四止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玉孫之卓葛擯的也以乘的一馬以爲上養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四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附君善教氏曰四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



亦曰王欲  
伊氏升致命玉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  
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  
者主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附君善教氏曰王撫玉  
示受侯降授璧帛者不延之升拜侯氏親以左馬出王臣不於  
內受馬諸項皆事畢三享  
至尊之禮具也

右行享禮第八章章下凡十一條○大行人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再裸而酢侯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而酢于男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廟受命祖之廟也鄭司農云三享

而酢報飲王也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

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

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璧也禮賓也也入職曰凡祭

祀賓客之禮事和鬱也實焚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賓以備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具齊幣詳見聘禮篇○掌訝將

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道之以如朝鄭

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

入迎為之前驅主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主也退

亦如之如其為前○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齊謂所賓來賓獻

幣○周禮秋官○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齊謂所賓來賓獻

春○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抗苦浪反○鄭司農云謂賓

主舉藏之玄謂抗者若聘○校人受其幣馬校戶教反○賓

聘而有司二人舉皮以東○校人受其幣馬校戶教反○賓

以上周禮夏官○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為也果

賓客以幣者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

司農云王不親為主○周禮春官○附剛中鄭氏曰此承本

經上文王后不親為主之下當為攝王后裸賓客耳若王拜送而

代酌獻不可謂之攝載之為言盛之以往也后於賓客無相

授受之禮酌鬱也于璋瓚賓者盛載而往禮賓也○內宰凡

大宗伯之攝因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為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行享禮傳



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謂告寧安也侯氏再拜稽首出  
自屏南適門西附君善教氏曰言無事者辭其驛也言歸寧者安  
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關東矣適門西為製  
也西下似脫製字祖于東製于西禮相變也

右詩事第九章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勞力報反○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  
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右王勞第十章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  
也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則衣也凡君所  
乘馬也亞之大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子之雖無子之  
路車乘馬又何與之衣及輔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禮記通串生勞主

也春秋傳曰諸公奉饗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  
重錦三十兩右太音泰○言諸公者主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  
右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  
○疏曰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觀者衆故命諸公分往賜之○  
附君善教氏曰奉饗者一人耳言諸公者若師若傅若保不定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進命讀王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也○附君善教氏曰是時侯氏升降自西階

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蓋老母下拜此辭之類○附按  
臣禮無不辭而升拜之禮三子疑衍文蓋拜下拜之禮也君辭之  
乃升成拜從君之命也國君于臣無不辭降升拜者按燕聘食禮  
節節皆然即致禮于臣亦然聘中之歸養饗是也若王于臣禮  
見此篇觀正觀之升拜行享降拜不遲是王重其禮則特命升  
拜非是皆自盡其拜下之常此王至尊之禮與國君別者也至使  
人致禮觀勞禮皆不辭降拜于下可知此賜富與勞同經並無辭  
延之文而升成拜何義乎注增辭降一節而引春秋傳證之按諸  
禮文皆降拜乃辭之復升拜其常節也彼宰孔子齊侯將下加辭  
齊侯終下拜不復升則辭為王之特命而拜下為侯之常禮又可

知此不得  
以例論矣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使使者出侯氏送再拜稽  
首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饗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使  
者以勞有成禮略而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  
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就

右賜車服第十一章章下凡三條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不過九命大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詳見王  
篇唐虞夏○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詳見王制之  
戊篇周官章○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禮記通串生勞主

春官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  
子男一饗也  
一食一饗

右饗第十二章章下凡三條○大行人上公禮九牢饗禮九獻

食禮九舉侯伯禮七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禮五牢饗

禮五獻食禮五舉禮大禮饗也三牲備為一半饗設盛禮  
九飯也○周禮秋官○附按舊本此章下以大行人職文通

編今提幣享祿酢于前行享禮章又補入本職半禮之數連  
有典瑞其玉器一條亦移前○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

之賓客○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賓客待者有事則給  
尊壹尊尊大尊山尊○獻素何反○內宰致后之賓客之



其禮車米芑米芻禾神聖舊本此九字未載今補餘人共其

在斯某在斯曰○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筭簠陳牖器籥息允反藥音



卷之三

1

爲貴也。○郊特牲。

辛

3



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義所宜諸侯  
之位異也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于壇上三揖之  
者升壇設壇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莫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  
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損者每延之升堂致命主受玉撫玉降  
拜於下等及諸事勞皆如觀禮是以記之觀云四傳損者每一  
單指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依  
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簞則諸侯初入門主官之伯師  
之耳○附按王既揖於是諸侯坐奠圭拜者總升之乃皆取圭  
升階各奠於其等既又降拜于下總延之乃各升成拜于莫玉之  
處皆出三享奠玉幣亦如之皆升奠特不升拜一朝三享凡四傳  
損也按注直據觀禮為解今善教氏以意殊易之似于天子乘  
會同行禮于壇者較協今本其說又訂存之讀之詳焉 天子乘  
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曰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  
以春者也馬八尺以土為龍大旗大常也王建大常終首畫日月  
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  
經籍尺有二寸指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禁纓十有二就  
武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曰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  
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朝禮 大司馬之職 主  
禮儀北面而明謂之盟則藏之言北面而明謂之神則明神有象也象  
者其方明乎盟則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謂之盟則明神有象也象  
按君善教氏云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其祀方明也  
事義不同今詳注據朝事儀將本經上文觀禮還于反祀方明之  
下頗似未協又據司盟增出盟約一節恐屬牽強按此為壇設方  
明乃時會殷同之大朝親有發禁命政等事故重其禮特為壇依  
神明以授者為此與司盟所掌北面而明神者似不同據司盟若  
邦國有疑因會同而盟神者有矣若大會同之祀方明則不必有  
盟約事也看經文前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  
後并無一盟字可知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  
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各祀也  
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  
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附君善  
教氏曰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  
亦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觀故天子於此  
祭則巡守之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者也  
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  
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王曰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  
謂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  
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  
盟土之誓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大  
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其貴焉是五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  
禮此于未井及天子巡守諸侯會同于方岳下柴望之禮以見上  
文三禮所用祭物同也若善教氏謂燔柴者置之於積薪之上而  
燔之升謂縣之瘞也皆性幣之屬上祀日月此祭天地乃天子  
親巡而祭與諸侯來朝而帥祀之禮異也注因上文日月而以此  
之似迂  
右大朝觀之禮第十三章 附按舊本作右祀方明提綱常例  
也今以君善教氏分別大義從之  
○章下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合諸侯  
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為壇處所謂為壇  
壇宮也天子春師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禘日  
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  
西冬禘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 朝禮 廟制之禮 主  
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  
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邱一城為敦邱再  
成為陶邱三成為崑崙邱謂三重○敦音頓○附王氏詳說  
曰此言合諸侯者謂大會同也王巡狩為壇于方岳之下諸  
侯來會同為壇于國門之外凡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皆為壇  
加方明焉若盟則以為尺也此制為壇三成即觀禮所謂深  
四尺者是也宮旁一門即觀禮所謂宮方詔王儀南鄉見諸  
三百步四門者是也宮旁一門則四門詔王儀南鄉見諸  
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鄉音向○謂王既祀方明  
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席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東階之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諸公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門東北東階之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諸公之西東面北上  
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媾也時揖平  
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附文叔黃氏曰鄭言既祀方明  
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觀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係尤誤○  
略舉手而後向下天揖則高揖手而後向下也 及其揖之各  
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謂執王而前見  
於王也損之各



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五人上等中下等謂所莫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上等十有二等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其於其等莫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幣聘之也○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

北方詳見王制之辛篇○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會同賓

客各建其旂置旌門周禮○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綬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詳見王制之辛篇○司盟掌盟載之法載也

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

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

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約如字下同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朝事義 蓋

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於壇上所

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以授六

官○大司冠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也天

府祖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授其貳藏之會古外反

之貳貳副也○以上周禮秋官○附按靈臯方氏云大盟約

謂大會同而賜諸侯以盟或使約信也邦之大盟約有或首

之則征討必行六官皆有事焉故並藏其貳而職屬大司冠

使知所約之必不可犯也今詳盟約亦會同中一大事注疏

于禮經中增入嫌非本義故朱子

朝事義第四十四章

王朝禮一之下此大戴禮第七十七篇也今出其文中所

王制篇內又出其所言諸侯相朝聘義者分編於前本

篇後專取其言王朝朝事者為此篇以釋上篇之義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

上而忠順之行備矣別彼列反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

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

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故朝聘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

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

別義也樊步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藉

大圭乘大輅建大常藉在衣反指音晉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

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乘繩退而朝

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鄉許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朝事義 西

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

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

與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肉袒入門而有以聽事也明臣職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

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

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行下與之圖事

以觀其能償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儀必忍反

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朝直適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

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命謂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



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爲子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右朝事義一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六

三十五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南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歷數第四十五

王朝禮二之上 王朝禮惟觀禮一篇爲古本禮經全文其今據諸經傳記之文分事別類各集爲篇以補禮經之闕王禮莫大於敬天勤民則歷象授時之事宜無先焉者古無此篇今取尚書周禮經文及左傳史記之言集爲此篇○附按此篇舊本合爲一節今亦依經傳例分之

補經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七

黃帝迎日推策 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順天地之紀幽

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難去聲 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

今詳由明晝夜也死生如生明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旁

死魄也存亡猶言消息盈虛也 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旁

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蠟牛綺反○附按索隱曰旁羅廣布

金玉謂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

當以曆譜水波爲失之者其不從索隱其細益原文作水波而索

隱何竟解作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

帝大戴禮作黃帝繡衣大帶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

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今按

離日月星辰極微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水波

迎日推策淳化勞勤當以史記幽明之故曆離當以戴禮水波

吸則二書皆失之而戴禮爲近但不知的是何字耳○附正義曰

水波障決決也火山野禁放也言教民江湖破障山林原隰皆放

抹禁掃以時○帝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 顓音專頊音計六



—

三



亥爲始。五八至危十六子爲立。楊斗十二至女七丑爲星紀。北方三辰也。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而昴爲中星。來歲則鳥又轉而南矣。如此循環無窮。又曰。考星之法。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而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而南望之。則昏時某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之地。此謂之中星。其北極一處。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天上中星。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又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圖之。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分五釐。一寸爲一度。頭每一寸。是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寸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于昏時望之。正南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虛星來中。故女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復候星來中。故虛爲十度。厥民隩。鳥獸氄毛。與於六反。辭如勇反。○陳寧度。歷考他星皆然。厥民隩。鳥獸氄毛。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與羣細毛以自溫。○林氏曰。宅朔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者。所以定方隅也。蓋作曆之法。必先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終度。欲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終度者。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之地。爲表識。四方既定。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測星辰之運行。而曆象之本紀自此起矣。朔夷。青州之嶠夷也。在正東南。辰交即交趾也。五帝本紀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歷數五



納日也謂梓參中且尾中者即此所謂敬致也賓日於東歲日於  
西然歲日中日月永宵中短可得而知也敬致方之也中星矣然  
後星鳥星是星鳥星虛可得而見也此星鳥星是星鳥星是星  
之氣可得而定矣○今按敬致林引周禮為說非是但周禮所謂  
致日乃考日中之景故先此而南言之也○林氏曰鳥星虛鳥星  
考中星自見下句不應先此而南言之也○林氏曰鳥星虛鳥星  
是為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西地則初昏之  
時井鬼在午初昏之時角九在午氏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  
在角而初昏之時角九在午氏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昂在巳畢  
正午也其何為四方中星哉王千雅覺其非亦以星鳥星為鳥星  
中之星遂謂宅曜孟月也日中日月永宵中仲月也星鳥星為鳥  
虛星鳥星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舊之意蓋二  
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凡八  
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張子信始首知歲差法以古曆推之凡八十  
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  
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星則星鳥星鳥星

太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以仲月昏中沈有云亦云堯典曰短星昴今乃曰短星東壁以是  
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蓋仲春之月日  
在昴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為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  
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為火之星見於南方正  
午之位當是時也蓋長夜短晝六十刻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  
故曰日永星鳥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西地則初昏之  
時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蓋夜分晝五十刻之氣  
十刻是為秋分之夜故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虛  
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蓋晝夜  
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春分日中星鳥以正仲  
互文以見日夜之分也存日自角九氏房心尾箕至井鬼柳星  
蓋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九氏房心尾箕至井鬼柳星  
張翼轸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九氏房心尾箕至井鬼柳星  
言之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四神也欲備見故互言之春秋  
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猶以爲未也而又以折因夷曠言之於  
農事之早晚故繼之曰厥民析因夷曠折者言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因者以就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夷者平也秋稼將盛農事將  
畢民獲辛歲之實心力平矣安舒也曠者曠也冬寒民集農隙也  
既定民事之早也曠者曠也冬寒民集農隙也  
毛氏說民事之早也曠者曠也冬寒民集農隙也  
然而然耳故作曆者觀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  
水獺祭魚食庚鴻雁來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  
水獺祭魚食庚鴻雁來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  
之變遷語意相若謂此句爲定農事之早晚則下句爲欲定何物  
治百官而農桑田役之務飲食居處之宜無不得其序矣不必  
此連指一事而言也○附九峰蔡氏傳曰既命義和造曆制  
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教天象以  
謹如是是以前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蔡傳又曰按此冬三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十六  
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舊道  
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  
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歲差法也隨時古候修政以與天  
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歲差法也隨時古候修政  
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七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著於此○朱子曰  
古人曆法疎濶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置卓邊云且  
如這許多測分作四段被他界限便見有差不過只在四段內  
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客易見今之曆法疎濶而差少今  
八界又分作十六界則愈密則愈差客易見今之曆法疎濶而  
踰越多也其歲差則古今曆法疎濶而差少今之曆法疎濶而  
曆法蔡季通說歲差則古今曆法疎濶而差少今之曆法疎濶而  
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及七政此亦未善蓋當先論天  
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定字陳氏  
履祥金氏曰先賢歲差法以七十五年爲一歲乃可齊耳○定字  
在虛二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爲一歲乃可齊  
合至元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當至元十八年方氏同作經序云  
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又遠元祐間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  
八度矣以此驗之與七十五年退一度者亦有不同治曆者帝曰  
惟隨時追其變以與天合而不得執經拘法以與古合也  
容汝義暨和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分  
四時日若一歲有餘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  
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



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之內取七分總  
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秒。○附按九峰蔡氏謂  
與此五有詳畧今並錄之又按蔡傳言日少遲月尤遲者是對天  
言耳其實日月皆右旋日每日右旋行一度月每月右旋行三  
度有零是月速而日遲也按朱子注詩十月之交章言天左旋於  
地○又接或引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橫渠說日月  
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  
度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之  
度天恰刷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  
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  
爲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詹家以  
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行遲月行速今詳  
此不知是朱子何時之解而于詩又編此子又言日月左旋之說烈  
于天此編應尤屬朱子之晚年或疑朱子又言日月左旋之說烈  
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今詳此似非朱子之言按朱子比解  
書皆必明其至是况此實屬天道竟以恐人難曉而仍舊說之非  
將何以爲朱子且如上述橫渠說一段有何難曉乎竊疑朱子此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九



亦以八九月一度者今其象莫不一日一周天蓋五星之  
附天之行不附天而西行也日月即可言左旋然斷無可  
政星之理言土水火三星于日有衡金水二星于日為繞  
有留順也蓋其繞者行而先乎日則退行而後之退則先  
退行之極而與日同則伏既後于日則退行而後之退則  
不近乃復順行順行則亦先留故言二星于日留退初至  
于某日留順初也惟金水之行度較日而速故後乎日者  
先日而退故終歲不得有對衡之一時也若所謂衡者以  
然對衡而留退留順自一也今詳惟全日之內日只東行  
在某宮者得一月無時不在某宮在某宿者得數日無時  
宿而五星或衡或繞始得有退迎退避之事若日無時不  
有日之往西一日一周天則十二宮二十八宿逐日逐日  
五星之退或積四十餘日之退而日乃為相去之遠歲且  
餘日之退或積四十餘日之退而日乃為相去之遠歲且  
旋一日一周天則又五星于日已終年無不退之十日即  
其常若平時順行之與日同度而皆合伏矣安得復有退  
哉然則即七政曆而觀之必為日行一度也明矣日既一  
右行月亦當然又按七政曆算定于前而隨時與之觀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非一理須要活看日者君象也君之行常遲重而少月者臣象也  
臣之行常輕速而多日者君象也君之行常遲重而少月者臣象也  
掩蔽之時月易過東而日之復其明也必速若謂日月皆西行而  
日每度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則日之較速于月在三百  
六日五度四分度之一內尚不滿二十六分之二則其速于月者  
亦無幾耳然則當日食之時而欲其期速往于西遠月體之蔽以  
復其明也乃自朝至暮而向難其期哉恐日月皆當仍先儒之  
解為右旋乃于人所不得見得見之情事而皆合又按或疑日既  
為東行何為又東出而西說見後因事之祭篇所載章下又  
按或疑月惟在日下乃得蔽日而為食氣之在內者行應緩在外  
者行應速今月在內而行反速日在外而行反緩則又何也日天  
氣如輪之轉然輪速一轉而內齒之遲速因之故論天行之氣必  
言愈外則愈速但今言天左旋而七政皆右旋是左右已不相蒙  
矣何內外高下之可拘若謂月行最遲豈得以此為拘拘則土木  
火金水土星在右旋之最上皆言當然若其所以然之義則如日  
又按或同曰右旋之說上皆言當然若其所以然之義則如日  
二十八宿惟南北緯毫動不動故其常西行者乃天行之義若日  
星則能南行北行故知皆其自動耳天之體左行者也使七政而

亦左行則與天本體之行無別是仍體也何得名為政即知各  
政者之以七者皆右旋也且七政者如天之七子孫觀其各行  
與天另一體矣至尊之天既西行而七政之能行者何如其所  
于附天西行外再自為西行是直與天爭行也夫何敢也此其所  
以必皆右旋耳然右旋而仍皆各有一日隨天西行一周其大概  
者亦如子孫之賢良雖各有體各有一日隨天西行一周其大概  
貫于天之氣內也此又為七政各以右旋為體而仍皆以左旋為  
用合于天體之左旋而體用一原揆之千旋無不允當者也况天  
之為政至易而簡在其中矣日能右旋行一度終歲止行一黃道  
而已若日左旋則自冬至底夏至每日必右旋也日有八十餘黃  
道天之政不應紛雜而至此故知日必右旋也日有八十餘黃  
○又按或引異說謂天有許多層其行之遲速不同二十八宿一  
層天也日另一層天月又一層天五星皆然蓋謂天之行皆天  
之行層層之天行不同故日月五星之行不同皆左旋也今詳  
天既有南北極矣恐不容此妄說言天有許多層無不見其不  
但天層雖多必無一不以南北極為樞紐天樞紐既在此而運日  
層之天烏能斜側之甚而冬至最南乃又另一斜○舜典曰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日璿璣者塊為轉運衡為橫運璿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  
正天文之器漢世以衡為橫運璿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  
轉故曰璿璣其橫所以視星宿也璿璣以玉為之璿璣貴天  
象也齊魯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璿璣之以玉為之璿璣貴天  
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璿璣以知星宿是也七政其政有七  
於璿璣察之必在天者却七政謂日月五星是也木曰歲星火曰  
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  
異政故為七政得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  
事見於經者唯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  
數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  
數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  
史所用候極則其法也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  
衡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數其  
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近而見  
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地為中日月旁行繞之近而見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查則日在地上天者以地為中日月旁行繞之近而見  
日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如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  
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衡以地為中如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  
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



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為  
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  
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  
而巳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度冬至去  
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遺秦而滅漢武帝時其下閏鮮干  
妄人始為渾天之法宣帝時司農中丞耿種昌始鑄銅為之象史  
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渾天儀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  
晉世張衡又作渾天論太史丞樂綽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  
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院八尺徑八尺圖  
周中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具法也○以上尚書虞書○今按唐  
正觀中李淳風為之開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為之唐亂而亡  
我宋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始創為之至元祐中蘇軾機輪軸於  
法尤密渾儀於上以仰觀渾儀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於  
中以水激輪渾儀於上以仰觀渾儀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於  
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兩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  
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  
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  
儀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四遊儀之所以得名耳○附按疏內地亦然何其上所謂天度  
是自東數向南橫排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按渾天家見天度皆  
自北數向南橫排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按渾天家見天度皆  
渾天南北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  
天以記之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  
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渾天說中所舉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  
橫言者讀者別之○又附天地星辰總論朱子曰天文有半邊在  
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北極在上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爲天之蓋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爲天之底○問渾天善  
言者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  
如磨然此是天之中乃地之中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  
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又曰天如一圓匣相與赤道是那  
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  
西處與赤道相交○又曰天以氣運乎外故地確在中心不動使  
包地地特天中一物天以氣運乎外故地確在中心不動使  
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又曰星辰亦無形質只是氣之精英凝  
聚者如燈花然○程子曰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  
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處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  
儀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誠有六星十則今所定天體蓋未定。又曰天下之或寒或暖  
 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燥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  
 西甘又益寒某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非大食澤州又  
 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  
 半歲爲此則有在此冬李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深此事只是一般  
 有冬爲夏而已。厚恭李氏註曰言寒暑之氣亦當隨地遷變而  
 之向背遠近而已漸形漸遠至于赤道之南則氣候止與中國相  
 反雖未實諸聞見然總之有冬有夏而已確有其理也。李氏又  
 曰又按三萬里之說無可稽信朱子又謂三萬里者二至日軌相  
 距之數耳非地止有三萬里也故語類以程子之言爲誤然施之  
 于川則千里一寸之法自不可通自陽城至衡岳又無一萬五千  
 里以爲二至相距亦沿襲之說耳今新曆却以極度推算凡二百  
 五十里而移一度之周圍凡九萬里三分取一其徑三萬或者  
 古者三萬里之說意正如此而傳者失之故或言四分之遊或言  
 二至之距皆不可聽也程子言地只有三萬里似乎得古人之意  
 而又以爲渾淪無窮而非平則其說彌情矣。程子又曰天地之  
 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闊處空闊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  
 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附按或云天體渾圓縱橫周圍皆  
 計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中端兩極爲運轉之樞當兩極中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地理  
 處謂之赤道一極爲蓋頂一極爲底心赤道爲中腰日月星周圍  
 繞行各有其道無所爲上下四方也上下四方則隨地所處而分  
 之處地所見者爲上半年天所不見者爲下半年天各得一百八十二  
 度半奇據古今中土地上所見半天度數則一極在北謂之北極  
 過極星北仍見三十六度所謂北極出地上者此也兩極相去一  
 百八十二度半奇北見就過極三十六度則南見不及極亦三十  
 六度所謂南極入地下者此也北極天頂據中土地上所見不當  
 中而在中之北似側倚者然所謂天傾西北者此也據中土地上  
 所見之半天爲赤道者半北據極上下一百二十七度南距極五  
 十五度其地下所不見之半天爲赤道者半南據極上下一百二  
 十七度北距極五十度合一百八十二度半奇所謂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此也天大地小地體渾圓形如彈丸天  
 氣鼓盪在中央周圍空際氣中所謂四邊有空闊處者此也日月  
 星環列繞行地亦無所爲上下四方也上下四方則隨人所處而  
 見者分之入處地面爲上地背爲下日出爲東日入爲西向日爲  
 南背日爲北日行道于天有倏仰半仰行于天之中央半倏行于  
 天之中央自天視之所謂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仰者此也于地  
 有低昂半昂行于地之面半低行于地之背昂于地處地者見之  
 低于地處地者不見之自地視之所謂斜繞出入者此也日行天  
 裏地外空際運轉一周應見于地之各半天周圍舊說一百七萬

餘里池周圍說者九萬里徑三萬里日周行地圍九萬里照地半而四萬五千里地體渾圓隨處中隆而四邊委下處地者于中高處有蔽不見只見三分之一隨處得三萬里所謂日升降于三萬里中者此也日行見地半面四萬五千里則此半之上即彼半之下此半之低即彼半之昂此半之東出爲朝即彼半之西入爲夕此半之北下爲夜即彼半之南上爲晝日正此半行赤道南爲冬到彼半行赤道北爲夏在此半自南徂北行赤道中爲春到彼半自北徂南行赤道中爲秋所謂有在此冬至至在彼夏至者此也日在彼南行四萬五千里行天半一百八十二度奇處地者見日三萬里中日上歷天若干度下歷地若干里入處地者見日三萬里推移見之一日所見日出于卯先後接之爲明日入于酉先後沒之爲昏所謂地以東西分時刻蚤遲者此也一歲所見日行赤道北之二十四度先後近之爲夏至日行赤道南之二十四度先後遠之爲冬至所謂地以南北分節氣蚤遲者此也地半四萬五千里當天半一百八十二度奇天遠地日近地遠則無遠近則有蔽蔽地者見日止三萬里見天盡四萬五千里上之一百八十二度奇其所見日止三萬里隨所處之地步而移據中上所處而見者北過極三十六度南去極三十六度如自南及北過若干里則北出若干度南沒若干度所謂北伐者行至無量望見北斗在南者此也如自北及南過若干里則南出若干度北沒若干度所謂有人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曆數 圭







上流乃得周轉如環無端安在地之側面與下面其流水不亦如是乎曰不然人身之血能自下而上者在身之內故也則是水之在乎地內者亦應有上下不拘之流行若在地之外面者則無是理矣今人身皮膚偶爲刺破其血之湧于身外而沿身以流者尙能自下而上否乎水之流行者雖爲附地而已在地之外也則是下而之水不能上而流于側面也必矣知此理卽知水之在側面者其形耳其理必不能以側而之平卽爲其平而不流○洪範曰四五行一曰歲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三曰日紀一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疏曰五紀者五事爲以紀四時也二曰月朔望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亥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推曆四者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歷數

故歲爲始曆爲終也又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有零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克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所以紀度數是也○尚書周書

于官府及都鄙今時作曆事以序民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曰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序民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啟熱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歲數朔氣在晦則是後月爲宜閏實逢中氣在朔則必前月爲已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市則



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太歲居星與日同次之月  
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歲日月星辰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叙事謂若仲春辨秋東作仲夏辨秋南說仲秋辨秋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疏曰歲謂太歲左行於地行於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十有二辰謂子丑寅卯等也十日謂甲乙丙丁等也二十八星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等也指星體而言謂之星若日月會於其星卽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位謂揔五者皆有位處也辨其叙事謂五者之候皆與人合之以爲事業次叙而事得分辨以會天位五者在天而能會合也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歲星與太歲雖左行右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唯於一辰之上爲法故言斗所建之辰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星移向上十二月會于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以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太歲在月建之義也○附舊說曰歲星逆行于每月日月所會在天之十二次

十二月爲歲以定三百六十五日之日此十日之位也以星所見之位定時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西流東見如某星中於南則爲某時鳥火虛昴分春夏秋冬之中是也某星流於西爲某時七月流火是也某星見于東爲某時辰角亢氏星爲寒露時房火見爲霜降時是也此二十八星之位也太史掌曆攜相氏章象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平辯之以合于歲月日辰星宿之位而知曆之精粗中否此其大法也。又按上文齊七政節疏言木曰歲星是歲星爲木星也按日月五星皆右旋日月之辯已見于上允釐百工節今卽據辯日月者七政盛曆所言五星之留退順順而知五星以左行爲退之譬以右行爲進之常也則先儒謂日月五星皆右旋者的確而無可議也此疏言左行右行不同者亦但據太歲今歲爲子明歲爲丑如是左行爲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辯四時之序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耳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慙陽夏無伏陰春分在婁秋分日此角而月流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疏曰此經欲知人君政之得失之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辯四時之叙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依度則四時之叙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實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月者濶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按易卦通



引驗云冬至日置八引樹八尺之表日用視其影如度者以人  
和不如度者歲惡人偽政令之不平法言八引者樹於地也  
引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晷矣  
引則水引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晷  
謂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謂晷  
度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謂晷  
月食者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三寸則日食  
日之數備于十晷進為盈晷退為縮冬至晷長丈三寸則日食  
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寸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晷以冬至  
影長三尺反之致夏至尺五寸晷也是以鄭注考靈曜云日之  
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  
分六者分一寸為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為十分一寸千里則差  
之六者四里大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  
之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又按天文志春秋分日在角而  
以中八尺之表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冬無德陽夏無伏陰者  
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八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  
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是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秋分  
在望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  
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故鄭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位大判皆以合  
昏星體在西而言以其二月春分星昏在西秋分角星昏亦在  
西以是推之皆可按天文志云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  
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  
東從青道云云然用之一次房中道附史記索隱曰按中道房星  
之中間也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房中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赤  
青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則黑道進入黃  
而此云九行則通數黃道也冬時月在黃道北謂之黑道進入黃  
道南謂之赤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青道進入黃道北謂之黑  
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在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謂之白  
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  
其正故日出陽道則早風出陰道則雨若在黃道則其正亦如日  
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黃帝占云天  
有黃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星謂之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  
同乘黃道及問曰日何得在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  
雖差在角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內外又按天文志云春秋  
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  
分也若然通卦驗云春夏暑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暑表有差移  
故不同也○附按周禮天官馮相氏致日之法所以定天時驗節

氣地官大司徒測日之法所以定地位求土中而均之以景短長  
之數為度其在天也日之所至氣斯至焉氣至則為時之正其在  
地也亦即以氣至之所至氣者為位之中氣之所至不可見日之  
所至可見日之所至不可見日之所至之景則可見或云地在地中  
行地上去地八萬里當天徑之半日道行北陸旁去地一萬  
五千里斜射地上故立八尺之表漸遠旁去至斜照地止得景一  
丈三尺以千里一尺之例之當為測去地二十三萬里是景遠時為  
冬至遠近中得景七尺三寸六分春秋分此日于一歲之間以  
半歲一百八十二日半奇南北行四十八度而於一日之間以半  
日六時東西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奇歷地面四萬五千里縱橫斜  
遠計若于刻行南北若千分行東西若千度歷地若干里隨人處  
地見日三萬里上與地直則景正長短合度而無偏若所求無定  
惟日所行至下與地直則景正長短合度而無偏若所求無定  
或所行過則地勢遞轉側上下相當景之長短偏正固之而處  
短蓋日道與地勢遞轉側上下相當景之長短偏正固之而處  
地者總以晷景恒度所至之時為當景之時以晷景恒度所至之  
當位欲審時則據晷景恒度所至之時為當景之時以晷景恒度  
度當時之處為中蓋日運于天座于地無適而非時無適而非中  
此夏秋冬春一尺五寸及七尺三寸六分至一丈三尺之景皆可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

隨時隨地而用之法也今詳周禮明文只以夏至一尺五寸之景  
為法蓋土圭制從簡易而以陽城為地中亦就九州日所經歷地  
而定之聖人即所處立法耳後人能周悉通貫得之可以會見天  
地之大全若徒執注疏定法成說則于致日以審時或地差而時  
不準于測日以度地或時差而地不合推其說有不可盡通而時  
法有不可盡得者矣學者詳之○又按馮相氏主掌天象辨時序  
其致日乃以晷景之恒度驗其推步之失非天行之常則日或主  
至或行過其為先後時可知是司歷之失非天行之常則日或主  
視此而日上言辨敘事即書平秩義此致日亦與賓饗敬致向至  
進退水旱日出行黃道外入行黃道內又其不依常度而變動致  
災異者乃保章氏所掌非此致日之為矣疏以未合○又按原疏  
于通數黃道句下遺冬時月在黃道北謂之黑道十一字今補之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古文職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羣縮圓角日有  
薄食羣珥月有虧盈朧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  
所在皆見焉○疏曰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此官  
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古之文字少志意之  
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記謂五星  
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中央鎮星辰日月所會皆左



新

幸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傳

生

3—



之為言故言歸餘於終○文公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  
政言置閏之法詳明確當但所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  
至者今據朱子于魯頌閏宮之詩言魯郊是夏正孟春則春  
秋之正月皆是夏正無可疑矣漢書律曆志言武王功夏之  
十二月為正月而史即書為春以妄解尚書惟十有三年春  
大舍于孟津及泰誓與武成諸篇頌九家蔡氏傳各于本篇  
及伊訓皆細辨此說之非已見于尚書各篇矣今亦有附按  
說見因事之祭篇天子出征章下武王曰係是共說以愈審  
者而實屬大誤則今疏所引之漢書律曆志亦不足據况杜  
氏長曆之妄置閏者乎大抵春秋之正月係夏正月春係夏  
春就春秋經內所書者言已顯有七大証可據則凡胡傳及  
諸家舊說于月皆細求切合以言實為周月者皆不得其正  
義因成差誤此處亦為其一端耳○又按或據上文言春秋  
之正係夏正本經即有七大証者問其說云何曰春秋書災  
異一百二十二條共三十一項其于夏正周正有關係者則  
七項焉曰大旱二日大水九日大雩二十一日不雨七日  
十日而雪三日無麥苗此一此皆有以爲周正而不雨者度  
子必當先體驗于此而乃于閏宮詩注斷然以爲命魯公以  
夏正孟春郊祀上秋而無疑矣今得詳之太旱二倍二十  
中夏大旱七年秋大旱七年夏與秋大旱自皆爲夏時所  
禮記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傳

十三襄八又十七昭六又十六定元又七皆書秋九月是也  
而猶有書秋大雩者七則其月未著而或爲秋亦未可  
若桓五年成三襄五又十六昭八定元又七皆書秋九月是也  
一則爲冬大雩者益冬不言旱然人君偶以爲憂爲民等祭  
則史亦必書若成七年是也凡此大雩在秋其二十者必皆  
屬建申建酉建戌之月乃爲合倚云周月也則夫當夏而雩  
爲常事常事而書雩將不勝書矣夫豈春秋之例哉是爲  
夏時三証也不雨七倍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經于此連三書不雨是其後而書與月不雨  
爲夏時六月乃見霖雨之甘人心燭然而夫快且若指爲周  
月則此正月實爲夏十一月當此冰雪束結之時而亦言不  
雨乎或者因有疑焉謂友一年與十三年皆書自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自與傳之書正月不雨者無不同矣乃二年則  
書云自十月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果爲夏時十月也則  
其冰雪束結應較十一月而更甚矣何以亦書不雨乎曰此  
則胡傳言之矣傳云若于秋七月之後言不雨則是霖雨之  
辭非交公之意也故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按傳可見不  
雨而無雩七月雖自前十月有二月數來只應據現時七月作  
遂奪于現時之月令若僖三年各書者自各以本月爲主然  
禮記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傳



雖書十二月而其實猶是夏時十月之初乎雨雪三桓八年  
冬十月而雪或疑夏十月已應雨雪以此桓十月為夏八月  
乃合然隱九年又書三月大雨雪若以此桓十月為夏八月  
可也而以隱之周三月作夏正月則大雨雪有何不可而必  
與書乎經書曰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傳謂三  
月為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雪此陽失  
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雷不當夏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結也  
今詳傳說似倒未始為不可傳豈其以有災變遂不當復  
其庸常耶子理恐亦未順矣此當即為夏時建辰月建辰則  
大雨雪為非常因庚辰之變而追書癸酉以見當大雨震電  
之時乃變而為後七日之大雨雪遂合二者而如是次第以  
書也若謂此乃周三月而實為夏正月將大雨震電災在此  
書此災書者之意已畢矣而復書大雨雪不亦贅乎知此當  
為夏三月則桓八年自當為夏十月蓋用夏時自無往而  
夏時而桓八年必猶為十月之前半以經記災而知之也前  
隱九年以前雷電與雨雪分書故兩書其自惟此外更無別  
也以此而例後十年冬大雨雪雖僅書曰冬而亦必以十月  
之初蓋以其記災同也若謂十月之初即當雨雪不為夏而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歷數傳

是豈暫為消釋之可當必于全月內無一時一刻稍結為水  
之形象乃可以言無則此十一月而無水者在南方至煖之  
地未必無有若魯則地居今山東他若山西大同諸邦或屬  
至寒而今山西近黃河郡邑若絳解等州者應與山東之魯  
寒煖相當非本寒地然至十一月而即煖水有消時斷無  
淹而不復結之時况乎欲其絕無哉不幾為天時人事與否  
地埋之所無乎蓋此一無字其象太重而遂為理所不得有  
又况至十二月而更劇烈之氣哉或者疑書此為紀災異  
與平時原不得同然此災異豈言數日容有之今統之以十  
月則天道無常安得三十日而常煖况極寒生煖而極煖亦  
能取信于人者以此全月為已至久耳惟作正月煖而水早  
消去者理乃有之然已大異矣故必書或謂春正月無冰  
得此解果為夏時矣即春無冰亦可同他例謂春正月無冰  
但咸元年明言春二月無冰若以消釋而無為解而春正月  
月正當無冰又作何說曰此處經之全文為成元年春王正  
月公即位其另二行為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又另二行乃  
為無冰則此無冰二字應為錯簡蓋原在春正月公即位  
之後另作此無冰一行仍是書正月事而下乃為二月辛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歷數傳



此等後祖而顯者胡傳並未嘗以削去解而亦無削去之義  
之可言若但據胡氏成說將使五經之內獨春秋一經無脫  
誤于理恐難信然則謂成元年無水之為錯簡夫豈冒言哉  
○又按或謂十月陰曆殺將何解曰舊說謂若建亥之月  
則霜不為然然則陰曆之殺將則災矣災則當書又謂建亥不  
陰曆有殺但陰曆月之殺則在十月初皆言十月矣夫殺與  
陰曆收常同時且殺之為種類至多將其類一經大略概不  
能成者安在此十月之初而必無陰曆之殺之殺豈恐仍  
屬說者未一詳審耳○又按或引舊說謂公狩于郎作解  
者云何曰舊說謂周人用仲冬狩田此桓四年以春正月書狩  
即建亥之月書春也信如此說則正月果為夏十一月而周  
則不合經書亥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猶謂此春可作正月解  
也而經于莊四年書冬公及齊人狩于莊谷二十八年書冬  
天王狩于河陽則二者皆在冬矣統計周冬為夏時之八九  
十月八九月與冬不合即十月亦難言仲冬舊解于經四書  
符而但舉其一合者為說則亦不足為月係周月春係周春  
之據矣○又按或引舊說謂小戴禮言正月月日至者曰春  
連正月刻定建子此似無可為解曰孟觀相五年之左氏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傳

之大法不然而何年而無春而且春秋史書已皆為夏時矣  
而待言行夏之時哉知春秋書時皆夏月而春夏秋冬乃無  
絲毫正不將胡傳謂夏時冠周月者其言夏時則是而周  
月則非也○又按或疑既非孔子改易却是何人書作夏正  
曰唐虞夏商周之史皆用夏時今尚書○閏月不告朔非禮  
可証春秋之史官亦仍前史而已矣  
也經初告月傳稱告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順時  
則朔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  
事以厚生則年不失時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時  
正也何以為民秋左氏傳○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螽斯生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也火伏  
在今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口疏曰  
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  
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屈禮司曆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  
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  
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為計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七 歷數傳

原缺第三十三葉







征五十年而後其祥是征亦得爲巡守之事也先鄭謂象爲災變雲物云云者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是也又引易與春秋傳者以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白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後鄭皆不從故曰以制器者尙其氣也與先鄭謂予人物後鄭不從謂所與共事者蓋子人物情義可知不須卜與人共事其得失不可知故須卜也果先鄭謂事成與不後鄭不從謂以勇決爲之且引昭十七年吳伐楚事以證之者吳伐楚令尹卞戰不吉司馬子魚請改卜得吉卒大敗吳師是也以八命者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鄭司農云命卜筮蓍龜參之以蓍故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官傳曰筮蕢於夢武王所用玄謂贊佐也詔告也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又佐明其辭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凶則告王教其政○演以善反○疏曰先筮後卜聖人有大事必蓍故又參之以夢也先鄭不釋贊意故後鄭增成其義云引春秋傳者按昭七年左傳云衛靈公之立傅曰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群戎商必克此語夢與卜筮相參也玄謂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者此解以入命令龜之常事也又言佐明其辭之占云云者以釋入命者贊其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卜筮通考下篇之法四

龜以八簋占八頌以八卦占簠之八故以眚咎凶簠音筮○占人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以八簋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劑占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其并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長如字下同○疏曰筮短則長見傳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左氏傳邰長以知本言謂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筮短以知末言謂知七八九六之成數也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者凡筮卦用易爻占之龜兆用頌辭占之今以八筮占八頌故云同於龜占也鄭云八事即大小八事之大先筮後卜者也占人亦占者以占八於此占筮明本經下文九筮

凡卜簠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亦占也

凡卜簠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

豐兆廣也坼兆裂也體有吉凶內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以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古色善墨大坼明則達吉○疏曰此君體已下皆據卜而言而兼云筮者以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也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羣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於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灼之其光直上向背者爲木直下向足者爲水邪向背者爲火邪向下者爲金礦者爲土色兆氣者就兆中觀其色氣似有雨及兩止之等也







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卜遇阪泉之兆是戰且是卦也又為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亦不可乎方更總言二卦之義

天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大有去朕

而復亦其所也言去朕卦遠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晉侯辭

秦師而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

師圍溫大叔在左師逆王晉公二十五年○晉趙鞅卜救鄭

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與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

宋林氏曰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

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名位敵宋

日盈水名也子水位也乃行于姓又得北方水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卜筮通言七

可干也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

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

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故以為有罪救

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

三之需三三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

歸妹以社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微子啟帝

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禱而大吉微子啟帝

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在

彼則我伐之為不吉○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公九年春秋左氏傳○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

縣縣生之瓜虛去魚反○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余

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

之晉彌救占之救衛曰不害夢不善于事與之邑寘之而逃

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之吉凶其繇曰如魚

寘尾寘直又反寘救呈反○衡流而方羊裔焉衛華育反又

反○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大國滅之將亡閨門塞實乃自後

踰此皆冬十月晉復伐衛春秋未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出莊公而與晉

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般

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

隊折股隊直類反○終如卜言乃自後○著龜者聖人之所

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彊彊者莫大乎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師

日解讀為解齊讀神明不應故筮實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

告詩以為刺師古曰易蒙卦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為其煩瀆乃不告也童蒙之來決疑初則一實而告至于再三

言卜問煩瀆媒媒於通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書藝文

志○物莫不有先吉凶禍福皆有礎先雨而潤鍾先霽而清

先兆微物亦然



面面相臨心心相應實爲混融交徹混然無際者也

而頭向左相睥睨然也爾雅云右僂若此云此爾雅曰若僂者陰方故亦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右相睥睨然也是則其體耳



十

士



含之也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璠者謂破而不相離也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蓋卜筮是先聖王之所作伏犧時已有此法特未有此玉瓦原之名至顓頊以來始有之耳原田也者如左氏傳二十八年傳云原由每以其原與原田字所故爲此解也子養將三兆分配于顓頊帝堯有周者未敢信爲的解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體有五色文重之以墨圻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白驪○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克

日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遺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之謂與其云方攷義弓之各未聞○與音餘○疏曰開出其占書者鄭意兆出於龜其體一百二十今云用龜之四兆則是分爲四部若易之有二篇也開籥見書者謂啟匱以籥乃見其書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又方功義弓必有其義今但名爲四部而無其文辭故云未聞也○以上周禮春官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詳見祭統篇○卜郊受命時日小笙章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詳見天辨篇○大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卜筮下法

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眡音示○卜立君者無家適卜可立者卜大封

謂竟界侵制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驅邲田是也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車宗伯泣卜因邲也是也

晉骨近足者其部高謂司農云問問于正者必先問於著龜作龜謂以龜負丈人吉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看灼後左右夏灼謂左師貞丈人吉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看灼後左右夏灼前左秋灼前有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泣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適丁歷反竟音境曩居良反耶音運

近附近之近舍力呈反蔡人悅反○疏曰凡國大貞者言凡非一也貞正也凡國家大事正問於龜者有二卜立君卜大封是也眡高作龜者凡卜法在禰廟廟門國外關西南北席上又有龜於廟門外之西塾土又有貞龜貞龜謂正龜於闕外席上又有龜於命龜眡高作龜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從下向上差之作龜眡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卜身爲勞事則大宗伯○君定體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爲之也○何禮泰宣

泉滙陳氏注曰體者兆象之形○大享不問卜不饒富呂氏曰冬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增掃地而祭牲用饋酌用陶器席用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



重食死并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時於死歟  
對重以爲復矣錄內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  
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自放小者有  
如大有災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猶其實龜傳句主反  
春秋公羊傳○臧會昭伯以下爲信與僭林氏曰僭不信也  
句僭具反○臧會昭伯以下爲信與僭林氏曰僭不信也  
從弟僭句通所出地名○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附按宋子詩傳曰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不信之端也則此僭字當有讀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  
伯起會請往代家昭伯問家故盡對也○及內子與母弟叔  
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伯自晉歸及郊會  
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祭之皆無之○林氏曰昭伯懷疑不  
而察其有無皆無他故○附按會雖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  
往晉先歸故昭伯及郊而會迎之也○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  
假使爲賈正焉○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下法傳  
氏送計簿臧氏使五人以戈楯杖諸桐汝之間里名會出遂  
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  
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會  
曰僕句不余欺也○林氏曰僕句地名言不信果驗○昭公二  
以前民用所以敬天下之各盡其分義而敬倫常也故有貞  
吉從無不貞吉若臧會者以詐欺其兄而後立爲後雖云僭  
吉非聖人教下之意也意者會本狡獪之徒而偶未麗于凶  
乃以爲下之所使焉○或云左氏亦因所聞而記耳今又錄  
之者見苟爲僭倫之人其手足情深必不忍爲之僭而不  
齒會于人數則會自云吉亦何君子曰數語作斷始不迷行  
僭人逆志之意也若左氏有君子曰數語作斷始不迷行  
者之語耳○又按或疑會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何在此即易不占險之說也聖人以愛兄教人不問以欺  
兄教人會之欲詐其兄與剛之欲首其主皆分之所不常爲  
也不當爲而求吉是欲以不貞吉也既非聖人設教之意則  
卜與占所得之象辭皆與事不相合矣尚得執其後日之成

敗以才名於前日晉龜乎哉然則會之異嗣亦倖成耳非一  
乎不可曰愛兄既屬聖人所欲若以不信而曲成其愛兄之  
事是實爲善事兄長將不得名以詐虞矣所謂德慈術智是  
也如是則正深合聖人之所教自無不吉之理若易言幹母  
之邑不可貞又論晉登於天貞凶之類皆聖人若不信爲  
而使之善也○又按或疑會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貞亦吉矣○又按或疑會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貞之可吉哉○又按或疑會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兄則人道立矣其能立爲後與不能皆所勿計是爲公人之  
道也○又按或疑會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會當立爲後雖不信兄而亦立矣夫僭僭始僭僭始僭僭始  
後之道豈得執此欺論者以作立爲後之符券哉○晉獻  
公欲以驪姬爲夫人下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林氏曰  
姬故欲遣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林氏曰象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  
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爲長後爲短○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下法傳  
瑜繇曰北陸渝變也豫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林氏  
瑜曰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蓋指申生言奪公之嫡  
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氏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  
則香不勝臭猶美不勝惡十年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  
向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林氏曰中大夫里  
子憚里克未敢廢里克曰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中立其免乎是成謀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太子大子祭於曲沃歸于公○公田姬寢諸宮  
六日公至尋而獻之○酒經曰醢敗而公祭之地地墳林氏  
姬謂公酒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與大夫斃與小臣小臣亦  
令公祭地毒酒至地地爲墳起○公殺其傅杜原款載  
歸姬泣曰賊由太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載  
歸太子辭君必辨焉林氏曰子若有辭於公以公殺其傅  
訓太子辭君必辨焉林氏曰子若有辭於公以公殺其傅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  
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君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被此欲弑君父之罪名以出奔  
納我十二月戊申繼於新城姬遂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四年春夏晉大子圍為質於秦秦歸  
○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初惠公之  
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初惠公之  
在梁也○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伯過期下招父與其子  
下之○招父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  
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不聘曰妾及子圉西歸妾為官女  
焉○林氏曰秦居西方故曰西質妾亦同時官事秦為○郭文  
姬傳通解卷二十八下法傳  
公下遷于緹○緹北有緹山史曰郭太史  
於君和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郭子曰  
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  
命為言公以百姓之命為一人之命各命遂遷于緹五  
月邾文公卒子曰知命○林氏曰邾子謂邾文公知天命之  
也○公公十三歲公武公之子也○武公之子也西  
年春秋左氏傳○獻公下伐驪戎○驪戎之在緹山者也史蘇  
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扶以街骨齒牙為  
猶其猶合也○街骨也齒牙謂兆端左右擊折有似齒牙中戎  
有從齒故街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口之為害也戎  
夏齊○兆有一意外象戎內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言齊勝  
象諸夏梓交對也

且懼有口○齒牙街骨憫民國移心焉○憫民也公曰何口  
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憫其人也  
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甘言人耳心以為快而公不聽  
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  
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實爵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夫驪  
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姬  
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爵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  
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有二聖焉何以事  
君○二聖謂兆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微兆失官則有大抑君亦  
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謬  
也○臣之不信國之禍也不信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  
大夫曰夫有男我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我而戎亦必以  
如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  
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妹喜  
去聲下同○比比功也伊尹欲殷辛伐有施有施氏以姐已  
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  
女焉姐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佐武周幽王  
伐有褒有褒氏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  
石甫比○石甫虢遂大子宜臼○宜臼而立伯服天子出奔申  
申姓之國申人緡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緡緡也  
平王時家  
申人緡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緡緡也  
申人緡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緡緡也



戲

今晉家德而安俘女軍後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

可乎三季禁且其兆云挾以銜齒齒牙為猾我下伐驪龍往

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今告龜辭往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

宅也敗國之兆非離則有之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

言驪龍不據有晉言驪龍不得志於其國可謂內外挾乎言驪龍不得志於其

也若跨其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言驪龍不得志於其誰能從我非敢而

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獻公問於卜偃曰卜偃

改號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龍居伏辰辰古

也丙子晨早朝也龍居辰星也伏辰辰日月之交會也辰古

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六月丙子朔日在辰月在天策也伏

辰辰在龍尾辰辰在龍尾均服振振取號之旂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振

之責責天策燎燎火中成軍號公其奔責責責責責責

星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燎燎近日月火中而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以上國晉荀瑶伐齊視齊師馬駭逐驅之

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

守邕于宗社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

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王辰戰

于邕丘邕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承聚

氏也○鄭耳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

姜姜氏問辭辭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離反下同

林氏曰言辭辭曰兆如山陵之多有大夫姜氏曰征者喪

雄德冠之利也林氏曰言出征之夫而喪失大夫圖之衛人

追之孫則獲鄭皇耳于大丘刺孫林氏子○襄公

子曰易有大極大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

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易又曰是生兩儀太

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二而

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

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二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

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皆謂此也易又曰兩儀生四象兩儀之上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下儀法三

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畫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

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

之則六者二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三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

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

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

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四者皆謂此也易又曰

四象生八卦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八於是三才

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

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



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

一變生木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  
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  
化之二神謂曰音陽主戊之屈伸主來賓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之對若宜反相息亮反下同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

子苟與孔燕鈕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要協晉

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在二 嫺始生子名之曰元麥繫

不足不長羽行 羽行謂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至其社稷 林氏曰尚庶幾也言元庶 遇屯三三 屯張倫反○

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 林氏曰嘉善也庶 遇屯三三之比

三三之比 志反○坤下坎 以示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亨許

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長丁丈反○言屯之元 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善之 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

足誠非全人不 且其繇曰利建侯 繇直又反嗣吉何建建非

可列為宗至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 上 筮

嗣也 林氏曰嗣子有常位故無所上又無所建今 二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皆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衰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於禮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弱足者

居則則偏弱居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

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利居元吉利建 故孔成子立

靈公 靈公元也○昭公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莊叔穆子 遇明夷三三 離下坤 之謙三三 艮下坤上 謙明以

示卜 楚丘 姓名曰是將行 先出奔 而婦為子祀 祭 以讖

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明入地 日之數

十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

雞鳴為上夜半為見人定為與

三三為卿 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感位公諸侯降於天子

其三為卿 故其位居於地二卿大夫也降於諸侯故其位居

三 日上其中 故以當王 食日為二公且日為三卿明夷之

三 明而末融其當且乎 融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

當且 故曰為子祀 莊叔知為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

于飛 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不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

於日為未融 象日之動 其動不爽君子象之 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 在明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

食 且位在三又非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

南方故為火離變為艮為火焚山 於人為言 敗言為讖

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八 上 筮

為讖所焚 故曰有攸往至人有言言必讖也 離變為艮故言

燒故至人有言言 純離為半 離上離下離畜牝牛 世亂讖勝

而見敗故必讖言 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半 離焚山則離勝世亂則讖勝山

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半 離焚山則離勝世亂則讖勝山

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 謙道冲退故 垂不峻翼不廣 峻高也

故不 故曰其為子後乎 知不遠 君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廣遠 故曰其為子後乎 知不遠 君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昭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襄公二

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棠公之妻東郭

偃之姊也 林氏曰棠公齊棠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 色也 使偃取之 反○為已取也



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武子筆之遇三三  
坎下兌之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古子示陳  
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墮妻不可娶也  
風能阻落物者變而陷落故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林氏曰六三處三陽之閒  
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之象六三上六非陰陽從敵困于  
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  
澤之生物而險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  
困必死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時危死期將至妻其可  
得見耶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  
歸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婦曰娶言棠公已當此  
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又作釐力之反

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杼弑之○襄公九年夏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薨於

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太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

之入前後說者皆不通遂謂指為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

曰是謂艮之隨益五爻皆變第二得八故不變愚按乾交七

九坤交六八此其大比也然乾交用九而不用七坤交用六

陽不用七又故少陰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

今三爻上爻以九變初四五爻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文公

之說所發明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

易占爻變得隨卦而論之林氏隨其出也林氏曰史謂隨非

君必速出林氏曰君謂穆姜必姜曰亡亡猶無也○亡是

速出不久居東宮如字或音無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  
史據周易故指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重  
吉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重  
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林氏曰元始也元  
於德為元於五常為仁故曰體之長亨通也亨之為義於時  
為義於時為利於德為利於五常為義故曰利宜也利之  
正也貞之為義於時為冬於德為貞於五常為信故曰貞事  
之固也體仁體元也此而效之謂之體體法於乾之仁乃為  
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  
非禮豈得為嘉又安得為亨乎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  
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所以能幹事也言不誣四德乃遇  
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  
非吉事○長丁丈反嘉德易作嘉會

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

不可謂利乘位而效不可謂貞林氏曰婦人卑於丈夫固在

不可謂之體元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不仁之事不

亨嘉作而自害其身幽廢於東宮不可謂之利物棄夫人

名○與首領發言交反徐如字指叔夜音效有四德者隨

而九往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

弗得出矣以上春秋左氏傳○季季子立林氏曰立而不

禮於南蒯南蒯者魯大夫也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季氏子更其位更音庚我以費為公

臣子仲許之故南蒯公子慈謀季氏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附按南蒯懼不克出季氏以如志

已同費弗克平子怒令執費人治臨夫諫以樂者衣儼者食

費民來歸南氏亡矣平子從其言費人果叛南氏十四年春



猶有勝也。然雖吉未也。本義曰：後崩果敗，此可以見占志也。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者各也

綬士女皆用大綬綬頒冰始蠶祈麥攻駒猶馬王狩陳鄭章十  
一而已豈所謂今之善者止于斯乎孔子有取于夏時以建寅



之書曰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何不編  
孔子之書而征之開乎孔子倘見此書莫不曰行夏小正而曰行夏  
受乎或者信其說遲胡波家書之周月解曰不章之月今特本諸  
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  
也于道苟無損益雖謂出于孔子之壁成于堯舜之時謂之古書  
則可矣吾安敢信哉○附按梓諸本皆誤刻梓說文  
梓引取也步候切與抱通此處用梓字音義無謂

傳曰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而後言鄉者何  
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數色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

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長丁反九月遵鴻鴈先言遵  
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遵而後數之則鴻鴈也遵特何不謂南

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附按鴈春赴塞北秋抵海南  
九月見其自北而南月令其南來北來言之則曰來小正  
主其北往南往言之則曰北鄉曰遵遵音遠迤邐去也立文

異記鴻鴈之遵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遵  
者也附按傳不謂南鄉釋謂遵不謂鄉不記其鄉又釋記遵  
之月鴻鴈來是不必當九月也先雉震雉震也者鳴也鳴也

者去後者遷去可不復言其方矣雉震雉震也者鳴也鳴也  
者數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

雷則雉震相識以雷附按傳因震字發義震為雷正月陽  
月也而氣之相感物先見之故聞雉鳴則知其魚陟負冰陟  
必雷而特未聲聞耳故月令二月雷乃發聲

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耕農耕未耕束也束其末云爾者  
用是見君之亦有未也附按傳以束末將用謂君有事于末

初歲祭未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附按傳以暢言  
于始用時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

祭之也

或曰祭韭也而有見韭而也者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

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

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附按月令東風  
正月申風至註以猛風即東風之甚者解東通卦驗云  
此後大似與猛同義而傳以為南風未詳寒日滌凍塗滌也

者變也變而煖也東塗者東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

噉鼠也噉戶反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

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傳本獺下有獸字舊注祭也者

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

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獻傳作獸

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

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

于公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  
芸為廟采也舊注云芸似鞠則見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  
見者或再見爾初督麥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



從蒿故發之纔先見者按傳舊云見實而視之則縞也之謂  
與木鴻鴈通而記曰遷鴻鴈同篇中于草木之榮秀禽鳥之  
飛鳴多用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桴伏也伏扶  
此文法粥養也

二月往稷黍禋稷音麥初後羔助厥母粥綴多女士丁亥萬用入  
學祭餽餽位榮莖榮莖隱反○附按爾雅莖名苦莖如米沙食之  
有甘也故詩采藻見小蟲抵蜺蜺直其反○附按蜺為蟻子蟻為  
蠶蠶始振蓋先時衆小蟲在穴者伏氣生子來降燕乃睇睇特劍  
鯽鯽常有鳴倉庚榮莖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二月往稷黍禋禋單也初後羔助厥母粥後也者大也  
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夏小正 二月傳 四

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某人戴

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樂音洛○喜羔

牛羊腹時也傳云牛羊膏綴多女士綴安也冠子娶婦之時

也冠古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入

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餽祭不必記記餽何也

餽之至有時美物也餽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

其時榮莖來繫莖采也大戴作采色○附繫由胡田胡者繫

母也繫方物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蜺昆者眾也由

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附按由魂魂其先言動而後言蟲

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推土蜺蜺卵也蜺魚

短反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  
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其能見其始  
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眈也眈音眈者視可為室

者也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入內

也參所見反○劍鯽以為鼓也附按月令取鯽在季夏與此

魚各皮可為鼓義與此傳同然皆未指即鯽也後人或傳會

之用未詳諸說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

芒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

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附按古穉莢字通始生之秀

采其最先者特供廟祭之豆二月榮莖時其穉莖

見乃收治之備供賓客君蓋諸豆因而以之紀時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夏小正 三月傳 五

三月參則伏附按此月以昏時參星入于西方東夜伏不見者攝

桑委楊輝羊穀則鳴穀音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附按宮

也即禮記近所參星者正月月初昏見于南方之中星也拂桐芭鳴鳩

傳曰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士大戴星無時而不見

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配之急桑也桑楊楊則

花而後記之委亦作桑○附按委楊二字不可曉羊有

相還之時其類辨然記變爾或曰辨無也辨丁穀則鳴穀

天蟻也蟻音蟻○附按蟻即蟻也短翅頒冰頒冰者分冰

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附按識苦識也即妾子始蠶先妾

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傳本云當云事



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

小旱田鼠化為鴽也鴽鳥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

風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

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

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月則見見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也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曰以將日星見于

時雨洗洗攻駒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

而引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附按周官校人

特亦為駒駒不可乘用此攻駒即

五月初見見星見南方者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浮游有殷鳩則鳴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之與五日翁望乃伏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夏小正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附按參三星

浮游者果哈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有參月參也參丁丈反○大戴月作日以十月參夜一則

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參日云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瓜也者始食瓜也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



只限之與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故灌藍蓋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附按月令疏載惟氏說云灌者聚生也言開闢此養生蓋分孩使之稱散又字鳩為鷹唐胡鳴唐胡鳴者度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實也灌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關而記之附按經中疑當作心中短關馬分夫婦之駒也夫婦一作將關二字未曉傳本關作關問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五月初二日 寅時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擊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地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傳本地作桃註云按地也物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地而無桃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桃桃者山桃也當作桃蓋傳寫鷹始擊始擊而言之何也諱熱之辭也故擊云傳本之誤有言

七月葵藿養官反葵丁也犀狸子擊肆附按狸本字理似沿源生華葵死華芳反音犀狸力制反犀音漢案虎寒蟬鳴附按月鳴者一名寒蟬似蟬而小初昏織女正東鄉鄉音時有疎雨灌

斗柄縣在下則旦縣音懸附按此月以初昏女星見于西方星連星中連星謂斗星也斗星既中則女星在斗星之東或東字是西字之誤又或誤一御字與

傳曰七月葵藿養未秀則不為稻黍然後為藿華故先言

葵狸子擊肆擊始也肆達也言其始達也其或曰肆殺也澹

涼生華渚下處也有渚然後有渚有渚而後有華草也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華秀華也者有馬語也附按爾雅華秀華也又萍萍其大者蘋水上浮萍詩所云采蘋者也又萍馬語也

若可以為指詩傳以馬訓當作非萍然本文指萍似謂野萍漢案戶漢也此三字無案戶也者直戶也言

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蟬也分反初昏織女正東鄉

有霖雨灌茶灌聚也茶藿華之秀傳本有為蔣椿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五月初二日 寅時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地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傳本地作桃註云按地也物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地而無桃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桃桃者山桃也當作桃蓋傳寫鷹始擊始擊而言之何也諱熱之辭也故擊云傳本之誤有言

八月割瓜立校割果果零果力反丹烏羞白鳥附禮記子疏白羞若

以白鳥為珍羞故辰則伏鹿人從獵為鼠參中則旦初昏角星入

云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獵為鼠參中則旦

于南方者識其時辰於龍之角星

傳曰八月割瓜割瓜也者著瓜之時也立校立也著黑也校

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衣去聲割栗割也者

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割也栗大穀

烏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蚊蚋殺反



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蓋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傳本無而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大戴錄上一從字○附按物類考鹿孕子于仲秋傳前解人從謂牝牡也人猶人道之人鹿性善散由離羣無時故記時者于從不于離之入羣猶人之居幽也君子不以爲言故更一說解之鹿爲爲鼠參中則且又善聚後解則以衆聚爲羣

九月內火內音遊鴻鴈遊音主夫出火附按主夫夫疑作火主火事之官如周官司燹司烜

之陟立鳥勢熊黑貉駘駘則穴貉莫白反移易各榮鞠樹麥居反應音伯應音生

反王始喪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

傳曰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遊鴻鴈遊往

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立鳥勢陟升也立

鳥者爲也先言陟而後言繫何也陟而後繫也熊黑貉駘

駘則穴若大戴穴作太非○附按立鳥陟去入勢也駘

助榮鞠樹麥大戴無樹麥字傳鞠樂而樹麥時之急

也王始喪王始喪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衣去辰繫于日傳本

此字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辰也○附按注內字字疑是

句字之誤又今據傳本正文內無此一句傳內有之疑宋子

之所見別一傳本與○又按傳本傳內有此句正又不知其

詳仲秋日在角角爲大辰辰與日入故夜伏若季秋日在

辰與日不相及疑九月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宋

句乃八月辰則伏之傳誤脫於此雀入于海爲蛤常入也

十月附按初昏南門見見音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于

淮爲疑織女正北鄉則旦網許免反○附按此月或以初昏

淮爲疑織女正北鄉則旦網許免反○附按此月或以初昏

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附按黑鳥

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

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爲疑織女星名也傳本注無玄字傳作

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云疑屬上則然亦非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附按筋華疑音人不從隕犀角

傳曰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者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陳

筋者省兵甲也音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

通附按書云商夫時音人蓋有事供奔走之小隕犀角隕墜

也日冬至陽氣至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廣角隕記時

焉爾

十有一月鳴附按七即玄駒音賁音納音卯音蘇音蘇音賁音反○附按

無蘇音本作蘇而註爲蘇賁反其爲蘇誤可知蘇則即虞人入梁

狄反音歷草木疏貌于此無涉傳本亦作蘇今改正之

隕犀角

傳曰十有一月鳴七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七者何也



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黃玄駒也者蠱也豈反黃者何也走

於地中也納別赫明赫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

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王設罟罟者也古音隕虞角蓋

陽氣旦暗也故記之也附傳氏本曰月令仲冬廣角解與小

之蓋衍文戴氏因○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昂畢見日短極

甚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

北指陽氣虧附按腐疑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

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附按起一之起日行月

一次而周天曆舍千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與與

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

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

著時應春三三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三氣小滿夏至大暑

秋三三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三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養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

之極不易之道又反夏數得天百工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

夏降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

公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祗若天時天變亦一代之祗亦越我

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

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此際見汲冢周書雖出近世所

又無悖理者○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

今姑存之

見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

微曰收而場功備而春楊營室之中主功其始火之初見期

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

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

廢先王之教也詳見聘義○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虛職反

濫苦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晉綱曰古

有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爾取各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眾音孤爾音柳○降下也寒氣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

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始

震魚土水蟄祭魚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今謂習也

起魚涉魚水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

唐云孟春蟄發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藉魚

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宜音嗟藉父利反爾音老反○孕懷

宜免鼈鳥孕也禁禁不得捕也藉藉也槁乾也又不得取

故於此時撻刺魚鼈以為夏儲也卓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

鼈助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羅設罝以實廟庖

畜功用也單注作里音主鹿音鹿音許郭五各反○單當

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

實廟庖以獻貴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

也且夫山不槩梁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長麋虞鳥翼穀卵

蟲舍蜺蜚蕃庶物也樣仕雅反葉五連反鯢音見鯢音而長

丁丈反鯢音倪葉一老反故古候反舍



音陰紙音運蝶音公○擇邪所也以株生日樂神木未成日  
天賦魚子也蠶未成魚也處于日虜藥子曰與翼成也生荒  
日發未乳日卵蛭蟻子也可以古之訓也○縣子問子  
為醢蟻蟻陶也可食舍不取也  
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正為非乎  
縣音懸○縣于填言夏以建寅為正夫子是之則商子思曰  
周以子丑為正乃非乎○補注若時之時作是字解子思曰  
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亦然○附按得天數之全故堯舜  
猶言恰與天合蓋當春分之時據堯典平秩東作自中星馬  
是初昏時二十八宿布于地上地下之四方每七星各居其  
本位又寅卯辰在東方分四時言東方即春之位也斗柄指  
此三位則當以東方正二三之三月為春時而正月自宜建  
寅矣故曰恰與天合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  
注言全似別屬一義  
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湯武革命所以應天故變夫  
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受命於天者  
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受命於天者  
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受命於天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夏曆十月初

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  
是以夫子云孔安子

月令第四十八 凡一十

王朝禮三之下此小戴第六篇乃漢儒取呂不韋集諸儒  
所著而記以為禮者也其略例與夏小正  
同而尤備之雖不盡出三代授時作事之法而先王時令  
亦多具內可由此以見古禮之存者其非古禮各條不可  
盡得別白要亦諸儒一時之說與戴記之偶有誤訛者等  
也故今仍其全文錄以為篇○附按此篇舊本合為一篇  
要亦析之○又按東漢陳氏云呂不韋集諸儒者十二月  
紀名曰呂氏春秋篇目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  
月用夏正今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為此  
篇今詳如是則本篇為戴記而朱子所云呂氏春秋又與  
本篇異者乃  
其原本耳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參所林反○孟與也日月之  
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

而外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  
寅時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  
視時以授人事○疏曰營室辰為歲首蓋是亥次之號辰兼  
連星宿若月初之時日在營室辰之初月半之時則日在星分  
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月十二分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  
皆據人略不細與曆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但一月之內有中  
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  
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  
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淮南子時則訓  
篇無日在營室字有招搖指寅字○唐本作正月之節日在營  
初某星某度若日在則盡一辰歷數宿三十度餘但日在營  
日不見星于夜見星不見日何以指據月令所言日在乃與曆  
中星相參而見耳今詳自每日右旋行一度則自正月入中氣後  
至將入二月中氣無時不在亥宮已自有據且日將出星猶見時  
及日初入星已見時皆可以察日在何星非但據昏明中星而  
取也或又疑十二月所舉日在與中星大約皆在朔中二氣之間  
疏并及月未似未細按今詳疏言或舉月末者謂如月令九月之  
房在卯宮僅有二度是也且日必得中氣乃入本月之宮而月令  
所言日在卯宮之舉雖其至早者亦必在入本宮八度之後然則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安有得云在朔中二氣之間者乎即知疏所云前星已過後星未  
至者俱當就月令言今云或月節月中之日者非是也蓋欲活言  
月內之日當云月初月中今云或月節月中之日者非是也蓋欲活言  
氣中氣則必在得中氣以後為一定而不易者也其曰甲乙之  
言輒也日之行素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字  
甲自抽軀而出而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疏  
乙八反○准此上有其位東方下為盛德在木字○附按彥醇馬  
氏云十日分麗于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為木王也而  
丁用事於夏為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為土王也庚辛用事於  
秋為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為水王也今詳此日乃歲月日時之  
日十干之名原以五行循環分道故月日時中與時消息為王相  
休廢之運亦月之日獨言甲乙者見月日時中與時消息為王相  
以二千為當今也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反下同○此蒼精之君木  
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字皞氏句芒少皞氏之子  
日重為朱官○重直龍反○疏曰大皞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  
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准無此二句○附翼  
正陸氏曰天橋五行于四時以生萬物故王者必祀五天帝若五  
帝及五神皆有功德于民者也故祀天帝之時即以配從陳氏  
云帝則配以大神而從以句芒夏則配以炎帝而



氣通其有于木也自當然秋陰剋乎陽克而未腴殺于肉故味辛  
外故氣焦其行于火也自當然冬陰極沉于內其祀戶祭先脾  
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于藏直脾脾爲  
尊戶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與祀尸之神  
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三脾一臂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  
饌于筵前迎尸啗如祭宗廟之儀○疏曰祭尸之時脾臂皆有但  
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脾最在前而當夏  
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春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  
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  
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  
主五臟則不然又曰宗廟之祭○疏曰祭尸之後始祭饔豆及黍稷  
祭尸之時已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  
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也○附農師陸氏嚴  
陵方氏曰尸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又木  
數奇木性數皆尸象故其祀尸門揭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  
數爲陰入之時又金數耦金性欽皆門象故其祀門○附按五時  
之祭各有所先注家惟于五行生克之義推之不可盡通故據牲  
傳禮經傳通解卷之二十九月令條

禮上下論之然亦無義謂今詳內則言春宜羔豚膳膏薺四時皆  
取其王者所以養生人也若祀五祀則以神道事之故反是而以  
四時之所克者爲先惟中央與冬不合者疑中央是先腎冬是先  
心原文互訛而注未及察而改正也至于注並及所後惟其主牲  
位南首一說故于夏秋中央皆肉三皆用肺心肝而交錯之于春  
冬又皆用脾臂而春則腎二冬則脾二雖亦似有條然于義無取  
也今謂五時之所先者既皆所克則所後者皆以

夏時之心肝爲式而改其不合者庶同爲一例

東風解凍蟄蟲  
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獺他達反○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  
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  
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  
驚蟄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疏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  
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不入禮  
曆時改之也今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者先出爲古不入禮  
記者後出爲今○呂氏春秋及淮南鴻鴈來皆作候鴈北○淮南下  
有燕字上下有負字○唐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  
振後五日魚上冰仍以獺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

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戴音戴上衣去聲後同  
皆所以順時氣也清



陽左个天寢東堂北偏轡路有虞氏之車有窗和之節而飾之以  
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尙樂  
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貴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  
服皆所取於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  
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  
以視朝與此皆殊端音冕呂路作轡倉龍作蒼龍倉王作  
青玉八風水樂柘燧火東宮御女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  
羊服八風水樂柘燧火東宮御女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  
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南之東爲青陽右  
明堂左个南之西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青陽  
之南即南之西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青陽  
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  
爲玄堂左个中央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  
个則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乃明堂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乃  
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春

遺意此悉也是心附按彥醇馬氏云王者向明而治故謂其堂曰  
明堂而此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太  
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草廬吳氏  
云鄭氏以爲大寢乃聽政之所月燭之間設闕閤四時皆南向而  
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夏秋三時皆不南面及四方偏  
其位不正非可以聽政之所皆于古制不合事宜不通或者遂謂  
此五室十二堂四門之制本文兼有明堂太廟大室之名註疏家  
見與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皆五室略同因以爲廟寢堂同一制  
寢各有專事明堂者郊外大廟觀施政之所雖宗祀祀享有疑王  
廟而明堂實不可以稱太廟也太廟者宮左春祀先王先公之廟  
雖侯氏親茅亦登于堂而廟堂不同廟者宮左春祀先王先公之廟  
也廟亦有寢而廟寢不同宮寢犬廟實不可以稱太廟也犬寢者  
人君日聽政之所前有三朝在明堂後有五寢皆小寢也犬寢者  
中爲大室宮寢之堂而不可稱明堂更不可以稱太廟也犬寢者  
者爲古今據其散見各篇爲門庭室者推之多不似此等制度  
疑此五室十二堂四門之說出於先秦諸儒借古堂廟寢之名而  
倣大其規模以爲天子所居以奉天祖朝諸侯聽政事者皆當如  
此崇闕而創爲此制立文後橋冰樂其制作之盛咨義之美相與

引述褒大又獨指爲古明堂之制而傳會增潤以成其說注家不  
察據以釋經不顧其安矣今詳朱子但謂十二室及中央爲九  
室其時之方位開門而未嘗疑其不可以聽政蓋南面而聽政  
者三朝之制也若明堂則更隨天之時居其方位以聽政以此上  
奉天下治人有何不可而必當南面與然馬吳二氏之說雖似有  
理而未免拘滯況朱子明言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於季十八  
日天子居正此禮若不宗朱子而但好疑必不免連古人所有者  
即可信其有無矣馬吳亦皆好疑之流耳惟是或者明堂大廟大  
寢之辨則至確矣此制僅爲明堂而于大廟大寢自無涉注家幸  
合減誤矣○又按禮記內則周官庖人食醫職內具職古人制事  
飲食之法大要物類陰陽五行四時之氣以生古人取精用宏自  
皆因其理但二氣五行變化于天產地產應類者不可方物古人  
洞識物性精察生靈纖微曲折于其故各有所取宜致用而不可  
以粗述梗概之一說悉之也月令專主四時五行取義以五穀五  
牲配食爲宜意亦本內則周官爲之而又有其所以然不可得  
曉解者悉依附漢儒五行傳爲據用以推通月令之說又不盡符  
遂不得以此以相生相克相合之通義轉轉周旋其說卒無二意之  
貫通者此亦以粗述梗概之理不足以盡古人制事制物之意而  
說之不中反拘滯無以達其本旨惟不執故能不拘一端即凡周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春

見學識之有徵信者傳焉疑者闕之而幾不謬○又按此節自所  
居以下凡車馬載旂衣服食器之類皆依四時五行分配爲法馬  
氏歷舉古制之載于周官者指之如車之五路馬之六種旂之五  
常衣之六服膳之四膏四宜服玉用器之異數與此無一不合者蓋  
古聖人制器審象物理隨事制宜各爲義法而不拘于一道若微  
微焉手車旂服器色之末以爲順時奉天之道所在而一以義  
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也信然後儒亦不必一一曲爲之解矣是  
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天子乃齊先悉也○齊側皆反下同○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  
皆前月十日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雖十  
二月之時即行立春之事○呂氏齊皆作春○准無是月至此一  
節○唐無是月也以立春室太史下有以先立春三日字之作於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  
公卿諸侯大夫於○迎春祭饗帝於東郊之兆也  
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歲般禮也周







恐以火誅相驚○疏曰已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寅爲天漢爲天  
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但說言以火相恐動耳行令失之于前  
氣則應之于後春夏秋應惟在當年冬則應在後年凡孟月失令  
則二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  
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呂湛晦作乃○補注東漢陳氏云  
言人君于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惑召咎證如是後皆倣  
此行秋令則其民大疫中之氣乘之也七月秋風暴雨摠至秋必  
○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爲疾疾  
○呂焱作疾摠作數淮唐焱作飄○淮摠作總黎莠蓬蒿竝與  
兮反莠音門○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摠首穗不入摠音至  
生氣亂惡物茂稗章勇  
反○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疏曰考靈耀云日中望鳥  
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淮雪作雨摠作雪種  
言欲句下有正月官司司空其樹楊○附農師陸氏曰天地一人之  
司星也今小不耕五行相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後人藉  
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說涉于迂怪則又不然○補注東漢陳氏云  
傷折也與犇獸驚鳥之義同○附按舊說當此十月之節而行  
被三時之令則是變天地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  
以類應焉氣之所召然爾今詳此亦本疏說以毋變三句爲行令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春  
不可失時通領之辭夫以此三句戒辭而言于上下犯令之罰且  
其言渾括故上承下起皆能闕通但記文是言或誤行何令皆有  
咎証耳非謂當一月之節而行  
萬三時之令則舊說亦疎矣

右孟春第一章

仲春之月日在奎<sub>中</sub>弧<sub>中</sub>且建星<sub>中</sub>  
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東界南建星在斗土○說曰餘月昏旦中星者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并建星近斗并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呂氏作弧○淮無日在奎字有招搖指卯字○唐作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晉東井中曜箕中斗建卯位之初○補注東律中夾鍾夾鍾者夷則之所生  
滙陳氏云奎宿在戌降也之次律中夾鍾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階之細○諸本此句上下並與孟春文同今從唐本刪後  
始雨水始蟄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皆記時候也倉庚鸞黃也鳩鳩鵲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呂始作李淮作桃李始華○唐無始雨水字作始蟄之日始始華後五日為以鳴後五日鷹化為鳩○補注東歷



氏云王制言陽化為陽秋時也此言曆化天子居青陽大廟

東堂大室○淮居作朝于○諸本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此句下與孟春文同今從唐本剛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少詩言反○助生氣也○淮以此一節屬下文○補注東漢陳氏

云生氣之可見者莫先于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

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

十五○云君履后土者別句龍為配社之人命有司省園圖去極

又言爲后土之官○淮唐皆以此屬下文

以禁守禁者若今別獄矣往格今械也在手日格在足日極肆謂

至刑畢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押治人○淮肆作替下有養

初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十六字○附子客應氏曰

刑而與按按則輕重不倫○補注東漢陳氏云固牢也固止也

也○云周曰國主殷日美里夏曰鈞臺固圖索獄名也止謂論使息

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解况朱子注生民章引張子及蘇氏說已有定論矣學者生朱子

後其說解必遠遼萬不能逮朱子一切尊信朱子即得察過何可

背之而妄議○又按陳氏解郊禘祫爲配天今據此祠之故宰祠高

禘祫未見其爲配也○又按陳氏解郊禘祫爲配天今據此祠之故宰祠高

后如師九嬪御女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

陵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卽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

每九人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

矣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今有嬪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

獨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祫下其

子必得天材○淮無是月也至是節○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

唐此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祖九字

始電聲震威動啟戶始出乃作始無始電字動下有無字無啟戶

始出字○唐以此一節屬上文無無始電字動下有無字無啟戶

字○補注東漢陳氏云啟戶謂始穿其穴而出先雷三日奮木鐸

以今兆民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以今兆民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以今兆民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看



與厚出之義不合○又據注今月令卽呂氏春秋已解見前孟春章東風解東疏內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淮無是月也字命作乃禁○唐野虞作有司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慈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和聲趨農急也戴勝○淮拂作奮勝作且曲植籬筐植直吏反籬居呂反筐邱重反也○疏口方言江淮間謂之曲關西謂之薄江淮間謂之植關西謂之櫟○呂曲植籬作狹曲蒙淮作櫟曲莒唐作乃修籬器○補性東淮陳氏云植槌也所以架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曲與籬篲者筵圓而篲方

省婦使以勸蠶事鄉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雷養蠶也雷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治蠶執養宮事母親去容飾也婦使縫紵組紃之事○呂勸作力○淮無親字躬作親無禁婦女母觀省婦使字○唐規東鄉躬桑作享先蠶而躬桑無禁婦女母觀省婦使字○補注東淮陳氏云禁止婦女使不得爲容觀之飾減省其箴線縫紵之事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季春

皆以勸勉其盡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力干蠶事也

情繭古典反共音恭○登成也救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呂情作墮○淮唐無此一節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

良量音亮筋音斤○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軋幹有當用脂者良善也○疏曰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也故云器之木○呂淮或並作但器之材模總謂之幹不獨指弓幹

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

量作命五庫令百官審無齒羽字○附嚴陵方氏曰五庫之量百工所治之材也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于五材也先儒別而爲五拘矣○遷臯方氏曰金鐵皮革箭幹爲三庫其物多也筋角齒羽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其質細也○附按箭幹如禹貢杗可以爲弓幹箇條櫟可以爲矢幹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母悖于時母或作爲滯巧以滂上心之類

監工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監之曰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國有大恐  
 以水相驚○疏曰上孟春行夏令爲火說此季春行冬令故云  
 水說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說言相驚水竟  
 不至也○附按各月所犯之令似雜亂實有次第也孟春則以夏  
 爲首次秋次冬至仲春則進一步以秋爲首次冬故謂之復始次  
 夏至此季春又進一步故以冬爲首乃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  
 次夏次秋焉後三時之孟仲季皆倣此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  
 不降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山陵不收高者勝於熱也行秋令  
 鬼鬼爲天尸時又有暑也○淮收作登行秋令  
 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兵革並  
 起陰氣勝也○淮此下  
 有三月官鄉其樹李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者日月會於寅沈而斗建巳之辰呂作旦須女中  
○淮無日在畢字有招搖指巳字唐作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  
○中戰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補注東遷陳氏云畢宿在申寅沈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孟夏

經 113—297



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疏曰事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呂尉作封○淮遂作選長大作孝弟○唐大尉作相榮作傑○今按後筆養壯俊字當屬此長大之下蓋簡錯也○附東瀝陳氏曰長大以力育王制言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丁浪反○使賤之養○唐執技論力是也○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丁浪反○使賤之養○唐此下云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命有司禱祀山川方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又別分一章云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四出輕繫是月也總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廬○淮母有壞墮○墮計規反○亦爲逆○附朱氏曰長高謂隄防巳于季春修母起土功母發大衆爲妨利矣至此又繼之增之母使壞墮也○母起土功母發大衆爲妨之事○淮起作興母伐大樹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綸○初服暑無母發大衆字○唐作天子初衣暑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服○補注東瀝陳氏云綸葛之細者○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行下孟反下同爲手偶反○重教之○呂無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孟夏



子飲耐用禮樂此始成與草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  
云大飲燕此言用禮樂互其文○疏曰若漢嘗耐及春秋見于嘗  
耐皆謂在廟祭而獻絜與此別也○呂無用禮樂傳曰有行之是令  
甘雨至三句字○淮無此一節○附馬氏曰春秋傳曰見於嘗耐  
九旒播焉則在朝者也爾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駘彼公堂稱  
絃歌則在朝者也漢耐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耐用禮  
樂宜亦在朝矣○附按正陽用事天地歡欣民物盛大天子與羣  
臣飲耐天暢和樂之義享天運遂人心以示交泰之極  
也古君臣燕饗多矣皆因事行之爲此飲耐爲特舉  
孟夏行秋  
今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數所角反○申之物乘之也  
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  
四鄙入保  
今氣爲害也歸界上邑  
小城曰保○淮鄙作鄰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長日  
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之多之氣乘之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蝗音黃○寅  
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  
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呂淮災作敗  
秀草不實氣更生之  
不得成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夏

經 113-299







呂身下有欲靜字○止聲色母或進進猶御兒也聲謂樂也易及  
 淮無處必字掩作慎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  
 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淮止作節無母或進  
 字○今按止聲色慈亦處必掩身母蹠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  
 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此難薄滋味母致和氣爽此時傷人  
 以爲非也注文義其指矣  
 淮無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呂備作退呂唐音欲  
 此句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  
 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母或動躁于舉動母或御進于聲  
 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受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百官靜事母刑罪罰之事不可以罰今月以定晏陰之所成晏伊  
 見反  
 ○晏安也陰稱安○疏曰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掩身母躁恐于  
 陰也怪色繁事爲助陰靜故止之不清靜微陰始動不可動于陰  
 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可正身  
 中安陰之所成就○附子容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  
 貴于安靜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吳氏曰晏爾雅云柔  
 也止內而掩身外而保養皆是順時保護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  
 漸至于完備而無所感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附按先儒之  
 說皆以養陰爲義聖人於陰陽始生之時皆安靜以養其微生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中夏  
 長也蓋以人事輔相天地之道冬至養陽夏至養陰皆以安靜爲  
 事則又靜者生之本也此禮養陰養陽之意與易扶陽抑陰各自  
 一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解戶買反草木音謀○又記時候  
 上三句已見上文而無下一句此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九  
 字○附嚴陵方氏曰木莖有別於莖草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  
 榮而是月也母用火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可以居高  
 暑陰也○淮作紫民無發火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臺榭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  
 者謂之榭○淮無下  
 三謂之榭○淮無下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子之氣乘之也陽  
 爲雹○呂道路不可暴兵來至盜賊攻劫行春令則五穀晚孰如  
 淮凍作霰道路不可暴兵來至亦雹之類  
 氣乘之也生日百勝時起其國乃饑明衆類並爲害○唐饑作虛  
 長○淮晚作不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氣乘之也八月宿之果實阜成淮早作蚤  
 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淮  
 此下有五月宮相與樹榆



孟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鮮音仙又仙典反然苦代反。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疏曰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巳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諸本解皆作解。○淮無國字。○附錄皇方氏曰舊說鮮潔雖少俱未安蓋穀實必枯黃然後熟而可獲今云鮮而落故爲衆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補注東漢陳氏云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附按八卦之位巽在東南十二支辰值東之南方是辰在巽位也。○言未屬巽者應是巽爲木亥卯未皆屬木之說則引易林謂巽主辛丑未今詳巽六畫皆辛可謂主辛若十二地支則四陰卦皆分其六位之陰巽離兌皆有丑未安得以巽爲上者謂巽之丑未在此初爻四爻則坤之初爻亦爲未四爻亦爲丑矣疏引易林而未確。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附嚴陵行秋引以解注恐屬未確。令則斤隰水潦。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前直奎拳爲禾稼不孰傷於水也。○呂氏稼溝潰與此月大雨井而高下皆水。○呂氏稼乃多女災。合任之類敗也。○附按嚴陵方氏云以陰氣作稼積乃多女災過盛而反傷之也。○附詳此姤孕多收長養之氣本堅實而仰乘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鷹雉也順落之氣故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鷹雉也儀禮鄉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夏。聖。

右季夏第六章

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疏曰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中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上則每時寄日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在未在其日戊己之言戊宜處于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放在此陳之也。其日戊己之言戊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倅至此萬物其帝黃帝其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曰按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犁則兼之。○附左邱氏曰按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兩稱祭并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至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合康成失之於前仲其豳保銀力累反。○象物體見不隱藏虎其角之手後皆非也。其豳保銀力累反。○象物體見不隱藏虎



十萬萬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處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處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處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處爲之  
 長節皆四時之物。麟羽介介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人爲之  
 體人類獨保身故曰保蟲。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麟羽介介皆不遺  
 之所生。惟人爲保受天地之中氣以生。故以配土。據大戴記。天氣  
 保蟲爲人類明矣。若虎豹既爲毛。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三。  
 類而又以淺毛爲保。恐未必然。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十  
 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宮驕。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十  
 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爲宮。○疏曰。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季夏土其聲最重。  
 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黃鍾候氣之管本  
 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  
 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附朱子曰。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  
 律卿以爲陽生。于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  
 話。某思量得不是。應十二月。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黃鍾。不動  
 十二弦。却挂起應十二月。○厚菴李氏曰。弦于此條論黃鍾之宮。  
 是從來所未發。益黃鍾之宮。另是一物。非黃鍾管也。朱子以律準  
 律通比之極是。○朱子律準之說詳見前鍾律義篇。國語註中。李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中興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中之辰也○呂之月下有

長日至四旬六日字建星作斗畢中下有則立秋字○淮無日在翼字有招搖指中字建星亦作斗○唐作七月之節日在張昏星中曉要中斗建申位之初○補注東漢陳氏其曰庚辛也辛之言更

雲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章其曰庚辛也辛之言更

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有之佐萬物皆肅然收更

秀實新成又因以爲日名焉○淮此上有其位西方字下有盛德

在金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少詩召反蓐音辱○此白精之君金官

字其帝少皞其神蓐收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

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寒其音商三

該爲金官○淮無此二句孤貉之屬生旃毛也

微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律中夷則孟

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破其官壞律中夷則秋

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則三分去一律長五寸

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其味辛其臭腥

民無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其味辛其臭腥

貳其數九成數○唐此下有其性義其爭言其味辛其臭腥

金之味臭也凡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

辛腥者皆屬焉其祀門祭先肝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府

漢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孟秋

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上下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涼風至白

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饗之禮

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蟬謂蛻也

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疏曰鷹欲食鳥之時

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神言鷹于此時始行戮鳥之事

○唐作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天子居總章左

寒蟬鳴以鷹乃祭鳥屬後章無用始行戮一句

天子居總章左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堅音洛○總章左个大窰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

飾之以白白馬黑服曰駱麻實有文學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

象金陽害物入藏○淮此一節云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

白旂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義相避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

鍾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悖戮暴傲

悍而副之以助損氣○唐戎路作白駱路作酒大作魚○補注東

漢陳氏云廉後角也亦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先悉萬反○淮無是月至

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一節○唐無是月也以立秋



大史下有以先立 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詣郊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迎秋者祭白帝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諸本師皆作事天子乃命將帥選反作乃○准無諸侯字於作于○唐無三九字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策俊專任有功以正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呂准子字准士作幸唐屬作屬榮作榮俊作俊補注東漢陳誥誅暴氏云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誥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去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誥誅暴准無以明好惡字遠作四○唐此下別分一章云七月申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昂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應乃祭鳥後五日天

地始肅後五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繕市戰反○准無是月也及其桎梏字○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順秋氣政尚唐此下有斷刑決小罪字○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順秋氣政尚刑字換作禁無 命理贈傷察制視折刑初良反○理治獄官也有傷折執三字 命理贈傷察制視折刑初良反○理治獄官也有傷折執三字

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秋 吳

孟秋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詣郊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迎秋者祭白帝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諸本師皆作事天子乃命將帥選反作乃○准無諸侯字於作于○唐無三九字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策俊專任有功以正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呂准子字准士作幸唐屬作屬榮作榮俊作俊補注東漢陳誥誅暴氏云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誥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去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誥誅暴准無以明好惡字遠作四○唐此下別分一章云七月申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昂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應乃祭鳥後五日天

地始肅後五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繕市戰反○准無是月也及其桎梏字○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順秋氣政尚唐此下有斷刑決小罪字○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順秋氣政尚刑字換作禁無 命理贈傷察制視折刑初良反○理治獄官也有傷折執三字 命理贈傷察制視折刑初良反○理治獄官也有傷折執三字

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秋 吳

孟秋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詣郊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迎秋者祭白帝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諸本師皆作事天子乃命將帥選反作乃○准無諸侯字於作于○唐無三九字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策俊專任有功以正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呂准子字准士作幸唐屬作屬榮作榮俊作俊補注東漢陳誥誅暴氏云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誥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去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誥誅暴准無以明好惡字遠作四○唐此下別分一章云七月申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昂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應乃祭鳥後五日天

地始肅後五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繕市戰反○准無是月也及其桎梏字○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順秋氣政尚唐此下有斷刑決小罪字○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順秋氣政尚刑字換作禁無 命理贈傷察制視折刑初良反○理治獄官也有傷折執三字 命理贈傷察制視折刑初良反○理治獄官也有傷折執三字

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秋 吳



重也。謂其罪。諸本皆無乃字。淮在撓作決獄下有是月也。魯長老授几杖行。稱飲食。唐命上有是月也。必當下有無。已有罪。仍以此一師屬後章。補注東遷陳氏云。刑罰之令。前月已言至此。又申戒之。枉撓皆屈曲之義。謂不申正理而遽法以斷。故必反。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祭瞻肥瘠。察物受殃禍。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祭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太。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行下孟反。祭音忠。中。仲反。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殺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饗也。所饗也。所察也。所視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所不饗也。疏曰。純色曰全。體完曰具。得養則肥。失養則瘠。物色駢動之別。陽祀用騂。陰祀用騂。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必比其陰陽之類也。大謂牛羊豕。不成牲。小謂饋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藹栗宗廟之牛角。捭之屬也。呂循作巡。饗作享。淮無是月也。循視全具字。瞻肥瘠作視肥瘠。全粹必作謂。長短作少。長皆作莫。不無五者以下八字。唐無乃字。宰祝作有司。附農師陸氏曰。五者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草廩與氏曰。一則全具陸氏則肥瘠三則物色短天子乃難以遠秋氣。難乃多反。此難難陽氣則小大五則物色短天子乃難以遠秋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儼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仲秋 兕



經 113—307



申藏收穀之令申至  
再也藏在必行也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內藏收穀入之也倉猶藏也○疏曰于此月之時藏命百官  
不動務收穀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倉猶藏也言心皆趨藏天地  
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謹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穀時  
又開藏無得有宣露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備盡也○附按謂以  
出穀其物以逆時氣  
舉五穀之要定其祖稅之簿○附按云舉五穀之藏帝籍之收於  
神倉祇敬必飭重粟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  
神倉者時祀鬼神之神倉也言天子于此月命冢宰藏此帝籍所收  
禾穀于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後藏必使飭止○正義曰委謂委  
積之物重此粟盛委積之物故內于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康  
稷千畝者鄭康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  
子爲籍千畝畋而朱經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于南郊是籍田  
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爲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藏  
亦敬字經有敬字藏有訓爲敬故云藏亦敬言敬者恒以敬爲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五十二

亦非是夫五帝只一天固不可言莫適下也又疏引周禮太神  
祭然則其所指之帝非大神乎何又言不問卜之大樂不可指爲神  
於是則其所指之帝非大神乎何又言不問卜之大樂不可指爲神  
豈不卜也如是解乃與周禮祀大神享大鬼皆卜之說爲貴通  
豈呂氏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星辰定故不問卜其說似猶有  
而未嘗犧牲告備于天子者謂嘗璧神也天子親嘗帝便有司  
祭矣○附按云四月上帝上帝之後云零祀百神神是零帝之外別零  
祭神故知九月大樂報功饗帝之後云零祀百神神是零帝之外別零  
祭神○附按云此上有命有司比下有是月也也人收穀務蓄菜十  
秋大樂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  
飲酒于大學進衆物亦謂之嘗○補注東漢陳氏云仲夏大嘗所  
後用焉○附按云嘗當在事前乃重物成報祭故特告焉陳氏說  
是而注以爲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經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五十二



凡旬冠弁服義或然也○呂厲下有服厲字准有服廣字呂淮按  
 作操呂服自射○補注東漢陳氏云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罟致  
 也○西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  
 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  
 時萬物以爲主獵則以報氣始起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  
 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丁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其祭四方  
 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犍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  
 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呂于作於○淮無于字○意無是月  
 也以下至此一節○附按或疑疏以此與甫田之詩聯合爲一日  
 非也詩自言公卿力農事者之祭而月令則謂天子田獵之祭也  
 祭力雖同而所祭是月也章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伐木必因殺氣  
 之人與物皆別准無也字  
 出無是月也字章准無也字  
 木黃落已見上文螽蟴咸俯在內皆墮其戶墮其新反○墮爲塗  
 作穴○淮俯作僂無下六字○乃趣獄刑毋畱有罪趣七緣反○  
 唐上四字見上文亦無下六字○附按草木蟄蟲句皆  
 罪者卽決也○呂趣作決○唐無此一節○附按草木蟄蟲句皆  
 起下之文非再記時候也一以見殺氣之行而物之可伐一以見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月令  
 殺氣之盛而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當丁汲反供九用反  
 人之當刑養餘亮反○天氣殺  
 而萬物居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加增也供養之不宜  
 欲所食者熊蟪之屬非常食○呂當下有者字供作共○淮此下  
 有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十二字○唐無此一節○附按  
 祿秩凡上之賜于下者供養凡下之奉于上者皆是也不當謂祿  
 于今順秋令之嚴肅除去之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也始熟也○呂無以犬字○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誰稻作稻○唐已見上文  
 民多饑饉饑音求饑丁計反○水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  
 密之載爲水所浸饑者氣窒于鼻饉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以夏火  
 克金故病此也又嚴陵方氏云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  
 民受是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  
 疾焉丑之氣乘之也  
 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拆也○疏曰十二月二陽行春令則煖風  
 在內伏于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爲外也  
 來至氏氣解情解古買反○辰宿直角  
 哭爲風○呂煖作煖情作墮角土兵不



在季秋第十章

孟冬者日月會於枹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淮無日

斗建亥位之初輔佐東雁陳氏云尾在寅所木之次七星見季

其日壬癸子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閉藏之生時萬物懷王於下榮然萌生又因以

爲日名焉。○淮此上有其位。其帝顓頊其神左。寅顓音專項計玉

北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其子介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淮無此二句。其說分甲  
也。象物開藏也。○三分商去一以主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

其音羽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

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鍾者如汾之

均利器用神應復其數六  
 十周語曰應鍾其數六  
 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季 庚

味鹹其臭朽木之味臭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誰朽作腐○附按以鹽焦香醃制之則朽自是藏氣

但水清明不見爲是氣故別以若有若無解之而又不辨爲何

者必有惡臭其卽水陰氣其祀于祭尤聲冬陰氣盛寒于水祀之

之祭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

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既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轍上乃制腎  
又轉焉即項上又設主于車東祭內腎一神再其他若如祀

門之禮○淮行作井○補注東○淮陳氏云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

祭先心五腎字疑是心字說見孟春章

水爲居。溫藏不見。盛常忍反。見賢遍反。○皆記時候也。大水淮入大輪曰蜃。○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雉入

于淮爲歷。唐作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鷄

亦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

然地然也。然則有蛇。或有一今詳歷分二種。一爲蛤類。爲

不灰是也一爲蚊陽海上蜃氣爲樓市是也鄭以雀爲蛤例之訓

從蜃蛤之蜃而已若書傳雉交蛇生蛟亦變化事之確有者以爲  
比之說亦足據矣又云陰陽氣交而爲虹此特金陽極乎

天子居立堂左个。乘立路。駕鐵轡。載立

族衣黑衣。玄王食黍與稷。其器陶以奄。

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蔬水畜也器陶而奄象

之後材路皆有軫軫是玄色此記云乘玄路玄軫義同昏禮云女

從者卑  
珍立  
呂奄  
作弁  
淮此  
一節  
作天子  
衣黑  
衣黑  
玄  
建  
立  
嫌  
食  
黍  
與  
饒  
服  
八  
風  
水  
灤  
松  
燧  
火  
北  
宮  
御  
女  
黑  
色  
衣  
黑

采擊磐石共兵銀共商孫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葺  
禁禁外姓朝門闕大搜客斬刑殺當罪向上亂法者誅○請本

路皆作輅○唐黑作玄輅作煥○補注東瀝陳氏云黑深而立淺

如朱深而赤淺也閏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饗之天子

曰某日立於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冬 五

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承來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  
應易之天功○呂無以字神○率反作○乃誰無是月○至乃

齊一節冬於作歲于○唐無是月也以立冬字大史下有先立冬

陳氏云不情是月也命大史毀籙蔡出牝齋卦吉凶

諸侯與夏周同大月七日有元氣學士友曰以經三十三年一周布於鄉閭○

其歲首使大史燬龜策與周易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鐸之而不  
廢華瑩璉於兆也今月令曰黜祠祠衍字○呂史作卜燬作禱

祠呂淮笑作策無占兆字卦下有此以察字淮無也字史作祝費

氏曰注疏言兼繫占兆之書非也非經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

商雅云占視也傳雅云占驗也止與審字義同以升卦名有吉凶總

結之。○翼王陸氏曰：兆者，乃龜所折之兆，非龜書之繇文也。蓋龜

總承先卦言也。孟冬爲歲首于族。首命大史。數龜策而以龜。

以知一歲之吉凶亦  
 祭可無有掩蔽  
 阿寬謂

非但玩辭文而易書也



蓋大帥高士節卑也其高卑厚薄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  
 以其器之貴賤而爲之等級○補注東匯陳氏云辨衣裳上裊下  
 裳以布之清盛爲親疎故曰辨亦謂簪敬之衣數多寡也○  
 朱氏云表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于此時而飭裘祀焉是月也  
 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程母或作爲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  
 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効功錄見百  
 工所作器功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  
 容也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濫○疏曰功致爲上  
 者功力密致爲上也○呂准無命字呂唐無或爲必字准程作呈  
 無母或至心必十一字功作堅○附戴陵方氏曰功卽王之所成  
 者効與効馬効羊之効同義蓋呈効之也○彥醇馬氏曰器之大  
 小長短有度功之久近多少有程按則據此以驗彼也古人之寸  
 物無所不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濫功先王  
 所禁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功有  
 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當丁浪反○功不當者取材而器不  
 爲濫巧必行其罪與唐皆無以窮其情四字○附准云工事苦慢作  
 事方氏曰不當者或不能密緻或過于濫巧也○是月也大飲燕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燕  
 十月農事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  
 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  
 有牲體爲祖也燕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氏而飲酒  
 于京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將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騂彼公堂稱以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疏曰羔羊也升  
 此牲體於祖之上故云飲燕此是天子禮詩幽風騂彼公堂乃諸  
 侯之禮故鄭注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傳云詩堂學校也燕正文以禮  
 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于大學也正齒位者約黨正文以此  
 是孟冬黨正國索鬼神謂端祭也與此同月秦國語云王公立飲  
 則有房室此既大飲禮當用房羔牛體之相若黨正飲酒雖饗  
 而用殺羔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  
 當宴是也鄭引黨正及詩有經大飲燕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  
 事○呂准祭作蒸○附戴陵方氏曰燕者燕樂以進祭物也推其  
 進象故謂之大飲燕○元輔陸氏曰孟夏飲酎則序爵于朝蓋已  
 月乾卦用事故注天道遠吸飲醑所以示羣臣之等尊卑而卑卑  
 也孟冬飲燕則序爵于學蓋益月坤卦用事故效地德同位以尊  
 同南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長長而効功也  
 附按燕正飲酒不可謂饗疏中雖饗字有誤天子乃祈來年  
 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祀五祀  
 臘力合反○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



經 113-312



主

白

本

也。







來

奎



無此命字。三字。卿下有土字。無土田。至犧牲以九字。唐凡在

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皇上帝社稷。寢廟山林

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民出。○此下有邦國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

乃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祭廟及百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降

之薪。煥命有司。大難勞。以送寒氣。季冬行秋令。則白露降

介蟲為妖。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龍

成而有朝露。寒氣不堅。凝也。介四鄙入保。○附方氏曰。以秋成

燕。堅斂氣。不固。亦反為妖。○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

全深。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天鳥。老反。○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

也。達胎天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准無國多固疾。生不充

多字。○補注。東陳氏云。胎未生者。天方生者。國多固疾。生不充

疾也。○附農師陸氏曰。季冬有閉固而已。今行春令。故感于外。命

也。易疾而入于內也。多固。○補注。東陳氏云。固謂久而不差。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冬 行春令

之日逆。○製書莫大於此。○補注。東陳氏云。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

不降。水潦消釋。○月官。錄其樹。○附方氏曰。大寒。雪之時。故謂之

時。雪。不降。水潦消釋。○月官。錄其樹。○附方氏曰。大寒。雪之時。故謂之

氏集。諸儒為之。將以繼周而維世者。乃於養君德。來民。聽教。民育

立。又。不能。及。此。漢。與。多。仍。秦。制。此。世。教。所。由。大。變。也。

右季冬第十三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

東雍梁萬方廣菴南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樂制第四十九

王朝禮四之上

節族學士大夫通習之故。以載於學禮。而制作必自王朝

乃取周禮。司樂。諸官。效。工。制。器。諸。工。文。及。它。傳。記。之。言。音

器者。集之為樂。制一篇。○附按。此篇。舊本。

合為一節。今專朱子意。以經傳例分焉。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 樂制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

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

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暴。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

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

附按。天產。地產。陰德。陽德。者。屬天地之言。謂造化萬物之事也。曰

以。曰。作。者。大宗伯。文。例。屬人。言。之。謂。聖人。贊。天地。之。德。而。造。化。萬。物。之。事。

也。而。禮。樂。又。為。聖人。贊。天地。之。德。而。造。化。萬。物。之。事。也。天。地。大。道。曰。生。天

以。陽。德。主。生。而。始。乎。地。之。陰。德。地。以。陰。德。主。成。而。終。乎。天。之。陽。德。

造化。道。本。如。此。聖人。如。其。道。贊。之。于。是。授。天。時。以。興。地。利。是。以。天

產。作。陰。德。也。天。官。太。宰。所。布。治。法。中。之。令。是。也。任。地。利。以。承。天。施

承。二。官。之。後。天。地。氣。化。發育。過。盛。不。可。不。有。以。防。之。所。為。政。事。備

而。後。禮。樂。興。是。其。職。矣。慮。夫。天。產。之。過。而。陰。靜。之。不。得。所。止。也。于

是。效。地。之。陰。德。制。為。有。節。之。禮。範。國。之。使。不。愆。于。中。則。天。產。者。不

至于。過。作。而。暴。矣。慮。夫。地。產。之。過。而。陽。動。之。無。所。制。也。于是。法。天

之。陽。德。作。為。有。律。之。樂。調。變。之。真。陰。陽。之。精。德。產。之。致。也。精。微。此。氣

而。亂。矣。中。和。既。致。天。地。之。真。陰。陽。之。精。德。產。之。致。也。精。微。此。氣

所以。日。野。物。注。所以。大。綱。也。與。此。節。經。文。註。疏。未。安。諸。家。說。義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  
 舍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  
 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  
 就陽位是也○疏曰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故曰  
 律爲之上陰呂來合之六舞之分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故曰  
 序○附按律呂之合詳見下文大司馬條○又按平仲薛氏曰周用  
 六樂分於律十二調而作之二樂用二調奏者堂下四縣鐘聲之  
 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  
 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律爲調欲其相配今詳奏上奏器歌主人聲  
 終只以琴作而不歌者用黃鍾之宮一均其與歌聲間作合作者  
 用大呂之宮一均獨奏者如土尸牲出入以全奏三夏之奏其他  
 皆入鍾與金作升堂卒爵樂閣之類皆是和歌者如登歌清廟下  
 管衆之求凡工入升歌笙入闌歌合衆之類皆是○又按天神卽  
 昊天上帝注以爲日月星辰者非是說見下文受命之帝更極荒  
 唐○又按五帝卽昊天上帝此樂爲祭天神則下文衆天神一壇  
 不應又有五帝說見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大音泰  
 天神篇五帝上帝章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大音泰  
 反○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而所祭於北郊  
 謂神州之神及社稷○附名通劉氏云鄭既謂地而主崑崙又謂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制三



四

五



之奏歌舞分而習之云大合樂者合六樂之奏歌舞徧而習之也  
周備六代之樂編之官縣教之大學用以祭祀饗燕是之謂盛也  
日一祭令舉六樂之爲大耶○又按樂舞至九變如書言簡韶九  
成在以詠以閒之終則爲升歌下管後事亦不似方祭下神之樂  
六變八變皆倣此疑注疏謂下神之樂者非也既非下神之樂  
前奏黃鍾爲陽聲第一舞雲門爲舞中第一此自應奉至尊故謂  
祀天神爲郊而風皇天也奏大簇爲陽聲第二舞咸池爲舞中第  
一此即應奉配至尊者故以祭地而爲社而祭后土也第三四丑  
六固依次各有其祭矣此即舞雲門與皇天同舞咸池與后土同  
而樂又降而不同者既非重出亦非申說尤非所謂下神之樂然  
則所祭何神耶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疏曰蓋天  
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是此  
舞雲門之祀者乃郊天時另一壇所祀之衆天神故經云天神皆  
降也以仍爲天神故其用舞同以尊不敵皇天故其用樂降且非  
祀皇天之正祭故必繫之於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而後爲  
郊時之另一壇者乃闕然也至于郊之正祭反不必言冬日至與  
圜邱者以第一之聲與舞而言祀天神其爲郊天已無可疑矣至  
舞咸池而祭者亦祭后土時另一壇所祭之衆地而皆倣此若舞  
九聲之祭注謂主后稷者則甚是蓋前奏無射而舞大武者以享  
先王先公而此另爲祭始祖也郊天而以舞配已奏黃鍾故黃  
鍾獨用干周廟之始祖而舞則循乎天之雲門地之咸池之後而  
人之至尊則用第三代之磬焉注旁及補祭今詳祭后稷既用此  
樂則祭后稷所自出而以稷配亦用此樂可知前二禮由天地  
而降言之後一禮由先祖而稷配之惟係始祖一人故于此獨不  
言皆也諸家說既未解前二禮爲天地之餘祭又未祭後一禮爲  
專祭始祖故凡將三禮之樂雖極意配合而總不見與上六樂分  
別之義似皆曲說矣○又按或疑此祭天地之樂何謂降曰前六  
奏皆爲陽聲此夾鍾林鍾皆爲陰聲耳○又按上文言六變而致  
天神此節亦言六變上言五變致地而則此八變八字似誤然  
磬是九成九變字自確今未知咸池之舞是八變否姑當闕之○  
樂師凡舞有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敔音弗  
皇作聖鄭司農云敔舞者全羽羽舞者折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  
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旌牛之尾干舞者其舞人舞者手舞社  
稷以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讎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至  
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者持之是也皇  
舞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  
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阜墜以皇○疏曰此六舞者即小舞也若  
于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







氣也七月建酉而長在鵠尾中巳之氣也四月建卯而長在  
無射之氣也九月建酉而長在去火大建坤之氣也二月建  
爲而長在降星辰與建交錯實處如表火大建坤之氣也二月建  
綱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揚也揚之以入之音者以  
得而觀之矣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華鼓也絲琴瑟之音乃可  
故也匏笙也竹笛也○疏曰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南兩相合十  
二律爲六合陽聲黃鍾大簇等據左旋而言陰聲大呂應鍾等據  
右旋而言○附按注原文十二律相生寸分之濶詳載鐘律篇中  
○又按十二律陰陽之合注謂交錯實處誠謂據左旋右旋而言  
其所以當如是配合者何在蓋此即指注最與日一定不易之合  
歲在子月則日在丑官歲在丑月則日在子官故子與丑合也○  
下寅與亥合辰與酉合午與未合申與巳合戌與卯合皆倣此○  
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新夏章夏齊夏族夏  
咸夏鵠夏○齊側皆反祇古哀反鵠五羔反○以鐘鼓者先擊鐘次  
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人大歌有九賦讀爲該鼓之  
陸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日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鵠  
夏公出入奏鵠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日三夏  
儀禮傳通解卷三十樂制  
天子所以率元侯也使臣不與與聞肆夏與文王虎鳴俱稱三謂  
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樂過渠夫子所以  
享元侯肆夏樂過渠所謂三夏矣曰叔玉曰肆夏樂過渠皆謂頌  
也肆夏時通也樂過執使也樂思交也肆遂也夏大也古遂於大  
位謂王位也故周禮曰肆於時夏九王保之樂參也過止也言福  
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使曰降福獲祿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樂大  
也言以役使天子道之合好也故思交曰思交后稷克配彼天故  
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茲謂以文王虎鳴言之則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  
以頌不能具一疏曰鐘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  
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鐘二肆王夏肆夏昭夏三奏見大司樂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四奏無明文或子春別有見陸夏齊夏二奏  
見鄉飲射燕大射王夏惟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  
禮奏肆夏大夫已下不得用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  
始耶夏已下諸侯亦用之杜預註春秋云肆夏爲樂曲各今云肆  
夏詩則九夏皆詩○附原父劉氏曰鄭賈諸儒皆以九夏爲樂詩  
之篇春秋傳稱肆夏云金奏稱文王云工歌則六亡詩乃至樂肆  
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應仲厚氏曰六亡詩乃至樂肆  
乃全奏初無辭之可傳惟工以諸奏相授耳○剛中鄭氏曰樂  
備以肆于時夏九王保之指爲時通適有說若以執鼓降鐘

按爲過思文配天爲樂指爲二夏則恐不可牽合也○附按此  
姜氏云考諸經傳所載歌詩必升於堂而九夏之奏亦載升歌之  
文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奏肆夏此奏在入門以後升  
歌鹿鳴之先者其出奏陸夏公入奏鵠夏此奏在升歌之後升  
門之時者○疏云大入門而縣興郊特牲云實入門而大建  
此亦奏在未升歌之先者而疏乃謂堂上歌九夏而堂下所以鐘  
鼓也恐不其然也今詳左傳所謂歌鐘或鐘或磬所當鐘自非鐘  
師所掌金奏也○又按後之說者謂鐘磬諸詩亦當奏鐘磬  
詩亦當奏金奏也○又按後之說者謂鐘磬諸詩亦當奏鐘磬  
斯下爲新官是皆爲詩也豈有笙管而反無辭者耶今詳朱子  
詩之南陔注云此笙詩也豈有笙管而反無辭者耶今詳朱子  
孔于編詩而又亡其七然不盡亡也此既前三笙詩相連後三笙  
詩又與所歌之三詩相間而立不應前後詩俱存而惟此六笙詩  
似存其名目而一亡其全詩而無一二殘語之挂存者一  
朱子之意蓋爲刪削者然阿諛削之則其本無而非亡也明甚故  
杜皇皇者華然後後笙入堂下於南陔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  
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笙皇皇者華然後後笙入堂下於南陔也鄉  
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稱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今又詳笙管以調吹原不須詞但欲  
儀禮傳通解卷三十樂制  
某謂而以某調吹之未嘗不可豈可因論章言吹而謂六笙詩  
本皆有詞耶則已背展乎朱子矣况管新官謂之笙南陔等今以  
斯下爲新官恐失之十豈如謂鐘鼓之奏皆有詩則鐘鼓向  
詩耶又上言奏黃鍾奏大簇者節族疾徐日應各有度而詩則何  
詩耶蓋樂之有詩原以供人歌也○典同堂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  
而巳非爲笙管鐘鼓而立也  
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  
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屬陽也銅屬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  
律故大師賦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立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  
與之同皆以銅爲之○附按臺章方氏云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  
聲與同所掌者依律以爲樂器也今詳律呂之制本律天地  
天地陰陽之氣布於四方而爲萬物之聲大師作十二律合陰  
陽之聲得天地之氣布於四方而爲萬物之聲大師作十二律合陰  
典同即以此協和之律達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其高下洪纖  
剛柔強弱皆可得而悉下文十二等聲總不外此由是以爲樂器  
凡樂器不外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已是皆天地陰陽四方之氣  
所主其聲即天地陰陽四方之聲所寓也以律辨器之聲聲可辨  
而和以鐘定器之制器可得而制○又按朱子于前鍾律篇引  
帝使洽輪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又按朱子



二、**候**。無上之文。病則所容中法是以聲爲齊量也。○附臨川王氏曰：數本起于黃鍾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數度磬聲生于高半聲生于下。磬聲生于薄石聲生于厚高下薄厚之屬所制則有齊矣。贏聲生于達。磬生于微。笙聲生于修。鬱聲生于弁。達微修弁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爲樂器以十二聲爲之齊量。○附按上文言爲樂器以十二律爲樂器四字領之則通言所爲之器可知。注疏以鐘與十二律相配專指鐘器而言後諸家皆謂以十有二律之數爲樂器之度。凡和以十二聲之齊爲衆器之量于義殊該存王氏一說見之。

**樂亦如之**。和謂調其故器也。○附剛中鄭氏曰：爲樂器制之于未成之先和樂調之于已成之後。蓋器既成而和衆聲以爲樂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簫管弦歌**。教教教教也。出音曰鼓之旁耳。還自擊墳燒土爲之大如鴈卵。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餚錫所吹者。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鄭司農云：祝如漆笛中有椎。敔木虎也。墳六孔管如篪六孔。玄謂管如簫而小併笛而吹之。○**瞽**今大子樂官有焉。○疏曰：依詠詩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

**瞽掌播鼗祝敔墳簫管弦歌**。播謂發。○**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制

**啓笙磬**。眡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其南笙。鐘其南。鐃音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音南。陳曰：東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闡孔。以庸爲大鐘。鄭云：卽大射頌一也。○附按舊說卽升歌則擊頌。啓笙歌則擊笙。磬又云：大射衆樂應笙之磬謂之笙。啓應歌之磬謂之頌。磬今詳此說非是。說見下節及鄉飲酒禮篇。○**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教教教也。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零鐘也。若書傳所云左五鐘右五鐘也。○附按舊說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鐘磬皆在所編明堂位曰：叔之陞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又云：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大鐘也。大則特縣。又云：官縣有特磬。十二特鐘。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今詳鐘磬與編鐘編磬分周禮有之。若謂大鐘特縣者十二月之鐘以應律而特磬亦然則各有其十二者。恐王官縣諸無是說也。且如大射篇之樂縣其陳設雖不比天子而王官縣諸侯縣見于小胥則今三而縣者十二特鐘特磬東西僅有其二而天子四面縣者遂遽加以十乎。恐與依辰次陳者皆舊時之禮說其或疑疏引書傳言左五鐘右五鐘者又何說曰：如舊說十



繫蠶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篴而翕曰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羣執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爲蕩之濫今時所吹五孔竹筵玄謂籥如籥三空祓樂祓夏之樂附感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山奏武夏以此三器築地作聲爲之行節明不失禮○隨言獨空音孔繫香牛反○附東嶽王氏曰羊羣填籥籥籥籥皆樂之所用笙師皆教以獻之法又春牘雅三者特用於教祓樂以爲行節○北魏姜氏曰衆樂多竹音即儀禮樂縣之蕩而大師所謂下管也其獨以笙名官者重笙也月令秋大○鍾師掌金奏之鼓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并稱此之謂也○鍾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鐃也然則擊鐃者亦眡瞭○疏曰鐃師不自擊鐃使眡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鼓人職曰以晉鼓鼓金奏謂奏金叩鐘鐃也○附晉之陳氏曰大鐘謂之鐃小鐘謂之鐃國語曰細鈞有鐃無鐃昭其大也大約有鐃無鐃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鈞之以大故有鐃無鈞大鈞官預也左傳皆以鐃爲小鐃無鐃則鈃小鐘大明矣掌昭注國語杜預注必傳皆以鐃爲小鐃是也鄭康成注儀禮謂鐃如鐃而大郭璞孫炎注爾雅釋大鐃之鐃亦名鐃失其辨矣○附按靈臯方氏云鍾師之掌者金奏之節鐃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官射皆奏其鼓鐃是也二師無教擊鐃擊鐃之文者啓師職曰掌教擊磬擊編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樂制 五

鐘則特縣之鍾鍾師教之特縣之鐃鐃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而鍾鼓之奏相次故金奏之鼓鐃師兼掌之從所便也今詳樂備八音之器絲竹匏土木小師笙師掌之金則鍾師掌之石則磬師掌之革爲鼓鼓人掌教鼓之音聲以節聲樂是其司也但鼓人設于地官不任禮職而禮官無庸又設鼓師八音之中金爲大而金鼓聯用故復設一鐃師掌鼓職所以副金而主革○鍾師掌教鼗樂鼗外爲之○附按周官有旄人鞀鼓氏掌四夷之樂而東夷鼗樂特置鼗師一官其徒四十人舞者十六人獨盛其樂于四夷蓋周之王位自北而南東方去西上甚遠被化最遠故尤以其樂衆聲教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遠說昭成功之極致也○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樂亦皆有聲歌及舞○疏曰旄人教夷樂而不掌鞀鼓氏掌四夷之樂而不教二職互相統耳但旄人加以教散樂鞀鼓氏不掌之也又曰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爲散故以爲野人爲樂善者漢儒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爲說也○附靈臯方氏曰散樂方隅○籥章掌土鼓函籥謂吹樂以詩章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函籥函國之地竹函詩亦如之玄謂函籥函人吹籥之聲



夫

七



大

十九



長今鉦間之長既改正爲四數則甬不大長注謂并衡數若記文所無而臆牽合之不必也又詳不言衡長者必其長或僅一數或不及一數有之原于甬無甚加長故下文單言甬長也且衡以其另有圓與甬已各別則明言甬長安得又暗包衡于其內也以甬長爲之圓參分其圓去一以爲衡圓說爲之圓者其圓徑與甬之長相當也今詳上文十分其鈇記文并未言圓與徑注主徑說蓋設以圓言則鐘口太小身太長而不成鐘形矣若此處則明言圓蓋甬不爲鐘柄若甬之長與潤皆同既參分其甬長不似柄而爲聲應有妨矣明添出一徑字恐非是

二在上二在下以設其旋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二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附按舊說總甬與衡而言衡居一分甬居二分旋則穿於甬之正中旋下有一分是甬是一在下也旋上有一分甬一分衡是二在上也所以如此者欲旋穿之上甬衡稍長則不唯鐘得鐘佳又旋無卒參磨鑿之患今詳舊說照注衍說明白但記文是參分甬注說是參分旋自然不合注因上文于甬長誤將衡數在內故也又記言設其旋是旋乃甬身之旋指鐘柄內開孔之形卽上文所謂鐘繫今將旋就穿言又葭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食之所由興有是說旋蟲矣

葭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食之所由興有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制

三

說猶意也。附查清毛氏曰厚薄侈弁言其形清濁言其聲鐘說小而長聲舒遠聞此太清之所由出鐘大而短聲矣短聞此太濁之所由出或以形言或以聲言觀形可知聲聞聲可以求形凡以相明也。希逸林氏曰說只是解說之說自鐘已厚以下乃其說也。附按侈謂中央約弁謂中央寬此三語三之所字卽虛抱下文石播梓鬱之意故言皆有解說以起下也而下文又不言情濁者蓋四者之病除而鐘已厚則石聲不發已薄則播聲散清濁之正聲已可得也

鐘已厚則石聲不發已薄則播聲散則柞柞側百反。柞讀爲咋咋然之柞聲大外也。弁則鬱聲不舒則柞。疏曰典同注云聲迫袞出去疾此大外也。弁則鬱聲不舒此正在中央而卽侈弁之所關意者鉦八之下鉦十之上鼓處其間而當九過則爲弁不及則爲侈此長甬則震鐘掉則聲不正。處既詳言侈弁遂于上闕鼓之徑與長甬則震鐘掉則聲不正。聲不正也。附按長甬則實故上文甬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長止當鐘口徑十分之四則不長也

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不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鉦外一。附靈軍方氏曰據上文鼓間鉦間分數同豈



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古謂三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頭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素。○疏曰：鄭云「不弧曲者」，下卑鼓，倨句聲折，卽弧曲不參直也。鼓兩面者，對鼓云：「晉靈路三鼓，八面六面四面以下言也。」下二鼓，據鼓人贊鼓，卑鼓則此鼓，惟晉鼓當之。○附靈臯方氏曰：「上謂穹而上者，舉以該兩端也。」○附按用之陳氏曰：「鄭以正爲直，既曰穹矣，奚以直爲？疑正如射侯之正言所飾也。」今詳此說，則上者鼓面上也，後世有鼓面，豈中如侯的者，擬所擊處，則此三正，或以中左右爲三，擗亦未可知。蓋穹上與兩端當以漸殺而下，似無由作三平正形。注解可疑。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鼓，扶云反。○加於面之圓，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圓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則中圓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鼗，以鼗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草所蒙者，廣四尺。」○疏曰：此言中圓加三之一，與上穹三之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穹，加面三之一，此則于面四尺總加三分之一。此一穹隆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附名：薄趙氏曰：「鼗之爲言大也。」鼓聲洪大，所以長八尺。○附按：鼓長八尺，謂鼓身之長耳。上注謂鼓木，又謂版者，卽此也。上言長六尺，有六寸者，鼓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樂制

也。此言八尺者，鼗鼓也。下言一丈二尺者，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臯鼓也。鼓四尺者，則謂鼓面指鼓之革耳。爲臯鼓，鼓役事，聲折四尺，倨句聲折。倨音據，句音鉤，折之設反。○以臯鼓鼓役事，聲折疏曰：「聲折者，龔處近上，故不得參正也。」○附名：薄趙氏曰：「倨直句曲曲與直，要知聲折之勢。」彥清毛氏曰：「凡聲之折，鼓爲二，則在上者大而短，鼓爲三，則在下者小而長。今此鼓又有二尺聲折，則四尺而上，由而大八尺而下，直而小。」○希逸林氏曰：「鼓爲圓物，何緣有倨句聲折之形？或恐脫文，在此注疏皆依文解義耳。」○附按剛中鄭氏曰：「臯者，長也。緩也。惟長故緩，用民之力，不欲亟，故此鼓用丁役事。」今詳鼓身皆長于鼓面，皆有高形，故凡鼓通名臯。陶此鼓一丈二尺，尤長故又獨名臯鼓。又按鼓之穹聲之折，弧之曲注疏用相擬似，而實不同。以考古記文合圖參之，此經所言之鼓制，蓋身有長短，腹有侈約，而中廣出于端，中圓加於面，自是言高而兩頭下是爲穹形。若弧，則中當握處平直，過握左右各高起，曲向兩端，是爲弧曲形。聲又一句一倨句曲，橫上一分倨直，縱下二分句與倨分處折角。旋下是爲聲折形。以此驗之，聲之折不近似弧之曲。弧之曲亦不遠別鼓之穹也。乃注疏以上下文相約，將鼓之穹者爲直，鼓之折者爲曲，蓋借聲之上句下倨爲鼓之上曲，下直借聲之句短倨長爲鼓之上短，下長借聲之句廣，俾狹爲鼓之上。



大下小有如毛氏所申說者別為一鼓上一分餘下二分殺之形  
制與上二鼓之中圓穹者異矣而又以鼓之規旋難牽傳磬之矩  
折因轉欲弧之曲形通融鼓之折勢轉證合句係磬折之文而  
與上之三正者反對為異似皆彷彿依違之說而未見其神然也  
先儒舊解今亦未敢必其是非姑為存疑之說以聞焉  
三正句有陳氏說于磬折句存林氏說以關疑焉  
凡冒鼓必以  
啟磬之曰而動鼓所取象也目擊鼓以革  
更鼓瑕如積環急也  
○疏曰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若革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附  
彥清毛氏曰冒鼓欲急急則聲彰彰然一偏急則革漆之瑕必有偏  
不得如環之重積矣惟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  
如積環乃驗其為良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  
其聲舒而遠聞  
疏曰此乃鼓之病大小得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  
有半  
必先度一矩為倨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  
其度耳一疏曰一矩為倨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  
頭相望者倨句折股也按樂緯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  
尺八寸是磬大小之制此記倨句各一矩并矩半皆假設言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制

廣者取從此以下易計非實濫也若定尺寸自當依律定矩長○  
附用之陳氏曰股取況于股肱之股其體肥也鼓取各于鼓舞之  
鼓○名謂趙氏曰股廣六寸通計九寸股長二律計一尺八寸鼓長  
三律計二尺七寸鼓廣六寸通計九寸股長二律計一尺八寸鼓長  
皆依律  
已上則摩其旁  
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其旁玄謂大  
準數  
則聲清薄則聲濁聲太  
已下則摩其端  
尚音端○疏曰凡磬厚  
清故摩其兩旁使薄  
已下則摩其端  
尚音端○疏曰凡磬厚  
薄薄不可使厚故摩其兩端使短則小○魯隱公問羽數於眾  
小則厚自然聲清也○以上三條考工記  
仲執羽人數  
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  
四四士二二二四人士  
六人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八音之器播八方  
下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自八以下者唯天  
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疏曰八方之風者  
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飽  
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  
坤音土其風哀兌音金其風闐闐○隱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制

右樂制一章凡二十五條○  
○聲樂之象鼓大麗  
附注聲鐘  
統實包舉眾音  
聲廉制也  
竿笙簫和管簫發猛瑣翁博  
竿笙簫和管簫發猛瑣翁博  
和猛翁博大小異奏也  
瑟易良易反琴婦好即靜歌清盡  
舞天道兼  
兼音建○兼當即建鼓之建  
鼓其樂之君耶故鼓  
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簫管簫似星辰日月執祝拊柷楊似  
萬物  
執音桃祝昌六反拊音經控苦江反楊苦瞎反○樂金  
星辰萬物象其包羅著意似水  
易以和舞之意  
附按和荷  
未曉○附按荷子本拊下有字  
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洽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  
廉制  
訓音屈信音申○折旋中矩不  
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  
拊會之節而靡有停逆者眾積譁譁乎  
要平聲律布內反調  
直黎反也荷子樂論



○八音者何謂也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附此與樂緯八卦主八節用八音相配同緯中巽主立夏樂用笙坤主立秋樂用磬此于八音缺匏石于八卦缺巽坤當悉用如攝在十一月壙之爲言動也陽氣於黃泉之下動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大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樂音洛下同鼓震者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應音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柷者震之氣也上應昂星以通王道故謂之柷也匏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匏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發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商也閑也所以懲忿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長丁反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大

下樂用磬也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鉦者時之氣聲也鉦音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鉦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東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也附按簫在東南方舊本沿白虎通原本缺此一句今補○又按磬在西北方句舊本沿白虎通原本缺西北方一西字今補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也百虎通義○附按荀子所論樂器之聲客也白虎通所說樂之各義也荀子辭艱而意易了其有不可曉者乃諸子書繁意賅辭習調無緣一一得解至白虎通說樂理殊明曉但拘名牽義始以埴爲簫笙爲瑟爲琴爲瑟亦涉傳會若諸修器夷鍾追之類尤入修瑟豈果八音制器本旨耶朱子輯此姑備古樂音義一說耳亦以其辭駁易見存之未及深論故今別附爲傳○又按後說八音配八方與前八音配八卦者有異同兩說中配合各有難通處按左傳服注因諸章注論八音行八風所配方卦係之二說較有意義可推後備言○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賈侍中云八音者皆主之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或說云鍾無射而加以林鐘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耳音善○勗聲謂合樂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動聲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若目之精



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問五尺為墨倍墨為丈耳之察聲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也黃鍾為宮則濁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音升也大目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音升也附按一人之所勝即如下鈞石是也下言是故先王之制鐘不出鈞不過石正謂不過一人所勝之數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尺也量斗斛黃鍾之管容和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千二百銖為兩是為一俞俞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附按古之神尊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當是世神聰之人斷竹為管吹之以耳考聽得中聲為準而量其清濁高下以制律之長短既乃度律之長短制鐘以均平鐘之大小各中其律待後律管差失鐘體有準又據律數定律數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樂制

而度量衡數皆準之所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鐘也易曰謂律度量衡於是乎出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鐘銖分寸故聖人慎之制度而妄作也今王作鐘也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制度而妄作也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比之不度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餘耳不能聽故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無益於樂而鮮民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焉於度反也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視美而眩患莫甚焉夫音狀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附按習於和正則本于天眩惑解之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似失脈理之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欲而德之則歸心焉欲許金反○欲猶喜服是

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求謂有求於民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人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附按視聽不和則承上聽而視正句以和字括正字也此不和單就樂說於是乎有狂悖下不和乃就心言謂失樂之大本大用也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名有轉易之名有過惡之度得反○惡惡也此四者氣佚之所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出令不信刑政實孟也轉易過惡雙子配適將殺大臣也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盡力也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太重者鐘尚羽鐘聲太也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鐘故尚角鈞竹利制鈞竹利制以聲音調利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樂制

為制無大不踰官細不過羽夫官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太故所尚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羽輕者從大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羽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草木一聲一鼓也木杙致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調利草木一聲一鼓也木杙致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可以平民樂和則諸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謂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鐘磬所以絲竹以行之管絃所以道之鋪之口詩書日詩歌以詠之歌人聲也此器音而作之為樂故問二語言志中合言匏以宣之揚也瓦以贊之贊助草木以節之附按已一載本政以言樂從和平揭出樂之要先以聲律調音物得器合詩歌以成樂者言之七之字皆指樂即五聲也



其常曰樂極樂事也極中也○附按已下文義一截原極以  
 行樂者言之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所會  
 即中德也樂之本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所會  
 中音也以中德發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附按中聲清濁  
 中音樂之端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附按中聲清濁  
 和樂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以  
 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以  
 大中律而平所謂律以平聲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爲鐘也  
 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爲鐘也  
 言如是而鑄之金鑄之事而之字則指上和平鑄之金猶  
 蓋此時固言鑄金爲鐘之事而之字則指上和平鑄之金猶  
 言鑄此和平之音于金鑄接上言非僅此磨之石磨石以鑄  
 注言鑄金以爲鐘也下四之字皆做此磨之石磨石以鑄  
 之絲木繫絲木以越之匏竹之孔也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  
 之鼓節其長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  
 之鼓節其長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  
 閭闔風西北曰乾爲石爲不周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風  
 東北曰艮爲匏爲融風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風東南曰巽  
 爲木爲清明風正南曰離爲絲爲是平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爲景風西南曰坤爲瓦爲涼風於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  
 陽陽不藏冬無水李梅實之類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  
 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罷音皮○  
 今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  
 耳不能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爲大林  
 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爲大林  
 有和平之聲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音中德中庸之  
 中和之音也○附按道即詩以道之之道詠即歌以詠之之  
 詠詩所道者中德也即常也極也歌所詠者中音也即極聲  
 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祭祀事宴若夫  
 賈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辭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  
 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逞快王不聽國語○周景王將鑄

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伶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  
 也戰所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  
 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與以行之樂須  
 行小者不窕大者不撝則和於物窕他影反撝戶化反物  
 和則嘉成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樂言安  
 也窕則不咸咸如字一本作威威反○不充滿人心心撝則不容心不心是以威  
 感實生疾今鍾擗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一年春  
 左國二條論一鐘制而發明全樂之理單于之論提一和字  
 爲主以鐘制之不可過律決聲之和不和從聲之和不和決  
 聽視聰明之得失利害內之而進達心氣之微外之而推放  
 政令之大其言樂精且宏矣州鳩之說以和平二字爲主因  
 一鐘聲之不可踰制備論五聲八音皆以和平爲修實協濟  
 之樞揭其原本首從政發未歸德結曰平日極日中曰正遠  
 樂體之精推其功效理陰陽育民物以序曰時曰利曰備極  
 樂用之宏與單于言相參發皆于自器上窮究到精蘊處足  
 見制作之關要甚矣至鳩言之見于左傳者更不論及一切  
 直就聲心交關上於安危存亡之機下一入一感之間尤著  
 制者與緊關頭爲第一義此皆周舊學士大夫世官傳述  
 有本之言真堪翼經作傳○又按舊本此下有史記樂書一  
 條今移後樂記  
 篇中編爲傳首  
 樂記第五十一  
 章  
 王制禮四之下此小戴第十七篇前出其中通言禮樂者  
 樂制後仍其舊名爲一篇又采他書之言歷代樂者附其  
 間補之遺爲釋樂之義○附按此篇舊本亦合爲一節今  
 分前七條從經例後十三條入傳列其爲小戴禮樂記原  
 篇共十條前七條皆虛言樂理若古禮經之文故從經後  
 三條則同答論樂之言已載古人與春秋內外傳文體相  
 以原本序在他書之後早與傳文一例視之今即從朱子  
 之意  
 編焉



性乃情之欲性惟一善情有善有不善所言六心六聲感于哀樂  
喜怒者易涉不善故聲曰嗔殺曰嘔殺曰發散曰粗庸亦多在  
美邊感于敬愛者多出於善故聲曰直廉曰和柔亦多在美邊不  
分兩邊立言正見人心感物而動者美惡兼也若互文見之哀樂  
喜怒感于善者聲未嘗不有深遠溫舒條暢剛毅之美敬愛有  
感于不善者敬如非其鬼而祭之敬愛如婦仁之愛聲未始無畏  
惡萎靡之病此等聲音隨所感而發乃樂美惡之本也故先王制  
樂之本在正人之性情使性情得其中正所感發者無乖戾聲然  
後以律和之使其清濁高下各歸于律無相奪倫則五聲皆中聲  
而可以爲樂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行下孟反所以同民  
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也。附按惟心之感物而動者多非  
所宜感故先王爲天下人心慎其所以感之者凡  
先王之感之莫非所宜感者焉故有禮以感之所爲引導其志而  
使之向于正有樂以感之所爲調和其聲而使之協于平有政以  
感之所爲齊一其行而使之無岐趨有刑以感之所爲防遏其姦  
而使之無萌作禮樂刑政其用不同而其極至則無二也總之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記  
以同民心于善以情復其性而即以出已之治道治道卽政也蓋  
置樂刑政無非先王所感之政而已知先王以政爲感而人心之  
感于政者  
可言矣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去聲。言  
八音和否隨政也玉  
藻曰御替幾聲之上下○疏曰此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皆其樂  
音也○附按靈臯方氏曰篇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言心感于  
物而聲以之生也就一人一事而分言之也此節凡音者生人心  
者也言政感于人心而音以之變也合一世一國而統言之也今  
詳中間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一句語雖承上心感于物而意則說  
到政感人心上故下卽按以禮樂政刑出治道者言之然則先王  
之所慎者亦惟于治政之間而已此句生人心者言也生字下無於  
字其取義與有者同○又按先儒多以詩言音謂如讀楚驚賦醉  
之詩則安以樂可知讀若華嚴有莫楚之詩則怨以怒可知讀柔  
難下泉之詩則哀以思可知今詳此節首字僅說到聲成文當單  
主詩歌注疏言八音樂音恐失之○又按或疑本節從心說出聲  
從聲說出音一一與上文同卽到聲成文謂之音日有比音而樂



之一節則所謂治亂亡之音即音之播於樂者看下文以鄭衛桑間之音目之其為樂音可知也曰記文此處只說到聲成文謂之音則下文緊頂此音音自然只說詩歌矣况因政乖而為亂世人心先怨怒矣做出詩歌無非傳其怨怒此便是詩歌之聲音與政通上下二句皆然何待八音作後而始見怨怒耶若下言鄭衛亂世之音有此于慢何觀上言五者皆亂送相陵謂之慢此是說音樂且鄭衛說亂世之音者是說人心性亂喪禮義與此感乖政而怨怒者所拍之詩大不同也當各就原文說下桑間濮上注云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慢之音矣怙昌康反慥昌制反○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專清者專怙不和貌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賈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陂彼義反○百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彘荒易曰無平不陂○附按律和聲五聲之治亂當由十二律故作樂以六律正五音則音克諧何以人事有亂聲乎要知天地間理氣自然相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記感君臣民事物不得其道則發之聲氣中迷各有類應如君驕則凡樂中官聲必皆不應十二律中之商角徵羽亦如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如安樂之音可使從律不好若怨怒哀思者則所謂即和而之不得者也○又按百物皆所以生財也物散則財散亂與陵是兩弊亂各就一音見之陵為五聲互見之亂必至陵陵生于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音卜○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而為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水後師涓過焉夜張子曰鄭衛地瀆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心氣輕浮其地不下故實采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其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是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于衛夫子論為邪僻以鄭聲為最蓋舉重而言也○元輔陸氏曰桑間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即衛靈于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間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為亡國之音者蓋衛國自宣公宣姜淫于上而世族在位亦至于相竊妻妾未幾遂

可謂之非亡國也注疏以桑間與濮上為一非矣○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附用之陳氏曰樂通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為樂論倫無慮以為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載道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禽獸知此為聲爾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附按陵方氏曰若匏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眾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之在齊聞韶季札之聘魯觀樂此君子之知樂者也○附按或謂聲即如上文六聲凡聲極哀樂足以動物之靈故禽獸知之若聲中清濁高下有文采節奏成音調則解人知之主詳注語為妙記文是謂本音也而禽獸但知其為聲本樂也而眾庶但知其為音雖使魏文齊宣聞韶觀樂亦僅能知其知耳乃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記與記文合知不知音者相符若停分作三等恐于全文已減一半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物之禮○附萬宗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聲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唯殺之音審禮之聲則知其為寬審禮之聲則知其為文簡節之音此類成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則好順成而動之音則知和樂與焉審流辟則散狄成祿蓋之音則知淫樂與焉此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詳樂之知則知其政之知和審樂之乘則知其政之乖此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知樂以知聲知音觀地位其高注解幾為近恐不合按應氏云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于禮矣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食音嗣○陸潛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祖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



單行字而言樂行亦似非其神脉不若解以作因也言先王之  
作樂因其有此法治則上文爲法天之治而記文顯可據矣法治  
與作樂既善此君德也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象者則而象之也  
○又按或言按戴本記上文歷言天地之化推明聖人制禮作樂  
之本此節文亦依次相似疑當仍其意義附原本文後以合前  
子原本已以禮樂記與樂記大綱分定求可輕易且今詳此  
半雖可暗兼禮樂說而下則明○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哀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  
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  
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  
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  
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知音智思息吏反嘽昌善反易以豉  
亦反○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  
長澨逐逐通解卷三十樂記  
曰血氣攸憤肉腠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  
之動也肉或爲潤○破曰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  
由民心而生及成爲樂又感人心爲善惡諸論人能與樂此條論  
樂能感人也○附原父劉氏曰志疑作急促微細噤殺滅也嘽  
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畧節奉也猛盛于初起而  
奮振于終未廣大賁憤也中謂絲竹匏土草木之音皆怒也或曰  
賁平聲舊用宏茲賁賁詩賁鼓維鏞俱訓大康有稷隅勁堅強也肉  
璧地好壁孔喻樂音之圓融通滑也狄與迅同遠也成者樂之一  
終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濫其音如水之滌濫泛濫也○  
農師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粗厲廉直寬裕流辟皆同此志也  
蓋心微則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則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餘數此則慢易繁文簡節之有血氣  
心知之性故易感無喜怒哀樂之常故感之者不同則其心亦異  
正聲雅樂善物也姦聲淫樂惡物也以善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  
心術必形于善以惡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于惡起物  
與起于物也志微噤殺之類所以感也思憂之類心術之所形也  
篇首言音之生由人心之感于物此六段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  
而使之各以類應也故下文言先王之有樂教亟其和聲以厚民  
德又言禮歷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豈相承心感物而動各有所之猶路之條分也



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憚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行下孟反憚之涉反。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利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四暢謂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之而和暢于中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舞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補注東匯陳氏云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司馬掌學士之服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句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尺證反比毗志反。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族為徵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附東匯陳氏曰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此以次序聯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記

美

始之也官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使親疎貴賤長幼始於黃鐘終於中呂比之使均得其序為是

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長丁反反見音現。謂和順莫不和親。附東匯陳氏注與寧單方氏說論聲音與人心相感應者皆根于民生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性情以建中和之極然後稽之度數而寓禮義于其中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之宜清濁高下之節制之禮義謂聲音中倫次也律數本天地聲氣之元而作故乎合造化之和氣禮義由五常之理而出故宜道生民之常行以氣之和則聲律中節陰陽剛柔無不調劑聲之一發為陽之動往而仍留未嘗散也音之一止為陰之靜閉而復續未嘗密也音宏屬著其氣剛而不過暴也音幼眇其氣柔而不中竭也作樂之始斟酌律呂作止細大並得其宜而合乎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所謂四暢交于中也此律之和乎聲者也由是發作于外音達于器無少乖戾宮商角徵事律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蓋行乎理之常也此不音之克諧無相奪倫者也夫然後其聲為止聲樂為和樂以之教人立之學立之等廣其節奏貴簡而省其文采殺繁也蓋以樂之真意雖詩夫民德之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故感于物而動繩之使不遷也此以樂之敦和者發民德

也而又有以治民行焉如官音大羽音小則以法度律之始於黃鐘之初九終于中呂之上六則以次第比之以此法而象夫民之事行小大齊律見分誼之明也終始相相比見恩意之洽也而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中豈非于此而觀其深乎夫作樂至于善成人之德行昭明民之倫理故聽之者心術形也。十徹于正而不即于邪先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十徹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養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長丁大反瀉編解反。遂猶成也愚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附按東匯陳氏云土敝地力竭也水煩澤深入無時水煩擾魚鼈不得自如也今詳氣衰句總上二句合三句總起下一句蓋世將亂則氣化早衰百物不生而天地失序萬物不和茲應禮淫樂所由興也下乃廣言淫樂之害蓋單方氏曰哀而不莊以下皆以樂言故以其聲二字貫之今詳哀而傷則悲怨而貽輕薄是不莊樂而淫則眩惑而即危殆是不安惟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惟不安故流湏以忘本廣則疎闊易容狹則亂正狹則急數道思欲以害道皆言樂之聲容不兼禮。○又按條暢平和一則以氣言曰條暢以德言曰平和蓋人氣本德不止善說訓成爲傷而以條暢之氣屬天地似與凡姦聲感入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入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和去聲分扶問反。成象者謂人樂習焉。疏曰聲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是萬物之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附應氏曰聲成于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者至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蓋單方氏曰鄭衛之風姦聲也聞之者不覺好惡趨數所謂逆氣應之也一國若狂則逆氣成象而淫樂必興矣二南之風正聲也聞之者皆思秉禮度義所謂順氣應之也上下清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明則順氣成象而和樂必興矣。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亂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



不齊俱風雨變之此舉風雨言四時之變化周中規圓也還轉也樂始終中間圓轉變化不主故常象四時之風雨不測也二語亦兼聲容言晉之陳氏云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好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德十二律之尺度也數黃鍾百八十一分宮八十一之類是也凡樂器皆準于十二律尺度故曰百度凡樂器之度皆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得數而有常德也今詳聲高者小下者大律長者聲大短者聲小童聲不成音一律不成調五聲比十二律倍而後成音調小人相成也聲始宮終羽而以宮徵商羽角相上下生音律始黃鍾終應鍾而以黃鍾至中呂相上下生調終始相生也相成相生而倡和互行小大終始而清濁交顯此十二律還相爲宮爲樂經常之至法也六語專以聲音曰不亂不姦有常以其分明者言之條理各當而不紊也曰相生相成相爲經以其合同者言故樂行而倫之一氣貫通而無間也此一節言樂之能事畢矣

○附按舊說不雜則清樂行而倫清則入音克諸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國語曰樂必聽和而視正聰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平傳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平今詳上文言聲音之妙者也

義禮經傳通釋卷三十樂記

極至此故以此樂行之效極其宏大而廣闊者言之所謂倫清者言君臣父子之五倫一一清析無不各得其當然之理也所謂聰明亦言推此而遇天下之事無不聽之審而見之真也以倫清者爲聰明也所謂和平亦言處天下事之當有所以爲慮事之木者其血氣先和平仍以倫清者爲和平也蓋其韻皆本于樂故著與之爲關通若如舊說沾沾于樂渺乎其小將所謂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亦令人疑而未敢信矣恐大失記文之本旨又按上文發以聲音謂君子既志和行成然後以此發之于聲音而琴瑟簫管聲也手戚羽旄容也容則有光聲則有和而其光也奮至德之光其和也動四氣之和即以此而著萬物之理理在萬物而樂皆肖之故曰著于言象天象地象四時象風雨者即所謂者萬物之理也由此象天象地各一象者推之則五色不亂八風不姦百度有常由象四時象風雨交一象者推之則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皆極言發以聲音之妙也故此節總承之日樂行而倫清蓋人之倫理本在人身而以樂之行也則次第至爲清析故識以此精而耳目無事不聰明養以此粹而血氣無時故不和平至于天下皆寧者只是人人得此聰明和平之意耳

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也之樂音洛下同○道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方猶

道也○附按舊說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已之欲廣樂以成其

教則以道制人之欲今詳樂一也而一樂得其道二樂得其欲所

謂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者也此樂道之君子地位甚高下此能

以道制欲而已遠小人而漸近于君子矣是故君子之必反情反

小人樂得其欲之情也以和志和君子樂得其道之志也此句緊

接上節與上文反情和志何所指自不同又即推廣此樂以成其

教至于樂行而民鄉方則樂得其道者有矣以道制欲者有矣○

故曰可以觀德謂觀民德也舊說有指為觀君子之德者恐誤○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

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

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三

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也○附按此節重

明德性為樂之本德原性具從性中發見出來故曰性之端極其

顯者則為樂其光華發越皆于詩歌舞三者見之三者皆本于心

心術以統性而見德者也德性在心是渾然底若情是性之動乃

所以言所以歌所以舞者也至氣又其行處乃言之歌之舞之者

也德性根于心者無極心有所動而為志則情之鍾者深氣之者

者盛所謂文明化神節樂之詩歌聲容成章而生變化顯為光

明顯乎神妙者也順者醇郁之至善其積于中即德者性之端

情深而氣盛也英華者粹美之精其發于外即樂者德之華文

明而化神也總之樂本于德德本于性性天之真也斯誠之不可

掩也然則樂豈人為之偽可作哉此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

以見其舞之漸也兩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封未可代

還歸三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

謂鳴鏜而退明以整歸也舊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疏曰

此引周武王伐紂大武之樂以明樂之義○附晉之陳氏曰大武

之樂先鼓以警衆而後治兵觀政于商也○附晉之陳氏曰大武

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治兵觀政于商也○附晉之陳氏曰大武

成也舊疾而不拔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武舞皆坐

周召之治也○嚴陵方氏曰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

故言方焉○子容應氏曰發揚蹈厲之已聲可謂奮疾矣而不失

之暴舒徐和緩之象也遲之遲而又久可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

明白洞達之心也靜而自守則獨樂其志所謂聲淫及商非武王

之志動而有為則備舉其道所謂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也○晉之

陳氏曰詩發乎情詩見而義立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

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修文也君子觀武之樂見天道福善禍

淫暴教民皆知好行仁義之善也○東漢陳氏注曰樂

之將作必先擊鼓以發衆聽聽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

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爾亂之亂歸

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

歸者復擊鼓以明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故復亂以飭

歸者復擊鼓以明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故復亂以飭

歸者復擊鼓以明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故復亂以飭

歸者復擊鼓以明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故復亂以飭

歸者復擊鼓以明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故復亂以飭

歸者復擊鼓以明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故復亂以飭



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  
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樂也樂必之樂並音洛○免猶自止也  
人音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  
盡於此不可過○疏曰見于聲音嗟嘆  
咏歌是也形於動靜手舞足蹈是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  
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樂音洛○形聲音動靜也耐古音能字  
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  
字○附慶源輔氏曰形而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不為道則鄭衛之樂是也  
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  
之方也足樂之樂音洛肉而救反○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  
止也曲折也曲折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閑作  
之意同制雅頌之聲兼聲與文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  
于是語于是道古則文足論而不息謂意味深長言之不能盡也  
音之陳氏曰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  
好之音作而民慈愛上文論六音此不及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  
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  
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  
以定和此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引親萬  
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丁丈反此賦志反○審一審其人聲  
也此物謂鐘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  
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附按舊說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  
一守一以擬定其和今詳此說似將審一解作守一矣且心為審  
察之主而今反以審心于義既倒自非記文之意或又謂一者萬  
物之所不能外也在禮則為節在樂則為和故審一以定和則樂  
之本也今詳此以爲樂之和則審和以定和恐不復成文理且  
如其言上下亦當皆用和字何故改用一字蓋皇方氏云一者  
乃聲也審得中聲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于戚習其  
乃可以定其和矣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于戚習其  
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

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誠丘勿反  
綴兆衛反  
要平聲行戶剛反○挾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  
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附按彥  
醇馬氏云天地所命于人者中和而已傳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  
又曰生者天地之委和則是樂者以中為體以和為用今詳言樂  
使人廣莊正齊曰廣曰莊曰正曰齊皆中之理和之節殊途別義  
其實一致而已此即王命之性為樂之本者為中和分佈條貫  
于五聲八音之間故曰天地之命中和之紀既為天  
命于人固有之理則與人情相感發豈所能免哉  
夫樂者先王  
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  
皆得其儕焉儕音夫鉞音越儕音仕  
皆反○儕猶輩類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  
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  
與則盛也○以上七條本篇○附按舊說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  
禮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禮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  
禮矣今詳此段之末應首句豈明樂而帶言禮則上文並非以軍  
旅鉞鉞言禮也若如舊說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將禮由怒作乎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記  
飾喜為樂記文也因此而改或飾怒為禮不貶人乎蓋記是因樂  
所以飾喜言反乎喜者即為怒先王有怒大則有軍旅之征伐小  
則有鉞鉞之誅戮故言軍旅鉞鉞所以飾怒夫鉞鉞者先王之刑  
也謂刑與禮源出于一而用亦同使人歸于善可也若以此句為  
只是言禮則是謂刑即禮矣尚何禮樂刑政之可別乎况五禮中  
有軍禮仍由敬而生一有其威儀節文此乃為軍禮也若此單  
言因一怒而安天下者則神武之事所同喜天下所同惡故曰得  
言得又謂先王好惡必天下所同喜天下所同惡故曰得其情今  
而取旅鉞鉞亦為怒之事故注謂儕儕章類也下言喜則今天下  
故言先王治天下之道惟樂可謂之盛而至于禮亦猶是矣蓋軍  
旅鉞鉞者和樂之反是以前雖並言而後單以樂統之○又按或  
疑此言禮樂宜陽陽樂記篇今詳此段首句樂者先王之所以飾  
喜緊承上節言樂非但人情不能免並先王亦不能免之則是合  
前共八節為一條脈絡貫通已難截斷况記文此段並非禮樂對  
言則與禮樂記一體裁原  
有異矣故朱子分編于此

右樂記一章凡七條○又章○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



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欲將欲為治也日樂之正教者皆

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

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

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

尺一寸正度也今按琴上疑有闕字八尺一者是京房律準

央為君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

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

使人整齊而好禮好呼報反○今按一出韓詩外傳謂湯作

緣徵音屬火有發散意整齊好禮此處作智德說夫禮由外

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

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離去聲行

同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

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

而防淫佚也佚音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

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

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辟讀為僻○更記樂書○附按此

樂義移○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

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

之於弦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

思之氣豈所謂樂哉思息反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樂

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

樂此條未詳何書○附按此條揭出淫悲二字該盡世俗樂

樂之害最為緊關目後來周干極論古今樂之變其言已

於此○降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

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

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

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

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

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樂其樂人樂身之○先王

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

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

即以五聲言也濁者聲遲清者聲速宮為本羽為末五聲以

六律合之則倡和清濁皆以相及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

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之類皆次第以相及若非其律

則過高過下使不相及五聲大不過宮細不踰羽皆中聲也

中聲以宮為元以次降之至羽五降之下於是有煩手淫聲

則聲過細成纖靡之音淫樂之所作也伯士刀反理音因○五降

惛惛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伯士刀反理音因○五降

鄭衛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舍

捨○煩不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為心之節

舍則生疾○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簇夷則姑洗

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



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陳氏注云一說商聲爲殺武之聲注謂聲之侵淫而及之



詳此說爲合意後世傳武樂者聲中寫武王御敵事相沿作此聲非武樂本音也凡古樂久有錯謬音須辨正之此是也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賓率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而矣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疏曰遲之遲

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附石林葉氏曰武之備戒已久

武之始也久立於綴武之終也○附按遲之二字連遲而又

久四字連注疏似誤說見下文○又按或疑上文賈自言病

不得其衆此何又言聞命曰是言聞命于蓋因孔子聞諸

莫弘之說而言已亦曾聞之入且度孔子不子曰居吾語女

止聞長弘而更欲聞所聞于孔子遂復有問子曰居吾語女

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去聲女音汝次音泰召時

成之事也摠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

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闕也亂謂失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樂記

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附按東

匪陳氏注云亂樂之卒章也下魏文侯章言復亂以武謂武

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且夫武始而北出再

以文而止武也今詳本注解亂字應非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知衛反下同○成猶奏也每奏

津時也再奏象克商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

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

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樂充也凡六奏以充

武樂也○疏曰王肅謂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此家語文也○附嚴陵方氏曰樂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耳故數有至于再至于三有至于六有至于九者武之樂止于六韶之樂止于九武樂陰也故六韶文樂陽也故九○東匯陳氏曰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籥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一位至第二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二位至第三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三位至第四四位象至北而反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起至

第二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

位還至第三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

南頭之初始位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三位而復于此樂至六成而

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附

按舊本仍注疏本天子二字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連下節今從諸家說移之

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

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收誓曰今日

之事不過四伐五伐○疏曰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

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令二人振鐸以夾舞者象

武王與大將夾之四表也夾振之時矣○附晉之陳氏曰武舞四表所以

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時矣○附晉之陳氏曰武舞四表所以

作也駟伐伐以車爲主詩所以駟駟駟彭彭是也○附按東

匪陳氏云此又中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

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後又云四伐或

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

北伐之事矣今詳伐紂滅之而三成尚懸空無所指分夾而進

着落且再成已伐紂滅之而三成尚懸空無所指分夾而進

事蚤濟也○疏曰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疏曰舞者

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象爲事之早成故前進也○附按

舊說夾振之者八佾相夾而振鐸則合而爲四矣故言駟

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文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爲合矣張

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



西方故言... 其內矣下又言分夷之事而謂事登濟者伐商之事固已包舉  
齊侯四方諸侯之事亦欲蓋於蓋蓋所以教民于水火之中  
不可須臾緩故于舞部曲之別忽用夾而前進之此則夾  
振之義也夾振雖在滅商之前而夾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  
振即伐則在三成之下而南之上矣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  
至也鄭經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附按舊說諸侯之至  
此武王始事孔子言之于終者以其問主於遲久故以是言  
今詳遲而又久若主舞初則久立於綴當是舞人攬于山立  
以象武王時也然通玩孔子答語自應于山立說到久立於  
綴武王之始終備矣而下又自武王克殷後修文設至  
治道大成始點明宜于遲久之義則久立於綴指大成後  
綴以崇天子舞終時事而所謂待諸侯之至者亦宜為指克  
殷後四方諸侯來朝如武成所云庶邦君受命于周侯甸  
男衛助祭周廟等事耳農師陸氏有云大成復綴以崇天子  
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  
天子是也如此說乃與此條末結言武之遲久事理貫通○  
于山立待諸侯時分為二時乃得有又字之義然則前言備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曰建藝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前音計行去聲  
復之復扶又反下不復同許斯反與豐同制去聲  
聲帥率內反藝音羔○反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去聲  
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諸故無土地者也及商謂去聲  
也時武王封紂于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  
而大之諸土為封紂比于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  
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地政去封時之苛政也  
倍祿復紂時之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鐘也鉅  
豐字也包于戈以虎皮明能也武服兵也建謂為鐘字之誤  
也兵甲之衣曰裘建樂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  
傳曰垂囊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疏曰櫜弓矢春秋  
樂之官者漢制儒林傳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  
武成篇云式商容則商容是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  
樂也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於內不與常同  
也櫜喬杜也杜以櫜兵甲置於府庫而櫜之故名之曰建  
藝也○附石林葉氏曰反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  
未見古文誤謂反當為及○盧陵胡氏曰方氏云武王親釋  
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上宋者非也按書及周本紀封微  
子於宋者成王非武王也○靈臯方氏曰行商容者使西歸  
于周也使箕子行之者以類相招而不敢迫也○東匯陳氏  
曰地政謂罷其征伐凡兵器之藏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  
今載還櫜京而刃向後有似于倒故曰倒載也名之曰建藝  
一句詳其文理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農師陸氏曰經  
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下戈包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  
不復用也○附按武成文雖有反商政之說而據此處文  
勢文義言之則謂及誤為反商政之說自妥且下已有庶民弛政  
向不應上覆出反商政三字而反使記文未及下車數字神  
氣隔斷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鴈虞而貫革之射  
氏說恐不的  
息也裨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  
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  
之大教也神彼支反音進音奔說吐活反朝音潮○郊  
所以歌為節也賈射官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釋言  
衣裘之屬也指諸福也賈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  
藉田也○疏曰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狸首也天子食三老  
習射於西學中歌鴈虞也○補注說劍解去其佩劍



同以重人盡言一材材是七重一具材曰月三

反( )當謂樂不



也。春。耕。傳。曰。慎。毋。安。寶。具。名。者。起。農。高。爲。似。遠。聲。之。謠。也。州。勞。  
也。祭。祀。者。不。用。淫。樂。○。附。元。輔。陸。氏。曰。按。歌。云。四。者。皆。淫。于。

鏗苦耕反橫古曠反○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



求其義君子之思有五種而但因所聞之樂思遂不同方是

周樂詩篇不可盡歌或每詩歌一兩篇以示意



登○疏曰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人持動而形于詩  
而詩則樂章則情復發見于樂之音聲聲能寫情故聽音  
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晉人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  
賢師曠季札之徒有以知其趣也王化之基猶未  
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附按猶未也繫承上始基之矣言  
也猶未至于盛也注解作未盡善且謂猶有商紂未盡善  
或疑有商紂未盡善即是周王化未盛意其樂未盡善  
也曰謂王化之始基在二南可也謂二南不而化商紂而猶  
有商紂則是未盡善者已屬周而所以責周者太刻而無當  
矣若謂紂自不善無關周化則言周王化者何必及紂耶且  
上下俱言周而中一句然動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  
忽助入紂注似屬多事然動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  
邱鄘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並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  
之化○附按朱子詩集傳曰邱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  
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  
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封城朝歌而北謂之邯鄲謂之鄘  
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邱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  
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自泉之南其後不知  
何時并得邱鄘之地于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餘記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餘記

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清漳郡在滑州衛縣西二十  
里衛商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謹按朱子考  
之至詳而云邱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衛本  
都某處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邱鄘之地然則此日美哉淵乎  
注所言盡屬臆說而非朱子之所欲據者矣日美哉淵乎  
憂而不困者也淵漆也亡國之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  
至困義不公之德化深遠雖遭宜公淫亂懿公亡民  
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君為之歌王王泰離也幽王遇西  
也德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戎之禍平王東遷王  
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日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  
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日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  
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附西仲林氏曰思宗周  
而不知恐懼自強是狂于偏安者泰離降為國風無限感慨  
為之歌鄭詩第日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其  
有治政之音議其煩碎知不能久○附按十三國樂中有得  
有失聞者有贊有譏而皆美其聲以其比音而樂各得傳焉

當日事情妙入神理故樂言為之歌齊詩第日美哉泱泱乎  
美也非必其有治政之音為之歌齊詩第日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泱泱於浪反○泱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音泰○大  
海之國未可量也言其或為之歌幽曲彼貧反○詩第十五  
表式東曰美哉揚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音洛○揚乎  
北不淫言有節周公適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  
公不致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附按舊說湯  
廣遠○有安有思危之意此周公適管蔡居東陳王業難也  
今詳此說與注俱誤矣按朱子幽風集傳曰武王崩成王立  
年幼不能臨政周公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  
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  
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然則謂陳王業難在東証三年及  
遭變居東之時者注不知詩言而誤于前舊說因之則亦誤  
于後矣疑樂而不淫何說且明言周公之東曰此言幽風  
樂而不淫如赤芻凡几之詩是則周公居東之詩也樂即樂  
天之樂為之歌泰詩第十一後仲日此之謂夏聲大能夏則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餘記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餘記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夫音扶○秦本在西戎汧隴之丙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為之歌魏詩第九魏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姬姓國  
元年晉獻日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公滅之主也風扶弓反易以鼓反○風風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作  
主也險字之誤也大而約則險簡易行借其小國無事也  
○附按西仲林氏曰風風中庸聲凡物大則高亢而此聲大  
而又順凡路險則難行而此聲險而又易行所以為中庸計  
險作險未安今詳此為之歌唐詩第十日思深哉其有陶唐  
以險為聲高峻之義為之歌唐唐詩第十日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非合  
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日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  
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附按陳風如宛邱東門諸詩國人  
常遊蕩男女聚會歌舞即見國無主之象非僅就聲言也  
自鄘以下無譏焉鄘古外反○鄘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  
聞此二國歌不復議論之以其微也○附



按今詩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王  
 二叛怨而不言有哀其周德之衰乎也猶有先王之遺焉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疏曰杜以此言歌三下雅也民  
 思文王德不貳于殷怨紂政不言有殷先王遺民周德未大  
 衰如九章算術差分不為哀於時王怨時王無叛志周德衰微  
 小雅也思上世明聖不貳於時王怨時王無叛志周德衰微  
 其由厲之政也劉炫以服為杜杜解錯謬今以大雅歌其善  
 者何意小雅歌不善且曾為季杜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劉  
 不達此旨也○附按後儒皆主服說為合又西仲林氏云周  
 德衰故聲中有思有怨然有周初遺民故不至揚叛誹謗存  
 忠厚之至也今詳疏解注意民思文王德四語是在正小雅  
 內何一詩為言此義若謂此時尚在孔子未刪正前然如此  
 等詩表文王之至德即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者孔子萬無刪削之理則是杜注解在並無此詩之處矣  
 服說自確先王之惡如疏言是孔子存變小雅詩而不刪後  
 不應揚先王之惡如疏言是孔子存變小雅詩而不刪後  
 世得羣覽而孰知其為揚先王之惡更十倍於魯一時之歌  
 矣向得為聖人哉夫是非之公正欲存此以見天理不誣人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心不泯此春秋之所以作况其詩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發乎  
 情止乎禮義深得立言之體不忘忠厚之意實足以為千萬  
 世法故季子稱其猶有先王之遺民然則魯亦何嫌為之歌  
 何疑而不為北歌之乎疏議劉為不達此旨矣為之歌  
 大雅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樂聲和曲而有直體論  
 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  
 文王其聲大而和委曲中不失其正即西仲林氏曰大雅所以歌  
 ○附按注謂不皆歌變雅恐不然如其言小雅亦雅也若但  
 歌其止何處著得此周德之衰四字注別訓衰為小而于傳  
 下句猶有先王之遺又注云故未大衰將謂故未大小手義  
 何能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至矣哉言直而不倨據有  
 順曲而不屈也過而不偏也遠而不撓也遷而不淫  
 也復而不厭新常日哀而不愁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  
 而不匱德弘廣而不宜不自施而不費所利而利之取而

不食義然處而不底底丁禮反行而不流按十四句總贊  
 其德之無偏勝却皆以五聲和宮商角八風平八力節有度  
 歌中聲音摹寫形容之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先王之遺焉  
 守有序入音克借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先王之遺焉  
 見舞象南籥者籥音朔象南籥所執南籥以備舞也其  
 辭而以聲播之舞則舞其容而以曲隨之詩云維清維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  
 則此象樂之舞則舞其容而以曲隨之詩云維清維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  
 所舞故知象文王之樂也南如周南之意○附名塔李氏曰  
 世之言樂者以舞曲在樂曲之外凡樂先登歌次合作皆非  
 舞曲蓋據漢東平王蒼獻武德舞歌及六朝皆有樂歌  
 在樂章外也愚考古人遺制似升歌專歌而不舞至笙八以  
 下則舞與樂章相比不分二端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又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舞非舞曲即樂舞乎且春  
 秋傳連文云舞南籥舞大武舞南籥舞大武舞南籥舞大武舞  
 章耶毛河右詩曰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曰美哉猶有  
 象然堂下合樂則必無故又曰象舞其言明矣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

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疏曰聖人作樂  
 憾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于舞如樂記所言大武之舞是象  
 武王之事為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見舞大武者武王曰  
 王功德也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濩音護○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德聖人之難也始於見舞大夏者禹之  
 哉動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講見舞韶濩者韶音蕭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情徒親反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當用周代之樂故及韶濩而季子知其終也季北賢明  
 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問秦  
 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  
 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聖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附按或疑此所觀樂乃工就各樂取一二章歌之季北亦名



就所聞歌推論之不但所歌不蔽一國之詩即所論亦不蔽一國之政而所歌所論按之今詩三百篇又不多合蓋刪詩前所傳留樂章也今詳此謂工就各樂取一二章歌者甚足但既是以工歌則所謂一章者其詩與聲皆大有可尋而足以辨其大槩其一國乃奏歌于遠人賢者之前則亦無泛然漫及而在後日孔子所刪之內者也今注疏所解而合者與今詩與國政亦未嘗乖○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子貢與貢同○子貢孔子弟子師乙曰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好去聲○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兼二教言之九而字與尚書言九德者同十五字九德俱下十二字又其德之善而無偏也寬而靜如寬而栗意德也殺意德如廣大者易浮夸而靜如直而溫意德良而能斷如操而為善肆直者或徑行自遂而慈愛為善九德皆以上一二字為主而下一二字足之此皆人之德性有然者也又按諸家解直已動已俱未安今詳文勢祇是說直陳其德動而感應云爾疑當以上已而二字下一已字俱作義文乃于義為順通耳後肅先王之德陳德即如升歌清廟示德之謂德即寬靜柔正以下之九德也歌即頌雅風商齊之聲歌也先王有諸項中正不偏至善之德而為之詩樂發為德音之致其感動之神至於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應者如此而況於人乎故傳之後世凡學士君子之德性各有所近者取而歌之相與感發於神明中其為優柔融會之功涵養保守之力當有變化而不可知者矣此古人學之所以成于樂也宜者相合而有助之義九德與六詩分宜處只須大意解之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寬靜柔正即頌中獨稱盛德之意廣大疏達者大雅歌中之氣象恭儉好禮者小雅歌中之規模正直廉

遇者風化之善物商音中有斷意則肆直者宜齊音中有讓意則溫良者宜大此固各有取義焉耳或疑風雅頌謂歌之體非指周二雅三頌十五國風也曰體在風雅頌之外乎即三者歌之各有體而體與風雅頌已自不相離○又按注疏原本此處有錯簡舊本已改正今並注移之溫良以故商音下九字舊本仍注疏在下節今從禮記陳本移於此故商音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憂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斷都亂反○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臨事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失也而屢斷男也見力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而附按上言頌雅風時世聲音相傳甚明商齊之歌則原于古而傳于俗恐人忘本來故復申之臨事屢斷肆直德也而慈愛無端焉故下以爲勇德此九德以上一二字爲主也讓溫良德也見利而讓則能斷在中焉故下以爲義德此九德又以下一二字爲備也凡歌所以陳德也各取其宜而歌者用以保德也結言非歌孰能保此古人以聲歌爲學者此言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繁縟乎端如貫珠陳直隄反折之設反槩古者反中上聲句也此具反槩方追反○言歌聲之若動人心之事如有此事○此曰此輪成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言首聲感動令人心想如此也○附東漢陳氏曰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下者如墜墮也槩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嚴陵方氏曰倨者方之體故中倨者曲之體故中句最繁乎言其聲相擊屬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珠言其終始兩端相擊而微也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陳音悅○長言之引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至也○宋篇○附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細故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教則不復曉其失其本矣



曰甚矣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天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戾微末以象殺伐之氣附按嚴聲當作厲微末是始於九厲而終在細微亦剛暴過甚而致摧折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隤廢隤廢傳通解卷三十

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宋諸說○古樂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正也淫也也也賢者以昌不肖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二人撻牛尾投足以歌八闌撻所斬反闌音穴反○葛天氏一曰裁民古帝名投足猶舞足闌終也

二曰玄鳥三曰蓬草木四曰奮五曰穀六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衆之入昔唐陶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湛音沈○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氏氣鬱闕而滯著著直略反○闕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日含少次制十二簡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簡合成念一物非黃鍾管也蓋黃鍾八十一分應鍾四十二分自黃至應相距三十九分是謂律長短皆在此距中耳黃鍾爲宮則其聲出於黃鍾爲少也既得黃鍾遂定諸孔於三寸九分之內而吹之其全聲則黃鍾之宮也其次所穴孔間而吹之者即所合商角徵羽及二變之少聲也此以一聲而備五聲故曰黃鍾之宮及制十二簡後則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今詳此義從來無解者獨李氏發之○又按原文次曰含少者本所見者俗本誤作吹日含少今改以之阮隃之下應鳳凰正又注合成舍矣含矣字疑有誤以之阮隃之下

合和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法之雄雌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獲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後音夷○泰十二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顓頊許大反○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天合風化也其處居空桑



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顙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好去聲。入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際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鯀先為樂倡鯀音善倡昌亮。鯀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也其音英。英和帝學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倬作為聲鼓鍾磬吹管塤箎附按管箎為笙竿字。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馨大喜乃以康帝德德音枯沃反招時選反。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音當。乃以麋軜置缶而鼓之軜音角反。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鼓棬乃梓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梓分也。○附按瑟或作樓律或作判。舜立鼓楬延乃梓鼓楬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通河鑿龍門也降大滂水。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箎九成以昭其功黔其康反陶音遙。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九成九變昭明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善美也。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直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于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淫過翼在也三淫謂刻比于之心新材士之胎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殷可代

亥

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詩曰文王為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牧野於昭之於音鳥。○未至殷紂而勝紂於牧野。○附按六呂氏春秋以此言成王伐殷紂矣或疑六師指諸侯之兵言錢兵乃謂武王師耳日諸侯亦人臣仍與武王同六師非五萬十萬之名人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來迷可得稱者。成王立殷民反也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也。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古嘉美也尚人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為一世之所造。○呂氏春秋。

李九





東維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政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王

王制之甲第五十一

分土

王制五禮凡為天下國家者無一不本於王制事各有

制各通載其事而不備也周禮一經皆其法制而散為三

百六十官之職從官分條不從禮別曰俱不得比儀禮經

例又別其事類分爲十之類見無序者乎今總以王制名其

禮可考見者亦盡其大凡云首取尚書周禮小戴禮之

建禮考見者爲分土篇制先其大也並集傳記之文附下

節無各目今補其名焉

集補經附按前卷如內治五宗臣職鐘律等篇皆古禮經

制乃小戴原有篇名但廣輿以增補其文故舊本于

庚辛二篇加集補經三字今亦以例各標于篇下

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賦

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稷曰甸人供餽國馬○疏曰

有芻有禾二百里納銍銍年珍栗反○銍刈謂禾穗○疏曰

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銍年珍栗反○銍刈謂禾穗○疏曰

禾稷也三百里納結服結工八反○結聚也服聚役○疏曰郊特

送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結服者少應者多○補注九峯蔡氏傳

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云甸服畿內之地也甸服百里也○補注

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結服而外四百里服事也○補注

有以穀供者結則穀供外納葉總以供芻矢總兼稷粟

禾本連葉結稷禾末帶皮去穀不乎者經止穗結止葉外此則并

禾葉爲穀供也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侯服甸服甸服天子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侯服甸服



九峯蔡氏云... 聲教訓化林氏曰... 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 限而教化無窮也... 五千里然其地多沙漠... 勢放之殊未可曉今詳... 就其方所有地之多少... 州北近沙漠難盡五服... 耶泉四郡當同都錦京... 隨可按跡而稽即至西... 華東亦豈能盡如此法... 蓋昔就其一而止即為... 四惟視畿甸為極樂以... 外者為夷服至于服之... 千者是南北東西相距... 于多二倍即算周之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四

右夏制第一章 凡二條。又○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圭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哀公七年作萬國秋左氏傳○附庸陽氏曰當言協和萬邦傳稱執玉

言者萬國亦如言萬物萬民皆約舉舉至多之數...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卿上大夫則卿... 諸侯之土不得稱元士其係諸○天子之田方千里... 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疏曰按元命包云日圍望之廣... 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卿注司徒云日於地千里而差一... 寸是千里同一寸又取異也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 位注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 附庸是象星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自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 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四



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今詳此亦特討開方大數耳若千中逐一開算小數則開方萬里者卽百萬里提封百萬畝之地也開方千里者卽萬里提封萬井之地也開方四百五十里者卽四千九百里提封四千九百井之地也又按自明徐氏云古者內諸侯公卿大夫皆有采邑地大夫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繼世者不世其官世其祿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大夫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皆食祿於上以圭田爲祭祀耳今詳公卿大夫所受地說禮家槩以爲食祿采地于其實混而無別夫曰食邑者其所食祿之田也又曰采地者采事也其所治事之地也祿田視公侯伯子男者視其三萬二千畝之祿爲三百二十井之田取三百二十夫之稅及二萬四千畝之祿爲二百四十井之田取二百四十夫之稅一萬六千畝之祿爲一百六十井之田取一百六十夫之稅其爲采地則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卽周官稍縣置三地中之家邑小都大都也乃王畿百同中所分與公卿大夫使治其地事而公卿大夫受以爲家使家宰爲之而聽于朝大夫者食邑雖卽采地內邑然只公卿大夫之自奉爲地無多若通采地稅入則爲家臣官吏祿稍給一邑一都公事外皆以入之于朝以供九式中之用蓋甸稍縣都之賦皆有公邑而此亦入于其中者也至所爲世祿者止世其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五

邑耳餘無涉也然其邑卽采地中之田故禮交通稱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又按舊說周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家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今詳家宰爲六卿之首非公也又卿卽上大夫也此所謂三公者乃尙書所謂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似備惟其人者也蔡傳云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是已今乃加之家宰何其誤耶又按封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五百里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數多寡迥殊鄭注斥大益之說朱子譏其甚不曉事請則其說之承遠而誤已斷矣乃諸儒又爲說而兩通之豈不支離而失其正義乎說又見後大司徒條凡建邦國節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問音閑○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二小卿也各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角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股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二爲畿內餘四二八入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



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  
餘以祿士以爲開田。戰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各也殷曰歲時殷  
國九者三公之田三卿之田三有以致仕者之田三有以致仕者之田三  
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  
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  
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以致仕者之田三  
焉勝讀焉班。附朱子曰恐只是諸論道耳雖有以致仕者之田三  
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封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  
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附按唐虞胡氏云諸縣皆通稱此記  
大與通論先代之制不必指言其代也縣內大夫之田三以爲  
卿之田六小國大夫之田二十七其餘皆以待頒賜卿大夫之有  
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鄭乃云爲有以致仕者之田三以  
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東漢陳氏云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  
說也今詳朱子謂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封之理者雖小  
載九十三國之無其實而此各之不得立也至于鄭氏之臆說猶  
其餘事矣。又按舊說名山大澤雖不以封諸侯畿內不以頒  
王臣皆天子使吏治而納其貢稅故地雖領于王官而富貴歸于  
侯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七

郡國財雖同于土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租之外餘不  
取過問焉先王不以封之意乃所以抑制其強而防其侵心也  
今詳各出如五嶽大澤如四瀆乃天下之大安得封之而爲一  
國之所有不以封勝者亦順乎其物之天然耳若謂于諸侯抑制  
其強而防其侵心是以後世之私心窺先王而于先王公天下  
而無私建侯以爲安民之意恐未能見其源委也至謂富貴歸于  
利歸公上豈先王不以封者而又。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天  
使之食其地于都令人不可勝。○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天  
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音類。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  
言執王伯則是離謂中國耳中國而古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  
百里者有方七十里者有方五十里者有方三十里者有方二十  
方七十里者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非土地城國數  
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  
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辟處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  
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  
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固盛一之中三七之間  
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爲  
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時未得  
而問也。附臨川王氏曰執王帝者萬國以爲禹會塗山之時此

左氏之友也。萬邦者總四海之內大畧而言夫可以爲國數  
也。三石林葉氏曰康成不知禹服周服異同何義而推見要服之  
內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王伯者萬國之說謂唐虞時非七千里  
不能容之要知書言表正萬邦者萬國之說謂唐虞時非七千里  
國矣所謂大界地方三千里者何以容之且康成既以殷大界  
三千里固合于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又何地也然則  
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于虞夏周之制果何合  
若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爲據抑又支矣。附按此千七百七  
十三國者皆漢儒想像而言之也蓋即其上文八州州二百七十  
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合八州一縣內總積之即得千七百  
七十三數然八州一縣上文皆係空懸說而此總計者向落。得  
得有實也夫千七百七十三國猶且懸空無實而況萬國乎。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音供。謂此地之用  
也。御謂衣食。附石林葉氏曰官者凡祭祀賓客等用有所供  
也。御者謂乘輿服膳廄餼賜予主所用也。附按用之陳氏云周  
官太府卿財式源分九賦以待九用各有所有宜便又大宰之制國  
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豈官府之供止于百里縣服之御必  
千里乎或疑此與周官異制今詳此蓋以近而可急者先公用遠  
而須緩者後君奉乃體聖王先人後己急公緩私之義以制用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八

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長丁丈反帥色類反下同。  
長也凡長皆曰伯侯爲之設之。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  
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  
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州  
付五之法于州州則其民其土其財其用之陳氏曰古者  
能以國中而爲一人而無內患焉屬連幸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  
伯以聯其君故能以天。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  
下爲一家而無外慮。三人監古豈反監於古街反。使佐方伯領諸侯。附按此馬氏  
立監所謂三監是也。希聖周氏曰方伯專征侯者也監以下又  
有微意存焉。○子容應氏曰武王立武庚以管蔡霍爲二監以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幾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疏曰注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大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按元命包云日圖望之廣尺以應千里又考靈耀曰日從上臨下八萬里又河圖括象曰從地至天億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地之下與天高等天一度二經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零七萬九百二十三里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中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則天之中央上正四表之處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干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按夏至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則夏至去冬至日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一萬五千里○今按自唐以來以浚儀岳臺爲景爲地中○附按晉天文志引注中二鄭之說申論云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甲 周制 三

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曰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可股法言之旁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六厘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百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或者據此謂按天地日相去周徑之數據舊說如此無可質稽然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以有數也數之有可明見者惟尺五寸在地之日景爲可推驗凡物直光下則無景去光卽有景去光近則景短去光漸遠則景漸長據景尺有五寸則日去地中爲萬五千里可知自此景至一丈三尺則日冬至行天南北陸其相去一十一萬五千里可知日行天南北陸皆在地中之南自一萬五千里至一十三萬里是日與地旁去之數也若上下直去則據八尺之表爲八萬里可知日四時行皆居天徑之半其直于地袂去無有高下遠近此晉志所謂去陽城皆等無盈縮者故四時皆用八尺之表同也其高下遠近在旁于地相去之間更行北陸近地則見其高冬行南陸遠地則見其下此所謂漸南漸下因之有長短盈縮也至於周徑之數緯書與志文太相

相同其地去天緣以十九萬有奇而地體廣厚三萬里據地面而



言故志以爲十六萬有奇但周天圖數當通地上下徑數爲徑二計之志只以地上徑數爲周數此五十萬有奇之說有不符也讀者詳之今詳此說謂據舊說如此無可實稽者甚是有說則多不準矣夫一尺五寸之景可據以推驗而八尺之表無可準則日景亦不足據今若表用一丈或一丈二尺景尚爲一尺五寸否耶一尺五寸爲八尺之表而然也又云八尺之表爲八萬里可知夫必立表者先知日之臨下爲八萬里遠近八尺之表則可知者乃不証然恐立表者亦從未知而立之而見此表者復從何而知耶倘又率曰景千里差一寸爲言則此中即有細理可推算但未知其言果然乎否也况今據緯書與志文其大概不同又遠甚緯云十九萬有奇者彼言地之數半徑也其全數明云三十八萬七千里晉志以八萬一千有奇自云天徑之半將十六萬有奇者乃是全徑之數今以志十六萬有奇全徑之數而與緯十九萬有奇半徑之數相較而謂其大概相同則誤之甚矣又志既以十六萬有奇爲全徑之數則所云五十一萬有奇周天之數者已以徑一圓三計之矣奈何轉以爲嫌而強與緯之二百零七萬有奇者言同耶夫五十一萬與一百零七萬二家言天有半若果有數可準而何至差之至此耶在孟子謂十歲之曰三可坐而致者以天初昏正南之星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而恰一周即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自無不準之體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甲 周制 圭

所謂可致者憑此爲算耳至于度之相去一度爲幾何里數則至今從有言之者而果能得實于地耶蓋必日之去地其數先定可準然後再倍此數而又加地體之厚數應若干則日行于天之全徑即可得徑既得則三徑有零而周天之數已毫髮無差然後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里數若干必毫髮無差者以度原爲日一歲之所行也今觀二家全徑之數却止是二半徑則即所算半徑者或是而全徑亦將不準矣又兄日去地八萬里之說元莫能必其確當也故然日之數尚能牽纏計及者以行日景在耳若天之去地雖可以意會而實無跡可據乃諸家亦定其里數者是果從何處算起耶特河圖括象謂億七萬六千有奇者更合人生疑上言日臨下僅八萬里此又言天云地百七萬有奇將日已不繫于天有是理乎或曰此言天之外表則亦荒唐之至矣在天外表之數人于何而知之哉今觀其于二十八宿之相距言周天數即取徑數則與考靈耀所言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者意皆相類蓋亦如晉志就二十八宿日所行者言之故上文即合二家相較耳大抵莫可根究者雖相傳積久皆如是說而要不可爲典總謂之舊說而已矣○又按徑一圓三就大概說耳若靠實算衆多之數則徑一者其圓而緯書之算則未也前于附言之乃爲恰是晉志言周已加之而緯書之算則未也前于附言之三徑有零者以此○又按或疑緯言三十八萬七千里者是言

十八宿故與志言日行之十六萬有奇者不同曰得此一言則一家皆疑矣但二十八宿去地一周之數與天之地等耳從何算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代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平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周禮地官○附按仲友唐氏云學者見五等之封疆與武城分至維三及孟子百里七十五十里之說異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是未之放耳左氏云成國牛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而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鄉也則大國三軍出三鄉三遂則之猶天子六軍出六鄉六遂也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甲 周制 圭

石謂大國不過百里止則百里之地提封萬共山林川澤三分去二以六千六百餘井止則五萬四千夫有奇司徒徒役母過一人即盡用其夫尚不及具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國屬宅田土田貢田官田貢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稅其什一他無餘地百畝之分六萬夫之稅足食六千人而已君卿大夫與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主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四十九百井三分去一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放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出軍之實數有制賦之成數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此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是爲差此出軍之實數出于國中四郊者也天子萬乘凡百萬人諸侯千乘凡十萬人此制賦之實數出于舉國之中者也自軍言之侯國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王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王國方千里而具萬乘侯國方一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王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乘侯國方百里者爲兵車千乘通軍與賦而王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乘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實



合三百乘子男之國也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軍  
伯之國也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而具三軍又七十里而具三軍  
乘加二而具三軍又七十里而具三軍又七十里而具三軍  
一十里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之土田也雖未  
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魯論曰顧夷在邦域之中此附庸  
在封疆之內也魯論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宗此土田在封疆之內  
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之壤故統舉封疆而言  
之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侯言百里者兼軍賦  
侯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侯言百里者兼軍賦而言也  
伯言三百里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侯言百里者兼軍賦而言也  
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  
裏矣或者遂執此謂王制孟子周禮皆有明文不得以其說之難  
通而妄以是非有無主之先儒說爲正封廣封兩解殊不知未進  
推其地之廣狹矣以立國而遠以五百四十里三百里爲廣封  
于其地之廣狹矣以立國而遠以五百四十里三百里爲廣封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五

正封止于四同有半方三百里三三九同而正封止于二同方二  
百里二二四同而正封止于一同其多少終覺乖反不稱且以侯國  
千乘者制百里而具三軍制百里而具三軍又七十里而具三軍  
男國其制皆然邑井甸出車二百三十三乘以盈其數差之伯國  
出于地者少一邑井甸出車二百三十三乘以盈其數差之伯國  
五百一十家出一車其民則寬舒果先王良法美意之制乎况東  
一國盡爲制軍出賦地則凡爲國所有宅田主田賈田官田半田  
賞田牧田以及庶土之地雖職之民又皆具于何地里中以此度  
之則侯氏誠有未詳且晰也但舍此又無可徵無已惟依漢志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四百井出兵車百乘侯國十  
同三百一十六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四百井出兵車百  
法推之天子畿內百里同內方二百里四同之地制六鄉具六軍次  
方四百里爲家邑公邑小都大都井邑甸之制其出兵車一千乘  
六百里爲家邑公邑小都大都井邑甸之制其出兵車一千乘  
分出車九千乘其內之鄉遂不足盡以盡十六同之地外之井甸不  
足以盡八十四同之地者則一切宅田土田諸邑田以及庶土雜  
民長短多寡參錯于其地里中此通王畿之地大畧然也以反推  
制侯國宜無二法則兵車千乘者自當十同以內爲三鄉制二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六



兵車百乘夫大國百里素有千乘之名今漢志滅其九而存其二  
自非確解安得又據此而指其為千乘與次國小國之地也且所  
疑于周禮者謂將武成分十為三之實說成分土惟五耳今又另  
以五百里為非常之法而除于外不又說成分土惟四乎况若第  
一等果為上公而設王公者至少之稱與諸公且不同者也安得  
木文又下語公字至于末一等謂男百地一之同之地不應有附國  
增地之例然則其本亦言其食者四之一又作何解夫特創此  
解而與之通即知其文愈可疑也今詳言于下條○又按蓋魯方  
氏于周禮細察出載師歷人方州氏哲族氏臺涿氏庭氏等有劉  
款為上祭而祭入經文之語真屬今古之卓識今則詳見其文于  
因事之祭而祭入經文之語真屬今古之卓識今則詳見其文于  
未有不與祭事類若經為之而前轅而開其端兆故斷然以為飲  
公而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茶好空言  
王畿千法多封爵人姓實客諸侯之史記茶又如此蓋周禮此處上既言  
王畿千法多封爵人姓實客諸侯之史記茶又如此蓋周禮此處上既言  
方七十里諸子諸男之實數空加其數以亂之既欲空加遂並析  
之行欲將分土維三之實數空加其數以亂之既欲空加遂並析  
之為五以爲作異因又竟入其食者若千五句以見古王者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制

復視周禮之原本若茲拔者因先生而細繹經史謂此數處亦皆  
款之入宜必為刪改而正而聖經乃得完善也則諸家于此修  
實力求通終不得通者而今乃悟其故矣○又按周禮大司馬篇  
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處言國惟有大次小三等而  
已統盡乎天下蓋可証上言地要二官皆為後人之妄竄○又按  
說見王制之七篇制土地之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  
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  
子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華徧知四海九州邦國  
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十里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  
一為樂內篇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  
小國地皆方百里是傳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  
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  
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  
其千百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  
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然則之功亦如之雖有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制



爲周王畿外侯甸男采衛蠻六服也至于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焉相距爲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爲七千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制而廣周地耶今詳五服九服之異諸家議論紛然而以面計方計二畿當一服之說爲是當一主之至舊有周尺之說乃冥搜其所以異而同者而必須增百五十里則未爲恰好且古先王經理宇內建侯分疆豈必于舊制皆另計里數而紛擾更變至于瑣碎如是之甚耶似已不中其情理又况原文現有方字可憑而安得如是作解也存之使學者知此爲舊說耳其不可從者已見

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

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

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甲 周制 三

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

文告之辭自祭公譏父之言至此詳見祭物篇祭用總要章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

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也。勤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國語

○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

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

諸子夏古之帝王申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殷王帝

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大旨泰焉於虔反○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

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官七  
命受國八命受牧九命作伯  
受圭瓊卣之賜瓊才但反卣  
功亮反○禮

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納陛五曰虎賁六曰朱戶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圭瓚故文王因



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召音邵○  
在秦州岐山之陽古公亶父避狄自豳始遷於此修德以正  
王業故商王帝乙命其季歷以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爲  
西伯蓋商之州長曰伯謂以文王爲伯而在西也故文王行  
化而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故誦曰三升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於惟其齊充一分屬紂矣文王受命作邑  
于豳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爲采邑施  
大王王季之化於已所職之國傳記言分陝而治者蓋此也  
○孔叢子○附按孔叢子朱子謂是偽書而所言于義無乖  
弔禮篇中章下○周成王使召康公命齊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召音邵女音汝○五等諸侯九州之  
楚○僖公四年○子曰自陝而東有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  
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郊召音邵相去  
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維新爲才故舉  
維新以所主者主之○隱公五年春秋公羊傳○附按注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甲周制主  
司馬司徒司空三公非是說見祭物篇失禮章下職始備  
諸公條○又按此見于公羊傳而朱子加于曰字者何也且  
若此見于他書而朱子確知爲孔子之言則當另注他書名  
而今原本仍注公羊隱公五年字意者原係公羊子曰而抄  
錄者誤脫公○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  
晉侯重耳爲侯伯重平聲○以策書命晉侯爲伯○王肯必  
立牧方三人使窺遠收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  
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  
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  
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  
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哉乎哉

故牧者所以明四目通四聰也夫音扶○此  
條未詳何書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一終

主







造都邑亦如之其音亮訓直選反○后君也言君者王與諸侯同禮夏官○附靈皇方氏曰營國以下專言王國  
舊說兼侯國非也凡建侯國大司徒制其域封其四疆而邑城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官所能及也其國自置匠人  
營之詩載召伯營申及于寢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乃宜王特厚元見非封國常制  
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曰按典命上公國家車旗衣服禮物以九為節城蓋方九里侯伯七子男五并文王有聲詩箋  
差之主城當十二里○附  
中城知天子有中城也中城有左祖有社九卿之室則百官治事之所也  
方九里其外城則經傳無聞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  
凡八尺是為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總三分寸之二金輻之間三分寸之  
一○疏曰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而有三門門有三塗男  
子由左女子由右車從中央○附靈皇方氏曰不言緯涂者與經同  
同也下文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而不及緯塗則與經同  
知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  
經之涂也○疏曰王宮所居者謂經左右  
後市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七建國之機三  
前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也劉向別錄云路寢在北堂之西  
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應右宗廟社稷皆不與  
合鄭皆市朝一夫足容百步  
○附靈皇方氏曰或疑一大地隘不無雍矣大朝雖曰諸侯萬民咸在然市者易期而入則  
者德為鄉邑之望然後致而詢之非徧致萬民也惟大合諸侯  
朝廟不足以容然後致而詢之非徧致萬民也惟大合諸侯  
時朝親宗過無不能容之思明矣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廣古廣反○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  
脩一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舍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  
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附  
海趙氏曰千五室三四步四步則深八丈四尺也十七步半則十丈五尺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其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皆三其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  
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附兆錫姜氏曰步言三謂尺  
言四三丈變也○靈皇方氏曰其文曰四三尺者後  
九階南面上三四步明四步者廣益四尺三寸者廣益三尺也  
九階南面面各二○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之  
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

鄭知南面三階者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是也  
升自北階又雜記夫人至自東門升自西門  
側階以此知四面有階中三則餘皆二也四旁兩夾窓明每室四  
戶入白盛白盛白盛也盛之言成也  
堂如上一制則門室廣九步二尺東西室三之一  
十一室四尺兩雅日門側之堂謂之室三之一  
室即門室上作之也○附用之陳氏曰堂上南北十四步門室  
三之門則九步二尺室三之一則為四步四尺也堂上東西十七  
步半門室三之一則十一室三之一則為四步四尺也○  
分取一則門室修三二尺正室東西廣十般人重屋堂脩七一  
一步四尺則門室廣三二尺正室東西廣十般人重屋堂脩七一  
堂崇三尺四阿重屋修七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  
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  
○附靈皇方氏曰若今四柱屋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霤則此四  
阿四當也重屋複桷者若明堂位云後廟重櫨鄭注云重櫨重承  
壁柱也○附  
後市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七建國之機四  
有櫨也故曰重屋鄭云複桷亦漢語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度徒洛反下同  
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  
周早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注云互言之明其同制者夏殷宗  
廟則王寢明堂同殿舉王寢則宗廟明堂同殿○附靈皇方氏曰其  
廣凡八丈一尺其深凡六丈三尺○靈皇方氏曰凡室三筵者夏  
制三四步四三尺中央室較深廣則五室皆同也不言東西廣  
者準以堂之廣也○附  
此明堂名雖殊而實則一也所謂世室非廟所謂重屋非寢皆以言  
于公食大夫有東西室東室西室而巳天子路寢見于書亦東西房  
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巳則太廟路寢為有五室十  
二室康成謂與明堂異實同制非也○附按明  
堂之制與義說見本章下者周公條之未室中度以凡堂上  
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  
數室中謂舉四壁之兩



阿皆五丈。禮器曰：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考工記。○附朱子宮室考三十三節。朱子曰：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自注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東。門亦在東。門曰外門。其北蓋直而東。行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外門。人外門。其鄉廟也。皆曲揖而東。行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外門。將北。曲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之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間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廟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間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太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門。天子則五庫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堂之厚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櫓。自注云：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櫓。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射棟。次曰櫓。前曰戩。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櫓。櫓前接戩爲戩。今見于經者唯棟與櫓而已。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建國之模。六



于屋漏是也。管子問謂之當室之白。珠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也。經止曰。西北隅。室南其戶。戶東而屬西。自注云。說文曰。戶。半門也。屬。穿壁以木爲交。應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闔者。家中霤之取明也。闔。一名邪。其扇在內。案士虞禮視閭。闔戶如食。闔啟戶。破闔。鄉注曰。闔。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禮。斧一也。亦也。戶闔之。問謂之依。自注云。鄭氏曰。曉東戶西也。親禮。斧一也。亦以設之于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戶東曰房戶。問自注云。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爲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闔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闔間在西。而房室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官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闔間設依處。正中矣。又案詩斯于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此一房之室戶爲西當考。○房戶之西曰房外。自注云。士昏禮記。母南而于房外。女出于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臣弼之。建國之。卷七。



則西階之東廊以其通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土之階三等按土質  
程氏三等受爵升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  
馬以爲階三等也南階各在極之外而近字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  
尺故階三等也南階各在極之外而近字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  
西階繞極而東燕禮股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極之西而散  
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極之北則西階在西極之西矣土冠冠  
于東序之延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擯于西序而擯弓曰同人殯  
設碑自注云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  
上登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饗侯醴醴來碑米  
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庭隨  
南列米在醴醴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  
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  
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  
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  
度從可推矣○堂塗謂之陳自注云郭氏曰堂下至門經也其北  
屬階其南接門內階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晉禮注曰三揖  
者至內階將曲揖既曲北而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階將曲者至  
門內階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而賓主各至  
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階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肅矣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 王制之七 禮記之類 九

祭事也與有事于寧也凡入門內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  
三揖並行則侯于臺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寧門內兩  
塾間與鄭同謂之寧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于此寧立  
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  
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  
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于室  
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堂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  
推之則周人門之門較于室之數亦可得而知矣○門之內東方  
右門外西方曰門自注云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  
入爲右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  
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也門東曰東  
人迎賓出門左西而土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門東曰東  
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于經者天子有屏諸  
侯有朝侯朝侯侯氏曰小侯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  
外屏屏謂之櫺郭氏曰小侯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  
路門之外屏侯內屏侯曰門屏之問謂之寧侯氏出而隱于屏之外  
此屏據諸侯侯內屏而侯外屏也諸侯路侯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  
外朝按禮禮夕幣于侯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向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 王制之七 禮記之類 十



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土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  
有室無房室注曰廣柴門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  
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室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  
備參考○郭氏夾室論曰古廟制無考天子諸侯之制尤闕如今  
準禮三楹者士之廟耳廟有二門堂有二階室居止中左右爲東  
西二房有事于廟則恒用東房西房恒虛謂室與房中分東西者  
非也恒虛西房而不用故言不及之謂室中神位在西壁用西房  
疑于壁神之士理或然耳以廟言則前半爲堂後半爲室亦謂之  
寢以宮室言則棲神者爲廟生人之所居者爲寢耳惟夾室之義  
不能明竊意左右房之外如室之制與室劇半而分者皆夾室也  
室之外又有室故曰夾室惟三楹者無夾室以左右房之外無餘  
地也廟五楹則夾室有三廟七楹則夾室有四廟九楹則夾室有  
六矣天子諸侯之廟必甚宏敞尊者居中左右房虛以用事故左  
右之夾室皆可藏主先公之祧主藏于后稷之夾室先王之祧主  
藏于文武之夾室天子諸侯有遷廟太祖廟之夾室卽爲遷廟非  
別有廟也土無夾室亦必廟中有藏祧主之所但不得其詳耳正  
以夾室皆面南與尊者所處之中室無異而室之前皆爲堂板乎  
有餘地稱宗廟之尊矣解者往往亂夾室于廂廡使人迷愾不明  
聊爲通之惟其有夾室不殊于正室之尊故可以藏主而無憾而  
漢以來同堂異室之制或不諸此乎○高安朱氏曰按三代而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乙建國之帳主



亮諸允反○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后市而立  
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叙介次也陳猶處也度又  
尺也最宜區之屬鄭司農云在右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  
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所立社也舊書淳作敦杜子春讀敦為  
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匠長立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大八  
尺純四狹與陰禮婦人之祭禮○狹同○周禮天官○疏曰鄭  
答趙商問純四狹何云度八寸四度是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  
三度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謂四度是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  
王氏曰次其官之次司市所陳物之次是也叙其地之叙司市  
所謂各于其地之叙是也肆陳物之肆肆長所陳各掌其肆之政  
令是也○柯氏曰朝之政主乎義則王與公卿大夫平章之市之  
事主乎利則后令內宰建立之義則王與公卿大夫平章之市之  
立自后此以見先義後利賤貨貴德之意也然必使后  
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資以相助故爾

右建國之模第一章凡四條○又○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

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茅取其潔質也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七建國之模三

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附按此  
位坤二離九巽四也七五三乃中之三位兌七中五震三也  
六二八乃北之三位乾六坎一艮八也俱自西而東自南而  
北數之即洛書四正四隅中央之九數為神龜戴堂高三尺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腹五之交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其官方三  
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  
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  
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大戴禮○附  
按舊本此下集有大戴禮篇末此天子之路殿也四語今詳  
大戴禮全文仍有外水曰時雍又或以為文王之廟等語漢  
蔡氏魯因之為辟雍太廟明堂同實異名之說當時  
氏已攻論之宋用之陳氏又申其論去宗廟在雉門之內而  
教學飲射于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神祀天神于  
人鬼之室則失之實此其指駁易明朱子編禮于此等文悉  
又按大比殿廟學宮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疑注有明  
堂之稱天子三朝燕朝聽政在路寢之室後因以月視朝市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七建國之模三

政之明堂混于日視朝聽政之明堂而以明堂為路寢矣秋  
諸侯來朝行觀享禮天子負展而立太廟之堂後因以太  
廟會之明堂混于時觀之明堂而以明堂為太廟矣天子視  
學釋奠將祭擇士習射澤宮但在郊學之堂後因以南郊樂  
禮之明堂混于在郊大學之明堂而以明堂為辟雍矣周公  
營洛成建明堂成王采新邑朝諸侯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此又因以配祀文王之廟矣周衰禮湮各實相亂沿傳更襲致  
或記明堂為文王之廟矣周衰禮湮各實相亂沿傳更襲致  
卒成汨亂而莫辨學者當細別之○昔者周公朝諸侯於  
明堂之位禮儀朝諸侯也○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依於斧依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附  
按石梁王氏云注言周公攝王位又言天子即周公按周公  
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  
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而注亦曲徇之今詳明堂  
位本記下文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成王諸侯于  
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是記  
文所言之天子原指周公而謂周公踐天子之位以為攝也  
鄭注當駁出而未敢故王氏交責之若後之  
單駁鄭氏一似記文無誤者則失其旨矣  
三公中階之前  
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  
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  
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  
西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  
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  
公明堂之位也魯先代反○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  
賈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  
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乃  
朝周禮侯服五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  
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唐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富也以當







儀禮經傳通解

有元紀傳通解



詩九月築場圃乃農田中種蔬納稼一地兩用者與此不同。又按文叔黃氏云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老而致仕者仍當食祿矣別受田謂之宅田則無聞也禮云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所在耳豈以稱凡致仕者哉今詳宅田無考疑因以宅名或附城郭而居之民亦授之耕地也蓋古者農民盡在鄉遂守王城民衆所聚當亦有農民宅之而授以農田。又按下文李注引食貨志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夫先王之世雖士工商各另執一業乃于授田者獨謂之農夫若士工商亦受田而耕豈得復名爲士工商哉師士工商自有志于耕者先王自另授之田與農夫等耳彼農夫家有凡民之後秀當約士者先王不另爲培植而養于學校中乎然則安得復有士田與賈田且所謂五口當農夫一人者出自何經不皆屬懸度而臆言之乎或曰此謂土之主田曰圭田爲仕者而設當附于大夫之采地不當與賈田並數或又曰賈田亦是治市官之祿曰其他如治市官者不勝數矣而獨賈有授之之田而見于此其推而難通者即恐經原文不如此。又按注以官田爲庶人在官者之田以祿府史胥徒今詳自公卿大夫至元士皆受地則祿爲其所食邑也若中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自以公田所入之稅給之且孟子言庶人在官自以耕者所獲爲差則多少不等而亦難以田分矣况庶人在官自辦官事無復有暇日以耕耘于南畝是以農之者荒之也安得有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制地注无

此官田或曰考天官太宰與太府以九賦待九式之用其邦郊甸稍縣都之賦無有供祿稍者則何故曰卽所言匪頒賜予皆頒外之恩施而常職當與者已統于其內不待言矣又地官千廩人舍人舍人後設一司祿若皆授之田則此司祿已無事。又按或疑牛人掌養公牛校人掌養王馬古者六軍車乘牛馬出自邱甸凡士卒用者皆養之非牧中矣至國事官用牛人共兵車之牛校人領軍事之馬此等皆取給于二官其滋養必繁故有牛田牧田曰太宰言七日錫秣之式太府言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則四郊皆納總結案矣尙何須此區區牛田牧田也哉。又按近郊遠郊七出之內其士田賈田官田牛田牧田五田既皆可疑而班史記莽又言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令市官收賤賣貴則是欲爲莽竄入牛田牧田者以見古王者亦一一取之民也史又記莽一切稅天下民民早已無不取也應知他篇刪去此十字而周禮之文乃完善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三百里其上下大夫如州長四百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達人亦監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按所

○家邑大夫之采地。○附文叔黃氏曰家邑大夫之食邑也謂之食邑非鬻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家宰士有府



封井里以爲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文始分  
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者耶今詳建邦啟土所依爲國者田也  
田以聚人生財出兵賦貢穀稅足供國家之用然後可以成國是  
必計田里之多寡而制其國之大小先儒于經所言建國里數論  
田而不論地自屬當理但通接經文凡以里數言之通田與地并  
無分指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亦係大概言之謂分土維三  
云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而可封之理然則所謂分土維三  
安得一百皆執尺丈以按地而畧無所增減出入于其間耶况一  
夫授田一百畝周制也各經皆無二百三百之說也自欲寬入于  
司徒與送人而其說乃亂矣然以此惑人猶近似有理至于授上  
地百畝者亦必兼五十畝則更無理義可爲之疏解豈非所謂顛  
倒五經使學士疑哉惟公孫祿之習聞而親見者乃能實數其罪  
哉 ○大司徒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西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  
州爲鄉使之相賓 北毗志反賙音周○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  
皆謂立其長而教合使之保猶任也殺救凶失  
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爲授杜于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  
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 王制乞糾土地之法 至  
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問二十五家族百家  
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附靈皇方氏曰五  
家驅近故奇表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同閭門內故有故而寄託者  
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贍故葬具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衆  
強故寇盜大水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蓄積厚故小旱凶荒與  
之相賙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拔出故使之實其賢者使賢國與  
也而曰相賓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是使鄉人自相  
推擇而賓禮之也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也○附按剛中鄭氏云凡此其所治民則所使所合者乃邦國都鄙  
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敘其所治民則所使所合者乃邦國都鄙  
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鄉制與國同可知今詳大國三鄉  
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遂外亦有都邑此邦國居  
民之法皆與王國同也若都鄙亦統於是義中者其邑居之民亦  
五五相比隨其室數之多寡而皆以比閭族黨連合區分之以定  
其居施其教多者以爲幾州幾鄉幾族之居民立法故獨系于鄉而不  
數不一而法則一也惟其統都鄙之居民立法故獨系于鄉而不  
遂言于 ○遂人六遂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  
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名掌其致令刑禁以歲



時稍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鄒作管反○鄰里  
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  
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知  
六鄉○附錄王氏曰用此法經田野造縣鄙成然後可定民居  
若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田野一句乃是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  
伍以定民居不同蓋縣鄙自五家以下則以升天救井田野自四  
井以下則以四起數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并起救井田用邱甸  
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文叔黃氏曰地辨其野  
之等不問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故以歲時稽而長之辨其野  
之士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餘  
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  
田百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晦與畝同○萊謂休不耕者鄰司  
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  
一戸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良  
晦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者也  
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  
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附按此辨其野之士一節乃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年制之注率  
創畝爲王莽而實入于周禮遂人者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  
司徒條○又按兆錫姜氏云萊謂休不耕者卽司徒制都鄙所謂  
易也中地田萊共二百畝卽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萊共三  
百畝卽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共五百十畝與不易之  
地家百畝文有衍緒耳又按或者謂爲鄉爲遂先王自一視之而  
田制應皆同安得注爲饒遠今詳歆以妄言竄于此而鄭注波濤  
而盡逐來明者之駁也諸家雖有強解者而凡治野夫間有遂遂  
亦難得通則謂周禮經之原無此節也益信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嘐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  
有道萬夫有山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嘐之忍反澮充遍反澮古外



總周七萬五千人爲七萬五千家則是其所餘者再起二次六軍而仍有餘況猶有六遂然則家一人之定例安得有過而乃等及干家二人家二人半家三人之可任用而作此出位之妄思也非爲莽之欲而又伊誰也哉○又按夏官司勳言凡頒賞田參之一食仍是此等說數又言惟加田無國正別異加田皆于義不確此二節亦皆欲之竄入皆當刪之蓋其上文經言凡賞無常田庶功者義已明而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此職已完矣

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在地事而合貢賦凡稅歛之事此謂達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都鄙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今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臨臯者也玄謂臨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達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身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三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官謂農牧衛虞也賈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十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匹爲三三爲百百爲千千爲萬萬爲萬井井十爲萬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千人○疏曰鄭知此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中皆爲溝洫法此經謂井田法故也采地制井田異鄉遂者按遂人是溝洫法鄉田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耦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也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先後鄭引春秋傳楚薊掩書士田事土地下平曰衍饒沃之地九夫爲



一井下濕曰臨近卑澤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是之謂井牧九夫為井三方一里四井為邑邑方二里四邑為鄙鄙方四里四鄙為縣縣方十里四縣為都都方四十里四都為州州方百里四州為畿畿方千里四畿為邦邦方千里四邦為天下

信之法後原非謂小司徒是言治鄉之法則鄉遂何嘗異制乎且

如言九夫而每加作四倍之數以爲積則其形體之實原不同也徒言九夫而每加作四倍之數以爲積則其形體之實原不同也

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爲萬井溝洫蕃布于是以小司徒邱乘之



十三里有奇橫亦三十三里有奇縱分爲十城橫亦分爲十城每  
域三里三分有零每域百夫則百城爲萬夫也遂人言夫間有遂  
夫畝百爲夫將第一城百夫之田橫數之一夫一遂遂自北而南  
凡有九遂而已隔成十夫矣此言遂之爲縱也若自第一遂而一  
起數自北而南數至十夫而一城已盡矣十夫有溝城南即有一  
溝東西而爲橫也又將此第一全遂十數橫數之西盡本城而一  
成百夫矣百夫有澗卽有一澗在此城之西又南北而爲縱也又  
將此一城百夫有澗卽有一澗在此城之西又南北而爲縱也又  
千夫有澗另有一澗在其南又東西而爲橫也又將此第一澗內  
之田爲千夫者橫數之西至各城之盡而爲萬夫矣萬夫有川另  
有一川在此一大地之西而又南北爲縱也此地之西旣爲大川  
則此地之東亦爲大川因其爲縱故遂人言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又此地之南爲澮則此地之北亦爲澮矣此一川萬夫遂溝澮澮  
之制見于遂人而應如是解者也蓋一川之內橫澮在其外者爲  
二而縱澮在其內者則有九橫澮在其內者亦有九惟遂在內者爲  
縱者則有九十遂焉而每一遂內皆十夫而同此溝乃謂之十夫  
有溝耳如是而一川萬夫形體之制明矣至于都之田小司徒  
僅言井邑卽甸縣都而未及溝澮等鄭氏用旁加之說以求合匠  
人之澮澮而亦不細計其溝今其說旣屬無實而妄則應盡置之  
但倣一川萬夫之制而爲此一都之制也蓋一都之地亦縱三十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 主制之七制士學之五



爲記多界限也必如是解則下文九夫爲井六句雖漸爲濶大實至懸一乃承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自見無不均勻之象若果上文先分井與牧作二種且爭一牛則下文安得同三言令貢賦而毫無分其稅斂之事哉則鄭注之爲膠解也卽本之而已可見然鄭氏是本不易一易再易之周禮而劉歆之通鑑爲之罪人尚待言乎哉○又按或疑鄭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鑑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云云爲二牧當一井之說之証然則司馬法非乎曰按齊景公之世田穰直爲權詐之兵有功息於封爲司馬法之官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使大夫追述古司馬法而附穰直兵法於其中總名之曰司馬法今詳大夫所追述者未古則穰直司馬法乎况又雜穰直法于其中則不可以此証周禮也明矣○又按舊說牧謂驅水草之地牧養六畜者也有井田之有牧地然後不妨稼穡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爲井驥息則爲牧卽陵亦可收也鄭謂牧卽井似拘或者遂謂按古寓兵于農凡兵車馬牛皆養在農地故比法以歲時稽其數此非雜豚者每可畜在桑麻下者似當有牧地今詳假令古卽有牧地而周禮此處是言牧地也耶况牧地出自何經大夫鄭于井牧既誤解于前矣而此又因前誤而復生誤噫誤將何時而已耶○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邦廣五寸二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不爲溝洫之水道邦廣五寸二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不

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耦首謂廣古曠反下同耦首兩入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耜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大間小溝遂上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澮地制與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其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其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中容一句甸方入尺出田稅緣遂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成百里出田稅緣遂十里治澮未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數載師職曰圍歷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一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鼂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井田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於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司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於



則自然之川今詳九萬夫之田不得有九十澮而九百夫之田亦無九澮已詳見其圖于上大司徒條之末○又按舊說周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有九百夫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成間有澮同間有澮其間澮澮多矣遂人所言者積數以直度之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以方度之也惟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鄭氏來其說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制夫之法分爲二矣求之于經無明文今詳舊說誤矣遂人明言田匠人明言九夫而僅謂此是積數方法以直度之與方度之可子鄭氏此處如是分別極當求之于經亦有可証說見下○又按舊說鄭注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溝澮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而說既離乃欲合遂人于司馬法以爲鄉遂無公田皆稅夫又欲合小司徒于匠人以爲畿內不爲井田此爲造都鄙法及見孟子春秋傳魯論之言皆井田也又欲合于周禮乃以爲周制王畿用夏貢法邦國用殷助法設邑吏諸侯異輪夫豈獨紛紛無統而亦矯誣先王失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今詳舊說謂王畿不當與侯國分貢助畿鄭爲失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之大體者甚矣但鄭注于下文又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謂邦國侯甸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乙制土地之法

爲于經無明文乎今又按朱子註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周所謂徹去者蓋如此可知是王畿內先兼用貢助而諸侯之鄉遂都鄙雖與天子大小不同而田法無不同也孟子時去周室之盛猶未甚遠其指陳固如此而周禮遂人匠人復以十夫九夫顯爲分別然則鄭注分王畿以貢侯國以助者雖于經義大不合而其于遂人之十夫言溝澮法于匠人之九夫言井田法者則確當之至矣朱子乃本此以解孟子而事跡即得互爲証佐故凡舊說不細察于此而謂遂人匠人同法者無一不訛誤也○又按或謂一井九夫而爲十井九夫者耕土九夫而占地則十夫也一井共一溝故曰十夫有溝十井九夫之田占地則百夫也十井計十溝通一澮故曰百夫有澮一成百井九夫之田占地則千夫十溝通一澮九千夫之田占地則萬夫皆倣此以一成百井計之當爲百溝十澮一澮以一同百里計之當爲萬溝千澮百澮十川但川係天地自有之川不可以數定人力所導至澮止則自萬夫之澮隨所去川達之主一同百澮分澮各達于其川故匠人云直達于川若中原多平地其澮去川遠者亦必以人力計地浩川此則遂人所爲萬夫有川者然終引歸于地勢自有之川如南注北河之類此又川之通稱也今詳此謂耕田九夫而占地則十夫者乃從九夫十夫混一無別之諸說而搖實之使皆有著落但于義細衡亦恐有







田百畝文○附按嚴陵方氏云所謂東田則諱所謂南東其畝是也今詳詩言南畝此謂東田各依畝以起文其義一也○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度度上如字下徒洛反○可空冬官卿掌邦事詳宜連山川沮澤時四時沮將慮反○觀寒燠燥濕沮謂萊沛○上移之山川沮澤時四時疏曰注寒燠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附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量地遠近不能無差故必俟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制邑并與事任力事謂築邑處市也○附鹽阜方氏曰與事任力之虞與事任力與民事以任其力也○附官以九職任萬民皆以食莊知地氣之異如今大江西南稻熟以季夏大江南稻熟則在季秋故必量地遠近以候驗四時之氣然後可以與事任力也註言力役之征恐未然方音度地居民不應舍民事而遽及力役之征○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燥乃管反○使其材藝堪地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燥乃管反○使其材藝堪地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按盧植云能業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是也○附陸氏曰煖地之氣咸應不同故天氣有寒煖地氣有燥濕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各使民質之能堪其氣者居之鄉注解此甚當下之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王制之乙居土地之義

言谷川異制民生異俗異齊以至修教不易俗齊或不異宜則居民材因天地之大凡也陳氏注以居積物材爲說與下意不貫

廣谷大川異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反○謂五味異和和胡卧反○謂器械異制械戶戒反齊其情性緩急五味異和香臭與鹹苦○謂器械異制械戶戒反之衣服異宜謂毼裘與絺綌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制禁○附東海陳氏曰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脩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附溝義曰作邑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大小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民有多寡之數或下室之邑與夫百乘之家當度其多寡而居之也○附李氏曰于制邑量地之多寡者蓋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民言其長短者蓋將以其定數制之也彥醇馬氏曰邑所以容居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



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樂音洛○立○古者公

田籍而不稅籍在夜反○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市屋而不稅

徵也附按舊說周官市關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蓋恐商賈之盛去求者衆征之所以抑末也今詳孟子言市廛而不征關議而不征與此王制所言者反非王政乎哉恐周禮此等處仍是劉歆

後之深心于學者勿為其所愚也林麓川澤以時八而不禁山

也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

郊之地稅什一疏曰卿大夫士家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

物故云無征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之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

殷政寬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

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附按周之陳氏云鄭氏以周禮士田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乙叔士地注

圭田以圭田無征為殷制而註載師改土為仕其說無據或者

謂圭田以圭祭祀自不應仍有國征若以無征為古制疑周法有

征則鄭氏以載師土田為圭田有征近郊之稅者屬說不足信矣

今詳陳氏之說甚當且士田與近郊之稅十一者見因事之祭篇難章

士田者見上文載師條說近郊之稅十一者見因事之祭篇難章

方相氏條○又按或疑此征或為力役之征征役以稽辨夫家為

施舍此夫乃世祿之家卿大夫子孫式徵有圭田自治奉祭祀者

此等夫家當念其祖宗功德而優免之以篤尊有德之意亦即司

徒孫所舍貴者一例以其為貴者之後也與今詳先王于仕者

之說孫不世官而世祿耳若卿大夫而既去世矣安得仍有圭田

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曰按周禮以人云豐年

也旬均也言于有事之用民而均民之力使其盡一也其用之

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使食○疏曰凡國家為役

功多難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原饒牲體壯

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以

上六條本篇○附按此老者指司徒法國中近六十野近六十有

五之華而言井所舍之老者也則自六尺以至六十七十尺以至六

十有五雖皆任之而征役亦自有輕重之分矣○又按疏解似無

道理恐記文只是言老者則使之任老者之事而其食仍令食壯

者之食所以憐老者而優之也至于壯者則自

任壯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已不言可知矣

右制土地之法第二章凡十一條○又

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再有三發卒日子為

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二王制之乙制土地法

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振其遠近田有稅收

公田也底平其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里原里有稅度其

遠近俱十一而中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里原里有稅度其

八也○附按國語注云里屬商賈所居也以入計其利入使

出賦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多少之差也今詳家語此言及



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從俗反○戶反○事

舉其中○事以十敘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敘力反○

附按此以魯自反○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終有不

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

苟行之又何訪焉○周公之典則何賦也○周以井而答以句

猶有若告哀公盡微之意○又按此春秋用田賦傳也○西

傳皆有文內傳以兵賦言外傳以稅賦言似當以內傳指取

井言賦者為合家語兼取兩傳文合為此篇反成岐說不相

貫通失之○又按原本是子季孫今之言子孫則更渾融有

神應是朱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貨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

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

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

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同

時一夫授田百畝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貨皆什一

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

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虛舍一大所耕公田

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

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虛舍一夫貢○龍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樂有洛陽五種反從日從夕或音昔其反者井井去聲也

也平聲○龍子古賢人復戾猶猶言多也糞操也○盈滿也

賜假視也勤勤勞苦也稱率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詩云雨

出之以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繼幼子也詩云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

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而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

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

可見周亦用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殺祿

助故引之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殺祿

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夫音扶○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界其溝壑封植之界

有不均賦無定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

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祿可不勞而定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

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

助為公田而治野人使養君子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九一而

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

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附朱子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近世

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

兩項却是○又曰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

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為九萬大川澮洫反少者此

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也鄉遂近王都人眾稠密家勝

兵不如此不足以盡地而養民且又縱橫為溝洫川澮所以

高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為詳若鄉遂之

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制甚畧○又

曰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鄉用助法故八家同溝

其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鄉遂則以四為數六

七家始出一人故有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所以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日國中什一使自賦日國中什一使

鄉又如伍兩卒族師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鄉九

一之法只得什一使自賦日國中什一使自賦日國中什一使

是也鄉遂用助法匠人是也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未子

總其制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竊

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

野可重為萬夫之田溝洫塗路方則可以如圖蓋萬夫之地

所古不妄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徑法



鄭注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包山川林麓在內雖盡用溝  
洫法然齊分遺故逐處盡為井田雖為溝洫不能如國故也  
言其間綿亘一同之地為萬夫者九故以律法紐繫只總言  
其數今詳諸儒論遂人溝洫匠人井田二法其說長矣其政  
鄭氏于十夫九夫曲生異議者皆非也惟朱子專主鄭氏分  
兩法者為是蓋朱子謂此問族黨州鄉皆是五五相連所  
以行不得那井田八家同井之法今陳氏前所言之據是而  
後謂萬夫之地所古不多以與井田一同分別此但據匠人  
言耳夫小司徒所言之地其大小亦與一川萬夫者等  
然則都鄙用井田者何嘗為井田必作一同算耶終覺朱子  
之說為不可易此須合居民之比問制軍之什伍制田之十  
夫溝九夫井一泰通而得其法之異同乃知朱子與為定  
論故今集諸家說于經文下而本朱子以駁之正之錄卿以  
朱子說于孟註中至其餘入各職諸項條下讀者詳之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職之外又有圭田所以  
不言世祿者祿已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  
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  
有妻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恩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注制之乙制士地注

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井田之義一日無泄  
地氣疏曰謂其冬二日無費一家疏曰謂其三日同風俗疏  
謂其同四曰合巧拙疏曰謂其五日通財貨疏曰謂其相  
耕相習四曰合巧拙治木邦五日通財貨疏曰謂其相  
相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疏曰古者邑居冬時入  
通相交易井田上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為市故謂之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遺廬舍種桑栽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  
種蠶昨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  
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  
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墾不得獨苦故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注制之乙制士地注



莫音慕趨音促食音嗣。宣公十五年春秋公羊傳及注。謂按此公羊傳注謂述井田之法多本禮經古制而有異者。如五口為一家十井出一乘一里入十井入乘共一乘之類。至里正乘馬之事三老孝弟之名又皆出于漢亦可見其詳。述傳聞不盡為古法諸書別之。○又按何休言司空謫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者按休東漢人則此等說頭皆從散賣入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來又從散賣入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卑地以墾田里上地夫一墾田百畝云云來而休又云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休所謂換土易居者並偽周禮亦無之蓋休又食散之毒而加增出此一病嗚呼欲明知而以誣毒人休又不知為散之毒也而誤以其毒毒人學者讀此書而先不辨其真偽焉乎可故今特詳言于此。○又按舊本半官衣食之下錄何休全文今。○齊桓公以其言屬教法又多見于學制篇中依例節去。

親迎管仲于郊與之坐而問焉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鄙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一 王制之乙制土地之法

王制以五屬聖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王制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陵為之終。葬以為之。而慎用其六柄焉。殺賞富貴賤也。其事也。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咤其事易。咤莫江反。○咤公曰處士農工商

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音閑。○士講猶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

州處也。處聚也。○羣音群。○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少去聲。○物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番其

四時。夫音扶。○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監居脂反。○監視也。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則也。視其費賤有無。資在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荷不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輅。肩曰擔。任抱也。荷擔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駟彼率牛。不以服箱。則倫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音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少。而習焉。

交師衍反。○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偃句之。及寒擊葉除田以待時耕。葉音果。○寒音冬。大寒之時。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穡以旦莫從事於田野。槍音干。羊反。穡音速。反。傳音博。○在也。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襦袂。襦音芳。未反。袂音適。○解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番其







當一井假借之地九夫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  
可三町當一井假借之地九夫為收二故當一井衍沃之地  
畝百為夫九夫為井今詳局視授民田一夫百畝其言上中  
下三等地不過一易再易數不過一倍再倍者猶皆畝之所  
過徵其物以當邦賦充什一之稅而已皆不在井田令賦數  
內今據此傳以九等地治賦俱供兵車士卒之用則後世盡  
地利悉民力增修國賦為富強計者始以此為法若先王疆  
理之制則全不如此也

列上之義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將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丙第五十三

主禮。凡八章。

王制禮七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王之  
言王之朝廷官職飲食車服財用侍臣以及駁臣民之本  
者並采他經傳數條集之為王禮一篇。附按此篇舊本  
十八條未分節無名目今分為八章  
而補其名義又以永一條入章下

集補經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三 王制之丙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則照四海  
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今按序恐燕處則聽  
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  
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參七兩反朝直逆反忒吐得反口道猶  
王漢口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節鳴也取其無旁止玉則  
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象其制未聞也鳴和音節也所  
以為車行節也鳴和音節也所為車行節也鳴和音節也所為車行節也鳴和音節也所  
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  
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帝王之器也有治  
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說音悅。舉朝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  
和仁皆存乎禮。經解。附按。戴記原



右王躬第一章

是以天子之禮有五門曰皐門曰雉門曰庫門曰應門曰路門三

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應應對之堂。東曰東階。西曰西階。南曰南門。北曰北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有一門。外曰外門。內曰內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左嘉石。右嘉石。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皐門。皐門天子。應門。應門天子。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無皐門。應門。矣。禮弓曰。管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南觀。與今之宮門同。闕人幾出入者。第民蓋不得入也。如特牲饋。經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應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昔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疏曰。後鄭引明堂位說者。欲使先卿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爲之舊作。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王制 王制

庫門向外兼得皐門。魯作雉門。向內兼得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可知。又引庫門者。謂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雞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更明。王五門。雉門爲中門。已下更破。先卿外朝在路門外。事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外朝有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關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又引如特牲。小宗伯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有宗廟社稷。不得置外朝之事。可知。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度義然也。天子外朝。一者。卽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土所掌。正朝太僕所掌。路寢朝是也。○周禮狹官朝士注。○附按此條注乃秋官朝士注文也。其大書則朱子先提綱于上。乃有注之云云。○朝士掌

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二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實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卿遂之官。疏曰。棘取赤心。外刺者。然三詢三刺而言。提言按來與謀者亦據三詢而言。○附劉氏曰。棘者取其赤心。上無陰而能制。景於外也。羣者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支。臣德之至也。○

王氏曰三瓶六醴其位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  
公位止於三故面三槐○文叔黃氏曰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適來  
朝則與焉正其位在此小司寇詢訊不必備諸侯也故不列○京  
巖王氏曰地道尊右卑左嘉石在左者卑之而示其屬也○  
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辟西亦行人  
項氏曰平者平治之平○執鞭以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  
威之言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附注中鄭氏曰  
聚也言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附注中鄭氏曰  
衆庶生長田畝至外朝之地有塞路不趨尊矣下○  
不敬矣未有班序有錯處不定矣未識朝義有族類私語談時  
事矣此所以率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  
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

曰詢立君之藩國。直遙反。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諱有兵。遂謂徒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

○附王氏曰偏咨之謂詢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皆從謂之大同是所謂詢謀僉臬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庶人則其詢徧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靈臬方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王制之兩 王章  
氏曰司徒掌萬民而使刑官致之者 者皆國之大事以刑官監

之使進而隙其檢謀退而勦以浮言有所自戢矣不以大司寇何也其祿而叙進以轉轄王與六卿並聽之扶宮之畏不得獨去

其列而爲擯也。○附按此疏言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今詳朝士注不庫門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二五三頁。

其位王南鄉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也羣吏

在公後者以州長衆鄉之屬在公後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每鄉大夫皆列命焉之六卿制也○附士黽華氏曰六卿鄉大夫三

公也方其舉賢選能則三公出爲鄉老率六鄉衆庶而賓興之卽

三公奉衆庶而詢之卽王制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此州

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而羣吏東而左右其事以主於詢萬民也○靈輿方氏曰六郡之官莫尊於郡老其視民事者莫重於州長

故使帥焉不及得大夫者鄉大夫六卿也孤卿大夫士皆包於羣

羣士言。○兆錫姜氏曰。鄉老三公之下。惟言州長而餘不及者。各



見從可知也。鄭言羣士東面約燕射禮言也。然經言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上擯之揖與鄭說異。○彥祥易氏曰在王門左右者其位皆南向而在王後故還而揖之。○靈輿方氏曰王還還入路門也。較官之位還入門路門王始大僕前。○前正出未揖公卿不得先揖車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犬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疏曰犬僕職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王文大僕位門左南面此云前從本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王入內朝皆退。○疏直違反。○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養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附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為內朝矣。但以日既事則日治朝退適路寢聽政則日燕朝內外朝名惟治朝得兼之以燕朝為內朝則治朝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內朝矣。○用之陳氏曰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是皆諸侯之朝也。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諸侯備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王制之丙王制五



右王朝第二章  
凡四條

王六寢后六宮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遺小寢釋服是踣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鄭司馬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人女御八十一人玄謂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分從容論婦禮○周禮○陳祥道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燕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福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王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附按六寢六官之名皆出周禮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內宰以陰禮教六官詔王后帥六官之人是其文也朱子以是摘取而非周禮全文故僅載陳氏祥道說于下或疑陳氏五寢之說原出曲禮疏內當改從疏文曰義理一也則出自陳氏與出自疏有何分

刑而必改易朱于原本乎恐大非所以尊朱子故  
今僅據周禮官人內宰文下注合編以補其注焉  
○小宰之職掌  
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糾禁  
官刑在王官中者之  
糾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附靈臯方氏曰王官之政令官中之  
事也凡官之糾禁事在官外而關涉于官中者皆有糾禁故言凡  
以該之舊說凡官爲后官儲官非也曰王官則統之矣○葉氏曰  
小宰或大宰掌邦治而首王官之刑禁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  
人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故官刑雖以爲王官之禁而實以  
格君心之非湯制官刑儼于有位三風十愆備及官室之隱微伊  
尹引以爲訓而繫之曰爾王祗厥身念哉正此義也○王氏曰  
大司寇所掌五刑無官刑獨小宰掌建之此治內以及外之意  
歲以官刑憲禁于王官  
刑禁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疏曰凡  
刑禁皆出秋官也官憲禁與布憲義同小宰  
得秋官士師之官禁表而縣之于官內也○周禮天官○附剛中  
鄭氏曰士師有官禁大司寇無官刑則王官之事夫官司之非司  
寇之所  
得預  
士師掌官禁  
秋官  
宰夫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官中之  
職事之言  
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官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比毗志反○時四時比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官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太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虞

者舍其所居寺。○疏曰所居寺。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者。寺即舍也。是官府退息之處。辨外內而時禁。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附產詳易氏曰。王宮有內外。自雉門以稽其功。終糾其德。內至燕寢。則爲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則爲外。稽其功。終糾其德。行。行下孟反。○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稽其志業。○附東巖王。氏曰。與事造業爲功。功事有論爲稽。功緒有多寡。故稽之。能行有邪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稍所敘反。○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故糾之。幾其出入。均其稍食。○今時官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官司馬廐門。賤食祿粟。去其滯息。與其奇衰之。○先起曰反。奇音義。義似嗟反。○民官中吏之家人也。滯放。滯也。民急解慢也。奇衰。滯解非常。○疏曰。此民謂若司隸所掌。隸民之類。兵書有滯解之人。謂滯詐榮出。觚角非常。○附靈輦方氏曰。奇衰者。政教之行。人皆良正。有獨爲邪惡者。則奇單而無與爲伍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二位爲什。會之者。使之業作。羣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疏曰。使宿衛時言語相體服容相識。是輩作及學問相親友切。切磋磨是輩學總是用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王制之兩王義載七



之大者○秦正計征○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伍弗不也○國子爲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附李氏曰國有大事凡大賓大喪當警備非常及出疆建旌征伐皆當令宿故帥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此所謂守曰監國也○若有兵甲之事授車甲令卒伍此所謂從曰撫軍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之事授車甲令卒伍此所謂從曰撫軍也○天子同其父禦兵于外大子帥其餘子守宮于內此見得有內外相維持不叛之理如此○李氏曰文王世子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以此天子之事亦然○長樂劉氏曰大司馬掌邦政司征伐之權得正六卿六遂都鄙及天下諸綏之賦而不得正國子之卒伍惟大子專將其子弟則凡國之政事國之根本不可得而動搖矣此聖人防微護國深意

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倅七內反○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官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附姜氏曰諸子掌國子之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倅之言副也其適長爲正體而其下凡適子妾子之屬非正體比故名倅也舊謂國子正適于父有副貳之義而名倅者非○靈臯方氏曰稱游倅者以其無職事而優游于庠序以學道藝也○王氏曰政事如宿衛守固之屬存者凡政事必學粗成者乃用之否則存之在學而教之也○靈臯方氏又曰進退之者進則與國子選倅同升於大學以待辨材論官退則仍歸于鄉學或隸于官正官伯以宿衛也知國子之倅平時不隸業于大學者以諸子職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胥職曰致諸子春入學令舞秋頒學令聲則平時修德學道于家塾鄉學可知矣○附按周官掌國子之治教者不一其職之分事之聚各有義焉天官官正官伯所掌獨宿衛之士庶子也地官師且保氏所掌國子弟凡國之貴辭子弟則王之同姓及公卿之適子也春官大司樂及屬所掌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嗣子也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夏官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于師氏保氏或入于成均也諸子掌國子之倅矣而國子之倅平時各有所學者其教然也至國有大事則有政令矣故諸子統聚其可使者而致于大子焉○又按舊綴國子則司馬弗正國政不及其倅則國正不及而甲兵之事猶聽命于司馬掌國領上庶子之職與其守是也今詳此分國子與倅固有理但諸子掌國子之倅而經官師國子者國子之倅亦是國子故經渾言之觀下文可見也此既是國子之倅而言司馬弗正則其倅已不聽命于司馬矣又長樂劉氏言司馬司征伐之權得正六卿六遂都鄙及天下諸侯之賦而不得正國

卷三十三 王制之丙 王制之丙 王制之丙 王制之丙 九



閱獄吏隸給隸五條首條罪隸內有其守王官與其屬禁者如蠻  
隸之事而明齊王云十四字宜屬闕隸誤衍于此按司隸職文  
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官與野舍之屬禁未嘗及于罪隸蓋罪隸  
乃有罪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地又以文勢推之不應未嘗蠻  
遂謂此論甚確諸解家避之舊本不用經帥四翟之隸原文而用  
序官五隸文列入恐于義未安今詳朱子之原文極是王說雖似  
有理究未能細也蓋經亦是言司隸掌帥五隸以守王宮與序官  
同而朱子不錄經文者以經有帥四翟之隸一句或改或增皆不  
若從序官爲現成耳夫王氏未知經云帥四隸者因下欲言皆服  
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但據四翟爲言故上只得帥四翟之隸  
領起又因似無罪隸一字矣故于本條明注其守王官如蠻隸之  
語今王氏謂應屬闕隸條誤脫于此夫經注闕不言已可例推卽  
後似千不守王官者最後之貉昔注者反移去而缺之也王氏  
曰恐闕仍有闕文不應將罪隸必當注者反移去而缺之也王氏  
又謂未言蠻隸不當遂言如夫前不如後素未嘗有此例況此因  
迹異蠻隸者急當言與之同子王氏尤謂罪隸乃有罪免死之人  
不可使守禁地按序官疏云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蠻隸已下皆百二十人者鄭云凡  
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者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  
極

釋傳通解卷三十三王制之衍王制卷上

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夫男子緣坐而入于罪隸則非有罪免死  
之本人矣況猶在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則何不可守禁地  
之有王氏因一時察之采細而疎有此說若據此而謂朱子原本  
爲誤其謬益甚矣不重復罪于前賢哉又按或疑經文雖有司  
隸掌五隸之語一句而不重復罪于前賢哉又按或疑經文雖有司  
隸掌五隸之語一句而不重復罪于前賢哉又按或疑經文雖有司  
王官二語或是闕隸條錯簡不幾朱子之所酌定者亦未見確有  
實據乎曰此固經之本文但猶得疑爲錯簡若經先統言罪隸掌  
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卽此推之則是罪隸不但守王官目爲守  
王官者之首故言掌凡守者而列于四隸之前豈經此文亦得疑  
爲錯簡乎因經先有此語其下必言守王官乃與此闕通曉徹然  
曰非錯簡也又按或疑此固似有據矣但經云掌凡有守者安  
知非罪隸但掌之而不守之乎曰若罪隸卽掌而不守則已不煩  
再有司隸之掌矣况五隸同名隸而經明言司隸掌五隸之禮則  
是五隸同守王官而皆掌于司隸其命名已顯然但罪隸又爲五  
隸之長且另屬中國故經因有掌帥四翟之隸一句而疑端遂紛  
起矣又按朱子改銘在夷前者序官鄭注云閩南蠻之別是此  
二隸皆南隸也得勿以南蠻北貉東夷西秋平素之次第而爲其序耶

師氏亦使其屬帥四翟之隸

各以其服守王門

疏曰東方南方其服布西方北方其衣旂○附  
蓋皇方氏曰王門以師氏之屬帥夷隸守之者



使王出入是門揚于德失政則四夷弗賓又使荒裔之人知朝  
廷之盛為聲教也○附按先儒有以王中門之外不應令四  
夷之人入守示觀美而失慮惠其說以有義今詳王宮內有士庶  
子之衛中門有開人之禁官外有虎賁士之守以次第環衛言之  
則其制雖云守王之門外其庫庫二門外而中門外可知○又  
按周禮原文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詳今朱子兵字及之  
外且詳其五字蓋言守王門則之外二字已不言而具又以師氏  
使其屬帥而守王門與保氏使其屬帥而守王門對作一段文字則  
並且詳其五字亦可詳矣而亦不言可知矣至于服與兵上同禁之  
字五隸者既詳言之此師氏之使屬帥四營之隸者單舉服而略  
言之可也故並去兵字今一尊朱子原本意又亦字為朱子所  
加以聯合二職為一事故朱子並于經四夷字改作四翟以從司  
隸職內 保氏使其屬守王閤 閤宮中之巷門○周禮地官○附剛  
之文 保氏使其屬守王閤 閤宮中之巷門○周禮地官○附剛  
未有不由深宮出入者保氏諫惡之官尤當督自宮閤始○鄭氏  
集氏曰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宮正官伯所掌皆即衛也犬  
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居則有宮中之官吏徒役卿大夫之  
士庶子環腹心為衛者宮正官伯掌之出則有虎士八百人先後  
王而趨視朝則在路門右為衛者虎賁掌之侍御僕從王出入則  
自左馭而前視朝則在路門左為衛者大僕掌之翟隸執兵器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王制之丙 王宮殿 主

臣在四人焉上則其俗皆人民也王之後官非王臣所得入也  
故相共詞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凡宮正官伯所掌者王宮之  
事吏小庶子或布周禮或次官內不與嬪婦相接者內宰所治  
者矣充之屬與嬪婦相接者次官內不與嬪婦相接者內宰所治  
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耳○王氏曰后官外不可直接宿衛周禮  
列女官於旁分布其居而後總以周垣關寺守之其外乃為官府  
次舍○剛中鄭氏曰此與宮正均稍食官伯授次舍之事與同但  
宮正官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官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所掌不  
同○鄭氏又曰以王者之尊后夫人之貴而宮中之事乃以朝廷  
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凡官闕政令一付其掌所以示太公至正  
以塞險諛私譌之原也○姜氏曰按本職掌治王內鄭氏以開寺  
之子弟為在版直宿衛者監有兒且在王內甚無據而為義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嬪婦既九嬪世婦明內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於王北  
人是九御功事極京之事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於王北  
宮而糾其守 糾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附按  
所憲禁令即小字憲禁于王宮而幸夫令令之職事也其中有凡  
繫于王內者則專屬內宰憲之糾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守凡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王制之丙 王宮殿 主



之女人若司職人職各女御之類女官類供事于官之女役若  
天官類人以下七職女職以下四職地官春人以下三職各女  
屬內監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外之令給小者者以其無與  
為禱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開王則侯朝而自復○同禮天官  
附屬方氏曰不曰掌通內外小事之令而自復○同禮天官  
小事者所掌不獨內小事之令而兼給小者也○附按舊本編王  
六寢后六宮二語為篇中一綱繼集小宰宰夫至師氏保氏十之  
職交列目于下皆外官職事而於內官節目未一見今考天官屬  
官中官自內宰以下諸職所掌王內事節亦甚詳故發微上編外  
官諸職例取內宰內小臣諸人寺人內  
監五職中與上類者補集為后官之目

右王宮寢第三章凡三條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  
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醬  
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蓋出於牲及禽獸以  
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  
饌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王制之兩王食食  
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開珍謂淳熬淳母炮  
炮將珍珍膳膳肝骨也醬謂醃醃也王舉則醃人共醃六十醬  
五醃七醃七醃三醃實之醃人共醃六十醬醃司農云蓋  
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  
鄭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苽  
大夫文八珍據內則文百有二十醬據醃醃人醃人○附王氏曰  
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蓋  
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  
存焉可以類推矣○止齊味氏曰王君臨四海九夷八蠻備獻  
實物以共服食器用所備食心之或過也王曰一舉膳十有一  
物皆有組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而  
日食有三時朝食一舉主膳云云皮弁以日視朝遂食日中而  
者食朝食之餘也鄭據聘禮云卒膳九謂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膳  
鼎謂之牢寢寢升于組陪膳謂之羞膳膳膳膳膳膳膳膳膳膳  
皇方氏曰鼎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  
常日所用不過少牢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半是也記曰天

子無故不殺牛亦可証○姜氏曰王日一舉即日少牢也舉十有  
二則即大半之盛者言之此經傳以大包小之例類然也○靈  
方氏又曰宋之禍始于王安石厚敘以剝下成于蔡京童貫王  
極情以奉上其說皆託于周官而京與貫之妄言實得于安石  
鳴呼康成亦與有責焉爾夫膳夫職之義非甚隱深而難辨也記  
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饗饋皆大牢則舉小記不取用也  
而乃曰自奉子禮莫重于祭朝事饋食之豆數不過八而日共  
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品之羞  
王日一舉舉少牢也膳人職王舉則共醃六十醬醃人職王舉則  
共醃六十醬醃人職王舉則共醃六十醬醃人職王舉則共醃六十  
膳夫之職非一朝而膳之明矣經所以不明著其孰為少牢孰為  
大牢者大司樂職曰王日大食三脩則日一舉之為恒食不待言矣  
則大食何加焉醃六十膳醃六十膳醃六十膳醃六十膳醃六十  
之文不亦贅乎至於王后之膳服不曾飲酒不曾飲酒不曾飲酒  
於大宰蓋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見其會非終其欲而不為之  
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頭數推王命而酒會矣膳無加數而無  
同耳自康成於王日一舉辭不辨白疏者以為日舉大牢共  
饌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王制之兩王食食  
膳夫之職而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  
為優尊者安石張之而京與貫以連北宋之亡嗚呼豈戰之不  
明其禍遂至于斯極夫然在鄭氏孔氏特訓釋之疎耳若安石則  
心術隱微之病也其言禍害暑而民猶怨否也否先王思國民艱  
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其初言苗法也蓋建於新莽而假周官  
則為之息以惑主聽其言若此者將以遂已所圖而自蓋耳用此  
觀之其說膳夫職也安知非陰使人主之私以售其術哉嗚呼君  
子之用世非不欲其功之成也而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以少  
計功之心其末流必至違道以達其私雖幸而有功而得不得  
矣又况毒民以禍世乎此程朱之教所以必起于心術隱微之際  
也又自注將安所置之乎下云掌客致餼公豆四十蓋致于其  
膳日用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品  
俎食膳夫授祭品實食主乃食伯猶勸也祭謂訓肺者每物皆  
道尊者也○疏曰祭肺有二種為食而祭名舉肺者每物皆祭  
而祭名祭肺亦名訓肺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為食授祭  
即舉肺也鄭謂為祭肺以卒食以樂徹于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  
優主尊故與祭祀同也



未

大七



不同醴屬酒醴屬粥以醴為醴又別造醴為飲法故曰或舊注醴  
粥為醴別于醴而亦醴類也後鄭以其別于醴以醫當之先鄭以  
其醴類仍以醴醴若醴舊注薄粥漿舊注穀米汁也或曰漿以  
米和水而煮之去滓存汁內則酒正漿人皆曰醴曰漿一也酒正  
四飲不及水內則漿人六飲皆有水一也水舊注無解或曰即水  
之本質以火煎百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惟內則有溫有醴酒正  
漿人有醫有涼不同舊注以涼與溫同為寒粥或曰涼即水也  
暑月用之以清暑氣舊注以醫與醴同又曰醫與醴同醴為得  
漿也按食飲膳羞古今名物製法自相變異而大體不懸惟六飲  
之飲自後世以茶代之而古之所謂飲者絕傳學者罕考漢世猶  
為近古注說尚有自來雖語不別白而名之于物未必盡失其真  
若以後世聞見擬議近似益無徵矣今惟依注詳表識之而畧附  
一二或說于中又說見內則篇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  
食章○又按舊本亦未編今補 齊才細反下皆同○和調也○附瀝陳氏  
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齊才細反下皆同○和調也○附瀝陳氏  
事大人治于未病也○靈皇方氏曰食飲膳羞珍膳珍膳作皆  
有常法而食醫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附按齊  
謂齊其不齊者而令 凡食齊眠春時眠音視○羹齊眠夏時熱  
之齊以合其宜耳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王制之四 王飯食太

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各  
載於土內則曰稟稟節蜜以甘之薑草粉榆槐棗滑瀉以滑之○  
華音謹蓋音桓粉符云反婉音問稿苦老反蒲思酒反疏相藥反  
○附說此通和膳羞之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屬之齊以味言之也 宜梁鴈宜麥魚宜苽 徐音杜苽音孤○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  
康○疏曰依本草素問牛味甘平稻味甘苦而溫羊味甘熱黍味甘  
苦溫黍味甘苦平麥酸味甘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魚  
而微寒酸味甘平大麥酸味甘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魚  
多族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苽成同是食物相宜○周禮天官  
附說此特和膳與食二者之齊以性言之也○平仲王氏曰周官  
飲食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傷生之事食與色而已王以一身  
王食萬方苟非調和均節禍寧有極故設膳夫膳人庖人烹人爨  
復有食醫調其齊食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于王  
丹之一身真非中和之氣節宜蒸動安有石烹雲綴之說採藥餌  
丹之害可蠱惑而中之哉○附按周官凡食齊以下六節內則亦

此文說又見內則篇中○又按舊本集膳夫酒正二職又為王  
飲食一禮畧舉其凡而已今於膳夫中補王燕食一節又補大司  
樂王太食一節以備其禮于酒正中補共王饌一節以備其事又  
補漿人共王六飲一節以備其物又食醫一職關於王飲食者甚  
微特補編于後庶予王 飲食之道備見焉兩

右王飲食第四章

有大府以受其貨賄之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大司馬○附  
關市歲入視地賦至薄又不常獲也富有四海而其奉特居經費  
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獲者以是足矣○東萊呂氏曰王之膳  
服雖不會要不出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  
關市之賦而已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  
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  
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  
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王制之四 王財用元

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器內府掌之王及后世子之衣  
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稍謂並所教反頒音班予音與好呼報反○  
用頒於內府謂以布帛供為衣服之用此蓋以財供所為衣服之  
用也○靈皇方氏曰至后世子衣服之用此蓋以財供所為衣服之  
及后之用者為內嬪嬪之功或有所不能備也邦國之嬪貢九職  
之婦功成于外工者多矣而不以共何也王后世子之衣服非內  
嬪嬪之功則不用其有不備轉以布帛之亦所以示節制防廣後  
也○附按周官為王治財用之官頗詳朱子擬集四府莞綸之司  
所掌大凡以舉其職其條詳緝下王事篇賦欽財用章而注并見  
于下今以王之財用自王躬以及家國天下該之而本篇王禮專  
主王躬固于膳服一項屬王躬者注其義  
于此餘屬家國天下為王事者仍具下篇

右王財用第五章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章先  
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之臣惟以言士勉治我國家○尙書周書○附錄顧氏曰天子

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壽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人極四曰



凡言賢者所以政之內之於善。○附東熾王氏曰：賢者廢生殺。子登八者王操之而羣臣惟所運用。若器之有柄焉。故曰：八柄。剛中鄭氏曰：八者大宰部之王自用之。故曰：擅生殺之謂王能子奪之謂王慶賞刑威。曰：君惟辟作福，作威，作人，君者當自操以爲用而不可授人。○劉氏曰：生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貴而免之如楚誅閭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靈氏曰：春秋傳曰：淫而無罰，福也。故有罪而赦宥，亦可以謂之福。古者刑示王章之不可犯也，而非以是馭之也。故八柄止於廢與誅然官示王章之不可犯也，而非以是馭之也。故八柄止於廢與誅然鄭氏又曰：奪其食祿之奉如奪伯氏駢邑三百之類。○靈氏曰：又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則在國者雖奪其田里必不使至于乏絕。故曰：以馭其貧。○附按：長樂劉氏云：子謂得祿之外有所賜予，幸謂榮幸子及其賢則人榮之，以爲幸。今詳得祿李氏所謂非常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人心而使之奔走于事者，是也。諸家作人君親幸嬖幸論者非。○又按：賈卿曰：廢終聽事，謂王廢置之置在位有治行見者，固任之使久安于其職也。其無行者退廢之。○又按：疏云：臣有過失則以言語責讓之。內史職變誅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舊說大宰部王駢羣臣者也。以道撻故止言誅。內史有司詔王治以法守者也。故至言殺今詳內史注云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王制之丙王綱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三

資則民備禮民率由于八者之中其道足相繫屬而不解此天子難持天下之大綱也。○又按：大宰所掌治典自八禮以至九兩與九大目而特以詔王者，獨八柄八統二條蓋王所以治臣民者，法道爲主，德當自王躬行以起化也。因獨以此詔王而王者出治之大端亦該舉之矣。故王禮一篇推本于天子一身一家以及國與天下自外而朝儀內而宮政次及飲食則用服御以至起居出入前後左右王之一身大本悉具然後推之政治特以馭臣馭民兩見爲治之綱領焉。

右王綱第八章章下  
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其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荀子







君紕以爵紕丑律反○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放

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此處四君字皆謂國君有功

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疏曰言律法者謂注法度諸事皆是

常九旂之等是也○附彥壽馬氏曰進爵皆以法于男以五爲歸

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所以謂之律也歸

假于祖廟用特假音格禍乃禮反○假至也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報反○帝謂五德

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疏曰類祭告天也鄭云祭南郊者謂王者

將行各祭所出之帝猶周人祭成靈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一宜乎

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言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

地也造至其廟也○附東滙陳氏曰本記之後章言天子將出征

則此出爲巡守也諸侯則朝覲會同之出也○附按上帝注疏用

緯書安說說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大宰祀五帝保又凡言五帝

者只是一天與上帝同而凡言上帝者乃統舉一天又

何得以五帝之一爲解也說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天子無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王制之丁王事四

與諸侯相見曰朝朝直還反○事謂征伐○附石林葉氏曰四時

見殷見之禮非此其廟朝宗遇皆所謂無事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本朝○附按

親宗遇皆所謂無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使無違僭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

也一德無貳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今詳考禮正刑義屬天子

而記文謂三者以尊天子則事屬諸侯矣諸侯稟禮意刑飭德當

有常法何待朝時而始考之正之一之諸侯以常義作天子諸侯

兩解恐皆難通因疑考禮如春秋賓客因朝聘而咨求故實之謂

邦國聘禮聘後有請觀一節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九尊大

之亦其意類耶若蠲醴享後乃與朝事皆有關○又按以尊天子

爲解則于字應屬羨文蓋尊天子與尊于天子不同如孟子言治

人食人與治于人食于人所主爲上爲下卽以有于字無于字爲

別也或謂如言臣下致尊于天子則有于字似亦可通曰尊字上

加一致字乃順今無致字安得與有致字者同解終當以此于字

作羨文爲安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朝直還反下同○五服侯甸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

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



于四岳之下如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觀四方諸侯各朝于  
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黜陟之法○尚書周書○附九峰蔡氏傳曰時巡者猶之四仲  
巡狩也考制度者猶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  
各朝方岳者猶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之黜陟幽明  
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東萊呂  
氏曰巡守之禮乃維持政治提攝人心聖人運量天下外處大抵  
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所以  
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郡十二年益周時文治已  
成禮文多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聖人知時變識會  
通處○附按朝禮服數年數書周官與周禮文異同說見觀禮篇  
篇首大行人條○又按蔡傳云按周官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  
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  
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  
三孤職弘化非職乎職之大無倫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  
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  
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  
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又  
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  
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  
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諸書者參互而考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王制之丁 王事 五  
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今詳此為九峰先生卓  
識確見特錄于此使學者讀之掃除胸中多小疑惑○大行人主  
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  
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  
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三歲王巡守殷國徧音遍類通  
反屬音兩量音亮守詩救反○撫猶安也存類省者王使臣於諸  
侯之禮所謂問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  
歲之後遂問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  
皆聚於天子之官教習之也舊書協辭命作叶訓命鄭司農云象  
胥譯官也叶當爲叶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之謂晉讀爲諸王  
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皆欲不通達其志通其德東方曰齊南  
方曰象西方曰狄獯此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知有越重譯而  
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  
辭之命也管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瞽史也書之字也古曰各聘禮  
日百名以上至十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修  
衡也法入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修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  
之也成平也平其脩論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

日遂觀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附長樂劉  
氏曰存問其安否類視其治效省察其風俗○兆錫姜氏曰殷之  
言來王巡守殷國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也若不巡守殷國而  
殷國來會則所謂殷見曰同也舊因職方氏誤殷同二字爲殷國  
而因以經中巡守殷國四字分爲巡守與殷同之二禮殊不知義  
此四字其爲專指巡守無疑○附按剛中鄭氏云享禮用牢以抗  
或七或五悉其或異成之使所用適乎無有僭踰數者時聘以  
今詳數器注訓銓衡經文不連度量在牢禮下鄭說似合時聘以  
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  
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以禮見之禮  
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也  
恩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類天子天子  
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附剛中鄭氏曰諸  
侯事天子有時聘殷類之文大宗伯所謂時聘曰問殷類曰視是  
也天子於諸侯報其禮故此行時聘殷類之禮答之但天子遣行  
人以往則曰結好除慝此爲不同也聘則有財以爲禮所以結好  
於諸侯類省視也王者省視其所爲或有相惡惡隱于也○附按  
會合爲之講解俾諸侯爲合方氏所謂除其惡惡隱于也○附按  
時聘殷類二禮鄭注因大宗伯文上與朝見六項通類以爲諸侯  
使人于天子天子見其臣之禮今詳大宗伯言春見夏見秋見冬  
見時見殷見六禮皆諸侯見王故鄭注敘爲一歲又言時聘曰問  
殷類曰視二禮皆諸侯使人見王故鄭注另敘爲一載至大行人  
此節本經上文亦言春秋諸侯而曰天下之事六句仍言六禮而  
朱子不取先儒據大行人文下與問問四項連類以此二語爲天  
子使人于諸侯之禮今詳朱子將此二語合下四語取之自爲先  
儒之說而不以鄭注爲是也蓋在大宗伯內時聘殷類諸侯使人  
人于天子言而在大行人內即爲天子使人答此二禮而亦爲  
時聘殷類也則鄭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  
解之非昭然可見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  
以贊諸侯之喜致禱以補諸侯之裁問問屬之間賑上忍反論音  
之禮也問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論諸侯之志者論言  
語論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禱因禮之弟禮禮  
禮也補諸侯之缺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附剛中鄭氏曰  
亦賜賑于諸侯乃所以交其福之意交福諸侯于天子有致福禮于  
賀同以言慶者曰慶與左傳諸侯皆慶寡人之慶同致福侯國爲  
是也大宗伯分而言之此大行人合而言之○小行人適四方達



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  
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  
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視聽則以金節  
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節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諸侯大夫  
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  
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  
之節其以微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  
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問者通  
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縣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  
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附靈臯方氏曰此與掌節有異同  
者天子使於諸侯諸侯使於天子其為節與則不合門關道路節  
與則不通此五節所以同也天子之都鄙與諸侯之都鄙守之者  
爵等懸殊此管節角節所以異也無玉節者行人所達惟使節邦  
國所守非所及也無貨賄之璽節者國中所以非行人所及也疏  
引司關職請貨賄同用符節非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即  
璽節也果用符節則璽節何用乎○士諫薛氏曰析竹為符全竹  
為璽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若國師役則令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 王制之丁 王事 七

犒餼之若國有禍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  
五物者治其事故賻音附犒音報反餼音會舊書犒作某鄭司  
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賻音附犒音報反餼音會舊書犒作某鄭司  
兵寇以置病者也使倭國令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  
于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給饗饋國敗禍裁水火○疏曰此五者其  
四大宗伯所掌因禮其一嘉禮也四禮不見恤禮當於犒餼中兼  
之○附靈臯方氏曰凡此五物者大宗伯具其法小行人則令行  
之○靈臯方氏曰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  
以及與倭國移之法也○附按吉因軍實嘉五禮典掌于大宗伯  
領之邦國為通行之常禮獨因禮又掌于小行人令之者蓋邦國  
有憂戚惟恐諸侯重財力不亟相拯助特遣使令之又為治之則  
無不及矣不致力之憾矣此先王重同憂之意也又及嘉禮之慶  
賀者國有非常之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  
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  
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

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按必內反應吐得反札側八反  
圖也○以上周禮秋官○附玉氏曰天下之遠事物之變王耳目  
不及探聽難明非巡行不能漏覽悉舉也先王使小行人適四方  
以此五者為書反命周知天下之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今為  
此所以同四海于一堂之上也○司儀將合諸侯則今為  
三成宮旁一門附玉氏詳說曰此合諸侯乃大會同之禮所當有  
同墳于國門外事而令不協而盟是也巡守之制亦如會同但會  
守墳于方岳下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及其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  
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詳見觀禮篇大○掌客王合諸侯而饗  
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丁又反○饗  
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饗  
伯者也敵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曰莫敵用者若曲禮云大饗  
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之謂彼非一帝故莫適卜此兼饗諸侯故莫  
敵用若專饗一國則單用太牢矣○附平仲王氏曰既云兼饗莫  
敵用何以敵公侯以下又如其命數說白矛盾○剛中鄭氏曰論  
禮之當位極上公亦止九獻其當朝之歲朝亭於廟固從常禮若  
非常朝之歲王者特以國家有事而大合之方伯連率皆在不可  
無饗具故取天子所用之禮待諸侯之長所以表恩意出於非常  
也○靈臯方氏曰大合諸侯則其長必三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  
以牲饋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

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祗其大夫之禮守詩  
從才用反祗音示○國君者王所適之國君皆諸侯之禮也以膳  
天子貴誠也往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月尺令  
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曰王巡守殷國  
殷國則殷同也王巡守至于四嶽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  
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或出諸侯之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  
皆設禮待王故殷國殷同也○周禮秋官○附靈臯方氏曰  
具十二牢以多為貴也外心也膳以少為貴也內心也○靈  
臯方氏曰大行人職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此職又曰王巡守  
殷國而下載諸侯應王之禮則殷國即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所  
謂巡天下之政者即向王制所載巡守諸大政舊說王不巡守



而六服盡朝非也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  
增修德而改卜設王以喪疾不行自可手疾已喪畢之後行之不  
宜更職年則至一有二年之久且王果喪疾又不應日觀四方之  
諸侯也况巡守者巡守也豈可以諸侯之朝代歲六服之君無  
歲不朝以國事比功而又一歲而偏召之義無所取當以經文正  
之○兆錫姜氏曰王台諸侯饗禮具十有二年是乃殷見日同之  
禮王巡守殷國君膳以往饋是乃天子適諸侯日巡守之禮巡  
守殷國四子一德無所並言若以分爲二禮豈有衆國來朝王不  
享侯侯反膳王而與巡守等禮者乎○補注從○職乃氏王將巡  
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守詩教反○乃飭安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共具○附東  
王氏曰守諸侯所守之地將巡守故戒以修平乃守使治其境  
均其分也職事諸侯所治之事欲速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  
所職故戒以攷乃職事使無曠廢也  
巡戒令○先道先出王所從道也○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  
巡戒令○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王殷國亦如之○王若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周禮夏官○附文  
叔黃氏曰大宗伯殷見日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 王事 九

天子出諸侯見則所至亦當如巡守之戒今此在大宗伯殷同  
禮中與巡守另分作一項而後總文皆安凡諸家之所駁者亦悉  
與爲改○土訓誦訓王巡守則來王事○同禮地官○附東巖王氏  
正也○志皆詔王矣巡守火王○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爲之諸  
車備王質所問見也○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爲之諸  
附彥祥易氏曰王巡守有四方之舍土方氏爲之土地相宅而知  
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爲設棧柅再重爲車官戰門爲壇壝轅門  
而土方氏乃植立之

右巡守朝聘第一章 凡十條。又○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  
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君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  
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  
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述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 王事 十

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  
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  
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  
賢培堯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  
不朝則六師移之○陸音聞指滿侯反朝直通反○慶賞也益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  
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進職之事○以上孟子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  
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 此條未  
詳何意○昔  
者天子爲藉牛飲饌而未斂躬桑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紱躬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







於是乎成唐虞江反○敦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也

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益土氣震發○順音賑瘳于佐反

震動也瘳起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府土乃順發○農祥晨正也

正謂立春之日景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原至也

天官室也孟春之日日月皆在室也○天官室也農祥也○農祥也

土官陽陳報可○土官陽陳報可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

俱蒸土膏其動○先時九日也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土

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膏災也言陽氣

其氣不然而則脈滿氣結稷以告○以告以大史之王曰史帥陽官以

命我同事○史大史陽官春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也○距去

其祇祇監農不易○祇者弗○祇敬也祇齊戒祇王乃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句師氏所掌司空除壇

于藉○司空掌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先時五日

轉告有協風至○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也○風聲者也王

即齊宮○齊則皆反○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王乃淳

濯饗○淳之純反○淳沃也濯洗也及期○期音暢人薦鬯○鬯音暢

凡祭祀賓客和饗以實酒也○周禮人掌裸器人薦

醴○醴人司王祿饗饗醴乃行○醴音禮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士士也

之饋○饋音食農正田大夫也主敬○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

陳藉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班次也王耕一耒一耒之耒也

一發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耒一耒之耒也

發○發音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其上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

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人終于千畝庶人終于千畝

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省息井切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班壹○班壹

大夫○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也○庶人終食也是日也膳帥音官以省風土○省風土







食鹽重者衣耳... 列六職後此七職者盡天下之人官盡天下之物曲而為生養事... 至備矣然天地生物之富不無餘利生人之聚不無餘材... 民賦性昏弱不能自給力於生養... 植七職事既不可受產于公田惟以馬廩後賢貴之義使資業於... 但此種人不復予以一職是棄之民數之外聽其以人役為職則... 千人道有虧因以天地所生餘利如疏材賣之聚飲以供食用之... 餘資使得與于受事輸賦之民且各為臣妾俾附於其家食而... 膝之列而不以人役為義更使有臣妾猶以養人服公為念而... 不以役人自安也此皆聖人之仁也其又有值天數之窮人事之... 薄為單丁獨戶者夫九此夫家之數如農必家五人始得受田里... 任賦貢征役否則不能成家立戶為比法編列所不及而又不為... 百工商賈乃民中閒隙之人也是之謂閒民此等人既不能如常... 任職固就各職中力不給事之夫家使其協力分利以為生養之... 地是則聖人之義也臣妾事最卑因列職未開民無常職又在職... 外居最後焉二職並用以全七職中不全者總而為九凡皆以... 生道使民而為之曲成不遺者又如此于是天地間無不生財之... 人無不生之財而天下國家財用之源盡出於是矣古者以罪人... 之屬為臣僕此非其類若輩不應入民數之中與正職並列閒民... 卷三十四 王制之十 賦用 七

領大節... 所不易也于大宰篇首見之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 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 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 關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大夫以... 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老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謂之賦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 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之賦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 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乎民也關市山澤謂古會百物幣餘謂... 古賣國中其幣幣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賣人倍算矣自邦中以... 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表公邑也玄謂賦口率出泉者按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 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 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是以引漢法口泉為賦也賦謂計... 口出泉而云徵財賄者無泉者取財賄以當之又引鄉大夫及遂... 卷三十四 王制之十 賦用 七



顧也。以爲多文。竊管子以時簡犢。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  
 獻之。莊曰。舉者登諸籍。也以沒入爲義。古無是訓也。賢人所信者  
 書契所考者。度量淳制而已。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籍而  
 不可謂沒其貨也。決矣。康成于門閭司市之舉。皆曰沒其貨而質  
 人。則缺焉。是其不可通也。康成已自覺之矣。而猶欲以此蔽來者  
 子貨以厚息。以阜者。莽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猶者農有田工商  
 有業。養生送死之道。固寬然有餘。其以裁疾事故而貸於官。則服  
 國事以爲之。息仁之至義之盡也。必收其所貸者。慮其不可償也。  
 必使服國事。慮其輕于貸而不致其蓄藏。是教之息也。凡此皆爲  
 民父母之意也。康成既例以莽事而於國服不可通。遂謂比於服  
 國事之檢。而以國歷郊野爲多藝之差。果若所云。經文宜曰其息  
 以所任之地爲之。若何故迂其詞。晦其指。而以國服乎。甚矣治經  
 者之不可以不聞道也。程朱二子於禮之節文。間有考之未詳持  
 之天當者。至於修身治世之大本。則與古昔聖人情神相憑。依互  
 無一事一言之不合。康成于三禮之學。勤矣。其間名目度數。參互  
 考證。亦可謂能竭其思慮者矣。而乃以亂世之事。誣先王之  
 遺毒于後世。惜乎朱子既發是經之覆。以爲周公運用天理。聖  
 之書。而於康成持道賦經之說。未嘗辭而闢之也。○附按九賦卽  
 九職之貢。凡九職人事所生之財物。皆出于千里畿內。邦都甸衛  
 縣都之地。上列職事。則以人言。此列財賦。則以地言。經文分賦而

而貢重者甸服也登大府職家稱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  
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委人職以稍聚待賓客遇大職而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非歸其二于公用無給也故畿內食采者所受之  
地與外諸侯同而服官家東則每歲焉以所食者三之一也據  
說考之可見九賦中家稱縣都皆有賦不得僅以公邑盡之矣今  
詳此說雖于周禮似亦可通但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乃劉歆爲莽  
而竄入于司勳者舊說僅順文爲解亦未細察其義耳夫王制之  
于庶官既予之邑而又奪其食耶信如此制止許食參之一何如  
卽實以參之一之地不誠上下之分哉然而令人無可饒彈耶今  
則上以博虛名而下不索其實惠是以不信率天下試思二帝三  
王之世有何一政令與此近似而謂周禮有之耶其實入之界限  
說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太司徒凡造都鄙條至于參之  
一食四字之原說又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太司徒條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三  
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

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秩音未  
頒音班

斯呼報反○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  
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未穀也鄭司農云區分



之所介特徵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龜山楊氏曰致者使其自至也與書昭德之致致同○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臨川王氏曰凡貢不指一物如凡可以供祭祀供饋餽爲器爲簠爲材爲貨爲服之物皆是物貢如海物惟錯之物雜物之可貢者也○長樂劉羽毛曰旂貢羽毛可以爲旗旌者旂卽龍旂九旂之旌或曰珠璣現珥羽毛之屬凡用可以爲旗八州貢物皆其方之所有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立爲定制亦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焉貢無異○靈臯方氏曰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之畿內也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其國賦所宜上供者

○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欽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辨剛柔○疏曰民職卽大宰九職任萬民地貢卽九職之稅欽財卽大宰九賦欽財斯旣言財又別言賦者財旣爲九賦則賦中又兼有軍賦故財賦殊言之○附錄王氏曰民職卽大宰之九職以土均作之則因其職以獻功也地貢卽大宰之九貢以土均令之則因其地以致貢也財賦卽大宰之九賦以土均欽之則隨其財以充

義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 論之 賦欽財用

賦也其法立于大宰而掌于司徒以之均衍于天下○靈臯方氏曰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以作民職主機候閭之所同也令地貢者邦國之九貢也欽財賦者畿內九賦九功也以致邦國故曰今以發畿內故曰欽不曰貢賦而田財賦者曰財然後可以該諸職之貢物也以均齊天下之政者注均職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美惡爲輕重而均齊之○附接五物九等注旣未解明而諸家亦無合者或疑九等卽禹貢止中下三等之田與黃壤赤埴墳九等之土今詳經遂用溝洫法一夫授田百畝十一而貢都鄙用井收法一夫授田百畝八家九一而助周禮所制卽孟子所言也若職師職甸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稍難都皆無過十二及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者皆劉欽爲井而畝入者也周禮無是也且周禮皆就王雒官之安得更有九等地如昔時兩貢之分九州乎蓋此處經言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者用此貢爲下文總冒下文言九職九賦故以五物貢之五物者原屬乎地之三農一也園囿二也山虞三也澤衡內也數收五也又下文言以令地貢故以九等貢之九等者卽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之九等也合玉畿與邦國而言故謂制天下之地征○又按或謂注云九等駢剛赤緹之屬此草人職所言九等則只就一州言矣曰草人所言者糞種之別與此



制地征凡造都鄙乃分地職莫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  
則河涉凡造都鄙乃分地職莫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  
澤而待政令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衛麓虞侯之屬  
職之事○附東巖王氏曰凡有職于地者皆地職若分命使各爲其所  
衛麓虞侯之類凡有守地者皆地守若虞侯掌山林川澤物爲之  
屬禁而使其地之人守之類凡有貢于地者皆地貢若農以耕事  
貢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之類地職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  
有焉謂之地法○文叔黃氏曰變職言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  
使與井牧攸雜凡山澤有田其民耕之謂之山澤之農而其地華  
離不可井牧定其界域○靈皇方氏曰注以地守爲衛麓虞侯之  
所守非也山澤數牧並列九職則衛麓虞侯于頒職事具之矣按  
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行守禁掌固  
施士庶子之守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若造都鄙則治其固與  
其守法力此經及均人土均職所謂地守也此經所謂分地職制  
地貢與上經所謂作民職冷地貢義異民職九職也地職則其地  
所當承之職事如當津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川防則共凌  
築以所職各異或一事而比邑共承之故曰分也上經冷地貢侯  
國之貢也此則都邑之貢實內食采者也非所專故不曰令而曰  
制也分地職莫地守制地貢皆地職也地非所專故不曰令而曰  
儀禮釋傳通解卷三十四 王制 賦役制用 三

三等采地外皆有公巨其稅皆然上之三等爲縣近而重遠若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特重者以其自然所生非人力所成故也○附  
按舊說國中什一使自賦近郊什一役多稅輕也遠郊二十而  
三役稍簡矣自此夫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  
往通乎公田九一之法蓋遠役征爲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  
而通乎公田今詳靈皇方氏謂自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係  
爲莽而亂八當將此十九字刪去乃爲周禮原本說見因事之祭  
篇難意方氏條其考辨至確矣舊說未細察其根柢而因文解  
義遂有役漸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之說此所謂非義之義也果  
如其言則足取于農者裁然三等國有不同矣安得復謂通行公  
田九一之法哉○又按或疑力役之征孟子言之矣因役漸簡而  
稅漸增似有此理曰粟米之征與力役之征各一事耳安有周禮  
而竟混力役以雜粟米者哉且周禮均人掌公甸豐年三日中年  
二日無年一日是無定而每年不同者耳更安得制爲十二之定  
例是其爲欲之妄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里布  
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賈之百兩一布又屋人職掌飲市之  
次布幣布質布謂布屋布孟子曰屋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  
無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 王制 賦役制用 三



事

實



府庫此九職之則充備足也○附纂畢方氏曰注疏謂九貢之外別有九賦爲口出泉據此不知此以邦國之貢而並及之也鹽邦國之九貢與畿內九職所貢其物多同彼以待四方之事此則充府庫以待畿內之事卽上九式之用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廷乎報反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附纂王氏曰式貢台平法飾之貢古者任土作貢凡可以奉祭祀待賓客與夫供天好之服飾備國家之用度者皆式貢也以此等所用之公而供玩好亦食服器用之適意者耳非有他珍奇也○附按不曰式用之餘而曰式貢之餘者非式用之餘則病于正用矣非式貢之餘則病于正貢矣病于正貢權其以嗜好之用越常制以取于下也其較病于正用爲言尤重此立法之精意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用賦○疏曰特言賦兼有九貢用如軍旅田役施惠以及百官有司祿廩之類九式所不載者今詳國家賦貢用自有經常一定之制具在大宰典勳中而經常有定制者又有每歲酌定之制歲用以歲賦歲貢之數爲準如賦則以王畿年之高下出餘法貢則視孟冬侯國之歲收以爲今貢法用則大宰于歲杪視貢賦所入制之使各有定數以爲一歲之法此九式所由立也九式之用俱每歲常事而豐殺多寡亦爲無常數者至于軍旅施惠則非常事不可以武定之而祿天際又係自有常數不煩酌爲式者故九式皆不載歲終則以貨以入山會之會古外反○附纂李氏曰周官掌財用者綱統入之權大府實主之此大府之職所以總受天下財貨之入凡領財於官府都鄙百執事者悉自此以式法授之故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夫是以利權不分斂散得宜也○附按凡財用之出入悉計會于司會而與大府暨司財諸職通鈎者之大府已以會貨明言者又以貨賄專其府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用附纂王氏曰內府以其在庫門內名非天子私藏之所○大用稷卨氏曰受受之大府也大用九式及甲用也九賦亦有貨賄者角人羽人掌焉皆徵其物以當邦賦則知周官和通外府上下備法利民凡有貨賄者皆得入以代賦不獨山澤之農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藏者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八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稍給也有憑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編周繫鎔大泉而有三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入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于民間多者有貨布大布大泉貨布



无

三



書亦有賦貢之掌蓋大府主收藏頒發司會主鈎考司書主書記  
皆所以佐大宰之均節也○又按此九賦之制一曰邦中之賦故自郊野而下  
依此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又按此九賦之制一曰邦中之賦故自郊野而下  
郊當此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二百里外曰野三百里外曰  
言故此野當此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二百里外曰野三百里外曰  
經故當此五曰邦縣之賦故云去國二百里外曰野三百里外曰  
之賦故云去國二百里外曰野三百里外曰  
記事亦謂之簿書故舉漢法而言也契其最凡也者此之書契即  
小宰入成取于以書契之類最凡也者此之書契即  
戶籍也者漢之戶籍皆以版書之故以漢法況云圖土地形象田  
地廣狹者下司書黃氏曰言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土地形象田  
九貢即是大宰九貢所貢之物出于諸侯邦國言之法者謂諸侯  
于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  
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于天子則貢云厥篚厥篚是也故云  
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春合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因  
用此九賦即大宰云九賦之財用是也言法者謂口宰出錢多少  
有外法即大宰云九賦之財用是也言法者謂口宰出錢多少  
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四野據多言之故言  
合田野之財用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即大宰九  
職之功所職官之法者亦是稅法什一為常言令民職之財用者  
以與九職任其民使之出稅故云令民職之財用者以與九職任  
邦之財用者九賦所以用九賦使均平有節故云音考之要與賦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司書之要與賦  
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臣杜子春讀為參互○疏曰以參互  
考日成者司會鈎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  
日之中計其文書也以月會考月成者月計日要亦與諸職參互  
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日會以一歲之會計  
考當歲成事文書○附按司書職云稅賦掌事受法焉事成則入  
要貳焉又按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按職云掌邦之賦出云參  
互鈎考明知有此三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周  
官出內事共鈎考之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周  
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考以告○疏曰周知四國謂四  
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者以是鈎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  
此治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有功者升進而置之有罪者黜退以  
廢之所詔告及冢宰者以其冢宰者王之治事故並告之○  
附按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考以告也其制之詳如此故屬之司  
之治逆即鈎考也故云亦鈎考以告也其制之詳如此故屬之司

會雖大矣而無謬矣此承上言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而為言也  
而繼以周知四國之治者是邦國谷上其計于歲終也月令每歲  
季秋制諸侯所賦于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則古者邦國之日成  
月要歲會皆達于天子可知矣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  
所賦于民輕重之法必知其國用司書掌邦之九職九正九事州  
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賦之數也司書掌邦之九職九正九事州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八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  
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敘幣比次也謂酌考其  
幣則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受錄  
入于職幣○疏曰司會主鈎考司書掌事記故二官所掌其事通  
也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  
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周知八出百物即司會九  
物財用也○附按校隸氏曰敘其財謂財用出入出比次倫類簿錄  
成書各有條理今便于會計受其幣百官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  
書受而書之然後頒于職幣○疏曰九事即九式也以用財言之  
則曰式以用財所為之事言之則曰事知九正不兼侯國之貢而  
以下言邦中之版圖及言知夫家器械六畜凡掌稅者受源皆  
職內之事也可會所掌有九貢而司書無之者邦國之貢其大經  
該千六典至于民財器械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非王國之吏所  
能及也山林藪澤之數則具在職方矣司會統財用之計故九貢  
九賦九功皆會其職與司書異矣○附按言九職  
又言九正者因司會言九賦九功而變文兩言之也三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  
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則不受而鈎考之山林川澤藪  
知此本數乃鈎考其徵令也○附按羣吏乃民之財所積粟米  
麻絲百物也○附中鄭氏曰凡民財數之有籍器械數之備闕田  
野數之荒閑夫家數之衆寡六畜數之繁耗山林川澤數之盈殖  
盈瀆無所不稽考而知之也乃以逆羣吏之徵令當否於民也  
凡稅斂羣事者受源焉及事成則受要貳焉之數成倍畢也○附  
疏曰司會一官不司稅賦之事即稅賦九職九正之事也○疏曰  
氏曰司會一官不司稅賦之事即稅賦九職九正之事也○疏曰  
后六官世子與夫宰相卿大夫士其有財用不當皆得鈎考正  
之此其所係大矣故其官獨尊非大府比也○伯謙鄭氏曰周制  
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大宰而總於大府大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  
權盡總于大府而司會不過糾察鈎考之而已然大府以下大夫



爲之司會反以中大夫爲之何也蓋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之官  
必其權足以相檢括乃得以究齒奏而察茲歟故使之有相臨之  
勢而去其相黨之私職內掌邦賦之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此聖人之微意也職內掌邦賦之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  
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疏曰掌賦之  
者九貢九賦九功之入皆掌之賦乃總名官府財入若關市之屬  
者司關市者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也都鄙財入謂三等采地  
之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鈎考用數多少知其得失○附靈車方  
民曰賦兼侯貢賦入衛曰邦者以入于王朝言之也用該王幾賦  
用爲曰邦國者包王邦侯國言之也前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者慎  
計其當用之數也後曰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鈎考其已  
用之數也○附後文叔黃氏云大府領財十府藏且以其數予職  
內職內辨其財等總計而執之官府財入謂內府外府之屬凡藏  
以待用者都鄙財入謂向稅都鄙之屬凡留以待用者其制皆在  
職內今詳入出邦財無非官府都鄙之吏也故諸職掌計財用出  
入者皆稱之然所指亦不一計徵入數則官府都鄙稅稅之吏也  
計財入數則官府都鄙稅稅之吏也計發出數則官府都鄙稅稅  
又官府都鄙稅稅之吏也職內所稱官府都鄙之入當兼稅徵受  
職內經傳通解卷三十四王制之十職敘別用 聖  
三等采地之稅者非是說見上六宰條九賦節 凡受財者受其  
貳令而書之而受財者於職內掌入不通勅令文書與職內受而  
書之○附王氏曰職內掌入不通勅令文書與職內受而書之  
謂凡受財者意有司此受財之入者其出鄭註似與職內掌入  
方氏曰受財者意有司此受財之入者其出鄭註似與職內掌入  
冷之祿下職內受大府之祿而書之注說非也凡出財用皆受法于職  
○附按惟士文兼徵以入兩祿而言故出財用皆受法于職  
言之蓋欲數已核職數需無以見職內所主尤不在此也若上文爲  
專言受職之祿則此似與職無涉用其言受財不言受用及會  
則爲受職可知與他職言受財用皆主用言者不同及會  
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入主入以已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  
之數及各官府出用之數並鈎考之也○附靈車方氏曰財入之  
數並言官府都鄙者以出用言則出者受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  
之官用者成事之官悉以官府統言之也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  
亦鈎考今職中祿見爲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也○附王氏曰如  
用三年不察則移案用于喪豐年動大衆則移荒用于受部有

餘可移于縣甸不足又取于稍此之謂移用○先錫姜氏曰此及  
職幣皆有餘財待用職幣餘于各支用之官此餘于各受用之府  
凡一歲出給之所餘者所謂式貢之財也而不供王之玩好者  
何哉蓋此所謂移用者必其式法之屬此雖餘而彼猶缺故待移  
之耳則王之玩好者必俟凡式法之用皆有餘而後可也○附按  
舊說九式之用各有其法中九賦之入有餘而後可也○附按  
多少則移其有餘以濟不足故敘以式法之言叙言符于式法之  
蓋金本歲所入之則計之今詳經文叙言符于式法之下其注  
所入則歲九事之會之日即爲歲終制國用之日以歲九賦之  
餘則入制歲九事之會之日即爲歲終制國用之日以歲九賦之  
乃謂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待  
會計而攷之貳者亦知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附靈車方  
所出證其所入互相稽考以防姦偽也○附按靈車氏云不謂  
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家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校惟一歲之周乃  
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今詳以職歲名出財用之官正以見國家  
用財當視歲以爲出之義職歲所稱邦國都鄙當兼受藏之給發  
兩出者而言凡官府都鄙遠近之財用受式法于職歲用式法多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王制之十職敘別用 三十四  
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附彥祥易氏曰凡項財大府以九  
式之法授之職歲掌大府之所授者予之故曰受式法于職歲  
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據之以受式法府藏憑之以出給今詳此  
官府都鄙之吏專以支用者官九式之遺皆所以用財者也此  
職凡官府都鄙之吏專以支用者官九式之遺皆所以用財者也此  
綱目及會以式法稽逆會助司會老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  
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  
財故知謂國之大事惟有事旅○附注見經錄官府都鄙別言用邦  
以式法稽之不肯贏也○附按舊說官府都鄙職幣掌式法以敘  
凡用邦財者謂以變故有所用者下文掌事者則以事故特有用  
爲者也今詳經言凡用邦財者則該一切用財之餘言之矣而又  
以官府都鄙與此別言之何也此官府都鄙職幣掌式法以敘  
財入財出之官府都鄙也其內自有入而于官府都鄙之幣則未  
餘與給用之餘自應分兩項言但仍有入而于官府都鄙之幣則未  
餘于官府都鄙中可也何另作一項待用則前之入出清後之授  
明而無抵冒虛隱之常是亦從而敘之也舊說以常變爲分折難



儀禮經傳通解 卷三十四 王制之可 藝文附用 三

美



此毗志反○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闕○附按名賦欽財用則凡均力政一節主力役爲義當移編于師田篇力已章下今詳上言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不言凶札則無力政之皆連言力役矣且先王之愛民力與惜民財等皆國之血脉民日身家所關而爲有天下有國者之所不敢輕用故孔聖言九經也時使簿欽然則將此均力政節再重入師田篇可○王均掌平工至于此處仍以遵守朱子原文而不敢刪去爲是

地之政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鄙

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疏曰按下文以和邦國都○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自均人平之王附靈軍方氏曰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于民也地貢所貢于邦朝也均人曰均地政卿遂公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多貢物也此地守在之國者若名山大澤險固之地不以封仍系之王朝者侯國爲守役此地事在邦國者與均人所謂地職畧同畿外有會同師用力國之事凡承事于王朝者皆是若九職之事無所用其均且均侯王之九職亦非以和邦國都鄙皆以地繳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附官所能及也

儀禮雜傳通解卷三十四 王制之丁 獻穀別用 采

制方氏曰彼職中云政令刑禁施舍及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效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不待言矣○附按

均人職事相泰稷之職○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間粟勸音鉏

野謂遠郊之外也勸粟民相助作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間粟闕民無職事者所出

一夫之征粟○附按神身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於外未安其居新屯亦然故以旅名○孫氏曰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屯爲職其自佚徙寬裕偏聚於廣土所當勞來安集之者也

○靈軍方氏曰勸粟民自相助之粟也古者以攻戕民建設長利不僮恃上之豐恤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春秋傳曰務稽勸分

盛侵民自相助則所濟者博故司徒職五黨爲州使之相勸司稼職均萬民之食而勸共急達人職以興勸利仲皆使民自相助也

此經所謂勸粟卽所興以相助者○附按謹仲楊氏云鄭以屋粟爲所罰不耕者之粟既有此罰所以使無不耕之田則所罰之粟不常有祇師何以掌之今詳罰物不可入常職爲欽卽間民無職

所出者夫布亦不以粟例取也○又按文叔黃氏云旅師所掌之勸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若

今之義倉歟今詳間粟亦此一類以不入正稅歟列因以間稅爲名○又按靈軍方氏曰三田皆非公田所人在常賦之外故特設



吐莫耕反嫩音美○新吐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  
發役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其不從政以地美惡爲之等  
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  
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以上三條  
周禮地官○附文叔黃氏曰等復除之等鄭註授地之法常法也  
遂人耳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爲復除之等矣○李氏曰無征  
役暫耳以地美惡爲之等者不易之地一年後征役之一易者二  
年再易者三年○附按按上地中地以下地及李氏所引不易一  
再易所皆爲散畝入于經文者矣則此處以地之微惡爲之等八  
字與爲文隱隱關通者亦必爲畝入之僞文可知也蓋經文言凡  
新吐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其旨已畢矣言新吐無征役則不新  
而亦有征役即可知等爲新吐則所寬征役之年亦等耳安得更  
有分  
辨哉○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惡去聲○簡記策書也諱天子  
齊戒受諫齊則皆反○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疏  
諫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也○附按朱氏云天子受東  
何東滙陳氏集說按諱惡下爲一節似當愚意此節亦是歲終所  
奏大史平日記王言動之善惡于簡歲終則執而奏進諱惡者不  
善之舉人情所諱言惡聞也奉不獨諱惡止言諱惡者所重在是  
能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王制之  
蓋以諫也○詳禮記原本大典典禮三篇自爲一節自天子齊戒  
受諫至制國用文爲一節今未子作連文合編則其義當以朱氏  
解爲通他如注疏之說以屬上解及講家以屬下解者恐皆牽強  
未安○又按或謂下所言歲終百官贊成制國用之事乃財用之  
大要與周官掌財諸職相發明庶從類集若歲終受諫禮於此義  
以無所屬按官中四齊戒受則與下文段文協義從矣至受計之禮此諫  
字疑計字之誤改諫爲計則與下文段文協義從矣至受計之禮此諫  
記本分節而不編今詳上文無所承突以天子齊戒受計爲起句  
已不合記之文體且于歲終而必以成質者何也恐諸事之或有  
誤也夫諸事之或有誤較王言動之或有誤者孰大孰小而謂朱  
子之集此篇爲王事者肯于同一歲終奉進之項欵記文本連言  
者而反舍其大而單取其小乎况其在歲終既同皆爲王事亦同  
朱子又何嘗雜焉究其極方今日補爲賦欵財用四字章名  
者未能該括耳然章名亦大弊言之若又如是大拘則過矣  
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會古外反○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  
要也質猶干也平其計要○疏曰冢宰  
冢宰齊戒受質質王受之○疏曰冢宰  
司會治要謂奏上天  
冢宰齊戒受質質王受之○疏曰冢宰  
薄聽天子平量之也  
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從  
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從  
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



從於司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受質人中惟陳氏曰周官司  
會也 質家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計要之成從司會 百官各以其成  
而質于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成而受之  
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百官此  
屬之疏曰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  
之先質于王若今時先申官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卿便從  
司會以質其治要仍須各受質焉官親自質於天子 百官齊成  
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焉官親自質於天子 百官齊成  
受質于所平之要也 歲曰天子平師單當頒報於下百官齊成受天  
未嘗不齊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齊戒受練受質必行於歲終者  
蓋今歲於是告終來歲於是更始朔身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  
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之為監未然者可預為之防君臣上  
下可不慎乎則齊戒受之不可為過矣 周官之防君臣上  
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  
王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齊成受質是也 靈卑方氏曰  
司會曰歲成計要也周官司會職所謂以歲會考歲成也三官及  
百官第曰成乃治狀非財用之計也周官小司徒所謂考屬官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 主司會之職也 聖

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受而聽厥焉其在百官則得報而  
復受其所質亦各行其義也 周官按石梁王氏云此一節與周制  
用於夏商無考東萊呂氏云成周時冢宰職總百官歲終受百官  
府之會聽其致事詔王發置司徒又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其事  
冠又命屬入會而致事下如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聽其會  
皆各考其職之所統且又專設司會一職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  
計考日成月成歲成會正月要正日成以考其治司會逆羣吏治聽會  
達於冢宰乃以詔王也或者因謂周官考功之與並會計立法者  
益緣設官分職職有其事大宰所建均節財用之式即成事之法  
也官司治事合於法則用財準乎式財無虛冒則事無廢墮而功  
可見故在會計財用中則行考課事功之法相因而著也又自  
古吏治人才多因役於財利而敗周官治官府六計之法皆以一  
廉字蔽之惟廉為修財用中立法之微旨也又按歲計之簿具事於天  
功即考於鈎考財用也小宰以官府之微旨也又按歲計之簿具事於天  
官大宰率其屬者也小宰以官府之微旨也又按歲計之簿具事於天  
夫今羣吏正歲會正月要正日成以考其治司會逆羣吏治聽會  
計考日成月成歲成會正月要正日成以考其治司會逆羣吏治聽會  
萬事而統計法之綱領是五官不得而並者在五官惟司以掌土  
地人民事大宰九職之任九賦之徵皆於司徒是寄為國財用所  
自出與大宰所掌有相變者故大司徒親謀治功歲終令羣吏正  
治政事令小司徒考屬治成歲終考屬治成歲終令羣吏正  
要會致事而致之於大宰此地官獨參天官治禮又非四時官所  
得同其四官禮致之於大宰此地官獨參天官治禮又非四時官所  
治預羣宰治法故也觀春秋官大司徒不治以正官治聽致事而命  
參預羣宰治法故也觀春秋官大司徒不治以正官治聽致事而命  
會則其義可知以此推之則司會之職當一列矣春官文無闕文而  
致事之文必在司會馬小司徒之職當一列矣春官文無闕文而  
亦不具者按五官屬無有與大宰職事相左者惟春官中內史  
一職掌八枋之法詔王參預大宰所為掌法左右者惟春官中內史  
計之考逆以至於大宰可知而長或有不復有事也此春官考計之文  
見於內史而沒於大宰可知而長或有不復有事也此春官考計之文  
計之考逆以至於大宰可知而長或有不復有事也此春官考計之文  
法義例宜如此參看或謂所記一歲實成之事亦與相通考成之  
會以成實於天子而冢宰受質者即司會逆羣吏之治聽其會  
計以詔王及冢宰者也其司會受質百官各以成實於  
三官者即司徒司馬司空考屬官治成令入會致事司馬司空當一例



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遇禮少有所殺○附按嚴陵方氏云地小而出物多則年豐地大而出物少則年耗故用地大小以視年之豐耗也○詳此家宰制王國之用不計侯國蓋以王畿內大小都邑地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當給爲○疏曰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蓄三分爲當年用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下言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問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者舉成數兩義皆通○附按嚴陵方氏曰益爲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爲出者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也祭用數之仿仿音勒○其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附按嚴陵方氏云易言大衍之數揲之以四歸奇于扚扚者扚間也蓋所以歸四分之奇也則此所謂仿亦四分之二爾數之指間也蓋所四分之一也三年之扚三年所用四分之二今詳制國用以一歲所入分爲四用三留一以爲贏餘此又以一歲所用分爲四分而以一分供祭祀也此解較舊注什一之說于扚字爲合但三年之扚則爲四分之三悉數太多似不如什分之三爲得然大喪非常事喪三年不祭百用多止則通三年間四分之三合供喪中備禮釋傳通解卷三十四王肅之丁 駁命則用 謂

之之用是仍不喪用三年之仿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病于多也

日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附按東漢陳氏云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今詳此解暴爲殘敗義當指祭豐年不吝凶年不儉當用數之仿○附彥醇馬氏毀壞典禮言祭豐年不吝凶年不儉日豐年則用豐之扚凶年則用凶之扚豐年而加於扚外則謂之奢凶年則略於扚內則謂之儉乃所謂與年上下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暴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饑色天子乃日舉以樂餉食○以上本篇○附東漢陳氏曰殺牲盛饌日舉周禮王日一舉以樂餉食又言大荒則不舉者蓋傷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自貶損耳

右賦歛財用第三章凡十三條○附按周官理財之官甚多五職文而止其義蓋以系于王事只應標題大綱不煩及有司之職事也首子大宰見王生財制用之大法次于大府



見王入出財用之大經再提出遺人見王積財施惠之大義  
 旅師見王與發安昨之至仁且王為天下理財之要道尤莫  
 大于均財又舉均人一法見之于是王事財用之要道尤莫  
 其他職皆有司之事遂繫不編入○又按賦款財用最為王  
 制之大端惟載于周官諸職者為詳茲篇只舉綱而不及目  
 則多所未集又別無義類纂見他篇悉于古制良法未極明  
 備而讀者獨焉今于大宰條下補入大司徒載師周師三條  
 備見財賦款項與大宰載相發明于大府條內補入內府外  
 府二節又補入廩人倉人司稼一條又補入司會司書職內  
 職款載幣一條凡十職文備見賦款財用法例與大府職相  
 發明非敢增添于舊本本義亦用以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  
 界見完備云爾○又章下凡五條

者一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附按周官司民掌  
登萬民之數及三  
 年大比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即此聞生民之數則拜之禮也又按大府若祭天之司民司  
 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以此知聞登穀則詩曰君子  
 拜之禮當具地官司祿職中與司民同文闕亡矣詩曰君子  
 樂胥受天之祐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  
 樂胥受天之祐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案音洛夫音扶○賈  
誼新書禮篇○附按  
舊本此條上載國有隸人一條亦新書諸所言歲因之禮本  
古經記中語已錄在篇不必重見兼有疑誤字句今刪之  
 ○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  
之屬自  
然物也馬多則養  
求者聚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  
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之戎馬稱稱不是過也附按是字  
也言不于是而過蓋借公貨足以賓賦賓饗贈也家貨足以共  
足以行軍稱賦而已公貨足以賓賦賓饗贈也家貨足以共  
用共音供○不是過也國語○古者稅什一注詳矣豐年  
補敗敗謂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莊公  
八年春秋○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  
樂罕也○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發矣

冬築廊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莊公二十九年春  
築廊春新延廡則穀梁徵字之誤無疑矣故易之○天子不  
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謂言貨財也○士不  
通貨財得貨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患牛羊息蕃  
有也錯貨  
之臣不患雞豚錯七路反質音至○錯置也質讀為贊孟子  
置于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贊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  
馬乘者不祭于雞豚或曰置贊猶言委贊也言凡委贊為入  
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家卿上卿不修幣謂  
治稼穡日場園菜蔬日園謂若  
公儉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蓋利而不與民  
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屢者有所贏其手  
樂音洛藏音藏屢讀為變○寬容也謂有所容其手多積財  
而力作也○附按然故二字疑故字是後字之訛多積財  
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  
多也行去聲下同○羞謂羞貨誅不  
能謂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上好羞則民間飾矣好  
羞下同○好羞貧而事  
者優則民間自修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三者亂之衡也  
衡道  
也民語曰欲富乎忍耻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背音背內反○忍耻不顧廉耻傾絕謂傾  
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  
如此安得不亂王制之丁 賦款財用傳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  
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縣音懸○皆自為恥損憂民也登成也禮食  
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月大牢諸侯  
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懸鐘  
磬之屬也梁加食也不樂去聲○禮曰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  
車馬之處大夫食案覆以梁為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



稻梁所謂加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衞禮**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縻，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皮反。幾音祈。組音祖。縻大登反。縻音漏。秣音末。○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爲疥邪也。組縻以組飾之及鈴帶也。詩云公徒三萬，具胃朱纒，亦縻飾也。○疏曰或以靡爲糜，謂財物靡散，凋敝幾縻飾之義限也。組縻以組連甲及爲甲帶，鄭以鈴帶解記縻字，縻約也。引詩具胃以具飾甲朱紱綴之也。謂以朱紱綴甲，絲屨謂約縹純以絲飾之。○少儀○附東，滙陳氏曰靡敝謂師旅饑饉之餘也。以設食。○**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音近。馬曰秣。○**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音近。馬曰秣。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音近。貌。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聖也。

**弛侯廷道不除**。弛式氏反。○弛廢也。侯射侯也。**百官布而不制**。官修刑不可闕廢。**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而無祀。○疏曰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者先儒以爲刑尚書之餘，今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四注附之丁。

**不類**。其書與尚書不類。未知是否。**此大侵之禮也**。襄公二十四年春秋穀梁傳。○**膳夫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札刺八反**。裁音災。○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裁日月晦食地裁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月禮天官。

**晉伯宗哭梁山之崩**。○**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傀音怪。○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密無同真之霍山五嶽岱在兗衛在荆萬在豫華在雍恒在并傀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裁之也。**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弛皮厲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依例補編。○以。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上月禮春官。

○**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以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秀零而得之則書零喜祀有益也。秀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附



既言暴虐又別言暴虐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故或以爲至厄非一人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稽勸分此其務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乘而加兵故爲守備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積訓儉似與省用義復或蓄聚蔬材別播早穀之類與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厄何爲春秋左○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虐而奚若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則吾欲暴虐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毋乃已疏乎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毋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三日爲之徙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市不亦可乎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又言巷市者此庶人爲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于巷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也今詳暴虐之說僅野不經也○文公十有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公十有五年○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國主山川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纓微樂出次視幣史辭以禮焉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武且反○主盛經損盛服車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郊視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山川○春秋左氏傳○天反時爲災易節地反物爲妖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文反正爲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之外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

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囊甲衣韞弓衣○附用之陳氏日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禮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同一禮意也赴車不載纓張示不忘戰然合義則動非義則止不若焚舟實膽以于文相尋而示必死也○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悅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于庫門之外者以近庫門故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于祖命辱矣故近庫門哭之赴車告赴于國○有焚其之車凡告喪日赴此車以告改爲名與素服同義○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日哭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廟神主初入故日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注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日者謂春秋文也○季氏曰春秋書新官災謂天火也內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三條禮○附子容應氏曰不舉自貶損也或曰君舉者非也○本此下連編孔子野哭者一句在記原本類○孔子爲大列侯例別爲一條今詳與篇義不相家故刪之○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爲有司故拜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







選故如是也。○附按本篇集左氏傳一條冠經記文首蓋以見自天生民作之若以來即有設官治事之典天工人代古今名號有殊職事不易過厥淵源義法尚矣用爲百世制度之祖可也若夫因詳端名官事法不經設官正所以爲民以民事紀官是理之正乃以爲帝德隆殺則○古者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虞首占反容成非述古者之取意矣○占者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虞首占反容成作歷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計反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特作駕寒衰作御王永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呂氏春秋勿躬○附按所謂古者蓋雜述皇帝王時傳筮之官也觀其人散見他書者多係其代可知其云作者以制是也若以職司論則二十官皆後代所設之官傳稱其入此大撓以下官主職司而已古則神明於制作而爲是官傳稱其所知所能聖王以之無爲而成化是皆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其人爲萬世諸職官之祖編以冠首諸職官之義也

卷三十五 王制之義 古官 王

右古官第一章凡二條○又○昭公十有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問何故以鳥名官○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夫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人無常師○春秋左氏傳○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作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任此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不知乃知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此之謂也○附按傳言德之豈必勞形愁心弊耳目哉○宮氏春秋勿躬○附按傳言二十官即止文古者大撓以

下二十人也

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蔡氏傳曰奮起應廣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朝者也禹庶事而順成庶類也○俞氏曰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姓崇伯鯀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宅百揆帝然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宅百揆帝然之功也以司空兼百揆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政事亦此類也○附方麓王氏曰治莫急于相故舜詢岳咨牧之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後發規格不出于此○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種百穀○蔡氏傳曰阻附少類林氏曰謂之阻者蓋雖在朝爲公卿而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蔡氏傳曰契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于事雖無所不教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此亦○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蔡氏傳曰皋陶而大也○會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切人曰寇殺人也○夏明而大也○會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切人曰寇殺人也○服是也○此亦申命之也○附朱子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畧之意可見○東齊陳氏曰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王土師之于士官兵刑合爲一官蓋聖人仁天下之深意也夫工虞之微且列于九官使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古者之世詳于化而畧于政主者之世詳于政而畧于化此上下千言之異○帝曰嚳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孔傳言詳矣也



曰堯典傳云其工官稱此上單舉工名今命垂作工言共謂供此職也○蔡氏傳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云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鐵工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此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機工之指即此也○附錄光緒氏曰工虞各有所司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與人之屬共工爲之長○瑤峯孫氏曰若者有一器即有一器之理守法信度因聖人制作之理而持循之此之謂若非身親經墨也只明示百工以制器尚象之式使工必中程器帝曰噲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益茂帝曰俞咨益汝必適用

作朕虞孔傳順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蔡氏傳曰上○附錄東萊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長之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子萃馬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乃是養育草木鳥獸之官其職比此較輕上古洪水之後山林川澤皆未能得所益之爲虞蓋皆平治一番與禹平水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益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之職也伯夷名姜姓秩宗也宗祖廟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虞夏禮五

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附錄瑤峯孫氏曰五禮惟三禮爲重三禮帝曰藥命汝典樂教胃子蔡氏傳曰胃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帝曰龍朕聖子附永豐陳氏曰即大學之教而此命養掌之也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蔡氏傳曰皇疾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汝政教必使審之而後出敷奏復逆必使審之而後入周之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者皆此職也○附錄尚書虞書○附錄少穎林氏曰顏淵論爲邦孔子曰遠人使民治舜命龍之辭正孔子答顏淵之意蓋自古已安已治而後所以至于危亂者未有不由于小人變白爲黑以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方麗王氏曰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猶曰朕命者以該下也○雙溪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則以躬教故次命皋陶工主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未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畧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喪禮

先樂後教先夷後喪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樂聞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于末所以防讒間衛華賢以成其終○附錄按刪書斷自唐虞上古所設之官不可考據而唐虞官制亦不盡聞其信而有徵者如虞書舜典中帝命九官具名其職昭然見古聖人設官之義三代○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堯舜考占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夏商官倍亦克用又禹湯建統不素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寧也○附錄高晉周書○附錄九峯蔡氏傳云夏商之時世變事繁難其會通制其繁簡故官數加倍今詳注論不及唐虞之清要者細○夏商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附用之陳氏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虞夏禮六

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凡此皆天數也先王建官取類於此則天明故也○附錄按講義云官之因革不繫見於世孔子問鄭子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答北宮鈞問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然則此記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畧不必切切然求合也或者遂謂載記之數其不周者亦各舉其畧不必切切然求合也或者制亦一端耳至朱子妄去注語而後以夏商之制者蓋以卿大夫士官名唐虞未有三九二十七八十一官數又與周禮不合既錄尚書周官篇首述唐虞下及夏商之文遂以記文通屬二代以繫著其制并不審計其數以爲徵也大抵三代各歷年數百歷世數十即一代中先後不無損益作傳記者各述傳聞支離有異非抵牾也後人拘牽參合紛紛失之今詳此說謂朱子以卿大夫士官名唐虞未有三九二十七八十一官數又與周禮不合唐虞下及夏商之文遂以記文通屬二代以繫著其制并不審計其數以爲徵者是何其渺視朱子耶夫尚書言夏商官倍自是倍唐虞之百而爲二百也若解作夏商皆官倍則夏倍唐虞爲二百商倍夏當爲四百矣而過乎周可乎即知尚書所言者是謂夏商大抵之同也決矣然則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







九

+



九人八人爲人衆則多力勤而謂朱于言義多力勤者當亦以  
夫家之人衆言使朱于果欲知欲之人衆而何又言一夫一婦也至  
于而謂朱子之說疑矣夫固知欲之人衆而何又言一夫一婦也至  
疑而何竟謂朱子之說疑矣夫固知欲之人衆而何又言一夫一婦也至  
子班前說言于分田之制是則此分字原與分田無涉也若謂于孟  
即以此差之等亦無關而可乎曰如是說何嘗無關耕者有此五等  
力者同差若下土以上則皆官也故皆以上農夫食九人爲率而  
遞加焉必先將庶人在官者其食九人之祿定而下土以上及  
君之祿乃以此爲例而皆可定則于班前說之謂之無關可乎○  
又按舊說庶人在官者其家亦授之以田周家之所謂官田也祿  
是以代耕而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兼善也又舊說府史胥  
徒官長皆有田有祿蓋其家所受田即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  
也古之在官者皆民爲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今詳玩記  
全節文意耕者所獲有此五等而庶人在官之祿卽以爲養止言  
是仍耕耳何代之有且就舊說按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  
是凡農夫終日爲農者而此僅得一半工力其田能不荒耶又言  
番上更休夫當正宜耕時收獲時而誰當其番公事自有不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辰廣義論官土  
取則必有恰值其苦者彼農之爲業三時而一失其職雖豐年亦  
凶然則制禮者豈有不達此情而于既受祿者又授之田耶諸  
說于此節硬插入田字者皆跟定周禮載師官田之說也詎知官  
田係飲之寬入並非周禮乎說已見上王制之乙篇制上地之法  
章載師條噫公孫祿數飲之罪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  
類制五經使學士疑誠不誠然乎

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  
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

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  
方氏曰卿而祿上祿厚不爲之殺則地所出不足供人夫而下祿  
授薄亦爲之殺則臣所養不能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  
○承嘉徐氏曰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備農夫之力  
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則但受祿于官如用之入  
而已○于容應氏曰莫賤于庶人在官則但受祿于官如用之入  
祿亦視農所積非特使執役不基于農者也不取忘本業即祿秩于君而  
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不至過制下不至不足自

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七則無多邑論制之失諸侯分土雖多次國  
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  
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疏曰鄭注爵同謂卿大夫  
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上卿大夫之爵異謂大夫卿大夫之卿同  
其六字○附用之陳氏曰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  
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附按原本有春秋傳二語注疏皆  
無之自是朱子所考又按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  
上字爲義文而下句小國中當其大夫蓋諸侯無中大夫除卿爲上  
亦美文對卿而言則當但曰大夫蓋諸侯無中大夫除卿爲上  
大夫則卿大夫又有上大夫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附按  
國之卿位當在大國之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  
大夫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上大夫  
度文義尚能通乎此朱子所以定春秋傳小國無上大夫上大夫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辰廣義論官土  
六字者爲是而特引之也陳氏不詳其制義之不合而順其非者  
解之曰蓋下大夫之上者若如是轉解作解將何文不可解去然  
于今之所說者仍無解焉蓋于本句字面雖亦說去而于全文義  
意終難得通則是原文之必有深也決矣○又按或謂按本節文  
出春秋左氏傳成公三年城宣叔之言也閱左傳各本皆與文義  
無異不知舊本云云何所據也今詳各經傳本于皆以義理文義  
不合乃謂其爲說誤耳設此處無此一注乎何煩再致其所據且朱  
理文義皆不合也况宋子又有此一注乎何煩再致其所據且朱  
上條言疏相繼之說不合者其義何在曰據疏所推大國上卿三  
命下卿大夫三等國皆一命然則大國中卿皆一命小國中卿皆  
皆一命大夫三等國皆一命然則大國中卿皆一命小國中卿皆  
命也○若中卿則一命矣何以當大國下卿之再命故謂疏言有合  
命也何以當大國下卿之再命故謂疏言有合命也○若中卿則一  
有說矣相繼者言同等也同等則大國下卿之再命故謂疏言有合  
不同而當在其後乃皆以一次附下卿當大國大夫小國中卿皆  
如是相繼者言同等也同等則大國下卿之再命故謂疏言有合  
大國大夫之國勢所不拘也然則小國之下卿不待言可知其有  
與中卿同在大夫之上矣蓋見舊文之訛誤者當爲改正其有



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舍也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士上當大國之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命士之無上舍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後附按以數言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巳有必數記於卿大夫士之別位數言之亦五傳也魯方氏云謂半禮之數居其上三分之一也今詳數以十成曰居其三分即十分之三也如言三分之一此從注疏說合上文爲一條解又按嚴陵方氏云三等之國只曰上士二十七人則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此以其有者言之農師陸氏云三分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各八十一人希聖周氏云上士二十七人今詳此從離上文爲一節蓋草盧吳氏移此節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今又詳朱子既依注疏說爲編自當以前說爲正又按或疑注疏既連上爲解矣吳氏何又移于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得勿亦有見乎曰吳氏見前言至上士而止此言中士下士自應爲彼之斷簡但此文上有其有二字雖吳氏亦只得如方氏解謂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無此以有者言之夫孟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戌虞夏商周古

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監古陪反監於古氏曰此乃注三監之文也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王制木橋首所官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三人是也監方伯所以監諸侯一也以共監方伯故其祿取于方伯之地祿視諸侯卿者大夫之位養方伯爲不必太厚也爵視次國君者三監之職權不可不重也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子爲反朝直進清之用浴用湯沐用簋疏曰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以土四條本籍附用之陳氏曰此湯沐即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以見君來朝京師之於天子於從祀泰山之神一也東漢陳氏曰惟方伯有之餘邑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故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擬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向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附按王制四條朱子提天子三公九卿條作首又冠以夏商之制四條然則四條相因而言皆爲夏商之制也明矣又按孟子言周室班爵祿而與此皆同蓋周制之同于夏商者也朱子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者則指周禮言公封五百里侯封四百里男等又如王制言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等而與孟子之說皆相左矣又按公封五百里等細考皆劉歆爲王莽而竄入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

右唐虞夏商官第二章凡六條○又○古者天子三公每三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自三公至元上凡百二十此夏商之官周之官三百六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氏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三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此條未詳何意○附按此注仍據明室位之說

非是說已見本章夏商之制條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附按九儀九命通諸君爵公侯伯子男諸臣爵公卿大夫士而爲等制者位亦通諸爵位之位如孟子云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四等  
五等之位是也邦國該王邦侯國而官兼君爵之位臣爵之位  
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  
命數不見於典命然府史胥徒皆官所自辟除若士則六卿之屬  
豈有不命者為之注從典命已見者遞推之皆可也○附按束  
小國之士不與朝聘介紹無有事于王朝故不云受職也再命  
受服鄭大夫云受服受祭服為上士立謂此受立冕之服列國  
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號曰凡言士三命受位下大夫之位  
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皆爵弁以助祭三命受位下大夫之位  
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下士亦三  
命○附王氏詳說曰公侯伯之卿命於天子者三命也管仲曰天子  
之二守國高是也始有列位於王朝者曲禮曰諸侯之大夫人天  
子之國曰某士大夫卿也與天子之上士等也○附陳氏曰  
三命上士也禮弓謂朝元士也鄭子產謂有位於朝四命受器  
是受器為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  
具官祭器不假樂者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附剛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周官  
鄭氏曰大夫名同命異有當造當假之殊王之大夫四命得以自  
造若公侯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固宜假用不假是為假禮禮  
運非五命賜則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  
之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葬時以二十五  
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號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  
焉○附按舊說未出封亦賜采地爲縣內諸侯以八則治都鄙爲  
賜則也今詳王大夫未出封從臣道只四命而無五命舊說于制  
恐未合○又按先鄭說爲是後鄭據公封五百里之說說誤六命  
也至子男五命孟子及禮記之言也索何反以爲俗說誤六命  
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主六命之卿賜官  
諸侯國齊荀偃爲君賜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其官臣臣實先後之○附剛中鄭氏曰大夫不得具官有  
家而得置官者設一官以兼攝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  
眾事耳惟六命之卿得以具官七命賜國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  
伯之國○附按舊說爲侯伯則賜以附庸之國侯附庸九出就侯  
庸七之國子男亦有五同三同之附庸不足以謂之國今詳注伯同  
庸解馬侯伯之國者極正而確此又解作賜附庸之國已與上則  
字就己身言與此國字對照者不合矣至言附庸九同七同等仍

是從公封五百里等說說來與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  
孟子不能五十里之附庸顯有也八命作牧命得專征伐於諸侯  
鄭司農云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  
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  
方伯○附農師陸氏曰書與周禮伯常稱牧蓋自內言之則伯于  
二伯故稱牧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伯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是也自外言之則仲子諸侯故稱伯王制所謂方伯之國是也若  
上公爲二伯者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王制所謂天子之老二人是也○附中鄭氏曰職服位器皆曰  
受者自下言之則及官國皆曰賜者自上言之牧與伯皆曰作者  
必有過人之功德乃○典命諸侯之五儀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五爲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  
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  
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纁或車介牢禮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周官  
鄭氏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  
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四命出封加一等其國家  
等處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  
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附剛中鄭氏曰王之公卿大  
夫在朝未嘗無畿內之封邑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以  
崇其禮宜其國家宮室之類亦從命數加之明其內而近君則其勢  
屈其禮宜其外而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其隆故也○李氏曰古者  
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世人臣寵命極隆如所謂位上公者  
九錫者失周官之禮意甚矣○止齋陳氏曰典命大夫無中下之  
別按序官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若侯伯同七命  
子男同五命典命止言公卿大夫之命按序凡諸侯之適子皆於  
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鄭則約之爲三命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纁子男適音嫡  
命也言晉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桓九年曹  
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晉者皆大小國之君執  
皮帛而朝會焉其賁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附明齊王氏曰立適



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適子必賢天子乃命爲世子既命則成其爲君故攝君行禮而執君之玉但其預介朝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子壓于父而從臣道也舊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是爲降二等諸臣五等之命曰公之孤四且以侯伯而執璧是失其世守矣

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

之數鄭音示○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疏曰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擊見執束帛

而已若正聘當以圭璋也○宮室車旗各視其命數者四命者宮室

四百步車四乘旂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

者亦以二與一爲節發也但大夫立一命者一章士服爵弁並

無章飾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即有車馬士雖一命亦無車馬天

子之土再命已上可有車馬也○以上周禮春官○附彥祥易氏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周官

曰公之孤四命與天子之大夫同執皮帛又與天子之孤之擊同

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夫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也

楚望郝氏曰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也○附按或疑

之下乃爲順序今詳此二條爲九命五命等儀則是通乎天下而

言者也蓋王者設官分職凡王官無不出于王命九命之數乃王

者相紀百官之大具制爲禮儀等威所以辨貴賤明尊卑定名分

者總于是乎在故舉外內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無不統攝于

其中此周官三三公三孤六卿六屬中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三百六十官之所由出也故特擬取冠于尚書周禮之上以爲設

官分職之綱領木子編法自確當而無可議矣○又按上章王制

所官大夫小國卿之命數與○周官曰周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亡小

宰職云冬官掌邦事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足明冬官有主土居民之事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土農工

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土以居民故也○

補注九峯蔡氏云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太

多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附注王制曰司空土者凡土之

田之未授者主之○仁山金氏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凡分土

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附按掌土官自古名

司空云空者似起于上字洪范之義以地之遠闊無因言也古

止基止旅受壓爲民故以司空名官歷後地闢大綱雖井分田多

爲成局凡治地居民不主空土盛造多從成局中時有區畫事惟

掌土官任之然生齒日繁地氣日闢大地疆理無盡故仍以司空

名官而至周禮然也至于周古中又有變古制處其事與地官司

徒通掌而兼轄工官事則周官一代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

牧阜成兆民○疏曰亮反○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

官則政治○尚書周禮○補注九峯蔡氏云六卿分職率屬倡九

自內達之于外政治明教化治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周官

附東萊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

也萬事分治則有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分職率屬倡九

阜成爲治之體上下相統內外相應本○周禮之畧惟王建國

末具舉則經緯繩連無一節不相關處○周禮之畧惟王建國

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



治之極星以正朔夕是別四方百詔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師  
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筵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政位於雒  
兩起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附按臨川王氏云既辨  
方矣於是立宗廟於左社稷於右立廟於前立市於後此之謂  
正位今詳建國第一設廟之王者國者四外之中也主朝者又中  
官之中也道未有中而不正者聖人大居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中正以觀天下國與朝之象也國于天地依神人以  
立王者神人之主財神後天下之本上穀有天下之本何以守位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神後天下之本上穀有天下之本何以  
宮之地也與七廟兩壇九區相參而立此正位之大法也國經野  
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之屬是也○附  
皇方氏云王城面九里畿內面五百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疆之地  
皆量國中而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  
外都邑郊闕溝塗大小遠近必與相稱○附按王城之制以經  
朝及國由國及野內外網領之次第也國為一網相率為法國城  
邑家邑又外而制小都大都邑民居皆參相得溝洫井田溝塗  
封樹之界分列其中量度經緯各成區域而野之于國既係幹分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同官 干

明復維持鞏固如此本末配人地均 設官分職 鄭司農云置家宰  
無偏而不舉之弊制地之大法也 附按畿定朝設國以爲民極極中  
寇司宰各有所職而百事舉○附按畿定朝設國以爲民極極中  
立野分庶事與矣治庶事者在百官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中  
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今按極謂標準也○附按畿定朝  
○附按王氏云四海之治歸王畿王畿歸王朝王朝歸王躬王建  
其有極而王道不出于此故六官篇皆以此語冠之今詳六官  
皆從此語朱子則絕地子○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此而下但序六官從簡也

以佐王均邦國 掌王也邦治主所以治邦國也俗猶助也鄭司農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  
已以聽於冢宰冢宰治官皆總屬於冢宰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  
率也○附按說上古因天道地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宰大也冢宰大  
有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之官有嚴相四子分主四時之官至周納  
知其遺意取配六卿乃以虛名加實職非必其果掌天地四時之  
事也○平仲王氏曰王者代天治天下必法天以爲治備有天地之  
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道乃足以爲君立極蓋以治法天之  
昭曜以教法地之厚載以爲法象之生育以政法夏之重寢以刑

法天之昭曜以教法地之厚載以爲法象之生育以政法夏之重  
寢以刑法秋之清肅以事法冬之各正性命于是設六官主六典  
而繫之曰天官地官人官云云若曰此爲王布宣天地德春夏秋  
冬之德之官云爾非即以天地等名官也○東萊呂氏曰古之稱  
宰相者多以平爲主若商謂之阿衡平之謂也使四海之內上  
尊卑貧富遠邇通事事物物各得其平乃宰相均天下之道均之  
字是宰相之大綱○附按治教政刑事六字乃六官眼目各職  
首然出天官治字與五官教政刑事字分標五字各指一事之  
實惟治字無事字事字與五官教政刑事字分標五字各指一事之  
治字包舉義獨大而廣治者經理之謂天下有萬民萬物萬事若  
臨其自生自爲在天而地氣化浚去世人智力後去則大小強弱  
不治之條分其緒以理之從人而物事上處之適如其分宜  
安和平禁富皆行乎其中矣故均字義亦大而廣然大宰卿一人  
均由於治必已治而後均則其均字義亦大而廣然大宰卿一人  
大音泰○百官總焉則計之聚列職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于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項曰家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附東萊呂氏曰周官綱目盡在六典家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同官 干

爲六卿者綱固在綱中首不虛身外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象率  
典六卿並居六職一也○附按邦治典教禮政刑事分提而總六  
典通按天官一屬六卿之治之一字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六職見之  
司會諸官止提挈王之國用而所謂治邦國事未有與者蓋宰之  
爲宰所掌在治道之本源其率屬先在王身家處着力至于治邦  
國事乃分屬五官爲之大宰只布施其法而已即治典所設八灋  
以下九大條是也總操外治之法而不尸厥事躬親內治之源而  
專攝所司大宰是也總操外治之法而不尸厥事躬親內治之源而  
又按各官名所掌乃治道之末焉于周禮提挈其綱領錄其句字而  
爲之者也則全部周禮大略盡于此矣但舊本俱以小字作注今  
于所掌項款多者多用分注恐混同無別故俱改作大字亦所以  
尊朱也

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 百官所居曰府都之所居曰  
子也 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 百官所居曰府都之所居曰  
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  
所食邑周召毛畢原之屬在畿內者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  
八統詔王馭萬民 助也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 以九職任萬民  
以九賦欽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 任猶俸也式謂用財之節度○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之民

王

立

以

而

九

所

此

能

則

故

法

序

其

吉

大

上

見

為

論

蓋不以列國之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刑

制等子王制也

鄭如宰于同杜作官

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掌邦

之六與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云貳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副也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其家宰制國用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式用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叙者皆是大教先尊後卑各依秩

治者皆是大教先尊後卑各依秩

是以六官各有其屬六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

六職辨邦治

邦治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

國治得會食故

云合邦治也

而行之將此八者經紀國

之治政故云經紀國

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故云六計辨羣吏之治也

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

爵祿之事



吏敘治之如是而後臣民不得妄有奏聞主不得私有所可矣且  
以敘吏之治則六官百司職事俱在其紀敘中亦以佐大小宰  
統治而時備所不逮此又設政之職然也○又按本職掌有賓客  
之令與諸臣之復萬民之逆連文當即作大僕職所掌諸侯之復  
逆解主名諸侯主賓禮名賓客既隆其稱曰賓客因崇其復送  
日令若曰是賓客之教令云爾王朝優禮諸侯諸侯之辭也○  
復逆掌徵令辨八職附臨川王氏曰王有徵召其屬旅○按校  
氏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  
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卑者治其小而詳○附按王  
命與復逆同掌于僕臣若以王命有所事徵令百官亦必由王  
宰夫以此大宰得知王之命而可否之也且于小宰所總紀六  
屬六職中詳辨一官一職之細分掌治法以政官治乘財用附王  
又以佐小宰統治官府之精密也○掌治法以政官治乘財用附王  
大宰立法以爲治小宰執法以逆治宰夫循法以放治○附中鄭  
氏曰利之所在爲治小宰執法以逆治宰夫循法以放治○附中鄭  
以乘財用爲要○附按之宏孫氏云周官本治以會財因財而知  
治故宰夫掌治法以政官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司會本爲邦  
計故而所掌以逆治也今詳宰制財用立賦貢式之法以經邦  
財乘財正以政治也今詳宰制財用立賦貢式之法以經邦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周官天官  
財用之小宰執法以佐其均節亦特持法之大凡領庶司不般參綜  
長之事至于爲大宰檢精財用考核羣司者則宰夫佐之亦備小  
宰職之所未及也然小宰以掌法逆治百官之治爲主而均財用繼  
之宰夫以掌法政百官之治爲先而乘財用固之其義一也○又  
按舊本節錄宰夫職文掌治朝之法○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羣吏之治辨八職附臨川王氏曰王有徵召其屬旅○按校  
宮官之長也○就日序官不以尊卑爲先後以緩急爲次第故宮正  
之職惟官中爲至要官正於王宮禁地內外無一處不皆無一人  
不察百職無一事慢通成無一時忽與小宰宰夫相成交察乃  
天官第一義所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附按舊說以分職言  
以列百職首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附按舊說以分職言  
十王宮者之長官伯掌士庶子宿衛于王宮者之長以兼職言則  
官佐總王宮戒令糾禁官伯亦兼之今詳小宰宰夫乃以兼職言  
官佐總王宮戒令糾禁官伯亦兼之今詳小宰宰夫乃以兼職言  
首王宮之政令糾禁乃于統治邦國官府萬民中提出王外內官  
政之大綱而未下及宮事也此設官正專爲外內宮總司事官故  
首列之宮正統治在宮官吏人民而守衛王宮之重尤專在宿衛  
之士庶子若統于宮正治中恐不盡事故又特設宮伯一官專司

其政令爲主治宿衛事至于治士○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  
庶子外皆不副宮正職事爲佐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  
王及后世子食官之長也膳之言善也美物曰珍膳食飲也飲消  
大器有四○附禮庫曰宮正官伯下卽以膳夫掌飲食官膳之具  
此事甚繁利害非惟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使飲  
食之共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正周官所供各有定制且一關  
涉家宰者格君心卽在此處○附按膳大掌王飲食職中主贊  
王飲食之禮不治王飲食之事食官之長以 庖人掌共膳羞之物  
道而不以物也其事屬官庖人以下同之 庖人掌共膳羞之物  
庖人職以辨名物爲先養人享人主調和尊饗之節職文亦皆  
以辨名物爲先養人享人主調和尊饗之節職文亦皆  
辨所以慎天則也可議每事設官之意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之  
割烹煎和宗廟祭祀割烹之事 案於容反○內饗所主在內○疏  
附按宗廟祭 割烹煎和宗廟祭祀割烹之事 案於容反○內饗所主在內○疏  
祀以下今補外饗掌外祭之割烹及賓客之殯饗饗食外饗所  
○附按諸飲食之官非 爲養王設也王身內爲宗廟外爲百神  
賓客之主禮以飲食致事先思孝接下思恭之道故共王飲食諸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周官天官  
官皆以共王祭享之物爲職庖人掌饗烹者 亨音庚反○主爲  
饗以下皆同惟饗分內外宰之 宰人掌饗烹者 亨音庚反○主爲  
附國校魏氏曰今之厨役也古乃以士爲之事外無道通外無  
後士多清談日用之事安諸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當以此  
之○甸師掌耕王籍共盛盛蕭茅果臠薪蒸共野物官之長也甸  
遍反○附 膳夫氏曰甸師掌王籍者也而列于食官先王設飲  
食之官雖供王膳實崇祀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饗烹之官下有獸  
獸膳膳之官一食且祭其先一物不忘其本而 獸人掌罾田獸以  
捕所當田之獸○附雜說曰無事而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  
物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充君庖膳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幸  
也獸人之職 獸人掌以時獻獸音魚○附 治史氏曰先王設  
宜以是賜之 獸人掌以時獻獸音魚○附 治史氏曰先王設  
傷其生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曰古者大齊降土  
蟹發于是講置罟取魚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今魚方別孕而行  
網罟食 獸人掌取互物 互物謂有甲○附諸說互合也蓋相交互  
無害也 獸人掌取互物 互物謂有甲○附諸說互合也蓋相交互  
史氏曰凡其理藏沉潛者難致之物網罟所不能及必以網取故  
別設官掌之○與之王氏曰鳥獸魚鼈咸若皆王德慈所致自歎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賈官天官 吳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氏曰內女指女御故係之于王女宮卽女奚之衆者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女子有才智而善其事者以供職其次爲女奚用以供役大約如庶人在官者卽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者舊說以爲女奴非也婦人犯罪淫僻常居七八豈可使入禁中雜於內人近於嬪婦秋官司厲明言女子入春禁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是矣之與奴名自不同止於春禁其他職事未嘗得與○附按注寺之言侍以寺人爲侍御之人按其職中並無侍御王與后之事惟事掌內女宮之事恐令相道詔詔其有事而已考寺宇本訓司官吏所止治事之處戒不得以侍釋寺義名寺人者謂其止居正內而治內女流之事非爲侍御設也蓋王之侍御在大僕后之侍御在內小臣別無以奄侍左右者乃古制也○又按周官目錄序內官者五內宰乃外朝大夫統治內政主掌后嬪婦御教注禮事之大而不得親與后嬪婦御接也故設奄士爲內小臣亞于內宰而以內宰之禮法親左右於后嬪婦御之前是亦要職也然其所司亦及於后嬪婦御主尊貴近幸之內官而止不下速也至下而在官一切內人女役釐實繁有徒不有男夫便出入者居內掌帥之勢不可也故又設奄爲寺人專司此一帶人事以其止居官所故名曰寺以其治職故名曰人而已○又按王字今補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豎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周官天官豎



于家人者九嬪位夫人是四德優而不失其禮者故使掌婦學之法○  
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內宰自內豎以上皆所以綱紀王宮之治而  
止齋陳氏曰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使之分職六宮之別如此  
其得與至尊深居九重驕蹇自恣莫之能制者鮮矣世婦掌祭祀  
賓客喪紀之事○  
附長樂劉氏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  
日職事帥屬共職非不備物致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親乃事又  
以女御從焉蓋俾婦人知所以事上之道以盡其敬也此開離之  
后如召南之夫人立教于前周官帥而立法于後○柯氏曰天官  
春官世婦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宗外家皆其所教也乃  
女官設府于內有齒德者為之所謂女傅是也天官內宰自外而  
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法制乃備觀春官世婦其屬有府史  
與矣而內外宗次之其職異于天官世婦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  
女御掌御教于王之燕寢○  
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言掌御  
就后宮息自九嬪以下九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  
義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七周官天官  
后當一夕十五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  
德先王克舉大數立進御之法而凡祭祀疾病災異及一月之  
虛風雨震電一日之虛並遠惟薄也○明齋王氏曰傳云古者天  
子立后一娶十二女后與三夫人各養其姪娣合之為十二今言  
九嬪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以例推之六官惟有  
六卿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則后之六官常有六嬪而三夫人蓋或  
不必一時皆備世婦云云九嬪妾氏曰三公而外惟三孤併六卿為九卿  
七十一之數○光緒妾氏曰三公而外惟三孤併六卿為九卿  
內官序官序職皆云九嬪則六嬪猶六卿而其上三嬪猶三孤也  
絕進御之路性情感動四時何以能行矣若幽深宮中之  
遠矣今詳女御掌御教不煩嬪婦不煩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禮  
得專如且使王不得徇愛憎之私也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禮  
之事○  
舒氏曰吳氏謂此官合于禮官禮所常祀天地宗廟社稷山  
川羣小祀而已合此則淫也祭皆天子主之於外后特供進豆耳  
豈復於官自為之且文帝尚除秘祝先王時不應有此謂先王敬  
鬼神以明民雖祖祝不廢孔除秘祝若鄭氏所謂尸寵者可信  
內官無此記即吳氏義之過矣○明齋王氏曰鬼神之事婦人信

之九嬪聖人深諷鬼神之情狀因人情所女史掌禮職內治之其  
不能已制為正祀則淫祀不禁而自止矣女史掌禮職內治之其  
以詔后治內政○  
內治之法本於內宰書而或之○附剛中鄭氏曰  
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內治故有女史○橫渠張子曰女史八人介  
執形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治故有女史○橫渠張子曰女史八人介  
之事皆書之於宮中懼而修德○長樂劉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為也蓋擇嬪御之賢者任之○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日人情莫不敬于鬼神莫不為也蓋擇嬪御之賢者任之○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常祀錄之建其有功于王內治者深○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我故上職嬪御而列于宮官之後○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功官之長也○  
諸官多用人者以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  
關非士大夫掌其法不可○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于后官后夫人佐天子理內治貴而勤宮而儉乃以帥先天下周  
官特設典婦功一職司後宮工事○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內治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禍也○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絲之綴若后宮所貢貢于后宮用之以為祭服不入典絲其歲當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七周官天官  
也典吳掌布總縷紵麻草之物○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物布有出于麻者有出于草者然麻之衣被者多故設官只以典  
泉為○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名也○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長也○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令故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其制長短程度有定于是授以綢緞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附按內司服掌禮人亦皆奄與女御為之縫人有女工皆有笑  
八掌染絲帛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皆所以為禮故特設  
官掌之○  
平仲王氏曰染人職細然微微問所開蒸重書曰五服  
五章詩云玄黃朱賜為公子裳蓋名器之尊卑後宮之奢儉與  
式禮雖邪首係焉屬之天官宜也○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人皆以奄人士之染人又掌以士蓋縫線當便于內而形彰待于  
于外也所追師掌王后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追丁回反○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以命下上追師掌王后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追丁回反○  
附剛中鄭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



章○疏曰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夏時陽盛萬物長大長大乃  
冠婦人直取以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列此○附東漢主氏曰掌后  
首飾而訓之追者以有追衡弁之事而訓編次亦有主爲之飾○  
升師而王后之服飾諸一身上下周官于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  
於政典禮典之官而領于天官大宰之屬而主于外庭之命士之分屬  
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固纖悉必謹也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辨外  
內命夫婦之履履必連服者若履各有履也○疏曰首服在上尊  
同掌之○附靈車方氏曰追師職曰爲外內命婦之首服也夏采掌  
此職獨曰辨者辨命履功履散履法式之與授之自爲也夏采掌  
大喪之復夏采夏采羽色而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  
工記有鐘氏染羽以爲王后之車飾亦以爲旌旗之綬○疏曰按考  
復以冕服羽綬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而名夏采者  
復以幸其生焉故以采色也采色所以事生之道哀素者事死之道  
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文叔黃氏曰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  
盡矣故屬于天官○靈車方氏曰王之宮寢身外起居飲食無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周官天官書

誠意正心蓋必如此而後表裏無隔細大畢貫家宰之屬職之  
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學則師氏保氏預教太子時導而養之者有素矣  
于格物致知之學則師氏保氏預教太子時導而養之者有素矣  
○附按天官大宰卿一人其屬凡六十二官凡中大夫四人下  
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六人中人十一人下士一百七十七  
人九人朱子從略不錄今以便學者觀覽爲綴識于末○又按衆官  
之下有府史胥徒乃設以共官用盡其職事者目錄卽于各官下  
紀其名數以天官計之凡二千六百零九人奄人閭寺內豎等六  
十四人女酒女漿女飭女醢女醯女醢女醢女醢及女祝女史合女工  
女奚等共八百九十九人總食祿者三千五百  
七十二人朱子從略不錄今亦附見六屬後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  
邦官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附與之王氏  
日安屬養邊擾屬教邊邦不作兩件擾馴習也因其生而馴擾之  
使不失所性之天斯謂安擾也說大司徒之職首辨五物之地生  
列諸法中皆有此意凡皆以安而擾之也○兆錫美氏曰古司徒  
主教之官不稱其任土地治財賦也惟是倉庫足而知禮義王道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周官天官書



其所宜而後移易以教之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而相民宅  
土分野十二邦上繁十二次各有所宜相占視也 附長樂劉氏  
日十二土即十二州也賦方凡九州從時王之制以正名而大司  
徒十二州因上古之法以辨方 東漢王莽氏曰十二土東南西北  
異方陰陽之氣不無偏勝形有高下肥瘠之殊性有善惡之別則  
土之所宜不齊矣因其宜以爲則是爲土宜之法 剛中鄭氏曰  
民宅於土有利害不同所居則利如公劉遷豳民則應蕃順宜而無  
永歎所居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沉溺重難而有瘡疾爲之 辨十二  
占陰陽觀流泉度原隰告所以相之使民就利而遠害 辨十二  
壤而知其種 壤亦土也 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  
上論居人物事此辨種植所宜故變其文 附剛中鄭氏曰壤穀  
土也然穀種於壤有宜有不宜如充黑壤青白壤徐赤壤楊荆泥  
塗豫墳壤菜青黎雜黃壤有宜有不宜如充黑壤青白壤徐赤壤楊荆泥  
宜五種者宜三種者必辨而知之乃以教民以土均之法辨五物  
九等而制地 征制之丁篇賦敘財用章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  
土圭之法建王國制邦國造都鄙 附 浩史氏曰以土圭建王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周官禮義  
者爲中國所以受天地之中氣也 以土圭制邦國者測深淺而地  
肥磽爲五等封疆食土之等差也 以土圭制邦國者測深淺而地  
知境內東西南北之高下然後可以定國邑之面勢計穀土之多  
寡是以詩曰於之以日作於楚室是以土圭定國邑也 又曰景山與  
京是以土圭度四野也 附按土圭曰景以荒政十二聚萬民  
之詳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 以荒政十二聚萬民  
聚使不以保息六養萬民 保息謂安之 以木俗六安萬民 附長樂  
本謂根本也使俗有本安 施教灋于邦國都鄙爲比閭族黨州鄉  
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 施教灋于邦國都鄙爲比閭族黨州鄉  
聯萬民 附潘溪邵氏曰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教自下起也  
國都鄙之六鄉內六使之教及十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於邦  
下地法也土圭之法首制王畿侯國都家也荒政保息本俗之法  
並列於前此四者教之細目親民之史所奉守者故詳 頒十二職  
列於後此四者教之細目親民之史所奉守者故詳 頒十二職  
登萬民 其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領行也 附何氏曰教先以

十二職者有職事而後有德 行正德與厚生相因也 附長樂方氏  
日九事即九職所任增其三者國用制於家宰故九職所任皆  
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秀民之學藝至史醫以鄉三物五禮  
卜之事庶民在官之服事者其職事不可缺矣 以鄉三物五禮  
六樂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 入刑猶事也 附與之王氏曰三物  
也 附潘溪邵氏曰鄉刑書朴作教刑是也非刑也其附刑者歸於  
士 附剛中鄭氏曰教民三物朴作教刑是也非刑也其附刑者歸於  
焉之異德不可以皆同人材有長短工拙之別藝不可以皆能苟  
不修其行則暴身毀家亂倫傷治將爲戮民矣故必以刑糾正之  
○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又重言之者禮樂之爲教九  
言不備以成其德盡其事於三物內提重禮樂也 附按朱子錄鄉三物後又  
刑糾萬民後所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  
之情而教之邦國都鄙今易爲施教灋至登萬民二十五字 又按  
十二職而外莫大於司徒雖五官中一職一屬而普天率土之王民  
家宰而外莫大於司徒雖五官中一職一屬而普天率土之王民  
無不於司徒歸主之故其司徒王盡師道主於教而養教連事並行非  
養則教無所始教成而養爲王盡師道主於教而養教連事並行非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周官禮義  
以掌教名教養事總在土地人民上做出土地人民事總在王國  
邦國都鄙上做出故大司徒職提舉一官六十屬之綱領首以土  
地人民爲經以王國都鄙爲緯而設刻諸教養大法綱紀於  
其中會五地之生辨十二土十二壤之宜均五物九等之等皆以  
爲地法之大綱因生以施教相宜以定宅居宜以教種均制以合  
征皆以爲民法之大綱因生以施教相宜以定宅居宜以教種均制以合  
制邦國以爲民法之大綱因生以施教相宜以定宅居宜以教種均制以合  
網舉又爲清變之法以荒政十二爲大綱常變生養遂又以保  
息法扶持生養於不棄本營法維繫生養於不棄本營法維繫生養  
土之計者始終周備無法之不舉也以土各條於客保無疆事內  
故有教思無窮法不盡養事也然則教養以全養者司徒之終事也  
故又以十二教統十二職三物八刑備舉大目於養之後到得以五  
禮六樂教之中則教成而登人民於大化養不足言矣 附何氏曰  
宰輔以此乃盡治也與 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掌建邦之教法以  
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附潘溪邵氏曰夫家九比之數也  
○附潘溪邵氏曰五言之長佐夫宰建五典而執法猶云小司徒  
建者以主六卿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宮刑也 附何氏曰九



家所授之地與在原墾者數雖不同而其實無不相等所謂均也  
又一家有餘夫則授以餘夫之田若生齒又繁多而可爲兩家則  
各授一夫之田皆所以均土地也故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制井  
卽謂其人民而周知其家之人數  
五溝五塗之界○附光錫姜氏曰此經地定賦之大綱蓋以井邑邱甸縣都計數在賦卽遂師所謂經牧其田野周錄其數而有之者是也○附按縣上二條用人民必稽人民籍人民在均土地然欲均之必先經之經之定而後均之明大司徒所掌建土地之法畝地生辨地宜制地征諸大綱而已而土田之聽理制度悉未及焉於是小司徒定爲井牧之制其事治之達人之作之匠人而小司徒主持其法以經之既以其法經土地卽以其法任用其人民如下文所云爲井邑邱甸縣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者蓋人民之數至東而莫紀惟紀之於田里里之比居田之井牧皆所以紀民也從里居紀之者以比閭族黨州鄉會爲伍兩卒旅師軍從井山紀之者以井邑邱甸會爲車乘士卒則是小司徒掌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其以井邑邱甸爲令厥亦屬會民而用之事與辛伍制軍相表裏者也然則小司徒職掌三法會幸伍以用民均土地以稽民井田野也以風民事雖各通立一條實皆相須爲用而並爲土地人民之大目焉至三端雖爲通立之法而相處又鄉師下大夫四人僚禮總傳道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周官鬻義三八

各掌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共設大司徒掌邦教雖令帥六鄉而職實統天下爲教官之長小司徒副之而所分主者六鄉爲多鄉師則專佐小司徒治鄉爲鄉官之長傅師○附按而○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聘其治四字今補中參六官之事外與

六鄉之教○附臨川王氏曰鄉老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邱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典賢能則與焉不列以職在朝坐論於天子而不爲偏在鄉親教於鄉民而不爲襄推道所在上爲德而下爲民是以司徒首重之○衡薛氏曰先王內京師外諸夏置六鄉於國城中以及於郊所以使天下知所嚮方流化自近者始此鄉之名所以立也其設官也以公卿之尊不行六鄉大夫每鄉則卿一人萬二千五百鄉之事教化之政莫重焉

鄉大夫每鄉則卿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六鄉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附明齊王氏曰在飭遂之官及爲都鄙之君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親民以內則爲王朝臣治官府之事以外則爲郊野君糾邦畿之政此總統合其情意流通而無內外上下扞格之弊也其族師而下不必皆王臣卽其民中之望便自推擇因而秩之故曰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興



之治比此志反○疏曰比長管五家數雖少亦有治法○  
氏自廬陵歐陽氏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千里計十四萬有奇  
小吏閭閻鄉長之數耳嗚呼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周公所以  
民於耕廩以政刑措者此其基也阡陌既開以後以視井牧水  
之治法其所以治隆人心之淳偽禮俗之善敗所以截然背  
而不可挽者皆由於此而乃用此爲濫議乎其爲道也即近  
小以爲大所用之正長卽其鄉之民也所布之憲令卽民之  
也條分而縷析綱舉而緝張以施典法如木之有根以饒功  
事如豐之有畔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幸舉可知  
也故治非則不行教非是則不徧禮非是則由之而不安政非  
是則不習刑非是則放紛而難理事非是則抵冒而無稽秦漢  
大州縣縣數固或數百里而掌事者不過數人徵科獄盜賦役  
事紛然而出耳目思慮苟有不及吏必緣之以爲奸欺此斯民  
所以苦病而無所底告也周公之法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  
五求之長財賦之征欵閭閻百里宰掌之以聽於閭師遂師  
公由之入諸職之作業不問而可知也而長吏苛斂胥役侵牟  
保正破害之患無自而生矣就捷詞之事閭胥里宰掌之其不  
事教而有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周官皆望  
有期則夏延久繫無辜失業薄罪戾死之患無自而生矣五  
保以簡罷民既以清盜賊之源而伍兩既定以地遠近相比  
而追胥則民之守望相助卽所以詰邪盜也閭胥里宰以歲時  
數其衆寡辨其施舍而又合聯以役國事則久暫勞逸可以互  
均喪疾事故可以相代也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事則比  
邑之民可以相用而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救之也時而土無  
道利以資農才則鄉州之選始於家塾而六德六行六藝之  
實觀之也察而土無道情典法之施半寓於民間之飲食事  
祭冠昏而禮無不達有司所以下及於比戶之女功而教無  
不行至五里族之典將無非其長位無非其隣畫職目相識  
夜戰聲相聞其懽欣足以相死古之聖人所以能使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此其樞紐也歐陽氏所病于設官之多持謂  
無祿以給之耳嗚呼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  
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也蓋古有不命之士有  
無田之士故司土職以以功詔祿而又以久莫食謂不命之  
王其長所自辟除者也其在官中則能以久著而差其  
遷其位以久進而益其田故不得以詔祿同科其何休之  
述井注曰在田爲廬在邑爲里里八十戶選其耆老有高德  
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俸用漢主周爲  
近休所稱雖或衰而變法而周官鄉遂之制大畧謂此矣蓋閭  
閻胥比長雖曰中士不其質耦耕之民也師田行役常與其  
曹偕作並息而他無事焉



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或周設官併鄉  
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放之故今詳前靈臯方氏謂族師倍男  
黨正有加者斟酌事理○封人掌王社壝及畿封樹聚土曰封壝  
之宜似較柯氏說爲優○封人掌王社壝及畿封樹聚土曰封壝  
也○疏曰壝卽垣堦在垣四面爲之中有垣可知王國外四百里  
里各置幾限畿上有封又樹木爲阻固○附剛中鄭氏曰王白  
爲社曰王社爲民立社曰大社大社與稷配此獨設社遺謂王社  
也或曰立社則稷從同一壇壝也有天子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  
邦國都邑之社稷封域疏曰天子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  
以自茅○附卿徐氏曰封人在地官爲職首重鼓人教六鼓四  
社稷也乃列于比長之後者蓋民爲貴社稷次之鼓人教六鼓四  
金之音以節聲樂和軍旅正田役疏曰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  
明齋王氏曰大司樂專教樂舞事乃教國子弟故以節聲樂○附  
爲大者可徒掌邦教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放田役祭祀之用樂者  
其事類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蓋鼓舞聖人舞師教兵舞岐  
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者司徒爲之設官有以哉舞師教兵舞岐  
舞羽釋皇舞野舞兵謂干戚也敕列五采繪爲之有秉皆舞者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皮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皮  
如較○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國有祭山川等則舞  
師帥領往舞○附文叔黃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蛭則其民各祭  
之記曰順成之方其祭乃遍詩曰以社以在是則四郊之民得祭  
其方王宗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  
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明齋王氏  
曰按本職四祭切於民事故四縣爲民間通用舞師所教止此而  
已若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舞六皆郊廟之舞樂師所教國子小  
舞之屬亦畧如之野民並無與於此故舞師所教不及也○疏仲  
義之屬亦畧如之野民並無與於此故舞師所教不及也○疏仲  
王氏曰聖人教民因材而篤而已鄉遂之吏以司徒三物各教其  
所治民視能進于德行道藝者使與於廟與之禮其他不能造大  
成之城無足與於用教者多矣鼓舞三職專使何愚之徒間習聲  
音以從事於州黨用以融其戾而導之和也其爲教也溥哉首六  
卿官主以教爲道茲牧人牧祭祀之牲曰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亦  
二者所以繼設也  
是地事以牛人養公牛主牧公家之牛者公猶官也○附剛中鄭  
故在此以爲犧牲及會同軍旅行役共兵車之牛者公牛也馬牛車輿出  
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明齋王氏曰牧人兼六牲而官爲牲士  
難人羊人夫人人等同爾者職止芻牧而已牛人雖主一牲然充  
公牛其爲用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九重故授人爲下大夫



遂全是夫家之農井無他職事而閭師掌九職之人民其于農  
僅一分其爲井外餘田之農與他職同在鄉遂夫家外者此等諸  
項民事安得不設一官專掌之其官名閭師者以有人民卽有里  
居亦各以此閭編次之其名官與閭胥同而實不同也全詳閭師  
經既言掌國中四郊人民之數以徵其賦則自合四郊而無不掌  
之矣今觀或說力辨六鄉之田賦已有諸鄉官爲司不復煩閭師  
統攝然則閭師任九職之人民將去六鄉縣師掌都鄙人民之數  
正貢一職而但司其八職可掌不可乎

**徵野之賦貢** 附剛中鄭氏曰邦國畿外諸侯都鄙畿內小都大都  
其地域至廣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極多其六畜車輦甚衆如使  
縣師盡得而掌之而辨之指之非司徒而何要知其所掌者止於  
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不同于司徒也○呂氏曰天子封建  
外有閭田散在諸侯國各命王官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  
里地域兼天下之間田以總其目○先錫姜氏曰都鄙稍爲邦都  
邦縣邦甸之地甸爲邦甸之地郊里爲國中四郊之地縣師之職  
卽掌都縣鄙之縣縣師掌公邑之官甸爲國中四郊之地縣師之  
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城者邦國之地有諸侯都稍之地有公卿  
大夫郊里之地有鄉遂各官而其餘地之公邑皆縣師掌之  
也○鄭氏又曰載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 周官

賦縣師所征者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間田故以野別之○附  
按劉敞既於周禮遂人職寫入止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萊百  
畝下地萊二百畝一段說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遂人條  
固于縣師寫入田萊二字以爲昭應今詳縣師職未言以募時役  
野之賦貢則職首原文應是掌都鄙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之  
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積今欽既字而作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  
鄙上下寫入邦國及稍甸郊里字而作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  
地域以述後人所謂使學士疑惑者也蓋爲遮護田萊字故里反  
其地域不知全經內序法無自邦國而都鄙而稍而甸而郊里反  
自外來及于王之國中者其爲顛倒謬誤不勝其說而諸家方且  
順文爲訓無奈此許多地域何或推出公邑或推出間田而未知  
皆故所妄竄也夫文義顛倒一謬也所言無其事二謬也豈有諸  
侯邦國內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而王之縣師掌之乎解者因推出  
一問曰然呂氏謂間田散在諸侯國各命王官掌之因謂縣師掌  
掌皆稍度之詞蓋因經有此文遂不得不生此解豈知其文皆爲  
僞妄哉或疑此文亦安見其僞曰于其序次顛倒而卽知決也○  
又按或謂朱子原文掌邦國都鄙人民田萊之數徵野之賦貢則  
亦有邦國字曰朱子豈以諸侯邦國人民田萊之數而亦掌于縣  
師乎蓋朱子邦國字只當得國中字猶言國中與野乎今既確知  
爲歛畝放去田萊及邦國字○又按疏謂三師職交載師掌在地



以四郊猶小四野漸大也○又按或疑周師縣師謂分掌徵伐不可也若載師雖居首謂其軍徵所掌不總二師似亦無不可日如閭師九職內有在國以樹事貢草木矣而載師亦有以塲園任園地爲園屋之征閭師有在衡以山事貢其物矣而載師亦有漆柞二問師言四郊縣師等徵同處無可分別乃以本經所言地域爲列國而言內之征惟此等徵同處無可分別乃以本經所言地域爲達于甸稍縣師故以納掌主之○又按或疑經言載師掌任園地師凡任民是任土任民已載然分二項矣日若以徵賦言則園地地此原也園之民卽此賦並無兩屬○又按以上三師次此者社稷爲人民之主人民爲社稷之依也王國以六鄉爲本故各鄉宮與大小司徒相連獨首序之次乃通及社稷土地民之人之官而三師者又以統攝徵賦事而次其後也  
 以待施惠遺於季反○謂有所懷遺○附東嚴王氏日掌施惠以者亦以見聚散取均人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凡力政政續爲經師賦也力征力役也地守地職皆賦役事均法之立蓋爲土地人足賦稅力役之多寡有無以法均之使常平也自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小司徒均土地周知其人民經制一定無有不均惟是天時人事一歲小變三歲大更人民以歲時斡耗而增減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周官管聖



氏台萬民皆是教之義諸官大子職師各職之後者養事備而後  
教事行也○仲楊氏曰師保公孤之位也此師氏保氏乃中工  
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教誨王惡實以教國子為事  
也○剛中鄭氏曰三代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此師氏保氏  
也居虎門以司王朝虎門路寢門則有王視朝於路寢門外則有  
侍屬師四隸以守王門諫教官之長也○附孫氏曰王惟有教無惡  
之統師焉○附按使屬二字今補保氏下大夫掌諫王惡以六  
藝六儀教國子使屬守王闈○附王氏曰朱有教而詔之故曰以六  
文叔黃氏曰師氏有夷隸故在門外保氏中王闈則近司諫糾  
矣掌諫王惡其察之也當益詳○附按使屬三字今補司諫糾  
萬民之德正其行而強之道藝附剛中鄭氏曰王者處心不存一  
詔嫩之師為民設司教猶已而諫惡之保○與之王氏曰司諫之  
職設于教官之屬以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行之與賢與能之事  
皆自鄉行之萬一鄉里好惡不一而學術或偏或廢不公而選舉  
失實先王又以司諫官巡問觀察之將以扶植正學維持公論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官制 樂 吳

端然後上有以養下有以育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是以聖王設  
主判合之禮○剛中鄭氏曰婚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則族判  
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所由別則無同姓為婚之善也○附  
得舊說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其志則為善之心不  
可得而固於是媒氏掌萬民之判而合之使夫內有室家保守  
之安下不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致矣今詳娶妻為生以繼  
嗣天婦一倫正為生人之本在此也土文設司諫糾教調人欲  
為教者必先使人民繁庶而後教有所施也故以媒氏次之至所  
需而亦皆其所自不容已者已今舊說解作室家子孫之望有以  
繫其志而後為善之心堅將聖人合天復性之教轉聽陰訟  
說成一派自私自利而為善種子先絕矣豈不悖哉  
源終之聽陰訟所以制人情而杜亂亡之本也先王之意寄在設  
官○司市下大夫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市官之長也此經  
與下文為總目治即下文云大治小治教即下文以次敘分地等  
謂教之處置貨物也政即下文政令禁物禁等刑即下文以刑罰  
禁曉量度即下文量度成貨者禁令即下文賈民禁偽是也○附  
東嶽王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遷運有無旱通貨賄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官制 樂 吳



曰竊齊各掌所治之政附說習二肆則一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  
 長丁丈反附則中鄭氏曰肆者商賈所陳貨賄之區貨賄難陳  
 每一肆立一長掌之按本職正其名實物不相亂平其貴賤價  
 得道肆之政泉府掌以市之入布斂滯貨以待買與賒貸者  
 舍無出子此泉府掌以市之入布斂滯貨以待買與賒貸者  
 賂人紙布已下之布並大泉府藏之附楊氏曰泉府之法非以  
 取利也斂下不售所以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為其賤買之也待不  
 時賈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為其貴賣之也止齋陳氏曰  
 不理財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陳氏曰泉府之法非以  
 賤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大半可矣雖賈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  
 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之需則與之物揭  
 之使知本價而況餘物以備禮貨本以用生持所以緩貧實而抑  
 兼非古仁政也附按泉府職言以國庫為之息注解作以其于  
 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誤矣說見王制之丁篇賦斂財用章大宰條  
 以九賦斂財賄節也又按泉府貨民之法後世行此反以擾害民  
 說見祭物篇祭用總要章泉府條又按舊本首語作掌斂市之  
 滯貨今依經文補但靈臯方氏謂紬布帛布質布皆歛所寬入是  
 無征布矣則泉府任字亦當為歛所寬改故今易作入字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成  
 門幾出入不物者司門主王城十二門管也鍵謂牡用管以啟  
 不如品式者附與之王氏曰門開次十市官之後以關於門市  
 常相職設官以司之將以禦盜盜禁奇貨也附按幾似慮是幾  
 司關掌國貨之節聯門市司貨賄出入關界上之門  
 三關亦十二關附文叔黃氏曰鄭注謂商所發司市之壘  
 也市無節凡節皆掌節守之壘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貨入可關  
 子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貨出即關中凡所達貨賄司關告掌節  
 以節傳出之達之于其所至也附按聯門市以下今補  
 掌守邦節以輔王命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節者本職下文所謂玉節角節用之于內外諸侯虎節龍節人節  
 用之于邦國使者符節龜節旌節用之于司門司關司市及鄉遂  
 總而言之皆邦節也節法以典瑞五圭當之非矣文叔黃氏曰  
 掌節在關取守便也本職中有守節有行節節皆邦節必自黃節  
 出鄭注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則掌節何以為專職哉附中  
 鄭氏曰凡臣民有守有行無不本于王命而矯誣以徂命者容或  
 有之故必用節達人中大夫二人掌邦之野經田野造縣鄙之  
 之以為信



以誨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立文則是用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之法以井邑邱甸任地而令貢賦稅斂是也又即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之法而起徒役是也然則遂之軍賦以家三人二家五人率之更選起一人之徒役而以井邑邱甸乘之數共兵車其制軍從鄉之會卒伍以鄉里鄭縣送如比閭族黨州鄉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其出賦從都鄙之計井甸以遂之井田如縣都之井田爲車乘上卒牛馬之制意其法內簡于鄉于家起一乘之中以下甸致之則三家而起二人也外繁于都鄙于縣都甸出一乘之中以邱乘令之則十六井共一車也疑稱人職有所謂掌邱乘之令者以此假此推之則遂視鄉之會卒伍盡用其民者爲賦簡而役輕矣再推古井田溝洫什一取民無論白賦助公卿野同一一定之例故欽財賦無所容多寡也惟軍役有不等當與財賦相通融鄉以會卒伍盡用其遺人職貢賦之法則軍賦重而田賦宜輕故推鄉里資積見共于遺人職內疑他無復輪用備牛馬車輦器物象多之資此通鄉官職無徵斂事也若遂既賦閒役輕於鄉則什一之稅宜輪可知其斂事不掌於遂規民之官其誰悉之此遂師與里宰適承遂人令貢賦之法而掌斂民之入子小司徒則凡與此處闕通如此說所引遂師職既以此爲入于小司徒則凡與此處闕通如此說所引遂師職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文周官嘗臺

丙言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共十字以與一易再易中地下地之萊田作照又引遂人職內凡治野下言以下剋致此共五字以與可任者家三人作照者自皆歛所陸續加竄以作偽說羽翼而思大亂其真然則如此等者必皆刪除而乃見月禮原本也夫去此不可據之數說則遂法安得內簡于鄉乎且稱人職言邱乘既仍作邱甸出車一乘爲都鄙法矣又子遂而作邱甸出一乘乎况遂與鄉皆用溝洫法並無井田安得謂有邱甸而謂遂法外繁于都鄙則亦無據矣大抵鄉爲比閭族黨州鄉甸而謂遂法外繁于都鄙則其爲伍兩卒旅師軍也自應族黨州鄉甸而謂遂法外繁于都鄙于敘事乃對舉之互文耳若謂鄉無斂事豈遂亦不當敘哉况閭師旣明言徵賦則謂通鄉官職無徵斂事者亦屬不合蓋先儒以遂念推前愈遠矣○又按小司徒職明言凡起徒役無遺家一人無過云者謂只有不起一人之家而必無通計起二人之家乃得言無過也有謂甸出一車其令何人家可調用七次者此仍是無過家一人之說其至于可任者家二人家三人今此說言更遞而起夫即云更遞而通計則爲家二人家三人是已于無過者或或謂敘養爲王制兩大端相須並行其政教立法于鄉送乃鄉官職文傳敘敘事遂官職文專載農事各舉一而互見不復一詞而



既田力使通行之事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宜同一法而兩官文獨  
辭而不執者意必有不一致處乃各載其事以分見其職掌云  
以此知當有異司可參矣今詳教養者以上人治民之事也無此力  
役而上人用民之事也若亦欲互見為法則似各用其一矣若盡載  
其前而缺于後又似缺文反起人疑故不若兩見之為宜此外恐  
別無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遂凡六遂大夫  
各掌其遂之政令教稼穡簡稼穡修稼穡簡簡閭也稼穡未耜也  
修稼穡始以教道民之類○附之宏孫氏曰周官內六鄉而外六  
遂教必始于近以六鄉為四方之標準必勤于野以六遂為王  
畿之勸相鄉遂雖互文見義亦各有先務也○鑑皇方氏曰讀注  
典賢詳于鄉經野勸農詳于遂亦互相備○光錫美氏曰鄉官言  
政令必言教治而遂官上自遂人下至里宰皆無一言教治惟本  
職言典吐為教治意故王制移鄉移遂皆如初禮謂如元日  
朝庠習鄉習射之屬也則六遂亦有無庠序之教者鄉詳言教治  
遂詳言政令蓋互文與○附按鄉官職文列禮敘事遂官職文列  
農田事蓋大司徒掌邦教以擾民其所謂建諸法綱領惟養教兩  
大端而已立法通畿內外而以鄉遂為植木地政政規模皆于此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 周官告養焉

作則故凡教之利條盡以列之鄉官凡養之利條盡以列之遂官  
分載其事相望而見說者以為互備是也或者又謂教事盡于鄉  
而遂必有所不詳養事盡于遂而鄉必有所從遂是又因國野異  
宜人地有遠近秀樸治功有淺深文質分鄉與遂為之重輕繁簡  
以布之今詳遂器于教則于分必多不盡鄉器于養則人已有受  
養者矣鄉遂即分為二恐非聖王平天下之道也論先後養先于  
教論輕重教又重于養孔孟之論王道只此有耳初無鄉正每  
遂近地即有宜界宜詳之分信如是也將都鄙又當如何鄉正每  
縣下大夫一人二千五百家為縣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  
其稼事徵徵召也比比類也○附按魏氏曰遂大夫言政令縣  
徵之小司徒以徵比親民故也○文叔黃氏曰徵比徵也此而  
令貢賦稅徵之事是也○鄭師每鄉上士一人五百家為鄉鄉師各  
掌其鄉之政令祭祀○附文叔黃氏曰遂之祭祀見  
如黨正教其禮事者矣○鑑皇方氏曰鄉師所掌鄉之禮事  
者其大綱則遂大夫縣正董之其細目則鄉長里宰董之  
每鄉中士一人百家為鄉鄉長各掌其鄉之政令喪紀祭祀趨耕

轉稽文功并稽考女功之事○女功絲枲之事鄉長雖親民故趨其耕耨  
正及于冠昏飲酒鄉長治其喪紀祭祀而冠昏飲酒并無其文鄉  
乃公卿大夫賢士所萃故祭祀喪冠昏飲酒禮義備焉遂則聚  
居分卑禮略不取以煩有司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二十五家為里  
也○附按衣紀以下今補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二十五家為里  
里宰掌此其邑之眾寡六畜兵器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耕耨以  
有司之政令徵徵其財賦攷工記曰鄉廣五十二里為耦此言兩  
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月令季冬命  
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附彥祥易氏曰周  
之井田為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里各執其耦而共發之耦廣五十二里  
為耦正合一畝之地於是而耦耦則兩兩相耦○明齋王氏曰人  
力不同苟主其耦則弱者耦主其耦則弱者耦主其耦則弱者耦  
作先王于是配合其耦則弱者耦主其耦則弱者耦主其耦則弱者耦  
開國教稼穡耦則有遂人巡稼穡耦則有遂師簡稼穡耦則有遂  
大夫既教之又巡之又簡之又簡之又簡之又簡之又簡之又簡之  
為趨其耦耦里宰又以此歲時合耦于鋤而趨之而耦正又為趨稼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 周官告養焉

事而誅賞以鼓其不勉也先王設官為農與之周旋無間如此○  
平仲王氏曰本職徵徵財賦必待有司之政令者恐重科也○  
出于地官司稼有司受之領其式于掌斂之官又天官司書三  
大計彙吏而遂其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凡此皆所待之政  
令也○附按趨鄉長五家一人五家為鄉鄉長掌相糾相受相糾  
察○附按鄉相及之意○叔達曹氏曰五家中以之相糾相受相  
警而不為非以之相受可使有勸而必為善變化其氣質潛消其  
邪心皆由此基○鑑皇方氏曰鄉○旅師掌聚野之粟施惠散利  
長即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旅師掌聚野之粟施惠散利  
春頒秋斂聽新吐之治○旅師掌聚野之粟施惠散利  
也○附按魏氏曰考本職首稱聚斂之斂聚星聚開聚以施惠  
散利職未稱凡新吐之治又即旅民始受山為吐者也此亦如遺  
人職中所謂野師之委積以待旅旅者其不得以為掌徵正賦之  
官明矣注疏乃謂此主縣師所徵野之賦貢者為遂官里宰之師  
皆幸率誤說也○附按舊本作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稍所數  
聚野之粟春頒而秋斂之今補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稍所數  
王城三百里曰稍其職掌以縣師之法令郊甸稍都邦凡邑之  
兵賦而名稍人者稍地居中以兼內外也○附彥祥易氏曰邱即



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陳行列之際無異平時統率之義此邱乘之正令於是乎出○時葉氏曰成周軍賦不可得見獨稱人邱乘之法可得而推之邱十六井一井入家共百二十八家出車一乘馬四匹邱出一乘則甸出四乘縣十六乘都六十四乘共四千八百人二百五十六匹馬此邱乘之政車馬之賦也鄭康成乃以乘字爲句而改讀之彼徒見司馬法曰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邱所供也不知司馬法言甸出一乘調兵之數也周禮言邱供十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周禮未詳言兵賦而禮文可見者有此爲據不得盡執司馬法之書讀經也或曰魯作邱甲聖人譏之以其賦役之重也今令邱出車一乘馬四匹得毋甚於邱甲乎蓋成公作邱甲者令一邱之家皆爲甲士盡數調兵也邱乘之法畜之而非盡調也鄭氏亦曰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備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然則邱乘必有遞征之法也○附按軍賦法軍以人言賦以車言制軍以比居起數出賦以田畝起數以萬二千五百家之一鄉爲閭者以五百人之一軍以六十四井之一甸爲七十五人之一車論者以此爲周軍賦之通法統彙內外以爲制則是該國郊甸稱縣暨之地爲鄉遂暨諸邑都者無有異同矣竊以爲人與車必相備而後可以用六鄉六軍七萬五千人須備車千乘今以井甸計之六鄉備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 周官營案

七萬五千家約井九千三百七十五井爲一百四十七甸強出車不足一百五十乘約井九千三百七十五井爲一百四十七甸強出車王畿萬乘合鄉遂不過三百乘其他豈盡出之都邑乎論軍則一家出一人也論賦則七家出一人也今以一句五百一十二家制爲五百人之一師用共七十五人之一車即如論者所云畜備之多而調發之少然以七萬五千之軍備千乘之人數而調用於一百五十乘之車數是則軍數實而乘數虛將號萬乘之王畿者所有萬乘之士卒而止一千五百乘之車馬乎恐違事實已多矣竊疑小司徒職內會卒伍任人民井田野三條雖皆是也蓋鄉遂以用之亦應有異如會萬民之卒伍黃氏所謂鄉法也是立鄉遂以制軍爲主而出賦從之若井牧其田野則謂鄉法也井邑邱甸而系以縣都之名則以此爲都邑法是也蓋都邑以出賦爲主而制軍從之六鄉既具六軍即具千乘七十五家共一車士卒七十五人與徒森列聚盛以爲守衛王京重兵不行征伐也天子討有罪則徵兵方伯邦國次出畿內都邑有大征討王卿帥師乃發鄉遂然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亦師旅率之而已故鄉軍賦以繁重而不輕用不多用閭一用之又有更遞之法其貨列居簡出煩接也若鄉遂而外都邑在畿內者其地甚多宜乎軍少民多故以井甸制賦五百一十二家共一車七十五人凡七家而出一人爲軍以家一人起徒役更遞用之說者所謂可當七次調發是也一乘



七十五人可作三兩合四乘則作三卒百乘則作二師五百乘則作三軍以所共車數之人作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兵縣師職文中所謂合車人之卒伍是也然則井甸出賦之法廣爲都邑立而不盡民爲軍也夫家治軍之法專爲鄉遂立而重備兵於國也兩法通用而有異從來未見制別故於軍賦兩難得其實也○又按鄉遂一體制無不同論者以六鄉六軍之法亦非遂則之鄉遂共十萬人一體制無不同論者以六鄉六軍之法亦非遂則之鄉遂共十取小司徒任人民之法謂上地家任三人中地二家任五人下地家任二人據此以爲六遠軍賦法之差未知此皆劉歆之竄入不足據也夫鄉與遂七萬五千人同而用法判然爲二安得有此理今又詳諸家之說如黃氏釋軍伍以遂法判然於鄉法而統於野法中則亦非是蓋鄉與遂同法者鄉遂皆用溝洫與都鄙之皆用井田不同也薛氏釋邱乘以爲遂賦之正法者蓋亦未達此義矣至于葉氏直據經文爲邱乘而不指爲甸乘雖未能推通其說然可用其意以參釋經文並取易氏李氏諸家說融會之以補考古者遺畧之法有如上條云然則不廢甸乘之說者蓋其法傳之自古而於田賦出兵事義有相宜焉則其爲都邑賦委人掌斂野之賦法可無疑矣○又按掌下令字今依經文補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主欲向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附王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戊周官考

之制其力役之服事然後徵發期會可無多少勞佚之懸矣聖人兼盡地利防豐凶備旱潦也○兆錫姜氏曰稻宜下地而夏官職方氏所載惟荆揚泥塗獨宜稻雍冀高不宜稻餘則兼之而通此稻無後世東南水田之法后稷所謂墾降嘉種不役疆穡者皆西北高原之事是也今詳此稻人之稼下地以畜屬止穡之法用於防溝洫之中是也西後世南方水田之法聖人制之以得其地之宜者施之正所以盡西北之地利輔高原之所不及但不得如後世東南之可以通行也從來或欲以南方水田之法盡施於北方或以南方水田之法不可施於北方者皆非通論○又按六達以外皆野地也旅師稍人委人所掌皆通野之事而與鄉官後主國中四郊及公邑之均人官括之此以外主都鄙邦國之上均括之一也草人稻人稻人則又通歲內治田之一法故系國之上土訓掌道地圖詔地事土訓能訓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誦訓掌道方志詔觀事誦訓能訓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山川之物皆有書以識之掌誦其書訓其義○少穎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古左圖右書土訓



地情其所掌三也○光錫姜氏曰按圖人職自別于夏官大司馬之田考山虞澤虞迹人獸人與大司馬之田皆合職聯事山澤虞之萊野卽大司馬所田之野迹人之守禁卽大司馬馬遂園之禁非二田也○附按舊傳政令今依經文

**廿八掌金玉錫石之地**廿號猛反○廿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附卽氏金有五品鑿金錫該之○彥祥易氏曰天地之寶生于山澤金玉錫石之貴先王不以其民設之官爲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粟末厚本而已○光錫姜氏曰日本職厲禁時巡厥掌蓋嚴且其取之也職金受之而入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其玉府所掌不過備寶鎮兵器之用冠弁環佩之飾與凡喪祭燕會之供錫予之用而已觀北人之掌則聖人不事虛搜以爲厭

**角人掌徵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當邦耳目心志之具可知也**

**賦之政令**疏曰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卽以齒角骨物之屬當地稅也此三職以外不言當賦者皆又不具也

○附用之陳氏曰齒角骨物玉府繕人等皆用之○叔遠曹氏曰田平地之田使供十一之稅是謂平地之農山澤之利亦各據其土地所產所入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蓋以山澤所宜有者畧徵十一之制以輸於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粟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虎 月官祭 主

之租也○董車方氏曰山澤間皆有耕者待其田不井因使散處以守財物○附按山澤之農卽大宰任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一職而又謂之農者蓋山澤之間有平地可田者但其爲數也奇不可以井又不能家百畝惟隨地分數計授其地其不足者則故留穀粟以足民食取財物以足公用兩善之道九職除百工商賈臣妾間民四職外無不田之家無不耕之夫此山澤亦以農爲本也○又按周官九職任民使各貢所有物以爲九職非地稅外又有雜項之征此是賦歛大關目舊本於虞衡官後

**羽人掌徵獸山澤諸物職各提所徵物而不及其當賦今補之**

**羽人掌徵羽翮於山澤之農當邦賦**翮羽本也○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于鍾氏染之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

之掌葛掌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葛邦賦

出澤

有絺之屬

**掌染草斂染草之物**染草藍倩象斗之屬○疏曰藍可絺者

王氏曰掌染草至草屬所徵亦必當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昔

那賦不言者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漸練炭所共多○附王氏曰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灰凡石灰炭灰烟煤之類以供漸練黠室之用也

**掌茶掌聚茶徵**



野疏材之物 茶茅秀也共喪事以著物也既夕禮曰商者用茶疏  
剛中鄭氏曰茶以潔潔非常用之物設官以掌之豈祿凶事哉  
子所盡心也○兆錫姜氏曰以大宰九職推之疏材蓋臣妾所聚  
飯而掌茶與委掌廩掌飲互物屋物屋大始互物蚌蛤之屬所非  
人諸職掌飲之掌廩掌飲互物屋物屋大始互物蚌蛤之屬所非  
農曰春秋傳曰使用屋灰言饋天子也○附錄後漢書曰山澤所  
微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謂萬民惟正之供也○彥祥易  
氏曰四者微物而用不異物此謂萬民惟正之供也○彥祥易  
可缺故設官以掌之 園人掌園游之 禁禁其蕃衛也○  
附按世項氏曰園游苑囿游牧之職也○附錄後漢書曰其曰園游之  
職禁別園游如苑囿苑囿之往是也○附錄後漢書曰其曰園游之  
為園游以行樂○平仲王氏曰按本職牧百獸以供養祭賓客則  
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注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經不幾  
導人王以禽荒也○安世王氏曰獸人所共田獵所習園人所共  
固游所牧○兆錫姜氏曰設園人牧獸以供養祭賓客則非無後也四  
仲之田以奉祠祠祫嘗社祫之屬左氏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其  
他命獸人取獸有不如數則凡祀實等不時之需於是取之聖人  
豈以遊觀 場人掌國之場園飲藏附光遠王氏曰藏師以場園任  
設官耶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周官掌  
珍異之物共祀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園則  
牧於私者周師之所任也○附按自虞衡以下又大宰九職中藏  
牧園圃之屬於地者亦次之○又按舊本自掌桑柘以下只錄序  
官而不錄序職以職掌即於官名中見之今仍補錄以從凡例  
○廩人下大夫掌九穀之數穀官之長也 藏米曰廩○附彥祥易  
本而兼掌九穀之數也○嘉會李氏曰數則一歲所入之倉人掌  
日以數而入以數而出正廩人所掌故不曰物而曰數 倉人掌  
平官中之政舍穀官也主平官中用穀者政謂用穀之政計其用  
次舍之舍平之舍均稽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均稍食均秩之意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鄭注引舊記首種期稷也即種粟是五穀 司祿附月令首種不入  
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為主 司祿附月令首種不入  
班祿○又按舊記首種期稷也即種粟是五穀 司祿附月令首種不入  
人以司祿次舍人者舍人主官中官府之次舍其稍食首種均故  
次之若穀祿之制自公卿以至士庶共受田賦祿又非一稍食者  
此也故又次之今詳此以祿為官祿主注班祿之說在是次舍人  
後者止舍人掌官中因內及外也○又按兆錫姜氏云司祿祿之  
制凡五等六等之臣皆祿以地如司徒之制邦國造都鄙及載師

之任土田官田與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非頒給穀之謂也凡  
侯邦采邑之祿以地者其徵徵皆不司因王官其土田官田之  
凡祿以代耕者皆司祿徵徵而給發之有當然耳今詳鄉遂官與  
閭閻縣師等掌徵徵而藏之於廩人倉人司祿不掌穀也土田官  
田皆徵所入者不當入於數中且周制班祿除公卿大夫有田  
祿之外其為未授采地之大夫及上士中士下士之祿應皆司祿  
掌之不然而庶人在官祿以代耕之祿也○又按舊說司祿者司  
祿不然而庶人在官祿以代耕之祿也○又按舊說司祿者司  
說見下條○又按舊說司祿同列耶舊注誤為舊祿今詳此說非也  
司祿而祿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祿  
之言穀也以掌天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民數而秋官  
有司民之職以掌其數於王主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王者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知司祿於王主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王者以民為  
于司民主九穀言然天府言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祿民數穀數  
則受而藏之則謂司民司祿者天之二星也言祿穀數則總主通  
歲王朝之穀數言乃此司祿單主設官無采地之祿及庶人在官  
耳若通主穀數即當在廩人倉人之上豈有次其下而並在舍人  
之後者哉則其單主用穀于一項可知也 司稼掌巡野觀稼以年  
此司祿不主祿穀即可知也 舊說恐誤 司稼掌巡野觀稼以年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成 周官掌  
上下出敘法 敘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附朱子曰鄉遂雖用  
以為常也○附按司祿序職首以敘祿為急務末以均敘法為補救  
其先後於稅敘以惠民者至周且切也朱子獨中舉出敘法一條  
以爲其職之專掌誠以從來重征害民者甚劇即定額例取民亦  
大不利於民故特提出以重見其義今詳序官目錄廩人倉人所  
掌皆取之於穀者舍人司祿所掌皆予之以所徵者取之厚之  
多懼妄忘所以爲敘也司祿一以不序次於鄉遂後各職之間而  
必列於此四官之後豈非 春人共米 附文叔黃氏曰春人共米  
設官之意王屬如是也 春人共米 附文叔黃氏曰春人共米  
地官○兆錫姜氏曰以上諸職用奄者猶天官酒漿以下之例也  
本職掌共祭祀賓客饗食之米之類而其役女春糗甚少蓋司祿  
職女奴之入於春糗者多矣其米之輕賤已 春人共盛 傳尺志反  
也盛炊而共之○疏曰祭祀共盛共王及后六食不在天官膳夫  
之屬而與春人連類因地道之成故在此○兆錫姜氏曰本職女  
婦多於女春糗者蓋皆民 粟人共內外朝元食者之食 粟人共  
司農曰粟讀爲饋師之稿主元食者故謂之稿○疏曰元散也外  
內朝土直治吏謂之沉吏因上直不歸家食粟人共之因名元食



臣五一 人三千里里宰下十三千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人皆  
中下士數不可考府史胥徒共三千零五十五人奄十二人女春  
扶女饋女藥女奚等共一百一十一人虞衡場人之府史胥  
徒及司庫之胥徒爲有師賈師司隸司稽胥肆長數不可考



新刊

大禮之所以飾怒也喜連劉嘉怒專軍旅而間列之者軍獨用于  
 邦國嘉統及于萬民故先後次之軍禮下文目五以大帥為主而  
 田役均封亦屬軍者事義相聯也靈輿方氏云大均屬軍禮惟均  
 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即屬役之  
 師旅也大封屬軍禮示侵取王略則六師及之也○又按五者皆  
 所以使邦國整齊其萬民而用之協于一也故不惟師之以衆正  
 者出于同均所以恤之使同也由所以簡之使同也役所以嘉禮  
 以任之使同也封所以合之使同也故統之曰同邦國以嘉禮  
 親萬民附剛中鄭氏曰吉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以受福名吉○  
 饗燕膳膳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  
 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凡用于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附按嘉禮最  
 廣通乎上下禮之所以和邦國諸萬民者尤莫顯乎此也故五禮  
 皆于是乎至禮之自和邦國諸萬民者尤莫顯乎此也故五禮  
 以是終之又按五禮自古有之至周損益前代重爲之節文定爲  
 禮典立春官使掌之大宗伯一官之長總司禮之大綱禮之綱不  
 出五大端故標舉其名義而提列于職中以爲六十屬官之領專  
 焉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 四官春官 二  
 言出于人君有貴賤之殊者命也見于文物有隆殺之別者儀也  
 列于表著有高下之等者位也命有貴賤故儀有隆殺儀有隆殺  
 故位有高下○嘉會李氏曰不曰正羣臣之位而曰邦以六瑞等  
 國則諸侯五等之爵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序舉別之  
 邦國之爲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之以六摯等諸臣摯  
 言至所執以自致謂自致其誠也○附按大宗伯職下提序五禮  
 列其大綱大目凡邦禮之全體于是盡舉矣而此五禮中所建  
 切典制爲邦國大經大法者上自王朝下達國家之用此又邦禮  
 之所爲正名定分也亦惟大宗伯提挈之其禮數全綱一繫乎命  
 數五禮中一切隆殺崇卑之制無不準九命以爲等而儀物之大  
 者莫如六瑞六摯尤其等數之最先見者也大宗伯既持九命爲  
 五禮制度之綱并執六瑞六摯以爲九命儀物之首則其下春官  
 一屬六十各職掌有祭祀賓客軍田喪荒射饗等事非五禮之儀  
 即五禮之物皆其條目散系之有司而摠不出大宗伯所領禮數  
 中職文于序五禮下繼列其綱凡邦禮之大用文于是盡舉矣  
 以六器禮天地四方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  
 得人道盡則天道可求○附按五禮兼乎神人六瑞六摯禮之儀  
 物接乎人者以是爲大若禮之儀物接乎神者則六器莫重焉是



于通掌神位中又專辨五服車旗官室五服王及公卿大夫上之  
掌廟位之一大節命云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禁其不得上  
倍下偁附剛中鄭氏曰吉服五九章七章數不敢以少用多尊  
五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吉服則章數不敢以少用多尊  
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則衰數不得以重從輕親疎之情所以  
常附按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木條下文有曰與其用等蓋指  
五禮中所用之物輕重隆殺之等言禁令該應用物又切卽用物  
亦該廣其尤大者莫如吉凶五服蓋祭之冕喪之衰其首重也次  
則車旗官室亦禮制之章明較著者皆禁令之所致嚴也故小宗  
伯于通掌中文專辨祭之此又小宗伯分辨三族之親疎掌其門  
掌大宗伯職中總領九儀之命之事也

子之政令五以五爲九正辜適子也特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後  
守之事疏曰以五爲九正辜適子也特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後  
五爲九者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則九也附用之陳氏曰三  
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九族見矣王氏詳說曰古人  
重立適三族之別皆有嫡子曲禮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嫡文  
王世子曰世室守太廟是以世室名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亦重嫡之義也文叔黃氏曰諸子政官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族易官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  
所掌宗法而已楚望郝氏曰掌其政令謂治其昭穆辨其嫡庶  
不得以尊代宗也附按上面廟祧祖稱之昭穆下而子孫一以  
爲序卽爲九族之親疎蓋昭穆辨而親疎見親疎辨而昭穆益明  
羣昭羣穆各爲親疎而大宗小宗以分嫡庶者又宗支所由分也  
蓋嫡嗣明而宗子正宗法定而族誼益親三者相聯昭穆者其序  
也親疎者其情也嫡庶者其分也五者王家一本九族禮之最大  
者王者制禮通邦因天下而始其事于一家蓋曰尊祖敬宗斯禮  
法乃達乎天下此禮制之本也太宗伯總掌禮典之全該邦國天  
下之禮以爲職而禮制本始之地獨提系于小宗伯職中俾爲專  
事之司特重之也若其爲大宗伯以貳亦應統攝全禮則兼掌五  
禮禁令并辨其中服物又爲執要以貳之序職分兩路序出掌建  
神位獨領祭禮其專職也掌禁令并提五禮其通職也辨昭穆辨  
親疎掌門子從違廟位一路事來也

車旗官室之禁從掌禁令一路事來也毛六牲辨六齋六彝六尊  
毛擇毛也附按禮以祭爲最大祭以宗廟爲最盛故小宗伯副  
貳一官專以主領廟禮爲職此廟祭用物皆其職所當先者犧牲  
壹盛酒醴是已三者原族之五官六官百執事而擇辨于待肆師  
用之前則惟小宗伯先之亦以其職主領宗廟之禮故也

下大夫四人肆值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案盛  
附剛中鄭氏曰肆師禮官之故所陳者皆祭祀之







于子孫者典瑞之職時王所用以昭明信典命掌諸侯五儀諸臣  
于天下者皆禮典之重者也故官相次焉  
五等之命命謂主遷秩羣臣之書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  
爵則孤卿大夫士止四等擬命而言則通不命爲五○附江陵頭  
氏曰萬物制命于天臣制命于王故謂之典命○附按舊說五等  
之命王臣也世子也大夫國小國之公卿大夫士也今詳言諸  
臣而率入世子也蓋世子之命已統于上諸侯內矣○又按  
五儀五等皆以爵數言云諸侯則國君也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  
儀也云諸卿大夫士爲五等也儀亦有等亦有儀互文也通五儀  
合公孤卿大夫士爲五等也儀亦有等亦有儀互文也通五儀  
四等三命再命一命也職文儀與等對舉互見命則通儀若等而  
言也注解恐不合○又按大宗伯職提九儀之命持綱立法于上  
又設典命屬官專司秩目于下所以重命也大宗伯職于九儀之  
命下列系六瑞六綬六器六瑞所以等五儀之君六綬所以等五  
等之臣皆命數所在也茲六瑞六器俱掌于典瑞故典瑞官下即  
事典相聯也  
司服掌王之吉以衣服附中大裘至立冕冕服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下 周官春官 七

府諸官于祭事中又以宗廟內祀爲主尤先之至典瑞之瑞器司  
服之章服乃兼內外祀服物而繼列之于是官職中掌祭禮爲職  
首者僉序于前矣因將分守外內祀二官總括之以終  
小宗伯所建神位之事也○又按守祀奄與奚爲之  
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附按魏氏  
婦人無爵從夫爵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從王其妻從  
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始于此女官設府于內以  
夫士之家主化于是大備矣○蓋舉方氏曰此女官設府于內以  
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及內外家皆其所教以外命婦有齒  
德者爲之所謂女傳也內宰自外而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  
必如此法制乃備或以爲即天官之世婦誤矣○何氏曰春官世  
婦乃后夫人以下之傳母有職者也蓋加以卿大夫士之爵并設  
女府史與奚爲之役而教六官以禮事也內宰以下禮事正施內宰  
之教也以婦學之法教九御矣此又謂相王后以下禮事正施內宰  
掌而嬪御禮職須此詔相之每官卿二人太夫四人太人八人合六  
宮八十有四不惟后夫人有傳母嬪御皆有之矣其人取之或內  
外家或可無疑內宰視男女之別而奄官穠栢之職亦庶免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春官之序 周官春官 八

平仲王氏曰此官實以爲奄人爲之然經無正文也夫天官內  
小臣爲人斷無上卿掌女宿宿戒及祭祀附按經文序職及祭祀  
爲卿大夫之理矣  
掌女宿宿戒及祭祀  
祀一事也通按經文自贊此職則連上宿戒爲詞直謂其事掌祭  
以掌祭事標官首蓋五禮尚吉爲禮之本乃制禮之精意故即以  
此爲序法見義朱子編禮于各官下即提職文亦只舉掌祭爲其  
綱祭祀執事有男有女有夫有婦所以脩內外之官自掌外祀以  
按祭列外官既脩矣乃以內官畢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  
此掌祭官職止于世婦內外宗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  
籩豆之豆籩也○疏曰月既食后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即籩人  
籩人加豆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后薦豆籩外女主諸姑姊妹之  
籩人加豆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后薦豆籩外女主諸姑姊妹之  
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江陵項氏曰外姓內宗  
之女疏于內宗故佐薦而已○蓋舉方氏曰九嬪世婦女御爲治  
官之屬內外宗爲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何氏曰親世婦內







效也然只執和而不戒浮則邪惡之機得無有潛滋暗長于聲音  
中而發露于邦國間者此不可不以官法禁絕之也經文大司樂  
序禁四聲于職末朱子教以盡周官禮三者和邦國之義也又按  
放鄭聲而斥其末朱子教以盡周官禮三者和邦國之義也又按  
法司樂一官通掌學政而專司在樂法中禮文說見前學制篇  
職制名號之畧章與教子弟之法章及樂制篇中其有關於官分  
職者附樂師下大夫掌國學之政附按大司樂掌凡樂師者職  
解于此樂師下大夫掌國學之政附按大司樂掌凡樂師者職  
今亦猶宗伯之有掌師也今詳國學之政附按大司樂掌凡樂師者職  
大司樂治建之樂師亦掌之所謂為賦職教國子小舞疏曰此言  
司樂教雲門已下為大舞○附靈皇方氏曰小舞即下文載舞以  
下六舞是也分教以一節故謂之小合之即以舞六樂○嘉會李  
氏曰小舞既習而後教樂儀附楚望郭氏曰教國子以容體比于  
六代之舞可習矣教樂儀附楚望郭氏曰教國子以容體比于  
以飾之今詳經文大司樂以養之而樂儀即屬之樂師大胥掌學士  
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舞秋合聲禮記文王世子云小樂正  
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待諸子聚學舞者按此  
之合無等其進退應節奏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附靈  
皇方氏曰學士之版合國子及卿之選俊而言也所致惟諸子者  
蓋國子或入大學大司樂教之或在虎門師氏保氏教之國子之  
伴或宿衛于王官宮伯掌之或修業于鄉學諸子掌之國子之  
虎門及其伴之在鄉學者春合舞秋合聲則並入大學與眾學士  
比較而大司樂之會正舞位也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  
胥掌我之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  
乃月令孟春令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習舞季春命習樂季春  
大胥掌學士之版合國子及卿之選俊而言也所致惟諸子者  
已胥掌我之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  
大司樂則首而巳以六樂之音與其相會亦合也習舞則舞位則  
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大司樂則首而巳以六樂之音與其相會亦合也習舞則舞位則  
疾不齊學者合習時更迭舞之異步今詳六舞行綴既遠短舒  
進旅退遲速不違其位斯善矣是教舞之大法也華大胥掌之正  
以在教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附東周王曰徵則召之使  
其多寡之數凡以資巡舞列各以其序○用之陳氏曰大胥正舞  
大胥待致諸子而巳巡舞列各以其序○用之陳氏曰大胥正舞  
位小胥待致諸子而巳巡舞列各以其序○用之陳氏曰大胥正舞  
蓋位則節也所以為綴列則節也所以為行正樂縣之位樂縣之

為縣于荷簋者○附按樂縣不同下文以官縣軒縣判縣特縣為  
王侯卿大夫士樂之別註引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則  
正其縣乃不借小胥一官惟以徵此巡列贊大胥教其事莊簡  
故又特使掌此以爲其職之要○又按舊本于二胥序職僅謀其  
掌版待致諸子後令而比之文今詳設官名胥職取有才智能相  
樂官之樂政觀職中以佐教樂舞爲事似其正職因于下補之至  
正縣位亦樂典大節特大師下大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教六  
附國衡薛氏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事樂之或奏或歌或  
所屬小師也贊之職之所取正者則大師也大師之職專在和合  
聲○附按樂師之作奏歌無事而不與奏歌故大師之職專在和合  
用國子學士國子共奏歌而無舞事而不與奏歌故大師之職專在和合  
六詩一也而國子所學者在文謂義理爲辭命專對燕會賄答之  
用而不用以奏歌故謂之語而不稱義理爲辭命專對燕會賄答之  
六語之不用以奏歌故謂之語而不稱義理爲辭命專對燕會賄答之  
語此其所以爲樂中奏歌之用而不稱義理爲辭命專對燕會賄答之  
六語之不用以奏歌故謂之語而不稱義理爲辭命專對燕會賄答之  
工技不離道云耳其實大師有教詩之職而無教德之職其爲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說 主



合樂復分其職于大師使特掌律同聲音以爲和樂專司而輔大  
司樂所不及故雖伶官之長而必爲下大夫重其副貳之職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箎管絃歌氏云鼓塤管箎堂下之樂也絃  
歌堂上之樂也祝敔用爲作止上下之樂節今詳此皆升歌下  
管之音器祭饗正樂中所奏歌也小師樂官之副職特掌教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有節而大小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  
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附按大  
師主操六律六同爲樂法摠以節聲音而和之也失師統理于作  
樂之先小師專治于樂作之際俾六樂之奏皆中節而和乃以  
盡大師之用此所以副貳大師而謂之小師正其職之關要也  
本未錄之舊職掌播鼗祝敔塤箎管絃歌掌九德六詩之歌○無目  
今補之舊職掌播鼗祝敔塤箎管絃歌掌九德六詩之歌○無目  
其音○疏曰入者皆小師教而管絃播也○附按舊職掌播所掌播  
之音器與小師職所教之音器無一異所列鼗祝敔塤箎管絃  
管鼓合止祝敔琴瑟以間之樂也笙屬笙師屬屬師故職中  
不列絃歌即搏拊琴瑟以詠之樂也論樂則歌上管下歌先管後  
本職乃序絃歌于鼓祝後者蓋小師掌正樂之全統堂上堂下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五廟之序 周官春官 主  
音節以爲教曉瞽瞍正歌之備合上絃下管以爲播也然樂貴人  
聲在上純竹在下凡登歌皆管工則職職通堂合管而獨主歌也  
故特後序絃歌以見義若順樂序之當云掌絃歌播鼗祝敔塤箎  
管即屬于樂歌奏而一之矣下復特序掌九德六詩之歌凡九德  
六詩皆絃歌也則絃歌爲瞽瞍所專掌益明九德六詩之職凡九德  
德之歌即樂之九歌是也六詩即大司馬所教六詩在風爲工  
歌二南三騷三雅爲樂三在清廟皆是大師以此等詩音律爲工  
歌文王之三在頌爲升歌之清廟皆是也大師以此等詩音律爲工  
瞽瞍于作之職瞭掌凡樂事播鼗擊磬頌笙磬凡樂事相轉視瞽  
樂時掌歌之職瞭掌凡樂事播鼗擊磬頌笙磬凡樂事相轉視瞽  
音子○瞭自明者瞽在東方曰坐西方曰頌○疏曰職職扶工  
也亦兼使作樂○附兆錫姜氏曰職職亦播鼗者贊瞽職也本職  
乃瞽師所教而不言瞽師所教之編鐘笙師所教之笙竿塤  
箎以下者義具凡樂事中也有鼓播而凡樂器從之矣頌笙磬即  
瞽師所教擊磬獨言之者重之也○疏曰薛氏曰磬之應歌者日  
頌磬其應笙曰笙磬○文叔黃氏曰升歌則擊頌笙磬歌則擊  
磬○附按舊職職職皆樂工統屬之小師下而職職正工也職  
爲職設兼掌作樂副工也職職所掌之播鼗即舊職所掌之播鼗  
職職以合管而職職之奏也乃堂下之樂先以鼓北奏舉一播  
鼓而餘音器從之文承職職職具見不復悉也觀儀禮中凡用樂

升堂擊鼓皆瞽工有相笙工奏階下無相可知職職于上職職于  
下也職職爲笙工主庭奏凡階下樂縣亦惟職職其擊事故與瞽  
職職于小師而職職則屬于笙師職職也笙師教職職下管中之奏  
音器序職職以掌播一發目之統舉之也笙師教職職下管中之奏  
中之應職職序職職以掌播二發目之統舉之也笙師教職職下管中之奏  
教自瞽師爲樂之依職職尤爲正樂職職之應職職之應職職之應  
而主也○又按凡樂事依律辨聲以爲樂器也○附按薛氏曰大  
師制律以合聲與同堂依律辨聲以爲樂器也○附按薛氏曰大  
律六同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爲樂器名官不以律而以同者  
取諸陰陽之合也合則和則和則器可制矣樂器中擊爲衆聲之依  
鐘鍾爲金奏之大笙又下管之先笙笙瑟鍾交鳴此鼓鍾必  
日笙瑟同音詔樂必曰笙鍾以開節奏相承又即與同以下序官  
之義 瞽師掌教擊磬擊鼗編鐘教職職也職職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  
商頌曰依我磬聲石有一定之聲而衆聲依焉八音之中惟磬音  
至清最難調故舜之命夔入音無不諧而獲特以擊石拊石言  
之○附按舊職職職在職職主教學擊磬而兼教擊鼗不言編鐘言  
編者按諸先儒說官縣有特磬十二特磬十二皆依其方陳之此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五廟之序 周官春官 主  
不編之縣也有編鐘編磬各十六共一簇此編縣也編鐘編磬即  
笙鐘頌鐘笙磬頌磬也縣之本職在職職特鐘以用干金奏之樂爲大鐘師  
若別不別言編鐘之本職在職職特鐘以用干金奏之樂爲大鐘師  
章金奏自擊之即以教工也若編鐘與編磬皆用干應歌應笙同  
一音節自擊之即以教工也若編鐘與編磬皆用干應歌應笙同  
不復屬職職矣故別言編鐘教職職樂燕樂之鐘磬○附按兆錫  
姜氏云殺舊注猶樂記經綬之綬謂凡雜弄之縣音非拊鼓升歌  
比也燕樂備言燕樂之燕謂凡燕飲之衆樂非祭樂正樂比也今  
詳本職首掌教擊磬擊鼗乃正樂中升歌下管發詠應聲之磬鐘  
也外綴樂燕樂具有鐘磬音節統在職職教職職內別言教之者  
所以殊于正樂也二樂說見樂制篇○又按文叔黃氏云自大司  
樂而下至職職皆祭樂射之樂而職職鐘師鐘師自爲一司  
列有祭樂之樂文有綴樂燕樂射之樂而職職鐘師鐘師自爲一司  
王之意職職今詳大司樂掌六樂大司樂掌六樂大司樂掌六樂  
首節職職職職九德六詩之職職此皆古帝王樂祭樂之王樂也若  
長武職職乃後世雜樂之善者祭樂亦備用之而設官分職在官之  
以職職本自職職職職以下至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鐘師掌金奏節金奏謂鐘及磬○疏曰



此師範自擊不編之鐘鐃鐃二者皆不編特懸而已。笙師掌  
附說奏樂莫大于金而金又莫大于奏九夏斯稱金奏。笙師掌  
教飲卒塤塤簫簫篳篥管春廣應雅以教職樂。夏之樂應雅教  
其春者謂以築地三器在庭賓醉而出奏誠夏以此三器築地爲  
之行節。○附剛中鄭氏曰笙常懸于間歌之後樂人聲爲最貴  
故特以名官重也。儀禮笙一獨與升歌並稱即此之謂。○附按  
笙師所教音器與小師所教有異同者塤簫篳篥乃下管中之音  
器也。下管之樂以笙爲主故設笙師掌教之。小師以教磬特用  
於下管主歌以發其音謂之播笙師以教磬兼用于凡樂主奏  
以作其聲謂之飲其音謂之播笙師以教磬兼用于凡樂主奏  
器也。凡樂者即磬師以下諸職中所掌有磬等樂是也。笙師主  
教正樂之下管而兼教凡樂。磬師主奏正樂之下管而兼奏凡樂  
故序職職以掌正樂之播笙師提職之要而凡樂事一師  
廢應雅用春法中例括之與。祿樂亦凡樂也。于凡樂之春者教之  
則正樂之擊撞。鐃師掌金奏之鼓。鐃音博。○謂主擊磬鼓以奏其  
者不煩言矣。鐃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  
所掌軍旅田役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地官之事也。鐃師所鼓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序 周官春官 主

而歸相子吹籥之義夫樂至散夷乃舞之極末而樂之盡致也。今  
以國子之舞反系于散舞夷舞後者由終返始則籥乃伊耆氏之  
音道之本始在是樂盛則流故于終極後用此以識不忘其初之  
意此籥師所以列職于斯也。觀後文結以籥章之樂即可知其義  
籥章掌土鼓圜籥以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籥章吹籥以爲詩章。杜  
以華爲兩面而可擊也。立謂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  
鼓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附臨川王氏曰伊耆氏之起本于幽而樂之作始于土鼓。本于土鼓  
暑迎寒祈年皆始民事蜡息老物則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  
吹者籥籥其意用幽詩焉。○附按靈臯方氏云幽詩王業之本而  
不陳于宗廟何也。所言乃田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  
與綴樂燕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  
其義精而教淳矣。今詳樂以昭德象功上陳六代帝王之大樂下  
始用其詩歌被之管籥爲設一官于衆樂司之。外特掌之用以達  
天地之氣作民物之功是通天地之德爲祖德合萬民物之功爲  
宗功其樂至質至古其用至大至。韞縠氏掌夷樂聲歌。韞九具反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序 周官春官 主



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之將與亡必有禎祥妖孽既于卜筮  
前知使人君預爲修省轉移爲國家利大矣今詳寶占觀吉凶詔  
修救非明于天道人事者不能察其幾微也故惟大卜有道術者  
掌之此正先王設卜筮官之要義而大卜職之大者也舊本未編  
今補卜筮官之長也附按 薛祥氏云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  
補卜筮官之長也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贊伯皆在左右  
至于禮行而正法則焉然則王之所賴于前後左右者其關于禮  
樂甚大也卜祝巫史不列于此奚屬哉今詳大宗伯禮官一屬臣  
大司樂下諸職其禮樂之官無一不備矣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禮樂之道直通神明之德達萬物之情而幽贊神明以開  
物成務者莫大乎蓍龜此禮樂官脩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四兆一  
之後次之以卜筮之官之精義也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四兆一  
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  
體分爲四部若陽之上下二篇書金縢啟籒見書是與方功義弓  
之名未聞附文叔黃氏曰卜師主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  
灼龜其兆有四也方功義弓聖折之象龜筮傳首足俛仰開胎益  
其餘法若開占書乃占人之職耳或曰注疏家謂卜用龜腹背骨  
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謂之四  
光附按楚望郝氏云申有灼文一道分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  
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有段失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庠下 周官春官 太  
時初一日方兆象春生方始爲元次二曰功兆象夏之通爲亨次  
三曰義兆象秋之宜爲利次四曰弓兆象冬之執固爲貞首曰上  
尾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分而四兆可辨今詳舊注自不  
如後儒說近是然據後來龜筮傳之兆狀爲俛仰開胎者而談又  
不如直據本經所稱兆體疏家謂爲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  
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言之較切按本  
職下文有揚火作龜之事既灼則有撝折可見而爲兆其形體象  
似大端不外四者下文卜師正職在揚火作龜致墨以明其兆故  
先于職首以開龜之四兆冒之也龜兆分五行中有橫者爲土兆  
而五行運于四時故此以木火金水包土而言四與又按或謂  
龜筮傳中所云首仰首俛是開足胎中亦有橫如同于古體可習見矣龜  
直邪上下占兆法之變觀其中亦有橫兆同于古體可習見矣龜  
人掌辨六龜之屬取之攻之毀之大龜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繇屬  
日龜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色與體辨之天龜玄地龜黃東龜  
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是其色也龜俯者繇仰者繇前弁果後  
余選左倪漣右倪若是其體也疏曰首向下俯向上仰甲前長  
剛余後長後弁頭向左眼向右眼附嘉會李氏曰公羊曰龜青  
純何休以爲甲頰青也千歲之龜青頰然則六龜之色視其頰  
附按王氏云龜人主和龜而毀之以共占龜之用今詳大卜屬下



曰禋謂陰陽之氣相侵若春秋傳赤黑之禋在日旁是也象謂若  
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之象是也鴈謂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鴈  
也監謂氣障日旁如冠耳也鬲謂日食也鬲謂日食也鬲謂日食也  
彌謂白虹滿天貫日也叙謂雲有次第如山在日上也降虹感日  
而升也想謂雜氣有形似可想也○附明齊王氏曰較者邪氣干  
正之名日爲太陽精人君之象有此十輝皆以火君陽剛德虧陰  
不得以干之謂見于天聖人之設官掌其事有兆則詔王修救焉○  
王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天人同流相應不相遠先王于天象  
設官觀災祥辨吉凶所以扣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職祿之所  
由設也○**○**茅舒氏曰自大卜至此八官皆所以交于神明而聖  
人神道設教之事故爲 **○**大祝下大夫 **附** 爲薛氏曰卜者所以  
宗伯典三禮之屬官 **○**大祝下大夫 **附** 爲薛氏曰卜者所以  
所以告諸禮屬信于鬼 **掌六祝之辭** **附** 王氏曰王者中心陳信于  
神此序官相爲先後 **○**附按祝以辭爲職而六祝之辭尤其大者斯  
官用辭以薦信也 **○**又按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  
大祝首掌之 **○**又按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  
祝五日瑞祝六曰策祝長樂劉氏云順祝三才協順年祝九穀豐  
成吉祝五福數畷化祝大化溥被瑞祝天地呈祥策祝龜筮不違  
鬼神其依也今詳鄭注以小祝祭祀侯擯之事解六祝劉氏非之  
謂大祝所掌大祭祀以祝大事也據本職來稱以事鬼神元益仰  
儀禮經傳通解 **卷三十五** **三** 制之茂 **○** 司官掌官 **三**  
以古禮祝天神祭地示享人鬼正祭時所陳之辭乃因大祭祀而  
大爲王祈福祥求永貞者其事義合弘宜如劉氏解爲允 **○**又按  
之辭 **二** **掌六祈** **六祈** 一曰類 **二** 曰類 **三** 曰類 **四** 曰類 **五** 曰類 **六** 曰類  
字今補 **掌六祈** **六祈** 一曰類 **二** 曰類 **三** 曰類 **四** 曰類 **五** 曰類 **六** 曰類  
之造類 **○** 崇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 附按諸說類非則而依其  
類之祭若類于上帝之屬造非時而卽其所以祭者造于天之屬  
禱祭皆擯祭禱若都家宗人職禱國曰荒民札喪之屬祭若春秋  
傳雪霜風雨不時祭日月星辰水旱癘疫祭山川神之屬攻如故  
日伐鼓以攻之類說如樂置社稷以旱乾水溢責之之類或卯湯  
之早時以六事自責以說于天亦其一義今詳此皆因事之祭而  
以其事祈也大祝所掌者國有大事大災以祭告求天地  
社稷宗廟大鬼神是亦大祭祝之屬其小者則小祝掌之 **作六辭**  
大辭 **一** 曰祠 **二** 曰命 **三** 曰諱 **四** 曰會 **五** 曰禱 **六** 曰諫 **○** 附諸說祠  
若伊尹祠于先王而告之是也命若命龜命晉是也諫若王在新  
邑烝史逸冊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祭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  
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神明  
殛之是也薦若于路諸禱鐵之職太子禱于文王康叔是也諫若  
大喪遣之曰諫諫以諱至于南郊稱天而諫之是也 **○** 平仲王氏  
曰舊注按本職文稱六辭通上下親疎遠近因以辭屬人事解據  
鄭氏云上下謂天地神元親疎謂先王由禱至祓壇遠近謂外神



五祀四望之類則六辭主事鬼神示為合若人事之辭則王者策命掌于內史誓誥掌于士師非大祝職也○附按靈臯方氏云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今詳此亦因事祭類又六祈外時有事奠告神者別其辭為目列之祈亦有辭辭亦有告成辭不成祭也故以辭名六辭有用六祈而不用六祈凡祭告辭皆出于大祝故大祝以掌六辭辨六號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牲號三曰人號四曰鬼號五曰日號六曰月號七曰星辰號八曰土號九曰水號十曰穀號十一曰樂號十二曰百物號十三曰天神號十四曰人鬼號十五曰地祇號十六曰山川號十七曰城隍號十八曰土主號十九曰土地號二十曰社稷號二十一曰五祀號二十二曰四時號二十三曰八節號二十四曰二十四氣號二十五曰七十二候號二十六曰七十二物號二十七曰七十二節號二十八曰七十二氣號二十九曰七十二時號三十曰七十二日號三十一曰七十二月號三十二曰七十二年號三十三曰七十二歲號三十四曰七十二世號三十五曰七十二代號三十六曰七十二姓號三十七曰七十二族號三十八曰七十二宗號三十九曰七十二氏號四十曰七十二姓號四十一曰七十二族號四十二曰七十二宗號四十三曰七十二氏號四十四曰七十二姓號四十五曰七十二族號四十六曰七十二宗號四十七曰七十二氏號四十八曰七十二姓號四十九曰七十二族號五十曰七十二宗號五十一曰七十二氏號五十二曰七十二姓號五十三曰七十二族號五十四曰七十二宗號五十五曰七十二氏號五十六曰七十二姓號五十七曰七十二族號五十八曰七十二宗號五十九曰七十二氏號六十曰七十二姓號六十一曰七十二族號六十二曰七十二宗號六十三曰七十二氏號六十四曰七十二姓號六十五曰七十二族號六十六曰七十二宗號六十七曰七十二氏號六十八曰七十二姓號六十九曰七十二族號七十曰七十二宗號七十一曰七十二氏號七十二曰七十二姓號七十三曰七十二族號七十四曰七十二宗號七十五曰七十二氏號七十六曰七十二姓號七十七曰七十二族號七十八曰七十二宗號七十九曰七十二氏號八十曰七十二姓號八十一曰七十二族號八十二曰七十二宗號八十三曰七十二氏號八十四曰七十二姓號八十五曰七十二族號八十六曰七十二宗號八十七曰七十二氏號八十八曰七十二姓號八十九曰七十二族號九十曰七十二宗號九十一曰七十二氏號九十二曰七十二姓號九十三曰七十二族號九十四曰七十二宗號九十五曰七十二氏號九十六曰七十二姓號九十七曰七十二族號九十八曰七十二宗號九十九曰七十二氏號一百曰七十二姓號

主人主人共祭後修祭祭酒是也此共祭二字明文自宜援據尸祭之外獨列此祭者蓋尸祭之終以主人之祭畢尸祭之禮應見尸祭之多儀為禮之正為禮之隆也故未及之九祭之條理應如此又按九祭為禮之正為禮之隆也故未及之九祭之條理應絕緣既明見于飲射燕食等篇則所謂命衍周共者或亦九祭凡賓主食禮中所有祭食之節次皆以爲名義未可知也○九祭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吉擗七曰奇擗八曰哀擗九曰哀擗十曰哀擗十一曰哀擗十二曰哀擗十三曰哀擗十四曰哀擗十五曰哀擗十六曰哀擗十七曰哀擗十八曰哀擗十九曰哀擗二十曰哀擗二十一曰哀擗二十二曰哀擗二十三曰哀擗二十四曰哀擗二十五曰哀擗二十六曰哀擗二十七曰哀擗二十八曰哀擗二十九曰哀擗三十曰哀擗三十一曰哀擗三十二曰哀擗三十三曰哀擗三十四曰哀擗三十五曰哀擗三十六曰哀擗三十七曰哀擗三十八曰哀擗三十九曰哀擗四十曰哀擗四十一曰哀擗四十二曰哀擗四十三曰哀擗四十四曰哀擗四十五曰哀擗四十六曰哀擗四十七曰哀擗四十八曰哀擗四十九曰哀擗五十曰哀擗五十一曰哀擗五十二曰哀擗五十三曰哀擗五十四曰哀擗五十五曰哀擗五十六曰哀擗五十七曰哀擗五十八曰哀擗五十九曰哀擗六十曰哀擗六十一曰哀擗六十二曰哀擗六十三曰哀擗六十四曰哀擗六十五曰哀擗六十六曰哀擗六十七曰哀擗六十八曰哀擗六十九曰哀擗七十曰哀擗七十一曰哀擗七十二曰哀擗七十三曰哀擗七十四曰哀擗七十五曰哀擗七十六曰哀擗七十七曰哀擗七十八曰哀擗七十九曰哀擗八十曰哀擗八十一曰哀擗八十二曰哀擗八十三曰哀擗八十四曰哀擗八十五曰哀擗八十六曰哀擗八十七曰哀擗八十八曰哀擗八十九曰哀擗九十曰哀擗九十一曰哀擗九十二曰哀擗九十三曰哀擗九十四曰哀擗九十五曰哀擗九十六曰哀擗九十七曰哀擗九十八曰哀擗九十九曰哀擗一百曰哀擗



事類者原以大小異指舊註  
每率合爲解而以無辨失之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謂倡帥前  
披備傾軀○附按本職下文掌喪祝祭號乃本官正職而序勸防  
之事爲職首者虞祭行于墓後墓前祝所有事依叙先列下有三  
御園因摠以勸防提之也又一義喪敗殯置廟而後行故設祝  
助奠遂用以從行任勸防之事爲喪設祝官蓋以象王生時告廟  
出行事爲事死如生之義也故序其事爲職首或曰按春秋傳  
祝爲社稷常祿社稷不動祝不出祝無從行事然則王生時此行  
祝只掌奠告而不掌尾從今祝爲行無則社稷無主之時也此所  
以爲喪祝之職又王喪勸防不用僕御諸官而用祝御是鬼神事  
之也其又之職而旬祝掌表貉之祝號○附按百爾所思之百兵祭  
也亦或爲禱詩是類是禱爾雅曰師祭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禱  
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附按王氏曰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  
陳氏曰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祖祝掌盟詛類造  
引矢於神坐之側置稍于神坐之後此師祭也○附按皆所以告神明  
攻說禱榮之祝號也盟詛主于要誓○附按彥祥易氏曰歛血以詛  
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詛明神以極之謂之詛○平仲王氏曰盟詛  
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作法通乎上下苟其人未足乎不言之信則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下 周官春官 重

事類者原以大小異指舊註  
每率合爲解而以無辨失之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謂倡帥前  
披備傾軀○附按本職下文掌喪祝祭號乃本官正職而序勸防  
之事爲職首者虞祭行于墓後墓前祝所有事依叙先列下有三  
御園因摠以勸防提之也又一義喪敗殯置廟而後行故設祝  
助奠遂用以從行任勸防之事爲喪設祝官蓋以象王生時告廟  
出行事爲事死如生之義也故序其事爲職首或曰按春秋傳  
祝爲社稷常祿社稷不動祝不出祝無從行事然則王生時此行  
祝只掌奠告而不掌尾從今祝爲行無則社稷無主之時也此所  
以爲喪祝之職又王喪勸防不用僕御諸官而用祝御是鬼神事  
之也其又之職而旬祝掌表貉之祝號○附按百爾所思之百兵祭  
也亦或爲禱詩是類是禱爾雅曰師祭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禱  
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附按王氏曰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  
陳氏曰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祖祝掌盟詛類造  
引矢於神坐之側置稍于神坐之後此師祭也○附按皆所以告神明  
攻說禱榮之祝號也盟詛主于要誓○附按彥祥易氏曰歛血以詛  
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詛明神以極之謂之詛○平仲王氏曰盟詛  
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作法通乎上下苟其人未足乎不言之信則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下 周官春官 重

也男巫掌望祀望衍  
凡祝所祀之神巫則望祀望衍而降之○王氏曰望祀望衍之祀  
乃望祀之神使之留連游衍而降之○王氏曰望祀望衍之祀  
延也注疏以望祀望衍而延之如下文號神而以旌旁招之正所爲望  
按經文男巫女巫皆有所掌舊本以非官職不女巫掌歲時祓除  
錄今以編序官屬例無虛員爲節錄補系之  
數浴歲時祓除如三月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費浴謂之香薰草藥  
則有女祝而男巫又各有所掌內外不致互用也○附按鄭氏  
曰每歲以時祓除其官中之事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除舊  
以新新謂之除祓除祓除以厭妖浴以去惡○之宏孫氏曰祠祀禘祫  
子人心不能免聖人既因之以爲節文鬼神祓除祓除祓除祓除  
有女祝供祭祀之役而領之天官乃以盡奉事之誠習禮法之正  
凡非鬼之祭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及以神仕者皆不限其數錄用  
于官府而不使散之鄉黨水旱疾疫爲民以祈鬼神祓除祓除祓除  
王憲事之周○平仲王氏曰觀國語所稱巫者誠得齊肅中正智  
聖明聰之人使之和同天人之際詎不重與周公所謂巫者蓋如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下 周官春官 重

也男巫掌望祀望衍  
凡祝所祀之神巫則望祀望衍而降之○王氏曰望祀望衍之祀  
乃望祀之神使之留連游衍而降之○王氏曰望祀望衍之祀  
延也注疏以望祀望衍而延之如下文號神而以旌旁招之正所爲望  
按經文男巫女巫皆有所掌舊本以非官職不女巫掌歲時祓除  
錄今以編序官屬例無虛員爲節錄補系之  
數浴歲時祓除如三月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費浴謂之香薰草藥  
則有女祝而男巫又各有所掌內外不致互用也○附按鄭氏  
曰每歲以時祓除其官中之事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除舊  
以新新謂之除祓除祓除以厭妖浴以去惡○之宏孫氏曰祠祀禘祫  
子人心不能免聖人既因之以爲節文鬼神祓除祓除祓除祓除  
有女祝供祭祀之役而領之天官乃以盡奉事之誠習禮法之正  
凡非鬼之祭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及以神仕者皆不限其數錄用  
于官府而不使散之鄉黨水旱疾疫爲民以祈鬼神祓除祓除祓除  
王憲事之周○平仲王氏曰觀國語所稱巫者誠得齊肅中正智  
聖明聰之人使之和同天人之際詎不重與周公所謂巫者蓋如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制之下 周官春官 重



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疏曰：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馮相氏掌天文之常，保章氏掌天文之變，常則有次序，故馮相氏視天文之次序。○附文：叔黃氏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曆推其數，象占其行。大史掌曆，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或贏或縮，其差常在毫釐，眇忽間積而漸遠，故古人有曆，則有象以正之。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平辨之以合於歲月。日星之位而知曆之精粗，中否其歲。月也。○附按：此節詳說亦見歷數篇。保章氏掌志星辰日月之變，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圓變，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眦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附諸說：章同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之章，保安也。魏也職掌占天象以詔救政，有此二義。○伯謙鄭氏曰：馮相保章二職一司，其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時。一司其變，內史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附按：此節詳說亦見歷數篇。內史中大夫掌八柄以詔王治。○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附所在也。內史所掌者八柄之書，法所在也。○靈臯方氏曰：大宰以詔王所以用此八柄之道也。內史以詔王則守成法以待用也。○劉氏曰：大宰既以詔王馭羣臣，內史又以詔王治者，以法攻之，察其中否也。有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疏於中然後方策行。周設官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下周官遺官彙



也按大史之下有小史爲掌禮書之屬有馮相保章爲掌治曆之屬內史之下有外史爲掌書命之屬備掌古今之書亦國書之屬有御史掌贊冢宰治令則亦以法詔治之屬掌贊書外則亦書命令之屬設史官一項其分職條理如此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者○附臨川王氏曰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書之地內史職其貳○附按命言二自內出者書之者在密邇親習之地爲王喉舌之司故史曰內官中大夫令則王者有所事焉下令宜布于外所謂王播告之修也書之者在廷廣衆之地爲王耳目之司故史曰外官上土或謂按自古論史官于王其緊要處記中有右史書言左史書動之說當是職之最大者何不見周諸史官所掌中疑內史書命即記所謂書言外史書令即記所謂書動蓋今之事則動也一命一令即一言一動正舊旣以傳示當時又皆屬寫藏于內史以貽將來是即所謂載在簡策者史書史筆皆出于此豈設立史官載筆執簡伺王言動而大書特書不一書之謂哉史以內爲右以外爲左以尊卑分今詳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言自是猶解爲正記所謂書言書動者與此同而異也同者命亦任言中令亦在勅中而異者命外仍有言令外仍有動也蓋凡王欲播告中外亦臣民者爲多令而王事在一身或在一家不及國與天下者有時不煩播告或言不合典勅不中禮而亦不欲播告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

聖訓

而令正民知也此多屬後王之事在周公制禮時則未明及于此而後之爲內史外史者自應兼及之所謂載筆執簡伺王言動而大書特書者也蓋天位艱難使居其位者有所顧忌而常保帝命于勿替是即伊訓周誥所爲諄諄也不與制禮者之深心隱爲合乎四方之志謂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附長樂劉氏曰四爲志以藏之待王之顧問孔安國云九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此之謂與○止齋陳氏曰古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事以達于天子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西顧周室論史記舊聞具次于魯春秋是也然如孟子所言晉之乘楚之檮杌晉之春秋則諸侯私史亦來周以來王之非西周之制也○伯謙鄭氏曰國史掌書國中之事以達于王故周禮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所謂事書豈非如小行人利審逆順舉亂以札康樂五書之類乎內史讀四方事書則諸侯國史藏在史官可知矣○附按四方之志當如古九州志所載是也若國史疑當爲邦國之志而其掌于小史者在其職佐掌國禮書中又未見其爲國事書也然則王國事書其卽所謂四方之事書者內史掌之亦內史掌之矣疑古所謂史書者不過如此蓋古者朝廟禮法之間是非明而史載實具在簡篇卽以傳後到後世諱偽曰



焉名官主尊者言之。○剛中鄭氏曰：行人職建常九旂，建常七旂，建常五旂，旗九旂，旗七旂，旗五旂，兼旗、旗、旗而謂之常，豈非常亦通乎？掌九旗之官，特名曰常，猶此意也。不曰大常，而曰司常，非拍大常言之。○附按：九旗，本職下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折羽為旛。危者，意義，讀者通論日月取其明，交龍取其變，通帛所謂赤取其純，而雜帛內幅以終外飾，以白取其文，龜蛇取其猛，鳥隼取其擊，龜蛇取其靜，而敝羽謂五采羽，全取其澤，全取其精，也。○又按：車旗，聯用旗，載于車，以采物名，幸德表位，九者其差等也。○司常之亦所以辨上、下、定名，分不使僭也。○又按：巾車，典設官司常，皆以辨名物等威為職。宜尉宗伯禮官獨車僕一官職掌戎車之萃，若於典禮無與。今詳戎僕掌倅車之政，以兵事屬更官，若車僕所掌者倅車，自與巾車典路等車官為屬，設于春官，且五路分用于五禮，玉路以祀，用于吉，金路以賓，象路以朝，用于賓，戎路以戎，木路以田，用于軍，五喪車用于凶，則掌○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其公卿所食邑，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之禮。都謂王子弟，則立其祀。○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鳩主其禮者，糾其戒具。○附彥祥易氏曰：楊雄云：節莫差于俯僭，莫差于祭先王。設都宗人，宗人之官，所以杜亂之原也。○平仲王氏曰：先王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廟之職 掌春官 辛



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下 周官春官

卷三十五 三制之戊下 周官夏官



人此職掌字下字脫就紀爛文闕○附按小司馬職掌當與小宰  
小司徒小宗伯相類小宰總掌六典八法入則九貢九賦九式  
之職以則大宰而專掌王宮之政小司徒總掌邦之教法稽國郊  
都鄙邦國之比數以貳大司徒而專掌六卿之法小宗伯總掌五  
禮之禁令以貳大宗伯而專掌宗祀之禮以此推之則小司馬亦  
總掌九法之事以貳大司馬而專掌王師之制如月廵遂六軍制  
軍令賦及都鄙邦國受法于司馬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附按明齋  
以作其衆庶者皆當在其職中  
王氏云按軍司馬者主亞法猶後世都虞侯也凡軍中儀制之與  
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畿爲司  
馬昭司馬得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侯得專騎軍之  
發此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今詳大小司馬下有軍司馬當知太  
小宰下有宰夫大小司徒下有辨師大小宗伯下有辨師谷覲三  
官之政大都皆各掌其官事中之法爲其長而行法治事者則軍  
司馬掌治軍之法以與司馬受一命之服所謂興者車也晉作尉  
執法行軍事可知  
與司馬序職闕○附說春秋傳有與師與尉  
行中修子與羣狄戰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周師田之法險野  
徒爲主易野車爲主于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文  
叔黃氏曰與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車司馬兼掌之○明齋王氏  
曰與司馬者主一軍之車凡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衝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次下 周官夏官 審



馬中士二十五人為兩伍長五人為伍長丁大反○軍師旅卒兩  
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師不特置選于六官六卿之  
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附薛氏曰先王于六卿之  
設為六卿於六軍之中設為六將無事總萬二千五百家為之長  
有事又總萬二千五百人之師帥帥之將凡六軍之州長為中大夫五  
此也二千五百人之師帥帥之將凡六軍之州長為中大夫五  
人之旅帥帥之將凡六軍之州長為中大夫五  
師以上士二十五人之兩司馬帥之將凡六軍之州長為中大夫五  
之佐長帥之將凡六軍之州長為中大夫五  
素行於無事之時一旦起而為軍而將者皆其卿大夫則平日  
觀感服從之人可為臨時死節犯難之事矣鄭氏謂凡軍帥為六  
卿之吏兼官可也何為又曰置選于六官中豈知周時六卿六軍  
無異官也○文叔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  
謂受法于司馬以作其旅師是也平日鄉遂各為一軍而都鄙不  
與及制軍或取于卿或取于遂或取于鄉或取于甸或取于采或取  
師大合軍是也古法凡制軍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  
謂皆六卿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帥軍于鄉為比閭族黨州鄉于遂  
當有鄉下及在軍皆隨之爵秩遞降于鄉一等邦國都鄙其爵秩亦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周官卷之五 五  
今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意可見若五人之長  
號令雖無爵可也○附按自軍將以至伍長周禮序官載之而  
序職並不一及與其他職而云關不同者以非常設○司勳掌六  
鄉賞地之法以等功勳功也此官主功賞賞地實田也在遠郊內  
軍法序官前後不據尊卑取事急者居前軍以賞為先故司勳列  
職在前○附陳氏雜說曰土地之賞本于司徒而以屬司馬何也  
蓋軍功之賞不可隨時屬之他官忠有蓋底也○附中鄭氏曰本  
職掌列大功通品其高下各差其大小之等為頒地之法○王氏  
曰其地則師帥掌之其法則司勳掌之○附按本職文列六功而  
以戰功居後抑職也官設于政屬又為庶職首先功也○又按之  
注二字今補○又按此職凡頒地參之一食乃劉飲為茶而實  
入于司勳者說見王制之下篇賦敘財用章大宰條以九賦敘財  
賄節又按參之一食下又言惟加田無國正亦是故為馬質掌質  
公封五百里其食者半等處作回禮並為所算入也馬質掌質  
馬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附薛氏曰當典所以  
地官歲時積鄉遂都鄙之什馬辨其可任之物馬之在民者無不  
足之處而公馬之備則取材于公給之是以有馬質馬質非校

人之屬校人掌王馬之政而兼及六馬固在所當重馬質量三馬  
之材惟急于戎馬尤在所當先也○兆錫姜氏曰序官不與校人  
相連而次于前者軍以馬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校人雖下大  
夫此猶得以有司之義治之也○剛中鄭氏曰地官質人掌市之  
牛馬民人所貿易者也馬質主量人掌建國之法營軍之壘舍  
官府所用而買之于民者也○附薛氏曰有司勳以勳戰  
亮○量猶度也謂以尺寸度地○附薛氏曰有司勳以勳戰  
士有量質以謹戰備則陳師鞠旅之地所當先嚴也軍旅所聚不  
可不量地之所容以嚴其規畫于是有量人以量之則節制定而  
隨軍禁有教然不可犯者矣○兆錫姜氏曰量人掌凡所量之事  
而量軍之營壘為重故其官亦次于前建國之法通制天下也營  
軍之壘舍專治軍也○附按量人以營王國通制天下之邦  
國為通常之職而序官不與地官封人並列則屬之政官亦前  
之者以其有營軍舍事則軍政之所甚重也故提提置夏官以昭  
職舊本未錄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漿軍器斬牲狗陳小  
主祭祀之小事○疏曰在此者以其職有漿軍器斬牲狗陳小  
陳之事○附劉氏約注疏說曰羞進之也羊肆南朝踐獸四段  
其牲為豚解也羊殺謂饋食獻熟體骨節折而燂之以醢尸也肉  
豆以羊肉為醢屬為豆實者也○附薛氏曰量人既量地集師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周官卷之五 五  
旅將戰必其用命有以申誓之故犬司馬曰羣吏聽誓于陳前斬  
牲以左右狗陳日不用命者斬之小子亦日凡師田斬牲以左右  
狗陳蓋誓羣吏者可馬斬其牲者則小子也斬牲者小子其牲  
者則小子也是以小子羊人官次于此夫有司勳尚戰功之賞其  
先即繼小子重不用命之戒於後所以使人樂其賞畏其威斯二  
官相屬于司馬之義也○附中鄭氏曰不用命者皆狼而不率之  
人令小子斬羊以示之羊者毛狼之象也○附按小子職首以主養羊牲為正掌蓋官  
者皆斬之此類是也○附按小子職首以主養羊牲為正掌蓋官  
為祭祀設也乃不屬之禮官而屬之政官豈非以其職兼養軍為  
重乎先儒著斯牲一條發明經義似得序官之意蓋本于養軍器  
以下未錄今補○又按設官于政屬而分職仍以其祭祀為主是  
矣先王崇尚禮典以示義而不特著以殺肅軍之意其為道益大  
羊人掌羊牲疏曰以羊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此其奉之而夏  
官掌共馬與羊之用於禮為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官也  
○附按兆錫姜氏曰六牲分掌于五官如司徒宗伯之屬有羊人司寇  
之屬有太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詔馬特而其屬有羊人  
者蓋家宰總贊牲事無分牲六牲之中餘羊牲無分掌之官而司  
馬奉詔馬牲其職為營政府之司馬與今詳牛羊豕雞犬五畜理



五行分屬五官獨無配義舉奉馬往屬之司馬者以其官掌馬  
故屬之非如他官之取實義也若羊以火畜義配夏令又與小  
職事故列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玄謂燿火謂火與行燿火也  
疏曰民間理燿之火為私火對陶冶之火為公火與行燿火也  
取火於日為令火司短取金義故在秋官○附剛中鄭氏曰燿  
取火以夫燿用金錫為之四方物也故屬秋官司燿主國氏以時  
改取火以夫燿用金錫為之四方物也故屬秋官司燿主國氏以時  
在火尤為主事故屬夏官○明齋王氏曰周官設司燿守以所以  
裁成火之道其意最大司燿于秋但取火之明以為用係修火之  
令燿而已故行火之政○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頒其守  
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附說掌城郭之固故各其官  
而為諸守官之長也○長樂劉氏曰浚溝之土為城鑿池之土為  
郭溝池深于外城郭高于內渠又在渠外所以出水植木其上固  
之設固焉○剛中鄭氏曰修者治壞之事也○王氏曰頒其守則  
遠近勞逸均更司險掌知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溝塗而樹  
之以為阻固皆有守禁附說掌山谿之險故名其官○衛薛氏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周官  
特而內外之勢相與倚立矣○明齋王氏曰王畿賦畝中有無形  
之險遂溝洫滄川通水道也即有沮洳之阨徑畛道路便往來  
也即有曲折之艱途而樹之林固其土也即有蔽遮之阻是以  
不得長驅車不得輕騎而樹之林固其土也即有蔽遮之阻是以  
晉也○附按剛中鄭氏云易言山用五陵為地險者地勢自然  
之阻非人力所為固也九州之地各有險王官守之此司險掌  
不自知也今詳天下各由大用不以封皆有王官守之此司險掌  
是也此通天下造地設之大險言之與下設溝塗樹林為固分  
兩路○又按靈臯方氏云五溝五塗遂人治也而于司險復曰  
設者凡井田溝洫之設以盡地利一以為阻固故必使遂人與  
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也今詳此以繼內人為之險言之六典  
大宰建之而大史亦與共建也今詳此以繼內人為之險言之六典  
固二義不同固出人力險因天然故掌固以主城郭為職司險以  
主山谿為職若城郭山谿外非險固之地而為險固之勢者則莫  
如溝塗樹渠之制事同設險而工在為固其為溝塗樹渠與為溝  
池樹渠一法乃不屬掌固而付司險者以城郭溝池保障于內者  
固足為固而溝塗樹渠固于外者尤堪為險也故列于司險中  
以見其義且以司險所掌天然之險無用人力處故分此為固之  
事以任之若井之于掌固與城郭同功恐其職煩勞不逮矣○又

按司險職文分兩條敘列事義明悉今于舊本增掌疆序職關  
入知字國之二字以為阻固四字以彰明其義掌疆序職關  
疆之界故以名官也○彥祥易氏曰千里王畿之境謂之疆邦國  
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也此職雖關而以  
司險推之則掌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兆錫姜氏曰司燿之  
下次推之則掌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兆錫姜氏曰司燿之  
而軍政本之此三職乃大司馬均守不則之意而侯人三職則  
軍詰禁之意也此三職乃大司馬均守不則之意而侯人三職則  
馬且不統于職方而特專一職者蓋司馬統師旅而要害之地皆  
攻守之大計也險固之地皆有守者蓋司馬統師旅而要害之地皆  
則疆固無空虛之患古之所謂以嚴邊備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周官設險守國封疆  
之制甚詳何也蓋先王之為治也體用兼配本末具舉道固而有  
得天下之心而法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  
若孟子則推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禁令道治禁令寇也○疏曰詩云彼侯  
人勞何戈與矢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附說有事用以為斥侯傳  
警無事則待迎送○東萊王氏曰道治道路之治謂出入迎送治  
禁其侵掠之事類○附按禁令二字今補○環人掌致師察軍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周官  
附剛中鄭氏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循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有戰  
事則置之○王氏曰侯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諸侯侯皆守境  
之事以掌固執環人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附按光  
錫姜氏云致師察軍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致之故巡邦國  
捍謀賊皆察之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致之故巡邦國  
四方之故謂環同營壘四面不測變故也巡邦國謂行職在軍從  
王敵愾之師也據城謂執敵人為謀者也凡此皆防其為害感  
之以威降邑謂使說降而撫安之也凡此皆布其用師之事須  
致之致師察軍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致之故巡邦國  
此等急戰事意諸侯無道王命討伐將兵臨境上使人會兵約戰  
致告衆人其句俱作是事說則職首二端與下平列反擊壘氏掌  
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糧以壘表井軍中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  
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糧以壘表井軍中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  
以其物為表擊壘以壘表井軍中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糧以壘  
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糧以壘表井軍中擊壘令軍井擊壘序聚  
其兼職也序官列職司馬而並不著正職未詳何義或經有脫簡



辨論官官材論進士之賢否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詔祿故司士  
 設于夏官爲司馬之屬○附按長樂劉氏又云大宰歲終聽百官  
 府治事而詔王廢置大宰詔之于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于論定  
 之始也今詳版爲名籍本職歲登其損益辨其年歲貴賤等數則  
 因每歲之廢置而進退其名數于版可知是不僅論定之始入版  
 之初也蓋周官用人廢置黜陟大宰掌之詔王而事關于司馬司  
 馬掌屬之司士掌其版而又以詔王此大宰之治與司馬之政實  
 共之亦職事參覈之義也其職正朝儀之位衛官之長也朝位此  
 事所繫既大故以下大夫爲之  
 朝事於路門外之位也○文叔黃氏曰王曰視朝羣臣朝焉蓋常  
 朝也可司士與射人職官故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  
 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剛中鄭氏曰宰夫射人  
 朝士自有正位之事司士又掌正朝儀之位者射人所掌射見之  
 位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皆治朝司士正位而辨其等宰  
 夫則祭其不如儀者也○諸按三朝儀位詳見王制之丙王朝章  
 諸子下大夫掌國子之倅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者國子謂諸  
 子之宮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疏曰諸庶通名俱訓爲  
 衆○附文叔黃氏曰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爲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  
 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嘉會李  
 氏曰諸子與司士聯職司士通掌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而諸子  
 專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亦如宮伯所掌不屬之宮正也在此者  
 與司士等皆是司右掌羣石之政令附原父劉氏曰司右羣屬車  
 辨論官材之事  
 齊右道有天子乘車之右皆中大夫下大夫有非司右之屬也可右  
 所掌乃兵車之倅倅凡國中有勇力者屬焉有正朝則于是乎取之  
 ○附按射人司士諸子三職相次皆以禮法爲正朝臣之政自公  
 卿大夫以及士庶子靡不正焉而切近王躬以司馬軍政治事馬  
 爲屬從官者不尤在其所屬正乎屬從備嚴于屬車故司右勇力  
 先及之由屬車而返國裏衛斯犬以虎賁旅賁節服以下諸職  
 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而趨賁育奔○附衛薛氏曰虎言其  
 鄭氏曰虎賁氏帥士八百人分爲卒伍而趨于王之前後以爲衛  
 也旅賁氏帥士十六人則夾車而趨于王之左右以爲防也其職  
 同而異○汲陳氏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  
 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士不出○明齋王氏曰周康王初立大保  
 夷命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時伋以敕威繼諸侯入攝  
 虎賁之官典親軍司禁旅職隆重任如此而周公之戒成王復牽



季于綴衣虎賁之屬亦以其近侍至尊得正人與居乃足養旅賁  
成君德也則其官職豈小臣比哉此所以以下大夫為之  
氏夾王車附薛氏曰旅言其臂力方剛也○靈臯方氏曰以旅名  
命士為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節服氏維王之天常世為王節  
持也禮天子之旌長與地疏十有二兩兩以縷綴聯旁各三人持  
之也○附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  
設此官何也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是其秩也夏官  
司典服法駕主侍御于王復有節服氏一職專掌為王服用之節  
凡其應用之服與夫應服之時皆掌于此官也○靈臯方氏曰王  
祭祀賓客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復設節服氏蓋朝久王  
則此官主正王在車之服位也○附按大僕小臣正王在朝之服位  
于其間按序職本文以掌祭朝朝覲衣冕題首蓋以王乘玉路金  
路出祭祀朝覲衣冕之服位為最大特提序節服之正職云掌之  
者即正之而與服連事下遂繼以六人維王之大常乃又以持常  
儀侍從之兼職也但其文未完明致注以從王服說亂之後人多  
議其不經而又無從論定本文朱子節去職首疑文只錄維常一  
句為職蓋恐傳說滋惑也然于節服本職已為疑關故今于舊本  
增補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

不敢妄方相氏掌時難附東嚴王氏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致  
增焉命國傑仲秋天子乃饗季冬命有司大雩是也○王氏曰凡陰陽  
之氣成功者退順則為利留則為災月令季春國門之雩日春  
氣恐寒氣留也中秋天子之雩日達秋氣恐暑氣留也季冬大雩  
則辟一歲邪惡之氣此于太虛間不遇氣之宿留而已留而中物  
則為災為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雩以驅之使易而  
不留也○光錫美氏曰諸職之後亦以此其執戈除惡猶虎賁以  
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導亦平時備扈從以為衛之意也○  
附按此職內劉歆入之偽文說見因事之祭篇難章方相氏條  
至難雖古禮而近于戲說見月○大僕下大夫僕侍御于尊者之  
令篇季冬章命有司大難節各犬僕其長也○  
附王曰天下治亂其原在一人之身一身修廢在左右之輔故  
先王設官尤重侍御之人大僕則下大夫二人為之所謂侍從僕  
御罔非正人則王視聽言動無與為不正正其身以正天下大建  
政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  
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與居體發養恒必由之消渴飲奪宜而  
不覺穆王用伯冏為大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日  
慎謹乃儆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為吉士則命一伯掌正王  
司而望僕侍從無待親擇矣此為治之體也其知本哉 掌正王

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  
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入大命羣臣所奏行○附王氏曰  
居罔有不臧○文叔黃氏曰此蓋朝服朝位以小臣正王之燕服  
位推之可知○剛中鄭氏曰大命國治民掌諸侯之復逆附剛中  
生之太事王所以指麾羣臣號令四方者掌諸侯之復逆附剛中  
復者上有詢而反報之也逆者自出所見以告于上也○王氏謂  
說曰復逆所以通上下也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  
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尊卑大也○汲陳氏曰僕職分掌  
臣民復逆而宰夫職又掌之何也蓋俾太宰之屬兼掌之則冢宰  
得與聞其事而人君不得以私意留中矣然皆掌于王之侍御僕  
從以達于王無所關決則大臣亦不得以持權不進矣○附按掌  
諸侯以下建路鼓待達窮者與遽令僕官之長也鄭可農云窮謂  
六字今補建路鼓待達窮者與遽令僕官之長也鄭可農云窮謂  
擊此鼓以達于王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  
立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  
○附按觀李氏云天子五門外阜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  
路門閤人掌王中門之禁是雉門已有禁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  
得入也今詳此破先鄭之說也平仲王氏云肺石止為獄訟含冤  
者設耳故掌之朝士屬之秋官此路鼓所達既為窮遽而設掌之  
僕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

大僕屬之司馬而復立之肺石使朝士又得關其說焉殊非建鼓  
之意今詳此破後鄭之說也○又按二說所辨注兩意皆未合又  
文叔黃氏云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而已知御僕直掌路  
鼓之義大僕開鼓速逆窮與遽令皆應亟報故不待眠朝擊鼓而奏  
之又剛中鄭氏云路鼓掌于大僕大僕政官也肺石掌于司寇司  
寇刑官也坐肺石者乃以達刑之寃枉而擊鼓者始以達政之不  
善與今詳路鼓建在大僕屬中守御僕職中意司寇中意司寇  
朝士所達大僕中意者乃御僕所達原屬兩事蓋御僕掌羣吏之  
復萬民之逆其復逆之常者侯王日眠朝達之若復逆中有非常  
事故或值事勢之窮迫而不可待者即當同遽令報急事類隨時  
上達至路門擊鼓以奏此守路鼓之御僕即掌復逆之御僕同官  
連事外內徹通也與遽令亦復逆一類御僕并受之遽令之急對  
病為兩端皆在所連達也臨川王氏小臣掌王之小命相王之小  
命先言窮者欲速達于王也小命小禮儀攝周旋之節○陳氏雜說  
瀛儀曰周公作立政以攝僕列諸常伯三事之下誠以大臣進退  
有節數奏有常小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不敢妄逆而日  
寒王燕者則小臣也苟非有德行道藝之人列于其間其誰與旦  
夜承弼厥辟子故設小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附剛中鄭氏曰諸  
臣之官而以王士為之 小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侯之復逆大僕掌



之爲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自以事正王之燕服位謂燕  
聞王以其近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王自路寢聽朝而  
也王寢曰王卒食玄端而居○附剛中鄭氏曰王自路寢聽朝而  
退適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大僕正外小臣正內此朝而  
無適不正也○附按此二節掌復逆正服位皆掌僕分職之要者  
禮本只依各職首序文爲主于大僕職提序掌更祭僕掌既祭而  
民復逆而在大僕小臣職者亦不錄今皆補祭僕掌既祭而  
乃謂凡執事者○附說稱祭祀有司主攝祭者言下文百官羣有司  
者于尊故專設官○文叔黃氏曰僕本燕閒之官祭尊燕不敢以  
祭也王偶有故必命有司攝事故特設祭僕之職使掌御僕掌  
祭之逆庶民之復○附剛中鄭氏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孤  
復逆也經所稱羣吏惟小司寇外朝之位對羣臣而言謂府史外  
此皆大夫士也蓋非常之變專訊萬民故府史亦與焉若平時則  
百工皆得達言于王而不及府史胥徒以各有長故也堂王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周官夏官 聖

燕令以序守路鼓○燕居時之令○附剛中鄭氏曰燕令非既朝時  
于太僕所以謹之也○臨川王氏曰大僕掌建路鼓令御僕序守  
以待達窮與遠此所以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靈草方氏曰周  
官出入王命及掌諸侯公卿吏民之復逆達窮者與遠令皆以羣  
僕而又各分其職防壅蔽也凡治皆決于冢宰而耳目喉舌則寄  
之夏官之屬且分職以徑達于王而其長亦不與焉況可得而抑  
遇于聖人之慮遠矣○附按掌燕令守路鼓二事舊本未錄今以  
與太僕掌大命小臣掌小命同例兼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  
此僕日練以事寢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祫無寢前日  
廟後日寢○疏曰以事寢故別官不屬大僕爾雅釋宮云有東西  
廂二祫無日寢祭在廟前在寢○附剛中鄭氏曰七廟而五寢者  
當爲王王氏謂守祫掌寢廟修除此當爲王之小寢皆非也宮人  
掌王六寢之修守祫職日其廟則有司修除之正謂祫僕耳○附  
說僕修○又按注惟祫無寢及王氏二祫將毀之說非是夫諸侯  
之廟不將毀于又何以無二祫也此皆本祭法二祫之說○弁  
說見祭法篇天下有王條又見宗廟篇廟制章小宗伯條○弁

師掌五冕○弁古冠之大稱○疏曰郊特牲云夏收殷周弁三伐  
掌上冠冕弁之屬而五冕爲首尊也弁師列職于此義例未詳先  
儒以冠冕弁之屬而五冕爲首尊也弁師列職于此義例未詳先  
禮官以冠冕弁之屬而五冕爲首尊也弁師列職于此義例未詳先  
承錯簡弁師與道師之屬相連而夏官復不類其失次或謂與天官夏  
官僕復于小廟小寢相連也今詳其說推弁師夏官序職自射人以  
職射人司士掌儀位以文事推弁師夏官序職自射人以職射人  
以武備應從王于遠節服奉王于冕服車旗間亦儀位與衛事  
也繼以大小僕臣正王之朝服位正王之燕服位而奉王于朝奉  
王于寢舍小僕臣正王之朝服位正王之燕服位而奉王于朝奉  
王辭于其止而弁師朝服政尤其大觀也故于諸職後特設一  
弁師冠其上亦先禮儀于威武以見爲政者之有所司甲下大  
尚卿以此推之則弁師列官于此似不爲無義焉○司甲下大  
夫兵官之長也○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爲獨尊爲諸官之  
長者蓋先自保而司兵掌五兵五盾五楯之屬其名未盡聞○附  
後政人之意也○司兵掌五兵五盾五楯之屬其名未盡聞○附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周官夏官 聖

失之法司弓官之長也○法曲直長短之數○附剛中鄭氏曰司  
禮所以擇士者在是觀德失之制有司設官以掌之爲弓矢之制見  
于考工記者詳矣其法實掌于此今詳司弓矢與司甲弁以下大  
夫各官爲官者蓋其法實掌于此今詳司弓矢與司甲弁以下大  
事之修成特向不以相屬也○又按掌弓矢之法今補繕人  
掌王之用弓矢○繕人掌王之用弓矢○附剛中鄭氏曰詩云繕甲  
治兵供王射之物而修治善矣不可以補藥人掌藥弓矢之工  
奉至尊名當曰繕人○附按矢字今補藥人掌藥弓矢之工



老反○鄭司農云衛翰謂之葵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疏曰  
兼主弓弩矢箠等而云葵人者以葵爲主也○附陸川王氏曰木  
乾曰葵一歲其體再歲受乾久而後用故謂之葵也○文叔  
黃氏曰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攻弓矢之工故有葵給饗  
勞之事○明齋王氏曰天之賦界不齊有人類必有猛獸毒蟲有  
中夏必有夷狄有吉人必有凶人舊其爪牙雖必有猛獸毒蟲有  
核姦究于其間使無以自衛而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漸滅耶故  
見于天者有天鉞天格武庫星象所以除戎器或不虞者夫之  
道也聖人濟秋殺之權以西方之金制爲兵器用以驅猛獸夷  
狄伐無道誅不義其制作主于冬官若致工而人處人之屬而司  
之者則特屬于夏官以其主九伐之事尤其所用也○附按兆錫  
姜氏云其職掌受財以養弓弩矢箠之工蔡乃物料乾善之稱而  
造弓矢尤以乾爲善故以名其官或謂按地官有蔡人司農讀爲  
稿師之稿如稿勞然此蔡人職中有書等字今詳此職書等字  
給財與食事屬稿勞然此蔡人職中有書等字今詳此職書等字  
工計功授食皆列于後首言掌授財于職金以養其工下又有乃  
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齊財與其○戎右中大夫掌戎車  
出入皆在葵人似當只以舊解爲正○戎右中大夫掌戎車  
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右○疏曰凡戎車帥居中御居左兵  
射者居左御者居中餘車皆尊者居左御者居中而居其力之壯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 鄭司農官 雲

干戈則皆居右也按巾車五路此不載田路之右以田戎相類故  
相兼也戎右在前且以中大夫爵獨尊于諸右者夏官主兵事尚  
威武故也諸右并僕馭皆防衛之官故在此○附文叔黃氏曰戎  
右將車主戰事羣右莫加焉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止齋陳氏  
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僕自戎僕而外皆隸于司馬者凡車馬之  
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治之也○兆錫姜氏曰此下九職皆大  
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乘之備故次諸此也○附按職文原本掌  
戎車之兵革使蓋戎右職主參乘而并充王軍事之使也舊本節  
去使字則並兵革可節矣今直 齊右下大夫掌齊車陪乘  
以掌戎車言包舉參乘之職 齊右下大夫掌齊車陪乘  
玉路金路之右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附陸川王氏曰玉路以祭  
齊以承祭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王敬賓如承祭故并名齊也○  
附按禮本依職文首節錄前齊車三字今詳職乘爲右之重職宜提  
陪乘連序乃右者一時相因之事也其實職乘爲右之重職宜提  
作正文故易道右掌道車陪乘 充象路之右道車象路也○大  
之下道右同道右掌道車陪乘 疏曰朝以行道故名道車也○大  
馭中大夫掌馭玉路 馭音御○馭之最尊○疏曰以其馭玉路以  
附兆錫姜氏曰諸右以力相尚故戎右獨居諸右之上若諸僕以  
禮次故退戎僕于後獨進大馭于前也○靈輿方氏曰右以戎兼

田以祀兼賓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 戎僕中大夫掌  
祀師田車行異節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開也  
馭戎車 馭音僕者此亦侍御于車戎車車路也○附平仲王氏曰  
馭戎車 戎僕與大馭尙爲中大夫者重戎也而不得同稱馭者重  
祀也○兆錫姜氏曰大馭之外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 齊僕皆反  
仍首戎僕者亦尙武之意也○疏曰按曲禮注朝聘  
將朝親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注朝聘  
皆受享于廟是敬宗廟也按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注朝聘  
上以六玉禮方明之神是敬神明也○附說齊右兼祀賓之事而  
僕與官大馭已掌玉路以祭故此獨馭金路以賓而名齊僕也  
道僕掌馭象路 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  
馭田路 田路木路也○附明齋王氏曰馭與右與天子同車至親  
不可以充是選故周禮設官皆以中下大夫上士之爵設有馭夫  
不格則其刑特重此條須氏督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輶也 馭夫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附東嶽王氏曰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  
車也三者皆公車分公馬駕之三等之車既衆非 校人中大夫  
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置中下士六十人 校人中大夫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 鄭司農官 雲

校戶教反○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疏曰鄭讀校  
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養官畜者必效見之陸氏音  
義曰字木若從手旁是比校之字今人多亂之○附王氏詳說  
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  
職所以掌五路之馬故列職次之○附按剛中鄭氏云用木相交  
爲圈檻以制馬之出入者謂之校六廐成校故名校人字從木不  
從才從才則音教或謂校比其數非也今 掌王馬之政馬官之長  
詳周禮諸本校按錯出不一爲識明之 掌王馬之政馬官之長  
也月令頒馬政○附按本職下文所列及馭馬以下諸官職中諸  
大要事皆校人所掌之馬政也○又按諸家有說今泰之車曰  
公車馬曰王馬以別其在民者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  
以稱賦其養之于國則鄉迷各有司官以時辨其馬于之物或登  
之或積之其用之于軍則鄉迷各有司官以時辨其馬于之物或登  
匹此國馬也當時寓兵于農隱武于國如邱甸所出之馬皆是藏  
之于此民不仰給國家芻秣如有事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出必具  
縣師受法于司馬作而赴之平待給于官廐時徵召而已故六軍  
之馬皆出于民而設校人官所掌養者則公馬也特給公家之用  
舊之官府祿爲儲備蓋以爲祭祀賓客田獵軍旅諸大用他及使  
命出入君恩賜子等事上以共王下以頒之卿大夫士之從事者  
其馬皆不賦于民而有所取給故馭馬政有在官者有在民者教之



多者有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趨馬掌贊正良馬  
走反○趨馬趨養馬者而贊佐也○附說正贊而之也校人辨  
六馬之屬而趨馬則馬祖先牧馬步之神者馬疾若奔有犯  
巫馬掌養疾馬馬則知馬祖先牧馬步之神者馬疾若奔有犯  
本職謂養疾馬而乘治之若天官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  
治之事天官獸醫療病職也巫馬以所醫而養之是也  
氏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掌牧地中  
牧以共祭祀之牲除非以備陳氏曰古人養馬處皆有牧地所謂  
牧田是也○附按或疑載師之牧田今已刪除曰陳氏之証非也本  
皆言牧地其非牧田可知今觀陳氏所引書言華山之陽牧于野  
既言牧地其非牧田可知今觀陳氏所引書言華山之陽牧于野  
耳初無牧田也○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注謂度之言數或讀  
按校人職六度或校校有左右凡十二度度為一閑此職掌十有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政以正之政故廢名官而每閑二人也○附按陳川王氏云國師  
教國人養馬于室曰閑即廐也○嘉會李氏曰按校人下自牧  
馬至廐人皆下土國師廐人止有人數則皆官長除而人下自牧  
官名者蓋不以胥徒為之其役重也亦不以命士為之其事重也  
列名于官使其上自辟除之職有○國師掌養馬之事節所以養馬  
所統矣○附按國師謂聽國師使令益國師教之○職方氏下大夫  
皆當聽之而凡因馬而有使令亦統其中矣○職方氏下大夫  
八人掌天下之圖地辨九州九服之國大司馬也○附按詳易氏曰  
周知九州之地域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待九  
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國夷蠻蠻夷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待九  
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也○剛中鄭氏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  
司徒之圖以辨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中國九州建國分封  
其地將以辨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中國九州建國分封  
大司徒之圖以辨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中國九州建國分封  
州之圖其職在辨人民男女之別所產山川澤藪財利之所生九穀

六畜之所出知其數要任人民府萬物阜財節用使同貢利裁成  
輔相左右于無形是王道也○辨九服之國其職在畫圻分服以詳  
能制其職以所有制其貢理維持安懷于無事是王道也○今詳  
本職辨九州九服事在下文朱子提錄二句舉職文之綱以括之  
也○鄭說所論主四方官之長也○附陳氏雜說曰職方氏及土  
盡其大義○主四方官之長也○附陳氏雜說曰職方氏及土  
項官與司徒虞衡士訓誦訓訓相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兆錫  
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兆錫  
氏曰本職中該大司馬制圻封國建牧設監施職分貢三者之  
法又兼事大比小之意政典莫備于此故爵尊而員亦多也○土  
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建邦國都鄙之土土地土圭致日景  
測土深景一吋差千里一吋則百里則二百里則三百里則四  
里則為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為小分二分半國若小都五  
都鄙也○附剛中鄭氏曰土大司徒職內凡建邦國以土圭其  
地度其地之遠近廣狹也此是大司徒職內凡建邦國以土圭其  
國相一係而土方氏則職成司建國之事○附按嘉會李氏曰建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也今詳大司徒職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以相民宅土方氏職掌  
相宅故職中亦有辨土宜之法其職首土圭之法主為土地而設  
因以相宅推驗其中耳故連言懷方氏掌來遠民懷猶來也遠方  
之舊本節去土地二字今補懷方氏掌來遠民懷猶來也遠方  
也○附按遠方之民乃下文所謂致方貢致遠物之人也放六服  
常貢載于大行人屬官掌中是所謂受小客之禮也此稱遠方之  
乃六服外無常貢之三等服便所云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此者  
周制九服外無常貢之三等服便所云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此者  
有慕德感化而來以其方物致貢者則不在行人所待四方貢使  
內以其非常事特又設官于職方氏主之官言懷職言來如云來  
者來之其義同來之之來日致貢致物者以爲道遠極致之意非  
必如昭德之致之說也其無貢法之服而欲自附于貢法者自致  
方物其不同於貢而貢之義斯盡于職方氏之與地而大司馬之  
之方而有不來者王之義斯盡于職方氏之與地而大司馬之  
有不來者王之義斯盡于職方氏之與地而大司馬之  
盛時故周官特爲合方氏掌達道路通財利之事○附按此官蓋  
此等入設職財者設財貨爲生民利用之大德運者非一方慮  
爲遠方阜通財貨者設財貨爲生民利用之大德運者非一方慮  
在于不合則阜通之難也先王爲之設官先爲達天下之道路水







其有司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周公家之法也○人衛薛氏  
日王制掌都家之官見于宗伯都家宗人矣然禮之或借其事猶  
有漸而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限都家宗人于幾者授之以地域  
分之以人民子之以財賦其體尊而勢重矣使王制不制其兵柄  
于上將誰取之先王為設都家司馬官掌之且以聽于國而都家  
于公司馬蓋使其權莫不有歸也夫莫大于四方之邦國而都家  
為小莫遠于四方之邦國而都家為近王政自近以及遠由都家  
小以制大規畫盡自此始也此都家司馬所以為政典之終家司  
馬掌亦如之○家卿大夫采地○附王氏曰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  
馬掌明三氏曰夏官一職虞廷未有專官中古設夏官掌政事  
統六師然職職方險固等職皆主于控制海內以不抵于亂為務  
兵甲等司必先于自衛凡諸子司士射人之屬皆以辨論官材太  
僕等官凡侍御僕從皆主于格王正厥事則伐無道誅不義以方  
夏又安與賢進功為貴先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聖人制兵之  
始如此矣豈勇夫悍卒可與議周禮夏官之有故○相卿李氏曰  
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故凡兵申車馬之政謀僕御從之官九州  
邦國之形勢既悉要害皆屬焉軍無實出不在故首可動軍行以  
馬故馬實大之軍含有量故量人之師行以嚴為武以順為義  
故小子斷羊牲狗陳次之羊人共羊牲又次之繼以司權官田有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正制之下 禮部 奉  
火事兵有大集順時出入之要也設險守國制勝于未形故掌固  
司險掌軍候火次之議察非常銷燬羣慝故環人之察巡聖聖之  
序據火次之射以習戰兵事所急故射火次之服不射鳥羅氏掌  
者四職皆因射而及之也司馬辨官材司士佐之六官之師皆  
得其人則六軍之將帥得其任諸子之治國于司右之治戎亦皆  
此義也自是以下至國人職則詳衛王之政虎賁旅賁夾衛  
王車節服氏以衛王車而及之也方相氏以衛王室而連類之  
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之出入或乘或先後皆武衛之  
官又次之王車有五路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充師次之車中里  
兵戈盾弓矢具故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籍人棄人犬之戎右  
齊右道右為車右者所謂勇士也馬政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  
御車者所謂僕夫也馬所以駕車也人所以御馬也僕馭田僕馭夫  
御人皆馬官也不次于馬質之後者馬質所給者軍馬此所共者  
王馬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方以以及山師川師原師匠人  
擇人皆所以柔遠人懷諸侯且秉天下之上地形勢山川林澤原  
望之險易而退其僭奢施訓道匡正之法以釋其恃心所以銷兵  
于朱形止亂于未萌也都家司馬以國法掌取眾以聽于司馬  
故以是終焉○附按夏官即大司馬卿一人其屬凡六十九官凡  
中大夫十四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六十七人中士一百五十八  
人下士二百四十三人校人屬內趣馬阜一人校共二百一十六

皇又度人例二人校共十二開計二十四人合集下土共四百八  
十三人外府共七十四人史一百八十三人僕人官內閣二人共  
二十四人合算共二百零七人青二百四十五人徒二千七百  
五十八人總馬官內閣四人共八百六十四人僕人官內閣二十八  
共二百四十人合算共三千八百五十四人五人四人買八人  
二人方相氏任共四人至于國師乘一人徒二人國人良馬匹一  
人馬馬屬一人及都家司馬上  
中下士府史胥徒皆數不可不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象秋所立之  
附周禮青華曰大宰建六典一曰刑典小宰官掌邦刑此序  
官別言掌邦禁何也先王立法止于禁過而已先言禁而後言刑  
邦國所以著禁于未然刑以濟其所不及之義也○附按說者曰  
天地之氣春生秋殺刑官之設主誅奸慝刑暴亂以除民害如秋  
氣之肅殺是也今詳此說固是然不又謂春生秋成乎立司寇官  
于四官後去其害治者乃以成其治也兼殺與成言之乃盡象秋  
之義○又按王者之治天下首立治官包教禮政刑以為治教禮  
以導善也政刑以止惡也治道所兩分也政猶半導善半止惡禮  
則全乎止惡故又後焉到得治教禮政備從而設刑乃以罪不從  
治不率教不服禮不奉政之人而禁革之使由吾教禮政而歸于  
德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正制之下 禮部 奉  
治又治道所合也故五官序職治教禮政下各以均安和平一  
字為功獨司寇特于刑中言禁而已蓋以刑不徒治之人而安亂  
者禁無有害于特于刑中言禁而已蓋以刑不徒治之人而安亂  
服禮之人而希焉者禁無有害于刑不徒治之人而安亂  
無有害于平是刑以輔治教禮政之不及而禁以要均安和平之  
必至也此即刑期無刑之意則禁之為功亦大矣此其義例當與  
掌邦刑以佐王刑禁邦國而序文錯其辭者又以篇大司寇卿一  
掌禁于刑先不欲禁于刑後之意則設官之精也○附按嚴氏曰  
人掌建三典以詰四方三典下文則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  
三典即所謂刑典也別而用之有三等故稱三典○少頃林氏曰  
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而用之義也重典重制耳而名典何也書  
五刑以成三德○附按唐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典何也書  
以刑中也○附按唐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典何也書  
云刑邦國即下文用三典于三等之國是也既曰刑邦國又曰詰  
四方蓋詰四方邦國之用刑而不舉三典者今雖以典有輕重中  
之分當各視其方國之異用焉四方之邦國不同而所用之刑各  
當其國焉不特于王典而刑罰中矣故又須詰之此特為三典官  
也朱子獨錄詰四方亦期義與口又按此三典乃因時而用刑典  
之法蓋刑典以刑之為常無異者為典所謂那有常刑也然刑典



無異而所以用常刑者不能無異則以天下邦國時之不同也若  
執常刑集用之不以時輕重其間則寬猛倒置剛柔反易無權執  
一之害為法滋焚甚矣故特建三典于刑典之中又以無常為常  
乃以善其用刑之法也此因時制宜而刑典之通行于天下者也  
以五刑糾萬民五刑下文野刑糾力軍刑糾守鄉刑糾孝官刑糾  
制等正刑別○附按此五刑乃因地而用刑五地而分五法也故  
亦謂之五刑○又按此五刑乃因地而用刑五地而分五法也故  
不以地異施但也不同而凡人事之分在五地者因亦不同有在  
所從重從輕者有在所從後從急者用法惟觀其重且急者執常  
刑以糾之使盡如吾法其他可輕且緩者不以常刑迫切之則眾  
為法驅于所當務而不以多端權刑矣此又于常刑中別為不  
之常法亦以善其用刑之法也所謂因地制宜而刑以圖土教罷  
典之利用于王畿者也此義讀若分按下文傳之  
民國土獄城也眾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慙作勞有  
疏曰此罷民比入于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者為重○附按王者  
建典治民教典最先利典最後司寇專掌刑典乃于五刑未用之  
起也觀地官中鄉迷官教民之條詳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作興  
義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養蒙  
之者深又重之以司諫司教官糾勸誅讓振動之者切而民猶有  
以教惡過失作罪者聖人以其昏愚柔情作之不忍振之不動如  
瘞廢然因立其名曰罷民以顯暴其自棄于教之罪然終不忍其  
棄于教而入于刑也于是以始刑之法行終教之義設為圖土嘉  
石之法以治之開其遷善改過使仍為不絕于教典之民而已故  
特立法于刑而仍系名于教觀二法以司寇之刑并見于司徒官  
中司牧所罰過失而歸于圖土嘉石者其事實相開為義矣經旨不有在哉  
徒之教復者于司寇職中者其事實相開為義矣經旨不有在哉  
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刑今券書也  
註云獄訟之要辭曰契劑謂券書者即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  
也○附東漢王氏曰書言無簡不聽兩劑之類也劑判書也端  
劑彼此各具其狀辭之書也○附按兩劑之類也劑判書也端  
兩造者各陳其致爭之由也書兩造具備則不可以訓至明矣刑  
有約劑可為左證者以此二者曰禁民訟禁民獄蓋或事端微細  
或券書顯然則立使解散而不復致于朝也今詳常解兩造兩劑  
皆以聽訟獄者如方氏說乃于禁字有義蓋于始起訟獄而使之  
不成訟獄也此消彌訟獄之善道故先之以此按下文大失入金  
為聽之之法難之慎之也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  
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疏曰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自悔悟○附說嘉善也猶刑日祥  
刑圖土日福地也○清溪李氏曰過大內于圖土過小坐諸嘉石  
刑戮之事為煩至多司寇獨舉此二者蓋辟以止辟莫善于此  
也○附按圖土嘉石同一罷民皆有過罪而為害者但有已罷法  
未罷法之分故立二法視夫罪惡之重輕而平施其變革之用也  
圖土之法主于遷善而設故曰教其法真之重輕而平施其變革  
之蓋其惡已成而罪重者取于盡化其惡必至變而後已也嘉石  
之法主于正罪而設故曰正其罪示能懲而即已也兩法並行而  
惡未成而罪輕者取于明正其罪示能懲而即已也兩法並行而  
夾持罷民于入刑未入刑之間使終不致于罷法附刑而卒為生  
全無罪之民也此于諸刑立法之義尤為要領故大司寇職圖土  
提之而屬其事于司圖朝士官掌之二條職文當連列獨提圖土  
在前者重目教也餘義詳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  
見後王制之刑刑辟篇中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  
中鄭氏曰人之氣由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  
之民立于其上宛抑之氣由此而通○附按此節為冤獄枉刑而  
設觀大司寇一官自貳政以至屬司職中凡所以治刑獄者法詳  
意密罔不盡心豈有不明且允而猶冤抑其民者哉望王惟恐有  
法外之情意外之事為吏所不盡達者必使民有以自達而後無  
不伸也况五刑病獄亦當為後世立法防壅蔽之害此肺石之設  
義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序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養蒙  
之不可少也○又按大司寇刑官之長總掌獄訟刑罰凡治獄訟  
用刑罰之事皆當在所統領內今觀其序職列七大條首二條乃  
用法之法總天下王畿用法之綱紀而不及于獄訟刑罰也夫五  
刑之法而不及于刑罰也終以伸冤抑防失刑之法而更反訟獄  
刑罰之不及于刑罰也終以伸冤抑防失刑之法而更反訟獄  
為職而悉列于屬官此其所以為大司寇職之義也與小司寇中  
大夫二入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附鄭氏曰司寇刑官也首掌外  
民聽也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先之則後邦禁後之則緩國  
事輕民聽故小司寇首舉之則義無加焉爾○附按此節詳見王  
制之丙篇 以五刑聽獄訟附東漢王氏曰五刑刑止于墨獄訟  
王制章 以五刑聽獄訟附東漢王氏曰五刑刑止于墨獄訟  
不一聽之不出五刑之外比其罪之所屬附于某等之刑刑當其  
罪如着于物而帖然也○附按文叔黃氏云此聽于朝卿士以下  
所謂司寇聽之者也○又按大司寇職掌獄訟刑罰而不治其事  
刑之屬詔刑罰是也○又按大司寇職掌獄訟刑罰而不治其事  
一屬之刑詔之小司寇故凡治獄訟用刑罰之大法皆提歸于其  
職中五刑典法所以裁制一切獄訟成無不歸于五刑故云



鄭是也先後猶左右也○附剛中鄭氏曰禁則揭諸書而示之以  
文戒則刑諸口而告之以言○東巖王氏曰禁止于未事之前戒  
勸于臨事之際先之使民無退懼于刑後之使民無進懼于官中之政令  
獄訟詔可宥斷  
于刑也後之使民無退懼于刑也  
斃致邦令是也官中不司寇之官府中也○疏曰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至于士師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從而斷  
弊詭合于邦令則各致于本官也○附聖臯方氏曰諸官之於惟  
士師掌司寇官中之政令者獄訟之上察其辭以詔司寇獄訟之  
成致其令以付羣士凡官中之政令無不待之以定出之分聽者  
故特文以著之○附按此節士師通掌之職事也凡獄訟分聽者  
羣士者必有所統屬以致上聚成于司寇者亦必有所總屬以致  
下惟士師上下其間爲察獄成獄樞要以此參佐司寇領諸士官  
無獄訟不由之此其職之最要者也○掌士之八成○八成下文邦治  
本職文例敘諸條中舊本末錄今補○掌士之八成○八成下文邦治  
今篇若今爲時決事北○疏曰八者皆是微官既事成品式○附說  
八篇者不可易者大罪也○東巖王氏曰先王思姦人爲國禍本  
成獄成不可易者大罪也○東巖王氏曰先王思姦人爲國禍本  
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有則直致其罪治之益制治保  
邦所以防其芽孽者至矣○附按已成者當是通言獄官斷事首  
成法何得專以八者爲凡例其書定有八篇八者乃其每篇標首  
**集禮彙編卷三十五**  
王制之下序 周官官 喪  
之修而即因以爲名目與又按如舊解只據本文八者爲成則是  
謂一成而不可易如所云刑茲無赦也獨系之于士者凡獄之成  
或經鞫決而後決獄若此八者亡君害國大亂無道之罪人只  
事端發覺一經士官鞫得其實即以成獄行法不復如常法之鞫  
決也特異其法付士使爲主者得據成法專執之此非常之一法  
故亦特文以著之與○又按大小司寇職相立法者也士師官爲  
司寇行法官也官主行法而以樂爲職首亦承大司寇以官中  
立法之義而行其法之先務其他兩司寇中所立法例槩以官中  
該令行之惟行非常之法則據國成用之而不以司寇所立之常  
法論故其法不著于大小司寇職中而獨系于行刑之士師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獄訟  
主國中獄也六卿之獄在國中○  
附○衡薛氏曰內自國中之鄉達于四郊之遂達于公邑之縣達  
于四方之都家以訝于四方之邦國地各置官官各名曰士先內  
外之獄訟皆非地治所可奪一歸之王國之士○聖臯方氏曰遂  
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即用司寇之屬士者所受國中之  
獄訟其治在國中他國中之獄訟鄉士自受之鄉之獄訟齊師聽  
之而後達于鄉士遂之獄訟遂大夫遂師聽之而後達于遂士公



邑都家之獄訟守土者聽之而後達于縣士方士其獄辭已定上達則士師察其辭小司寇附其法大司寇斷而行其令註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各主三鄉恐未安豈二人主國中而六人各主一鄉中士則四人主國中而十二人分主六鄉與○文叔黃氏曰百官之獄亦聽于此○附按掌其獄訟者下文所謂聽察辨異而後職聽于朝是也遂士以下皆然方氏云凡爭訟之附于刑者歸于士其不附于刑者鄉師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獄訟遂士大夫之屬也聽斷使解散之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獄訟遂士遂之獄者其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主一遂○附靈臯方氏曰遂士掌遂之獄而治所則在四郊也○附按載師任近郊之地遠郊之地舊注謂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此百里內國城外制七萬五千家溝洫田爲六鄉餘田爲載師所任二等之田及公邑間師所掌四郊九職之人民既有田地人民即有獄訟鄉近國鄉士主掌鄉獄而通掌國中矣遂在二百里地近于郊遂士主掌遂獄而并使通掌四郊內外連各以便分職也

士掌野各掌其縣之獄訟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之地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附靈臯方氏曰縣士通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掌五百里內公邑而言掌野包內外而言之也○附按王氏詳說云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是以八人主一等公邑四方治公邑之獄設有之數可知諸獄所居之地以近者爲主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是鄉之獄近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縣之獄近于遂近者爲主可知或者謂六鄉在郊郊田除制六鄉外卽爲載師所任七等之田故此說謂無公邑今詳載師所任除飲竄入五等則只有一等又應有公邑之田下條姜氏之說是○又按兆錫姜氏云注第以鄉遂縣各百里差之鄉在百里內遂在二百里內而縣言在二百里外矣余按公邑之地徹于王畿以甸地爲主甸地在二百里以內六遂之餘皆爲公邑載師以公邑之地任甸地是也其地百里爲六鄉而稍地三百里爲家邑縣地四百里爲小都覆地五百里爲大都其間皆有公邑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鄉里之地域是也如地之六鄉七萬五千家其餘當爲六鄉餘地之公邑甸地之六遂其溝洫之田如六鄉餘當爲六遂餘地之公邑自郊地至覆地皆有公邑而載師獨稱以公邑任甸地者六鄉在百里內餘地少稱縣都之三等采邑多餘地亦約惟六遂在二百里內餘地多故獨主之也今詳姜氏說是也伯父既無載師田之七等而除去多半自宜有公邑不因縣師之



並用要以民爲斷民所探取乃其情之實也民之所刺以爲可者  
者聽而免之可也其不可有者則使其罪之輕重而施土服下  
之刑司刺以三法求情斷中施土服下服之刑然後刑殺靈皇方  
民之刑曰三刺所以求民情也求其情而不在三有三板之烈然  
後罪無可原而中可斷刑可施今詳重者服土利從殺輕者服下  
刑從刑蓋三刺之法司刺之官皆本以下舉行有赦而殺而半歸  
於刑殺者所以明王者之仁極盡而後司寇之法乃伸也此與  
士職中司寇聽獄成協日刑殺之次相備而發明之舊註見刺法  
之下有刑殺因訓爲刑殺之刺○司約掌邦國萬民之約制妙反  
緣文辭而沒其意義之誤也○司約掌邦國萬民之約制妙反  
約言詁之約策制謂券書也○疏曰約盟亦是禁戒事故在此  
○附○德薛氏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事因疑周官之書夫  
心風俗非淳古久矣使天下相爲私約私盟以紛紛于下孰若設  
官于上以司之使不同逾于盟約不淪於私約以紛紛于下孰若設  
此于司盟掌盟載之盟盟以約辭告神明若其信也載盟辭也書  
理之謂之載書○附陳氏曰先王結民以忠信誠懇之心維邦國  
以此小事大之禮而盟約之法亦不弛于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  
幽則知信畏然後有惇德而無離心則盟約之輔于教也亦不可  
少○王氏曰約人所以結信也又盟焉臨之以鬼神則有以畏敬  
信而不欺欺先王因其畏敬鬼神之心而欲以久要其誠職金掌凡  
信因以覆祖盟爲大戮則司盟彌亂息爭豈小補哉職金掌凡  
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職主也青空青也○疏曰掌受  
此此金玉數者同出于山地官草人掌之此又掌之者彼主取此  
主受也○附交叔黃氏曰職金屬司寇空行殺戮也職金以土皆  
聽斷其下則施刑也剛中鄭氏曰金玉石錫皆國家用物而用金  
爲尤多五金皆金也故官雖掌金玉錫石而以金名職○附材注  
疏兼山虞澤典等當邦賦之租稅官該澤人職以時入掌受土之  
于王府恐非職金掌受或曰入征謂草火入其征也掌受土之  
金罰貨罰貨泉具也罰罰贖也書曰塗作贖刑○疏曰既言金罰  
又言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卽出貨以當金直○  
附江陵項氏曰金罰貨罰皆土官掌之士入于職金職金入于司  
兵○明齊王氏曰貨罰士師端微財有應入官者并入于司兵以  
罪累之物故不以入經用與司厲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  
兵者各有所歸也○文叔黃氏曰金罰卽民入鈞金而理曲迷罰  
之鄭說非與有贖刑于經無所見其後穆王始訓夏贖刑奔穆王  
贖刑不司奔贖輕刑穆王贖重刑此關世變○附按職金列于刑  
官之屬者以掌受罰之金貨故也乃以通掌受金玉錫石等物者







空

畚







蘇狐城之屬。疏曰：城即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合沙射人則死。○  
附剛中鄭氏曰：瓦鼓本職地土之鼓，其狀如壺，可以冰擊，擊瓦鼓  
以臥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沃氏曰：長樂劉氏曰：土之性流而庭氏  
克水地而為鼓，擊水上雖淵深莫不達入水而應于土，故也。○  
掌射國中之天鳥。庭氏曰：天鳥謂呼鳴為怪者也。○剛中鄭氏曰：  
言國中之天鳥則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鴝鵒來巢，石秋  
言其異也。○附按：王氏詳說云：先王以善政生天下之民，其與民  
誼其除害也，悉周官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一小利害，必為民與  
之除之。凡興利則地官主之，除害則秋官主之。天詳兩官之所掌鳥  
獸草木職事極好一一對待，看地官皆長養助天地生之，所不足  
以官皆消除補天地化之，所不及以左右民生，似官凡事細而實  
關子大道也。○又按：明齋王氏云：周禮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天  
官職人，數人驚人之屬，掌以時田，敷不暴天物也。地官掌山林川  
澤之政，全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大司馬六變而致羽羣，鱗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  
也。夏官正邦國，討負固而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屬，則鳥獸之不服  
者，并馴矣。秋官司誥，奸惡刑暴亂而有其氏，以下十二官凡猛毒  
之意，與夫怪異而為害者，悉職矣。分之則生殺異用，合之則凡猛毒  
之意，一也。非聖人其孰與于斯乎？詳上條說，謂大此條說精密。○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禮之序 李

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同  
憲。唐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官行人之官以屬司寇，此古  
者禮刑相表裏之意。○附按：刑不上大夫，何由及國？若凡司寇一  
官掌邦刑，所云刑邦國者，皆以施于邦國之民者言也。若  
諸侯則九伐是正，非五刑所及，即如諸儒說示懷德畏威之義，行  
人等職則不屬於宗伯，亦當屬於司馬，今乃屬司寇後，欲以刑禮  
一屬已終而用刑典終非王者之得已，豈若禮典行而刑措于不  
用哉？因以賓親刑典，終非王者之得已，豈若禮典行而刑措于不  
德，正刑于天子者，賓禮諸侯，斯以極禮儀之隆，不容已也。此以行人  
措之化而王者賓禮諸侯，斯以極禮儀之隆，不容已也。此以行人  
一官殿諸刑官，掌大賓大客之禮儀，以親諸侯，此以下皆主賓客  
之官。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曰：此與下為目  
之官，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要服以外為小賓，大  
士為小客，此略據尊卑者該言之。○附按：賓客禮儀其事目則下  
所存省客之禮事也，未及邦交之相問相聘，亦屬之其禮目則下  
問存省客之禮事也，未及邦交之相問相聘，亦屬之其禮目則下  
儀掌客兩職中，凡此者乃大宗伯職中所為賓禮也。在大宗伯建禮  
禮節皆是也。凡此者乃大宗伯職中所為賓禮也。在大宗伯建禮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禮之序 李



行事于諸侯故以成六瑞六瑞下文王鎮圭公桓圭侯圭伯圭  
達天下節為先為信○疏曰諸侯國無鎮圭是也成平也瑞信也  
皆朝見所執以為信○疏曰諸侯國無鎮圭是也成平也瑞信也  
所造掌之典瑞諸侯受命已得之小人手知得失而已○附靈  
車方氏曰此通四方之事而並舉王用之鎮圭者與瑞鎮圭以  
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附按以合璧言之謂之瑞適  
四方平之知形制無差合六瑞六瑞下文王鎮圭公桓圭侯圭伯圭  
可用以合璧也○附剛中鄭氏曰幣所以將其禮王所以彰其德用  
幣所以尊者也○附剛中鄭氏曰幣所以將其禮王所以彰其德用  
王比所尊者之德用物示在我者之誠兩相配合各有義存○文  
叔黃氏曰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幣者有幣則不義存○文  
儀曰凡諸侯之聘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禮是也小行人合  
之以定其則○附按六瑞乃九儀賓客相見禮器之大者六幣乃  
九儀賓客相享禮物之盛者此亦小行人協九儀中事以其為禮  
宗伯職舉九儀之命而下列六瑞六擊之義也○司儀掌九儀之  
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  
贊按大行人以九儀之禮待賓客五等諸君為賓四等諸臣為客  
是謂九儀之賓客賓客之禮皆由擯相以行主詔禮中之儀也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周官秋官 充

賓客之禮  
官次之象背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傳王言而諭說入賓協其  
禮與辭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背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  
禮與辭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背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  
也○附東王曰獨舉象互見四夷周化自西而南以見其朝為賓者  
遠言也○附剛中鄭氏曰傳王言諭說者以王之恩意曉諭其心使  
知也○附剛中鄭氏曰傳王言諭說者以王之恩意曉諭其心使  
之國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于中國故象背為  
諭言語協禮命先導使之于素成斯又達之于臨事乃能華夷通也  
上承行人職見之○某氏曰國使謂主命使于蕃國也其職掌於  
蕃以為使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象背掌使四塞以親諸蕃  
通掌夷事而入賓協其禮與辭為其重職也舊本未錄今掌客掌  
補○又按此又于中國賓客外備及外國賓客設官次之類屬差  
之也○彥祥易氏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餘謂餘九年之類屬差  
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皆主國所以待賓客者○附按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王制之下周官秋官 充



後漢書官後有都宗宗人夏官後有都家司馬秋官後有都家士而天地二宮內不見者蓋家宰布治典施入則于都鄙此朝大夫都則所掌都家之治之則正承天官職事者至地官所掌都家士地人民賦役等事者在司徒屬官統理都鄙之內而通合都鄙乘財用出入攷成者又歸之于冢宰諸治官職此其不煩置官而總之于朝大夫分之于都則并于刑官內見之以示土地人戶政事皆非其所自有而操八則以治都鄙者尤歸于刑賞以馭其威庶大都大家爲王之內諸侯者終無兩政相國之禍也其設官寓意之深長也歟○附總論清溪李氏曰秋官一屬主刑設官而禁副之大司寇總掌刑禁之典法小司寇佐理刑而爲刑罰獄訟之總司士師佐用禁而爲羣獄訟之總司獄官先刑官而設鄉士遂土縣士士師士訝士爲羣獄訟之分司皆士師屬以地次之羣地之獄訟皆斷弊于朝故朝士後之獄訟既弊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司下中也獄成不可易有五刑以覺其辟故次司刑有刑宥以附于刑故次司刺五刑之作民覆阻盟故次司約司盟正之盟約失而獄訟與刑罰滋多于是罪輕而重刑者則職金受其人罪重而字戮者則司厲執其法稍重而未麗于法者則司圜主收教之已在刑者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又大之囚戮從坐者免刑任役故司隸又次之而所俘獲隸亦以罪類屬焉凡此屬囚隸戮之人官爲防守之司故置大司官于其間以大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王肅之序 周官秋官 董



領之家宰卽以民事統之司徒而民事不外厚生正德兩端  
富方穀必遂生乃能復性者相須並行若以教前屬司徒以未  
遂兼生成以爲教所掌乃以司空邦土之事并歸司徒而司徒之職  
慎德考成古所謂歲用民力三日任老事食壯食者豈可無官以  
董其役乎古有共工一官治百工事古所謂命工師按度程三  
巧考工師事者又豈可無官以監其肆乎此所以工師按度程在  
時之畢或以取材制器在百物之成而凡冬月令所有事所謂平  
在朔易者義皆歸之於冬官而不以陰虛無用之時淪治道於無  
用亦所以濟司空也○又按周官一書于治法無不備具其常有  
與五宮聯事而不見其職者如土地人民掌之司徒而田地老壯  
之歸授大家衆寡之移徙于輕重繁簡之征必平準以均輸之法  
而他財用總於大府而開石和鈞之則有在錢幣分于外府泉府  
而採金鼓火之政有司禮樂器掌千宗伯屬兵戎器掌于外府泉府  
皆第司其用不同其制在于謹蓋藏戒放佚固兵戎器掌于外府泉府  
冬以襄司寇者槩未有文其在冬官司空無疑矣然則司空一官  
別有事典事職其屬六十始足備員豈皆邦土之爲事乎事典一  
設事職皆舉庶務與百用備有司樂事勸功而民生在勤財用不  
匱則所以爲富任生之道不果出于此哉六官具天地四時之義  
冬官于四德爲貞爲皐之幹名之司空而實以事典順天時地利  
饒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司空之官 周官外官 指

之歸藏收入官物曲之結裹爲萬物成終而成始也此周公立事  
典于冬官之道也矣○附靈皐方氏曰爲司空之嚮亡自漢以後無  
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方分此則號爲通事典自宋以後賢儒好  
爲異說以乖經義者多矣而此則號爲通事典自宋以後賢儒好  
謂不知而作也宋五宮之事皆基於事典故洪範之述官政首之  
空而後及之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  
尚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卽是以求  
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謬不足辨矣蓋惟司  
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也○  
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  
空之辟蓋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  
今其所謂辨者安在哉大司馬之職大役與廵事屬其植受其與  
蓋聚大眾故以司馬之法治植要以習軍中之稼穡然司馬日與  
廵事則主其事者非司空而誰哉川海溝洫之積數遂人掌之皇  
人量之司險設之而規五溝五涂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勢要  
綰道路以立關梁特式險易以傳衆力溝或以水激防或以水濬  
則司空之法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制之大司  
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方氏正其華離遠  
師辨其名物面豨遂邪闕以封域而別其遠近農土工商以作業  
而異其故居城郭渠落以鄉川經水而審其面勢測土深以求隰



亦緣是為冬官之書錄之王亦因其為冬官之書類之此又事之有然者然則以考工之記為卽司空一官之文不可也。以考工之記為絕非司空一官之文亦不可也。此朱子記周設官凡攻木之制乃以考工繼司空之缺而同五官一例提編與

工七輪輿車廬匠弓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桌段桃攻皮之工五函匏韞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繪鐘篴筐括摩之工五玉柳雕磨矢搏埴之工二陶旅事官之屬六十此識五材三十王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盧不帙矜秘也鄭可農云輪輿世功若族有世業以世名官者也盧不帙矜秘也鄭可農云輪輿車廬匠弓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鮑書或輶輶讀為運轆讀為芒柳讀如攪塼之言拍也塼黏土也旗讀如放○附束煖王氏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成之而已故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林則運用此六者主之所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皆此等人也大抵古人制作皆有意義豈匠者能之蓋粗而器物自有道德性命之理不離乎日用之間主此官者皆通明義理有識之士也○附按此節乃本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謂之學下周官多官未

考工記遂補以提之為序三十工官之總目○又按注疏原本攻木之工作輪輿弓廬匠車梓括摩之工作玉樹雕矢磬今從下文朱千原本次序故并改記文與注焉○攻木之工輪人為輪又按下文列目處車人之後又多一輪人○攻木之工輪人為輪附王氏曰本記上文總序云周人上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又云察軍自輪始此言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者考工者以為首也○附按用之陳氏云總而言之謂之輪別而言之則輪之體與制詳具為牙為輻為轂之法採木周圍其外者為牙圍中直指輿成者為輻昔輻中虛利轉者為轂以成一輪之工盡一輪之善而為輻共為蓋疏曰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器類用以較固合總目也為蓋疏曰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器類用以較固合也又使為蓋者以蓋亦同體故亦為之○兆錫姜氏曰輪人為輪之下與其上填人為車之中輸人為車之前與其內蓋亦各以其類為工也○附按下文皆言蓋之制詳具為蓋部為弓為達常為程之法益部謂之傘骨也達常中也柄也達常上蓋部下入腔者也上肩以衣俗謂之傘骨也達常中也柄也達常上蓋部下入腔者也程目也○又按此本記歷序工事之文有類五官之序職也舊本各條工首事端為職今依前列詳及之又輪人馬論之出見東



[illegible]

可以制底之用乃以利地事○中地宜以盡爲末之善法曲謂上首也直謂中身也底謂爲刺末下前面接邦者也此序攻木之工車人之職而并○駟人爲駟駟張留反○駟車轅也○疏曰三十工無序其兼職焉○駟人爲駟駟張留反○駟車轅也○疏曰三十工無也○附剛中鄭氏曰自駟人可以左右挾而進則謂之轅自其能載任以覆爲成則謂之自駟猶舟所載者覆也記列攻木之工七而駟人不與焉○蓋作車自與始察車者始故與成○一車非闕始畢列于七工駟于車制爲難而上承輿下接輪言合一轅之制合轅而別立一職而不分列爲三○附按下文皆言合一轅之制合轅而通爲一轅之體預自輿執任正前彎曲而上至頸端持銜任免至踵平在輿下踵後承軫免下當軸通一轅之頸踵免身與輪之軸輿之軾正衡連合而成輿者轅頭也踵者轅足也免者轅身也其伏者爲伏免駟式前也任正駟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頸下橫木也軾輿後橫木也軸轅間橫通轅者也故本職中詳其總目也此因序攻木之工輪輿車之職而盡轅之善而爲轅人爲廬器○附按及陳氏曰鄭氏讀廬爲廬廬器謂柅也柅猶柄也言戈爰戰矛各柄之異制一柄首晉被刺各分之異數準長短大小強弱之宜以中句刺擊之用以成一柄之善而總目之爲廬器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五 制之序下 周官冬官 美



戈戟。戈今句于戟也。或謂之維鳴。或謂之權頸。戟今三鋒戟也。戈二刃子其胡也有枝旁出微邪者若子形然進則用其鋒以刺退則用其針勢以鈞戟三刃左右有枝鋒并直前戈小而彼大○附按下文言戈與戟通刃接胡內之數及其偃句長短之度以中勾刺之用胡以內接秘者也據為殺矢當序樂氏職內則昇氏為者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據為殺矢當序樂氏職內則昇氏為者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據為殺矢當序樂氏職內則昇氏為鉦取其聲之輕也○剛中鄭氏曰此晃氏為大鐘之制所謂鉦也先王之制鐘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而生其行在四方其音尚羽實衆樂器之宗也○附按下文言一鐘之制詳其體口樂統鐘體于鼓鉦舞鐘柄甬銜鐘縣旋幹通體之名目計其體之修廣柄之長闊縣之上下之度數論其厚薄侈儉之形以協鐘音清濁疾舒之宜皆以盡為鐘之善法也鉦謂鐘口不圓兩角名也于謂兩角間鐘唇上也鼓謂于上可擊處也鉦謂鼓上鐘脰也舞謂鉦上鐘頂也甬謂柄通直也衡謂樂氏為量樂古栗字○附甬上平也音謂繫鐘柄孔以縣者也衡謂樂氏為量樂古栗字○附有堅栗意為量使四方萬世守以為法而無易渝故名官謂之栗氏○希逸林氏曰凡官名不可強說說者以挑辭不祥遂為劍與梭禮經傳道解卷三十五孟惠之落下 溫客修 仝

堅也遂為量皆強生意義鐘之樂羽泉之為錢如何可解○附按下文詳言煎鑄之精權準之常成一量身融燭豆耳升之制度膠合鐘律之元數乃以盡為量之法也耳升耳謂量旁可舉者下未詳蘇子亂反○易○附按本職此工關職舊本以為鑄系其下未詳段下○希逸林氏曰凡官名不可強說說者以挑辭不祥遂為劍與梭禮經傳道解卷三十五孟惠之落下 溫客修 仝

以鑄獲以鉦臣工時曰痔乃錢鑄痔具也良耜詩曰其鉞斯趙趙而段氏專其職與今辭此據記前序工鑄廬弓車并言謂其廬車見於木工職則鑄為攻金工在段氏開文中可知然于記未見為何工也後今仍記本文闕之○又按希逸林氏云段音蝦必鑄金之工今詳前樂氏文似結于其銘詞奎永敬厥後茲器維則而止下文有亦鑄金之狀一節無據此也即段桃氏為劍附按下文通氏中遺文亦未可知知林氏說當據此也

劍柄劍首劍身之形制度數以善其劍之用乃所以為劍之法也劍面朝一面兩刃各屬面有脊中分兩旁名兩從也劍柄謂人握處為莖莖下設鐲為後如今刀劍末鐵圈也劍首謂劍把接刃處有盤形圖也劍身謂首以前也○又按○政皮之工函人為甲附

本記在治氏下今依朱子及前序編此○政皮之工函人為甲附











土宜以白茅是封諸侯立社之法也○  
周禮地官○附按此以周禮三官合編

右建侯國第一章五條 ○匠人營國方九里考工記○附

匠人營王國據天子中城言先儒謂天子之城十二里中城也  
上公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為節○附按此係詳見王  
制之乙篇建 ○鄭氏曰公之城方九里宮廣九百步侯伯之  
國之儀章

城方七里宮廣七百步于男之城方五里宮廣五百步周禮

典命注○附按原注作官方 ○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疏曰

九百步廣宇皆朱子易之 ○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疏曰

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凡起征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  
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凡起征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

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為遂遂人職云以歲

正遂為制耳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一鄉也鄭氏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章大司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門曰臯門次曰應門次  
徒係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門曰臯門次曰應門次

次曰路門 應應對之應○鄭氏曰有庫雉無臯應○附按此  
兩篇主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朝章 其臯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



伯內史策命之可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述王惠○附按凡命諸侯及

右策侯封第二章章下○衛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允之選

建明德以蕃屏周或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亮反○尹正也

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分魯公以大路大旗魯公伯禽也此

姓諸侯車也交龍為夏后氏之璜璜音黃○封父之繁弱父

甫○封父古諸侯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也繁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勾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索音素各反○示灼反

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卽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職事于

魯共魯公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分之土田陪敦陪步同反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王制之已 儀侯封傳 四

敦厚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卜史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

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徽扇之屬典策

謂史官書策之法若傳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使依法書時事

也官司彝器疏曰彝器蓋謂鼎豆之屬因商奄之民商奄

也與四國流言或迷散在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魯胡老反虛起居反○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

國故皆以付伯禽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今按下文康

誥唐諱則伯分康叔以大路康叔衛少皞精夜旌旌少詩照

見反夜步貝反旌章然反○疏曰周禮司常文通帛為旌

名也通帛為旌折羽為旌○疏曰周禮司常文通帛為旌

帛為物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雜帛帛者以

帛素飾其側兩邪郭注云舊章可以染絳夜即旆也

也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豕

塗所徑也畧界也我父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共音恭

衛北界國田鄭數名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

受朝宿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在息亮反○為

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守以助祭泰山○疏曰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相土之

季授土聘乃甘反○聘陶叔授民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

虛康誥周書殷皆放以商政驅以周索殷皆魯衛也敬開也

用其政驅理土地分唐叔以大路唐叔密須之鼓密須

鞏鞏九勇反姑洗洗息典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九宗

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疏曰杜云五官之長謂

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夫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士司寇此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

之劉炫云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使五官領此九

宗於懷姓內立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諸命篇名

正使分主九宗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王制之已 儀侯封傳 五

大原晉啟以夏政亦以夏風俗驅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

戎法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今按策命晉文公乃為侯伯

非封國也伯禽唐誥之篇今亦亡逸而康誥又非策命唯微

子蔡仲之命乃封國策命之辭也○附按此章正言命侯之

制朱子錄傳傳見分名器分寶器分民分土皆封國之始事

冢宰施六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置其

輔監古陷反七南反傳音附○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

人伍謂大夫五人般來也謂家上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

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周禮天官

今按監疑謂天子大夫為三監者蓋謂之邦國則固有君矣但

建牧立監以總之設卿大夫士吏以輔之耳○附禮記檀弓曰

諸侯三卿司徒司空馬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少卿卿大夫司徒司空馬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兼卿卿大夫司徒司空馬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子男守土以牧民者監方伯連帥相帥者五大夫三卿者各一

其二則小宗人小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同馬孟孫氏同室宗人則夏父弗忌蒙夏當為之同室則藏孫紇



齊爲之其不言小僧也家宰職事任重賞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大夫故魯人謂季氏爲家卿鄭傳六卿有家宰卿也○附按朱子謂謂之邦國則固已有君矣從上文邦國字貫下尋其文義則謂但建設立監以總之者爲確不可易

右設侯官第二章章下○牧舊曰司徒司馬司空左氏曰晉

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內則曰后王命冢宰

降德於家兆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附按說具下今按中舊本未錄原左氏又曰宋華元爲

註今補之又詳見內則篇事親事長章

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

向爲人爲大司寇僂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

華胡化反向所亮反少詩照反尚書禮記春秋傳合編二今

按牧舊所官蓋未克商時侯國之官故內則以冢宰數教而

鄭氏以爲諸侯并六卿爲三故以司徒兼冢宰皆諸侯三卿

之證也唯宋得備六官說者以爲二王之後得用天子制度

禮經通解卷三十六手之已說侯官傳本

理或然也○附承嘉徐氏曰春秋列國宜制蓋無復先王之

舊宋制官之制置左右二師以擬三公而又有六卿無等其

矣○附按命侯之後莫先于設

官有君有臣開諸治道之始

冢宰以九貢致其用一日祀貢二日墳貢三日器貢四日幣貢五

日材貢六日貨貢七日服貢八日旂貢九日物貢詳見王制之一篇賦敘財用章

以九兩繫其民一日牧以地得民二日長以貴得民三日師以

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

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長丁丈反數案

也所以協萬民繫聯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

其諸侯也一邦之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者以教民也

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也宗雍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

清公卿大夫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論如思利主

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義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於

王府頌其德於萬民富謂穀中材物○疏曰王者於邦國中立法

使諸侯以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解散也○周禮天官○附王

氏曰先王建諸侯五國屬有長十國連有師三十國卒有一百

一十國州有牧九州九牧之屬各有分地故云以地得民長言牧

者舉尊以見卑也○靈卑力氏曰長者一官之尹官師之官儒學

位得自辟屬吏故曰以貴得民○文叔黃氏曰師掌教之官儒學

士也傳道授業者○與之王氏曰師以德行表率以教之官儒學

以義理教詔故得民○與之王氏曰師以德行表率以教之官儒學

志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繫不處而忠義立

如商之七族封康叔懷姓九宗封唐叔懷姓九宗封晉叔懷姓九宗

齊家好尚足以率公族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古

者建國立宗其言公族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古

制曰立宗以誘其遺民當典刑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維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知蓋巨室



衛則秀民知道機民黨義中心悅服而性命依之矣有國必有家  
諸侯之大夫亦有家者也使之立宗莫世系遺宗子與合族之禮  
祿之地即在本水之源之思不忍背去者矣大夫內有家外有邑世  
祿之地即在井田之中其民通力合作以食其土其土上世饗其邑  
食毛利養與民共之祿一日不絕邑一日不敗而食其邑者無不  
有故主之恩矣民之在家邑者食邑之主繫之民之在鄉邑者無不  
有故主之恩矣民之在家邑者食邑之主繫之民之在鄉邑者無不  
敢越思矣凡此皆上之繫于民者也更有使民自相繫之法士為  
之同學農為之同井工為之同肆商為之同市使各以類為友則  
羣萃州處少長肄業互相倚任有一日去其舊耦而不適者矣入  
者王統天下之民而分繫于邦國由國而邑而家而民伍自上下  
而下繫之者愈分愈細而愈密由民伍而家而邑而國而統于一  
王自下而上繫之者愈合愈大而愈固此正小大相維之法也至  
于在邦國中而不屬邦國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是財利之藪也則  
設王官以掌之如虞衡之法與民公利而治以政令其生財之富  
足使其地之民資以生聚而世守之此亦其繫之之所也此九者  
王者通為邦國立法使諸侯以此得有其民又即率其民以  
奉王者與為盤結不動斯得所謂久安長治之道也已矣 ○大  
祝頒祭號于邦國都鄙祭號六號○疏曰邦國畿外諸侯都鄙畿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王制之已 命侯典 不  
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鄭據本經上成文 ○大史頒告朔于  
而言也○附王氏詳說曰頒其所用之祭號 ○大史頒告朔于  
其國○鄭司農曰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以上周禮春官

右命侯典第四章凡三條○又 ○記曰諸侯皮弁以重朔于  
犬廟疏曰每月以朔告祖謂之告朔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  
此禮于大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司尊彝所云春秋魯文公  
朝享春秋所云朝廟祭法所云月祭皆是也 春秋魯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朝直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  
朔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氣傳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

朔慎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  
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漂鬼神故事必于朔  
者感月始生而朝也 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莫音暮 禮記  
綱○此章以奉王安民事 禮記王制卷第四 大  
制為侯國之命典在諸凡禮法之上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與命掌其五儀曰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  
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亦如之 以上詳見王制 卷三十六 王制之已 命侯典 九  
之戎篇周官章 ○司服辨其服曰公之服自裘冕  
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詳見王制之庚 篇見弁冠服章 ○典瑞掌其瑞曰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詳見王制之辛 篇見圭璋琬璧章 ○巾車  
掌其車曰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  
封蕃國 詳見王制之辛 篇見圭璋琬璧章 ○附按此上先以諸  
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平成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 封謂立封於疆為界○附剛中鄭氏曰制畿即本職下文所謂  
國侯甸男采衛以下九畿是也封國即職方氏所謂封公方五  
百里侯方四百里以下五等是也○附按封國即尚書所謂分土  
維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職方氏文之安寔說見王制之甲  
篇周制章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  
大司徒條 尊卑之位○疏曰鄭注大行人云



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禮不循也杜  
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附遠皇方氏曰犯令陵政則  
叛上之迹已著杜之者使鄰  
國不得交通環而攻之也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人倫內外無  
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惟禽獸無禮故  
父子聚噍○附靈皇方氏曰廢止于誅身家則恨共宗祖蓋剪亂  
人之類其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建置族可矣○附按建侯先置  
以法繼進于禮法立禮彰而輔法禮以御侯非威權不行兵者此  
者威權之柄也故九伐繼九法五禮而並列為三大端○又按此  
條舊本言註見軍禮篇今以九伐所以正邦國為制侯法非制軍  
法也移註于  
此并詳之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功奮起謂之明治  
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附按此唐虞所立百工考功賞罰  
之常法在周官卽三年大計吏治而誅賞之法也書傳專以施于  
邦國諸侯者言之故  
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  
茲篇錄爲建侯之法  
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實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  
征賜鈇鉞者得專殺  
鈇方于反鉞音越○附禮記疏曰賜弓矢謂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王制之七  
御侯禮法  
得專征伐賜鈇鉞則謂上公九命者然後得專討○彥醜馬氏曰  
征與殺王者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王者所以致天討之器諸  
侯臣無有作威所用惟君之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重以弓矢對  
鈇鉞則鈇鉞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則有所不敢殺亦征  
之而  
賜圭瓚者得爲啗以祭  
瓚才且反啗勅亮反○附禮記疏曰  
已  
瓚則用璋瓚  
者釀秬黍爲酒  
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  
春秋傳曰魯  
者釀秬黍爲酒  
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  
賦八百邦賦  
晉由是也  
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  
啗於天子之國  
資取也○附彥醜馬氏曰記曰獻莫重于禋是啗  
啗於天子之國  
爲禮之至天子未賜圭瓚諸侯不敢爲也○希聖  
周氏曰資啗于天子者示其所以事  
神明者不足于已而有待于上也  
○又曰諸侯得專征者鄰國  
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  
於天子  
孽魚列反○孽天子也宗遮子也征伐也○附按  
孽伐宗如晉曲沃伐翼侯之類有請有字疑作下  
諸侯之  
有不率正者天子紂之  
紂音出○率  
一紂少紂以爵  
謂三年時也



漸也。再結少結以地。時也。六年三結而地畢。以王尚書大傳。○附按諸  
是法有加賜。賜弓矢。賜鉞。賜圭。瓊皆以待夫非常之功也。與九伐  
之法。用以待夫非常之罪。同。凡不以時舉者。同為大法。至于考績  
黜陟。有賞罰之常法。則三結其常罰也。又如來朝。賜以車馬。○天  
有功德。加地進律。其賞也。皆具王制。篇中。茲不復錄。○天  
子賜諸侯之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發將之。祝昌六反  
致命。祝數皆所以節樂。○疏曰。祝之節樂。節一曲之終。其事寬故  
以將諸侯之命。數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事。○本  
篇。○疏注。東遷陳氏云。祝形如漆。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發如鼓。而小有柄。持  
而擊之。則旁耳自。○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聲。所以節樂之終。○附按。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謂  
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謂  
慢而不恭。○周禮春官。○附剛中。鄭氏曰。諸侯繫一國之風。不謹  
于聲樂之際。致淫放。溺流。入邪。禍國。亦因以亡矣。始建國。必禁  
防于未然之前。○嘉會李氏曰。四者之聲。于新封禁之。樂感人深  
淡。肌理。隨立國之初。當向李氏曰。四者之聲。于新封禁之。樂感人深  
正。過聲。不中謂高。躁之聲。凶聲。不善。謂殺伐之聲。慢聲。不肅。謂流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王制之已 御修補注 西

右御侯禮法第五章 凡十四條。○又。○啟與有扈戰于甘之  
野。甘誓曰。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疏音戶。勦。子小反。○尚書夏書。○補注  
也。蘇汨五行。而極死。况于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夏  
正。建寅。意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  
棄正朔。處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  
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  
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大禹謨曰。舜曰。咨  
之。前當已有一正朔也。○附按此天子親征也。○大禹謨曰。舜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罪。爾  
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疏音允。反。○尚書虞書。○補注九峯  
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徂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  
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外禮言。尚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王制之已 御修補注 圭







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微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後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慾不伏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于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荷無是心則雖不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教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又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論語○附按此示侯置諫言之輔○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爭音靜○孝經○附按○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音音針長丁丈反耄莫報反舍音導○言謗譽在輿有旅賁之規○音音奔○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位宁有官師之典○音音直呂反○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倚几有輪○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王制之已○謹侯侯太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在早反暱女乙反○側室支○善則賞之賞謂過則匡之也○匡正患則救之難也失則革之也○革更自王以下各宜場過則匡之也○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也史為書○大史君○警為詩○詩以風刺○疏曰采得民詩使轉者歌以風刺非警工誦箴諫樂人為詩也國語醫陳樂曲獻于王是言警為詩事○工誦箴諫樂人也○誦箴諫之辭○疏曰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大夫類詩必稱之干樂箴或直誦其言歌誦小別故工警異文也○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問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庶人卑賤不得諫諍得外非謗之謗謂言商旅于市貨物以示時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諫之類也○商旅于市貨物以示時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王制之已○謹侯侯太



無用而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入  
當去也○從于用反○肆放也○襄公十四年春秋左氏  
地之性必不然矣○附按此示侯若違諫轉而即為失國之主  
○又按天之愛民甚矣以下五語又將神民申說側重民上言神  
亦為此民也豈有使之肆然于民上以虐民之理淫即上之過  
度棄性即上文之失性與上文作一反照而決其必不然言民之  
出之即可知天之先欲出之也見此出為君之自取以終或者其  
君實甚○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  
之意○○附按此示侯以亂國之本當痛戒之

右謹侯度第六章凡六條○又○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

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  
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

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王制之已 謹侯度傳 干

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

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誅君之子不

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

曰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以尊君防篡弑也大

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諸侯入為公卿大夫

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

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兩食之何附按盛德

當作入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祿也附按此引

以答得兩食之義下文天子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也當有

又以食采而旁及之上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仕大夫子

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知百里也附按公仕大夫子未詳  
字亦大費解又與上下文義難通疑此句有脫誤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  
無也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士者天子  
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  
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此條未詳何書附按錄此  
為侯國嗣位繼世之義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六

干







廟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命諸侯則償之損謂為天子  
禮禮時也如注說則是損介傳辭稱此二伯之呼三公二伯皆  
在朝者無與王為賓主禮時從何有損介傳辭事耶震皇方氏援  
尚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為二伯職方損於天子之解當如其類天子同姓謂之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  
曰君附按此內外諸侯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  
大小國分伯叔之稱者尊大也義分兩條又按陳氏謂於君公  
皆屬自稱伯今詳經傳無自稱為君公者則自稱二字似祇言本  
句無自稱字可見九州之長入王子之國曰牧與天子大夫每  
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仲二伯也  
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也附  
游氏曰九州之長即八伯兼王畿而言故謂之九也九牧之職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各治其州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  
九州之牧書曰以倡九牧是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  
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天子猶  
亦無過乎子是於內自稱曰不穀與臣民言之於外自稱曰主老  
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與臣民言之於外自稱曰主老  
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附蓋田呂氏曰不稱寡人辟中國  
諸侯也於外所統四夷之中自稱王老嫌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  
之亦榮於中國之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  
合以鎮四夷也  
曰孤謂我秋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疏曰小侯  
孤四夷之君非為長者也人王國自稱曰某人若卑人介人是  
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也見諸侯曰某侯某也天子之辭  
某奉主請覲○疏曰某侯者國名某者人名註舊夫出禮文其  
齊夫益為末損承命於侯氏未介傳而土上損以告於天子也其  
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臣亦然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適音的○凶服  
疏曰適子孤者臨祭祀丙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損者告賓之辭

稱國者遠辟天子○附蓋田呂氏曰天子繼天而王故於郊祀百  
神稱謂諸侯下敢言繼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明已之有  
國受之天子死曰薨亦史書復曰某甫復矣且甫既葬見天子曰  
傳之先君也死曰薨亦史書復曰某甫復矣且甫既葬見天子曰  
類見賢通反○代父受國類猶象也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  
者序其行及謚所謂宜其禮亡也疏曰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  
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境故得見也若未葬非正君臣雖  
必以其巡守亦不見也言謚謂將葬前使人請於天子王肅云諸  
子變禮也非祭享之禮而行之也○附按鄭氏謂吉時遣大夫行則  
稷宗廟而非祭享之禮而行之也○附按鄭氏謂吉時遣大夫行則  
之言謚非朝聘之禮而行之也○附按鄭氏謂吉時遣大夫行則  
乃得受國而見天子○附按鄭氏謂吉時遣大夫行則  
天子故亦曰類○附按鄭氏謂吉時遣大夫行則  
謂之名舊本首連記文五官致貢曰享至一言錄編按五官無諸侯  
貢享禮歷來解此文者皆未安今以不在稱名義例內剛之諸侯  
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繁於君以為尊也此謂諸  
侯之卿大夫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  
士者若晉韓起稱於自稱曰陪臣某陪臣者其君為王臣已又為  
周禮者曰晉士起自稱曰陪臣某陪臣者其君為王臣已又為  
曰重臣也於外曰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附蓋  
大夫無於外稱子之禮春秋齊齊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若自稱  
高子仍舊史之稱而未及正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若自稱  
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疏曰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  
故大夫自稱則稱名○附蓋田呂氏曰臣子於其國者家於外之辭  
亦謂異邦也○附蓋田呂氏曰臣子於其國者家於外之辭  
至此言卿大夫○凡自稱天子曰子一人曰此云自稱曲禮註云  
為使稱謂之名○凡自稱天子曰子一人曰此云自稱曲禮註云  
按注言謙自則於人者其得禮之意陳云一者無對之稱恐非  
曰天子之力臣○疏曰此伯自稱於諸侯○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士之  
守臣某守手又反○疏曰此伯自稱於諸侯○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士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四



相息亮反長丁丈反○雖貴于其國家猶有所尊也○鄭老上卿也○  
世臣父時老臣○疏曰世婦謂兩媵也○次子夫人而貴于諸妾姪  
婦從妻來爲妾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  
子者熊氏云土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爲婦也○君大夫之子  
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疏曰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  
不致同天子稱也○附按東漢陳氏云列國之君與天子大夫  
喪其子避嗣天子之稱又按呂氏云君大夫之稱未之聞則此大  
分目兩  
項人與不敢與世子同名○疏曰穀梁傳云衛齊惡衛侯惡何  
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天子有后有夫  
重其所由來也○父雖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附以其御序于王之燕寢妾賤者○疏  
曰周禮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今此公侯有大夫有世婦有妾  
所陳與周禮不次者或記雜夏殷言之○疏曰敵體一人正者爲夫  
有妾○附于天子也無后與嬪主上中○疏曰敵體一人正者爲夫  
夫人世婦者謂夫人之姓婦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婦也凡  
六人妾者謂九女之外則有其妾如上文云天子八十御妻之外  
更有妾不入百二十數也○附用之陳氏曰天子之后至妾凡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在制之義名諸上稱倍  
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諸侯曰夫人  
凡四等降殺以兩也○疏曰妃配也  
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士曰婦人婦之言庶人曰妻  
侯以下通有妃妻故以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  
紀字冠之尊卑通稱也○疏曰戴氏云不夫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  
人助祭若府事見口疏注陳氏云不老稱不足以任事不以婦稱  
謂妾見獻爾之屬口補注陳氏云五年高者固可稱老婦自稱於諸侯  
非所以事人故稱老婦應氏云年高者固可稱老婦自稱於諸侯  
其始嫁者宜如何稱則亦曰婦而配以卑小之名耳  
曰寡小君○謂娶來胡諸侯之時○疏曰古者諸侯相娶夫人亦出  
人之禮知前有夫人享注也○附藍田呂氏曰寡小君臣下稱也  
諸異邦之辭稱若君爲寡君也○豐澤方氏曰自字衍助祭夫者  
未入祿尸不過萬璋致撒大饗薦其邊豆酒醴無與賓客通官道  
也○疏曰寡小君乃臣下所施于君夫人非夫人所得自稱如夫人弔  
于諸臣也○疏曰世子而顯古者男女有別雖親之必不自稱於其君  
臣廢者不過以禮相示無稱接語言者此可知矣○  
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嬖子○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  
也○于其君稱以接見體輕卑其



○以上三條曲禮○此係朱子纂合次第○附按  
自天子有后至此言天子以下如妾稱謂之名

右稱名第一章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還延龍卷以祭旒力求反還雖醉反卷  
維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旒旒十有二旒前後還延龍卷以祭旒力求反還雖醉反卷  
前後而還也天子及肩延冕上覆也玄纁纁裏龍卷蓋龍子衣字  
或作纁纁蓋龍卷謂之卷也疏曰藻謂維采之絲綸以貫於玉  
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天子之冕前後各十有二旒旒十有二就  
每一就實以玉藻相去一寸則旒長一尺二寸故垂而垂肩也  
旒在前後垂而深遠故云前後還延也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  
也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  
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朝直道反闔胡服反  
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者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  
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知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  
時之堂而聽朔焉春事反宿路寢月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既  
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既  
後經傳通釋卷三十七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不謂於市布幅之度二尺二寸冠服取之爲方布幅之廣無文舊  
說爲二尺四寸則冕服之爲玄衣者亦取之爲方義有然矣此端  
冕之所由稱耶然冕冠皆端服而以玄端名者則在冠而不在其  
冕非有首著冕而身著玄端布衣之服也鄭注以此玄端易從玄  
冕自析說者以此玄端即爲玄冕恐反有未詳也○疏曰反居路  
寢謂視朝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按大史閏月記王尹門終  
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  
常則居燕寢也○附按靈輿方氏曰諸侯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  
大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天子亦當爾處路寢門中特聽政  
時居食與宿仍在燕寢也以禮文例之古人必齊衣外此類宿宿  
路寢也王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休息若平時以人君聽  
治之所而日食宿燕休焉非所安矣今按此閏月之禮與周大史  
史記王居門終月一禮連事也此以閏月聽朔于明堂門言彼以  
閏月聽政于路寢門言平月聽政聽朔皆于路寢之內堂上以閏  
非常月故變易其處於門者取一聞一闕往來不窮於閏月變通  
順時成歲之義也門有兩扉所以出入君在門中無庸出入故闔  
左立右以右爲主位故也以月朔聽朝言故曰立以聽政言故  
曰居路寢也○禮大故立而不居聽政終月禮常故居而不立言  
各有所在也閏月禮文之可據者常如此其他明堂之制則見月  
後經傳通釋卷三十七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以朝祭統曰君純冕立於阼階又曰君衮冕立於阼階夫僅副  
冠立於東房夫祭統所謂純冕者絲衣而冕五冕服皆然豈如玄  
其相見亦用朝王之圭籍豈祭不以朝王之冕特降之從寬可  
乎殆不然矣今按禮文國君衮冕以祭自爵命極上禮盛者言之  
如二王後及魯是也其大諸侯家總據玄冕而不用禪冕者其  
亦大夫而祭公弁而祭已弁而祭公冠而祭已義例蓋不取  
以祭已廟之服同於助祭君廟之服故也若例以廟祭之服從  
禪冕之服亦其義也馬氏說亦有因矣 禪冕以朝朝直達反下  
也禪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疏曰按規禮云侯氏禪冕鄭注  
禪之為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是以總云禪冕○  
附彥醇馬氏曰謂之禪冕者公之服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天子也  
早於大裘侯伯而下又卑焉故也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天子也  
補注方氏云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  
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  
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殿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疏曰朝服冠玄端素裳者玄端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  
裳皆得謂之玄端若士以玄以黃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  
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各為朝服也○附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  
纁帶素履注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  
色者衣與冠同也纁帶黑帶也素履白草履也天子與其臣皮  
弁以日聽朝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聽朝凡樂舉五入為級七入  
為編玄則六入與疏曰素裳者經不言裳與朝同色素釋故知  
裳亦纁白素纁為之也衣不言色者禮之通制衣冠同色其色異  
者經即別言之爵弁服純衣是也引天子諸侯視朝之服者以在  
朝君臣同服證此玄冠朝服是諸侯之士也○冠者既冠以玄冠  
玄端纁帶玄裳黃裳纁裳可也細帶纁帶註玄端即朝服之  
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皆朝服  
之衣易其裳彼素裳而此易以三等之裳也所引玉藻之文彼注  
以爲玄端之轉轉同裳色土裳三等亦雜色故同用之若然則  
大夫之玄端素裳纁帶爲素裳乃與朝服不異禮窮則同也○特牲  
饋食禮主人冠端玄端曰冠端玄端玄端也下言玄者玄冠  
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朝服是玄冠一冠冠兩服也○附三判言  
氏曰朝服十五升端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爲玄冠玄端也判言  
之○用之陳氏曰朝服天子以素端侯以纁未聞以玄端也儀禮  
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冠者服玄端也儀禮  
饗朝服玄端一證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則朝服玄端異  
矣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

玄端素裳其說皆無據○附按朝服玄端之制無從考註家據經  
互牽爲同服異裳之說而以禪裳同色證朝服之爲素裳玄端之  
爲朱玄端裳其實於玄端不無素裳大夫素裳是也於朝服不無  
細裳持牲記朝服玄冠纁帶纁裳是也是其說已有難周矣宜後  
儒議其非是但無復辨明則其援引解釋之詳自不可沒也爲之  
具錄原說並附後之異論俟好學者考焉○補注陳云凡朝君  
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三寸朝辨色如入  
也辨正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也別也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小寢無寢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食必復朝  
養身也三 夕深衣祭牢肉 祭牢肉與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  
祖豕魚腊 氏曰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與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  
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祭牢肉與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  
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天子言卒食玄端以居所謂朝玄端若  
夕深衣如此文燕居之時也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閑燕入燕  
息若端 朝月少半五俎四簋 簋音軌○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朝  
朝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祭義第十 君無故不  
子卯稷食蕞蕞音嗣也 夫人與君同庖 庖音交反○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夫 故謂祭之屬君子遠庖廚凡  
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連于萬反○踐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也  
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  
不得殺羊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祭禮有  
身踐之文此言弗○弁師主之五冕皆玄冕朱裏纁紐○冕服有  
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連冕之冕在上是以  
名焉經小冕在武上弁所貫也今時冠冕常簪者廣矣以冠縫其  
象與○疏曰古者續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  
之上上下延即是上玄者續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  
實之使得牢固也凡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取法  
於周今按彼文凡冕以冕制廣八寸長六寸以上玄下朱履之前  
低一寸二分得冕名冕則低也低爲低也○附春秋正義曰冕  
而志彌下之意○用之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  
裘衣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



十二與王同亦可知也其異於王者殺其旃與其采而已不如是殺王弼寡其垂有不可及目者詎足以示敵明之義哉○蓋卓方氏曰旣曰纁旌九就又曰纁旌皆就者上所陳獨諸公纁旌之數故復出此文明侯伯子男以下纁之列旌之緣皆各以命數爲就也○明齋王氏曰纁旌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文也○用之陳氏曰璚以克耳紅以璽璚詩言玉之璚也言充耳璚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尙之以璽華璚璚瑩英其制蓋皆立王之皮弁會五采統以垂之璚玉以承之人君黼纁充耳用黃

玉璚參耶玉弁會外反璚音其耶丁禮反○舊書會作璚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璚用組乃并璚讀與璚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并謂之璚沛國人謂反紛爲璚璚讀如茶之車較茶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纁中也璚讀如薄借基之基基結也皮弁之纁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基詩云習弁如星又曰其弁伊基是也印下抵也以象骨爲之○疏曰詩註云會謂弁之纁中飾之以玉璚緯而處壯似星也○鄭者謂子弁頂上以象骨爲抵○附璚韋方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眠朝以反弁兵事以韋弁田獵以冠弁此特言皮弁之制王曰眠朝其用尤數也可服有韋弁冠弁服弁而此職不言者此職所言弁之飾也韋弁冠王之弁紆弁而加環紆弁之飾與皮弁同服弁則無飾不必言也

傳通解卷三十七王侯名器上 韋弁冠弁服弁而加環紆

經徒結反○弁紆王弼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奈所謂素冠也兩加環紆環紆者大如總之麻紆纏而不糾司服賦曰凡弔事弁紆服○疏曰按曾子問曰麻弁紆如云麻弁紆者布弁而環加紆也此不言麻者絳素爲之也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詩祥冠與此雖異却同是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免韋弁皮弁弁紆各以其等爲之

各以其等纁旌玉璚如其命數也免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二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緣章弁皮弁則侯伯璚飾七子男璚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璚飾四三命之卿璚飾三再命之大夫璚飾二玉以二采弁紆之弁其辟積而爲爵弁其章弁皮弁之會無帟飾弁紆之弁不辟積玉藻曰君未有爵弁不敷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章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曰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公矣纁玉皆三采者約聘禮記藻三采朱白蒼面言二采朱絳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二采朱絳而言也弁紆之弁以其弔服非吉無飾故辟積有就也一命之大夫免無旒者此無文鄭以一命若有一旒一玉而已非所以爲文飾又一命衣無章故知直服無旒之冕矣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



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是書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  
 者。衣無文。裳刺。轍而已。是以謂立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疏曰。  
 古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  
 取其文理。衣是陽畫。亦輕浮。故衣纁。宗彝取其宗廟尊。以虎雖畫於  
 上。因以為號。虎取猛。雖取有智。縹水草取潔。火取明。粉米取其  
 謂。斧文取斷。轍取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之義。希為商。爵。紱也。  
 謂。刺給為縹。裳主陰。刺亦沉深。故裳刺周。冕服九章。法皆以蟲獸  
 為章。首登龍於山。九章首得名。玄龍宗彝則。蟲也。登火於宗彝。得  
 以。蟲為五章。首言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鄭以意解  
 之。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希冕三章。在裳者刺。縹但粉米  
 不可畫之物。今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然則。縹之粉米亦刺也。祭  
 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衣上無畫。一章者刺。縹於裳。衣已故。諸  
 以玄為名焉。知冕服玄衣纁裳者。見易。辭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  
 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  
 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縹為名也。○附說。山取鎮安。轍取刊已。玄  
 而有分。辨。○陳氏曰。希冕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或謂畫粉  
 米形。希散畫。陽事在衣。縹陰功在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縹而  
 米。則與餘之在衣者不類。鄭氏以希為縹。以縹為刺。謂希刺粉  
 米無畫非也。○附司。裳註。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鄭氏注 卷三十七 鄭氏注 卷三十七 鄭氏注



止於衿弁而奇卿曰上韋弁孔安國曰韋弁也則衿弁  
 韋弁耳弁象古文形則其制上銳如今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  
 飾其色也土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明禮主  
 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革弁而以韋弁爲敬歟亦爵弁亦  
 卽一物耳○山楊氏曰按同服兵車韋弁服陳祥道云韋弁即  
 爵弁豈軍國並用之與司服以執事爲衣旣曰朝韋爲裳又曰  
 爲衣而素裳旣曰殊章爲衣又曰紵布爲衣旣曰朝韋爲裳又曰  
 素裳或者軍國之容不同故也。附上升冠禮爵弁服緇裳纁衣  
 帶殊輪注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色純衣纁衣也條衣皆用布惟寬與  
 升服用絲耳衣與前同色鞞輪細縹也疏曰得弁義大同惟  
 爲爵弁而無旒又帶後平故不得爲冕。附升衣說曰列天惟  
 吉服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子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  
 非常故不言之據注虞舜弁革弁分二形制似殊衣服亦異而  
 周禮到上下諸冕弁名數有韋弁而無爵弁說者合爵韋爲一弁  
 兩用之解而又未能得其形制衣服之同異何如而卒徵其說也  
 今仍錄注疏原釋并牴牾則皮弁服取音視○視朝視內外朝衣  
 後儒說附見于此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裘冕。附上升冠禮升外朝衣  
 積素以爲裳注皮弁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以素爲裳  
 儀禮傳通解卷三十七 晉唐書上初至齊解朝服 夫  
 積其要中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疏曰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  
 布衣者按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也。附剛中鄭氏曰皮弁用  
 白鹿皮上古未有布帛衣其初皮服用白布素裳色曰皆以存太  
 古之質說者謂編衣素裳朝服之衣蓋素立冠不以甲朝服之冠  
 皮弁素積又爲視朝服之服何也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非皮弁  
 之服如雅黨云必視朝服而朝東首朝服朝服皮弁素積者非皮  
 也旣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  
 侯皮弁聽朝朝服視朝蓋諸侯朝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  
 是皆緇衣玄冠之朝服若天子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  
 夫僭之故玉藻云朝服之以綰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  
 服對言之則曰皮弁若禪凡句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  
 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甸田獵也冠弁  
 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白纁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  
 田王宰食而居則玄端○疎曰鄭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郊特侍  
 皆云委貌屬冠者以色言則曰玄冠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  
 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紳注云玄不言色者衣與  
 冠同裳又與朝同色也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者王藻云諸侯朝服  
 以日視朝是也引詩國風者意顯伯是諸侯服緇衣爲朝服之義  
 王卒食以居則玄端者因朝服而說玄端以朝服緇衣爲朝服之義  
 武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裳耳按玉藻韠君



主

大



製髮如擊不屬也王之瑱也是之謂也并卷髮者外內命婦衣  
制衣禮衣者服緇衣祿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祔賓客住后  
饋食禮曰主婦緇衣并綺衣是也皆禮女曰純衣攝盛服移主特性  
弁以迎袂袂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攝盛服與王后同○純  
音緇○疏曰緇衣是謂之副轉從覆為蓋義偏列髮為之卿以意  
謂若步餘假給皆如自驢以曉古今亦不知其狀也夫所  
謂髮也少半主婦髮髻即此也彼註云古者或則髮者刑者之  
髮以被婦人之髮以為飾王祭服六首服皆髮后祭服三首服皆  
髮可知服以見王有二一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  
與緇衣一接御於王祿衣與次也惟祭服有衡則衡并惟施於翟  
衣自鞠衣以下無衡雖無衡亦有統以繫緇衣者統用五采與  
用玉鞠衣以下統則三來瑱用石大夫妻自其家則降之證也諸  
祿衣首服次引少半特牲是大夫士妻自其家則降之證也諸  
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於本國衣服得與王后同○周禮天官  
之弁婦人綴弁比男子之玄冠○附按剛中鄭氏云自其冠言之  
則用衛自其髮言之則用弁衡所以維持冠弁則以約束髮二物  
皆用玉必追以爲之今詳衡在婦人首飾爲所以固副者當是以  
玉爲若弁穿副兩旁而貫於髮如後婦人粉簪之用也上當耳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鄭氏注

處即於此衛安紉垂下懸璣璣方氏云據此則詩曰副笄六珈  
記曰夫人副笄皆周禮之末失也堂二王之後用之而其後列國  
皆倡與言外內命婦者既舉九嬪則內命婦世婦以下也不可以  
先公卿之妻蓋追師之設木以爲之夫人九嬪之首服而因及于  
外內命婦故別言之○附漢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珥  
枝相經一爵九華熊虎赤龍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所註  
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璣繞以翡翠爲  
華釋名曰皇后副其上垂珠步搖也○用之陳氏曰莊子曰  
禿而施髮詩曰髮如雲不肩髮也蓋髮所以益髮而飾髮者不肩  
髮以爲呂姜也說文曰髮益髮也蓋髮所以益髮而飾髮者不肩  
髮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不特髮少半曰主婦被髮衣後袂被  
錫者非髮也也鄭氏皆以爲髮髮未見半然○附按漢志言南山  
走入豐水中漢因於武都郡立怒持祠圖大牛是六半半神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揄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司  
祿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祿立于東房揄狄  
狄畫羽飾展衣白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素紗  
世婦以素紗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名伊維而南素質五色  
黃衣也素紗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名伊維而南素質五色

皆銷成章曰翟江准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王后之服刻  
繡爲之形而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繡衣畫裳者揄畫畫者  
繡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繡衣祭先公則  
服揄翟祭準小祀則服畫裳祭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  
黃鞠衣也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翟翟之言翟翟也詩國  
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翟翟之言翟翟也詩國  
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  
當神明又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  
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翟衣揄狄又喪  
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祿衣  
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  
備於此矣祿衣揄狄晨聲相近祿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開狄  
赤揄狄青祿衣玄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  
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  
音開翟張衣反直丹但反靴音遠展張彥反祿或作祿同吐亂反屈  
疏曰王之吉服有九章升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  
但王祭服有六后祭服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  
不與故三服而已鞠衣者袍座古字通用男子祿衣黑禮無文士  
喪禮陳襲事於房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玄端處玄端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鄭氏注  
袞袞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玄端亦名祿衣男  
子祿衣既黑則是婦人祿衣亦黑可知六服之色無文推次其色  
以鞠衣象龜黑其色黃祿衣象黑與男子祿衣同其色黑二色爲本以  
五行色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黑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開狄象之火  
象之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黑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開狄象之火  
生於木木色青揄狄象之木色玄祿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開狄  
而云袍制者取其性介則正直見乎內身備五色則文明見乎  
外○附中鄭氏曰開狄與禮記屈狄之屈同開狄謂之屈其制屈  
於揄翟狄而已陳祥道云三翟蓋皆制之於衣如王冕服鄭注屈  
而不畫其說無據○史氏曰緣衣純黑太質無華以緣絲之○剛  
中鄭氏又曰天子六服備物而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十  
其物二后服亦刻十有二以爲飾進賢思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  
上公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  
紗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  
緣衣三夫人又公之妻其開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  
夫人亦開狄惟二王後祿衣○疏曰上言王后六服此言外內命



諸侯婦之服從乎外諸侯之命敗其於禮經所言無異也以此義例地內公卿大夫士之婦各從其夫之命服則公命三公鶯冠者排記夫人榆狄亦無異六命孤卿毳冠者妻當服闋狄據周官則服鞠衣四命大夫緇冠者妻當服展衣二命下士皮弁弁妻據周官皆服祿衣其內命婦之服三夫人當三公據記其服翟衣亦無異九嬪當孤卿應服闋翟據周官其服翟衣此婦當大夫應服鞠衣據周官其服展衣女御當元士應服展衣據周官亦服祿衣王臣與侯國臣其服展衣而婦服一致此其立法悉異於禮經常文抑何故也注疏及諸說家一循其文而不詳其義之何居則以其之明沒偏見相參而出所謂可知者亦笑以見其果然服今以其義釋之蓋禮經所定服依命數婦人從男子之服通義也而周官所立又以內外男婦為異制義也外以君道遠尊而伸內以臣道近尊而屈故內公卿大夫之服降於外諸侯一等矣男以臣道近尊而屈者婦以臣道近尊而愈屈故內公卿大夫婦之服以從后佐祭又降於其夫之服三等婦人六服三翟有君道三衣皆臣道此外命婦止有臣道之三衣而無君道之三翟也至內命婦從后適王愈近則愈微亦正以臣道服三衣而無君道之三翟也此皆不得如外諸侯之妻雖亦命婦而無人助祭之禮故遠至尊而得自伸其君夫人之尊於國有三翟之服也惟九嬪士有三夫人不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荀子卷之五 齊俗篇 幸

槩在命婦內與外官三公同坐論之職為玉不以臣道待之者故服不以三衣而在三翟其三公在孤卿上其妻之服亦在翟衣內自王后祿衣下差之則為榆狄自命婦鞠衣上差之則為闋狄不外是已若侯國之臣與王臣命數懸遠其男服既以降殺表臣道於國而國君不等於至尊其臣婦服不必再降得亦以三衣伸其從夫之服也以此釋之周宜立法又於禮經通義中析其義之精而盡其制之詳有如此得此義則其具於文中者果可知而與禮經之言庶乎無有參差齟齬之病也與○又按周官以內司服司服而猶追師之於弁師也舊本錄追師首服不及內司服衣服或梓者誤落耶雖下有玉藻猶當以內司服列於前也故今補之

○王后祿衣夫人榆狄君命屈狄 禕讀如翟榆讀如搖翟搖皆翟固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刻繪而畫之著於衣為師之後夫人亦祿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闋謂刻繪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命服也○疏曰禮君命其大后命其婦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故君為女君謂后也命子男之妻故云君命○附朱氏曰君命注謂女君之命未當○靈臯方氏曰注謂受王后之命非也禮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外諸侯夫人皆命於天子可知獻廟者先以示君然後獻於夫人天子之世婦獻廟禮亦宜外蓋仍天子命矣○附按君疑為五字之誤婦人六服五命



端示也。○說見前。○竊冠之冠也。○竊古者反。○謂父有喪服于爲之。○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冠。難凶冠卷異色也。○附希聖周氏曰：冠之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迹謂之武。而卷亦謂之武也。○嚴陵方氏曰：冠在上。武在下。爲祖亡而縞以示凶。尊卑於上也。爲父在而玄以示吉。親親於下。○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縞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理益之。○大祥素縞麻衣。○疏曰：縞冠素紕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時身著朝服。首者縞冠。但以其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附嚴陵方氏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以吉事之先兒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禪餘衰故也。於冠古縞則知素之爲布。於紕言素則知縞之非采。○農師降氏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服。縞冠素紕。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子姓道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綬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綬。明非既祥。○疏曰：以文承上。故知亦縞冠素紕。惰遊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也。○附農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庚辰。○疏曰：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垂綬五寸。游拽而長。非法服也。特惰游之士耳。○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帥教者。○附東滙陳氏曰：不齒卽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弗使之玄冠。縞武亦以耻辱之。○附按周禮。○國土收斂罷民之法。弗使之玄冠。縞武亦以耻辱之。○附按周禮。○非其所罰矣。此法蓋爲士設。衣冠禮法所以待士。故於惰業好佚游之士。設爲長綬之冠。使服以彰其行。所以耻之。其終不帥教。屏之不齒。有又使常服縞武之冠。以示其爲內人。近死喪也。二者皆教之此。與縞冠玄武。另日一義。不必連看。○若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屬章欲反。○居冠屬武。謂燕居冠也。若冠於武少威。燕居率畧少威儀也。又不加綬者。若燕居則冠與武別。俯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附用之陳氏曰：古者施冠於武。然後加武以約。合其武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曰白天子下達。○希聖周氏曰：齊與燕皆用玄冠。居冠屬卷去綬。若齊冠不屬卷而加綬。則齊與燕服異也。○附按玄冠一也有居冠禮冠之分。則二冠也。屬卷無綬之冠。用以燕居。若行禮事則有則卷加綬之冠。爲燕冠。玄朱氏云：按綬則不屬武。蓋冠已加武。則以



右冕弁冠服纁纁第二章凡十條○三條立冠紫纁自魯桓公始也○按耳佳反○蓋僖宋王者之後服也纁當用纁○王莽始○附按廬陵方氏曰立冠之纁不宜用紫色爲其非正色也鄭氏謂僖宋王之後其說無據○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

經 113-518



儀禮經傳通解

卷三十七

七

卷三十七

天

儀禮經傳通解

姓名 鞋服

1



卷三十

儀禮

卷三十



中所計尺寸云云自然相倍半而得七尺二寸一丈四尺四寸  
之數原未嘗取準於社為之記文所謂縫齊倍與深衣為記  
牛下二語互文見意亦第言倍半而測狹之數自見其中并不推  
原於社言之也然則記文深衣三社者意為深衣之長數言也  
按禮記深衣之制無長短尺寸明文說者俱以二尺二寸為度  
本儀禮表服記推之深衣亦然耳竊以深衣乃衣與裳連不端為  
各義則不拘布幅方正無取二尺二寸此三社為三尺六寸長於端  
服更取其長被帶下尺為三尺二寸此三社為三尺六寸長於端  
與裳連而仍下覆之亦天包地承之義也故深衣三社縫齊倍要  
以上句為衣身之長言衣下句為裳之廣言裳分兩條看為本  
自來沿註疏連文解義遂不見深衣長數疑裳分兩條看為本  
者誤也 社當旁 社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焉社者或殺  
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附儀禮表服記社二  
尺有五寸注社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  
三尺五寸賈疏掩裳兩而下際不合處也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  
留上一尺五寸正不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  
得兩條社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禮記深衣

其後也真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附用之陳氏  
曰聘禮遺君夫人世子之妻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法  
云長衣素純布衣也小記大夫士室宅史練冠長衣以受注云深  
衣之純不以帛者也疏云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然則  
聘禮不以帛者接吉而筮不吉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然則  
非純帛也○農氏陸氏曰繼袖也其衡長蓋揜尺是之謂修袂○  
附按深衣古者皆用而燕服取於適體便事故袂與手齊為修  
若中衣著在或朝服或祭服之內與袖袂相為表裏表端云袂  
者長故裏中衣亦以長袖袂也若長衣則伐吉四禮服之袂  
在外者故衣同深衣而袖如端袂以之為禮非以之作事也袂二  
寸袂初也○曲禮也○疏曰廣二寸○附按說詳見下文 袂尺二寸  
袂口也○疏曰深衣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附按儀禮表  
服記文法尺二寸彼疏云與深衣之袂同三山楊氏說袂服袂尺  
二寸者謂袂二尺二寸縫袂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為袖口不  
今詳在端服向正不可裁減其于二尺二寸之袂留一尺二寸不  
袂為袂者信當然也若在深衣可以圓殺從厥下漸裁袂以至  
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是即深衣篇所謂袂圓以應規也與端  
服文同而實異記文著此一語亦特為深衣緣廣寸半緣上廣反  
制不同於端服者著之而註疏亦未明晰也 緣廣寸半緣上廣反



儀禮經傳通

卷三十七

正制之與名器上梁永

10/1/2004

金瓶梅

卷三十七

王如曲尼

五、

13-522



之一旁掩之先儒沿其說亦以曲裾袷裳之右旁掩不相連之處何其相拘而未察也且如註說狀如燕尾其形制度為若如疏綴于裳之一旁以掩其閒耶。附司馬溫公曰度為漢書曲裾之制為是深衣衿袖邊然則別有鈎邊不在十交映垂之如燕尾綴于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朱子家禮深衣曲裾注說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如魚腹末如鳥喙向內而緝之相銜綴于裳上之右旁以掩裳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司馬公續衿袖邊之制不得古意謂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鈎即為鈎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鈎而綴於裳旁也。三山楊氏曰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復因又按所謂續衿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也鈎有交互之義邊者裳幅之側謂其相掩而交鈎也。附按此在當時門人學者輩皆以朱子疑曲裾非古制而別定為衿衿鈎邊之說者蓋已見夫深衣之制裳與衣連則兩旁縫合無前後幅之殊法所必然矣然如楊氏說似又以裳旁縫合即指為衿衿鈎邊而無復別用布幅裁為之衿恐裳旁縫合即指為衿衿鈎邊而無復別用布幅裁為之衿恐

反為衣衿形制當如後儒之說以布一幅斜裁為二上狹下廣綴于衣正幅之旁以承領古所謂袷下施袷是也上狹者承領斜向腋下下廣者二尺二寸與衣身正幅合而與衣齊也。此其衣之襟在端衣與深衣當同有然者其在喪服可據此原有綴袷於外衿上之入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決其亦如是也。至干衣衿本註原有兩衿交會其領自方之旁皆不可無繫束者其必加任際之物使合而不開即所謂小要者是也。考衿衿為物名小要兩頭廣中央小或云以木為之古者棺不釘但盤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相連之合固棺謂之衿衿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此則棺取名也。若如注說則後世所用結紐之以衣衿衿邊有連固其處制之使不得開如後世所用結紐之以衣衿衿邊有連固其不同在喪服者形制當如注說之說以布一幅裁為二上狹下廣兩旁也在衣後垂之有燕尾形若在下狹者兩開向旁掩裳旁合中則必用布一幅長與裳等亦如衣衿交解斜裁為衣之裳為衿必用布一幅長與裳等亦如衣衿交解斜裁為



七尺二寸廣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  
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幅分為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  
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  
減一以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音各○肘不能不入袂中  
下宜稍寬太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  
肘也○附按此注并未著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  
云袂而云附按此注并未著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  
也謂二尺二寸之袂當按縫處皆非以二尺二寸之袂言且經不  
人為度以自此則裁殺縫之也疏以袂之長短反詘之及  
袂回肘之注二尺二寸之袂當按縫處皆非以二尺二寸之袂言且經不  
肘下各尺二寸則袂幅以前尺二寸○疏曰袂長二尺二寸  
并緣一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  
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  
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尺一寸從  
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  
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上下各尺二寸為節明著  
并不及二尺二寸之數而只以肘上下各尺二寸為節明著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之長短反詘及肘則未嘗一幅拘是也大約記深衣制度之  
文皆以其別於禮服者著之而往疏家反以禮服見經之制  
比合引其大誤耶帶下母厭髀上母厭脅當無骨者厭於反  
從來一誤耶帶下母厭髀上母厭脅當無骨者厭於反  
脊許切反○當骨緩急難為中也○疏曰此深衣帶下于朝  
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是四尺五寸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以  
為上下之殺○疏曰每幅交解為二是有二也○附馮氏  
考證曰此一句似通一衣而言也若專以為裳不應列于袂  
袂之上○君善教氏曰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草廬吳氏曰  
裳以六幅裁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幅而不言衣  
幅以十二幅通衣裳各六幅裳十二片之六陰六陽也○附按  
用二幅別用一幅裁其義甚當朱氏說衣身用布二幅接  
裁領不得為一幅裁領又用一幅裁其義甚當朱氏說衣身用布二幅接  
而衣加二幅裁為一幅裁領又用一幅裁其義甚當朱氏說衣身用布二幅接  
身袂四幅裁為二幅裁領又用一幅裁其義甚當朱氏說衣身用布二幅接  
六幅亦符其數○衣袂以應規牛領下謂之胡謂從袖至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七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或考注疏及諸先儒之說轉相沿述殊多  
舛錯故今採集羣言詳加研訂如此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王制之辛第五十八

凡三章

王制禮十二及笏佩組綬次帶鞶屨易終車旗弓矢符節  
等制爲各器下篇○附按此篇舊本二節無各目今訂爲  
三章而補其名焉又將經中荀子聘人以珪條人于章下  
傳作

集補經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王制之辛第五十八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猶齊

王執鎮圭

鎮安也所以安

以四鎮之山爲瑞圭長尺有二寸○附說公執桓圭後及王之  
王祭時所執至諸侯朝天子執鎮圭以臨之○公執桓圭後及王之  
上公雙璽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爲  
瑞鎮圭長九寸○疏曰桓若屋之桓○附說象取柱石王朝也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  
皆長七寸○附剛中鄭氏曰鄭說信圭球人身之伸爲信躬圭球  
人身之曲爲信陸農師云圭形直者爲信曲者爲躬圭不伸人屈  
伸之狀○楚望郝氏曰侯視伯尊其道伸伯視侯卑其道屈  
也或曰信圭象取直身而不回也躬圭象取鞠躬而不亢也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  
也○附剛中鄭氏曰圭之制下方上圓取體象天地而銳其上以  
象運用之無不利自王至伯皆君道體用全具故所執皆圭若璧  
其形圓象有體無用子男有君體而用不足故以玉作六器以禮  
所執皆璧○附按圭璧形制詳玉人職中見下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疏曰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鄭注大司樂云先奏



貨鎮圭珠圓鎮山象地道之安曰爲衆陽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

卿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卷二十八

四

卷二十八

五



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瑋之中以欽尸也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背爲陽腹爲陰故上琮下璧琮之通於天地也○附臨川王氏曰六物皆爲渠眉璧琮又疏焉○長樂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四方之玉器也以禮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節然難仇讐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玉其聘女則以納徵焉○疏曰兩諸侯相與爲怨仇王使人和之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附○溥趙氏曰和難聘女一則通彼此之情而歸之善一則諧夫婦之禮而有嗣續所以二事皆用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於阮穀圭以殺見天地至和之氣所鍾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反好呼殺反○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附剛中鄭氏曰琬猶員也圭之形皆銳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員之凡物失則逆員則順故不銳而員者所以見柔順琬圭以易行以除惡琬之意故使之修德結和欲其仁柔婉順也琬圭以易行以除惡以再反行下孟反惡吐得反○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殊封之象故以易行除惡易惡行令爲善者以爲德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子守躬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舊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附王氏詳說伯守之下缺二句○附按舊本摘此用小字附錄于大宗伯以玉作六瑞條下今以本篇首輯宗伯典瑞玉人職文著見諸玉器名物皆互相備也六圭名見宗伯數見玉人不嫌重出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附按移冠玉人首依本記文正錄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附按有錯簡在後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爲彤圭謂雜色玄纁全純玉也瓚瓚爲饗展之展瓚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五一石伯子男三三二石○展作日反○疏曰此經因天子以下執玉通說尊卑之玉善惡不同鄭云瓚瓚爲展之展者昭昭有雲食漢時



附按王氏詳說二條  
與琮圭瑱圭連文  
上璧羨度尺一節  
連文皆錯簡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  
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附按王氏詳說此在  
四圭尺有二寸條下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附按王氏詳說此在璧  
琮九寸條下皆錯簡也  
案十有二寸東  
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附王氏詳說  
與中有缺字璋  
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饑  
附按王氏詳說此與圭璧五寸以  
工記○附王氏詳說日記多戰國間故事惟玉人一職與典瑞同  
典瑞言其名與用主人言其名與制玉人爲之典瑞掌之此周制  
也然今考之典瑞之文爲有倫理自王晉大圭以下列爲各節而  
五禮之用備矣若王人所載固詳于典瑞而其文經秦火并闕則  
錯何多乎言公侯伯之圭而不言子男之璧言繼子男而不言孤  
言案十二以勞諸侯而不言后凡皆闕文也言天子圭中必當在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天子服之之下不容間于皮帛之後天子用全節當在宗祝以前  
馬之下不容間于以朝諸侯之後瑑琮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  
天子之下不容間于旅四望之後大璋諸侯以聘女當在穀圭天  
子以聘女之下不容間于宗祝以前馬之後宗后以爲權當在天  
子以爲權之後不容間于牙璋以治兵守之後璧美以爲度當在  
組琮以爲權之下不容間于琮圭以易行之後宗后守之當在天  
子守之之下不容間于宗后以爲權之後以至四圭兩圭圭璋  
邸射當連文琮圭瑱圭瑱瑱琮亦當連各不容間凡皆錯簡文  
也鄭氏雖知不言子男之璧爲闕他無一○玉人鎮圭尺有二寸  
言及者此其所以多失也今改其文讀之○玉人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爲內鎮宗后守之  
射食  
亦反  
○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疏曰十有二寸者并角徑爲尺  
二寸射四寸者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言內鎮者對天子執  
鎮圭爲內據八角鋒故云鉏牙○附東巖王氏曰琮者以象地故  
大琮后以爲所守之玉則以守內治者玉莫大于琮也十有二寸  
與鎮圭之鉏同○剛中鄭氏曰琮本八寸具兩旁各射二寸是爲  
四寸四寸之射八寸之琮此所以十有二寸○靈皐方氏曰天子  
繼世故尊無與并若后則有尊有卑惟祭祀賓客夫婦親之必時  
工之后若宮中內治王之母若祖母在焉則卑者不敢專也故內



正如椎頭自六寸下兩畔殺些子已下依舊方正○附按杆背殺

璋也故特言素功以明之 有三人不二不致元月灌也或



**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附圖說曰此皆指祿器而言也祿器有龍天子全周玉上公止以玉爲龍首侯止玉爲瓚伯止玉爲將餘皆以石之次王者也○剛中鄭氏曰以器言之龍處其首瓚處其中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此用玉次第之意也不言子男所用者子男不得瓚不用祿器也  
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致日冬至之景丈有三尺七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附按此節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練音說詳見歷數及王制制國建侯等篇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練音琬猶罔也王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以致命焉縹藉也○疏曰典瑞云治德據使者而言此言象德據圭體而說○附○薄趙氏曰縹藉文采在上錫命是文事故以縹象燦然相接之文○東巖王氏曰家德言圭之制治德言圭之用玉然其制與瑞言  
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凡圭圭土之士琬圭琬圭有不義便者征之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項曰知此琬圭琬半以上又半爲琬師者以其言判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球至首規半以下爲琬飾可知○附○薄趙氏曰此圭刻一半半則圓焉判言半也規言圓也半共圓而刻之故曰判

**後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名釋考異  
**圭**  
規琬圭是規圓上出頭尖銳者○附按贊行人書土制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此琬圭爲判一則止刻半邊其半邊不刻則圓而象規也若琬圭兩邊皆不刻圭頭全宛而圓也註疏琬圭璋八寸以半上琬半下爲琬飾恐誤解也諸家說亦未明晰琬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特來曰聘

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用圭璋亭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統之侯伯之臣宜六寸于男之臣宜四寸○附剛中鄭氏曰據先儒所釋則琬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琬璋聘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公之臣而已不知五等諸侯以桓信躬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琬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亦無嫌于用圭璋子男之臣亦無嫌于用璧琮也○薄趙氏曰上公以九爲節而日八寸者蓋璧琮九寸諸侯以亨天子諸侯之臣惟上公臣執八寸其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餘則殺綆不言舉尊以見卑也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射食亦反○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琕側先言牙牙故不見也二璋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文飾多故得牙而不先言也○附○薄趙氏曰中璋是牙璋之中樣者七寸其



以爲度。以爲權。○彥祥易氏曰。咀琮以爲權。與璧美起度之意同。蓋璧  
 體圓而象天。琮體方而象地。萬物之數莫不始于天地。此權度所  
 以取乎琮璧也。知璧美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琮琮爲權而權不  
 以琮是琮琮所以爲權之本而非以爲權之用也。○用之。案十有  
 陳氏曰。謂之宗后其繼天子理內治爲天下所宗故也。

二寸黃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后夫人以勞諸侯。

勞力報反。○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  
 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  
 以同王后于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  
 去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黃桌實於器乃加於  
 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黃桌  
 與擇執之以進。○疏曰。案十有二者。謂玉案十有二枚。黃桌十  
 有二列。案案皆有黃桌爲列。十有二者。遺據案十有二爲數。不謂一  
 案之上十有二也。○附剛中鄭氏曰。以王飾案其廣十有二寸。  
 靈臯方氏曰。十有二寸。高廣之數也。黃桌十有二列。總該果實之  
 類。每列用一案。非一案之上具十二列。亦非十二案皆列黃桌也。  
 ○東巖王氏曰。夫人佐后內治。王于賓客致酒。后致飲而夫人亦  
 致飲。王于賓客有膳與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饗食與膳。故王勞  
 饗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賓客而夫人亦勞賓客。○趙氏曰。勞諸侯以王后爲主言。夫人則  
 王后在其中。舉卑以見尊也。或曰。后夫人同預于賓客之事。此無  
 后者缺文也。○附按。今補一后字。○又按。舊本編集此條。一照記  
 原本。今因錯簡多端。將原本錄前存其舊。以註疏釋文。詭辭并後  
 儒辨正之說錄于下。又分載王氏詳說。俾學者先致辨焉。今復依  
 王氏改定本別錄爲條。取原本註及疏與諸儒正解無誤者各附  
 之。庶幾便于觀覽云爾。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

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也。藻三采六等。剡以再反。○贊大行

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  
 作此贊者失之矣。○疏曰。此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  
 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鄭云。作此  
 贊失之。○竊記。○附按。此直言公侯伯之圭制也。若天子之圭博  
 厚無文。據天子執鬯四寸。註云。四寸者方則天子執圭。博四寸可  
 知。據天子揖筵六寸。方正則天子揖圭。博六寸亦可。知若厚則王  
 氏所謂例以宗后內饗之琮可知。其厚一寸是也。○又按。陳氏注  
 云。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與注同意。能令饗者一見豁然。又按。陳  
 云。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半寸也。剡上殺削其上也。今詳  
 上文考工記。其于圭並不一言其博。而至大璋牙璋大琮三寶。



其皆厚半寸與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士竹本象可也 須音班○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

簪虛有璆璆環珮註云璆璆美玉此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與氏謂

以魚須飾竹以成文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附用

之陳氏曰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以近尊而勢屈士以遠尊

而禮伸此飾之所以異也○子容應氏曰後世人之佩用魚亦

大夫魚須文竹之意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嚴陵方氏曰魚勞在須大夫夙夜在公取之○草盧吳氏曰魚

須以文其竹竹以本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

言之耳大夫竹須而魚須而疏引庚氏說以象天子與射無說

魚班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見於天子與射無說

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 所說笏也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

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指笏也既

指必監雖有執於朝弗有監矣 指音薦○管朝直通反○指笏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制名義疏卷三十八 七

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指案大夫之聘則執職圭

而指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指而指已所謂見于天子無說

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隆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

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云太廟之內惟君當事

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

之簡矣雖有執事於朝弗有監者爲已監故也 反○胡麥反○七

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其其上圍其首而又其下圍其末三

等之制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

五分今詳此一從註疏之說但其所分計尺寸之數終有不合故

用之陳氏云天子笏長三尺以六寸爲首而計之則有六寸六

寸爲有餘去惟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首而計之則有六寸

子之笏又臨臨王氏云大夫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天子

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夫明矣鄭乃以考玉記大夫之例以

爲笏未見其可也記但言笏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

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

六分去一則便於指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指之也又

安見天子諸侯或殺上終蔡首或不終蔡首大夫士又殺其天子

下首乎今詳此以笏非天子大夫士乃天子以下通用之笏制天子

指案方正於天下也 指音薦○無所屈也○此亦笏也謂之挺挺之

終蔡首終蔡首者於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

恒直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自照○附用之陳氏曰天子之朝日

就鎮圭指案大圭則所執者皆也所指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

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指案大夫執聘圭者必指笏及其

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指而指已天子之笏曰琕琕侯之笏曰茶大

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附按註疏以大夫挺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制名義疏卷三十八 七

笏一物而異名于諸記文所言制度曲爲交通不無強貫諸儒多

經 113-534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

王而綦組綬士佩璫玟而組組綬其組音祖綬音受瑜羊朱反綦音

○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

者也純當爲縹古文縹字或作縹旁才基文縹色也縹赤○疏

曰玉色似山之玄而縹有文似水之蒼而縹有文尊者玉色純公

侯以下玉色漸縹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縹是玉之美者

故世子佩之璫玟石次玉者唯論玉質○附嚴陵方氏曰綬以

以純者君也色以縹者臣也諸侯有君道對天子則爲臣故綬以

朱之縹而山玄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純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縹而縹以縹則縹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爲臣故玉以縹之

以有綦組則直綦則風鄭氏曰綦讀爲綦屈也○東漢陳氏曰

或疑本節專言佩玉之類別也但齊則雖諸侯大夫亦服之○附按

下章單言士爵輕而不及此齊制亦無陳氏註之詳明今欲存此

亦恐不若仍原文之爲備他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

謂天子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附按此條朱子去

以士子去之之意何在而今又添似覺更勝乃可改前賢而添人

知朱子去之之意何在而今又添似覺更勝乃可改前賢而添人

能免獲罪前賢之謂乎則無寧不加爲愈也○古之君子必佩

玉比德焉○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也宜逆○疏曰按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



今從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附朱子曰周旋是直去而回  
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  
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第七羊反。○揖  
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疏曰進俯故君子在車則  
則佩帶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帶後垂而見之也。故君子在車則  
問焉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疏音和。○在  
自由也。○以上三條玉璫。○補注陳氏云璫和鈴也常所乘之車  
駕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駕在馬轡也。方氏云心內  
也而古人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  
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

右圭璋琮璧笏佩第一章凡九條。○又○子貢問於孔子曰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

爲子爲反下同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

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采溫潤

似仁。○續密以栗知也。○疏曰玉理密緻而堅剛故似知廉而

不劇義也。○疏曰玉體有廉稜而不傷割物故似義。○垂之如

隊禮也。○疏曰玉體有廉稜而不傷割物故似義。○垂之如

勿反。○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疏曰玉體有廉稜而不傷割物故似義。○垂之如

日止如棄本。○疏曰玉以物扣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其

擊之終竟則諸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凡樂之

始終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草木玉體亦然故似樂。○

附藍田呂氏曰凡聲清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

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

金石異也樂自始作至于以成終者止于棄木其合璫不捨

璫瑜不捨瑕忠也。○疏音退。○璫音掩。○瑜音朱。○瑕音玉。○之病也

也。○附藍田呂氏曰玉之明潤照于內外瑕瑜不能相掩以忠

換如君子之忠衷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字尹

旁達信也。○字讀爲浮尹讀爲竹簡之鈞浮筠謂玉色也。○來

呂氏曰尹尹未詳或曰信發于忠訓之孚信也尹或曰當作  
允亦信也玉之明徹于內而遠于外由君子之信由中出  
也舊註改其文與音訓爲采色于義無嫌恐未然也。○附按  
陳氏注引陸氏說謂尹正也乎尹猶言信正又引應氏說謂  
尹當作允乎允皆信也今詳呂氏所謂或曰者即應氏說謂  
作允之說也但此處文法下句始指出玉之信若如應氏將  
上句即明就信字說則上文凡十項無一項類此者所解  
非其本義已顯然可見矣。○又按或謂諸說就字義解猶可  
通注說似更牽強無據曰上下十項既無此文法則諸解之  
不合原文已顯然可見矣。○又按或謂諸說就字義解猶可  
而缺其旁也。○疏曰尹亦字之說而略可略跡者也。○三禮經記  
如此之說者不少今于諸說既確知不合而註說于義能達  
又與上下文一例此即可從矣。○附按無嫌凡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疏曰虹音紅見賢遍反。○精神亦謂精氣也  
虹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疏曰  
精氣微見于外與地氣含藏于中而發于外同。○圭璋特達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







通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處亦廣二尺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又左右之兩邊各斜一十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刻其兩角而已故曰士之下端左右方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刻圓二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紕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紕斜紕其兩緣之交會處○朱氏曰按韋之制惟吳論最當然于殺之義尚有未盡焉意上下五寸方中二尺斜則從上之兩角至斜裁二尺之末方與斜之間沿有凹處必用物補飾之此所謂殺也○附按本記方與殺直雜記言會紕純蓋于韋制各有主言也○南文原不相蒙註家以殺方之制莫解而牽合于殺去二字之義乃以通凡韋制之會純紕飾獨捨于為殺為方之中支綴逗湊以成其說未見其有一安也故吳氏不宗惟據本記韋制上下廣長之制論其直方圖正之法而別雜記之文另為一端言之較舊說多分明蓋以韋制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韋制

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則其自上至下長三尺之中必用相向斜裁乃成上狹下濶之勢凡韋法皆然也惟天子之直者盡上盡下止用此法以其無他屈摺斯謂之直若變直為方惟于上端下端各用正裁五寸不斜則上為方首下為方底即變成前後方形變于天子之直至變方為圓祇于方中刻其角即圓變成圓為正又祇于圓中直其角即正更無庸註疏殺補之為多涉迂鑿也吳說然矣又即其說按記文叶之其論直方圓正韋之四制甚悉惟殺無明指按殺者減削之謂凡斜裁法皆謂之殺則殺者即其說中所指斜裁是也直方圓正者皆無殺殺則不為直方圓正自然之形勢也吳說于方圓正中以斜裁正裁為分所以別殺于方圓正是也而直中則以盡用斜裁之為直恐斜與直不相當未有名直而實斜殺者是未可以為合也又本記言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處有廣數無長數不見其為五寸也惟雜記有上五寸下五寸之交乃以正裁為方之韋其直圓正三韋之中斜裁者都不見有所為五寸止處是又未可以為合也今先將其說之不盡合者附論于此

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廣主曠反長直

亮反頸吉井反○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玉藻○附靈皐方尺



輶之有頸所以綴於要也輶以韋爲之頸太廣則不能順貼故止用五寸又恐其左右偏則故于兩肩各爲革帶以綴于要而革帶之博則二寸也○附按如此則輶自有帶亦以革爲之乃繫于要之革帶者與○輶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古外反紕婢支反純章尤反紕音巡○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益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疏曰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上總會之處故謂之會謂輶之領縫也此縫去輶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輶之兩邊紕以爵韋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純紕之兩邊不至輶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所不至之處橫純紕之以生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紕條以五采之條施之于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無文紕既爵韋故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輶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輶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也○雜記○附按本記註疏釋本文之會紕純皆輶之緣而非輶本也所謂會去上之去與紕不至下之不至字相對爲文猶言向上云爾無所謂殺也其會上五寸純下五寸皆以兩端全畔而言無所謂四角也此于玉藻文下紕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邊幅皆直也。方者殺其上下旁以別韋合之而邊幅皆方也。此韋  
 鞞又用韋紕之故。若上會則韋鞞本質豈復待紕用。爵韋爲緣乎。  
 卽紕所不至之下五寸亦皆韋鞞本質。特邊未稍用素緣之。何有  
 五寸疏比同記文而不各切記。文誤爲之說而吳氏亦因之耳。公  
 侯既殺以下無不殺者。大夫如諸侯之殺而紕之于下皆同。但于  
 後肩微刻其角成圓形以別于諸侯之方。士益卑。亦如大夫之殺  
 而不挂角。別于大夫之圓。前盡至下別于諸侯之方。謂之曰正宜  
 也。天子韠無紕。士韠多紕。皆當于紕不至下五寸有文中推求其  
 無文處可也。古制既不可考。註疏及後人說文有不合。今一據記  
 文。參用其言。惟以求通貫無低而當乎物制義法者。與爲訂明焉。  
 又按或疑如此說。士則于紕不至下五寸不合矣。曰此句惟說  
 諸侯及大夫耳。夫  
 子與士皆在此外。○一命緼鞅幽衡再命赤鞅幽衡三命赤鞅葱  
 衡。音韋鞅音弗。○此立見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鞅之  
 衡言亦蔽也。緼亦黃色之間色。所謂韠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  
 黝。黑朝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疎曰此立見爵弁  
 服之韠言。與上立端服之韠不同。○玉藻。○附用之陳氏曰鞅可  
 以爲祭服。亦可以爲朝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蒼蔥。衡見于方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肅寧縣下紳帶鞅履  
 叔亦芾。朱芾見于會東之諸侯。蓋朝會  
 之服也。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蔥衡。○履人王及后之服履赤  
 舄黑舄赤舄黃總青句素履葛屨。○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履也。浸  
 下曰舄。韠下曰履。古人言履以通于襪。今世言履以通於襪。俗易  
 語反與舄履有舄有總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總黃總以赤黃  
 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總緇純。祿家說總亦謂  
 以采絲縹其下。玄謂凡履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纁黑履  
 青絢總純素積白履緇絢總純。爵弁纁履黑絢總純是也。王吉服  
 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  
 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韠祭服有舄玄舄爲上  
 韠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履耳。句當爲絢聲之誤  
 也。絢總純者同色。今云赤總黃總青絢雜互言之。明黃總者多反  
 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紕之次。赤總者王黑舄之飾。黃總者王后  
 玄舄之飾。青絢者主白舄之飾。言總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總。純三  
 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履之飾如緇玄  
 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黑履青飾。絢謂之拘者。舄履之頭以爲行  
 戒總縫中緇純絛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者舄  
 耳。士爵弁纁履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履飾從纁也。素履者非純吉  
 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疏曰覆下曰舄。神下曰屨。下











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蓋着在車可以去戈戟○疏曰木車  
秦車之中有駟藻素三等非漆非木皆以所飾爲名則素是白土  
飾之也○附文叔黃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橐因上文語具言小  
服皆素則尾橐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上漢猶在  
藻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藻車藻破鹿淺禋革飾舊書藻作韋杜  
車施革駟車反漸漆矣○藻之藻但謂華藻也立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望車以蒼繪爲蔽  
也鹿淺禋以鹿夏皮爲覆答又以所治去毛者綠之此既綠所乘  
○疏曰夏時鹿毛新生爲淺色○附明齋王氏曰按下駟車始以  
革爲蔽若用麻布與蒼繪則反精矣蓋以蘋麻水草編之以爲蔽  
耳駟車在蔽然禋柴飾龍駟作軟杜于春云龍謂爲駟軟讀爲素  
琬之素但謂繫素也立謂駟車邊側有漆飾也舊詩藻席也以爲  
蔽者下文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繫亦多黑少之色草也此  
大祥所乘○疏曰下文漆車全有漆此時未漆車藩蔽駟雀飾  
全爲漆故駟是邊側少有漆也果然駟名漆車藩蔽駟雀飾  
駟音岸○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駟胡犬狽黑  
多赤少之色草也此禋所乘○疏曰藩漆席以爲之其席卽上文  
荏上註云漆則成藩是也○附靈阜方氏曰舊說下文大夫乘墨  
車卽漆車然喪車無等不應士庶人在喪轉得乘大夫之車或中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雖漆而與大夫之漆車異制或服單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  
墨車別有謂而非漆之謂也  
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服役車五乘之乘繩腰反等直轉反纁  
者之車舊書夏篆作夏綠鄭司農云夏赤也綠綠色或曰夏篆篆  
續爲圭珠之珠夏篆穀有約也立謂夏篆五采畫穀約也夏穀亦  
五采畫無珠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  
任器以共役○疏曰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服  
車名冬官棧車欲奔恐有圻壞是不革鞅者也此役車亦名棧車  
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註云棧車役車是也后之車別見而孤  
卿以下不見婦人車者與夫同也○附剛中鄭氏曰三公不言乘  
車坐而論道不可以服事言孤卿大夫雖貴亦當作而行事乃自  
孤卿所乘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  
徒行耳○王氏詳說曰周制外而臣五等諸侯其車服有常制內而  
四等皆從其所命之車服得無嫌乎攷司服無三公之服者服下  
同於孤巾車無三公之車者車下同於孤也○長樂劉氏曰孤卿  
大夫士其貳車則各從其命數天子之孤貳車六乘大夫四上上  
三中士二下士一乘所建旗旂如其貳車之數○附按王氏所凡  
言三公之車服似較鄭氏爲更密○又按子潛李氏曰夏音假凡



以帛附雅示罔章曰旂是也此四旗所以辨名定分昭等威爲禮  
儀之制者也祭祀朝會命官封國等禮悉以之若師田力役洩大  
衆之際立爲章識而寄指目之用則別爲象以章之軍陳以左青  
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旂爲法旗制本之通交龍之旂并蓋熊虎  
之旗鳥華之旗龜蛇之旂以象四方之七宿此四旗乃爲用衆而  
設所以昭武功也凡軍禮皆以之武事則昭武功非武事則昭文  
德武取義於鳥獸之威力文取義於羽毛之采色相因互變也故  
別爲析羽之旌全羽之旌以章之凡平常非禮事之行出入乘載  
悉以之所以動昭文德也凡此九旗之所由設也○又按九旗旂  
紅之制據禮經有明文者天子大常十有二旂諸侯龍旂九旂如  
廣雅之所差孤卿之旌當七旂大夫士之物當五旂三旂此爲儀  
制之旗以辨分爲數者也據考工龍旂九旂虎旂七旂鳥旂六旂  
龜旂四旂此爲用事之旗以取象爲數者也儀制辨分之旗其旂  
之多少不以人異數而不以旗用事取象之旗其旂數多少以旗異  
數而少不以人據巾車王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旂乃數多旂以旗異  
若金路建大旂則諸侯交龍之旂也象路建大赤則孤卿通帛之  
旂也革路建大帛則大夫士維帛之物也而皆統於大常十二旂  
同稱大以此差之諸侯龍旂九旂而用旒物皆九旂孤卿帛旒七  
旂而用物亦七旂可知此旗上得兼下下不得用上而一以旂數  
爲辨斯以人異數而不以旗異數也據司常大司馬師都軍吏建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通雅卷一百一十五 通雅卷一百一十六



師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爲孤卿  
 有事則爲軍將在朝爲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嫡  
 也所迭載者亦旗也釐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  
 不同名考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  
 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  
 舉其一日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爲之  
 故所互建者物也釐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郊野也縣鄙也二  
 者不同名考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  
 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  
 治言之名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旆也所迭載者亦旆也餘說見大  
 司馬下○王氏詳說曰凡無所將者則無所畫通帛維帛是也大  
 閭之時主朝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師  
 都將三等采邑之兵州里縣鄙將六鄉六遂凡公邑之兵此師都  
 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旗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旗  
 孤卿大夫士則從三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者耳所以載旌物也

**家各象其號** 事名號者徵說所以通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  
 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頽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未

**儀禮經傳通解** 卷三十八 廟室名號 聖賢祭節 卷三

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  
 閭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子春云畫  
 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曰上云旌旗  
 之大此言旌旗之細者鄭云事名號徽識者大傳云殊徽號左傳  
 宋婦人濮曰楊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云織文鳥章箋云識徽  
 識是名識也此經爲軍事而言而云題別衆臣者亦據在朝位而  
 言故引觀禮爲証卽此經象類也三者旌旗之細對上大常已下  
 爲旌旗之大者也引銘旌之制明在朝表朝位及在軍纁之於身  
 亦如此制也徽識書云某某之事者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  
 下某甲之事地官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某某之名者據州  
 里而言六鄉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六遂則言某某之下某甲  
 之名也某某之號者據都家而言某某之下某甲之號某都之下  
 某甲之號此三者偏機內矣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  
 在朝者爲之畫雲氣按鄉射記凡簫射侯之等皆有畫雲氣之法  
 明此經所云畫也觀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國實故也惟在  
 軍畫之故云軍事之飾文也○以上周禮春官○附靈皐方氏曰  
 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  
 某之號非也蓋官府各有事州里各有名家各有號并書於旌旗  
 之上耳所謂象者卽旌旗也如孤卿同建纁大夫士同建旆而所  
 書則別之曰某司徒之纁某司空之纁某大夫士之物所謂官府



勢然也。弓體外弛而往者，從其性也；內張而來者，矯其力也。從其性，往體之多寡，由於木之勁紉；木質勁者，形必直，其體往而曲；為勢恒少。若紉者，必枉其體往而曲，為勢自多。此木材之本性然也。若張而用之，必矯扳屈之使來，以致其力而來體之多寡，須與往體之多寡相為敵反。其強直而往體寡者，則小矯之使來，乃有以用其勁力。斯來體多若柔曲而往體多者，則大矯之使來，屈之使其柔而有力，乃所以用其力。斯來體少若強弱中者，矯往使來，令其分數正相當，即可以用其力。故往來體若一也，凡此等弓體往來之數，必於為弓時定之，使一成不易。其後用之，或弛或張，乃如常度，無少贏乏之乖，而適於用。故弓人為弓，以定體為最要。順其性，揉之使往，約其數，或五寸，或一尺，或一尺五寸，以爲弛之定體。視其力，矯之使來，約其數，或一尺五寸，或一尺，或五寸，以爲張之定體。樂而防之，使堅牢，無復移動，而後強弱之弓，皆可適於引弓發矢之用矣。其往體僅五寸者，其材強也，故矯之使來，至一尺五寸，以弦張之，使人引之，止一尺五寸，則人力不爲弓力弱而引力之強，亦藉人力施也。其往體至一尺五寸者，其材弱也，故矯之使來，僅五寸，以弦張之，使人引之，至二尺五寸，則人力不爲弓力強而引力之弱者，亦由人力出也。其往體一尺者，其材強弱中也，故矯之使來，亦一尺，以弦張之，使人引之，至二尺，則人力與弓力相稱，而弓力亦與人力俱至也。凡強弱之弓，所以各成其制而適於用者，全在弓體往來多寡上定之。此註釋本職刻等之弓，而必引弓人職異體之說，以見其端也。但文不詳，具讀者憫焉。今又附考工本文，并註疏及發明，以便考註。語云爾○附考工記文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弓合九而成為規，諸侯合七而成為規，大夫合五而成為規，士合三而成為規，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疏云：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天子之弓，王孤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康以其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經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今以上與大夫次尊卑，譬以合三者託之於士，其實無合三之弓也。○剛中鄭氏曰：於其弓弛而未張，則合以取固。天子王孤長而且直，數至於九合之，乃圓。此則射大侯之九十步也。諸侯之弓，唐大長短得中，曲直適正，數至於七合之，乃圓。此則射麋侯之七十步也。士之弓與大夫當俱合五而圓。同射，射侯五十步也。若合三而圓之，弓至句曲矣。何以射故？先儒云：實無合三之弓也。○東巖王氏曰：句者曲之甚也。弓以強爲上，以弱爲下。故直者善而曲者惡。○嘉會李氏曰：天子不當勢屈，故弓體直。諸侯不得不屈，故弓體倨。大夫士



疾者也言前於重者猶言前在重處也此以前後分輕  
後微輕○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註云鐵又差短小  
七分寸之六在後者尺有七寸七分寸一也以後七分寸四而  
前七分寸之三相等則箭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而  
弋射用焉今詳此即本註所謂前於重者而謂較其前重者為微  
輕也此微輕仍以前言○彥清毛氏曰禮云志矢一乘軒轅中志  
輕也此微輕仍以前言○也所謂恒矢庫矢用諸故射是也其鐵以骨  
故無鐵而軒轅均也則恒庫雖不用鐵以有骨宜九分四在前  
五在後今詳此註所謂前後計其行平者也恒矢之過軒轅中所  
謂志者是也訂音亭轅音舟說文重也軒輕也猶言軒輕○附按  
弓以強弱論矢以輕重論弓之強弱在弓體往來分數上見矢之  
輕重在矢箭前後分數上見故註兩引考工弓人矢人職文以明  
之今并本文註說附錄以備讀者考焉○又按王氏詳說用上經  
四弩用於攻守與戰此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則詳說用上經  
弩明矣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上經曰王弧以射甲革槌質軍射  
也此曰殺矢絜矢用於黑獵軍射田射一事也故考工記兵矢田  
矢亦曰絜矢絜矢用諸弋射則以當來庚明矣上經曰廣大投學  
後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霸華集 其族矢矢  
射者使者勞者即散射也此曰恒矢庫矢用諸散射則以當唐大  
明矣今詳此以強弓重矢弱弓輕矢強弱中輕重均之弓矢相配  
為用較舊註以八矢分屬四○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  
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  
用角節自角節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角用  
單角其制未聞○琫曰本經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其天子玉  
節以大小為數琫圭琫圭俱九寸殺圭牙璋俱七寸邦國玉節之  
制如王亦皆以玉為之以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和難起軍旅之等  
故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為小大者以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  
九以七以五為節也邦國之王節可以約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  
無可依約故云其制未聞○附按王氏詳說云掌節所掌邦節即  
以下所列諸節也琫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殺圭琫圭圭圭當之  
非矣圭璋之用典瑞典之此職所掌者節也馬可以珍圭牙璋之  
類而為節乎今詳王氏謂邦節即以下所列諸節者恐不然上一  
段言玉節角節次段言皆金節未段符節三項又各別原文之非  
以邦節冒下自見○又按附中鄭氏云命為諸侯使守邦國者用  
玉節以輔之玉所以比德也命為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  
之角所以禦侮也鄭註謂諸侯卿大夫有命於其國邑亦有節以  
輔之似失之今詳典瑞天子有守圭諸侯有命圭為守圭掌節天



守節惟守邦國都鄙者皆有節則有地者有守節以爲事  
然亦非與守圭等也舊註似以玉節用玉謂其制遠同於玉  
圭恐誤又按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時未司馬遷節不特於  
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小臣亦有之按司馬牛邑建世謂守邑之  
信符牛邑即都鄙也宜本用角節而稱圭者疑是後世借那四用  
王而耳耳稱名制襲誤已久故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解禮經者遂非圭節爲一物耶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卿大夫  
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象  
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  
春云蕩當爲幣請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蕩函附剛中鄭氏  
曰王者遣使行天下必以節爲信於所至之國前言玉節角節則  
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節龍節則使者執之以爲信所往之國有  
平地山澤之不同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無復疑  
政者此亦王命之所輔以行也東嚴王氏曰掌節所掌謂之邦  
節此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掌謂之  
天下之節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節管節則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主  
官所掌而式法亦自掌節出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使畿內都  
鄙者無節以旌節行之而已○附按靈華方氏云英蕩爲函器則  
不得言輔別本作爲于寶云英刻書也蕩竹節也刻書所事以助  
稱英是取文明之義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  
期以反節門關司門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  
國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  
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責賄者鄉遂大夫以通貨賄賄  
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場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  
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官中諸官符也節  
者皆以道早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  
節有法式藏於掌節○附說制竹有符日符節全竹不剖日管節  
加蓋於符日璽節析羽其上日旌節按小行人皆符爲之不省者  
省文也○文叔黃氏曰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爲節非也蓋邦  
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專付司關旌節付之道  
路之官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子民使及百徵令者鄉遂之  
大夫子由都鄙者都鄙子由甸稍者甸稍子有期反付不獨民與  
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于弊則更爲邦國都

右車旂弓矢符節第三章凡四條○又昔殷紂亂天下脯  
鬼侯以饗諸侯陳氏云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是以周公  
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相息  
朝直遙反量音亮○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  
狹也量謂豆區斗斛僅召所容受○區爲侯反僅音匡皆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  
致政以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附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  
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  
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  
史臣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致政也書傳中九峰蔡氏之  
辨可謂深切著明○東漢陳氏注曰王制公謂周公能爲人  
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  
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  
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臣之職耳豈得  
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是以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并四  
十九并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  
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  
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宋英  
珠駿○附按七百里之說原與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致政於  
成王同一有害於道而可疑而注乃曲爲傳會之今錢陳氏











●

和







詩曰洗爵奠斚○附用之陳氏曰考兩雅鍾之小者謂之棨  
晉元典中刺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棨則棨  
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曰尾命之以爵蓋其形  
若爵然也○棨象棨象雀而耳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  
堂位言王琖房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琖則二者之制可知矣  
矣○嚴陵方氏曰夏殷校桀未承以前而亦通謂之爵者自  
周始然耳不然或周以前有爵之名至周乃為爵之形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夏禮為祭周禮春祠  
秋嘗冬烝祿用斚雞夷○附司尊彘註雞夷盛明水鳥曰  
盛彘謂刻畫雞鳳凰之形著於尊上○彘盛明水鳥曰  
謂盛彘於尊黃彘盛彘也○黃目以黃金為目也○郊特上  
曰黃目鬱器之上尊也黃者中也自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也○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虎頭也○疏曰蒲刻勺為虎  
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未微開也○附嚴陵方氏曰疏  
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無他飾也○附按殷尚質  
疏尚從禮疏為義疏刻其木為之不用交飾也○周尚文用刻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樂考 五

公羊左氏并譏之不宜立也此記所云蓋成王褒崇魯國而  
已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附陳川王氏曰  
周公為魯大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魯即  
周周廟制得之世豈亦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  
禽立孫春秋之時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世代既遠 木廩有  
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此之武王之世室亦甚乖矣 木廩有  
虞氏之庠也庠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官周學也  
甚反類音判○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  
魯謂之木廩虞帝上孝今藏桑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  
宗樂師瞽瞍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附按周立四廟  
之學為天子禮亦倣周制為之耳四學名義詳見學制篇  
得用天子禮亦倣周制為之耳四學名義詳見學制篇  
鼎寶鼎大璫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附音黃父音甫○崇實封  
代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璫夏后氏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之璫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璫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器也越國名也棘戰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附嚴陵方氏  
疏曰越國名也棘戰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附嚴陵方氏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樂考 五



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嬰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

是汝魯王禮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位○附東匯陳氏曰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

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

有哉○附按魯王禮也下注疏本尚有天下傳之久矣君臣

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三語而鄭注其

誣故朱子刪之○又按自垂之和鐘以下朱子並盡刪其注

者得勿以注解周有賾說而原本如虞夏之官其數與尚書

周官皆不合至言樂而垂叔以外更及女嬋謂能免荒唐之

笑子則亦姑存之而已矣○又按或疑篇中雜陳本無則白

似仍當刪之存原註以備解曰朱子平時例存原註者至此條

而忽刪之又前註皆存單於條未數行盡從刪此豈得無意

今未能察出而又欲冒補則是與朱子岐出也後學又烏予

敢○又按明堂位一篇周之過賜魯之僭用後儒之夸說皆

有之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世世祭於

周公廟報之而已其必儀有定制物有定數非當年樂以天

子儀物傳魯君承祭者備有之也尤非樂以天子之禮樂賜

魯僭得用王者之制也然細玩程子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之說則此即是周之過賜者也因有是賜於是天子禮

樂之器制諸侯國無之而惟魯有到得周衰諸侯僭越魯君

公因舊有賜名遂於非所賜者而亦僭魯為說此則僭之僭

用者也後世無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之禮為非方且極推

敬項皆已載前篇內復轉傳文次後者○明諸侯之僭所

以見錄前一篇之意為是天子之禮故採而備之王制名器

中其在記本文則為僭制非所取也○又按兩觀等魯之承

祀而用者久矣宜昭公不自知其僭也然其原在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乃知程子皆非之斷其義固甚嚴又詳明

大禮後世知遵即所以杜如季氏者之流弊也與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葵甫

王制之王第五十九

凡八章

王制禮十三 禮制王者德教事也德教備而兵刑輔其用

禮制也今取周禮諸官所掌軍政田事並集他記傳諸子書之言用兵講武近於古禮者合為師田一篇並以役事附焉○附按此篇舊本六十八條未分節無名目今訂前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九

王制之王 師田

集補經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備差

義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

勇其車大役之禮任衆也 事民力強弱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

固所以合聚其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制軍萬

民○周禮春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制軍萬

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司馬篇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

內無之後檢乃序官內文也 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

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 此毗志反○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

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定

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

役功力之事追遠寇也○補注胥何捕盜賊也疏云 野九夫爲井

以起軍旅請征伐也以作田役謂田獵及役事也

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

今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一節詳見王制之乙篇制 ○族師五家爲

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

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此毗志反聯音連 ○若作民而師田行

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

罰 鐸徒各反○亦於軍因爲卒長○周禮地官○大司馬凡制

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族族

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卒兩伍皆名也伍一北兩一閭卒一族

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史也言

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當以下德

任者使兼官焉○附按此條自凡制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諸侯有

軍至伍皆有長皆大司馬序官內文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諸侯有

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正之也言侯之 馮弱犯寡則責之 馮皮冰

景反○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 馮皮冰

相者日侵侮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伐則 暴內陵外則壇之 壇音

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律所以聲其罪 暴內陵外則壇之 壇音

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墾之地

鄭司農云壇讀從俾之以威之譴書亦或爲壇立謂置之空墾以

出其君更立 野荒民散則削之 削其地明其不能有不附 負固不服

則侵之 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 賊

殺其親則正之 公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







主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大夫殺則止佐車位  
車止則百姓田獵○附按鄭解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  
始起象神之在內○附按鄭解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  
之行必依水草而止宿故今象其止宿檢點師旅諸名色辨及軍  
之役事也又按注言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  
內固也再詳春夏為陽而春以陽時始田即先祀其土神繼以夏  
乃祀宗廟秋冬為陰而秋以陰時始田亦先祀其土神繼以冬乃  
祀宗廟且也或土神或宗廟皆各專此田事之祭而無波及者乃  
知制禮聖人其竭誠于祭已見乎制度則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  
其臨祭而有孚頤若奏假無言也信哉 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旅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  
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旛之  
旛音兆旗音餘○軍吏諸軍帥也師都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  
或載旛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  
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旛者以其將衆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旛者  
以其屬衛王也凡旛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書  
事也旛也皆畫以雲氣○疏曰教治兵者凡兵出日治兵入日遂  
振旅春以入兵爲名尙農事秋以出兵爲名秋旛旛旛旛旛旛旛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五 古制 五

以獨田如蒐田之瀝羅勢致禽以祀祊 祊音方○秋田爲獨爾殺  
同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  
報成萬物時日以社以方○疏曰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  
郊之神位乃致食以祀四方之神又曰祊當爲方者以祊乃祭廟  
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祭乃爲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  
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附按中秋教治兵凡出而治兵則  
旛旗排列光煥嚴肅故于中秋細辨所載也言祀祊者祭秋時四  
方成萬物之中冬教大閱簡軍實凡領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  
神亦上神也 闕備軍禮而旛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  
戰法 師以下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  
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鑼各  
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鄭司  
虞人萊所田之野萊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由卒沔萊玄謂  
萊萊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

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  
馬質正也弊也皆坐當聽誓○附按注二百字觀下文乃自一  
表至二表爲一百步自二表至三表爲二百步也○又按質明弊  
旗則旗之仆倒以質明爲節限也弊旗之後而始至則爲後至者  
若未弊旗而皆至則無後至者矣不然衆雖爭先必有 吏聽誓  
一後軍法即宜嚴而無罪被誅豈不以人命爲草菅哉 陳前  
干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白不用命者斬之 羣吏諸軍帥也陳前  
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  
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  
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 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  
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  
弊旗車徒皆坐 攬音鹿○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與三而  
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帥旅帥也司馬兩  
節之伍長一日公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  
也鄭司農云攬讀如弄玄謂如逐鹿之鹿攬止振之爲攬攬者止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五 古制 六

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驟士救反○趨者赴敵向疾  
行之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  
闕聲聲不過闕鐸聲聲不過闕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  
人之心及表自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前至前表 鼓戒三闕  
車三發徒三刺 闕音欠反○鼓戒戒攻敵鼓查闕 乃鼓退鳴鑼且  
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  
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鑼而鳴鑼○附按中冬教  
大閱簡軍實而云大者乃兼上之三時謂于春所辦鼓鐸夏所  
辦鑼名秋所辦旗物而冬則兼舉而盡教之也但旗物與秋不  
同秋用大司馬職內所建出軍之制冬則用下文司馬職內所建  
此爲平時尊卑之制也注言空辟實者冬乃教戰非實出軍故以  
此空避彼實而又寄實于秋者以秋教治兵即衆出軍故耳夫既  
分見於三時故經文于此但言大閱而不煩復舉然則遂以狩田  
自前期以下至此坐作如初又皆上三時之所同者也 遂以狩田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



師所謂王巡狩若會同討馬起師合軍以從所若大師則掌其戒以成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許不尚武

令泚大卜帥執事泣釁主及軍器釁許仇反○大師王出征伐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視事以從殺牲以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視事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毗志反○比或作衆也正具也玄謂致師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眠戰功也律謂戰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鉞音越○功勝也律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於社也可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鄭司農云厭謂厭冠于晉敢于敬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立謂厭伏冠也秦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以上周禮夏官○附按王王者有征伐王不親行則命將而平時無將可知故四時講武皆王者之事也經于春日王執路鼓于秋日王建大常而于夏不言者以所云讀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注何田 范曄制八

嘗契辨號名者皆帥名以下之事而于王無與也冬亦無正文然以旗旄等之建雖不同秋而王則秋冬皆建大常帥知仍爲王主其事也至于後之言師言大師注仍皆就王言爲是○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旆道車載旆旂旂車載旂○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詳見王制之辛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馭音御○田路木路篇車旂弓矢意○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也田田獵也鄙循行都掌左車之政佐亦設驅逆之車驅起御反○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街還之使不出圍○衛五嫁反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及獻比禽比毗志反○田弊獲者答獻其禽此種物相從次數之凡田主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拒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故不扣○周禮○司凡簠甸役則設能席右漆凡甸音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周禮春官○附按疏云甸役謂天于四時田獵然則甸即田也○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



則與祭謂軍祭表薦平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犬祝犬師宜  
玄謂與祭有司謂犬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  
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  
前祝大並音泰道七報反○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  
君以師行被社豈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犬祝自前祝也  
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  
○大師犬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而詔吉凶師出軍之日按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犬師吹  
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投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吹  
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說以師職  
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大史大師抱天時與犬師同車大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與大師之官主泰○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  
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以上四  
作周禮  
春官  
田役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凡軍旅夜鼓鼙鼗扶云反鼙音羔鼙千歷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王師田古軍制十  
反○鼗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軍動則鼓其衆動息  
大鼗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駒  
田役亦如之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樣縣音玄樣音  
云縣壺以為漏以序聚樣以次更聚擊樣備守  
也立謂擊樣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肩假夏官○銜枚氏軍旅令  
銜枚誤為其言語以相○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  
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音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者御屏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箴代御執轡御  
下櫓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  
察軍憲愿愿吐得反○愿  
有為愿者環四方之故○故者所為折衝禦侮巡邦國搏謀賊搏音  
則執之音樣○謀賊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揚軍旅為之威武以  
反間為國賦訟敵國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師向父時降圍邑降戶江反○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太司寇  
維鷹揚  
大軍旅洊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嘗日用命賞  
于祖祖不用命戮于社○周禮秋官○補注洊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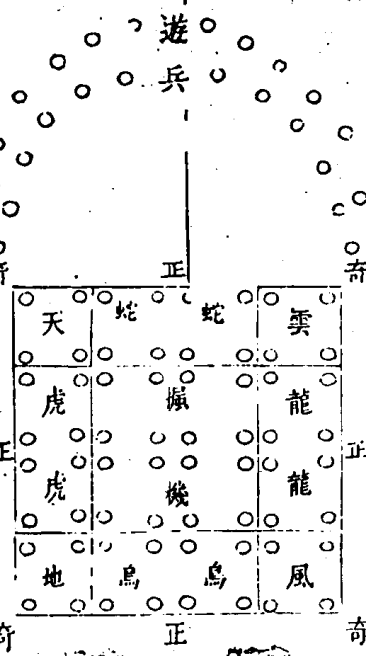
鄉之帥帥之一帥之帥也所類反○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  
 人爲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  
 狻猊旅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狻猊也 狻猊以獬豸兵  
 典反○秋田曰獬豸周禮仲 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  
 秋教治兵遂以獬豸也 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  
 教既成令勿使遷徙 遷徙猶 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  
 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也 世同居少同游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  
 以相死 死以相教也 致 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  
 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 樂音洛○  
 ○附按居則無事而可樂矣而執同里者則同樂焉行則  
 有事而宜和矣而執同里者則和焉戰則或死而可哀  
 也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王 田法 樂音洛  
 矣而同執同里者則同哀焉凡人之相接能無爭無忌而和  
 以濟事則最善故有取於同和總言此世同居少同游者之  
 極其相 以誅無道以屏周室 蕃也 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也 國語齊語也

兵車不式 何威武 武車緩旌 緩耳佳反○畫飾也緩謂  
 旌不畫飾也結謂收 史載筆士載言 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  
 旌之也德車乘車 武車武車皆謂軍路取建戈刀即云兵取尙威  
 盟要之辭○疏曰兵車武車皆謂軍路取建戈刀即云兵取尙威  
 猛前云武也旌車上旌旌尙威武故舒散若垂綫然王金象木四  
 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尙赫奕故綫結其旌于竿也 前  
 ○附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 前  
 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  
 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 載音戴埃鳥來反焉悅專反貔  
 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擊此則士衆知所  
 所率各以其類象青雀水鳥鳴鳴則將風鴻取飛南行利也士

師謂兵衆虎獸其有威勇也 獅亦擊獸也書曰如虎如貌 行前朱鳥而後立武左青龍而右  
 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繕堅也繕  
 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補注東  
 漢陳氏云行軍放之出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爲  
 旗章其龍數皆放之龍旗則九旒宿則七旒虎則六旒龍則四  
 旒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作此舉之于  
 上以指正四方使戎陣整肅也舊讀爲急繕言作而致其怒進退  
 如字其怒士卒之怒也舊讀爲急繕言作而致其怒進退  
 有度 度謂伐 左右有局各有其局 局部分也○前禮○疏曰進退  
 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少者四伐多  
 者五伐又當止而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軍之左右各有部  
 者軍行須監領也

戰陳圖

後漢志云立秋之日斬牲祀劉辟孫吳六十  
 四陳今按諸葛亮魚復平沙石磧八陳如左  
 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王 田法 樂音洛



附按此陣圖原本祇有圖式今因于潛李氏以線分隔其域  
 且有天地風雲虎蛇龍鳥奇正握機遊兵字以醒觀者遂從  
 之○又按朱子前題戰陳圖謂孫吳六十四陳而握機文  
 內並不言及此數至後文朱子今按內始詳六十四陳之名  
 又按此圖天地風雲等各名雖與握機同而位置則全別豈  
 握機原爲諸陳之祖而此則另爲諸葛武侯之八陳與然觀



後又朱子謂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則又與此圖同然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則與此圖同者復有異豈此圖之勾勒加注有未當抑朱子所言者別爲提機之陳注而與此圖無涉與○又按朱子于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之下總結之曰所謂八陳豈一陳各以一爲主而一陳更變爲八八而爲六十四陳與則與其所碎列六十四陳之數不得每項八陳者既畧不掇符且如是以言八陳則斯圖者不惟非六十四陳之全而亦僅八陳中之一陳與

陳風陳雲陳虎翼陳蛇蟠陳飛龍陳烏翔陳八陳四爲正  
奇 厥去聲蟠蒲官反○公孫洪曰世有八卦陳法  
其中旣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 餘奇爲握

總稱之。死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

附於地。衡有重刻。各四隊。前後之衡各一隊。風居四維。故有

面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  
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主制之王 師田 軍陣法 十四

地居中間總爲八陳陳訖遊軍從後躡敵躡反或驚其左或

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

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  
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背山川利害

而行以正令以奇勝○金鼓旌旗數角音一初警衆末收衆

五二持兵二結陳三行四趨走五急鬪金音五二緩鬪二止

退四背五急皆魔法五二立二黃三白四青五赤旗法八一

二地黃二風膏赤作四雲白五天前上立六天後下白七地

黃赤八地後上青二草一金爲天三草二金爲地三草三金爲

風三革一金爲雲四革三革爲龍二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陳各用金鼓之制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

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雪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一

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加五角

音者全師進北靴音不止者行伍不整概徒刀反行戶郎反金革旣息而角

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衡八隊天前衝八隊天後衝十六

隊風二十四隊地軸十二隊地前衝十二隊地後衝十六隊雲以

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

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反○公

此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

獨頤而長長丁天或圓布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

地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

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

洪曰此爲動爲從天陳變爲地陳或卽張  
縱布天一次之縱

形布軟礪而巧固不定其形故爲動也

衝居其左。居兩端。虛實一壘。則此是也。縱子容反。公孫洪曰。人各傳聲。言註釋天戈。

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

或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

風后遷樓文○今按此法六十四陳天衡十六陳居雨端地軸十

後衝六陳居後風八陳附天雲八陳附地合爲八陳天衝并前後  
衝二十四陳冷風八陳爲三十二錫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陳冷



雲八陳爲三十二陰遊軍二十四陳在六十四陳之後凡行軍結陳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街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街爲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陳也每以二陳相從一陳之中又有兩陳一戰一守故又有三十二陳天衡二十四陳地軸等數也中又有兩陳一戰一守故又有三十二節彼此以實擊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易而敵常險我簡而敵常繁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機要也○附按此二條以橫畫分判其營次者依子潛李氏本也○又按朱子謂一陳之中又有兩陳一戰一守故又有三十二陳天衡二十四陳地軸等數今盡取而中分之三十二陳天衡故朱子謂天衡十六陳八隊前風故謂風八陳二十四陳地軸等皆然然則朱子所謂指爲六十四陳數目者即從提提次條內所言衆隊而得之也竊怪古人不明指爲六十四陳者乃與○又按古人以守爲不動者爲實以欲出而戰者爲虛故曰虛實二星

右軍陣法第二卷 凡三條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五 師田 軍陣法 去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造七報反禘乃禮反禘馬伯反○禘師祭也爲兵禘其禮亦受命於祖告祖也○禘注亡○補注東漢陳氏云類宜造皆祭各受命於祖東漢陳氏云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讎告伯反○釋奠奠幣禮先師也訊讎所生獲勝耳者詩曰執訊獲讎又曰在類獻讎○本義○補注東漢陳氏云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告謂告其○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弭反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符手又反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背布內反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塚社告都諸反祇通乃後反探知能反乃

造于先王道七然後蒙宰微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蒙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

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燔音無伐林木

無取六畜禾黍器械音許六反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

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事賢

立明正復厥職司馬法○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

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

士以誅不義將子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摺扑北面而誓之

焉○以等級摺其無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王日大史誓于祖廟太音擇

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五 師田 天子 去

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舍亥獲

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齊制皆反下同○言以大無遷廟主則以幣帛

皮圭告于祖廟謂之主命亦載齊車禮乃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

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

釋奠○附按後曾子問言每舍奠焉而後就館示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

爲呼應則此舍祇是館舍每舍二字連注音釋者恐非 主車止

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

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

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

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誓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



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  
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禱馬伯反○敵不  
禱師祭各也  
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  
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  
加刑罪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則賞于祖  
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  
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  
格于祖禱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舍音救齊側皆反禱乃禮反  
言埋玉則反社主如初迎之禮  
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玉則  
附廟焚之  
舍奠于帝學以訊讖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  
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舍奠之舍音釋誠古後反  
舍爵之舍音捨○以上四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條孔彙子  
同戰禮

右天子親征第三章凡六條○又  
章下凡五條○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  
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側皆反○當  
齊車金路  
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  
祭於祖為無主耳祫音洽○補注東漢陳氏云遷廟主謂新  
祫廟之主也崩薨而舉主皆聚祖廟象生  
者為四車  
而聚集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  
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  
祖禱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賜  
神乃  
政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補注東漢陳氏云既以  
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而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

舍必奠神之地也反必告設奠以上曾  
子問○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不以  
刀卿  
國也○補注陳云軍向左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卒向  
先刃刃向前也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  
右為上示有死志也○少儀○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  
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  
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  
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  
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實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  
善也周實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朝直逆反○附按國中軍中軍門交刃地雖不同而誓則同  
也至夏后氏正其德矣殷言義則亦德中之義也周之言力  
亦就盡用兵之刃言耳使周而無德何以為一代之興王  
哉况下明言三王彰其德一也即夏貴善而殷威不善亦但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注謂之臣  
而後立  
就所重言其謂夏不戰而殷不賞也敬之征有屬  
即曰不用命於社而湯普亦曰予其大賚汝○戎車夏  
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黃車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旂  
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  
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以上司  
馬法天  
子之

天子命將出征親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將子亮反  
齊側皆反○詔告  
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受所命  
受所命天子當  
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鉞音越○謂  
受所賜節鉞天子乃東回西面而揖  
之示弗御也東向西面謂將軍自東還西面  
而揖弗御謂既授已則不御坐然後告大社家宰  
執屋宜於社之右屋音時彰反○左傳云戎有受  
之肉盛以屋器○補注宜祭社之祭名南而授



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頒音其其出不

類其克不禱禱音馬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

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朝直適反○孔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適所從來之方為

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

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附按注北方七者方

河圖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南方九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也東方十一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性則用其方之性祝史告

西方十三者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

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各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大音

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此附將帥稽

首再拜受命將子亮反仰所類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去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禮記注疏卷三十九

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

大鼓王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

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應音證反○孔

附按此為諸侯應敵之禮則此條凡三言君皆指諸侯也而命勇

謀之將及受命待命詔將帥皆指諸侯之說可知但此以祈勝

之禮開端而詳言祈克之儀則以爲互文充實非也蓋諸侯則命將

先行研究之禮于壇乃告社稷宗廟君親誓衆于大廟將勒士卒

陳廟右君立廟廟土卒習射擊刺告廟乃出師此皆諸侯禮也若

天子則先真祖廟大將先入軍史畢從以受命而受節鉞領社稷

至戰之所在然後請克于五帝而大將則自行焉雖其事亦不相

遠而其爲制則全別蓋國君雖尊而天子尤爲獨尊故制禮者必

各其分

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

揖之示弗御也將子亮反帥率並所類反稽音敬○附按此

朱子兼取者以前就天子命將出征條事同而句字舉異

則就將帥受命言禮所主自不同耳

○將居軍中之禮介

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駟駒赴告不

載遷轡將子亮反冑直又反駟音日素音羔轡丑天子素服

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

皆哭七日軍敗三日哭將亡城失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

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相右肩而入蓋喪禮也帥所類

上三條孔叢子○附按天子之哭在使使迎于

軍之先者以軍中之捷與敗皆先使人迎報之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言動皆有節也延則若莫邪之長

鋒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禮記注疏卷三十九

刃與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邪于聲反○兌猶聚

短潰潰散也新莽作銳

則若莫邪之利鋒也

國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

○王者之軍制將死鼓將子亮反○

之耳旨在奮旅鼓也御死響百吏死職士大夫死得列聞鼓聲而

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響音秘行戶江反○軍之令

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異惟均令教令也言使文不進而

不殺老弱不斃未練與與服者不禽格者不禽格音各命者不獲

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

經 113-563







曾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

言也善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禮記檀弓家語曲禮○附按此條自首至又有

朱子皆從禮記本校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武仲率

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

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

者雖賢非此則利已亡矣非患也言亡之古之正也

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臣無討○家語曲禮古之爲

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也左右左右部成而不知是以寡敗

不知敵不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補也變非聲章

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入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五 歸田 行軍法 焉

慎反○豐隙也軍法逃退旂鼓有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

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享獻上

國難以征大國○此條未詳

何者○附按注享字疑誤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備民賞無所生罰無

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

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附按至德至教至威俱就上

得獨發于下而謂民之德衰也蓋言者欲推尊隆古不得不于至

德之下而言至教至威之下而言至威至威而下焉遂不得不

言德衰矣不知有虞氏固尚已若三王之德自一耳周兼用賞罰

賞罰原相資爲用即二代之無偏用其一之理何得謂夏殷至教

至威而周獨德衰乎想言者胸中之所見如是故上第三章章下

亦于夏言德于殷言義而于周則言力也暇皆非確論況如其言

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親爲不善之害也補注賞罰必速此乃

所立之處不遷列謂立此處得賞罰之意列謂民

有罪不待辭此處而即罰之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

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

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遠下重反○補

不賞不罰之例歸之于大捷大敗皆深合人心而得先王制禮之

意也但上承四代亦不指定爲何代大抵渾舉古昔以爲後世法

也亡與無同無等謂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

無與上人齊等之心

若此和之至也○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司馬法天子之義○補注戍兵防邊之兵典籍也謂列名于籍

而役之三年不典謂戍兵之歸三年內役事皆不及也惟旅軍之

樂偃伯靈臺謂偃息霸功于靈臺之下○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

休休息也謂與民休息不復用兵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王制之五 歸田 屬祭樂

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

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

親義見說智見特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

所以戰也說音悅○附按權稱鍾也謂較其車之輕重舍輕而從

心故謂此心非中人所有也殺人以安人攻國以愛民皆王者用

權之事以戰止戰即所謂權出于戰也故仁義智勇信皆見人之

歸之方向慕也信見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

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補注不

謂疾病之民不列籍而歷數之不加喪謂不加兵于有喪之國不

因凶謂不因人有天災而乘之○附按言愛吾民又言愛夫其民

必是兼愛民自總承吾民彼民言也但原文作兼愛故國雖大好

兵民今詳有其字反與上其民混故朱子特去之

故國雖大好

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

經 113-565



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蒐所留反獨息典反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

不過三舍以是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是明其仁

也成列而鼓以是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以是明其義也又能舍

服以是明其勇也知終知始以是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

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舍音捨○司馬法仁本○附按六以是

綏謂不戰而退軍也不能謂敗兵傷病謂殘卒也合教謂合三軍

而教紀極也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也自古之政謂自古而然今

之所不能易也若解自爲此○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

則與上古者二字之意複矣○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

不可用也長丁古之教民必立責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

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附按教民者必立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王王制之王師田軍禮經傳通解

使之各安其分各止其位人人不相陵而教之事畢矣但貴賤之

倫雖立而其不服此貴賤而自高者以有德義也材技也且勇

視此貴賤而相犯者以有勇力也而古者則德義不相踰材技不

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其志向相同而意念協和也何相陵之有

哉方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

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

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

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附按此申明上德義不相踰三語也國

威武不入軍不入國者各有所宜不尊此而貶彼以其皆德義也

然則軍中之德義貴賤各有其宜不以已而貶人亦視諸此矣故

言其爲上人之適用而大利其國也蓋不伐則何求無求則何

爭無求無爭謙以求其明勝而其聽必得情得宜無二屈抑之才

故曰材技不相掩從命以爲士上之人資之犯命以爲士上之人

戮之士皆禮貴與謙有勇力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

各自愛矣故曰勇力不相犯

修則百姓給矣教極省則民興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

之至也附按既以貴賤之倫經曲盡其教民之道然後謹選而使

事有能者而百官給矣惟教事極省則民志專而天賦之良勃然

興矣民之大可用如此倘非教化之至而能如古者逐奔不遠縱

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

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附按此言平日之教此則引進軍之

是禮也仁也就難誘難陷言則是固也勝也其所爲固與勝者仍

在乎仁禮故既勝之後平日之教可以復教非若一時教民以詐

力者既勝而民心已壞不可復以平○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

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朝前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王王制之王師田軍禮經傳通解

易以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

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以上司馬法天子之義

先對言之不修已以待人又承在國言乃但修其在已者而在人

者則待之所謂不求入知也始與不召不至等爲一類不召不至

立語又承在國言至於難進易退雙承二項在國則難進于朝在

朝則易退于國也危事不齒謂遇危事則當先之以尚爲序禮

與法表裏者表裏爲一物而須分內外也文

與武左右者左右爲兩地而不可廢偏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日蒐

夏兩田不田者本春秋秋狩文則其不足據可知又鄭釋廢疾云

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則即下就言賓客充庖是也無事則無征

伐出師一爲蒐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故先人而後已取

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自左驂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驂爲上

以其貴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



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  
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體而達過  
於右脅論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  
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脇獨言射左體則上殺達於右脇  
富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膈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  
左體可推而知也○附按此非鄭注也朱子合殺梁與時傳爲  
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天子不  
令園諸侯不掩羣爲盡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反  
○綏當爲綏綏有虞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之旌旗也下謂弊之驅逆之車○補注東遷陳氏云令園四面圍也掩羣掩襲而舉羣  
取之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下懼仆之也注弊字乃用火弊車  
弊之弊止也此言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腐  
野一節曲禮文朱子序入於此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  
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  
載體經傳通解卷三十九至周禮四注  
未蟄不以火田肩背射也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亦取魚者屬不  
蠶不頭不殺胎不斂矢蠶音述卵力管反斂於表反天鳥考不覆  
巢覆敗也○求篇○補注東遷陳氏云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言  
鳩化爲鷹必仲秋也擊獸之通稱此十者皆田之禮類詩序  
廣仁田者大艾草以爲防艾音義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樹殺圍之處  
或舍其中舍音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舊古戒嚴罔經  
施以爲門故發示執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罔經  
二門用四罔經施反既爲防限書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絨毛  
闔四隅也裘纁質以爲拂中之間即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間  
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  
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  
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合



非所親也○  
五穀者秋左氏傳

右田法第七章凡三條○又○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

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

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示宗廟

示不忘武備又因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鮮音仙

嘗秋取嘗何以也習圃也習圃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圃

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附按戰圃不可不習下一字

字及下故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字

于澤搜所留反狩手又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

取也命不中者雖不中取中丁仲反○補注命中謂今在澤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王師田法 三

中倣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曷之取於

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此條未○春曰

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蒐所留反下同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

之不聞澤不撿羣取大禽不麇不卵不殺孕重者同卵力皆

反孕以證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

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逐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

委反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撿

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諸獸

不撿禽鳥不撿螻蟴不整長丁丈反撿撿綽反禽音至撿音

鳥獸蟲蛇且知應穴而況人乎哉應反是以古者必有養

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不田畋音五穀者以奉宗廟

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去起聖人作名號

而事義可知也附按賈子言夏不田然夏曰苗而首又○禮

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於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

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遠于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

澤射食亦反射不祭獸不田獵射音獵不祭魚不設網罟獵

達反罟鷹隼不鷙睡而不逮不出殯羅隼息九反鷙音至

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墮不以火田墮音不麇不

卵不剝胎不天剝空平反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

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王師田法 三

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網

同湯曰噍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而

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蛛音朱今之人循序序音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

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詩曰王在靈囿鹿攸伏鹿音鹿濯濯白鳥皤皤皤音

反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於音言德至也忘至聖王所以任魚

龍禽獸猶得其心況於人民乎附按在字應連魚龍禽獸四

句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

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熅物時然八心不氣脉淳化



聖者也イハレモノイハレモノヲ修シム也ヲシメテ二言其少也イハレモノノイハレモノノ少也セウイハレモノノ少也セウイハレモノノ少也セウ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徹直列反口大陳舂搗具硬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春貨... 蓄水潦積土塗巡文城繕守備...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人駕乘車...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 客禁舊客勿出王宮...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



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大音泰○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

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下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

祔音石○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

也有火災故合羣生於祖廟易救護徹音景○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反○商

徹音景○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反○商

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燬許

斬反○司馬司寇列火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

道備非常也燬炙也城下之人明口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

成公及司馬司寇與城下之人明口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

俱以使府人庫人一使字貫下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

玄冥回祿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祈于四墉墉音容○墉

陰氣所聚故祈祭禳火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墉墉音容○墉

之以禳火之餘災禳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注與之材木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九王制之王師田役法傳美

使其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昭公十八年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不市春秋左氏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

東雍梁萬方廣蕃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祭第六十刑辟○凡四章

王朝禮十四取尚書周禮制刑治獄之法文集左氏內外

一篇○附按此篇舊本二十九條未分節目今訂為四

補其各又以後三章皆家語孔叢子之言古文多冗其

要者又原出於經今補取尚書中典詰制度之言各冠

首以導經義又家語中有問於孔子三條今以首條所

三皇五帝不用五刑者近老莊之意遂置之章下又遵

例將應屬傳者皆入章下○謹按此書依經傳例敘為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王制之祭 刑辟

集補經

舜典曰帝曰帝舜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陶音遙猾戶八反宄

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士

外日姦在內日宄言無教所致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士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既從五

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

有宅五室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

外次于惟明克允附蔡氏傳曰夏明兩大也魯氏曰中國文明之

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

於朝士于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樂之於市宮辟則下於原野



然即如虞四凶皆有可殺罪而舜以流宥代之豈非亦爲親貴  
功勞之故乎似不應拘周禮而削蔡傳曰謹按朱子舜典象刑說  
言其兇朋黨蟻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  
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寬之  
諒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然則謂四凶皆有可殺  
罪者非屬臆說乎又朱子謂于周添了許多貴賤底儀節則是周  
時原大不同于唐虞視之典爲可寬則孟子此言已自疎漏而說  
矣若唐虞時即有議親之典爲可寬則孟子此言已自疎漏而說  
不去後世學者以孔孟同稱而孟子自謂願學孔子夫皋陶惟有  
人而已是並無他說若此言爲至當毫無可議則蔡氏議親之  
言雖蔡氏于書傳至爲聚落然微有疎即不妨指出前賢固  
人曲護也○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  
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姻音因○糾猶糾察也不弟不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惟謂相憂○  
周禮地官○附浩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故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罰條 三  
入刑之說以不孝爲首而以其餘大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又  
害教之大者人心風俗所關係故特設之刑端○附按鄉八刑教  
善懲惡于根本之地用刑自此始治其原也教之不得施乃以刑  
正之將列司寇一切刑條而先之以大司徒之鄉刑所以見教之  
終而可爲○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詰起  
刑之始也○典法也詰謹也書曰主新國者新辟地立  
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君之國用輕典者  
爲其民未習於教○附剛中鄭氏曰新國或乘喪亂之後二曰刑  
廢故而立新或當封徙之初新立若以懷輯其民皆是也三曰刑  
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附  
汲陳氏曰國之常法惟中而已是中典者一定而不  
易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  
風尚乖異皆是也其民頑暴不率訓典操切嚴峻以御之處之常  
法之外非必伐滅之也○本條義詳見王制之戊設官篇秋官大  
司寇職下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二  
猶察異之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二  
德力  
曰軍刑土命糾守守半反○命將  
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也善父







以爭此所以爲禁民訟獄也。○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義詳見王制之戊設官管大司寇職下。○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也樹之外朝門左。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  
平成也。成之使善。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  
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葬役其次九日坐  
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  
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附而舍之。○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未足曰任。任在  
日格役諸司空坐。日說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說使其州里之人  
任之乃赦之有寬也。○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罷民爲已麗于法者可知矣。國土之罷民曰害人是實有被其害  
之人此曰害于州里則謂之罷民。○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也雖其罪不至入國土而不可以不治于是治之以嘉石之法。○  
王氏曰任係任之也。必州里任之乃爲舍之則無任者不爲舍焉不  
使其爲害於州里也。○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于人在地官司司教亦以二罪民麗附而目之嘉石之民爲罷民  
罷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齊 論語 六

司寇職下又見夏官大僕掌路鼓職中。○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  
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不直則聾。五曰目聽。不直則眊。  
直則喘。四曰耳聽。不直則聾。五曰目聽。不直則眊。  
于山川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聽以五聲茲乃求其情之術也。  
五者皆以辭爲主。故皆曰聽。○江陵項氏曰心者刑之君。辭者心  
之聲。聲發于中不能掩于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則目不亂。其辭  
偽則色變。氣索耳目皆惑。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文叔黃  
氏曰康成所言五種是其一端也。強性柔狠。明闇。慙。五者之動  
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此在事狀之外。能  
言與不能言。其辭發見與隱伏。皆于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司  
寇聽之于朝。○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附按餘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  
附按辟亦例訓灋。此異其文。爲辟者所以別灋法于邦灋也。蓋邦  
灋乃立法。刑罰爲裁例。是常法也。此乃其人有罪。犯法而不  
以灋常刑加者。于是特設灋法以論之。而灋法亦不難乎常法。蓋執  
義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齊 論語 七



一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狗

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音左右音佑鐸大各反朝直達反縣音

也宮王官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官門有符籍

禁其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城下帷野有田律軍有禁離之行

在車離稱載而下帷恐是故禁之可謂言猶客可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警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

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先後猶左右也誓詔於書則曰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

日無于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附靈阜方氏曰

警用之于軍旅者賞罪用命不用命必出失言使知必行也誥用

會同者宜論以禮義也禁用于田役者使眾守法而不敢踰也國

中用糾者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約者謂其民聚可合教而申警之也都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

寇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施之如鄉士爲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曰去王城漸遠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縣士掌野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亦謂縣士○疏曰去王城又遠故加至三旬**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今按其餘經文遂獄則三公六卿皆在焉其以王與三公六卿分敘于鄉遂縣者相備互言之文也不得別爲三項看鄉遂縣雖有遠近之差其獄皆聽于朝王設外朝與公卿參決之則一○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耳疎謂以其差遠不使三公者恐非是**

**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器反則音月○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刺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閼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剕斷足也周改脣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夾關梁岐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膺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霜炎爵高麗金十

**官屬易君命華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辟寇賊劫畧奪攘擄處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日畧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首贗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三年除肉刑○疏曰贗本苗民虐刑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曰贗本苗民虐刑告緇改脣作腭至周又改腭作刖書傳云殯者舉本各也又曰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按呂刑腭辟五百宮辟三百今云贗辟三百官辟五百者乃傳寫之誤耳又曰按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子公有罪當刑徙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綰榮遂泣上書上赦內刑所赦者惟墨劓與則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附錄陳氏曰司刑五刑之屬凡二千五百非周公之舊典班孟堅謂司刑之屬二千五百爲之中刑非矣周公之制安有刑書其殺罪至五百安在其爲中刑也使周公果有刑書權向不應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世清則刑輕世亂則刑重自漢後及今皆然豈有周公之際輕刑少而重刑多穆王之際輕刑多而重刑少耶漢儒所言皆未達也○附按陳氏謂周公之制安有刑書則謂墨罪五百以下五句盡爲飲之寢入與方先生所言他處爲八者同更覺洗刷訛謬爽快○又按注不詳之詩似是祥字之誤**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







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治其始雖不免于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附按舊本篇首載尚書帝命皋陶之法繼列周官司寇諸刑法所以備識古帝王之刑辟也下集家語國語孔叢子左傳諸條為一篇今既分為四章遂于後三章內前二章首載尚書各一條後一章首載尚書二條共補四條以○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者罪及二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附按或疑此條可刪曰凡一條重見于一域者乃可刪耳今于朱子家語取此條令讀者悚然起敬心所謂君子懷刑未嘗非彌刑獄之道也輕○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通義 釋 義 疏 而

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也○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褻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有罪各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婉恥之為

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諱發則曰寇薳縶盤水反劔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劓而加之也○諱戰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

引則刑殺之也○掉暗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沒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

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人述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則美矣求末之問退而記之○以上家語

右論彌刑獄之道第二章 凡三條○又○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主治也凡民之所以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微而無陷刑之民不

幸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故仁愛則服喪思慕祭則不懈人子饋養之道

祀不致勝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喪祭之禮明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則貴賤明尊卑也○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有明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剛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教讓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變闕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



君而亦但飭朝覲之禮乎然則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者

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



作論○疏曰此非疑獄故難輕也刑例也例成也豈成而不可更改  
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刑例也例成也豈成而不可更改  
君子盡心焉刑者刑更古行反○附按疏以例爲形體之形謂容  
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錐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  
生云不可變更今詳其訓爲不可更者蓋是但既以成形體  
則須于重成下添入刑之二字爲斷之死而不可言者乃  
例也此義似亦未安今按例字從人從刑卽以此字爲受刑之  
人亦于六書之義未爲不合刑例也謂刑之則爲受刑之人形  
成也謂斷則成其爲斷死則成其爲死也豈成而不可更卽以斷  
不可續死不可生貼之並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  
言字更字似都見實落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  
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惟過人罰之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  
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  
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  
訟必三訊焉量音亮別彼列反辟婢亦反○一曰訊鞫臣二曰訊  
鞫三曰訊鞫鞫吏三曰訊鞫民也○附東漢陳氏曰父爲子隱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  
附罪以輕爲比恐失入也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大  
赦罪以重爲比恐失出也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大  
小之比成之是故罰人必於朝與衆共之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  
改者公衆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  
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此則志反朝直還反○補注疑  
刑人以下逐句俱就刑人言弗及與政謂雖下至四民之窮  
亦與之政而有常儲此刑人弗及與政者則是弗欲生之也仲弓  
曰聽獄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  
史獄官吏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  
參聽棘不之下參七南反○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然後  
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巧言破律謂巧言破律者令者也通名改作謂變言與物名也左道亂  
也○疏曰地道尊右右爲何故正道爲右邪道爲左○附按通名  
改作注解似即即上句解爲巧言破律之政破之謂以妄言破壞  
益此破律者律即上人所發依法律之政破之謂以妄言破壞  
人見其不美使困政者謂將不在此非巧言不能破律也  
又有一種通名改作者謂將不在此非巧言不能破律也  
制如隱方而改作圓隱白而改作黑上句是矯悍欲沮抑上人之  
政下句是奸險直另造出一政皆所謂亂政者也故曰左道亂政  
左道與道背馳也此最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  
見惡故居四執之首

殺淫逸也或謂人之聲異服非所常見奇伎奇器異之伎可以  
殺淫人心之器蕩動也○疏曰鄭子城好聚衆冠冠子玉爲瑛  
升玉綴皆異服也見左傳公輸若請機變見檀弓○附東漢陳氏  
曰奇技奇器如俳師舞木之類書云紉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行詐偽



之聖也澤謂順其非而滑澤○附石林葉氏曰行聖也而  
于德百辨也而疑于道學非也而疑于智順非也而疑于仁即也  
取仁而行連居之不疑之謂疏云順從非違之事而能文飾光澤  
是也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廢  
尾生之信君  
子力辨之也假於鬼神時曰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不聽疎本之下○附用之陳氏曰古者天子有守龜諸侯有守  
筮大夫有守則請卜於君而巳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仲  
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  
服命車不粥於市○附音育下同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  
於市兵器旂旗不粥於市犧牲鉅鼎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  
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附音育下同巨匱勑亮反中丁仲反下同星音亮○賣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附音育下同  
衣服排後必傷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耻也○附音育下同  
我器不粥者春秋傳鄭人授兵于太官楚人刑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子產授兵登陴蓋我器公家所藏○附音育下同  
有事然後以授將校故不粥於市○附音育下同  
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  
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附音育下同  
命事珪璋璧琮宗廟  
之器兵車旗旂不粥於市則慢禮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  
色粥於市則亂政文錦珠玉衣服飲食粥於市則靡俗果不時  
木不中伐鳥獸魚鼈不中殺用器不中度以下三項禁民之不  
命車以下六項禁民之不殺用器不中度以下三項禁民之不  
文錦珠玉以下二項禁民之不殺用器不中度以下三項禁民之不  
仁○附按此皆民日用所有事雖其自為相售則害治道之大者  
故立常法以禁之古者衣服飲食貴賤皆有常度有定品冕弁冠  
服貴者自製庶人而下皆衣其夫祭祀賓客養老飲食有豐亦貴  
者事以官法為之庶人五等二裘之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  
外何有于飲食此所以無市賈也○附音育下同  
也○附音育下同  
則王制也然朱子取別條音不依家語者以原善于原本耳若此  
語者則王制而朱子則特取家語○又按或疑自巧言破律以下宜

此為古用刑聽獄者所執之科條未嘗不可何必多移  
右古用刑聽獄之法第三章凡二條○又三條○孔子為魯司寇  
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附音育下同  
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乎○附音育下同  
也○附音育下同  
司寇擯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附音育下同  
孝不亦可乎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代反嗚呼上  
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其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附音育下同  
行罪不在民政也夫慢令謹誅賊也○附音育下同  
教而責成功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  
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  
德以先服之○附音育下同  
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懼之○附音育下同  
百姓正矣邪民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云天子  
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附音育下同  
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  
煩而盜不勝也○附音育下同  
也○附音育下同  
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附音育下同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容焉願之潛焉出涕○附音育下同



人刑一物也。○綱振王氏曰：凡禮教與刑相表裏。司徒  
刑折之使有刑以弼之。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則以  
刑折之。其勢不得不入于禮也。○綱振王氏曰：伯夷降典以  
明刑。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舉陶  
明刑之刑。即是道之以德。而乃曰以刑見德。又見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德附於刑。氏傳曰：命舉陶氏。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所以檢  
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石林葉氏曰：古者獄已定而不失其實  
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獄。訟之中。司寇登之。于天子曰：登中。此所  
謂中。即其義也。○環山邱氏曰：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  
妄之念。而止刑辟于未然。然刑辟之相為用。如此帝世之治。所以本  
心而銷刑。辟于已然。禮教刑辟之相為用。如此帝世之治。所以本  
朱兼舉而民。楊于中。惟敬五刑以成三德。附蔡氏傳曰：敬乎五刑  
自不犯于有司也。○敬五刑以成三德。附蔡氏傳曰：敬乎五刑  
德。○新安王氏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  
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  
不至於偏倚。皆敬以主宰之也。○經陳氏曰：時乎用。中典則止  
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附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肅義 刑論 論刑之義 蓋  
此條與下條皆今所補說。見前第二章首此錄呂刑所述。○康誥  
唐虞之刑。以尚禮教。下錄康誥之言。慎罰者。以盡獄訟云。○康誥  
曰：王曰：嗚呼！封敕。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省。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附蔡氏傳曰：此下慎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  
乃不可不殺。附蔡氏傳曰：此下慎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  
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刑故無小也。人有小罪。非是故犯。乃其  
時乃不可殺。即與典所謂得過無大也。○子瞻蘇氏曰：此設為死  
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甲乙皆有  
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定宇陳氏曰：小罪  
之原。為害鄉里。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王曰：嗚呼！  
有小罪而姑終者。皆殺之也。此又當於作不典觀之。王曰：嗚呼！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族惟民其畢棄。若保  
亦子惟民其康。○附蔡氏傳曰：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  
罰。服者。服其民也。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于

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省。樂答若。保亦  
亦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樞王氏曰：明者。聽之得  
情而處之。當於法也。推其勸懲。和是人無不服。處若有疾。以  
下。是于明服中。分兩端。而首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攻之  
無非所以為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不可為而畢舍。其咎  
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此心待民。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  
保赤子之心。保之。陷在前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保護者。當以  
其未見之邪。導之。遠害之端。與之作主。以此心治民。民自慕于善  
而無不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刑人。無或刑  
安治矣。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刑人。無或刑  
刑人。附蔡氏傳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刑人。無或刑  
刑人之也。汝無或刑人。而刑殺之。刑殺刑之大者。則刑人。刑人者  
兼舉小大以。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附蔡氏傳曰  
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有倫。言汝于外事。但  
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法之有倫。言汝于外事。但  
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附蔡氏傳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  
道也。蔽。斷也。○大猷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  
罪也。刑而要之。之要。同要。因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肅義 刑論 論刑之義 蓋  
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時行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股  
氏。服念。於恤之。義。不蔽。明斷之義。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股  
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  
事。以上。拘書。周書。○附蔡氏傳曰：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  
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拘已  
文。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趨時。而拘已  
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封之意。既又慮其趨時。而拘已  
有順義之事。蓋。善之心。生乃。忘情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  
可不。○仲弓問古之刑。敘。與今之刑。敘。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  
繁。其為敘。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敘。而齊之以刑  
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之設。反。○書曰：刑之文。言  
斷折。謂下禮。以敘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  
之以刑。故民苟免。扶。○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名。彌。子。子



問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父音市。公父氏魯大夫季氏。孔子答曰不知其

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扶音文子曰有罪

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當丁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

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補注既答耻字矣又解釋字意

民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勝音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

民齊之於御則轡也轡音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

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捨轡而用策則馬

則民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

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

之助也組音祖驂七南反。鄭風太叔于田篇。言驂服和謂中節如組者如織組之為是以先王盛於禮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禮記。曲禮。鄭注。禮記。曲禮。鄭注。禮記。曲禮。鄭注。

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政民謂暴附按文子仍稱

故孔子言此以見刑不足恃也先王惟是禮刑而民從拘于刑以懼民

不懼運策者文子曰異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異越

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

夫音扶別彼則反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

勝音升並下同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附按文子謂無禮亦治則

特辨夫刑軍反不勝與刑輕反能勝者由禮之有無所以深

微之也禮自君公卿大夫以下服各分等類此由別男女而推

見中國事皆有典禮故長篇于禮而守法固之即或犯法上人施刑亦輕而已能勝焉則禮之為國不可無可曉然矣。孔

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殺民民其生飢寒切於身而

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路反今不先其教而

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

由希故也扶音况為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以化民乎知審此

二者則上盜先息上盜猶大盜書曰茲殷罰有倫周書康誥之文言此

亦當兼用之附按此承上文言赤子知慕父母者由父母之能

審也于其親則食之于其寡則衣之保赤者何須審而現為政

尤欲與賢廢不賢將以二者化其民使皆分份復天仇者而反

可不審乎能審于二者即知教為化民之下以教化民則上人之

盜已先息而下之盜者自化矣蓋人臣以不賢而竊位猶之盜也

當兼用者恐皆于上文文義未能合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

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

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

曰古之知法者能遠遠謂能止其源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禮記。曲禮。鄭注。禮記。曲禮。鄭注。禮記。曲禮。鄭注。

有罪其於怨寡矣既不以禮復不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以怨近

平濫防深治乎本蓋慮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

德矣附按孔子之言有倫者不失其理之謂也但諸侯異法遂無

倫惟其意所向而和法為難張又于知法中問古今之異孔子言

古人之知法者其誠尚遠于獄蓋其防深能治乎本若今人信不

夫有罪則手想道亦寡而回近乎濫夫不失有罪未始非司刑所

實今乃謂之怨寡近濫者始又嫌夫有罪之衆多而于本究無與

也書言惟敬方刑以成三德必斯人而始能治其本哉果能治本

則刑者教之輔即所以為德而深體乎教之意與上文之欲

先教其民者事雖書曰非從惟從惟從言察因辭當差錯非從



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悖必內反○皇陶云是則過雖大可宥焉此云不赦過爲逆是逆於道矣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音紙一作○也書曰大辟疑赦辟婢亦反○周書呂刑之文言大辟死刑疑則亦赦○書曰若保赤子康誥之文言愛民若愛嬰孩赤子然不使失其欲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惡烏路反下同○非喜怒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是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蓋以喜怒愛惡而爲之刑非反古而何○以上七條孔叢子

右論用刑聽獄之道第四章凡九條○又章下凡三條○楚聲子曰善爲

經傳通解卷四十刑之類 刑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辜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濫力暫反殄徒典反瘁在醉反○詩大雅瞻卬之篇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不經不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所命爲天子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樂行賞而賞以懼用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爲于僞反下同飫於據反○飫饜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讎此以知其畏刑也不舉盛饕風興夜寐朝夕臨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與皆叔

走道和之至也允計乙反從子用反詭丸委反遇於葛反條七感反練音求道在由反○附按民亦勞止



以下三引詩皆在大雅民勞篇第一章而孔子分言之也集傳曰屹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敘束之意惜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厲然六夏時感事之意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定矣又按不競不特四語詩商頌長發篇集傳曰競強綏綏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昭公二十年  
春秋左氏傳

及子產卒仲尼

及子產卒仲尼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一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喪服六十一  
章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今接前編爲喪服第六十一旌其服目析本記文並取小

○疏曰按喪服之制在成服後則宜在士喪始死之下

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是黃帝以前心喪終身  
喪服

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入音則是唐虞

之曰山至三年衣布衣布衣冠而已喪服記鄭氏注云太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因以爲喪服則謂夏禹以下三王之世用布

虞以表心服以表貌衰貌若苴齊衰貌若采大功貌若

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哀有淺深。故貌有不同。而節有  
精也。又曰。按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總麻。升數有異。

者新有一有正有義爲父以三升爲正爲奉以三升爲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

母雖是教以醢父故與臣同易以誓其節不  
期齊衰亦然父在爲母爲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

杖齊衰三月章皆義服故齊衰六升冠九升會祖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故齊衰六升冠九升會祖

齊衰非木服故同義服也殯大功有降有義爲夫之昆弟

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

哀惟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爲天

經 113—586



經十一  
總取禮記周禮爲編凡見之它書者間採下不以  
列於其中大槩附爲傳卽禮記中雜條亦多從傳下不以  
列總其義例嚴明大抵宗朱子禮經前篇之法而不似向  
後之混同也其喪禮止喪服補一篇有經無傳所採諸書  
數條當從傳例者亦繫經內因其爲禮書所無故以補爲  
正文其在他篇並見於祭禮諸篇列爲補經者通不過十  
數條而祭禮所取尤爲緊要觀三山楊氏序內朱子謂其  
規模甚善欲取已所編禮悉用其規模更定之夫勉齋所  
編之禮乃遵朱子之意服

欲用舊定者何在乎此言必有其所謂今雖曰不可知然  
取更定者毋乃卽在此乎據此因于前編  
泰訂分明亦仍朱子之遺意遺命云爾  
子夏傳疏曰傳者不知誰人所作或云孔子弟子卜子夏  
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執謂之等此傳亦有之謂爲高之師  
子夏所作可也其傳內更云傳者子夏引他舊傳證已義  
也儀禮見在十七篇獨喪服作傳者以總包天子已下五  
服差降精盡變除之數旣祭出入正陽交互恐積者不能

以特爲傳解  
悉解其義是  
按此乃古禮篇目前題喪服者爲後世編禮者所加既加  
題復存古目者重古不敢輕變之意後於此○附按黃先  
皆單按字所以尊朱子而別于前編也今以旣通爲朱  
故皆加今字且以別于疏文及諸書之單言按者也  
篇目條下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周禮春官

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  
衰七同反直七餘反經大經  
反絞戸交反一如字管古順

屨九具反○者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白衰下曰裳麻在首在  
妻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  
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紵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缺去藥反讀如有頤者弁之類○疏曰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  
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縣子云三年之喪如  
斬期之喪如刻謂衰有淺深也且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  
謂苴麻爲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苴麻爲絞帶小記云苴杖布  
也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此繩纓不用苴  
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且下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  
麻用桌麻也菅草也詩云白華菅兮鄭云白華已漚爲菅濡刀中  
用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獨斬章不言者以喪之痛極莫甚於斬  
又下衆齊衰三年則此斬衰亦三年可知然經文必先此者以先  
斬次作次乃爲齊故斬衰在先且斬文並在衰裳之上絰杖絞帶  
俱繫於苴故苴又在前唯絰有二事仍以首絰爲主故經文在上  
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苴故退  
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最後爲宜此聖人作文倫次也注云明爲  
下出者明其爲下文父諸侯爲天子等而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  
裳者兼解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于弔服三者亦謂之爲衰也土  
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飾云緇布冠冠之無笄者著頤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斬衰 三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直經者麻之有賣者也直經大搯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揆者何



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  
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緇七入反  
革也起呂反齊如字劉才計反擔市監反○盈手曰擔擔  
也中人之扼腕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爾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  
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疏曰此對下庶人  
孫氏注云黃麻子也色言之謂之黃麻子也黃麻之實  
言壯者對黃麻子也名言之謂之黃麻子也黃麻之實  
者亦舉類而言也然案是麻實是子麻兩雅乃云黃麻實  
經者欲見其直經與杖別故下文別云其杖後傳此直連  
物之嫌獨有難經而不言杖也直經大綱左本在下士喪  
文大綱先據首經而不言杖也直經大綱左本在下士喪  
小為據據鄭注無問人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  
於內而本陽也本謂麻根按士喪禮鄭注云在下本在左  
內以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為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斬衰傳 四

本陰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以首經圍九寸取五寸去一  
得四寸餘五分一為五分總二十分應去四分餘十六分  
取十五分以五分一為五分得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并餘一  
總七寸五分一為五分一也齊衰之經斬衰之帶者以其大  
故是陽衰之帶衰極於九自齊衰以下惟取降殺之義無  
所法象也經難云其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其杖也父所  
竹者父之杖亦不辨木名故云削杖者外內有節象子為  
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木不變子為父哀痛亦經溫而  
不改故特用竹也為母杖者不為父杖者父杖之於父無  
節象象無二尊居於父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削之使方  
者取母象也此雖不言杖之細按喪服小記云經殺  
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以杖從心已下與  
要經同處耳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  
高下以心為斷皆下本者本杖也按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  
性也無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為父母喪禮深故許以杖扶  
病雖無爵然係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以為喪主象子也按  
主子為父母致病是為輔病也童子不杖此庶童子也按問  
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謹記又云童子不杖

不非則但有喪衰經帶而已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  
人婦人止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又  
按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以則子一  
人杖則子女子人杖謂長女也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  
人正杖也是童子為喪主則亦杖矣雷氏乃以為婦人皆不  
杖小記婦人為主而杖者惟此一條絞帶者繩帶也冠絕  
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按雷說非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絕  
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鉞而勿灰衰三升管屨者菅菲也  
外納屬音屬升並如字縫扶弄反鉞丁亂反○屬猶著也通  
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  
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疏曰以絞麻為繩  
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馬鄭不言當依王  
義臣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如要經馬鄭不言當依王  
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後變麻服  
布於義可也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  
去一為絞帶冠纓條屬者喪用繩為纓條之冠垂之為纓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斬衰傳 五

也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向外擗之也鉞而勿灰者以冠為  
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月灰而已冠六升  
勿灰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鉞之功濯之則七升  
已上皆用灰也衰三升者不言其鉞與衰同故率衰以見安  
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纓條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舉  
正以也也周公時謂之屨子夏謂之菲外納者按士喪  
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則冠則纓條別材凶冠則  
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屬一條纓武則纓條別材凶冠則  
約之主項後交過兩肩各至耳於武纓之各垂於頤下結之  
也者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者冠也布八十纔為升者此無正  
文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纓條之法皆纓條相登上乃成纓布  
登義雖於升也引鄭記者欲見條屬是喪冠者冠則纓武異  
材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是喪冠者冠則纓武異  
除喪之際朝服纓冠大功已上雖從外門北而見大功已  
左纓者按大功之下而為之從陰陰雖從外門北而見大功已  
胡亥哭在階之下而為之從陰陰雖從外門北而見大功已  
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陰陰雖從外門北而見大功已  
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陰陰雖從外門北而見大功已  
頤然通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冠前後屬



每一升共得有九兩四錢八分然於二十兩之溢猶少十九銖二毫當別取一升仍此十九兩四錢八分之數分爲二十

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故周公沒去受服之文以見此  
長服合上下而該括之也○附按王肅等謂子曰益之說爲



是注疏以為米一升有零曰溢  
似多豈一人一朝所能食乎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詳見喪  
服義篇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

無貨賤一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勞親所降在大功者其

請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疏曰勞親降在大功

者本當期喪還著人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親之喪則不為

服也○正統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為后服期以

后卒必從九年然後後所達其子之志故過在三年中是

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移后於廟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是亦此意也○此意云謂旁親所降在大功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而言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子為父傳



母及兄弟故又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為母四升此云為母五升纓謂細似五升之纓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纓亦放前說皆謂細成布升數少也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以兼天子諸侯能備儀服無降殺也士以下不然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勉人為高行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為卑服輕為屈今大夫為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為高行作大夫也其父母兄弟之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之哀齊斬也春秋之時尊卑尚輕簡喪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衰枕草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皆無等則大夫與士異者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引經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儀禮經傳通解

等為之遂附會而為此說不知所謂升經弟服非喪服也而加環經其升服本有貴賤之殊故發諸各如其經之說所謂以其等也環經為弔而加者則已貴賤如一矣兄喪之正服乎王肅謂大夫敘時升經士素委貌為有異非也此未變服時所著既成服則去之矣升經葛而葬既卒哭也大夫升經帶金革之事無辟皆因事而變非喪之常服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疏曰大夫降其庶子故其庶子例云父之不服于亦不敢服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母大功也今嫌降其子亦不降其父○齊晏桓子卒晏嬰縗斬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齊晏桓子卒晏嬰縗斬緇之也察在胸直經帶杖管屨以直為經及帶杖竹杖食前露三升布直經帶杖管屨也禮記云直杖竹杖食前居倚廬寢苦枕草謂之六反一曰羊六反謂朝一盥米暮一餘云夏枕山冬枕草由苦對反○此禮與士喪禮也枕草于畧同其異惟枕草耳然枕草亦非喪服之正文○其老曰并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之禮其家臣不解故議之○解首經曰唯卿為大夫○疏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制館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見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而驕人之非孫卿以辟害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或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鄭玄以經記之文士為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縗細降一等其縗數與大夫同但經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士有異故為此解非杜義也○襄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縗細斬之解與先王所制父母喪之正禮其說皆已見上諸侯為天子疏曰此交在父下君上者以此天子不傳曰天子至尊也疏曰天子至尊同於父也○方喪三年見本章○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外親之



王輔衰○  
尉禮春官  
君疏曰臣爲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其文在天子下

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曰  
夫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若魯國季孫氏有費邑叔  
孫氏有郕邑孟孫氏有郕邑晉國三家亦皆有韓魏趙之邑  
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有地則有臣故也不言  
公與孤者詩云三事人大司三公則大夫中舍之也但士無  
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躬服加麻不服斬也  
○附按朱子詩傳云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  
也二也三也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然則六卿卽所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而三公在大夫之外而居其上明矣  
今疏謂三公則大夫中舍之者恐誤○又按列傳惟五公侯  
伯子男而皆謂之君則列國之公已統于君于矣若居  
于王朝而爲三公三孤者春秋雖序宰周公于列國  
之上亦不過與此君等而盡該之何得另爲言及哉○方攷  
三年見本章  
父終○喪君三年詳見喪  
服義篇○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謂君所命者也。若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庶人爲國君卽是不達者也。若其近臣喪服齊衰三月，章有但嗣君服斬卽是達者也。故喪服所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三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闕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謂卿大夫用布帶繩屨。○檀弓。○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疏曰：燕氏以爲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爲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記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注恐誤認彼此俱作諸侯，故云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兄弟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父經不云君而云諸侯，故知容在異國也。大抵與諸侯爲兄弟，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或仕爲卿大夫，皆得爲舊君服斬也。○喪服小記。○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也。士爲國君斬小。

其子無嫌故也。○服闋○附靈臯方氏曰諸侯之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何也世子之位不定則未知其所終也大夫之適子人於學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解不爲士者國之大喪士庶子有著位焉故使從士服以卽事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等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也。○內宗五屬之女也若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疏曰以經云爲君夫人則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若因外當云諸侯也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故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言注推言無服而嫁於諸臣與庶人者總謂外宗皆據有爵者皆然也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燕周之等云在已國則得爲君服斬及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此外宗與內章外宗爲君有別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言也。○雜記○不杖期章爲夫之君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通服。







妻爲夫

妄爲君

傳曰君主尊也。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曰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按內則云

則爲妻矣。則名爲妾。故不得名。謂之夫。却其名。而得接見於君子也。旣名爲妾。故不得名。謂之夫。却其名。而爲君也。雖士亦然者。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無異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許嫁女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閨中不同也闕通也通已許嫁者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則同成人矣成人亦得爲父服斬也雖許嫁卽爲成人然至二十皆未時也○附後女子子之別章布總節笄髮喪三年孔反注解未明厥說見內則篇男女之別章謂首飾髮則反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之通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簪也髻髻紛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如麻也麻則室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綴纓紛如素髻頭爲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并男子免而婦人盤髮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袷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但衰無帶下又無衽○條素子反紛音計蒼下畧反條上消反冠古亂反○疏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者止以袷極終三須言之也上文釋至絰有除者此絰三者旣與男子有袷並終三年乃如除之袷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并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并終三年凡經之體制

上陳服下陳人此又別者欲見與男子同日如前與男子異者如  
後土文冠經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弁髻等亦非男子所服也布  
纓者只爲出紼後垂爲飾者而言以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  
對故也禹貢云篠簜既敷孔注云篠竹箭是箭篠爲之也拔士  
喪禮云婦人髻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弁而纓將齊衰  
者弁而纓今言髻者亦去弁纓而紼也齊衰者去弁而纓將齊衰  
者異於括髮者既去纓而以髮爲大紼如今婦人露紼其也其  
而布亦如著慘頭然是婦人髻之制也然髻有二種一是未成  
服之髻卽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三  
是成服之後當紼之髻卽此經注是也按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  
以麻免而以布而婦人髻用麻用布無文鄭以二者同名爲括髮  
節故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爲名爲括髮  
婦人陰以內物爲稱稱爲髻爲異耳按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  
者齊衰將祖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亦  
引小記括髮及慘頭爲說則括髮及免與髻三者雖用麻布不  
同皆如著慘頭不剃至成服以後斬衰至總麻皆冠如著慘頭婦  
人亦皆露紼而髻也按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髮  
以連衣裳不別見衰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故但言  
衰也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  
制也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爲十二開頭鄉下狹頭鄉上寬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女子在室爲父 亡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尺吉筈尺二寸長直亮反○總六升者筈飾象  
冠數長六寸請出綏後所垂爲飾也○疏曰上文云筈子冠六升此女子冠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以皆首飾故同垂言之此斬衰六寸檀弓南宮綰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總麻小功曰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吉筈同也箭筈長尺者此斬之筈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用惡筈鄭謂榛木爲筈則南宮綰之妻其姑之喪云蓋榛以爲筈是也吉筈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今於喪中唯有此箭筈及榛二者若吉筈不過二等以南宮綰之妻爲姑榛以爲筈下云一



凡大功以下不得更差降鄭注云并所以卷髮既同卷髮五  
服遂皆用一尺是以女子子為父母用棒并卒哭之後折言  
外無差降故用吉并也○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

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  
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疏曰謂長女也若許嫁及

前凡姑在為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  
在家為父母雖不為杖亦杖若夫家雖為主乃杖故為夫

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其係非為主則不杖但婦人重夫  
如天固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房主適婦喪則厭適子

使不杖今恐姑既為主亦厭婦明今姑雖為主不厭也又喪  
大記云十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

為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  
病也為婦學者皆謂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而難婦者

云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而難婦者  
人且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

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賈復等以為婦人不杖謂  
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

杖耳然鄭必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記云女子子在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女子在室為父母

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  
童子可知若主喪者杖則不言此童子今由士喪者不杖則

此童子一人杖鄭據此杖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是  
成人出嫁婦人為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于夫杖五日

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為夫杖小記云母為長子杖是成  
人婦人皆杖也至童子喪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

孫人皆杖也至童子喪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  
孫人皆杖也至童子喪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

以其將有適人之義是為之也○喪服小記○齊衰三年章父卒  
為母齊衰杖期章

父在為母通用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謂適人後而出者其始服原齊衰期

山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

於士庶人曰適人曰嫁曰始服原齊衰期者以適人喪時未出則  
不杖期章女子子嫁為父母是也若未處而嫁出是出而乃處成

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六升冠七  
以其冠為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六升冠七  
升總入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也若既小祥而出者以嫁女為父  
母期至小祥已除矣乃被出者復為父更著服也但天子之女

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為夫斬仍為父母不降知  
其外宗內宗反與諸侯為兄弟者皆斬也然下傳云婦人不  
猶曰不二天今乃為夫斬又為父斬此則尊君宜斬如鄭解嫁字將  
服之不得以決此○按嫁與適似俱通稱若如鄭解嫁字將  
為兄弟者皆斬今詳喪服小記此言並非說婦人疏為誤侯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  
既練而反則遂之 疏曰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

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仍隆於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  
女被遣其期服已除欲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後

無服變之節故女即止也未練而反謂先有父母之喪時為  
夫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還夫家則至小祥而除只依

期服也若隨兄弟小祥而夫命已反還夫家則至小祥而除只依  
則遂服之三年乃除為既隨兄弟故也○喪服小記○齊衰  
三年章父卒

為母通用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厥於天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  
履若貴臣得伸石奪其正○厥一葉反曰疏曰士卿士者以其在

公之下大夫之上當卿之位也與命大夫國立孤一人諸侯無公以  
孤為公卿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

孤也孤之卿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孤為公言厥於天子諸侯  
故降其衆卿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孤為公言厥於天子諸侯

與齊衰同卿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孤為公言厥於天子諸侯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東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室老

是也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

是也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

是也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

是也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

是也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近臣謂之近臣



右斬墓二年第一章  
凡十條傳下凡二十四條

凡十條傳下凡二十四條

疏衰裳齊牡麻紐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牡茂后同○疏曰  
屬表者按上新衰章中爲君三升半屬衰鄭注雜記云微細焉則  
屬於纊是三升正服斬下得纊名三升半成布三升微細則得纊  
稱爲上文是在三升斬內以斬爲正故沒義服之纊至此四升始見  
纊也若然爲父哀極宜見深痛之斬至於義服斬衰乃見纊稱大  
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總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爲哀有深淺  
故其文不同也斬衰絰不言麻者彼有杖杖亦直故不言麻此絰  
文不兼杖故得言麻也斬衰冠繩纓退在絞帶之下使不蒙直齊  
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絰同處此布纓亦如上纓纓以一條  
爲武垂下爲纓也削杖布帶並取蒙直之義故在常處斬衰杖  
不言竹使蒙直此既取蒙直亦不言桐者欲見母比父削殺之  
義也布帶者亦象麻帶以七升布爲之卽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  
也齊斬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公羊疏 喪服 喪服 千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梟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沽  
功也疏屨者鹿蒯之菲也梟思似反沽音古後同麋皮表反  
冠尊加其麋麋功大功也○疏曰緝則今人謂之爲緝也上  
章傳先云斬者何不緝也此章齊對斬故亦先言齊者何緝  
也此章對上章直直是惡色則梟是好色故問傳云斬衰貌  
若直齊衰貌若梟也上章爲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則此  
爲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麋是草名按玉藻云屨蒯席  
則蒯亦草類冠尊加其麋者鄭雖據齊衰三年而言而冠加  
服皆同是以衰裳升數恒少冠之升數恒多冠在首尊故加  
其飾也麋功大功者斬冠六升不言功六升雖是齊之未末

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  
言沽功始見人功沽巍之義巍功謂人功巍大不精也  
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削杖桐也見上

斬衰章○斬衰章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爲此章通用當互考

父卒則爲母尊得伸也○疏曰但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舅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

乃得伸三  
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必知義如此者按內則云女子  
有五而辨一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注云故謂父母之喪言

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母喪後

未閏即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知者

爲十三月小祥又至後年正月大祥女年二十二欲以二月將嫁

將除遭母喪猶不得爲伸三年是父服未除不得爲母三年之驗

一也又臚問注云爲母既葬衰入升亦擯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五升齊衰裳入升冠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入升是父卒爲母

未得伸三年之驗二也間傳云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是父

除後乃爲母神三年初死哀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

不  
思  
此  
義  
妄  
解  
則  
文  
說  
多  
差  
皆  
爲  
謬  
也  
○  
斬  
衰  
章  
父  
母  
之  
喪  
無  
貴

一也父無妻喪三年喪夫無其父母無入後者餘爲所徭者之妻若子女子在室爲父條焉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

嫁反在父之室條未嫁而出則三年等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附靈臯方氏曰父歿爲母齊衰三年何也不一斬者原母之情而

不敢並于父也加以再期原予之情而著其本不異于父也叔之

輕也。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不曰斬，而曰刻，子之情有衰也。如斬，有所

殺便父之事而于子之事無所愛也决矣○附按疏說非是彼三

父母二喪也雜記三年之喪既類其練祥皆行如每喪未期而父

喪既親母之練祥亦皆行也至守則字猶龜遜父卒龜得爲母三年○又按疏云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爲母期爲父三年今

詳并爲母之期纔除服則已除者不復續矣若未除服仍當三年何者父卒則爲母三年今父卒矣自當從此條喪服小記不云乎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與此同意也然則流謂前遭母喪自然爲母期者必猶未拜盡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

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詳見喪禮義

章下○齊衰杖期

繼母如母疏曰繼母本非骨肉故次於親母後謂已早或後

此舉父沒後則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之義亦然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記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也因猶親也○疏曰繼母配父即是脾合

慈母如母疏曰慈母非父脾合故次於後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

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女音汝○此主謂大夫士

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也

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

皆得伸也○疏曰傳又別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以證已義

也妾無子者謂舊有子而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

養他妾以為已子若未經育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後復

生養終其身者惟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

如是則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貴父命者一非

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唯貴父之命故也注知非天子諸

侯之妾與妾子者按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既葬

除之大夫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為母子為之公

年者子按小功章君子為庶母之慈也者注云大夫及公

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

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義

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疏曰記者見喪禮義

經 113-597



使何服之有國君之子尚不厭庶母則國君可知也大夫士  
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者喪庶母小功章云君子為庶  
母慈已者傳云君子不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  
以慈已加也父卒乃不服者謂不為庶母也若大夫  
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總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  
已則總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  
慈已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皇氏云有士大夫為  
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已加小功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  
庶母慈已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恭敬謹而寡言者為子適  
其父亦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  
言大夫及公子適妻小功章云君子為庶母慈已者是也然  
三母但有慈母如母也又曰前指國君之子此引魯昭公故  
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可  
以喪服公子為其母緣冠麻衣親母尚不服庶母不禮可知  
若父卒得為已母大功也按襄公三十二年襄公薨左傳云  
昭公十九猶有童時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  
母見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慈母傳 為子 五

足也

曾子問

母為長子 疏曰長子卑故在母下母為長子齊衰者以子為母服  
母為長子齊衰者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已也若然長子與眾子為  
母當父在則期若父在而為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為已服之期  
乎而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子為母有降屈之義父  
母為長子本為先禮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而屈也  
○附按斬衰章父為長子言孫四世長子又在服長子者之為父既  
死之後乃服斬衰三年則此每為長子亦必二義同前乃為之服  
非一義為長子服齊衰三年也一概為長子服齊衰三年則當父  
之服期已除時而母猶服三年者父與父在為母條相制禮者自不  
為也然則母為之服三年者父先為之服三年夫婦同服益知下  
服制禮者是順孝子事父之心而其寓意顯然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不敢降者不  
祖禰之正體也疏曰斬衰章何以三年答云正體於上將所  
傳重不降故於母亦云不敢降當云夫之不敢降妻亦不敢  
降而云父母者各 ○母為長子削杖為長子服不可重杖子

記小

右齊衰三年第二章

傳制一條經凡四條

疏曰此章疏衰已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縵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疏曰此章疏衰已  
還其列之者以此一期與前三期懸絕服制亦不同故須重列  
七服也但此章雖止一期而禭杖其有按下列記云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禭杖五月而禭杖云此為父在為母即此章者也母  
之與父恩受本同為父所厭屈而至期是以雖屈猶伸禭杖也妻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為長子 五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

衰也帶練客視其冠 疏曰以緇反注同問之者見斬衰有緇  
同而練如深衣之緇今文無冠布縵削杖布帶疏屨期者之問  
也齊衰大功冠其受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  
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  
受衰八升冠九升既葬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  
受衰九升冠十升既葬齊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  
為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  
其冠為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既葬大功衰九升冠十升既葬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二升冠十三升既葬大功衰十升冠十  
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十一升既葬大功衰十升冠十升  
降服小功衰十升既葬大功衰十一升既葬小功衰十一升  
總麻小功衰十升既葬大功衰十二升既葬小功衰十二升  
也帶練客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衰升數同故云冠十二升  
云用布練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  
後娶違子之志也疏曰家無至尊故於母屈而爲期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但於子爲至尊也  
於妻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也子於母  
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際然必三年乃娶者  
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左氏傳晉叔向云云王一歲有三年  
之喪二據犬子與禮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  
子之志  
①父在爲母齊衰期詳見喪服義篇○斬衰章父母  
而言也  
其父母爲人後者條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女子子在室爲父  
條爲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齊衰三年章穆公之母  
卒並爲此條  
通用當五考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爲其妻縗冠  
葛絰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七期反類以緇反○公子  
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縗妾

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曰：公子以厭降亦不敢私服母與妻。此云子亦不敢服者謂君之正統也。諸侯之妾以下大戴禮文妾貴者諸侯一娶九女。夫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婦二媵與夫人之姪三人爲貴。餘五者爲賤妾。○本經記○王

禁而弗爲者也

妻附靈皇方氏曰爲妻齊終期何也古之爲夫婦者歸於姑而厚  
於終故三月而後反焉儼不當於舅姑而逃出焉其能成婦順  
則父母得其養兄弟姊妹得親其親三黨得其和乎姓得其式夫  
苟亡常以死責之其擔負至死而後弛故於其喪服以期而非過  
也然則一同於母乎妻則期之外寢可復樂可作矣母則居處飲  
食猶三年也何以知其然也諸侯紀期而公族有死罪素服舅外  
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兄所生之痛如斬者乎大夫之適子向  
不降其妻也舅姑爲之大功則去期近矣士之宜隤而寧也



自注母則居處飲食猶三年也云漢戴德喪服傳除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三年也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

人妻大子適婦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疏曰妻卑

於母故次之為妻年月神杖亦與母同故同章以其出嫁大

夫為夫斬故夫為之亦與父在為母同傳意以妻擬母母是

為母得期妻惟義合亦期故發何以之傳也答言至親者妻

既移天齊體與已同奉宗○為妻父母在不杖為拜見義通禮

廟為萬世主故云至親也○為妻父母在不杖為拜見義通禮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杖期章

大夫之適子為妻條○公子為其妻緦冠葛絰帶麻衣緦緣既葬除之

見本章父在為母條下

出妻之子為母適去也○疏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

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

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雷氏云子無出母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妻出妻子為母

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附靈臯方氏曰出妻之子為母

與父在為母同何也父之匹敵身之所自出也雖去父之室服不

可降於期然自是而終矣其無別於父之存歿何也為父後者無

服則祭可攝矣義既絕於父雖違子之哀而不應其相感動也其

為外祖父母無服何也從服也母出則無所從矣轉而服繼母之

常矣別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用此見婦而不

婦不惟自絕於舅姑且絕其子於已之父母不惟自遠其子且絕

其子於婦姑離終於父母之室而終身作焉所以重德婦行之放

佚而使其不敢犯也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

服親者屬絕道○疏曰再言傳曰義見前章絕族者緣承承

奉宗廟與族相連絕今出則與族絕以母為族絕即無傍及

之服也親者屬者解母被出猶為之服也注旁及日施者詩

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疏曰此不杖章輕於上禪

杖麻屨者杖放次之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

衰皆五升也

右齊衰杖期第三章服制凡五條傳下凡七條

杖麻屨者杖放次之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為子為父已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

子為之一期得伸禪杖但以不為父已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

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已從為之服者亦謂本是路人暫時與父

附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為之文也報者喪服

上下并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義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

繼母恩終從而為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即生報文餘皆放此○

附靈臯方氏曰繼母嫁從為之服期何也此以權制使皆死而棄

無所歸而逃其罪也夫無大功之親相養以生守死義也而孤則

無與立矣嫁而以從於死者猶有挽焉故母子之恩不可絕也古

者同財相養何以不及小功之兄弟聖人無以眾人之所難者望

人蓋專責於所親也因母嫁而從者無文何也其服同也何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父母繼母嫁從為之

知其同無可加也○附按疏文解從字誤○又按報者言若以子

死繼母亦為之服期取兩相為報之義即疏解下文從祖父母

報從母丈夫婦人報之意也今疏解作子念母恩豈母亦念子恩

乎或謂三綱而外孰非報服乃多不言報何也曰其不言報者文

者注報子取簡便耳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貴為母子貴終其恩○今按通典宋

立云貴為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

服不從則不服凱以為出妻之子為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為

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與夫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尊者為

王說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母嫁則與宗

廟絕為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右齊衰杖期第三章服制凡五條傳下凡七條

杖麻屨者杖放次之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



期之喪達乎大夫見上新章

祖父母疏曰喪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此先此先祖也此章有降有年祖亦加隆至期也○附靈皇方氏曰庶子之子為父之母服至三年經何也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大功父歿遂則父歿為母三年降焉可知也不嫌于以之配父而卑其父也先王制禮恩與義並行而不相悖別記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則君夫人在既以正其姑之名而服以婦之服矣庶子得服母之當庶子之子乃不得從父而服父之母乎妾母不世祭服以期而廢其祭何也祭者義之可裁者也服者恩之難絕者也士庶人之祭止於祖而服極於高曾服與廢祭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自注妾母不世祭云義梁傳於子祭於孫止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曰祖為孫止大功孫為祖何以期也至期也○父卒然後為祖父後者服斬見本章為君○祖父

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祖父母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喪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喪服 雙料章父母

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則事得備如父卒為母三年也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母亡亦為祖母三年也○喪服小記

世父母叔父母疏曰世叔世叔父之伯言世者欲見繼世也若言叔則為叔父之弟也○附靈皇方氏曰父在為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世母之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也也恩之所以難屬也故重其義以繼之勿失父母之義也無依也養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資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資子之義也自注云記曰祖母世母疏衰踊不絕地又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知責以義為多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

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脾合也昆弟四

體心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

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於

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

以名服也旁到薄浪反辟音半反辟音避○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宗與宗事者也資取也為姑在室亦如之○疏

與尊者一體明與父為一體故加期也然昆弟之子無此義何以亦期云旁尊者凡得降者皆由已尊世叔非正故不降而生報也父子一體以下傳又明一體之義父子一體者謂子與父骨血同為一體因父與祖為一體又見世叔父與祖亦為一體也夫妻一體者見世叔母與世叔父亦為一體也昆弟一體者又見世叔母與世叔父亦為一體也昆弟之義無分者以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然而分者則辟子之私故使昆弟之子各自私其父也按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昆弟不命之士父事同宮同室則亦別為四方之宮也世母叔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故云以名服也喪小記云繼別為大宗繼祖為小宗今宗子在期章之內明非大宗子是世叔父為小宗繼祖為小宗今宗子在期章之內明功章云為姑嫁大功○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昆弟見上斬

喪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喪服 大義章父母

人後○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

者條○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

不降遠下不降卑○疏曰瑱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

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舉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皆

祖從祖及伯叔之類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輩賤不以已尊

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族

詩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 滕伯文

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滕伯文

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

○疏曰滕伯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虎是滕伯文之叔父也

為孟皮著齊衰之服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

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

不降遠下不降卑也○疏曰

大夫之適子為妻適丁秋反本又作嫡○疏曰大夫之適子為妻

以後適子亦為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



則為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  
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  
媒者以出降○疏曰父之所不降者大功章有過婦云過  
子之妻是父不降適婦也子亦不降降者謂不敢降至大功  
與庶子同也父在為妻不杖者父為適平之婦為妻故適  
子不敢伸而杖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人子適婦是大夫  
為適婦喪主也若然此適子為妻適貴賤今不云長子適上  
下而云適子唯據大夫者以五十始歸為降服之始嫌降適  
婦其子亦降其妻故明解喪服上下降服之義君大夫以尊  
降者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  
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為眾子大  
功之等是也公于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  
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于為其母練冠麻衣大帶練  
為其妻練冠麻衣大帶麻衣大夫之妻乃大功是也公之昆弟以  
功卒云大夫之子為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公之昆弟以  
旁尊降者此亦非已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  
云公之昆弟為從父母昆弟是也按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  
為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  
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為餘尊厭也為人後者女子子嫁  
者以出降者此章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  
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為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大夫之服  
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但以父為主  
故降又不杖尊是以○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  
進之在昆弟上也

夫之適子同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  
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喪服之成文也本所以口  
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之適子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  
為主○疏曰上文稱大夫適子為妻此注云本者主謂喪服  
本文也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若舉士為妻士既  
職早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應其  
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喪服小記  
昆弟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疏曰昆弟早於世叔故大之  
昆弟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為親喪也以其小故以次弟為  
同上章姑在室也

大夫為其兄弟之未為大夫者士為其兄弟之為大夫者

士服見上新真○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昆弟之子見上  
人後者條○附按為人後者為所後者  
之昆弟之子即從父昆弟也當服大功○成人有其兄死而  
不為衰者聞子早將為成卒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續而蠶有  
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早為之衰成本或山  
戶買反綏耳佳反○蟬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其死如蟬有  
匡范有綏不為蠶之結范之冠也范蟬也蟬綏也蟬有  
長在腹下○疏曰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子早孔子弟子子早  
性孝此不服兄衰之人聞其來為成卒必當治之故懼而制  
服也蠶則續絲作繭蟬背殼似匡范頭上有物似冠也綏謂  
蟬象長在口下似冠之綏也以譬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  
於子早方為制服服是子早為之非為兄施  
亦如蟬匡范綏各不關於蠶蟬也○覆旦  
為眾子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土謂之眾子  
未幾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  
服之內則曰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  
循其首○別彼列反○疏曰眾子早於昆弟故次之土謂之眾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大夫之妻皆云庶子天子國君親旁親故不  
服也引內則者言庶子別於適長者也

大夫降其庶子見上新真  
昆弟之子禮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疏曰昆  
弟之子庶子疏於親子故次之世叔父為之此兩相為服不言  
子與親子同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詳見喪  
古者不降膝伯文為孟皮齊襄其叔父也見本章世父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疏曰此  
下當道云昆  
弟不言庶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  
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疏曰父之  
不降者即斬章父為長子是也此注云適子為庶昆弟已











理木為櫛櫛即梳也。以自理木為櫛櫛也。後櫛櫛木與象櫛櫛  
對。此櫛櫛與象櫛櫛相對。櫛櫛者。按櫛櫛。云。南宮縚之妻之姑  
之喪。櫛櫛以為櫛櫛。尺而櫛櫛八寸。彼為姑用。櫛櫛木。用此亦  
婦人。為姑。但此用櫛櫛木。彼用櫛櫛木。不同耳。蓋。木。用。此。亦  
南宮之也。傳明。吉。時。之。外。以。象。骨。為。之。櫛。人。上。而。用。此。亦  
師。天子。諸侯。皆。玉。也。若。今。刻。銀。頭。者。鄭。時。拘。而。之。物。刻  
銀。為。之。此。亦。在。頭。而。去。首。為。大。備。明。首。亦。刻。銀。故。不。漢。法  
況。之。也。出。適。女。子。在。家。婦。俱。著。惡。弁。婦。不。言。卒。哭。折。古。弁  
首。女。子。子。即。言。者。明。女。子。子。有。所。為。耳。以。女。子。外。成。就。以。哀  
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古。弁。仍。為。大。飾。折。去。其。首。故。以。歸。  
夫。家。解。之。然。喪。大。記。云。女。子。既。練。而。歸。者。彼。是。正。法。此。容。有  
故。可。以。權。許。之。耳。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子。對。父。母。生。稱。婦  
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  
君。之。櫛。櫛。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當。服。其。親。然。○ 疏。曰。女  
君。先。則。妾。為。女。君。之。當。服。者。謂。妾。云。婦。是。從。從。而。何。故。為  
女。君。當。服。防。觀。也。○ 婦。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當。服。者。以。婦  
女。君。若。尊。故。也。○ 婦。女。君。之。當。服。用。  
○ 後。凡。女。君。之。當。服。用。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婦人將子嫁而無父者。彼不嫁者。自是貞女。守志而有嫁者。雖  
不如不嫁而聖人許之。○ 附。鄭。氏。曰。婦。人。將。子。嫁。而。無。父。者。  
所以存孤而使人不獨子。其子也。且。之。喪。其。故。雖。有。常。護。其。子。而  
卒。莫。能。容。其。族。也。能。卵。而。翼。之。有。父。道。焉。故。正。其。名。重。報。以。教  
民。厚。也。古。者。大。宗。收。族。而。傳。文。後。其。此。何。也。  
人事或有所窮也。自注云。如。單。微。轉。徙。之。類。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  
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  
族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者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  
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  
居則不為異居。○ 適。人。施。養。反。稱。而。更。反。○ 妻。稱。謂。年。未。滿。五  
財者也。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  
恩雖至親族已絕矣。人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曰從服者以夫為君。斬故妻從之  
人猶內宗也。為此  
徐通用當互考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  
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間在。上。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  
其為父母本期不須言報也。姑姊妹對兄弟出適。為。姪。與。兄  
弟大功。姪與兄弟為之降。至。大  
功。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主故也。無  
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疏。曰。無。主。有。二。謂。喪。主。宗。主。  
傳。不。言。喪。主。喪。有。無。後。無。主。者。今。無。主。者。謂。無。祭。主。宗。主。  
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  
哀。況。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不。言。嫁。而。云。適。人  
者。適。人。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  
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曰此亦從服輕於夫之君及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

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祖疾

○疏曰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則小君者欲

見臣為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者傳解經臣為君之祖父母服期若父在則為君祖父母從

服期始封之君非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立是受國於曾祖若曾祖受國於祖則曾祖為之斬何得

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則曾祖為之斬何得

自當服斬若君之在薨君為之服斬則臣從服期也趙商問

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期何

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

又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問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

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加

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加

乃具也○附按注父為君之孫此君字指今君之曾祖言○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司服凡喪為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疏

衰故言凡喪以廣之鄭云小君者解體臣為王后斬其王后齊

意又按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喪之

臣為君斬衰為期而鄭但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

諸侯為后之文故鄭即本不見諸侯為后而於此單言諸

侯也其卿大夫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侯同土之子庶幾服

與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

士服注云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夫子君

服斬期從服期天子卿大夫未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周禮○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外宗為末人

春官○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外宗為末人

猶內宗也以上見上斬○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

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

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

者若石小君在則益不可○服問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

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祖疾

○疏曰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則小君者欲

見臣為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者傳解經臣為君之祖父母服期若父在則為君祖父母從

服期始封之君非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立是受國於曾祖若曾祖受國於祖則曾祖為之斬何得

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則曾祖為之斬何得

自當服斬若君之在薨君為之服斬則臣從服期也趙商問

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期何

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

又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問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

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加

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加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

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祖疾

○疏曰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則小君者欲

見臣為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者傳解經臣為君之祖父母服期若父在則為君祖父母從

服期始封之君非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立是受國於曾祖若曾祖受國於祖則曾祖為之斬何得

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則曾祖為之斬何得

自當服斬若君之在薨君為之服斬則臣從服期也趙商問

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期何

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

又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問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

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加

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加

乃具也○附按注父為君之孫此君字指今君之曾祖言○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

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祖疾

○疏曰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則小君者欲

見臣為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者傳解經臣為君之祖父母服期若父在則為君祖父母從

服期始封之君非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



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故子柳請使  
爲舅服之○疏曰知禮者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  
文環經形服之經者約縷一服所謂經也縷而不縷  
加環經又注雜記云環經一服所謂經也縷而不縷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也末吾禁也○答子柳也姑姊妹

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未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以諸

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以諸

夫爲天子之哀弔服之經○疏曰退子柳也退也弔

子柳妻也諸侯之大夫爲子之衰據喪服總衰也弔服

也○疏曰○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見本章爲人

母○有從輕而重公之事爲其皇姑○詳見喪服義篇○安

妾爲君之庶子○

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疏曰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

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故二母爲之亦如已子服期也

故子中兼男女但以義服情輕同婦事舅姑故次在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爲

報子還服期若然上世叔之下不言報者二父本是父之一

體又引同已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妾服見大

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疏曰二妾爲其子應降而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

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

子同也○疏曰妾不得體君者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

夫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其妻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

妾賤皆不得體君然君不厭故自爲其子得伸而服期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以重出其

文故次在此也

正期也曰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也○經曰

云又子玉無嫁文故似在室傳言不敵則是雖嫁而不敵降

祖故似已嫁經傳立言之

欲見在室與出嫁同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

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公凡

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大夫命婦○疏曰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六

命大夫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山其文其餘並是

降而不降故次在女子爲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

皆合降至大功爲作大夫與已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

子子既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嫁大夫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

然主哀憫之不忍降還服期也注云命爵亦等者大宗伯及典命

之六命大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昆弟三也姊妹四也姊妹五也

子子六也○附按唯子不報則餘皆報也蓋子子大夫之子仍是

女子子爲祖父母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以重出其

文故次在此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

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

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易爲不降命婦也

夫尊於朝變貴於室矣○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

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易爲

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易爲

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失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大夫



以爲小功有大夫爲其長弟之長殯大夫未既爲兄弟  
殯明是幼爲大夫舉此一隅以得法相難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附按前適孫係傳謂有適子者無適  
孫蓋必適子死係承重乃  
利適孫乃爲之服期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敢降其與適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疏曰以出嫁爲其父母亦重出其文故  
謂一妻一妾中間猶有孤猶有卿大夫妾不可知  
之者舉其極尊卑其中猶有妾爲父母可知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  
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是言子尊不其父  
於父母此傳以明之疏曰問者以公子爲君厭爲已母不自服  
其父母故以明之○疏曰問者以公子爲君厭爲已母不自服  
五服又爲已母無服答云公妾既不得體君君不厭故妾  
爲父母得伸而服期也鄭欲破傳義故據傳所云然則女君  
爲君者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與猶不正執之辭也春秋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義者祖九年傳文禮妻從女君而服其黨者雜記文也鄭既  
以傳爲誤故自解之一則以女君不可降其父母二則經文  
兼有卿大夫士何得專據公子  
以決父母是是以傳爲誤也

右齊衰不杖期第四章凡三十條傳下凡二十六條○傳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禮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計口  
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此及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  
略之至正大功言冠見其正猶不言帶總麻又但言總麻餘皆  
注云不以輕服受之者凡變除皆因葬緣亦云齊衰三月不冠帶  
無受服之理也天子諸侯葬異月者此章以三月爲主經中葬  
公爲所寓又有舊君葬天子諸侯又有庶人爲國君鄭云天子  
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者  
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少也  
不得言少以包多亦不得言多以包少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禮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計口

以上同名並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  
同繩屨謂以麻繩爲屨也○喪服不設  
寄公爲所寓○疏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義者爲首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藏其  
式微黎侯寓于衛是失地之君爲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  
至葬更服葬訖乃除是失地之君與民同者以客在國得主君之恩  
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  
三月藏服至葬又服葬訖乃除

大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宗子繼嗣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  
宗也○疏曰此與大宗同宗親如寄公爲所寓故次在此謂與大  
宗別高祖之人皆三月也言大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爲  
大宗子并母妻齊衰三月按斬章女子在室及女反在父室者  
又不杖章中歸宗婦人爲當家小宗親者期爲大宗疎者三月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母妻也疏曰祖謂別子爲

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尊祖故敬宗  
者是百世不遷之宗大宗者尊之統故同宗敬之尊祖之義  
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母妻也疏曰祖謂別子爲  
主其祭主廟在則不爲宗子之母妻也疏曰祖謂別子爲  
子母在則不爲宗子之母妻也疏曰祖謂別子爲  
已上則宗子之母得與祭然宗人乃爲宗子妻服也必爲宗子母  
妻服者以宗子妻得與祭然宗人乃爲宗子妻服也必爲宗子母  
族人婦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爲之服也○宗子孤爲  
殯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  
爲殯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  
事者也孤爲殯服者中殯大功衰下殯小功衰皆如殯服而  
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中殯大功衰下殯小功衰皆如殯服而  
邦人者與宗子絕屬者中殯大功衰下殯小功衰皆如殯服而  
九月中殯大功衰三月下殯小功衰三月其長殯大功衰三  
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殯大功衰三  
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三月其長殯大功衰三月其長殯大功衰三  
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三月其長殯大功衰三月其長殯大功衰三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

爲異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曾祖父母疏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祫父之下。經但云曾祖不言高祖按下總麻章鄭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注亦兼曾高而說也。經不言者以其同服故也。○附靈皐方氏曰喪服不及高祖何也。與曾祖同也。何以知其同無可殺也。何以知其非無服也。未有旁服以是降而反遺于正體者也。服之有差所以責其誠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易曾祖爲五月高祖三月而例以小功總麻之月數未達于先王稱情以立文之義也。○又曰夫承高堂之重則妻何服凡祭必夫婦親之父卒爲祖父後者斬則妻從服如舅姑可知也。高曾視此矣。然則母在宜何服原祖之情不忍以孫之亡而遠其婦緣婦之義不敢以夫之亡而遠其祖則服如舅姑可也。然則婦姑同服可乎。義之重均則高曾之服同齊衰三月恩之輕均則從祖父母諸父昆弟同小功安在婦姑不可以同服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

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終服也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

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不則曾孫立孫爲之罔同也  
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曰服之數盡於五者

自斬至總也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是本爲父期則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

總麻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期會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  
比鄭惠澤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

也又云曾孫玄孫爲之服同者曾孫中旣兼有高祖是曾孫

其衰麻謂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

尊者也滅五月三月者息七

老爲人後者傾  
疏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

專曰可以殺晉衰三寸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傳曰何以用齊魯三月七十二日乃四十二

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疏曰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

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

君而猶未絕也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於郊未  
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

民也。疏曰：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如此者，謂之以道去君。若有罪放逐，爲非道去君。大夫去君歸其

宗廟猶爲舊君服若君不使歸其宗廟是得殃而去則不服矣妻子自若民者此鄭約上文大夫在外其妻去子爲魯國

君也不言士者此主待放未絕大夫有此法上雖有三諫不從出國之寺安曲學喻竟秦服乘髦馬不墜鬣不御婦人三

月而後卽向他國無待放之法是出國卽不服舊君矣則此

亦號大夫矣○附按疏謂不言公卿及孤今詳卿上大夫也

力力如居則公班有力力者可知聖明三  
舊解未確說見

經傳通解 卷四十一 吳

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曰經不言大夫專爲大夫解

之者以其言曾祖爲士

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蘇曰此亦重出故次在男子曾

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欲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

疏降二字駭人于釋未安。唐國下大功章注疏誤言逆降及于此也。今詳此處並不煩言逆降二

見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修下傳

傳曰嫁者其姑族方夫者世承姑者其族人曰女者七

以能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祔也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

降可知也成人者二十已笄以醴禮之若十五許嫁亦笄爲

爲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主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況

經 113—610



此疏云傳不言者誤

傳凡九條傳下凡八條

大功布夏裳牡麻紼無受者大功布者其鍼治之功蠲沽之○疏曰章次此者以其本服齊衰期爲殯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云月數者下文有纓紼無纓紼言七月九月故於此畧之無受者不以輕服受之注云大功布者其鍼治之功蠲沽者斬衰皆不言布與功以其哀痛極未可言至此輕可以見之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鍼治可以加灰矣但蠲沽而已言大功者用功蠲大故沽疎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謂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計以父母於子及痛情深故在前兄弟之子亦同此而不別言者兄弟之子猶子也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殤有三等而制服唯二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禮記子思子注海陽 辛

等者欲使大功下殯有服故也若三等則大功下殯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附靈輦方氏曰古之詳于殯服何也先王以喪禮之心以哀死一以掩生也悲哀志滿氣盛故袒而跽之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水漿糜粥量而後食志滿氣盛故袒而跽之以動體安致其思慕也蓋必備其禮達其情而後哀可節焉人之愛其所以於所親爲甚服可除其情不可抑而絕也故子婦之愚慈者乃過時哭泣以傷長老其敬順者或攝臨以傷其生用此知古之道所以達人情之實而不可易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緝

張未成者其文不縛故殤之綆不膠垂蓋未成人也年十

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

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

哭也得音屬。膠居蚌反。○縛猶數也。其文數者。謂髮除之節也。不膠垂者。不紱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

禮記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大功子姪者

以口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殯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數音朔散悉但反。疏曰成。人皆期以其未成人故。降至大功。其成人至葬後皆以輕服受之。今喪未成人卽無受三等。殯皆以四年爲差。取法四時。穀物變易故也。又八歲以上爲有服。七歲以下爲無服。者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也。傳必以爲三。造名始哭者。以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盼人所加憐故。擗名爲限也。未名則不哭者。不以日易月而哭。初死亦當有哭耳。注云。變除之節者。成人之喪既卒。哭以輕服受之。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有變除之節也。今於殯。喪象物不成。則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不絞帶之垂者。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至成服。乃絞之。小功已下。初而絞之。今殯大功亦於小斂。脫麻散帶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也。生一散者。哭之一日。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此則惟據父母於子之。間餘親凡言子可以兼男女者。謂若期章云。子又云。昆弟之子也。殊之以子。關適庶者。關適也。爲子中。通有長適若成人爲之斬衰。今殯死與衆子同者。以殯不成人如穀物未熟。故同殯大功也。別言子者。見斯義也。王肅馬融以爲日易月者。

儀禮經傳通解

至

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總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若然哭總麻喪三月與七歲同又此傳承父母子之下而哭總麻孩子疎失之甚也○今按此章傳交通言爲殤之義不專爲子女子而言也今以其舊文在此不駁輒易凡傳記言殤者悉附於下○附按以日易月止宜照減喪以日易月說如父母服期者十三日而已傳以子生之月固不合主馬推及○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總麻之親亦不合○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喪服小記○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

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

人之喪治之春秋公羊傳○又文公十六年子叔姬卒傳同○許嫁笄而字之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註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筭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春

秋穀○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

保皆息 萬音遇又音務○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  
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出大帶



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疏曰按左氏傳云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服公子此作焉人者焉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曰使之雖病也謂時任之雖重也謂時君子不能為謀也上弗能死也不可謂臣士又不能死難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師

重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謂姓汪名錡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欲勿殤重汪錡見其九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疏曰言其可不為殤也○禮記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殤

失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妾服見大功章大夫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也諸侯

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疏曰自叔父至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人齊衰期長殤中殤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又皆尊卑為前後次第作文也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皆正統成人斬衰今為殤死不得著代故人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為重出其文故也汪云公君者直言公恐是公士之公及三公與孤皆號公故訓為君見是五等之君天子亦如之者以天子與諸侯同絕宗故也○附帶卑方氏曰國君絕期而為適子三年通乎上下小功之親皆在他邦加一等也知此見父母兄弟居加一等何也以事之變而生其恩故不得服其常服也別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稅喪已則否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自

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經無纓也○疏曰經之有纓所以固經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經云九月纓經七月不纓經故知經有纓為其情重故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大功已上經有纓之文鄭檢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經有纓明矣鄭知一條纓為之者見斬衰冠纓繩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不為纓則此經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經垂下為纓可知小功已下經無纓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經無纓明小功五月已下經無纓可知

右殤大功九月七月第六章 服制前後二條經凡九條  
○傳一條傳下凡四條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

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殤

非內喪也○疏曰此成人大功章輕於前殤章前既略於此具言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大夫除死月數亦得諸侯絕期無此十功喪大夫士三月而葬大夫除死月數亦得為三月也非內喪者彼國自以五月葬後服此諸侯為之自以三月受服與此同故云主於大夫士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

葛絰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疏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者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正言義大功

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正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也據受之下發傳者明受盡於此義服大功以小功至葬唯有一變麻服為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故傳據衰大功而言也引間傳者證經大功既葬其麻經受傳小功者變麻為葛五分去一大小與小功初死同即間傳所云大功之葛也○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



姑姊妹女子適人者疏曰此等並是本林出降大功故欠在此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疏曰其夫自爲之禭杖期故此從乎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一  
書公族則多壘分敗食畢  
齋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

之者也詳見喪服義篇

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疏曰昆弟親爲之期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姑姊妹之下謂之從

父昆弟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一等故大功也若然於○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言報

其爲宗子不降○疏曰謂支子爲大宗後反來爲族親兄弟

之言以其出於本  
故言報是兩相爲

男女皆是下鴆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曰卑

功障一等男女皆是者  
女孫在室與男孫同

適婦適婦適子之妻○疏曰疏於孫故次之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是  
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但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謂夫有廢疾若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

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

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

女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衡者服期也

者情重故至此言女子子爲衆昆弟者抑之欲使厚於夫氏故次

在此也爲本親降一等是其常言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者不杖章所云是也○妾服見不杖期

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條

姪丈夫婦人報爲姪男女服同○疏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不言

以姪女言婦人見嫁山因謂姪男爲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是以鄭

此言爲姪波言爲姊妹上條言女子子爲衆昆

專曰淫者可也。謂吾古者。皆謂之至。疏曰。姑之名。唯對姑生。

伯曰姑若何也詞言姦者之言之女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附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于伯

叔從母耶顏口伯叔有父弟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稱姪且甥姪雖施之于姑舅耳可答

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于兄弟之  
子稱其情實甥子居內族自我出故于姊妹之子言其出生

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謂我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我從母者謂之姊妹之子古喪宗云夫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子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而事夫故後蜀別義而名之

其名宜同如以女字在行事死作悲哉猶如姑者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爲親不異而言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亦猶自

男而制也名于男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甥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因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妾服則未期而齊女子  
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條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爲  
之大功也○附遺皇方氏曰婦人爲庶婦小功而夫之兄弟之子  
婦大所何也報服也姑之於婦則不可以言報也夫之兄弟之子  
婦服不見經何也以婦服夫之世母叔母知其報也  
何以知其報也大夫之子於不降期雖子不報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

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

妻婦者是姦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情

乎姦本又作姦同蘇早反治直吏反○道猶行也言婦人妻

之妻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謂弟

之母乎姦猶使也彼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

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

不懷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

男女有別○疏曰從服者從夫而服故大功也夫之昆弟何

以無服已下總論兄弟之妻不爲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

爲兄弟妻服之事也若以弟妻爲婦即以兄妻爲母而以兄

服兄妻又以婦服兄之弟則兄弟反爲父子亂昭穆之次

使兄妻以子服服夫之弟則兄弟反爲父子亂昭穆之次

引天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

類屬聚也合聚族人於宗子之堂上行食饗之禮即

會者主名謂母與婦之名治正也際接也以母婦正接之

謂母婦之名明若則男女各有分別而無淫亂也○行謂

反復者口反○先師朱子親舊本下云今按傳意本謂

妻不得爲兄妻亦可謂之庶矣而可乎言其不可謂弟妻爲

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庶矣而可乎言其不可謂弟妻爲

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爲士者曰大夫爲此

不期今以爲士故降至大功亦爲重出此文  
故次在此也子謂庶子者長子在斬章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

親服○大夫降其庶子見上斬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

子於兄弟降一等疏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

以旁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經中已言此

今又言者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是以總云降一等經中已言此

求也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已下得降

故注云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專指

兄弟猶族親所容廣也○附盛皇方氏曰大夫之何以從

而降也爲攝祭也攝主不厭祭不族不假不綏祭不配其

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餘以是知有出疆之政

則祭必攝也無子然後攝以兄弟大夫之祭內喪齊衰大功

皆廢期雖降祭仍不可得而攝也期降而大功然後大功可

降而小功也自注以是知有出疆之政則祭必攝云春秋傳大

亦此義也自注以是知有出疆之政則祭必攝云春秋傳大

夫問君之喪攝主而往雖與曾子問不合足徵以公事出疆

祭必攝又自注無子然後攝以兄弟云祭禮則舉莫喪服大

夫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

自注然後大功可降而小功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

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

知功○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疏

爲兄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相

降一等不言士士遠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止若行臣

故從君服也○以上本經記



庶子則從平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見弟庶昆弟也舊禮卑在下  
其於厥降之義宜家此傳也是以上而問之父所降謂適  
也○疏曰公之庶昆弟以父在為母妻服在五服外公卒猶  
為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孫父在有厭從於  
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  
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  
亦如之○疏曰此文承上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  
上二人也以此從父昆弟為大夫故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  
也鄭云互相為服者以彼此相為同是從父昆弟故也注云其為  
士者降在小功者降一等故也適子為之亦如之者雖適不降同  
等故也○相為子偽反○附按皆字之解疏謂承上二人者甚順  
注解于語句似有欠闕而未釋至其為義則此為彼者既明而彼  
已不言  
可知矣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故次從父昆弟此謂世叔母為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女為在  
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謂是見疏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  
之妾為君之庶子係○附按此條舊本在上條之下隔一國以  
附之今詳上條言為其為大夫者此非其類既不相蒙故另提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夫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  
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長子亦期○疏曰妾為  
君之庶子輕於為夫之昆弟之妾故次之引傳舊傳為此經作也  
在下者鄭云文欄在下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五年者妾從女君服  
得與女君同又云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者以女君從夫降其庶  
子大功夫不厭妾故自服其子期也注妾○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為君之家子亦期謂亦得與女君同也  
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禮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  
服也○疏曰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知逆  
降者此經云嫁者為世父已下出降大功曰是重出法更言未嫁者  
亦為世父已下非未嫁逆降而何言舊禮者此馬  
融之舊禮如此鄭以此為非故于下注破之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

大功也妾為君之庶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者謂素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

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祖父母同見三

之妾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庶服得與女君同見三

在下稱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降旁親及將出者明及時

也○疏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庶服得與女君同見三

在上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稱脫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

後以注破之也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

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者此鄭欲就舊讀

破之按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自為其親皆言其以明

後者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自為其親皆言其以明

之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為私親也又引齊衰三月章者謂嫁

與未嫁為一貫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此則為旁親雖未嫁

亦逆降聖人作文是同足以明之明是二人為此七人不得

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又以下文為世父以下為女

自服私親也言傳所云文欄在下者此傳為之庶子而發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應在妾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章編斷後人錯

置於下是以前讀誤也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謂女子子

五已後嫁嫁并為成人有出適謂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謂女子子

父已下旁親也及將出明當及時者謂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謂女子子

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適此世父已下大功之未

依本服期者適後年二月不得及時而嫁也○先師朱子謂舊本

云傳先解嫁者未嫁者而後通以上文君之庶子并以下文與

女君同釋之乃云下言為世父母以下而自服私親釋之

文勢似不誤也又批云此一條舊讀正得傳意但於經例不

合鄭注與經例合但所改傳文似亦牽強又未見妾為已之

私親本當服期者合着何服鄭言十一字是鄭所置今詳且

十一字中包為世父母姑姊妹十字若無上下文即無所屬未詳

其說可更攷之誤今考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謂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謂女子子

時已見於齊衰期章為兄弟父兄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

父母姑姊妹之服無交而得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

矣○此條內妾為君之庶服得與女君同見夫庶服皆通用

姊妹之服無交而得見于此則其從鄭說者已至密矣然



子爲  
條長

者○君爲姊妹女子乎嫁於國君者疏曰此等姊妹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山其文故

次在此也此大夫去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國等人臨車同與降旁親姑姊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然嫁於大夫尊同

無降有出降皆大功也猶大夫妻爲命婦假令姑姊妹亦在  
 室及嫁皆小功耳若果不爲大夫妻交際在命婦爲本親姑姊妹亦  
 命婦惟小功耳得在大夫夫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  
 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  
 煩別見也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  
 君施期已下令爲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

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

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

臣請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

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

亦不敢服也。不得禘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禘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

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位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

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者諸侯之子適適相承而旁支庶已下並爲諸侯所絕不得稱諸侯子變

名公干適既立廟支席子孫不立廟是自卑別於尊也公  
子之子孫或爲天子臣出封爲五等諸侯後世將此始封之

君世世祀之不復祀別子是自尊別於畢者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其初升爲君諸父是祖之一體又是父之

一體其昆弟既是父之一體又是臣之一體故不臣此二者仍爲之著服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其諸父

尊故未得臣仍爲之服見弟卑故臣之不爲之服封君之孫盡臣請父昆弟者繼世至孫漸爲貴重故盡臣之君之所爲

服者謂君之所不服者謂君所臣之者也注云不得立其廟而祭者以其廟已在適子爲君者立之旁支

庶不得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祧者欲見公子公孫若爲卿大夫得立三廟上士得立二廟中士得立一廟並得祭其

禮疏既不祖禰先君當立別子以下以公子公孫並是別子者皆桓公世子名同者後爲君陵父叔牙季友等謂之公

子公子並爲別子不得禪先君桓公之廟慶父等雖爲卿大

未嘗廟于孫已後乃得立別子爲太廟不毀廟已不  
廟祖廟之外太第還之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

後世不始其廟焉則始封君未有太祖廟唯有高祖

臣下四廟戰兢以承爲禋廟前高祖若爲高祖之父當還之又

爲五廟定制也。公若在高廟以下則在始封君之前。遇遷

書纂本云今按疏義有未明者竊詳始封之君所以不臣詩

父見弟者以女封君之弟未嘗臣之故封君之子亦封君之手所以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封君之子所謂諸父者即諸昆弟謂昆弟而末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

不敬臣之封君之子所謂昆弟者卽始封君之子始封

昆弟者卽封君之子所居之昆弟及其子也故封君之

所不敢服也



右大功正服九月第七章服制一條經凡十六條傳凡十條傳下凡八條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總音成○疏曰此總只是諸侯之臣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太子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緣雖如小功并數又小故在其上也此雖不言帶屨以傳云小功之總也則帶屨亦同可知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疏曰以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天子爲陪臣是臣於諸侯爲  
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綬如三升半陪臣降君收服至尊加  
升四升半也鄧總者漢時南陽郡鄧氏大夫中有孤卿也以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聘使下大夫大夫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見賢遍反  
接納會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一

賁以爲慶張玉堂序

全

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勝可知。○疏曰。周禮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類曰視。鄭注云。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宴乃遣大夫之聘。又注云。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夫之禮。衆聘焉。此並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饗食燕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人報而服之也。士庶民不服者。上文去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則畿外之民不服。可知。大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主與卿大夫聘時。作小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不服。可知。○附義服斬。由諸侯推之。諸侯大臣自應從服。總衰蓋以義起者也。今傳推其意。乃以時接見。天子但以情言。見天子者。無服。則是顯然與經文爲戾。所謂欲屈經以從傳者也。慙爲大誤。○又按注言士庶民不服。疏謂畿外之民不服。按上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條鄭注及疏。但以爲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之例。今詳新衰章有君又有諸侯爲天子者。何也。君服如是。君爲君服亦如是。所以爲至尊也。乃但有庶人爲國君而無庶人爲天子。豈非謂爲國君且如是。則其爲天子尚而待言哉。蓋諸侯各治一國。而天子撫有四海。巡狩而陳。

賈者非爲庶人耶乎侯有褒有讓者非爲庶人耶如注疏之解庶人爲國君直使天子亦下同于侯國而天下若非其所統攝恣制禮者之意必不如是也蓋諸侯合一國之庶人以爲國君服則天子自合天下之庶人以爲天子服且其服同爲齊夏三月故不煩另出也○又按天子既合天下之庶人以爲服則諸侯之大夫服總衰諸侯之士亦與庶人同服可知如是乃見合天下而爲天子服之義益覺傳與注接見天子之說至隘至輕而非所以言至尊矣

小功布裘裘濕麻帶經五月者燥者早○燥者治去葶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易小功帶燥麻不

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心生起呂反掌音敷○疏曰殤小功章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親為殤降入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小功者用功細小精密者也上章皆帶在經下今在經上者以大功已上經帶者本小功已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倒文以見重也且上文多直見一經以包二此別言殤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也又殤大功直言無受本有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欲互見為義又下章言即以此不言亦是舉見無受之義也且不言而帶與冠文略也不言殤經傳通解

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履者當與下系同吉履無約也潔者治去滓垢謂以氣麻治之使  
 之滑滑引不潔者欲見下鴉小功中有原是齊衰之喪故特言下  
 鴉若太功下鴉則入總麻矣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  
 絕本者爲一條繩報合也以以一頭屈而反向上合之乃絞垂之屬  
 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注引之者證此帶亦不絕本也若然此  
 章亦有大功長鴉在小功者未始知帶得與斬衰下鴉小功同不絕  
 本不按服間云小功無變也又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也云  
 小功無變據成人小功無變三年之葛有本得變之則知大功婦  
 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也以此而言經注專據齊衰斬下鴉小  
 功重者而言其中無有大功之鴉在小功帶麻絕本者似與斬衰  
 章亦有鞵服傳直言衰三升冠九升不言義服衰三升半者同也  
 若然姑姊妹出適降在小功者以其成人帶與大功之鴉同亦無  
 本也一鴉大功章丈夫冠而不爲鴉婦人  
 并而不爲鴉一條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叔父之下殤

迦孫之下鴉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

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疏曰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

大功章此下殤小功故在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喪殤 疏曰此二者以本

故有出殤昆弟後也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

中從下 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也大功小功皆謂

上此主謂夫也夫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中殤不見故問之也夫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者以總麻

傳又云喪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小功之殤

與小功之殤亦據服成人之大功小功可知也齊衰之殤

亦中從上者大功重者中從二齊衰重於大功亦從上可知

又云此主謂丈夫也夫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小功之殤中從下小功之殤

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為夫之叔父之喪殤 疏曰此皆成人

功不見中殤中從下者 疏曰此皆成人

此婦人為夫之黨類也 疏曰此皆成人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疏曰此皆成人

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 疏曰此皆成人

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喪殤 疏曰此皆成人

功長殤中殤亦在此皆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見思疎

從下耳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

殤 疏曰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

庶者謂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弟猶大夫之子也 疏曰此三人為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公之



從祖祖母從祖父母報祖父之昆弟之親○疏曰此亦從尊向  
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之親故鄭并言祖  
父之昆弟之親言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報也○附言方氏曰  
世父叔父期則從祖宜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  
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其恩不可強而同且服止於五  
注云朱子語類所載乃門人之問非朱子之語也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疏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  
小功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  
謂行仕出遊者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疏曰在他邦  
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慈不得辭於親眷  
故也與兄弟居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  
居而死亦當慈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注云父母早卒者或  
遺腹子或幼小未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小功正服 矣

以下爲兄弟○此義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  
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  
固疎賤矣○疏曰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  
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此成文嫌大功已上  
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兄弟傳也注云親自親矣者謂不可  
復加也同財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  
須加也○以上本經記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疏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功出

故不葬在室及出嫁也○附按從父姊妹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

孫適人者孫適人者就適人者而言也○疏曰以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知○疏曰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

尊故不言姑

而舉姊妹也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曰外親之服不漫絕今乃小  
名故加○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見上斬衰章○庶子爲  
至小功○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爲人後者條○庶子爲  
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與尊者爲  
一體既不得服所生母是以○爲母之君母母卒則服母  
母黨皆不服之○本經記○爲母之君母母卒則服母  
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疏曰此論不責恩所  
不及之事君母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已  
母若在母爲之服則服之已母若亡○傳曰母出則爲繼母  
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喪服小記○傳曰母出則爲繼母

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  
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疏曰此明繼母之黨亦是從母  
從母總章舅○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見上齊衰杖期  
舅之子通用○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章出妻之子爲  
母○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恩不相及○疏曰慈母者父雖命  
條○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恩不相及○疏曰慈母者父雖命  
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爲  
恩所不及也○喪服小記

從母丈夫婦人○從母之姊妹○疏曰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  
無出入降是皆成人長大爲婦也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  
爲無故曰報○附言單方氏曰母之姊妹之服乃降于母之兄弟  
何也女子在父之室于姊妹爲九壠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于  
舅之親其甥故稱其情而爲之服也○朱子曰姊妹之子弟未嫁  
期脫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知不降也故姊妹之子弟未嫁  
按凡舅之子與姑之子皆與妻之父母等皆從此異名惟從母則  
從母之稱一而已故從母丈夫婦人報者謂從母與服  
從母者之丈夫婦人其服相報也與前後文法俱不同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外親與姊妹正

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以名加者以其母名故如

至小功外親本非骨肉故聖人制禮無過總也○本章爲外

祖父母條母出則爲繼母之○庶子爲後者爲其從母無服

爲服爲此條通用當考

不爲後如邦人○見本章爲外

祖父母條



夫之姑姊妹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固屬輕略一等出嫁應小功因恩疏略從降在室及嫁同小功若此釋恐謂卡當以文不為婦報蓋婦報兩見更相為服自明何待言也既報字不為婦報其報於姑姊妹者又於夫之兄弟欲使無名使不相為服然要婦報相為服亦因夫而有故於婦報下云報使婦報上家夫字以冠之也

傳曰婦報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

小功之親焉婦報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嫡婦為婦

今弟妻年大稱之曰姐兄妻年小稱之曰姊見以左氏傳也姜是宜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早宜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為姐為姊二婦年大小為婦報不殊夫年為小大也○附按女子於親屬記篇言從夫之爵坐以夫齒則是弟婦為婦兄婦為姐矣疏及左傳說皆非是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姊妹女子適士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表服 小功正服 衾

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疏曰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則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重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再降故在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見上大功章大夫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

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功鄭云

嫁於大夫大功者但有出降無尊降故也

庶婦夫將不受重則若喪脫小記注云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

子立其舅姑皆為其婦小功則亦兼此婦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姑為之小功見上大功

君母之父母從母亦謂妾子為父適妻之父母及姊妹與適妻子

同為之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疏曰不敢不從服者言恩輕也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注云如適子者如適妻之子君母在既為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為君母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

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從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卒不為其

○喪服下起○附按既為君母之後則君母卒不為其黨服者似可議說見喪服圖式篇已為母黨服圖之後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君之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曰

公子尊卑比大夫故鄭據而言又國君之子為慈母無服士又不

得稱君子亦復自養子無三母其故知此二人而已必知適妻子

者妾子賤亦不

恰有三母故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表服 小功正服 衾

也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

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總也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

於婦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

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孺子室他人無事不

又曰太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已則

總可矣不者師保慈母居申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士

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勸非慈母也

公子不繼世身死則無餘尊之服如凡人又無三母慈已之

義故知父在也父沒則不服者以無餘尊雖不服小功仍服

庶母總麻如仕禮內則曰下鄭彼注云為君養子之禮今所

引鄭大夫公子養子之法以大夫公子適妻亦得立三母

故也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彼注云遷於傅御之中喪服

所謂乳母也按下文云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

慈已者猶然大夫三母之內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之

子謂之乳母死則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注引之者謂三母

內又有此母也君與士皆無此事鄭所引內則恒據大夫與

公爭養母法更見國君養子之禮但國君之子三母其如前

說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然皆無服也按管子問孔子曰

古者男子外行傳內有慈母存亡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總麻三月者總麻布衰裳而麻細者也。此章五服之輕之極者。故以總如經者爲衰。衰又以藻治苧布之麻爲韋帶。故曰總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也。注云。總麻布衰裳者。總則絲也。古總祿字通用。上鴛小功章云。麻絰帶。况總服輕明。亦深麻旣吉。韋帶則成人小功。宜此總麻。俱有絰帶。可知也。

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謂之總者治其

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縷然顯服用布巾裏用綳子扣縷爲升  
 韡記曰縷冠綵纓朝直遠反後按此謂如朝服數則牛之  
 十五升干二倍纓抽其六六者縷無事其布曰縷者按下  
 可謂總而疏用最輕故也六者縷無事其布曰縷者按下  
 記云大夫帛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  
 纓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而使之滑易也不  
 治其纓衰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衰在外若然則二衰皆同  
 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衰在內故也此總麻衰治縷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一

喪服 總麻

七

不治布衣也。○不升同也。鄭以義破或解朝服謂諸侯綢布衣及天子朝服也。引雜記冠綵纁者以斬衰纁纁重於冠齊衰已下纁纁冠等上倚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經麻全功冠其衰也。則此云總冠者冠與衰同用經布皆不治其布但纁纁者以厭纁。治布爲纁以其輕故特異於止也。○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乃十四升半也。疏解非是。說見衰那制度篇衰裳制章衰三升半升省。○童子惟當屋總。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兄有親者。雖恩不臣不可以無服也。○疏曰當室者周禮謂之門子與宗室往來故爲族人。有總服一已下非當室則無總服也。注云有親者族南西總麻以表皆是也。以童子未冠敦行孝弟故云思不至又弟與族人爲添故服之也不在親章者若在經章則兼外此則但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以爲與族人爲禮不及外親也。此傳恐當室與不當室者同故明之。○宋經記○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爲幼少之者同故明之。○宋經記○童子無總服者童子不麻。不麻者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疏曰無總服者童子不麻。不當室與族人爲禮服總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也。然

宵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使役按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  
 不當室則無絰而此注又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  
 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  
 後也注但不著總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  
 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服時童子雖不當室初著免也○  
 玉藻○附按疏據免者不冠者之服童子未成服時雖不當  
 室初者免然則免旣為不冠之服童子未成服時猶著  
 之旣成服而反不著免者何也疏將以前所云童子不當室  
 則無免解之然則不當室之童子豈于未成服時而又當室  
 乎疏未覺此言為矛盾之甚也今詳免為不冠者之服童子  
 猶未冠也雖當室應準此為服若不當室之童子則皆不免  
 耳注言免者恐誤○又按記言童子凡聽事者皆不麻而童子  
 不麻者不幾贊耳益下接記言童子凡聽事者皆不麻而童子  
 亦在其中今注乃單就童子言此免而無麻疏遂將童子亦  
 誤入於免耳今詳免而不麻凡聽事者皆然便於聽事故也  
 若童子無總服則凡為不當室者其聽事固不麻並不免惟  
 深衣以給事乃俱無碍且此聽事不○童子不總唯當室總  
 麻固無分於成服時與未成服時也○  
 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服義篇  
 詳見喪  
 服義篇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一

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疏曰此卽禮記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名爲四總麻者以族父從父昆弟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親義慈相親故以族言之耳此四總麻與已同出高祖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以齊安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似無服故及之

庶孫之婦 疏曰以適子之婦大功庶孫之婦總是其差也

庶孫之中殤 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在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曰法云

中皆連上下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總麻之殤中從下無間言中殤者此總單言故知誤也○附按

章首至此凡六條爲第一段說見章末

從祖姊妹適人者報 疏曰此本服小功是



從祖父從祖兄弟之長殯不見中殯中從下○疏曰此本服小功  
功之殯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殯謂叔父者也○  
附按此後當次以下文從祖父之下一條說見章未  
外孫附按以上三條並當次入者凡四條為第二段  
從父昆弟姪之下殯疏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殯在功故  
次以下文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殯一條  
夫之叔父之中殯下殯言中殯者中從下○疏曰夫之叔父成人  
言之婦人為夫之族類大功之殯中從下故鄭據而  
從母之長殯報疏曰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殯在此中  
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俱在  
殯死相為報也○附按此後當次以下文君母之昆弟一條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父死庶子承後為其母總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總麻 圭

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  
總也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失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  
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為正親有死官中者縱是臣僕亦三月  
不舉祭故庶子因是為母服總也有死即廢祭者不欲聞凶  
人故也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者大章云公之庶昆弟  
為其母是也以前君在公子為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  
過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者以父在大功父卒無餘尊  
所厭故傳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家人者士卑無厭故  
也鄭注言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總也然則  
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按會子問云古者天  
子祿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為其母無厭按服問云君之  
母非夫人則掌臣無厭惟近臣及僕隸乘從服惟君所服服  
也注云妾先君所不厭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惟君所  
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  
可據會子問所云小君在則祿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

從後其庶子為得伸故鄭云仲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  
君之父母妻長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不杖期章為  
夫人舉臣無服為此條通用當互考  
士為庶母疏曰傳云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則為庶母是士可知  
士而已故  
言士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疏曰以名  
服者大夫以上無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  
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歸之總無子則已○疏曰為此  
室老士者上斬章鄭注云室老妾相也士邑宰也貴妾姪婦者按  
曲禮云大夫有姪婦為長妾可知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  
具卿大夫有姪婦為長妾可知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  
服者以絕期以下故也妾有子則為之總工部小記文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 喪服 總麻 圭

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疏曰以非南面故○悼公之母死  
之妾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之貴者為之  
期於妾無服惟大夫貴妾總旁  
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  
服變妾文過非也○檀弓  
乳母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疏曰按內則云大夫之  
有三母皆不為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惟大夫之子有此  
食母為乳母其子為之總也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  
有疾病或死則使  
此賤者代之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有母  
從祖昆弟之子彼為再從兄弟之子族父母為之服者據彼來呼  
已為族父母為之服總也○附按此條為錯簡當  
在上第二段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殯一條之後



孫之子○疏曰據會祖為之總不言玄孫者此如齊衰三月  
不言高祖玄孫也○附按以上八條並  
當依次入者二條凡十條為第三段  
父之姑歸孫為祖父之姊妹○疏曰按爾雅云女子謂昆  
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是以鄭據而言焉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  
條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為此條通用當互考

甥之姊妹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疏曰

者甥既服舅以總  
舅亦為甥以總也

婿之未也

儀禮經傳通解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疏曰報之者增既從妻而服妻  
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疏曰妻而服之○疏曰舅甥本親不相  
本疏恐不是從服故下即言妻之父母也○附按上條不即

從服故下即言妻之父母也○附按上條不即  
言舅者自有其天然次第說見章末且弟之孫之長孫今  
疏但就甥舅與妻之父母相較送主分別親疏謂恐不見  
從服故下即言妻之父母也○附按上條不即  
子皆言報於妻之父母果如其解則傳于甥與婿與姑之  
之為六人服報則皆言報也從則皆言從也○世子不  
從此為別乎○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服義篇○世子不

降妻之父母見上齊衰杖○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

之父母詳見喪  
服義篇

姑之子外兄  
弟也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疏曰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  
故曰外兄弟姑舅之子兩相為報故云

舅母之  
昆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疏曰從母而服之○疏曰不言報者既是  
父母係內母出則為繼母之○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

父母係內母出則為繼母之○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  
當服為比條通用當互考  
見上斬衰章○庶子為後者為其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上

為人後者條○庶子為後者為其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上  
小功章為外  
祖父母係

舅之子內兄  
弟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疏曰內兄弟者對姑之子而言舅之子  
從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為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

報也○為外祖父母係內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為此條通  
用當互考○附按上條注言外兄弟之名是而此條注言內  
兄弟者恐其名不得立也蓋外兄弟者原別于父黨之兄弟  
則父黨之兄弟不言內而巳專內之名矣何得又有一名內  
兄弟者或曰姑之子為外兄弟者父之子為內兄弟又有一  
于外而得名也若舅之子為外兄弟者父之子為內兄弟又  
父家所生對外姑為內者對父言又當以母家所生為內兄  
之父母當為外祖而母之父母當為內祖矣而可子蓋祖父母  
其正也由父而推母則為外祖父母然則兄弟其正也由父  
而推母則亦當為外兄弟不以母與姑而有異者也兄異姓  
而疎者兄弟之名五稱若此至戚則各道其實將內兄弟或  
外兄弟內兄弟內外既殊又何以為兄弟乎如是抑振何若同  
外稱之為至順也○又按或疑疏解舅之子本在內父黨正  
得內名此說何如曰此對姑言雖得通然已無以處父黨正  
言之兄弟矣蓋兄弟二字從父黨求不為舅與姑而立也單  
別舅姑而忘其本于理何能安今世俗姑舅互名為表兄弟  
表者外之異名此甚是不知鄭○為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  
何所據或亦當時妄有此名乎

若子見上斬衰章  
為人後者條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疏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為之小功大功大夫之妾故總麻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

庶子條

夫之諸祖父母報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

報子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疏曰夫之所為小功者妻

降一等故總麻以其本疏兩相為服則生報名或人解諸祖之中

兼有夫之曾祖父母鄭疏曰若以凡言報者兩相為服曾祖父母

婦無服何得云報于又言若不為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

無功其妻降一等則總麻今既齊衰三月明為曾祖妻

君母之昆弟附按此條為錯簡當在上第三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君母而服總也君母在則不敢不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附按此條為錯簡當在上第三段

昆弟之長殤附按以上十一條並下文宜次在此前者凡十

次第而此章猶不一言者以此章似難亂無章故也然細味之此

章所舉之人高下親疎凡有以此章故輕分爲四截遂截用結束逐

條具次第而特有三四條昆弟之錯簡者也蓋第一截為族曾祖父母

而凡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弟之錯簡者也蓋第一截為族曾祖父母

功章故也因以庶孫之下屬附之凡六條第二截為從祖之親朱

以從祖姑姊妹適人者此成人而附服者也從祖父從祖昆弟之

長殤則降服之也故次之下文從祖昆弟之子又宜次之今在

下文者脫簡耳此三者為一截故以外孫結之外孫者孫之在外

服妻也故次止庶孫之婦凡四條至第三截則爲從父之親及

弟短之殤也下殤從父昆弟之子而居首也言姪者以下

庶母非其母也故次之貴臣貴妾者貴妾亦庶之類也故次之

母者亦母之類也故次之貴臣貴妾者貴妾亦庶之類也故次之

孫者母之外孫也故次之貴臣貴妾者貴妾亦庶之類也故次之

父與母之親言父之姑而即止者以父之親惟此在總麻章條

則不言從母者以已在小功章此雖有從母之長殤而類從母

也此處以此條居先又次以甥者欲見舅為之服也次舅於從母

著從母小功舅總麻也言母黨之從母與舅而不及母之父母者

亦以在小功章之故然已之父於已之外祖父母則皆也故又舉

父之親言及外祖父母之為服總以甥次之以此為增者妻之父

母也故又次之此下先以姑之子者欲見舅為之服也次舅於從母

先甥也然後以舅次之以此姑之而母黨之服已畢矣下

父又附以爲夫之親服者三條首夫之姑姊妹之長殤者降服故

也夫之諸祖父母故次之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故又次之此十

一者爲一截亦畢而結以昆弟之長殤今則爲夫之從父昆

弟之妻反在下者亦錯簡耳蓋較前曾孫離長一輩而曾孫白宜

居先見弟之孫之長殤自宜居後凡十二

條而自首至尾固皆有天然次第者也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曰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一表服 總麻 主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一一表服 總麻 主

從父昆弟之妻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姊妹娣姒降於親姊妹故總

麻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條○附按此條當

在上一條也

前亦錯簡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

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

則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

者以此求之○疏曰以本節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爲服故問

之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生總之親焉長

殤中殤降一等以下下殤人而後也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

男子爲殤之妻以下下殤人而後也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

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

在小功者由言同室者但是舍同未必如言居者之安坐以

上文小功章親姊妹娣姒居室而此云同室輕重不等也齊衰

大功皆服其成人可知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中

從下者是舉上以明下殤大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



哀之錫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上上  
功小功以其重故據男子為殯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  
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為夫之親而發也凡不  
見者謂婦人為夫之親從夫服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也  
右總麻三月第十一章服制一條經三十二條  
傳凡十四條傳下凡十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二

東雍梁萬方廣希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士喪禮上第六十二 凡三十

喪禮二之土

鄭目錄曰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

錄第十二今其禮事諸禮節者又他記傳文數條分載各目

之下○疏曰謂從始死至未葬之前皆錄於此上篇按天

子諸侯之下皆有士此當為諸侯之士以下文云君若

賜不王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梁士沐梁陳云與

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且此大敘陳云與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喪禮 篇目

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十此諸侯之士也但公侯伯

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與不命皆分為三等各有

上中下及行喪禮則其節同但銘旌有異故下云為銘各

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物謂公侯之士一命已上生時

得無旌旗亡謂于男之士生時無旌旗之物者唯此異耳

經十二

士喪禮

右篇目二條○黨正凡其黨之喪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地官○明喪家十二禁呂氏曰喪家十二禁如禮之家不可

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請客八遠送孝帛作調

豐五過飲除六作樂間喪七沿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作調



儀

卷四十二

士

禮

蘇

11

4

27.1

天

4

像

我體切

經傳

通解

參

第十頁

三

士喪

禮

始死

傳

III

1

100

—

13-

儀

卷四十一

士

禮

始

死傳

## H

—

100

\_\_\_\_\_

13-

10



之室中○商安朱氏曰按禮是處事非寢之謂睡與堂無室寢有  
室古人宮室之制前為堂後為寢寢則正寢之旁室也士喪  
禮死於適室疏云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  
適寢總謂之正寢必死於是者欲其終于正也然有無庸泥者病  
劇則不可遷不劇又無遷理且今士人所居不必

右始死第一章 今按始死之前有疾疾病等事經文○士  
不具今附見于下○章下凡二十條

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 首手又反牖音庸○將有疾乃寢  
若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臥于適室故變室為寢也東  
首者鄉生氣之所鄉下者痛謂之墻喪大記謂之北牖下此

在牖下亦取十一月一 有疾疾者齊 齊側皆反本又作齊  
陽生於牖下氣之始故也○齊側皆反本又作齊  
不齊不曰其室○疏曰既有疾當齊戒正情性故也不齊不

居其室者按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  
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者齊者皆齊齊者皆齊齊者皆齊齊者皆齊

得外故云於外耳 養者皆齊 養者皆齊 養者皆齊 養者皆齊  
高安朱氏曰養疾之說見于記呂叔簡先生謂分條晰至數  
千言吾以一語括之曰必誠必信蓋養疾者事生之終送死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喪禮 始死傳 四

之始也苟有人心能慎諸況養得其道或疾平而生即萬  
無生理人于不可不存此心也或曰家貧乏醫藥之資奈何

曰細細而可也身可備于可醫也愚夫割股食親雖非理之  
正然則是推之凡可養其親者亦何所不至哉曰有父母俱

疾者有祖父母父母俱疾者其妻若子俱疾者其妻與子  
別無期功之親願此則失彼何日祖父母父母俱疾者其妻與子

時俱疾即一時俱疾不得以分其心焉曰有父母俱疾者其妻與子  
何日身疾未甚則力而致養焉否則厚其禮而使親屬及外

親養之而時告其親以疾愈狀樂神禱則先親而後身凡  
此委曲周詳皆本惻怛之至性非他人所得而善其親乎人  
子之自致也拘于困窮結為痼疾湯藥未效哀憐而不畏癘  
疫不獨父母當養已也人有疾病微琴瑟○疏曰君子無大  
行道之人猶憐之況骨肉之親乎微琴瑟○疏曰君子無大  
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於樂故去之按喪  
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今按去樂以病者齊  
故去之非為子疾病外內皆掃地來問也疾甚曰病徹褻衣  
去也疏文可疑疾病外內皆掃地來問也疾甚曰病徹褻衣  
加新衣養病者則徹褻衣死者則生者亦去故衣服

新衣矣徹褻衣謂故衣端已有垢汙加新衣者謂更加新  
服朝服言明則褻衣是故立端言變朝服是潔不與各  
司服之齊服則褻衣是故立端言變朝服是潔不與各  
司服之齊服則褻衣是故立端言變朝服是潔不與各

死所著新衣則朝服也故鄭云終於正也○附商安氏曰  
可云始死無衣則朝服也故鄭云終於正也○附商安氏曰

疾者正養疾者必得正而鄭云終於正也○附商安氏曰  
疾者正養疾者必得正而鄭云終於正也○附商安氏曰

者加于衣以易論語加朝服云慮為風邪所中且待革之頃亦  
能自轉側御者今時特從之○疏曰按喪大記云體一人

兼乃其士雖無反側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服朝服客來問病亦不待御僕從近人終其手足二文相



曲禮與爾雅皆云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今土云卒美官之使與大夫同稱也  
主人啼兄弟哭  
哀有  
石於是始主冠而笄纓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立冠者易  
之○疏曰啼即泣也檀弓高柴泣血三年注云言泣無聲者如  
血出則啼是哀之甚發聲則氣竭而息之聲不委曲若往而  
不反對齊衰以下直哭無啼是其否也引檀弓者證以深衣  
易主朝服之事○婦人哭踊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  
也○本經記  
而哭詳見喪大記  
○親始死雖斯徒跳上祔交手哭詳見  
義篇備言喪禮章○附高安朱氏曰喪事去飾披髮往跳不  
飾之至也況始死呼搶擗踊有不散髮者乎哀至故髮披非  
故披髮也然則何為制為披髮之禮曰以教哀也若謂必如  
是而後為盡哀耳毛西河痛抵披髮之非亦未嘗深研禮意  
也○始死充充如有窮○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始死  
三日不忘以上三條詳見喪  
者三日以上詳見喪禮章  
○士之妻皆死于寢詳見喪大記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喪禮 始死傳 六

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乎始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  
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蓋寢疾七日而  
君子是我般家真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  
沒明聖人知命○疏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  
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矜莊今  
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又曰衆木槁之屬依放縱槁乃  
存立故則依也君子常不自當戶今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  
人反與周並言猶者以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死者待  
之猶昨附以爲主猶西階以爲賓也般人不云猶者禮賓主  
敬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故也以有賓主  
二事故云與耳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  
東西九延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堂上窄狹今得容賓者  
以路寢廣大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檀弓○今  
按說能宗乎但言無人尊已之道注謂尊爲人君既失之曳  
以消搖鄭注又以爲欲人怪已孔疏亦以爲放蕩寬縱皆非  
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搖蓋其開通之際德容如是猶所謂達  
持則是反不若曾子之以正而樂其非所以示訓也○補注  
蓋者解上文之詞謂夫子之○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  
言如彼者以其事如是也  
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  
未言故○朱子集註曰啟開也會子平日以爲  
食而視之猶小畏之篇戰戰兢兢兢兢戰戰臨淵恐隊履水  
恐陷也言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  
如此至於將死而後復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曾  
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  
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善也鳥畏  
反本故言善此會子之謙辭欲  
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責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西

共飲者  
當鑑此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  
當有恩是以卜有弔及贈饗之事也按禮弓云父兄命赴有賓則  
賓鄭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土主人親命之是尊卑禮異也  
拜之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疏曰此謂因命赴者有  
賓則拜之不因命赴者則不出是以下云唯君命出卿云始  
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是也同官爲僚同志爲友羣士即僚  
友也以知死唯赴君此僚友先知未赴卽來明是僚友之士非之

右命赴拜賓第五章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

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某是「名下某是母妻長子假令長子則云昆子某若母妻

意也赴作訃者雜記作訃義取以士於國大夫曰某

言諸相通亦一奎也○本經記

死言於士亦曰非死言於他國之君自君之外自其死言於

大太曰晉子之外祖某死計於士亦曰晉子之外祖某死見

張大諱上  
篇命赴章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

告○起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

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主喪禮 命赴拜賓 室中位 五

考爲始封子是高祖爲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

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

五庫世○元三世子  
于休東家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夾林東面俠古洽反○衆

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曰此謂主人以下哭位人

謂上交主人拜賓訖入坐于牀東其衆主人直言在其後不立可印歸人雖不言坐安喪大記衆人皆坐則立去夾牀

東婦人淋西以近而言也按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

大坐此命夫不坐此命士彼下云親者

有姑姊也。故此注直言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性也。適乃反。性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故此注直言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性也。適乃反。性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

財之義相親昵之理下有衆婦人戶外據小功以下疏者父

人之孫於死者爲曾孫立孫曾孫爲曾祖高祖諸人云外比

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換云小功姓有此君舅姑二弟士

兄弟堂下扣面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大



婦人在戶外是小功以下可知若然同是小功以下而男  
子又在堂下者以婦人有事自室人房不合在下故耳○附接傳  
言小功以下為兄弟者解皆在他邦應加一等之兄弟耳非謂凡  
稱兄弟者俱指小功以下也疏引傳以証此注衆兄弟小功以  
下恐但據其語之同而反疏之義皆牽滯而難明也但經文  
以衆婦人衆兄弟與上親者為別則注謂小功以下者自確

右室中位第六章章下凡○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

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別彼列反○疏曰兄弟有命

立可知此士喪禮故鄭云別尊卑也尊謂命夫命婦按大記

君之喪主人主婦坐以外皆立也○喪主人父兄主婦姑姊妹皆坐

婦皆坐以外皆立也○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

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皆坐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

同宗皆坐也○本經記○今按疏文前後抵牾未詳○既正

戶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

方詳見喪大記上篇哭位章○今按士禮坐位有室中戶外

堂下之分今喪大記但云東西蓋亦舉其大略當以經文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正齊

君使人弔使主人迎于燎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

禮使弔必以其禮使人迎于燎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

惟使弔必以其禮使人迎于燎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

者若使人弔必以其禮使人迎于燎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

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

後云有禮者則弔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

人出也乃用辭此禮者則弔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弔勞御饗是以弔之

故知此禮門內也○疏曰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主人不升堂也○命曰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主人不升堂也○命曰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多命不得升堂以其賤也致命曰以下卿知有此辭者按雜記  
多命不得升堂以其賤也致命曰以下卿知有此辭者按雜記  
多命不得升堂以其賤也致命曰以下卿知有此辭者按雜記

送于外門外○附高安朱氏曰按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賓出主人拜

即不可不哭○疏曰推其意以資至必哭必服哀不如合并數日畢

不哭則謂禮遠別情近親君于室處于外則哭之哭之哭之哭之

既與為朋友矣○其母在尚登堂而拜之况于死耶但生無二禮謂

弔與為朋友矣○其母在尚登堂而拜之况于死耶但生無二禮謂

外莫稱而後人莫盡其禮○疏曰非禮至執友之妻當從也○附按梁

人朱氏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問柳莊死而釋祭

朱氏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問柳莊死而釋祭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開親

為過也或感之不成道既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開親

些過也或感之不成道既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開親

作而感之不成道既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開親

禮而感之不成道既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開親

而感之不成道既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開親

人未起體而致齊而致之無而思之祭之明且然曾謂祭之

何以爲程子文公所謂早作樂與弔之祭之明且然曾謂祭之

寸木於其間也○五屬之戚何如也○疏曰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

也○今詳朱子所說者則弔之祭之明且然曾謂祭之

之尊情之切又爲國之大老致治之功臣而程子與之爲執友其分

之未確矣○鈞金與羽寸木之微以同官之義舉之哉似亦言

右君使人弔第七章章下凡○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



通州

也外  
主

幸自西歸

人雖不辭

外經集解

不辭而主

此禮者委

雖不辭

就東階

而入二

右君使

於門外

考互

自禪不將

以上謂  
從以上

于 三  
益 三  
家 丁

之雷故

立歸家

又謂庶

成分

上海文

彼列反

在諸祿止

右

○ 1

儀禮

—

Р

爲銘各

曰某氏

爲之  
一樞其  
口金

士士  
同建

以尺易

是者權司  
是也以

士也經  
幅二尺

於兩  
士邊  
其除

100

經 113-634







天子以下笏之用物不同及長短廣狹有異按彼鄭注云珽之言  
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紫讀爲仔遲之舒舒橘者所  
畏自前也疏謂闔閭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執焉是以謂笏  
爲大夫奉君命出入上有天下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圖前後  
皆諱故云土無大讓彼夏葛屨冬白屨皆總緇絢純組綦繫手踵  
不言土土與大夫同夏葛屨冬白屨皆總緇絢純組綦繫手踵  
終於力反統諸允反劉之闕反綦音其一音其詁反踣諸反○  
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履士冠禮曰景  
積曰屨以黼舄之緇絢純純紳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  
讀如馬絆綦之綦○柑方于反○疏曰夏言葛冬當用皮冬言白  
明夏亦用白又士冠禮云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以三服  
各自用屬履從養色今死者軍用其服屨唯一故須見色若然三  
服相參帶用玄端屨用皮弁紱輪用爵弁各用其一以色三服而  
已引緇縵結總綈者欲解士冠禮相接之經中約在屨鼻純組緣口  
明亦用緇可知總謂條在牙底相接之經中約在屨鼻純組緣口  
皆以條爲之但馬則對方爲緇次屨則比方爲緇次爲異耳綦履  
係有經云繫于踵則綦當屬於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絢相連于脚  
跗踵足之上合紿之也讀如馬絆綦之綦者蓋俗最馬有絆名爲  
紿拘止馬使不得浪去此屨庶縫繼陳不用也多陳之爲榮少納  
紿亦拘止屨使不從誕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葬禮陳棺襲紿之章 重

之爲貴○疏曰血云庶禘節上登親者述庶兄弟礎朋友礎皆是  
繼陳謂繼襲衣之下陳之不用襲至小敘則陳向用之畔者祫子  
大敘乃用也多陳爲榮者庶礎皆陳是貝三寶于笋筭音煩○貝  
也少納爲貴者襲時唯用三槨是也貝三寶于笋筭音煩○貝  
爲貨江水出焉筭竹器名下云稻米則土飯舍用米貝但土飯用  
浴器物之事此云貝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  
米不言兼有珠玉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  
云此蓋夏時禮也典瑞云大裘共飯玉含玉緯記云含者執璧彼  
據諸侯而問璧於大夫含無文矣十一年左氏傳云公會吳子代  
齊討子行葬其徒具含玉示必死者春秋時非正法若趙簡子云  
不設屬槐太類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問何休云天子以珠諸  
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以水物者按書傳云封因  
文王散宜牛等於江淮之間取大貝如車渠以獻于封遂放文古  
是貝山江水也漢書食貨志云有大貝蚌貝之等以爲貨用是古  
者以爲貨也婦禮婦見舅姑執笋稻米一豆實於筐篚丘方反沐  
以盛漿栗此雖盛貝並竹器也

巾一浴巾二皆用紵於笋上體下體異也紵葛○疏曰土禮上  
下同用紵按玉藻云浴用二巾櫛於簞篋章句○疏曰按曲禮云  
上櫛下紵按大夫已上也



凡以弓劍苞直領筒 同人有注云圖曰單方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日筒則其制如 注儀章者舉其類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以布爲之其制如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用巾掖用浴衣是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漢時名皆饒于西序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爲之東序之序者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近乃得堂稱以堂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言東序下西序下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者以堂言之而下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堂故論語云由也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右陳沐浴襲飯舍之具第十一章

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階間不辨大小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故記人明之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幕布帷幕之布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於蔽下體深也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儀禮經傳通解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卷四十二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直云幕布也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房一丈高二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於蔽下體深也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戶角反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宗文今此亦前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被也深衣云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也止縗總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日紳在下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樂之即漢時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共三寸矣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秋衣以縗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道也見上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三尺 詳見喪大記上篇陳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管人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







殯設幘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絢跗方于反絢其干反○掩者先絢  
上也絢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正足圻也○圻足  
格反○疏曰自此至下文埋于坎論襲尸之事經足先掩後言瑱  
與幘目鄭知後結項者以掩有耳四腳後面瑱與幘目無所施故待設  
瑱塞耳并施幘目乃結項後也跗足上謂足背也疏以漢時刀衣  
鼻况絢在屨頭上為皆有孔得穿繫于中而過者也若無絢則謂  
之屨履見周禮鞶屨氏注又云以餘組連之者以屨繫乃襲三稱  
既結有餘組穿連兩屨之絢使不相離故云止足圻也  
稱尺證反杜預云云禪複具曰稱○還尸於襲上以其俱當屬無大  
異○衣衾不紐襲不言設狀又言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喪大記云大斂小  
斂遷尸即以衣著故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也喪大記云大斂小斂  
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紱不紐注云衽鄉左反生時也大斂小斂  
布衣說皆言遷尸者以小斂于尸內大斂于阼階其處有異此襲  
狀與含狀並在南廂下小別而已故不言設狀單舉遷尸也按雜記  
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  
侯七稱天子十二明衣不在算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  
稱與○經女子九反明衣不在算也○數所主反○疏曰喪大記云  
備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喪禮 襲飯含 禭



卷四十二 表禮

卷四十二







之經也。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轉服本  
 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當  
 傳云：斬衰貌。若直亦據帶垂者，不言尺寸，此陳與直經同垂三尺間。  
 指麻之貌，衰者以為經，服重者尚麤惡，對齊衰已下，服輕不尚麤。  
 惡故間傳云：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也。檀弓云：經也者，實也。明  
 孝子有忠實之心，與服相稱，不虛服此服也。鬲是搔物之柄，故據  
 中以解本在下，而本陽以解在左，對齊衰之經，右本在上，輕服本  
 於陰而統於外，統內統外者，據衰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據父者  
 子之天為陽，母者子之地為陰而言也。要經小焉，一寸得四寸，所餘  
 據喪服傳而言，首經圍九寸，五分之二，去四分得十六分，取十五分為  
 四寸，每寸為五分，四寸為二十分，去四分得十六分，取十五分為  
 三寸，餘一分，在總得七寸五分，去一分，得六寸五分，取六寸，餘  
 帶也，以其一分在總得七寸五分，去一分，得六寸五分，取六寸，餘  
 去一寸，得四寸，所餘二寸，一寸為五分，去五分，得九寸，餘四分，又前  
 五分，一寸為五分，合前為五寸五分，去五分，得五寸，餘一分，又前  
 分二十五分，為一寸，添前四寸，為五寸，仍有十九分，在是齊衰之  
 帶，總有五寸二十五分，為五寸，仍有十九分，在是齊衰之帶，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衰禮 小斂衰 帶 莫 畫  
 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又去五分，一以為帶五寸，去一寸  
 得四寸，餘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又去五分，一以為帶五寸，去一寸  
 九分，為四十五分，合前五寸，總為九十五分，去一者五十五分，又  
 十五，去九，總得七十六，據整寸破之，而言此四寸百三十五分，又  
 之七十六，以為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以下至總麻之帶，皆以五倍破寸計  
 之，可知也。按喪服齊衰大功，皆言牡麻經，小功又言澡麻，傳云：牡  
 麻者，臬麻也。對直經，則此雄麻色好者是。以鄭云：服輕者宜差，好  
 也。小斂經有散麻帶垂之，至三日成服，絞之，對婦人陰質初而後  
 之，與小功以下男子同，知饌于東方，東站之南者，以對下牀第夷  
 委之等，在西站南也。然經直言東方，知不在東堂下者，以小斂陳  
 饌皆在東堂下，若此亦然。當言陳于饌東，饌北何須言京方乎？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衰婦人斬衰，婦人亦直經也。此疏曰：知  
 婦人亦有直經者，下經男子婦人俱陳，亦有直經，今此經不言者，  
 謂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是其異者耳。且男子小功總麻小  
 斂，有帶則絞之，亦結本。婦人帶結本可以兼之矣。齊衰婦人者，以  
 牡麻宜言齊衰以下，斬衰婦人亦直經者，此據帶而言。喪服云：直  
 杖，鄭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彼絰既兼男女，則婦人有直麻為  
 絰，可知。絰不言者，省文也。此帶牡麻兼男子小功以下，陳之則



別處以男子陳于地 牀第夷衾饌于西地南 第貲也夷衾謂尸之  
而此經云在房也 以往用夷衾夷衾者殺之裁猶胃也○殺色反○疏曰自小斂  
奉尸夷于堂無用夷衾故陳之於西地南此夷衾小斂以往用之  
致以往用夷衾則夷衾者鄉小斂未入棺而言又夷衾大記曰自小斂  
亦如此上以緇下以緇連之乃用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  
則異 西方盥如東方 西方盥如東方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俟於  
人見也東方盥在東堂下則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  
此西方亦在西堂下可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  
其實特豚四鬯去蹄兩肺脊肺設福鼎鼎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  
覆七東柄鬯託歷反蹄大皮反肺音博劉音百又音魄脅也肩古  
甲爲不潔清也肺音也系祖長向質既饌將小斂則辟饌奠○體  
步啓反又必兩反兩亦反○疏曰此亦爲小斂奠饌之禮用草  
爲酒言西末則茅在東方凡牲體之法有二其一禮云若殺則特  
直云四蹄即云去蹄明知殊肩體爲四段按士冠禮云若殺則特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妻禮陳小斂奠饌奠 矣

日下第二十一章言厥明大斂而殯乃死之第三日也  
三日而後斂者以于儀禮亦不令然三日而後大斂入棺而殯  
即是望其復生之意  
徐氏特言之未詳耳

石陳小斂衣經帶奠第十五章 章下凡 〇小斂於戶內大斂  
於阼士以羣席 詳見喪大記上篇 〇厥明滅燎陳衣 詳見喪大記  
節者爲小斂陳衣當 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 凡小斂大斂  
奠之明日也 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 凡小斂大斂  
也類如朝服者雜記去朝服十五升是也 〇平經記 〇小  
斂布絞紵者一橫者三士緇衣二衣十有九稱士陳衣于房  
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 詳見喪大記上篇 〇小斂之衣  
祭服不倒 詳見喪大記 〇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  
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大夫士皆用複衾 詳見喪大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妻禮陳小斂奠饌奠 焉

小斂衣 〇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詳見喪大記  
襲章 〇凡陳衣者質之儀取衣者亦以從升降自西惜凡  
陳衣不誦非刻采不入緒紵紵不入 詳見喪大記上篇 〇絞  
紵衾冑死而後制 絞紵衾冑一日二日而可爲 〇設於于東  
堂下南順齊于地饌于其上兩甌醴酒酒在南甌在東南順  
實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甌北二以並籩亦如之 於  
齊如字劉才計反站丁念反勺上灼反 〇櫛今之櫛也角解  
四木四二素勺二爲女進醴酒兼漢之也勺二體酒各一也  
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與小斂同陳  
〇疏曰大小斂之奠皆醴酒醴一餅又用一餅酒用一餅  
但用二餅一餅矣而解有四餅有二酒醴及器別設不同  
器朝文二奠各饌其器也小斂一豆一簋大斂乃有二豆二  
簋故知二朝大斂饌也大斂饌不在小斂節內陳凡籩豆實  
之而此陳者以籩豆之外皆陳小斂同故省文也



具設皆巾之豆一豆一豆一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也明

之固二處故云皆巾之解小敏奠一豆一豆一奠堂東陳時不

巾然小敏奠設于東之為在堂經久設處埃加故雖一

豆一豆一亦巾也云與解俟時而酌加之而枋及錯建

不則奠也與祭肉也與解俟時而酌加之而枋及錯建

之枋彼命反錯七版反○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夕奠

之建日○疏曰祀人悉祭時已酌於解故云俟時也引檀弓

者謂時是朝夕之時必日出日未沒者欲得父母之神隨陽

而來故也○平經記○大敏章通用○附按疏云隨陽而來

似未合朝奠則然矣又奠又何說似當○喪服先散麻詳見

義篇○桃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凡○批音七本亦作杜長直

碩章○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凡○批音七本亦作杜長直

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桃用棘○疏曰載牲體者從儀以

批升入於鼎從鼎以桃載之於俎以用桑故知喪祭也吉祭

用棘者特牲記云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

批用棘心是也○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

制也○疏曰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刊其柄與

未謂畢未頭刊削之桃亦當然若吉時畢亦用棘○雜記○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大敏及凡喪祭○莫以素器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

陳舉者通用○莫以素器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

○疏曰曲禮云請席何鄉請在何趾鄭云生問鄉臥問趾因

陰陽是征為臥席詩斯于宣王寢席言下莞上簟是寢席無問貴

賤皆卒敏徹唯尸已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馮音憑後皆同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髻音括劉音括免音

○馮音憑後皆同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髻音括劉音括免音

所衰者雖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敏變又將初喪服也尸髮者

去筭纁而紼眾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

祖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髮

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髻頭矣自頃中而

前交於頤上卻繞紼也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

略反文皆作括○難斯所買反劉音紼反下作纁同紼音計著丁

鄭注云難斯當為紼紼以成服乃斬衰是始死未斬衰故三將斬

死男子去筭纁明齊衰男子素冠可知今至小敏變者謂麻之

節也喪服小記云斬衰髻髮以麻為母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母

雖齊衰初亦髻髮與斬衰同故云去筭纁而紼紼上著髻髮也眾

主人免者亦小敏節與斬衰同故云去筭纁而紼紼上著髻髮也眾

以麻為母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母雖齊衰初亦髻髮與斬衰同故云去筭纁而紼紼上著髻髮也眾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室井下又婦人髻髮于室兼言之○附三山楊氏曰小敏變服斬衰

者祖括髮今人無祖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髻為小敏故失此

及上服一節在禮闕矣夫入門請掩前再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



人將斬衰亦去笄而纓可知又上引男子齊衰始死素冠則  
婦人將斬衰亦去笄而纓也今言髮者謂今至小斂節亦如上將  
婦人主骨并與纓而布髮矣然鄭不云去纓而云去笄者專據  
齊衰婦人而言也鄭所以云而紛紜即髮也故喪服注亦云髮露  
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髮者謂從小斂著未成服之髮至去纓之  
時皆不改至大斂後乃著成服之髮也古者男子去婦人  
吉時皆有笄纓有喪至小斂則男子去笄纓者皆髮婦人去纓而  
著髮形先以髮為大紛紜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  
又異者以男子髮與免故鄭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而其  
髮也但經云婦人髮于室男子髮與免在東房若相對婦人宜  
下西房以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內戶西皆是隱處為之○附高  
安休夫曰括髮者因始死被髮故垂至是始以麻括其散髮以為  
髮布纓頭以為免婦人亦據髮以為免也此括髮之麻皆先設于  
別室故此時括髮免髮于別室也七喪禮主人衆主人髮髮袒免  
于房婦人髮于室或謂于房于室皆括髮髮俱  
宜于隱處家禮所謂別室教東房與室言之

右小斂 第十六章 附按黃先生原本有髮髮髮字 ○夏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二 去禮 小斂傳 罕

后氏尚黑 以建寅之月為 大事斂用昏 斂力驗反下皆曰○  
喪事 殷人尚白 以建丑之月為 大事斂用日 日中時 周人  
也 尚赤 以建子之月為 正物萌色赤 ○疏曰按上商尚白之下  
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皆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謂  
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  
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 大事斂用日出 日出時亦  
生月仲冬薺麥生不在此例也 赤 ○掃弓  
章通用 ○小斂於戶 內 詳見喪禮義篇 ○小斂辟奠不出室  
辟奠亦反到於反注辟奠皆同 ○未忍神遠之也辟奠奠  
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畢畢而主○遠于門  
反辟斂斂奠于戶東○疏曰自死至此為節賓主於  
而設斂奠于戶東○木經記 ○小斂而徹帷 詳見喪禮  
章 ○無踊節 踊有三者三而云無踊節者除三者三之外其

問踊皆無節即上 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音  
文踊無算足也 馮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音  
括○衆主人齊衰以下○戴曰小斂于戶內衆主人袒髻髮  
絞帶經不云絞帶及齊衰以下布帶事故記者言之按喪  
門齊衰之外又有絞帶鄭注云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  
帶者以下用布齊衰無等皆是布帶也知衆主人衆子  
絞帶○本經記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向乃斂  
○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髻髮括髮以麻婦  
人髮帶麻于房中○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士之喪皆為侍  
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既  
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  
人○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  
紼踊○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二 去禮 小斂傳 罕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  
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  
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大記上篇小斂章 ○嫂不  
撫叔叔不撫嫂 遠別 ○君不撫僕妾 以下至此大斂章通用  
士舉男女奉尸使于堂撫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夷之言尸  
也夷衾覆尸之衾也堂謂棺間牀席第也今文夷作夷○疏曰  
俠之言尸者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使尸不作移  
字者使人旁作之故鄭注夷衾大記皆是飯尸為言也初死無用大  
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置大斂故用覆  
棺之夷衾 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  
以馮尸也 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  
面主人拜賓大夫持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拜賓鄉  
之也即位踊東方位襲經于序東東夾前○鄉計亮反夾古洽反  
到古協反○疏曰衆主人東即位者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拜



上宰故婦人得向階上西面也經云主人降自西階即云主人拜賓明不鄉位而先拜賓是主人鄉賓位拜之可知拜訖即向東之東下西面位踊訖變經也于序東謂鄉堂東東面西面皆鄉之東也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復位者復階下西之東也補注出于足謂主人之出出于尸之足即十三章主人出之意

右奉尸于堂拜賓變經第十七章章下凡九條○微帷男女奉尸

夷于堂降拜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士妻特拜命婦

汜拜衆賓于堂上詳見喪大記上篇奉○主人即位奠幣經

踊母之喪卽位而免詳見喪大記上篇○哭尸于堂上主人

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

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禮 卷四十二 士禮 卷四十二 士禮

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

抱之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

後無無主詳見喪大記上篇奉○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猶告也告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士之喪於大夫

事則爲大夫出○棺弓○大斂章通用以上詳見喪大

不當斂則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以上詳見喪大

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奠尊大夫來

不待事已也更成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於

踊者新其事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於

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

弔之禮當祖大夫至者棺弓云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

當大小斂時主人不出也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

當其祖殯時則出也乃變謂更成踊訖乃奠初祖之奠於

來弔則變畢乃○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小記○小斂大斂

啓皆辨拜辨音通○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

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賓客至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位

拜故云皆辨拜也○雜記○大夫弔當事而至以下大斂章

用

乃奠祝與執事爲之○附高安朱氏曰按開元禮小斂畢

于本儀至階升奠于尸東政和禮亦然俱無祝贊奠拜之儀

義節蓋以先設靈座卽置奠桌于座前故有焚香跪拜之文今

闕元禮于大斂後設靈座小斂仍奠舉者盥右執七卻之左執

于尸東祝贊焚香而奠跪拜可省

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組北門錯七故反下同○舉者盥

左人以左手執組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組北門錯七故反下同○舉者盥

相北而組宜西順之○便婢而反○疏曰鄉北入內東方爲西

方爲左鄉云云右人以右手執組北左人以左手執組各用內手

外手執組故云云便也錯組於此宜西面者對在門外時北面

鄉鄉一也則此卻去逆反亦仰也錯組與錯組同右人左執七抽

手兼執之取罪委于鼎北加局不坐抽局取罪加局於鼎上皆

手兼執之取罪委于鼎北加局不坐抽局取罪加局於鼎上皆

之不言用右手故鄭明之若左執用右手祭脯祭薦同取便

也○附按上文右人以右手執七者其左手舉鼎正有事故也鼎

手猶與也謂自右手授于左手兼執之乃好以右手抽局于左

北又以左手之局予右手而加局于鼎上馬凡抽局取罪加局皆

用右手者以右手較左手有力且抽局取罪通鼎蓋也乃杞載兩

順利總以右人始終左執七故也局與鉉通鼎蓋也乃杞載兩

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肱亞脊肱在於中皆覆進抵執而依杞必李



從升自昨階丈夫踊切人徹鼎巾待于昨階下○疏曰才用反○  
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饋將受之○疏曰甸人徹鼎  
謂當門也執者不升惟據執巾者故鄭云祝既奠于其東  
謂饋將受之當以酒饋故下云祝受巾是也奠于尸東執酒  
北面西上○疏曰酒者先升尊也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  
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歸奠者由東南  
東丈夫歸○疏曰市並如字下居觀反重直龍反○巾之爲塵也東  
奠者升丈夫歸此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重  
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在故由東南而西過是以主人又踊也  
注云東反其位者其位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也○疏曰  
蓋在盆盥之東南上乃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  
故哭不以官也○疏曰乃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  
更哭不以官也○疏曰乃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  
無時周禮○疏曰乃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疏曰乃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代哭不以官  
按喪大記云君若哭盡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勝盡上代哭下  
以官注云自以親疏哭也此注不言大夫哭人君與士其大夫有  
大記可參也禮有三無時之哭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殯後  
葬前朝夕入於廟降階下哭又於庭中思憶則哭是二無時殯後  
之後在室哭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是三無時若練前葬後有  
朝夕在階下哭唯此有時無時之哭也引聖帝氏者證人君  
有縣爲漏刻分更代哭注大夫士則無之  
○附按代哭之義說見喪大記上篇代哭章  
右小斂奠第十八章○疏曰今按小斂奠當在既斂之後經文已具  
解四柩各二爲朝夕各進禮酒而設奠與大小斂奠之夕○  
又有別進禮酒一章經文不具當方也○章下凡二條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曰  
又大斂奠於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疏曰曾子曰  
堂乃有席○疏曰曾子曰○疏曰曾子曰○疏曰曾子曰  
曾子所言非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  
方非也按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注云堂者後人轉寫  
之誤○疏曰曾子曰○疏曰曾子曰○疏曰曾子曰  
○士代哭不以官○疏曰曾子曰○疏曰曾子曰○疏曰曾子曰

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人叩皆不云擯者出請入告之事至此乃云是喪禮略於威儀也  
出請之辭此約雖記諸侯使人弔鄰國諸侯之喪則略於威儀也  
在昨階之下使擯者出請云孤某使某請事此亦宜然擯者出告  
須以賓入○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疏曰孤某須者此約雖記諸侯使人弔鄰國諸侯之喪則略於威儀也  
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  
人出拜送朋友親視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疏曰  
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謂初死時庶兄弟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親視如初儀西  
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者按前初死朋友親視以進退哭  
不踊注云主人使人哭不踊以爲朋友不哭主人哭者前文朋友  
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朋友哭亦不哭故主○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人退哭此朋友特來無君命故哭與彼異○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禭同有裳乃成謂不用表也以東綴以待事也○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疏曰按喪大記云小斂君大夫復衣復食大斂君復衣復食  
大士猶小斂也若然則士小斂大夫斂皆用表而復衣復食者  
以爲主人未必用之冠耳難記云子羔之葬也而復衣復食者  
爲一稱以絮裹故須表此雖有表裏爲禭之義也與祭服等  
表故云不須表也按喪大記有表裏爲禭之義也與祭服等  
而言此謂雖禭與禭同亦得表乃成稱  
也藏以待事者以待大斂事而陳之  
右有禭者第十九章○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宵爲燎于中庭○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燎方召反或力弔反○宵宵夜也燎大燄○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按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燭注云未執日燭者以燭爲燭故云  
燎大燄也或解燎燭與燭注云未執日燭者以燭爲燭故云  
恒公始也文大燄燭云以布纏羣以蠟燭之謂之庭燎則此云庭  
燎亦如之謂大燄者  
○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疏曰有禭者則將云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詳見喪大記



反○疏曰碑訓陳謂陳尸於坎剺即以葬為埋棺之坎也知於西階上首南首可知禮弓云葬於北方北首則未葬已前不忍見不言南首唯朝廟時北首故既夕云正柩于兩楹門用夾牀注於生皆南首惟朝廟時北首故既夕云正柩于兩楹門用夾牀注云是時柩北首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肯父母以首鄉之故也引義大衛者以士殯見任金土即此經獨肆而見其小要於上舍之而已之者鬼神尚幽聞君大夫上皆同也又古者棺不釘小要蓋每一縫三道小要每道為一條皮束之大夫士降手君放也二束引之者證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輿軸與柱之義也

棺人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輿軸輿如米軸其輪輓而行○輿九勇反輓音晚本又作挽○疏曰既夕云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輿輿也軸輿如轉轅刻有頭為輿狀如長杖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輿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熬周為之輻天子畫之以龍是也○附按疏內提言法牀前有熬黍稷各二簋有魚腊饌于西坵南熬五鼎芳也為擊者設盆盥於西○蚬音蚬蚬音浮○疏曰喪大記蔡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土二種四簋加魚腊焉注云然者煎殺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或蚬蚬使不至棺也土二簋首足各一簋其餘設於左右也為舉者設盆盥於西者以小斂既云設盆盥于懷東明大斂亦用西方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主喪陳大斂贊及祭其

之益盥矣以前先陳盥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鮪九腊後陳鼎故於鼎上言之

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

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肱體及七姐之陳如小斂時合升四斂亦相互耳○疏曰如初者謂肱七體之等一依前小斂時合升四斂亦相互耳○疏曰如初者右體合升今升左右體亦四解故云相互也○附高安朱氏曰彼何以再日衣欲多也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不如是不足以初服也然則并二斂為一可乎曰不可問彼言之悉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非三日不成親戚之遠者亦必待三日而至若猶末也如之何而可斂不率惟是孝子悲哀志慙匍匐而哭若復生也然可得奪而斂之也若小斂之必于明日則又有二人死皮肉梓原三日則祥戾之至有難于斂者矣况事以自諱詳一日可為之事兩日為之則審度慎重無貽後悔矣

又復旋乾旋乾無論孝子悲哀欲絕水不入口以而後起精力必不能勝即獲裝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勢必苟且塞責慎終之期何商若

見乎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第二十一章章下凡○生與來日死九條



與往日與或為予○與猶數也生數來曰謂成服杖以始  
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死日數也此十禮也  
小敘又厥明大敘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以始  
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三日而殯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以始  
推其然明矣○曲禮○附按此條或疑士喪禮之四日成服  
者即能指為喪大記之三日然士喪禮之三日成服者何取  
而葬者士禮也則有取于士喪禮之言實三日所謂死與往  
日也三日成服亦定例也則有喪大記言三日成服者實四日而  
言三日殯者自是實三日與士喪禮所言又雖異而實同矣  
○大敘於阼士以韋席陳小敘衣真章○大敘布綌縮者  
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  
西領南上紵紵如朝服紵一幅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紵○大  
敘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敘也○士  
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陳敷衣真章 吳

棺六寸裏棺不緣陳大敘衣及殯奠之具章○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上篇見喪大記○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  
不可不深長思也惠伯章之後○貫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易以毀反○此孝子之事非所託○疏曰孝子既深思其  
故買棺之時當令其好則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深思其  
之言以語其子又云我身若死則亦當然注云○有虞氏殯  
此孝子所為之事非父母所為也○疏曰按易下繫辭云古之葬  
棺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易之  
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今虞氏夏后氏望周○火熱于望燒土  
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夏后氏望周○火熱于望燒土  
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士周由是也弟子職曰火熱于望燒  
疏曰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燭名之曰望故知望是火熱者燒  
土治以周於棺者謂望土為南治之形大小得殷人棺槨  
容棺也○曾子問云下塋土周葬於園義由是也殷人棺槨  
官○梓大也以木為之言梓大於梓也殷人周人牆置娶在  
上梓○疏曰梓聲與寬麻相近故云大於梓

長反製所中反○牆柳衣也是此言後王之制文○疏曰按  
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幌帷幌之內木材為柳其實  
帷幌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有虞氏唯瓦棺夏后氏瓦棺之  
外加望周殷則梓棺梓瓦棺又有木為梓望周人棺槨  
又更於望旁置柳望望局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塋以夏  
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塋以夏  
后氏之望周葬中塋下塋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塋下  
大反葬式羊反○魯○孔子初仕為中都宰魯邑制為養生  
未成人○以上檀弓○孔子初仕為中都宰魯邑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以起墳  
不樹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方故西  
家語相魯○始死奠章奠用吉器陳小敘衣真章必有表凡  
器凡六條並為陳大敘  
云真章所通同當互考  
燭侯于俱東燭也俱東方之候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開火在地  
燭侯于俱東燭也俱東方之候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開火在地  
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陳敷衣真章 吳

戶得明此大敘莫於室之與故有燭以待之却特性云庭燎之百  
詩云庭燎之光按在地曰燎此及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燭皆人之  
手執燭也○附按下篇有大敘章疏章至于大敘莫章始云乃奠  
燭升自阼階則此燭侯于俱東者在階下東方微小敘莫于室內  
堂雖明室猶開此注似就初明之時言但此章微小敘莫于室內  
不言用燭下文大敘與燭雖不在室內然為時已久必不至燭後  
之開處欲陳設時明亮整齊故須用燭而此先備之耳祝徹盥  
門外八升自阼階大夫踊祝徹盥于門外者有司當徹小敘之奠者小敘  
有威儀○疏曰直云祝徹盥于門外者有司當徹小敘之奠者小敘  
上小敘陳徹盥即言祝徹盥于門外者有司當徹小敘之奠者小敘  
浸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戶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為大敘奠又  
知戶東祝受巾於阼階下而升今大敘奠亦升自阼階設于與  
夫徹奠先徹徹先取醴酒北面待俱降其像取先設者出于足  
取禮故也徹徹先取醴酒北面待俱降其像取先設者出于足  
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子不忍使其



右徹小敘莫離堂第二十二章

市綾衾衾之文而乃大斂條下注云掩首結絞者蓋以小斂時未  
掩其面未結其絞至是始掩而結之所謂結絞者謂結小斂之於  
耳所謂收衾亦謂收向置于棺內其衾之外垂者也由是觀之  
禮無大斂之絞明矣惟卷首有大斂意其布絞之數亦與附注所  
引高氏說不同蓋非家禮本文也竊意家禮本書併合兩斂以爲  
一小斂雖布絞而未結至將入棺乃結之似是以入棺卽爲大斂  
也溫公非不知古人大小斂之制蓋欲從簡以便無力者耳然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者自當如禮大斂絞數用經三機五面  
斂之于牀斂訖舉以入棺別用衾塞其空處而以衾之有緇者裏  
之斯得禮意矣若夫無力者不得已如家禮只一小斂亦可高  
安朱氏曰接斂收也約也收藏而約束之使細小卑質也故斂必  
以絛小斂絛一橫三大斂緇三橫五不如是則斂不實矣不厚也  
然則何不並大斂衣衾于小斂而必分而二之先王制禮之意一  
以孝子望親復生不忍遽如罔斂一以慎終大故必次第周詳乃  
免後悔況上庶貧家衣衾未能卒具卽親友贈襚小斂未必遽衣  
惟分爲二斂則畧于前者可補于後此所以小斂衣少而大斂衣  
多也若就棺中大斂則絞無所施雖有多衣將安用之士喪禮斂  
于棺斂殯也非斂衣之謂至卷衣寒空當滿棺不動搖也雖收衾  
後尤當于衾外揣而填之不得以是遂畧  
大斂書儀家禮不言大斂絞綈白是疎畧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二 大斂

章下凡 三 未忍便離主人位

右大斂第二十三章  
棺則西階上賓之。○疏曰經大斂時直云布席如初不言其處故記云于阼阼是主人位故鄭云未忍便離也斂訖即奉尸斂于棺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則猶賓之是也。○宋經記○附家禮置靈座開柩前設衣架架上覆以帕架前設香櫺上置生褥褥上置遺衣衣上置凖帛椅前設桌桌上設香燭香合酒盞酒注茶甌果盤菜樸之類侍者朝夕設櫛頽黍養之具皆如生時。○高安朱氏曰按開元政和禮俱大斂後置靈座于下室庶人設室殯東家禮及明會典則卒襲訖靈座靈座之理未始死設帷帷外又設靈座恐室中亦不能容靈座之儀大斂復設靈座于故處可知家禮云云乃肅設于堂中舉棺斂殯則移置他處殯畢仍設故處邱氏謂設于室中口前誤也然與其設而遷不如俟大斂後設為妥故移于此又附家禮設魂帛謂魂帛以白絹為之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垂其兩足。○瓊山邱氏曰魂帛之制本注引溫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潔白絹為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捲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捐帛為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



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背人形以此依神似亦  
可取難然用帛代形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俱可○高安  
氏曰鄭氏以天子諸侯有木主無木主故引曾子  
問主命之說疑以為可用帛許慎乃有束帛侯神結茅為  
之論不知有廟即有主大夫士既得立廟祭其神結茅為  
立在于既葬之後未葬則止設重溫公以魂帛易重立取鄭  
許束帛侯神之義然彼所謂神帛以代主并溫公代重之說  
帛或結或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冬從所便○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疏曰以  
簡大斂章○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疏曰以  
為視斂也既馬尸大夫逆降復位又哭云主人入堂下直  
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卿大夫與主人同西面向東故知  
大夫位在中庭西面也○不經記○小斂章夏后氏尚黑一  
條及凡斂者初至皆不撫僕妾又奉尸夷堂章大夫弔常事  
而至則辭並為大斂章所通用當互考○補注逆降下君視  
斂章注云後  
升者先降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 大斂傳 聖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棺  
附敬上遷尸西階斂於棺中乃加蓋於棺上也棺在殯中斂尸  
者欲見先以棺入殯中乃入之入棺名斂亦名殯也○  
附高安朱氏曰按棺中勿置寶玩貴重之物恐生盜賊與銀背人  
言之詳矣衣無新舊洗滌務令乾淨悉汗污同潤膠粉生蛙也  
枕用布裹燈草縫作鞍橋形高寸許近枕墊衣使平寒空用絲綿  
最宜無力者將舊衣扯作窄片卷束塞之亦可塞滿然後收衾  
于衾外細按凡有可加處即塞之溫公謂殯斂之際人子當  
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已也○附按注內肆音四理棺之坎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 北面視殯○疏曰小斂後  
大夫後至者拜訖不忍即昨附因拜大夫即於西階下今殯後升  
肆而哭也○附按上文小斂後尸在室內以當即位于昨附下拜  
賓之後遂即位今殯後則在堂故拜大夫後亦為當即位昨  
附之時而不即即位者以親殯之在堂有觸于目不忍即之故先  
北面視殯也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 人與婦人於賓無事故殯後  
而號哭也 即向東附 上下之位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 塗之為火備 卒塗祝取

銘置于肆主人復位踊襲為銘設棺樹之肆東○為于傷反伯川  
謂銘取置于肆上銘所以表柩故也肆東有以不使銘置于東可  
也○附語類問殯禮可行百朱子曰此不須問人當自觀其宜今  
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輓土爾之可乎○叔簡呂氏曰西階之殯  
人情所不忍也中野之葬能幾何時乃中堂斯須亦不欲常當在  
目前

右殯第二十四章 章下凡 六條 ○死三日而殯 詳見卒哭禮詳

首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詳見卒哭禮詳  
詳見喪大記 ○熬土二種四筐加魚脂焉 詳見喪大記上篇  
之具 ○君於士有賜焉 帝首亦○帝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  
焉○疏曰賜恩賜也土有君 ○既殯主人說髦 說吐活反劉  
恩賜之乃得有帝○輕弓 ○既殯主人說髦 說吐活反劉  
毛○既殯置銘于肆復位時也見生三月鬚髮為鬚男角女  
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 大斂傳 聖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 大斂傳 聖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與東面 從才用反與一轉反  
室自是不復奠於尸視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室中西南  
隅謂之與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疏曰以設席于與當先照之  
為明也自是不復奠於尸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自此已下朝夕奠  
今大斂奠不復奠於尸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自此已下朝夕奠  
朔月為新奠皆不於尸所執燭南面者以燭先視反降及執事  
入室南面照之便也以巾為神故知委於席右也 祝反降及執事  
執燭之與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饗三列膳進  
祗饗巨之反○如初如小斂舉鼎執七俎局屬北載之饗魚左首  
設而在南饗脊也左首進饗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



此也○疏曰按公食右首進饗此左首而云未異於生者下文  
謂未葬向人道事之不始死莫可也家禮直至虞祭始用牲  
也莫不微奠酒不酬鳥  
也祝饗如初酒豆饌俎從升自昨階丈夫踊何人徹鼎如初視  
莫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初○疏曰以小飲之醴酒先升  
初文略也設豆右菹菹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  
醴酒在籩南中如初右菹菹在醴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  
日凡設醴自然在左是以鄭云右菹菹在醴南也鄭以上文魚言  
左首據載者統於執及設則右首此言設豆右菹據設者統於席  
前若執來即左菹也陳饌要成尊者後設故先設栗脯既錯者出  
於北乃於南設醴酒在東故醴在栗南酒在脯南也既錯者出  
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  
南東丈夫踊曰重主道為神馮依之故大夫取以為婦節也疏賓山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大飲奠 書  
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  
于門外小功已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疏曰按喪大  
哭極期後也此哭不言杖者文略也大功亦有同門有同財以  
異門疏至此亦可以歸故云亦存焉既殯歸至朝夕朝奠之日  
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反哭云兄弟出  
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是也  
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奠肺醢酒醢注云一豆一簋  
而已記卽肺而奠當用吉器若醢酒無巾者非盛饌無酒者異  
變也至小飲則既豆為羹矣故氏曰無巾者非盛饌無酒者異  
大飲以後之奠也奠奠即始死奠而更其名小飲陳所飲之反而  
奠之仍設于室中尸東其賁特豚四豕去蹄兩肱脊肱實于鼎  
也其解也四謂兩肩兩脰各去蹄甲肱脊也兩肱與脊并四為七  
體共實一鼎肱周人所制亦實于鼎大飲奠如小飲設于室中  
有席禮疏大飲奠有巾已足神之有席是神神之也朝夕奠止肱  
醢酒醢朝奠用特豚醢肱陳三鼎有豆大夫朝上祖奠俱如  
朝夕奠遠莫謂大奠加于常一等上用少豆大夫朝上祖奠俱如  
嘗所載大禮如是祖公書儀古者小飲奠用牲今人所難辨但如

賓客之食品味稍多于始死莫可也家禮直至虞祭始用牲  
謂未葬向人道事之不始死莫可也家禮直至虞祭始用牲  
也莫不微奠酒不酬鳥  
右大飲奠第二十五章 章下凡 〇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  
昨階由主人之北東 升自昨階無執燭降由主人之北故記  
人言之巾奠而室事已者既奠說是 〇會子問曰大功之喪  
室事已故執燭者出也〇本經記 〇會子問曰大功之喪  
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  
下皆可禮也會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 怪以重服而  
不以以字 孔子曰非此之謂也 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  
與已通用 孔子曰非此之謂也 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  
輕已喪服而重為他人乎故孔子非之 天子諸侯之喪  
衰者莫 為君服者皆斬 大夫齊衰者莫 斬衰者不齊衰  
衰者莫 為君服者皆斬 大夫齊衰者莫 斬衰者不齊衰  
〇疏曰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注云服斬衰謂大  
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也子及屬  
既皆斬衰今服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  
齊衰唯兄弟耳 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  
則反之 服齊衰者不與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  
也月朝盛於常奠以土月半不殷奠故也天子諸侯之喪  
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朋友者以天子諸侯之喪  
則朋友也按士虞禮視免操為祭帶鄭云治為祭帶鄭云  
帶接神立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弟服加麻矣則  
屬也及麻則朋友也〇會子問曰月莫等章通用〇附  
衆主人是也大夫齊衰者莫斬衰者莫斬衰者莫斬衰者  
則朋友莫不足取於大功以下者不齊衰者莫斬衰者莫  
其哀士下所同也士取於大功以下者不齊衰者莫斬衰  
事者皆斬衰而自輕服問焉不稱也取於大功以下者  
明文天子諸侯之喪莫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與故知  
共臣斬衰者不足然後取焉〇附按記云不足則反之謂



大功以下者不足則仍取于朋友蓋大功以下不能假手以

主人揖就次次謂斬衰倚屬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無

以下總名是賓客所在亦名次也故引禮記問傳為證按問傳云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衰室坐堂下不帷帳

功衰有席小功總麻枕塊不說經帶衰室坐堂下不帷帳

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苦枕塊不

帶既虞剪屏柱檟有席既練舍外寢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

門外東壁剪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舍外寢者練後不

居倚廬還于廬處為屋又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

推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巳無中門鄭氏云中門外者按士喪禮及

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據

中為中門也今按後寢前堂中為中門故謂中門非謂在內門內

門也呂叔簡曰中門之外遠于寢矣子心安乎不知禮所云增

近寢門故于寢東為廬不必門外即外亦非寢門隔絕寢宮也儀

禮不言倚廬設于何地鄭注謂中門之外者蓋以五屬人家門內

既不能容且正對寢宮乃朝夕哭位故知倚廬不于門內而于門

外也若門內克厥又無斯功之親者又何必不于門內乎惟是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主喪者又何必不于門內乎惟是始

而倚木為廬倚木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為障無就地後有

障前北向不為戶既葬去倚廬傍東廂為披屋開戶西向有柩

柱剪屏塗泥以終三年可也乃既葬更為屋而室其牆其地

子自應苦由柩旁既葬而室則室可耳又問喪成廬而歸柩于

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若然則未葬柩不

此皆禮文之參差未可盡信所當詳加折衷者也○附按舊本

作揖乃字畫闕也今改正之

右喪次第二十六章

一條○居倚廬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

倚廬東方者以中門內寢宮之哭位在階下西而柩在東

廬在中門外亦東方鄉親北戶者以倚廬階下西而柩在東

明札戶鄉陰至既葬之後寢苦枕塊苦編藁塊塊也○疏曰

往謂剪屏乃西鄉間之也

孝子寢臥之時哀於苦以塊枕頭必哀不說經帶於安○疏

苦者哀親之在草枕塊者哀親之在土不說經帶於安○疏

日冠衰自然不說以經帶哭晝夜無時○疏曰此謂前後

在冠衰之上故舉而言也

中思憶則哭無時節○事不言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

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士是臣降於君言而事行故

非常事不言也曲禮云居○葬禮喪禮既葬祭禮喪禮

而言亦兼此也○歆粥朝一之米又一溢米不食菜果

六反○音益音遂劉音寔○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

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水曰渠在地曰

三○疏曰按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日

今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食貨志臣瓚以為在

地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食貨志臣瓚以為在

經記○今按喪次居處之節亦非一事姑存本經記於此凡

它記所見者別見喪通禮篇居處章○喪服傳斬衰條與此

大同小異今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

君若○疏曰按經記云公視大斂公升視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席乃斂注引喪大



謹此昭奠也。○謹火官反。許驍反。晤古活反。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時反。  
 五。○辟遠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僦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  
 五。○爲式。視馬尾也。○遼七句反。題音旬。辟音避。乘繩登反。挽音免。  
 疏曰。君入臣家至廟門。乃下車。則戴車木不入大門。下云。戴車畢  
 此云。辟亦是主人。攘辟故云。遼。遁。辟位也。生乘則不得式。而小僦  
 故云。古者立乘。知式是禮。主人者。曲禮云。式宗廟。曾子問。尸升筵  
 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尹必式。戴車畢。乘主人哭拜送。戴車則車  
 是凡式。皆是禮前物爲式也。戴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也。其數各  
 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象路曲禮曰。  
 乘君之乘。車不乾。驂左左必式。○疏曰。按周禮。大行人。人云上公。武  
 車九乘。侯伯。載車七乘。子男。載車五乘。故知視命數也。禮坊記云。  
 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彼謂與君同在一車。爲御與車右  
 者也。此經云。戴車畢。乘異姓。同車。彼謂與君同在一車。爲御與車右  
 市車。職王有五路。王。金象革木。謂侯則同姓。金路。已下異姓。象路  
 已下四衛。革路。已下蕃國。雖有木路。若然。雖王與同姓異姓。得弔  
 乘象路。今云。蓋乘象路者。以諸侯言之。上公與侯伯於已有  
 親者。得用象路。弔其臣。以巾車又云。象路以朝。釋曰。王以朝及  
 燕出入。雖不言弔。臨然弔臨亦是出入之事。故云。蓋以疑之。若四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去歲君 君視斂 彙  
 衛諸侯侯伯已下與王無親者亦各乘已所賜之車革路木路之  
 等。今鄭於載車之飾皆與正車同。故於此言君之乘車也。引曲禮  
 乘君之乘車者。以與君。襲人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  
 踊。卽至前。卿大夫從君。因承上君大夫之下。別言拜大夫之後  
 踊。卽至前。卿大夫從君。因承上君大夫之下。別言拜大夫之後  
 至者明布。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疏口。  
 云。後始來。賓出主人拜送。文君在之時。卿大夫士從君者。不得弔  
 工人爲禮。君出後有賓來。卽得別與主人爲禮。故云。如君不在之  
 儀也。○附按。士文君出門。主人拜送。于大門外。與前出迎于外門  
 外者同。若此。節賓出主人但拜送。于賓宮門外耳。說見下。朝夕奠章。











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奠奠之奠將至然後徹奠奠之用膳  
子若暑月悉與奠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果屬仍置之  
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

東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奠止乃奠奠則禮畢矣○

其須云祝先降也哭止乃奠者謂朝夕哭止拜奠主人出婦人踊

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附按上

出主人拜送者拜送于門外猶小敘奠章也彼注云廟門外疏謂

鬼神所在日廟乃通寢門之外今詳中門外有主人喪次之禮又

云小敘于戶內大敘于阼阼于西階則是賓宮之門即所謂中門

又即所謂通寢門也主人居寢進賓宮門而朝夕奠今賓出主人

雖送于賓宮門外猶在其處次故云主人拜送也但上節既言賓

出拜送此節又言送賓者何與蓋上節之賓外客也其實尊故先

出此節之賓內戚也其實親故後出小敘奠一言賓出者尚無尊

者之賓耳大敘奠應有尊賓而亦一言賓出者與此章爲互文耳

異門大功之兄弟乃同姓而異門者皆不在賓之列矣至于上

節言祝闔戶者奠室之戶此言闔戶者賓宮之門亦與大敘奠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 朝夕奠 齊

盡同也但闔門後此章多拜送一項以主人與衆主人及賓皆

出賓宮門賓宮內奠事已畢而主人之虛次又在賓宮門外故闔門

也乃經又變主人拜送之文言主人卒拜送賓者謂主人之拜至

此已終而送賓之主人在賓宮門外喪間除君來無有送至大

門外之禮故惟言送賓也○又按大敘奠言衆主人出門哭止則

此章出門哭止者亦是衆主人之哭以出門爲節彼又言皆西而

于東方即是此章皆復位下乃皆言闔門至此章主人送賓後

揖衆主人者謂賓既盡去而欲衆主人各就次猶言請之招之也

乃就次者謂衆主人各就次而主

人乃就次此即所謂居倚虛耳

右朝夕奠第三十二章 章下 一 條 ○ 朝夕奠日出夕奠逮日 逮音代

反○陰陽之交庶幾遇之○附按日出逮日 或大計

之義說見上陳小敘衣冠帶奠章設於東堂條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也自大夫以

生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敘時○疏曰下經云月半無有黍

殷奠士不者大夫已止則有之故知其又月半奠也無有黍

稷用瓦敦有蓋當遵位 黍稷併於無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

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

以時祭焉○併前鄭反又必性反○疏曰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

至此乃言故云始有黍稷也賄平常之朝夕者謂猶主時朝夕常

食也按本經記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燕養平常所

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若然彼謂下室中不異於

生持須宮中則無黍稷今至朔月月半乃有之既又記云朔月若

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室

是也土虞禮禘月吉祭猶未配是大祥之後得四時祭主人拜送

若虞祭之後卒哭之等雖不四時亦有黍稷是其常也主人拜送

如朝夕哭卒徹奠也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杜釋七于鼎俎

行杜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組行者俎後執

其序升入之次○疏曰按下文設時豆錯俎黍稷後設則俎宜

在黍稷前今在上文黍稷後而言俎行者欲見俎雖前設而執之

在後以與鼎之出爲節也升入之次者謂如經文醴其設于室豆

已下次第○補注杜見上下小奠章謂杜以出牲體其設于室豆

錯俎錯俎特黍稷當遵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反○古外

錯俎錯俎黍稷東稷會蓋也○疏曰知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禮 朝夕奠 齊

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設奠禮盛也七月半不

者有薦新如朔奠爲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疏曰按月令仲春

上朔奠也○附高安朱氏曰按檀弓薦新如朔奠者杜預注云以

新物供不忍不薦瓜蔬棗栗非常食者即于朝奠陳之其穀麥常

食之物俱不薦薦奠哭之儀或徹朝奠或徹朔奠無不可者又人食

物各有所好忌或親存所不食之物不必奠凡祖宗在日所嗜何

物俱應書冊並遺言藏之廟

中或附刻家譜以示子孫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

啓會面足序出入會古外反○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

○疏曰前設時不復蓋也徹亦不蓋今經云敦啓會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

微重啓之故云不復蓋也○附按設時敦啓會則升時會在敦上

可知注謂今徹時仍如設 其設于外如於室外序

時不復如前升時之蓋

右朔月奠薦新第三十三章 章下 二 條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二條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

天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寇將之刑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應聘於楚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

祿○疏曰按孔子世家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

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魯宋不齊楚而云失魯司

寇將之刑者謂失魯司寇之後魯宋不齊楚而云失魯司

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刑也○疏曰○附

正學方氏曰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

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禍且起焉以求利於魯夷之

國曾謂孔子若是不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

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喪 非棺槨則謂之槨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朱子集註曰胡氏曰孔子遇魯人之喪

可以無槨也脫驂以贈之矣今乃不許類路之請何耶

與人而幣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

豈誠心與直道哉論語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綯主人徧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

之爲成○疏曰明器之材先獻之驗其槨也言素是未加飾之

名形注始定言成是就之也餘治已畢此明綯須好故有獻法上

梓材既多故不須獻直遠親之而已○補注綯音爭屈也言西面

北面上而西也

右獻明器第三十六章

章下凡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上

井梓○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

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篳篥○夏后氏用明器般人用祭器

周人兼用之以上詳見喪禮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燂置

于燂在龜東燂存燂反到吐敦反又徒敦反又音純燂劉武約反

者燂炬也所以燂火者也周禮華氏掌其燂擊以待卜事凡卜以

明火燂燂遂灼其燂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鑽子官反一本作

灼炬也音巨華時燂反掌共音恭單本又作契若計反劉若結反

與荆楚之荆名同故或言楚也古法鑽龜用荆謂之荆燂也燂

者謂存火者爲炬亦用荆爲之故云所以燂火者也周禮華氏杜

子春注云明火以陽燂取火於日將此明火以燂燂然使然又將

此燂契以柱爲燂火吹之使燂以授卜師用作燂也燂讀爲戈鐸

之鐸者取其銳也族長范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

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燂席者在塾西長丁式反燂音利又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士喪 卜葬 日

族人親疏者也泚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

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疏曰言族長故知掌族人親疏也

宗人但云吉服不言服名則祭服爲吉服士之祭服玄端而已宗

人掌禮之官若玄端則坐史亦服練冠長衣雜記所云是求吉故

筮者不純凶也按周禮大小宰三兆之法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

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象是謂之兆焉上古以來作其

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

之兆原光有周之兆此三兆者當代之別名及占之又有體色堊

堊之等故古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爻云體兆

象色兆氣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堊



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屏宗人不述命龜興  
龜重威儀多也負東屏俟龜之兆也○疏曰少牢述命此不述命  
故云士禮略凡卜者言凡非一則大夫以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  
竊思故知此不述而有卽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上有述命者自  
與西面命龜異可知龜重威儀多對筮時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  
少俟龜之兆者下文告于主婦主婦筮是也○附載也而從提綱  
簡文以命龜二字包之說見祭統篇時曰卜筮章下凡卜筮曰  
○又按或疑注疏言述命命龜異者果異乎曰其詞未嘗異也述  
以告人與述以告龜筮其詞皆同但告龜筮多假爾泰某有常一  
句耳故少牢筮日至命筮時亦云遂述命曰假爾泰某有常一  
某來曰丁卜人坐作龜興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疏曰周禮卜  
師凡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此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  
據小事故不使大卜祗高作龜  
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不釋龜復執之也○附按宗人退東面者復于前位也乃旅占者  
旅衆也謂前占者三人在其南至此皆進于龜前而旅占之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圭疏 卜筮日 圭  
其所謂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卒旅占卒也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  
人者依上文例應仍是宗人蓋卒下富有復位字不釋龜上當自  
宗人字而經略之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告于異  
亦爲不言可知也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下主人也  
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也○疏曰上云既朝哭皆  
復外位外位中有異爵卿大夫等故就位告  
之既言使人告明不在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祭  
此故鄭云不來者也  
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附按若不從對上占曰某日從  
次卜擇之儀盡同今詳當另改曰卜擇以龜之兆已見此象而  
能驟見其述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卜筮今卜葬葬以三月爲度  
月之前若後無不可得者古人擇日以卜筮今卜葬葬以三月爲度  
隨俗按曆日擇之亦得又按家禮曰擇地也開塋域祠后土另爲一條  
開塋域祠后土擇日爲句謂擇葬日也開塋域祠后土另爲一條  
書後家儀禮既開域乃蒞卜得吉祠后土不吉則另卜竊謂卜未  
定何得先開塋域且卜亦不應就塋域也又云主人開城瞻賓前  
北面哭下筮葬日于三月之初若墓遠則卜筮于三月之前主人  
先與賓議定可葬日三日筮于壙門外得吉主人哭使人告曰  
先與主人與衆入至壙前哭遂使人告于主人之應會葬者是書



儀家禮俱擇地定方擇日惟開城然後蒞卜舊儀不如家禮之簡便順當也墳山將擇日字連下讀誤認爲開城之日故將祠后土另列一條又于擇日前補告祭期句不知儀禮所謂啓者啓壙也今既不塗壙夫何啓焉又于告祭期下引書儀筮得吉之後主人使人告親友之應會葬者是又誤認啓期爲葬期一若已定葬期告之親友矣又擇開城之日是誤甚矣

右卜葬日第三十七章章下凡  
○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制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詳見卒哭附練祥禫記篇卒哭章

一條今以與上王制所引復刪之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

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詳見祭統篇時

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果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六反稱昌升反○疏曰謂卜葬擇日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虞也子孫曰哀者若子

卜葬父則祝辭稱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稱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若夫卜葬其妻則云乃某卜葬其妻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葬日傳

葬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其弟爲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

稱名則子孫與夫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

皆稱多曰稱  
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事畢○疏曰正經直云闔東扉主婦哭

之言皆從于主婦主婦哭時堂上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皆止○本經記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司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士喪禮下第六十三凡二十

喪禮二之下鄭目錄曰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

日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土一廟其上一廟則既

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小戴第十四別錄各上喪禮

下篇第十三今按此篇名既夕禮鄭目錄云別錄各上喪禮

禮下篇周禮注所引亦皆稱上喪禮下故今復上喪禮

以從舊名蓋其事目析本記文並取小戴諸篇之言葬禮

者及他書一二條以分載各章目下○疏曰以於上葬時

而總記之故名士喪禮下篇也經云既夕哭請啟期告于

賓爲一日明日夙興開殯即遷于祖文獻明即葬故知是

葬前二日與葬間一日也中問容朝廟一日故云必容焉

鄭又云上土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者以其一廟則

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中問容二日也若然大夫三廟則

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

差次可知

經十三

右請啟期第一章

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疏曰此論既夕哭將請

哭皆復外位知朝夕之哭其禮並同然此不丁既朝哭者謂明日

之朝始收殯又不可隔夕哭故也復外位之時必有帛賓來亦在

外位故請啟期告于賓請舊七升反○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

期固告賓請啟期告于賓請舊七升反○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



也聖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  
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髮未成人則婦人當整髮故云互文以  
相見耳引喪服小記者證未成服已前男子括髮齊衰以內男  
子後男子冠婦人開若然小斂之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內男  
子免不言括髮者欲見破頤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知者  
喪服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去散麻  
者自若絞垂爲人君受貶于大斂之前既歿之後也注但言不散  
麻蓋于既歿之後則改後主人著免可知後至卒哭其服應同以  
反哭之時更無變服之文也婦人壘及婦人笄者若未成服之時  
婦人壘無笄故空云壘成服之後婦人壘即有笄故喪服斬衰婦  
人云箭笄櫛弓云南宮經之妻之姑之喪夫子上誨之髮蒸棹以爲  
弁是成服用有明矣散帶垂者小斂節大功以上男子皆然若小  
功以下及婦人無問輕重皆初而絀之下文始云主人拜賓入卽  
位袒明此未入門在門外如朝夕哭位也○附按注疏言互文凡  
經傳並無此文交互文法似當爲書寫之脫耳丈夫婦人不哭主人  
下當添婦人免三子則爲丈夫婦人免畢散帶垂  
拜賓入卽位袒袒音但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  
五高反○疏曰注云此不蒙如初者按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卽位  
屏門婦人撫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石還入門哭婦人踊此主人  
低聲繼傳遺解卷四十三主禮中儀  
入門不哭婦人不哭不踊故不得家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  
如初也將有事謂將有敬殯之事也  
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之三思暫反○功布灰治之布也執  
有聲存神也啟二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與也○拂芳味  
反仿芳文反意於其反又於喜反○疏曰掃仿猶言拂拭下文云  
商視拂極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力布拂仿者謂  
拂去凶邪之氣也接會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卽此存神  
之意鄭注曾子問云燭入照徹與微禱者一燭于室燭于室祝降  
聲噫歡亦是舊說燭入中照徹與微禱者一燭于室燭于室祝降  
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直夏直龍反後放此○祝降者祝徹宿  
奠降也與夏祝交章相接也夏祝  
交相左凶事交相右○疎曰此祝  
時周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降時  
莫謂昨暮所設夕奠經宿故也此  
者是也此奠所徹所置之處雖不  
西南此亦序西南可也吉事交相  
交于階下相左是也凶事交相右  
卜吉周祝降階時當近東門祝升



右啟第三章薛下凡○啟之斯外內不哭斯音欣○雖有事  
哭○疏曰將啟殯唯言婦人不哭不云男子○爲其謹嚴既致命  
故記以明之○本經記○補注斯曰將出也○啟辯拜見上  
尸于堂拜賓  
喪經章下

戶于堂拜賓  
襲紆章下

還于祖用軾遷從也祖廟祔廟也檢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  
狀如轉轅刻兩頭爲軾軼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軾軼軸也軸  
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轎音鄰軾音紙程  
音汀牀前几著了器反輻勑倫反○疏曰謂朝廟之時從殯宮遷  
移之祖廟朝時用軾軸載之引檀弓者般人先朝廟訖乃殯至葬  
時不復朝周人殯于路寢至葬時乃朝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  
曲禮云出必告是也漢時名轉軸爲轉轅輪也軸頭爲軾刻軸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二 喪記下 殯祭與葬篇第五

卷四十二

四

使兩頭細穿入轆之兩臂前後二者皆然此轆既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臂之厚大兩畔爲孔著金釧子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程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爲程也大夫殯葬朝廟皆用轆但天子朝廟用軸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轆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轆但天子畫轆爲龍謂之龍轆擅弓重先諸侯云朝天子云煎望龍轆是也此轆皆有四周爲轆故名重先

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疎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疏曰此論發殯宮鄉祖廟之次第柩之前後皆有燭者以柩車爲隔恐闇故各有燭以照道若至廟燭在前者升照正柩在後者在階下照升柩故下記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是也經但云主人從者以主人爲首故鄭總舉男子婦人并五服而言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此雖凶禮亦依之也昭親則在先昭疏則在後就同昭穆之中又以此雖凶禮亦依之也昭從主人後女從主婦後男賓女賓謂無服者亦各從大小服爲子婦人爲

序 升自西階 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疏曰曲禮云爲人序者升階不由阼階今以柩朝祖故用子道

奠侯于下東面北上 侯正柩也○疏曰既升階下文正之于夷牀之上見前

主人從升婦人

升東面東方之位婦東面主婦從柩而升主西面主西面可知故下文云主人西面也衆人東即位者婦主人主婦升自衆主人正柩于兩楹間以下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僕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鄉許亮反疏曰戶牖僕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鄉許亮反疏曰戶牖僕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鄉許亮反疏曰戶牖

近西可知安柩北首者既言朝祖不可以足鄉之又自上以來設  
 葬皆升自阼階今下文設奠升降皆自西階下鄰注云奠升不由  
 阼階柩北首辟其足則此時柩北首明矣○附按記云夷牀係于  
 西階東乃先設此處以待用至用時則正柩于兩楹間而夷牀必  
 先移于兩楹間可知此與大斂時饌先設于東方後乃奠于室中  
 者同意似不可備記言而証正柩之不在兩楹間反與經文有違  
 且與人君受臣于朝室之處其象不合也  
 合而亦非名為朝祖朝字之志也  
 主人柩東西而置重如初賓  
 宮時也○疏曰主人主婦從柩升即當西面東面鄉柩主婦上又  
 即言東面至此乃言主人西面者以主婦東面位不改故從柩升  
 因言東面男子先隨柩在柩西為東面既改西面位故待正柩訖  
 乃言西面也依上文序從之時重先不先置者以待正柩訖如初

卷四十三

五、

者亦如上海三分庭一  
在南二在北而置之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  
柩巾如字○席設于柩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  
也不繞于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爲響  
當風塵○疏曰此論設宿奠知當西階者以柩當戶牖之南這是  
謂之自然當西階之上靖宮柩設于室中從柩而來此還北  
彼夕奠脯醢醢酒據室中東面設之于席前也不繞于柩謂不近  
柩設奠爲神不西面故不近東東較于柩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告  
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可知東非神位者亦據在奧而言  
也若然小斂奠設于戶東者以始死未忍異于生大歛以後奠皆  
設于室中亦不繞于柩此重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  
之遽故也朝夕奠在室不巾此雖無祭肉爲在堂風塵故巾之○

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  
喪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設奠時婦

西南面奠畢乃得東也親者西面堂上迎疏者可以居房中○疏  
曰賓請在殿宮看主人開殯朝祖之賓主人從殯宮中降拜賓入  
卽位祖至此降拜賓乃襲襲者先踊踊訖乃襲經于序東按下記  
云將載柩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則如此設時婦人辟之  
亦戶西南面不卽由柩之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設  
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若然親者西面則大功以上相



兩馬注云兩馬士制故知此車有三乘馬則六正矣下土薦馬經三就不依命數則大夫亦同三色謂如聘禮記三色朱白蒼也條絲者謂以絲爲條鄭注巾車云玉路之樊及轡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一就其下金路九就象路七就注皆云五色屬飾之此則三采絲與王同諸侯之臣既同三色明天子大夫以上亦五采屬飾之證周禮校人職云乘馬一譚四圉是圉人養馬放使之薦在左右曰夾者每馬二人交轡牽之前薦車在奠上今薦馬在奠後者欲其既薦卽出恐踐汗廟中故也凡庭分爲二分一分在北則櫺堂而言一分在南則繼門而言北既繼門故云三分庭一在南又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之北矣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石還出主人于得馬而哭成前薦車時主人不哭踊于薦馬乃哭也主人哭踊訖馬則賓出主人送于門外附家禮于朝廟右還而出右者亦取便耳賓出主人送于門外附家禮于朝廟事一節謂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其停柩之處卽是廳事啓校動外也若有兩處者自合依禮還之○高安朱氏曰按殿外爲堂朝相亦必由廳事而出返而安之從便也今既無廳事又不奉柩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王季子伯也朝祖不移動亦可附按家禮于此後又有代哭一節謂知未終之前以至發引

右朝祖薦車設奠薦馬第四章有朝廟一節禮畢乃適祖今經文但言朝祖注云上土神廟下土祖廟共廟專言祖者共廟則舉祖以包祖兼言廟者異廟則先廟而後祖經言下土記言上土文有詳畧蓋互見耳今以記文附見于下○朝于廟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而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土主人升柩東面衆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于朝祖

東面踊之便也○疏曰此是上土二廟先朝廟之事衆主人衆卽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衆入已下乃卽阼階下西面位婦人從升不云主婦者以婦指升故總言之祖廟在東柩入廟朝明旦出門東鄉朝祖重于柩車先廟故便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面



階東北面在下 照正極者先極者後後極者適時燭亦

後極上如字下戶豆反○疏曰先極上如字下西見反後

在道時一在極前一在極後今又一升堂一在堂下後燭云

先明後極上通祖時但有廟廟在道極前之燭燭燭云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輪引許說者為乘車鹿淺臂干笄革鞬載旛載皮弁服纓

轡目勒縣于衡 乘繩證反後皆同鞬息刻反鞬之然反縣音

冬玉藻曰土齊車鹿臂約轡于盾也竿矢箠也鞬鞬也旛旛

旛之屬通帛為旗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朝之服

具勒目飾勒勒有于無兵有龍無弓矢明不用○夏毛戶反

脊側皆反植音直鞬居夏反劉本作結音獲○疏曰此并下

車三乘謂葬之魂車士乘棧車中車之文幣覆琴謂車前式

鞬者琴子以鹿夏皮淺毛者為鞬以覆式是以詩鞬鞬鞬

謂鞬也欲證此鹿臂亦以豹皮為鞬按司常云孤卿建旛

大夫土建物此土而用旛故云鞬焉王藻云諸侯皮弁以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鞬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經 113—666



右飾樞第七章 韓下凡 ○巾奠乃牆櫨飾櫨也○項曰正  
飾棺不云巾奠故記人言巾奠訖前祝乃飾棺櫨  
卽帷蓋與棺爲飾故變飾棺云櫨也○宋經記○池禋重  
霤重直存反○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  
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表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  
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以  
木爲之承于屋霤入此木中而霤于地故謂此木爲重霤天  
子四注西面爲重霤諸侯四注南面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  
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主時飭屋有重霤以行水此時  
柳車亦象宮室而十車覆麗甲之下櫨唯之一上綴竹爲之形  
如龍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轡弓  
○飾棺土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員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乘繩證反。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笛備而不吹，有鍾磬而無筭簫。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北也。○味，笙笛反。○疏曰：下云器西南。

上精又茵注云陳器次而北則自苞箬以下總曰藏器以其俱入  
壙也引檀弓者按彼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腐味當作  
沐沐醕也檣曰箕植曰簣陳器乘車之西則重北者無正文上薦  
車云直東榮編廂屋而言上注云中庭不得云近北明車近不在  
重今東陳于乘車之西明重北可知○附高安朱氏曰檀弓孔子  
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豢自古有之夏  
后氏用明器鬼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云事五品五十事  
明之也前明會典器明器公侯九十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五十事  
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庶人一事指功布今按明器之制  
刻木爲人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又爲牀帳茵席之類似生  
時又苞三簣五鬯二以盛奠醢五穀酒醢葬日于穴旁穿便房實  
之朱子謂此類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  
腐敗生蟲尤爲不便雖不用可也邱氏謂每種各置少許庶幾存  
古似亦無害竊意穴旁置物久之地必陷雨水侵入風亦乘之縱  
有及隔亦生蟲蟻斷不可用○折橫覆之方鑿運木爲之蓋如牀  
雖少許亦生蟲蟻斷不可用○折橫覆之方鑿運木爲之蓋如牀  
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簣多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  
苞箬以下綽于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底九委反芝彼驗反  
綽側耕反見賢遍反○疏曰折橫覆之者鄭云蓋如牀則加于壙  
上時南北長東西短今經云備明知其長者東西陳之言覆之見



善則折加于廣時...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入裁其中焉今文疏作淺... 此說陳器之時疏布謂大功疏... 淺細之色有幅者按下記云... 縫合兩邊幅為袋不去邊幅... 乃芝則商與棺為藉故先入... 既訖乃更以物緣此兩邊幅... 上抗木先云橫三後云縮二... 列之時鄭據八橫而言故云... 其質皆有二三象天三合地... 外內則皆有天木與商皆有... 西南土結行南端為上結屈... 也○疏曰商非明器以陳器... 此商鄉北為次第故事言之... 體故知也二所 筓三黍稷... 以與粟肉也 筓三黍稷麥... 管三則管以管為之符三各... 年晏子云四升曰豆記又云... 實三而咸則散受斗二升 齊三醯醢屑月疏布諸鳥升反

本又作器○器五器其容亦蓋一散屑蓋桂之屑也丙則曰屑桂... 與蓋器覆也○疏曰聘禮致饗餼云饗斗二升則此饗約同之... 無二醴酒幕用功布... 每器異布○疏曰自也○疏曰... 既濕物非但久塞其口又加... 祭區區實于祭中南流... 流區口也○盛音成○疏曰... 邦農器敦行食器樂區... 器之是亂鬼器與人器然則... 祭器有明器而實之大夫以... 之故曾子非之有燕樂器可... 用樂之器者升歌有琴瑟... 要庭中有特縣縣瑟也役器...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簠○簠者代反光丁侯反... 下竿無弓矢示不用故不具... 古者用皮故各甲皆後代用... 下役用之器皆體沽為之故... 皆沾可知但于竿是明器之... 者是魂車之所載與此別也... 可無進生前可通用也况竿... 豈皆有簠而無矢乎是經亦... 夫死者而尚有有用燕樂杖... 與不用之別與燕樂杖笠嬰... 者所以失身笠者所以禦暑... 燕居安體之器竹簠蓋者燕... 右陳器第八章章下○抗木... 者利刀削之 齒者用茶實... 故兼言利 齒者用茶實綏... 香是御濕○御魚白反○疏... 秀兼實綏澤取其香知御濕... 一編用便易也○疏曰草草... 取三尺一道編之其用便易 管三其實皆淪頭辰



所反論餘若反○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  
金道所以為敬○湛子康反○疏曰經直云晉三黍稷麥不  
金道之所以及黍稷生熟故記人明之言晉用晉草黍稷麥不  
也○弓矢之新沽○疏曰古注同○設之宜新沽示不用神  
之也○人明之設之宜新者為死者宜用新物沽示不用者法  
為之有弭飾焉○疏曰○緣以弭反○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骨角為  
之弓無緣謂之弭○孫氏云緣繫約而漆之無緣不以繫約骨  
飾兩頭是此弭也○詩云象弭魚服是用象骨弓限既用角明  
兩頭亦得用故鄭總云骨角處亦有此飾耳○疏說似勝亦可張  
太也○亦使有秘○疏曰○秘○樂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  
大登反○疏曰○冬官弓人成納之樂中以定往來體此弓  
繁謂也○疏曰○冬官弓人成納之樂中以定往來體此弓  
約之此經之秘雖以竹為之亦如繩之設依捷焉○疏曰○依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矢道也○皆以韋為之○疏曰○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即今時  
弓強是也○據附側矢道者所以捷矢令出依與捷皆以韋為  
之與于有韋○疏曰○韋○布為之○猴矢一乘骨鏃短衛  
反○猴○猴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  
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箭長而羽其一○射食  
亦反○符古老反○疏曰○猴物而射之者按司弓矢注云可以  
何侯射敵之近者及禽獸鄭君兩注語異義同爾雅釋器云  
金鏃羽謂之鏃此言知羽即箭羽也○按周禮矢人上陳五  
羽下乃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鄭彼注云矢箭長三尺五分  
羽一則六寸也○謂之羽者指體而言謂之衛者指矢五分而羽  
其不一所謂羽也○疏曰○言短衛謂志矢一乘軒輅中亦短衛  
向不及五分之一○故注云不用志矢一乘軒輅中亦短衛  
周字林云重也○志猶捷也○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輕  
也○擊音至○疏曰○凡射志有所準擬故云志猶捷也○按可  
弓矢鄭注云恒矢之屬射中則此恒矢也在八矢之下知  
是習射矢者以其矢中特輕于習射宜也○引向書盤庚者證  
志為準擬之事上文猴矢言骨鏃此不云鏃故知無鏃示不

用也○若然猴矢生時用金鏃死用骨鏃志矢生時用金鏃死  
則令去之按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恒矢之屬五分三  
前三四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恒矢之屬七分三  
在前四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恒矢之屬七分三  
失恒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恒矢之屬七分三  
前重後輕之義但周禮有八矢唯用此二矢者以恒矢居前  
最重恒矢居前最輕也○本經記  
故取其首尾者也○  
微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疏曰○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  
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  
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憑依之久也○疏曰○徹者祖奠者為  
將還遷車更設祖奠下文云祖奠依之也○祖奠車訖布席設祖奠則布此  
巾席故巾席俟祖奠在西文云祖奠依之也○祖奠車訖布席設祖奠則布此  
昨階丈夫踊俟祖奠在西文云祖奠依之也○祖奠車訖布席設祖奠則布此  
婦人亦踊者以下文徹祖奠時云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  
踰也○凡奠于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阼階降自西階  
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則徹奠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也○但設奠于柩車西而東面則徹奠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祖奠且始設日側徹之未祖為將祖變也○疏曰○商祝御柩居前為還  
經宿故不設于序西南○祖奠外為行始也○疏曰○商祝御柩居前為還  
還對音思○乃祖還柩車外為行始也○疏曰○商祝御柩居前為還  
也○故明為祖奠以始為義則當連行字為乃始行似難空以乃  
始二字為文如世謂祖奠少南當東疏曰○前祖為祖變今既祖訖  
俗所謂歌後語也○疏曰○祖奠少南當東疏曰○前祖為祖變今既祖訖  
故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疏曰○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疏曰○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人降在階間為柩將去有時者即明且還而行之時也○疏曰○婦人降  
人降在階間為柩將去有時者即明且還而行之時也○疏曰○婦人降  
西人亦東上統于男子也○婦人降在車後○祖還車不還器車亦宜鄉  
也○器以車西有祖奠故辭之在車後○祖還車不還器車亦宜鄉  
故須還鄉南不還器而北是也○附按上文乃祖時已祝取銘置  
在抗木上陳器次而不還器而北是也○附按上文乃祖時已祝取銘置  
不藏故于此移銘加于茵上○疏曰○初死為銘置于茵上  
取銘置于重祖廟又置于重今將行置于茵者重不藏



原址于廟門左茵是入墳之物銘亦然故移銘加于茵上也士無  
 原姓唯有乘車所建攝盛之禮并此銘旌而已大夫以上有駁旌  
 則皆備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疏曰車馬至  
 三旌也在其南以左還鄉門中庭之東以右還鄉門爲便重在門內面  
 鄉北人也○疏曰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門又皆  
 爲便二者雖相反各由其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祖可  
 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尊○疏曰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門又皆  
 從車而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奠本爲柩設今車已還  
 名之曰祖可薦馬如初樞動車還宜新之也○疏曰上已薦馬今  
 以爲奠也薦馬如初又薦馬者以柩車動而鄉南爲行始宜所  
 之故賓出主人送如初

右祖奠薦馬第九章章下凡二條○祖於庭詩見喪禮義篇○祖

還車不易位還音患○爲卿外耳未行○疏曰按正經乃祗還乘車道車葉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人明之

未還車車在階間婦人在堂上還車去階間婦人降堂下然則是還車易位而云不易位者以三分其庭爲三位車雖去

階問猶不離一在北之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各二人○  
位據大邦而言不易也疏曰謂前之左右後

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附按注謂前後左右各二人者非是說見上飾樞章

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中之前輅則既祖祝乃饌

○疏曰正經但云鮑還車刀莫好秘不云鮑叔牙言人明之  
未祖以前樞居鄉北轅在主人之北今云饒于主人之南明

知既祖還乃卿  
之○以上本經記

請葬期亦曰在外位時○殯曰上殯期亦葬期也入復位亦曰在外位時○殯曰上殯期亦葬期也入復位

也自死至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殯日至于殯在內位據殯宮中自啟至于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

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始死未小斂已前位在尸東  
後並在阼階下若自取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

右請葬期第十章

兩馬兩馬芳鳳反○公國君也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

不賄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疏曰此論國君賄法之事

公及大夫皆有喪曰皆寡寡者國之元目也古之

馬助人之事

門右北面及衆主人尊君命衆主人自若西面命者謂釋杖迎入故下文賓贈擯者出告

須注云不迎衆主人亦祗亦是尊君命主人一人迎賓入門馬入門東而右其餘衆主人不迎賓明自若常位極東西面可知

設于庭在重南○疏曰以馬是庭實也云詔于庭知在重南者以庭實法皆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

賚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輅音路○賚使者幣玄纁也輅

前轆之西于是北面致命得轆與奠輶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轆有前後○疏曰按此使者卽土也土喪禮君使人弔注使

人士也禮使人各以其爵故知是士也經云當前轡不云東西及前後鄭以義言之以馬在重南當門極車在階間少南亦當門賓

一馮西北行當前輅致命明當輅西可知資當輅西經云北面致命明當輅之南北面是得輅輅與莫也中庭陳明輅不得在中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法華 金剛 元

庭故知三分廬在推房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之北此解寶致命之處

莫如字樓主板反○樓謂樞車也凡土車制無漆飾左朋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疏曰主人以賓致命訖遂哭拜也成踊者三

者三凡九編莫幣于棧者明此棧車柙車卽廬車四輪追地無漆  
鋪放言棧也按聘禮宰授使者圭時云同面使者在左宰由右而

授其右也此車南鄉以東為左戶在車  
上以東為右故授左服容授戶之右也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以幣在車東主人在車東故幸由主人位北爲鄉左服上取幣以

東藏之于內也。但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士受馬。既有定筭。故宰由北而取幣。不得履主人之位。故也。

此士謂胥徒之長也言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

然齊禮記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爲胥徒者彼主人

送于外門外拜襲人復位杖廟門車東復位杖也

右公帽第十一章

右公贈第十一章

公及大夫皆有喪曰皆寡寡者國之元目也古之







膊膊已下按祭統云殷人賁神周人賁肩故云髀不升

柩車至此柩車未動則此葬莫東方之候當與前同處故注云與



在輅之東言由東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  
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重南而東者禮之常也

## 經 113-673







其反也如疑識式志反○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謂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問喪云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也○疏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疏曰○曾子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會子以葬引至壙日食則變謂異禮○疏曰且不變而遂行乎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從才用反○既明反絕句○巷黨黨名也就道右日禮也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適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柩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對南而行人爲交相左○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士喪禮 行 公使 人 哭

者也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遂至于夜則老聃曰諸侯豈如行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起其吉辰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朝直還反使色更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舍奠將含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爲無日而應作豫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病患始占反○病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疏曰言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亡之患也若日食而務速葬即應有患害以吾聞諸老聃云問會子見遂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門城門也贈送也○疏曰按禮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弓○束帛者卽是至主人去不哭此邦門者國城北門也贈用玄纁束帛者卽是至主人去不哭

左聽命賓由右致命去起呂反○柩車前轆之左右也當時止柩不哭由柩車前轆之左右鄭知者以在廟時賓在柩車主人乃去右主人在柩車左也止柩車者下記云唯君命止柩於柩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柩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疏曰賓既致公贈命主人乃哭拜賓乃升車實幣于柩之蓋中載以之墳上文在廟所贈之幣皆莫于左服此實于蓋中者彼贈幣生死兩施此贈專爲死者也上在廟位在柩車東此行道故在柩車後

右公使人贈第十八章○唯君命止柩于壙其餘則否不敢留神也壙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于壙○疏曰正經但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云止柩之事故記人明之○記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疏曰統於壙○疏曰統於壙者柩也元士則葬用輅加茵焉○疏曰元士葬時先以輅由道入以須棺柩故茵先入元士謂天子之葬時先以輅由道入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士喪禮 行 公使 人 哭

乃加茵於其棺乃下棺於中知元士葬用輅者輅弓云天子龍輅而特請諸侯輅而設轎以此言之天子諸侯葬皆用輅朝則用輅何則太夫雖葬不用輅朝則亦用輅故上丘云大夫諸侯於祖用輅是也諸侯之大夫有三命再命一命再命不得用輅天子之元士亦三命再命一命再命不得用輅再命者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在諸侯之上明天子之葬用輅再命者春秋之義王人雖微之爲元士者葬之長故得用輅再命者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反○疏曰說者葬柩車至壙解衣解帶及引之等除飾者解去惟荒池紐之等更屬引丁錢者按長大記云君穿以衡大夫士以屏人謂棺束爲紐也然則棺束又以木橫貫棺束旁持而平之今屏人謂棺束爲紐也然則棺束又以木橫貫棺束旁持而平之今下棺人君又于橫木之上以繩貫結之而主人祖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疏曰主人祖者爲下棺變婦人方陳器引主人應審顧衆主人與婦人亦可暫休息也義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爲義道天子曰陞堂上有負土爲義道二十五文莊邱氏曰今俗送往之日親友陳饌爲主人燕客于墓此何禮



莫

三

卷

類

想

聲於

蓋也

猶望

語

違規

三位

非在

子也

無束

11

农叶  
贈市

率子

組  
組

而後

力

要口

**在 此**

引文

成

六、反

歐陽  
居士

秋風

之西

木之皆

1



立一上士為族師百家之內有  
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相葬  
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以相葬  
以上周  
埋禮地宜  
○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既封主  
人贈而祝宿虞月  
以上詳見喪禮義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  
練廣尺長終幅  
廣古廣反長直寬反幅方服反○言失之也  
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葬中今魯人雖三  
玄二練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入尺則失禮也○醴者稻  
醴也蕤無管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蕤於實反蕤音武管所交  
反折之設反○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析所反蕤無之  
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梓內也折承席也○疏曰言  
此醴是稻米所為蕤者盛醴醴者盛醴酒樽者盛黍稷  
謂梓上承席實物樽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梓上此是  
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  
經傳通解  
卷四十三  
主喪下  
堂側  
器虛○以上雜記○附家禮于寔將單言下誌石其前言刻  
誌石曰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  
蓋其字曰某君某某南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  
州某縣人考諱某某某官母某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處  
子男某某某官女其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存有官則蓋云某  
官某人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人之妻夫亡則云某子  
某公某封某氏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底云某石字面相向而以  
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底云某石字面相向而以  
鐵束之埋于墳前近地面三四尺○高安朱氏曰按禮經無  
墓誌惟衛門外葬沙邱掘數仞得石沈視有銘漢夏侯嬰  
送葬東都門外掘地得石棺有銘或云古墳中誌石也然滄  
桑變易安知非即墓左碑耶漢以空石為勒銘之具蔡邕作  
郭林宗碑文趙岐勒石墓側自志平生此碑文所自始也形  
家謂墓之東南為神道出入之地故墓左之碑文又自神道形  
人文集有墓志墓表表而出之也故墓左之碑文又自神道形  
至墓前立碑自孔子題延陵之墓始今無論貴賤銘石曰某  
之墓旁注生卒葬年月日并子孫名號之墓前數傳字跡模  
糊則重醵之念于銘表遠矣○附按家禮于寔畢言墳高四  
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高四尺附高尺許是家禮之誌石與











杜氏之葬在西塔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官而不敢與武子  
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同○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寢欲文過○或曰先儒皆以杜氏  
葬從外來就武子之墓與禮下合葬於防同又按晏子春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主喪禮下 定傳 美  
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何金成適後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  
何居命之哭 居音公衆中與此善其大而不許人之思○疏曰聽之  
居語辭既許其大不許其細是許其大而不許其細哭是細也  
後二子皆不足為知禮其稱之也矣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  
日無已則小野而遷葬猶為善乎是○附墓祭程子伊川  
嘉禮不野合葬生不野合葬死不墓祭蓋墓祭祭人乃宮室  
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祭亦有祭如禮望墓祭祭人乃宮室  
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南軒張氏曰墓祭非古  
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只是則成周盛  
時固亦有祭于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于人情之所  
不忍而亦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謂其必立之  
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為非體魄之謂其為義  
亦精矣○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祭人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  
祭不害義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時祭今人時節  
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盡嘗用之今子孫不廢  
此而能忍然祖考乎○又曰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  
以葬葬畢莫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為當行後更不必

出主祭告時却出主下寢○又曰祭之禮亦只得依本子  
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又曰錢豆煎豆之器乃古  
人所代故當時於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  
比見錢幣祭土神之禮全然減哀甚焉既為先公先王設  
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復可與墓前一樣祭果非  
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寧事親神之意勿令其有降殺  
云周元陽祭錄曰唐開元勅許敬宗上墓同拜掃禮若拜掃  
非寒食則先期卜日古者寒食去他國則有忌俗不卜日  
墓祭壇以時祭即不及此時拜掃松楸則寒食在家亦可  
或謂官寓于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楸則寒食在家亦可  
祭○又曰夫人死之後葬形于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  
慕之心何有極當哭於墓之傍以盡其慕之誠也  
墓以當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之禮益用增感是宜省  
道俗上女備滿皂隸庸巧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之墓而  
哇之鬼無不受其子孫之祭追養凡祭品味亦稱人家貧富  
貴豐腴貴在修潔馨極誠敬而已事亡如事存祭之禮此  
我致敬常在乎祖廟而祖廟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  
敬我之祀乎○端節黃氏曰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產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主喪禮下 定傳 美  
三家之書為冠昏祭禮五祭家禮蓋參三家之說而古今之  
宜而大意思隱然以宗法為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家之備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主喪禮下 定傳 美  
朱子所輯次云○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  
往塗遇故也○國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與尸之牀也  
以繩紐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今墓遠則其葬也  
機舉尸與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今墓遠則其葬也  
如之何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 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殯也墓遠蓋欲葬  
殯從成人也長殯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召公謂之曰何以  
矣史佚成王時賢人也賢猶有所不知 召公謂之曰何以  
不棺斂於宮中 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 史佚曰吾敢  
乎哉禮也召公言於周公 周公曰豈不可不許也  
史佚行之 遂用召公之言 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斂於







張韓喪服傳云既虞柱榻翦屏此猶朝夕哭不奠是日也以庚  
直云倚盛據主人斬衰者而言猶朝夕哭不奠耳禮弓云葬日  
殯以來常奠今反哭至殯宮猶朝夕哭如前不奠耳禮弓云葬日  
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故小奠也○附高安朱氏曰  
按反哭于廟乃適殯宮禮也今從家禮哭于聽事亦無礙

右反哭第二十一章

章下凡

卒窆而歸不驅孝子在如墓

之在彼○疏曰此言解上敘服載之下棺訖實上三孝子親  
屬車而歸不驅馳而疾者疑父母之精魂在彼未歸○本經

記○既封而歸殷道也

詳見喪禮義屬○無柩者不惟

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

○反哭升堂主婦入於室

無事焉遂去帷○雜記

此條未○其反也如疑

章○升自客階受弔於客位

此條未○其反也如疑

章下○附朱子曰喪禮太繁

今只存大概使人知其意義

儀禮

經傳通解

卷四十三

喪

禮之精得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聖周必無周人之

繁文也古人猶中遠物其多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

不足凡當防慮久遠母使士親膚而己其他禮文皆可略也

又如古者棺不用釘漆不用漆而漆之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

能入何況不用釘漆乎孔子從先進已厭周之文矣聖賢者

作不必盡守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

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嚴今何處可行存其大概使人知周之

盛時禮之全備皆備之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皆不得見於

于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做古禮或曰郁郁于文哉吾

從周其何意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于周世周

先一代禮文皆備誠為整齊如何不從但是如用之則吾從

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未可未殯以前安得一一如此

仔細舍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

是有相者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厭周文之煩

矣聖人復起亦但隨今風俗立一限制須從寬簡今若考得

仔細一一如古固好如考不得亦只隨俗不殯理者行之○

又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禮時

為太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有義況隨時易名

行又須是朝廷整頓理會始得○又曰喪事古人原有活  
法如身執事而垢面垢衣是也○又曰古禮難行為古人有假  
未到處古者以皮束棺豈能固設熬黍稷于棺傍以感蚍蜉  
可見少智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或問哀慕之情易  
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我親哀慕之情自是心  
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  
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定不哀  
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  
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  
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三

四三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四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士虞禮第六十四

喪禮三 鄭目錄曰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

哭後禮者人補篇第十四合燭其事目析本記又出其言卒

廟門外之右又記云陳牲于廟門外皆言廟而鄭言祭之

以虞卒哭在寢廟乃在廟而鄭注喪服小記云虞于寢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是也

經十四

士虞禮

右篇目 下凡十 ○士三虞 詳見喪大記 ○治虞用柔日再虞

如初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見本篇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

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金奠於墓左反

日中而虞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 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

按日中而虞者虞必于葬日內不拘早暮但葬畢即虞非大事

用日中之謂觀下文祭接葬日云云可見葬不擇時必以朝

未育朝葬而暮不葬者即不葬亦當虞于葬處其有路 ○婦

經數舍者初虞再虞于所館行禮二虞待反哭乃行 ○婦

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也虞卒哭祭婦其

其夫或子則得主之耐是耐于祖廟事既重故舅主之婦所

耐者則舅之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喪事虞耐乃畢

母也 ○喪服 小功之疏彼既無主亦為之主虞耐之祭但

功總麻雖服細小功之疏彼既無主亦為之主虞耐之祭但

朋友相為亦虞耐也故能氏云主喪者于死者無服 祖免

耐者以耐與虞則相近 ○羅記 ○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

功以下者 詳見喪大記 ○虞沐浴不櫛 櫛莊乙反 ○沐浴者

期以下者 詳見喪大記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耐練祥

無沐浴言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

沐浴言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

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有沐浴故士虞禮

云沐浴不櫛又上虞禮云明日以其班耐沐浴櫛擗剪注 ○

云婦自櫛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 ○擗音瓜 ○難記 ○

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詳見喪大記 ○父為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大夫子為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 詳見士喪

下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

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疏曰此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赴

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

急虞謂葬竟而急設虞三月而后卒哭者雖即虞不即卒哭

以卒哭是奪于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卒哭也 ○喪服 ○附按

此條所言雖有此情故不忍急而待卒哭者雖即虞不即卒哭

本篇喪禮章本經記所言俱無涉而解者皆誤引也急葬者

既為貧或為事故則其禮即應止此二句而 ○並有喪虞生

已設中間更有儀文彼作記者何不言之 ○並有喪虞生







右陳饌具第一章章下凡四條 ○虞而立尸有几筵疏曰有几筵者未葬之前

之嫌既陳乃設肩鼎也今文肩作鉉古文鼎作密○疏曰經于陳三鼎後言設肩鼎故記人辨之皆先肩鼎而後陳



桑大斂奠章小功與饋奠以下並爲此章所通用當互考

祝所親而可  
以受服也

右門外位第二章 布席室中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臨朝夕哭○疏曰朝夕哭時門外送賓訖入門以子 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

反哭位 既夕日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于朝定○疏曰此明賓將與祭主人及兄弟等卽位

之祝入門左北面 位子西方如反哭位皆是執事之時故以入門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疏曰上兄弟賓卽左爲祝不

與同位 宗人西階前北面 當詔主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宅宗人卽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在室事是也

右門內位第三章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哭 所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吉禮 門外位 祝饌

六反○糴從也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倚于綺反○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于室○疏曰此論設饌于神杖不入門之事也按此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下記云戶入祝從尸注三祝在主人前媒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也主人前白西入向東在階下未得倚杖于西序今主人在西階將入室故倚之

贊薦蒞醢醢在北 主婦不薦衰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則齊斬不執事可知然亦唯此時主尸入之後亦執事兩邊衆果設于會南至于酬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亡如饋食按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若大夫以上等不執事故少牢云主人出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

迎鼎注云道之也是不執事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 舉舉也

長左左在西方位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而北上七俎從設左人抽

也凡事宗人詔之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而北上七俎從設左人抽

局鼎七佐食及右人戴 戴戴于俎佐食戴則亦在右矣 卒杞者逆退復位 復位也

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膳特也 亞次 贊設二敦于俎兩黍其東稷 爲賓尊承







上此亦誤故鄭非之也若然祖在後今繫在嘉薦齊淖  
菹醢上者祭以牲為主故先言非設在前也  
孝反對徒較反○嘉薦菹醢也○齊淖淖也○齊淖淖也  
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淖云○明齊淖酒才  
計反淖所求反醢同○明齊淖酒也○言以新水浸醢此酒也  
郊特牲曰明水洗齊淖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免脂也○今文  
曰明齊淖也○皆非其次○疏曰鄭以淖水邊爲之○今文  
義異謂以新水清醢乃浸醢此酒又引郊特牲明水洗齊淖  
新者彼注云流猶清也○五齊濁醢之使清謂之淖齊及取明  
水皆貴新也○據彼注則周禮司恒氏所取月中若以明齊  
此明齊雖異但取新義同故引爲證非謂一物也○若以明齊  
當明視應在上爲次今文又爲淖解上已云齊淖淖淖何  
用又哀薦禘事○禘音合○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其禘先祖  
重見哀薦禘事也○以與先祖合爲安○疏曰按公羊傳大禘  
者何合祭也○合祭先君之主于大廟故鄭亦以禘爲合祭也  
卒哭後乃有禘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禘祭者鄭以與先祖  
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南也○女也○皇也○以適  
適爾皇祖某甫也○適爾皇祖某甫○南也○女也○皇也○以適  
言尼甫○女音汝○若○勸強之也○附錄記大附于上七不  
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存亦然公子附于公子疏從其昭穆謂  
附于高祖爲主者若高祖爲大夫則附于高祖昆弟爲主者  
雖王父母存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附于王父王父現存  
無可附亦如是附于高祖也○公子附于公子不敢成君也○  
萬氏曰附于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附于從祖矣○從祖恐  
無配食之禮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祖他日不有  
已之孫來附乎一廟之中而孫附之從孫又附之恐無此雜  
亂之禮也○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祀于宗子之室○  
子從祖則是宗子而支庶之廟矣○士附于大夫爲大夫之  
之倫宗子附于支庶不幾亂本支之義乎○凡雜記所言多論  
貴貴而不論親親大約末世之禮而非先王之禮也○見喪  
小記言士附于大夫則易牲是士固有大上大夫之禮矣○胡  
謂別子爲祖也○何須附于他人此之所云或殤與無後者耳  
不然或卒哭而行附祭暫附于諸祖之所云或殤與無後者耳  
始立已廟乎○朱子語類答陸子壽書先王制禮本人情  
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而後始  
後神之祭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卒  
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于經傳者  
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于此無疑矣

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線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廢廟  
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遷  
舊廟不言遷新廟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廟乎○三年而  
新主邪至于遷廟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直一句亦非  
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來論考證  
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以事  
生之禮接○爾雅○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再虛  
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再虛  
如初曰哀薦虞事○疏曰若始葬用丁日隔戌日故知再虞  
用已日一言者一字也○謂數一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  
虞云○始再虞云虞一虞云成○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  
曰哀薦虞事○當附于祖廟爲神安于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  
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葬  
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與剛  
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  
常也○今正者自相亞也○禮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是日也以虞易喪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附于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報若付反下同○  
力呈反離力智反○疏曰鄭云當附于祖廟爲神安于此者  
却辟初虞再虞稱禘稱虞之意今三虞改用剛日將附于祖  
取其動義故也以已日爲再虞後改用剛日故次取庚日爲  
三虞卒哭亦用剛日故降辛日取壬日也○他謂不及時而葬  
者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殯日即葬于園北引喪服小記  
者彼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虞所以安神送形而往迎魂而  
反故疾虞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尋常葬後乃爲卒哭祭  
也○虞卒哭附葬皆有此則無名故謂之他此他祭既在卒  
哭上今退在卒哭下者以其非常又非祭故也○喪稱哀子  
引檀弓者證卒哭附葬成事之義○本經記○喪稱哀子  
哀孫詳見卒哭附葬禘記篇卒哭章○附朱子家禮虞祭  
孤哀子之稱如何朱子曰溫公因今俗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  
從之亦無害○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  
經只得云妾母也然無以別于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  
合得云何曰恐也然無以別于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  
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等思是  
木此○又曰姊妹呼兄弟之子爲姪兄弟相呼其子爲從子  
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爲已之子與爲兄弟之子其  
喪服一也爲已之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

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爲一人主人兄弟皆可立尸  
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封彼驗反。疏曰主人兄弟也。哭棺曰者。從隨  
之理又云衰經且非疏遠故知是主人兄弟也。附按尸字之解舊說  
主人葬先反宿虞尸故得有祝迎尸之事。附按尸字之解舊說  
尚有謬處說見祭統篇尸章君子抱孫不抱子條。尸入門丈夫  
又按制尸之精意說見祭統篇尸章爲人子者條。尸入門丈夫  
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  
婦人堂上當東西面故主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  
後踊是有先後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沃于阼階東敬尸故此  
不降爲尸。尸。皇宗人授巾者。疏曰此直言皇不言面位按特  
牲云尸入門左北面皇宗人授巾上陳器時應水等在西階之東  
合在門左則以器就特牲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上文實與衆  
主人皆在執事之中既宗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之以升。疏  
人授申明沃盥亦實執事尸及階祝延尸曰按特牲注云延進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士冠禮 延尸 主

傳并照爲上者祭于君之廟非所以自醕鬼神土之妻則饗  
衾耳○疏曰經見主人服不見尸服故記人明之按特性策  
日云主人冠玄端至祭日風輿主人服如初是土之正祭服  
玄端卽是卒者生時所著之祭服故尸還服之按曾子問孔

子曰尸先見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爲君尸或弁者先  
配或有爲大夫士者謂彼君之先祖爲士尸服膺弁不厭立  
當祀上虞旣男女別尸故鄭並云士之妻按特  
牲正祭主婦著纁笄宵衣明鄭云尸亦宵衣可知  
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  
尊者必使適也○適于秋反○疏曰

虞卒哭之祭男女別尸故別言之也男無異姓之神知必使  
異姓據與婦人爲尸者也不使同姓孫與婦人爲尸者以  
祖爲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爲尸故不先使同姓女爲尸  
也男尸先使適孫妾又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  
無適孫  
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卽不得使庶孫妾以是賤  
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而鄭云必使逋者據記不使  
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也知用庶孫者曾子問言無祿則取  
于同姓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男女別尸據祭則  
言至卒哭已後禪已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知者按司几  
筵云每較一凡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不同祭  
于廟同几精氣合少半吉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篇末云  
是月也香祭猶未配明禫月不當四時祭月則不某妃配配  
則共尸尸八祝從尸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尙若親存宜曰  
可知

義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四

親之今此神廟嘗言人曰○頭目有異故記人明之尸神  
祝入戶至此迎尸祝當酌侑月即祝命佐食適敦舉尸坐不  
象是以云既接神祝當酌侑月即祝命佐食適敦舉尸坐不  
黍稷及祝酌授尸及祝出告利成祝入尸謏等是也尸坐不  
說履說他活反○侍神不敢燕惰也○疏曰按鄉飲酒燕淳  
禮等凡坐降說履乃升堂今不說履者爲侍神故也尸神

尸鹽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  
槃以盛棄水爲浚汚人也執巾不授巾果也。浚音箭。疏  
曰主經直云澤尸與宗人授巾不任執槃與執匱執巾及宗  
人授巾等面位放施。○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  
人明之。○本經記  
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  
傷父義由此也。疏曰以

尸以象神之威儀。○曾子問

從者饋筐于戶左席上立乎其北持牲所置于席北明此饌亦在席北以擬盛尸之饌也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櫛于醯祭于豆間祝命侑食



要成者據後  
 食卽飽也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  
 个古賀反○釋猶遺也遺之者  
 个猶校也今俗或名校曰個音相  
 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個  
 古賀反○疏曰此舉魚腊俎盛于  
 簠俎釋三个不言盛牲體者按  
 記云羹鉶升左肩臂臠臠脊脊  
 脊七體此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  
 舉脰終舉肩總舉四體唯有臂  
 臠臠三者佐食卽當俎釋三个故  
 但舉魚腊而已君子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此出禮文又按特  
 牲釋三个注云謂改脔于西北隅  
 遺之與此注不同者此江亦有  
 改脔之義又兼有此不盡歡忠之  
 禮按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過  
 于牲體故云如其牲又按特牲  
 吉祭十一體與此不同者吉禮異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簠反黍  
 如初設九飯而已土禮也簠猶  
 祈後同○疏曰按上投黍稷在俎  
 南西黍東稷次上文佐食舉黍  
 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  
 本處如初設少牢十一飯諸侯  
 三飯天子十五飯故九飯土禮也  
 按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嘏  
 之皆加于所俎此尸舉牲體振  
 祭嘏之皆實于簠故云簠猶吉祭  
 之俎  
 右獻尸第七章  
 章下  
 一條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辭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四  
 士虞初  
 獻尸傳  
 夫

經 113—690



右主人醢尸第八章

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儀禮經傳通解

右尸醢主人第九章

建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蒲席疏曰上文用葦席其神位  
故用萑也祝接神尊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西南位  
者解得先獻之事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  
疏曰少牢主人受爵時主人拜受爵戶答拜主人西面奠爵特  
牲主人拜受爵戶拜送主人退離不故西面彼注云退者退乎  
爵反位則西面也是告祭時主人西面故又西面位可知薦菹醢

設且况立執爵祭薦奠爵與取肺坐祭齊之興加于組祭酒薦之

此又下請聖哀冬濟之而平舟拜主人客拜祝坐受上

肝從視取用。搗鹽。搗芡。嚙之。加于盆中。但拜三人。各手所持。

人餘文無指照此正注下文云祝薦席徹入于房注云徹薦席者執事者則此設者亦

執事知矣

右主人獻祝第十章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僭拜  
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簠升堂復位僖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而立○疏曰簠在  
庭者此雖無文約同薦車設遷奠之等也上文哭時主人升堂西  
序東面又上文云主人僭杖入今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已  
因得取杖復  
東而位也

右主人獻佐食第十一章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曰內洗在北堂而室東  
 偶○直音值○疏曰如主人儀者卽上主人酌尸尸拜受爵主人  
 北面答拜之等今主婦亞獻亦然也主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  
 是輕于主人故爵有足爲飾也引昏禮者證自反兩遊棗栗設于  
 經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  
 會南棗在西向棗栗美○疏曰棗特牲宗婦執兩遊主婦受設于  
 吉故然上主人獻使特薦醢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者尸祭饗  
 彼爲主人獻故薦不使主婦此亞獻已斬有事故自薦尸祭饗  
 儀禮通考卷四十四

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

弟得爲亞獻畢婦爲終獻○三山楊氏曰按亞獻如初佾酒所  
刊家禮云惟不祭酒于茅泚本所云不祭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  
酒于茅者爲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酒考祭是神亦爲神祭  
少牢饋食禮注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主婦亞獻尸尸  
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士虞特牲禮亦然  
凡三獻尸皆祭酒爲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個大中次  
左簡皆祭酒爲侯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于  
茅泚本益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

右主婦亞獻第十二章

酌獻祝饗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人于房初主人饗○疏曰此自獻祝已下有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第十三章

賓長洗總廚三獻燔從如初儀  
總於力反。總爵口足之間有篆  
又補飾。篆太轉反。疏曰按屨



右賓長二獻第十四章

右祝告利成第十五章

祝前尸出尸踊如初降

右戸護降第十六章

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乃降明主人見有蹴踏之敬○鄉尸六反踏于亦反

有辟退之客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辟音避○疏曰託自階  
已前者不言及從階則言及背以其中道臺故特言及

殊之是以鄭云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謂無鄉尸之節也但云及門如出戶而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皆還鄉尸者欲

及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

屏隱之處從其幽暗祝

右陽厭第十七章一條

降賓出宗人詔主門人降

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疏曰知是



右事畢第十八章無尸之文經載其常記述其變故附見于下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  
疏曰自此至詔降如初論喪祭無尸之事無孫列可使者  
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謂有孫列可使復無同姓之適

是無知者之問也。又云：祭服，主人亦如之。既饗，祭于豆，祝也。禮謂衣服卽位升宗者，雖無尸，主人亦如之。既饗，祭于豆，祝也。葬所服卽位于西序及升降，與有尸相似。祝卒，記異者之節。疏曰：饗者謂祝釋饗神辭告之，使令耐者之異于有尸者。祝釋孝子辭釋辭說爲祝祝卒，別有迎尸已後之事。今無尸者，祝祝卒，饗神說無迎尸已後之事。故下文云：不綏祭之等。不綏祭，無泰羹湑醢從獻。終始也。事尸是記異者之節也。是禮始于綏祭，終于從獻。綏當爲墮。疏曰：此四事皆爲尸是以上文有尸者。云：卽尸而入祝命佐食綏祭，又泰羹湑自門入設于銅甗，祔四豆設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以燭從。賓長獻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日羹以下三事皆蒙無尸解之。綏當爲墮者，周禮守祫職云：旣祭藏其墮，字爲正。取滅爲義。附按注綏當爲墮者，上獻尸章是墮祭乃此記之所對言者。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卒也。彼取墮下之義，與此滅義不同。主人哭出復位。疏曰：謂祝祝卒無月河迎，既無上四事。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門主人遂卽哭出復尸外東面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門。

北面位。疏曰：鄭此及下注皆云復門西北面。位者據上文戶出視反入門左北面復位也。拾其業反。拾更也。三更踊。更音庚。疏曰：凡如食間之言更踊者，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為拾也。如者謂一食九飯之頃也。疏曰：懸之者謂闔牖戶九飯之頃時節也。視升止哭聲三啟戶，聲者也將啟戶驚覺神也。疏曰：若曲禮云將士堂聲必，以故云喪禮下篇啟章。附按：祝闔牖戶如食間聲三啟戶，說見士商祝免祖節。主人入視之。疏曰：親之者，啟戶說見士所恭敬。主人入視之。疏曰：親之者，啟戶說見士之事也。祝從啟牖鄉如初。鄉許亮反。牖先闔後啟扇在內從在左。疏曰：詩云塞鄉墮戶注。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也。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語興義同。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也。下文宗人詔降如初。注云詔主入降之。卒徹祝佐食降復位乃降堂明此復位者復堂上東面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義也。重當為平聲。疏曰：經云主人即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佐食即賓也。故知復西方位經言視入門左北面注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明復門西北面位。

可知輕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無闔牖之事今無尸者陰  
 厭時闔牖戶若更設帳于西北隅後闔牖戶爲發賣故不爲  
 也  
 宗人詔降如初謂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曰降  
 出彼謂降堂故初此云如○重旣虞而埋之皆直龍反埋亡  
 初亦如上詔降○本經記○重旣虞而埋之皆直龍反埋亡  
 虞埋之○疏曰按既久禮初喪朝福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  
 人明日隨至祖廟是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  
 注云適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于祖廟門外之  
 東○雅記○附家禮于初虞後有罷朝夕奠一節高安朱氏  
 曰按以真易奠者謂至是始可祭并謂祭後更不奠也或止  
 用朝奠夕時焚香拜揖不奠可耳○附按朱子謂鄭氏說凡  
 附已復于寢後而後遂徹几筵程子于此恐其祀于主之交  
 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遽徹几筵程子于此恐其祀于主之交  
 詳也說見卒哭祔練祔禫記篇附章明日耐于祖父條則茲  
 初虞後言罷朝夕奠明與此說背戾矣疑家禮此條是本檀  
 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之說注云謂不復無食于下  
 室而鬼神祭之然此注之非說亦見上明日條又按朱子謂  
 始死全用生事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  
 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



以神事之也據此以事生之禮事之之說則朝奠多奠並宜行之而家禮言罷者非朱子之定論不當從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五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大記上第六十五

凡三十

喪禮四之上

今按喪大記本小戴篇目孔氏疏按鄭目錄云記人君以下始死至殯葬之事今儀禮正

經喪既夕虞三篇所載惟士禮國之大喪以及諸侯大夫

之禮皆闕禮經既闕而身處墓實者尤諱言凶事其闕

之禮大變臣子至痛而浴襲鄰國反民庶之不若今以小戴

篇名及本篇所進附以周禮禮記諸篇載天子諸侯大夫

之禮補爲此篇並附尚書大傳春秋三傳宋語孟子諸

書所載分附各目下列士之禮正經之後引先後次第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大略並依士喪禮士喪禮有天子諸侯大夫所通所名不

復重出讀者所當互攷也但陳寶器一節惟大喪湯石之

爲篇中

補目

補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哀謂視者服焉疏者洽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

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摯入詔禮曰摯相者五人卿爲上摯

之出入皆稱摯卿爲上摯據大宗伯是卿故摯而言大喪王后及

世子者以與王爲上相明是王后及世子亦見大喪所相或則王

則大喪中○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凡國之大禮佐大

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肆師之職凡卿大夫之喪相

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

掌其事如宗伯之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



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  
國之喪禮與服士喪既夕士  
欲大欲葬也。疏曰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其餘則亡事謂小  
儀禮本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喪與既夕及虞  
卒哭與附小祥大祥禮皆有遺缺而亡者與推得十七篇高堂  
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事謂小祥大祥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  
有與事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者反之皆同其伏軾于  
事物則有聖人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代之政蓋有日知而月新者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  
此其親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大司馬以公之聖而得之如  
幾千與公為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  
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  
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詰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故所疑畏  
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偽反之于心實有所難安故  
其惑至于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  
之同然則是經之遺缺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  
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謬而孟子斷為不可盡信亦折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于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  
于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  
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竊問  
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官辨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  
忘也夫。附按禮經目章諸周官係之後蓋其十篇內凡爲條辨到  
附于此君禮篇總目章諸周官係之後蓋其十篇內凡爲條辨到  
欲之寫人而古本出細辨鄭氏之妄解而大義嚴又有辨及率儒  
所疏而千古之疑可辨言周官當善學而高姓之澤乃長皆  
此書所急當載者故今于其一附王制之丁篇賦敘財用章太宰  
係其二附王制之丙篇王制之飲食章係其三附祭物篇庶羞章  
澤虞係其四附因事之祭篇係其五附祭服章係其六附祭服章  
錫衰係其七附因事之祭篇係其八附祭服章係其九附祭服章  
周官章地官司徒係其十附祭服章係其十一附祭服章係其十二  
係其十三附祭服章係其十四附祭服章係其十五附祭服章  
總記于此使學者得聚觀于一時而詳其義焉。○自天子達於  
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詳見宗廟篇祭主章。○附朱子曰自天  
貴賤不同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于士禮殊不相入自合別爲  
一篇世俗拘忌不敢別立其名因喪大記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

做儀禮大第分其章段則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依經例其記事  
實有議論者依記例虞禮以下如天子九月卒哭及九虞七虞等  
語皆別爲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部于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  
三傳作主等語附入而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古禮論諸所說  
諒陰制度及左傳所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附于章  
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爲三年之類即附祥禭章後譌準元  
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榻附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章後葬章恭  
王能知其過之類即附公榻附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章後葬章恭  
之禮也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  
有天下國家事體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右總目第一章 凡五

疾病外內皆帶 婦悉報反。爲賓客將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縣  
去起邑反。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  
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疏曰宮縣四面象宮  
室軒縣去其一而判縣又去其一而特縣又去其一而縣於東方  
或附縣于南而判縣于北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士亦半  
天子之士縣而判縣于南而判縣于北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士亦半  
不命之士判縣于南而判縣于北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士亦半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疏曰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  
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  
氣士喪下篇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  
不恒東首則病者所宜此庶氏所說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  
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牖微衣加新衣體一人反本成  
作牖字象息列反。人始生在地廣去牖庶其生氣反微衣則  
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  
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古者廢牖  
地之義其受氣而生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古者廢牖  
病垂死之身奄奄一息方保護之不知寢之于地果能令親生乎無論疾  
仁而君子忍舉親 男女收服 朝服也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  
而置之地耶 男子之手足重終爲其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  
動置口鼻之上以爲侯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  
男子之手足相親。○本經。○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  
也。○當爲僕之誤也僕人君薨以是舉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  
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 君薨以是舉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  
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 君薨以是舉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



知卜當爲僕者以下人無正君之事按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  
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禮弓  
○遷尸本尸夷于堂○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見下  
大小欽類章通用○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無算謂道使也○禮記○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

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

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

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曰黃氏死

不同也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餘三

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與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妾亦

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

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

小次寢之上也內子卿妻也若未爲夫人所命則初死於下室

妻似然故云也按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通也其尊者所不燕者謂尊嚴之處不燕而燕息焉世婦以君下

寢之上爲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

適寢然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夫人

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

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義與皇

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止君路寢爲小寢故注八年夫

不燕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者按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

異未可知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按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

公薨於路寢不殯公薨於路寢道也按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

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二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

禘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朔二百姓如喪考妣  
十八載堯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德思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言盛德思化所及者遠○商書虞書○附按九峯蔡氏傳云  
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祖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  
深至于如此也今詳注解百姓爲百官者非是○顧命口惟

四月哉生魄三不懌懌音亦○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甲子

王乃汎頰水相彼冕服憑玉凡汎音逃頰音悔○王發大命

但汎頰頰面扶相者被以冠乃同召太保與商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與音釋商如銳反彤徒冬反

保單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次第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

徒第二召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召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商彤畢衛毛皆

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長及諸御治事者○疏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

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

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

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補注九峯蔡

氏傳云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王曰嗚呼疾大漸惟

幾疾音機○自歎其病曰臻既留留恐不獲言言嗣茲予審

訓命汝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

武王宣重亮冀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龍重直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亮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

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附按九峯蔡氏傳云武王猶文王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

華也冀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

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在後之何敬



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統無敢昏亂逾越言職懷畏懼。○斤  
昌亦反。○補注九峯蔡氏傳云何惠也成王自稱言其敬  
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  
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  
也。○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危殆不疾我身言  
必死汝當庶幾明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奉我言敬安  
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補注  
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柔遠能邇安勸小  
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補注  
九峯蔡氏傳云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  
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  
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昌亡報反貢如字。○羣臣皆宜思夫人  
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於非危之事。○疏曰汝羣  
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儀然後可  
以率人無威儀則民不從命汝使謹威儀也汝無以釗冒  
進於非危之事後令戒其不爲惡也。○附按九峯蔡氏傳云  
亂治也威儀者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  
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貞進也成王又  
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  
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威儀事  
其善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幾則發于中者而戒之也威儀  
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  
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于是也成王正其身  
而率羣臣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今詳蔡傳體會精  
微覺注疏所言尚有差違也蘇氏云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  
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世保世之  
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既  
受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出綴衣于庭。○綴衣帷帳羣臣既退徹  
出帷帳于庭王寢於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相南宮毛  
北攝下東首反初生。○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相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恤宅宗。○倂居及反。○家半攝政故命二臣相宅名臣  
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

外使相宅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  
門外所以殊之倂爲天子虎賁氏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  
天下宗主。○疏曰經言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  
取于戈傳言使毛栢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  
是執于戈就齊侯傳反乎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栢  
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於齊侯之下傳言是實也  
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  
此備衛耳非言二八人又曰釋言云翼侯也周禮虎賁氏下  
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又曰釋言云翼侯也周禮虎賁氏下  
延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尚書周書。○今按嗣君  
即位之禮以傳記考之其別有四有正嗣子之位始死是也  
有正繼體之位殯後是也。○有正改元之位殯後是也。○有正踐  
阼之位三年之喪畢是也。○有正成王初崩迎子釗入翼室恤宅  
附按九峯蔡氏傳云位也其餘並見陳寶器章而記其大略於此  
翼室也太保以家宰攝政命栢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  
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家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  
諸侯體統尊嚴極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內  
姓戚親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  
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  
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  
可廢也今詳蔡傳于執二千戈及翼室俱謹依經文不從注  
疏者。○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  
也。○不地不書隱之不忍地也。○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癸亥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  
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終也。○以上。○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薨于小寢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識  
路寢。○春。○小寢非正也。○非路。○文公十有八年春王二月  
秋左氏傳。○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定公十有五年







相似稅與展相似狄當爲翟翟姓名伊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王后之服刻繡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單者揄狄畫搢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展字當爲翟禕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禕揄狄展聲相近稅字之誤也

○婦人復不以稱稱而兼反○禕婦人嫁時上服而非事鬼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衣尸謂不以衣於既反歛力驗反○不以衣衣襲歛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以上本篇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疏曰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旗其辭一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般禮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皐某復矣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般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

○凡復男子不知姓則書氏者如孟孫三家之屬○喪服小記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復

稱名婦人稱字疏曰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本

○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如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疏曰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若命至終必是精氣已離形而臣子猶望應生故招呼死者呼魂命還復身中昔天率上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即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言則

○諸侯復曰某甫復矣疏曰言某甫諸侯稱王后死亦呼王后復

右復第三章 凡十 七條

司士作士掌事疏曰始死則有奠○周禮夏官○今按司士所掌章內始死奠他無所載故復見於此若其他所掌則不復重出

右始死奠第四章

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時也

○大僕大喪始翦戒鼓傳達于四方戒鼓擊鼓以警衆也○疏曰傳達于四方以鼓聲相傳聞而達之○周禮夏官○小宰以官府



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太宰贊贈王含玉司徒率六卿之眾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

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大宗伯朝觀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此所謂官聯○周禮天官

如之目章○大司寇凡朝觀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或謂王○疏曰大喪是先后及王世子故言前王注言○師氏喪紀王舉則或謂王○疏曰大喪是先后及王世子故言前王注言○師氏喪紀王舉則

從舉猶行也舊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喪紀之事○故也○周○世婦凡王后有擇事於婦人則詔相也喪大記曰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曰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以寄公與主人體敵故也明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中后亦拜二王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屬焉有喪拜禮春官○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馬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曰司馬之職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馬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曰司馬之職

不使司士故○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飲之屬○疏曰如死同馬平之○司士大喪作士掌事則有奠及至小飲大飲朔月

尸不忍異於主皆稱奠○以上周禮夏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也其大官則家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

○小宰以法掌賓客之戒具喪亦如之舊法施行○以上周禮三官○雞人大祭祀夜嘯且以詔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

呼且以警起喪紀亦如之春官○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百官使風興喪紀亦如之春官○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

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家宰下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共於喪家官有司而治之

謂共辨之大夫之喪卑宰夫不自為使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共辨也○周禮天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

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見上總○虎賁氏白

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要在門○疏曰大故謂備故云○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要反盾常率反○葛葛經武士尚輕○疏曰臣為王賁賁皆斬衰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以上

夏官○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反寇○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

其屬守之唯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害之道備茲求更財利若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巷市者以庶人憂慶無復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種弓

石戒臣民第五章凡十條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

植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疏曰大僕

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周禮又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始死於北闕下遷尸於南闕下又云小飲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

飲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於大飲於阼階大飲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室也○周禮夏官○始死○王府大喪共角枕角

章有角枕以枕尸於角枕也此係通用當互考○王府大喪共角枕角相含○疏曰按既夕禮模貌如輒上兩末狀如批把按屈中央

禮天官○始死遷尸於牀帷用飲食衣衣小臣模齒用用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惟荒胡反去起呂反○牀謂所設牀第而既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牀即所謂既正

尸也惟覆也飲余者將擬大飲之時余被既遷尸在牀而用飲余

也相以角為之故去寸兩頭曲屈為將含恐口開急故使小臣以

相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善屢足辟民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

之令直也又云初廢牀時牀在北壁當尸至復魄遷之在牀而當

牀南首所以必當牀南首者以為平生寢卧之處○本蓋○附朱

子語類問尸南首之說朱子曰士喪禮飯含章鄭注云南首遷柩



于祀注示此時極北首祖祭注云旋極向外足知古人戶樞皆南  
首唯朝祖之時北首非溫公創為南首之說也君臨臣喪升自阼  
階西向撫尸當心則尸之南首本不為君南面而然○幕人大  
也○附按換齒綴足說見士喪禮上篇換齒綴足章○幕人大  
喪且帷幕帶綬見下陳○委人喪紀共其木材禮地宜○此條陳  
殯具章  
通用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第六章凡五

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曰赴謂死者生  
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  
也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天子崩告喪曰天王  
父兄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檀弓○天子崩告喪曰天王  
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曲禮○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  
赴○計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疏父  
母曰此以下明遭喪計告於君及敵者并赴於鄰國稱謂之差父母  
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長子丈反○疏曰上某是生者君計  
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計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命赴 南

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  
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音泰適丁歷反○君夫人不稱寡告  
他國君諱也○疏曰以謙故稱寡君若  
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  
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大子皆當云敢告於執事不言者  
略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  
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  
某不祿使其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  
適讀畝下同實讀至下同○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  
為至此讀南秦之人聲之誤也○疏曰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  
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曰某死計於  
適者謂大夫死計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  
曰外私辭得申故云某不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  
祿以身計告故云使某實不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  
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

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疏曰士賤計大夫及士與計  
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皆云  
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  
大夫士言外私耳○羅記

右命赴第七章凡三條○又○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

卒隱公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僞禮於其母○聲子也不  
附按尹氏左傳作君氏舊本從之今改從經文  
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耐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  
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葬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  
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耐于祖姑  
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隱公七年春王  
某氏此僞禮之文也今聲子三禮皆闕  
三月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  
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以繼  
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  
好息民謂之禮經以上春秋○隱公八年秋八月葬蔡宣公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命赴 南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前臣名故從君臣

之正義言也葬者有常月可知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  
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稱公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  
葬不告赴謂赴天子也緣天子問傷欲其知  
之葬則不告天子○春秋公羊傳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  
言朝觀爵同位然觀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與  
此不同者觀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位但同姓  
之中先爵尊  
耳○檀弓○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哭○疏曰  
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內命女是也謂  
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則內命婦為王  
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內宗大喪序哭者序次外內宗及命婦哭  
從服齊衰者居後  
王○以上○九殯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  
周禮春官○九殯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命敘在后後為前後列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序也○何禮天官



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死者爲尊卑也若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

兄弟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士賤同宗尊卑皆坐○疏

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本篇

小宰受其舍禘幣玉之事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終輜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其制也。宮禮禮云天子之旌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王三尺披上喪禮竹杜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侯夫子九尺諸侯七大夫五士二。其旌身亦以尺易尺也。○周禮春官○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見上。復章

儀禮經傳通解

啗人大喪之大泐設斗共其盤啗斗音主○斗所以沃尸也○  
 景讀爲徵○疏曰按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鬻酒中兼有醴金香  
 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鬻讀爲徵者以鬻斂尸故以徵爲莊飾之  
 義○補注泐音○泐沐尸曰泐  
 爲大夫設夷盤造水鬻土併瓦盤無水設  
 泐植第有枕此之謂肆師天子亦用夷盤○肆師大喪大泐以鬻  
 記曰君設大盤造水

則築萬育煮○築以爲香以爲草以爲煮以爲○疏曰上

○與絲綢共其繇績且文之勿續音曷

上三條用蕭看官  
 看肝口其蒸握之屬青與赤謂之女口著直略反下同肝香丁反其

其服鳥學反○疏曰此鄉並據上具禮而言以給線縷者謂所

挺于玄經裏著粗絮按喪大記屬緇以俟絕氣內則云履蒲綦

○內司服屨之喪共其



口實○肩  
○禮曰君用梁三語此喪大記文彼據  
沐時所用今引以證飯○肩禮地官  
夫五士三飯扶輿反○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舍用玉○疏  
大夫士飯以啖舍以具此等皆非周禮並夏商之法左傳成十七  
年子叔聲伯麥食瓊瑰哀十二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舍下此等  
皆是大夫而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舍之  
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舍用珠玉也○雜記○含一牀襲一牀遷  
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疏曰言此三節各自有  
齊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商祝徹枕設中是也含襲及堂皆有席  
故鄭注士喪禮言衽如初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  
士一者貴賤  
同○本篇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司寒章下

尸立謂大肆始陳尸伸之○疏曰肆訓爲陳爲伸故也以柩壙浴

○大祝大饗以肆壺肆壺所設壺○小

南者察其不如儻也（二）所云王以王山汨人爲陳尸也（三）  
況大喪費耳舊書汨爲瀝杜子春云當爲汨汨汨女即大喪當入

力與膏源謂浴尸○以上三條周禮春官  
 女御力與掌沐

婦人之手今喪亦使女御浴者按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

湯物亦得謂之寧○周禮天官○管人汲不說縮屈之盡階不升

聖授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

用科浴用飾巾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

之喪則為谷首旣食而谷簞如字汲音急說吐活反繡片必反抗

[illegible]







出拜之於堂上○視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  
 後尸西東面○疏曰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拜於堂  
 上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注云此時命婦位在堂  
 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知寄  
 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國異爵者門西北而與己國夫人同  
 也若小斂之後則遷尸于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本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弔者謂不爲主人也適子受弔賓  
 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也言大  
 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禮弓○此條素尸夷于  
 堂之後凡受弔皆通用又奉尸夷于堂章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  
 堂一條殯後受弔章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爲此章通用當互  
 考

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

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禮記 祭統 肅

○傳○小飲後殯  
○後受弔皆通用

經 113-705



章內典係共綵繡內可服共衣  
服並為此條所通用當互考  
○小欽布絞繡者一橫者三君銅

矣大夫縞矣士縞矣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

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綵不在列反絞戶交反繡所六反稱尺繡

束堅之者縞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縞小欽陳

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又給不

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欽無給因絞不在列具之也或曰

絞者二○疏曰布絞者以布為絞從者一橫豎置於尸下謂者三

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折為三片以結束為縞

也大夫士等各用一食故云皆一舒食於此絞上以十有九稱有

於食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食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君

東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欽陳衣也房中者東

房大夫士唯東房故也法天地之終數者按易繫辭云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地數終

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飲衣之也上太下裳相對為成

稱絞給非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連數謂不連為十

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小片者誤矣說見下陳大欽衣章

附按疏言每幅之末折為三片者誤矣說見下陳大欽衣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陳小欽衣章

君無綵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綵者

以欽○疏曰君無綵者國君陳衣及欽悉宜用已衣不得陳用他

人見綵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欽則先畢蓋已正服後乃用賓客

之綵蓋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欽則先畢蓋已正服後乃用賓客

而不即陳列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禮之不將命

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君無綵者如皇氏之喪

臣有致綵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綵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欽

氏云君無綵大夫士謂小欽之時君不合以衣禮大夫士雖有綵

不陳不以欽至大夫士則得用君綵故士喪禮大欽時云君綵

後說就君綵臣言二義雖俱可通但以君無綵大夫士為句則下

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縞是細葛紵是纁葛紵是紵布此衣故  
不入陳也注謂縞尸重形冬夏用袍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  
若公則縞亦不用袍○以上三○復衣不以欽見上○封人凡喪

紀則飾其牛牲○疏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肺醢以外大小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遺奠也喪所薦饋曰奠○疏曰喪自

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肺醢酒而巳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  
飲大飲朝夕月半薦新祖奠及遺奠時有牲體大遺奠非但牛亦

有馬牲故鄭注云謂殷奠遺奠○圍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也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圍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以上三條○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肺腊  
凡乾肉之事○敝人喪紀共其魚之蠃鮓○鮓音魚本又作魚音

魚乾○臨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禮天官○以  
上七官並為陳大欽奠朝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陳小欽衣章

右陳小欽衣奠第十五章 凡十條

小欽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欽○疏曰以初時尸在牖下主

故主人在戶內稍東○本篇○上始死章尸在右射○小宗伯王

人左遷尸章射人僕人遷尸並為此條通用當互考○小宗伯王

崩及執事泣小欽大欽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也親飲

飲疏者可以相助○疏曰大祝職云大喪贊飲明大祝執事小宗

伯泣之謂處更不見主欽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

疑事官之屬為之○大祝大喪贊飲○大祝贊之○喪祝凡卿大

也異族據姓而言○大祝大喪贊飲○大祝贊之○喪祝凡卿大

夫之喪掌事而欽飾棺焉○疏曰言掌事者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

焉○以上三○君之喪大胥是欽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

條周禮春官○君之喪大胥是欽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

衆胥是欽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欽○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



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自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  
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妻妾而并云馮通言耳不  
馮庶子者賤也士賤故所馮及庶子庶子者有子則父母亦不馮  
是前所馮之庶子無子者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亦不馮也  
凡馮尸者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  
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  
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奉芳勇反拘音俱一古  
早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疏曰君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  
膺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  
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  
婦撫之者亦手按尸心與君為臣同妻於夫拘之者盧云夫拘於  
馮重於執庚云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領之交也夫於妻  
於昆弟執之者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於兄弟亦  
然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執撫執  
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注  
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  
坐撫當心則奉執等皆然矣馮尸不當君所同處○疏曰所猶  
義猶撫傳解卷四十五喪大記上小戴  
處也假令君馮心則餘人馮者凡馮尸與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  
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宜少辟之凡馮尸與必踊坐○疏曰凡者貴  
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馮必哀頌○君不撫僕妾略於賤也○雞  
致起必踊泄之○以上九條本篇○君不撫僕妾記○自小宗伯  
至此十三條  
大欽章通用○君於大夫世婦為之賜則小欽焉夫人於世婦為  
之賜小欽焉見下項後  
之賜小欽焉受弔章  
○卒欽主人馮之歸主婦亦如之主人袒  
說髻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馮皮水反袒天旱反說本作  
既殯說髻此云小欽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欽於死者  
俱三日也婦人袒者何小欽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左房  
○疏曰主人袒者何小欽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左房  
已竟而去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髻幼時髻髮  
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鬢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  
說左髻母死說右髻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髻是也今小欽  
充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欽說髻竟而男子括  
髮用麻也士小欽後亦括髮但未說髻耳婦人髻亦用麻對男子  
括髮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  
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其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注云於死者俱三



右小飲第十六章考之但有死三日而飲者併死日而飲  
二日而小飲三日而大飲今言三日而飲則恐指大飲而不  
及小飲惟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飲大夫士二日小  
飲此乃小飲日數雖引以爲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  
殯葬月日與土不同則飲日亦當不同故載其詳於喪禮義  
而記其略於此

惟從而秦之孝敬之心降拜拜實此土禮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微有  
下小飲衣尸畢有飾故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  
陳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  
扶捧之

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出衆  
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族之○疏曰小欽單戶賓  
堂嗣君下堂拜賓也拜賓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大夫  
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

者旁猶面也士賤不人人拜也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或云衆共  
三拜也婦人無下堂故夫人拜妻曰命婦欲見夫人內命婦同也  
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欲見卿妻內命婦同也  
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特猶獨也凡拜衆賓  
者謂不特亦旁三拜此經唯舉君與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

上西而拜賓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說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小飲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自遭喪小飲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也卽君大夫士之喪小飲後拜賓且與士文未小飲時文類其義

室中也若於曉不發奔喪從夕來奔則居於西方以四門而奔  
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云欲見輿子在家者也若未也諸婦主  
婦則在東方故奔喪注云其小飲而至與在家同是也諸婦主  
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  
新奔者故移辟之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  
而近北以鄉南一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  
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其無女  
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

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所

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  
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迎庭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  
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迎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  
人弔徹帷主人迎子窺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  
無主而使婦人攝者禮也男拜女賓子門內少遠諸下及猶不出門

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者不在之行近無官爵則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有在竟內則侯者若主之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侯其還乃鳴犢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子幼衰抱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關於人若無主則對賓有闕故雖四鄰里尹亦主之○以上本篇○此條疏後迎賓拜賓通用

右奉尸夷于堂拜賓第十七章 凡二條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卽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  
襲帶經踊者拜賓時和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  
踊也上注云未小飲主人卽位西階下東面位悉此亦然故云阼  
階之下知者以士喪禮小飲後衆主人襲卽位又云主人卽位踊  
襲經于序東復位也按士喪禮先踊乃襲經士爲卑此據卽侯爲  
尊故云尊  
母之喪卽位而免免音問○記異者禮斬衰括髮爲衰  
卑相變  
既小飲則免○疏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卽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  
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  
經至大飲乃成服乃奠小飲真也○疏曰拜賓襲弔者襲裘加武  
所以異於父也  
帶經與主人拾踊飲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者游冠之卷也小  
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疏曰主人既來弔者揜襲裘而出襲裘  
帶經而入○卷起權反○檀弓曰主人之既來弔者揜襲而出襲裘  
衣若未小飲之前來弔者裘上有湯衣湯衣上有朝服朝服露  
湯衣今小飲之後弔者以止朝服揜襲裘上湯衣加武者賀氏云  
武謂告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經者帶  
武謂告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經者帶  
請要帶經謂首經總之經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經苦無此恩  
則無帶唯經而已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  
與主人更踊也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  
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  
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認小飲之前湯  
衰小飲之後襲裘也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  
與鄭注不改襲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大  
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以武上加經與帶文相  
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却孰是故備存焉  
賓出徹帷夫之禮  
也士卒飲則徹帷○疏曰士小飲竟而徹帷此至小飲竟下階拜  
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飲卽徹帷者  
士喪禮文○本篇○未小飲受弔章有庶于不受弔未成公如鄭  
二條奉尸夷于堂章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條又殯後受弔章有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  
爲此章通用當互考

右襲帶經小欽莫第十九章

望盡氏凡喪縣盡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右代哭第二十章

云縣壺以爲漏代更也禮未大飲代哭以水字壺者爲汙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昔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曰禮未大飲代哭者未殯已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飲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官主以親疏代○君喪虞人出木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周禮更宣○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鼎所以角狄人乘更主華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所以用鼎及水者冬月恐水凍則鼎鼎遲遲更無准則故取鼎爰水用虞人木爨鼎煮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華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華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是也○附按疏用鼎及水水字應是木字之誤則鼎漏鼎字疑亦是壺字之誤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士代哭不以官疏曰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

右設燎第二十一章  
條凡三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薪蒸給炊及燎木材給喪事○厠地宣○厠地宣○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疏瘞之庭○疏瘞之庭○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燭所以照僕也城燎而設燭○菽日有喪則于中庭終夜設燭至曉滅燭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儀

大欽於阼見上陳小欽衣章○陳小欽章內有君以簋席并司服共欽衣服及陳襲衣章內典絳共絳纁內司服共衣服皆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大欽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



卷四十五

卷四十一



凡土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  
見有通者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  
同春秋時多僭越簡子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疏曰水兕三皮  
言謂乃不設屬棺非也○能乃代反棺一疏曰棺一者棺也二皮  
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棺一疏曰棺一者棺也二皮  
無草則棺親尸君即位為棺是也棺一疏曰棺一者棺也二皮  
木南雅曰棺一物二名○棺徒亂反棺一疏曰棺一者棺也二皮  
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疏云四四重也周市也謂四重之棺上  
並用梓故云二衡三衽每束一棺亦當為橫○疏曰棺束者古  
故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棺亦當為橫○疏曰棺束者古  
也縱束二行橫束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  
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  
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堅束之處  
則鑿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  
衽為小要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  
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槨  
義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陳大猷

餘設於左右○疏曰加魚脂者魚脂謂乾脂按郊特牲士皆用鬼  
少牢大夫脂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感蚘蚘  
○本○幕人喪共帷幕兩綬或與幕張之於庭布在樑上○疏曰  
始死帷堂小欬微之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布帷土無布王有  
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布帷土無布王有  
曰君於土有賜帝○疏曰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此  
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又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  
不云孤孤與卿○掌次凡喪王則張布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大夫同不重○掌次凡喪王則張布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重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故言凡者以王以下至  
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殯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  
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布有賜乃得布也○以上  
周禮天官○遷尸惟堂章委人共木材為○司几筵凡喪事設華  
此條通用堂互考以上二條施行通用○司几筵凡喪事設華  
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荏蒻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卿首梓劉  
○喪事謂凡奠也崔如華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蓋居  
其上或曰柏席故委授之席玄謂柏梓字磨滅之餘梓席藏中神  
義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陳大猷



相因不得為凡體或不從也顧命云爾爾南華玉仍凡西序東  
衛文貝仍凡東序西嚮彫玉仍凡西來南嚮漆仍凡孔云因生時  
凡有飾而先鄭引云是也意但取仍因之義也○事謂凡奠者即上  
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見凡奠相因不易之意按檀弓云虞而  
立尸有凡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按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  
有筵者以几筵相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凡几筵大斂即有也○天  
子諸侯禮大初死凡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華席右素几也凡  
几之長短阮氏言凡几筵並有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二尺舊  
圖以為几兩端亦中央黑也○周禮春官○陳小斂奠章內有封  
人飾牛牲牛人共奠牛圉人獸人共獸膳人共乾肉獸人共龜菹  
醯人共醢羞豆實皆為此章通用當互考此  
條大斂奠朝夕奠朔月奠以後凡奠並通用

右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第二十二章凡十二條○又○宋

文公卒棺有輪櫓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見下篇○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古雅反以自為櫓與頌琴初

親反○櫓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曰穆

親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櫓為名焉禮記喪大記云君大

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如彼記云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

名之為梓即櫓是也其梓用根為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

此以梓為櫓者名之曰櫓其內必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

無梓也梓櫓為櫓其櫓必用梓也○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

禮也禮無所逆婦孺姑者也廟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

美成公婦○襄公○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櫓不虞櫓親身棺

二年春秋左氏傳○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櫓不虞櫓親身棺

似本賤既無器備其喪制欲殯匠慶謂季文子曰于為正

不過廟又不反哭○過古不反匠慶謂季文子曰于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匠慶謂季文子曰于為正

母是不終君長誰受其咎長丁大反○言襄

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長丁大反○言襄

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季文子樹檟

日略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御魚呂反○御止

故經無取為略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日

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人入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召他木  
也請木不順其意怒魯此請令略木為之虞又恐季孫非無  
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櫓其意自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既  
令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彼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是無  
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昭公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一  
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元公將如晉且召六卿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父兄謂

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村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楸蒲田反

骸骨也○斂力丁反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

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

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葬宋元公如先

君禮也春秋左○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喪大記上陳大斂衣傳美

於是乎有以袞飲詳見喪變禮○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琬瑋

欽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磨級而救焉磨級遠登

日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

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

陷君光姦為姦乃止○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

桐棺四寸柏棺五寸家語○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梓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樂

正子入見平公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

也貧富不同也以上詳見喪禮章○附按此章為

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故將孟子二條舊本



重錄者今但  
教取其緊要

大祝大喪徹奠見上徹始  
死奠章

右徹小飲奠第二十三章

君將大飲子升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  
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  
商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飲上卒飲宰告子馮  
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升綰者未成服升如爵升而素大夫之  
喪子亦升綰○疏曰序謂東序端謂序之  
南頭也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殺之上楹謂南近  
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于基上東楹之西也按隱義  
云堂廉卽堂上近南爲廉也北面東上者子在東尸在作階故  
在基者以東爲上也堂下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  
而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若之姑姊妹之女及  
媵舅之女輕故在房中而卿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今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徹奠章

謂尸在階大夫命婦在尸西此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  
下莞上簟於於階上供大飲也於堂南北爲少南商祝亦是周  
禮喪祝其鋪絞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亦喪祝  
之場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是將舉尸故先盥  
手于盤上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飲上卽飲處也子馮之踊者  
孝子待大宰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馮尸而踊焉者夫人  
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  
飲於棺注云未成服者成服則若喪冠也此雖以大飲爲文其小  
飲時子亦升綰故雜記云小飲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又云士○夫  
則素冠故武叔小飲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同○不篇○夫  
人東面坐馮之與踊雜記○今按雜記自外宗房中南面而下至  
有坐馮之與踊五字別雜記注云此喪大記脫字重者於是故今  
略其同單記其異○始死章有卜人扶右射人扶左遷尸章有射  
人僕人遷尸小飲章自小宗伯泣飲○大夫之喪將大飲既鋪絞  
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右釋菜祝先入升堂  
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

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飲宰告主人降北而于堂下君撫之

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門右者人門而右  
也至止者君行必與至

正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  
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飲也○疏曰  
此明大夫大飲節也主人適子也適子聞君至而出迎門右東邊  
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  
士喪禮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仰其私恩也君臨臣喪臣視挑荊  
以辟邪氣此以禮敬主人不用故止於門外士喪禮云至止於  
廟門外祝代之祝先入升堂者先君入門自階以視接鬼神  
者也君後升卽位於東序之端階上之東是適子臨飲處也士  
喪禮云君升自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先在門右君升則亦  
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向南俱欲視飲也遷尸者鄉鋪絞衾衣  
衣而君至今列位卑故舉尸于鋪衣上也宰告主人道飲畢主人  
降西階而下而鄉北立待君也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爲公異故  
飲竟而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也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  
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撫尸舉而下堂命主人升遷馮尸主人升  
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  
西鄉馮尸不當君所命主婦馮之者亦君命也注云大夫之子尊  
能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徹奠章

得升視飲者以士喪禮二之喪將大飲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其  
禮其子不得升也○疏曰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公視大飲公升商祝鋪席  
乃飲疏曰臣大喪飲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衾問君  
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君於大夫世婦大飲焉於士爲之賜  
亦示事由君也○雜記○君於大夫世婦大飲焉於士爲之賜  
大飲焉夫人於世婦大飲焉於諸妻爲之賜大飲焉見下徹後  
受甲章

右大飲第二十四章 凡五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尊者疏卑者速○  
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多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畢送終  
之物其數少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  
生矣○王制○始死章有卜人右射人左○君大夫簪屨實于絰  
射人僕人遷尸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君大夫簪屨實于絰  
中士埋之鬋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條或爲奠○



聖

三



右大敘奠第二十六章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以上周○大僕

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禮記○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

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曰外命

女御於王服新衰於后服齊衰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

殯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并經亦如之追丁

治玉之命○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傳使

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

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蠶位之前後也以

外內命婦卑故使其屬之上士治之內命婦不言夫人者三夫

人從后不在治限也先鄭見禮記玉藻云君命屈狄是子男夫人

從后命之明王朝之臣亦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可知夏殷之禮

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大夫于朝

婦榮于室則士妻亦為命婦可知然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

含士者後據降服不降服為說故○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

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為王○肆師

新衰與父同故雜謂大夫之子得行大夫之禮○周禮夏官○肆師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瀉者且授之杖外命男朝延卿大夫士也

其妻為外命女衰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夫人以

下不中法達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

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

侯與大夫授士杖四制云○疏曰外內命男女為王雖有齊衰不

命其衰皆行升數多少及裁制故授之杖使依法也授之杖者外

故經云及內命女皆為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齊衰無杖

日仍是四制之文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天  
與王之臣同新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周禮春官○天  
子崩三日祝先服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視佐含飲先病故先杖  
然云祝服則也五日官長服喪日亦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  
亦三日而杖也○王女謂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  
○疏曰國中男女謂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之必待七日者天子謂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三月天下服諸侯大夫士○疏曰三月天下服者謂齊衰三月而除  
為言耳然四制皆云大夫士何知以杖授大夫士杖則知今云三日  
之喪三日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  
杖明矣其七日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  
云五日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授大夫士杖  
云此據朝廷之士若地唯深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授士杖  
服承上句七曰國中男女服是邑宰之士也○檀弓○耐按三月天下  
也鄭注因誤看喪服庶人為國君則庶人皆在其中乃所謂天下服  
見喪服齊衰三月章庶人為國君則庶人皆在其中乃所謂天下服  
為天子傳○又按三月者總括其經遠者言之以見至三月而無  
不履者乃盡其所舉天下二字謂大之意蓋亦各隨計○君之喪  
之到日而有三日五日七日之分仍與上所言同也○君之喪  
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  
大可以見親疏也○疏曰熊氏云子杖通女子于室者若嫁為  
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君之女  
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  
婦室老皆杖乃杖應杖者三日既殯之後○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  
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日亦得三日也婦  
人皆杖者主婦容妾○子皆杖不以即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  
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  
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  
即位時適子也○以上四條本篇○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  
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  
者非一之詞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  
史之屬賤不被命不服斬但齊三月故喪服齊  
喪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此亦是也○檀弓



凡十  
四條

卷四十五

長大記上續後受而

॥

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  
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  
負墻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  
朝夕小奠正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策君之來也祝負墻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大  
階立大夫殯卽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疏曰負墻南面者  
墻壁也祝先升自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墻而南  
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向  
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祝祝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  
踊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

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若出去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曲禮凡  
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今  
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理而云拜迎則爲君之答已者以尋常  
禮敵孝子雖拜實無答理今看來臨臣既拜迎尊卑禮隔矣恐  
君之答已故不敢拜迎○附按注謂拜迎則爲君之答已者以尋  
曲說而疏又推至拜尊卑禮隔恐君之答已夫尊卑而既禮隔矣何  
煩有此恐不且見制禮者不達人情耶況送而又拜者偏不恐耶  
今詳主人俟于門外者重君之特來也然又見馬首先入門右者  
蓋以已之入表君之將至門首而爲親策若爲親告也故巫止而  
視先入者亦爲祝接鬼神故也且君之此來非與生者爲禮則不  
煩主人親自迎君故因不迎遂不拜並非在既躬迎而又不拜之  
列何得沾沾以迎不拜爲解也○又按不迎矣而必送者蓋君即  
位于阼而有禮焉主人已拜稽顙則必先俟于門外而拜送君者  
禮也凡弔者不必拜送入門外則必先俟于門外○又按見馬首  
遙見之也遠見而即入門外則乃所以先入門也○不然君將至門主人  
安可先君而入然則主人雖俟于門外乃未與君接而先入此豈  
得謂之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  
迎君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  
焉所以致君弔則復殯服也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  
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也謂臣喪既殯後君始來弔也復或爲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喪後受弔 吳

服○疏曰謂臣喪大飲奠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  
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喪時也  
則直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喪時也  
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饗貶於大飲之前既敬之後  
夫人  
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  
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  
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而踊世  
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疏曰  
此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大門也傳孝子迎君妻之禮亦如迎  
君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陴階西鄉如君也主婦臣妻也既  
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  
下拜稽顙于堂下如男主也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世子在  
前道引其禮如視道君也莫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具殷奠夫人  
即位哭後主婦拜奠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於路寢門內  
而聽命反奠也門寢門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  
而拜送不拜迎而拜送義與君同主人送于大門之外者亦如送  
君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附靈臯方氏曰夫人弔于大



夫土何也君之親也服可除喪紀不可得而廢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況大夫士乎然則君與夫人之弔禮何以止于大夫士蓋下至庶人尊卑之體懸其力不足以周其事親與之為禮則受者以為難故聞其喪為之變正其昭賻承命而弔非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賓其君

後主人而拜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位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謂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拜者主人無二也○疏曰不迎於門外者既於正君謂大夫下位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即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階下位故適子時之位所以有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位於東房中此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前君臨大欽云主婦尸內不言辟者大欽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故辟也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前君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則此大夫君皆代主人拜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為主而猶不敢同于國君專代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喪大記上殯後受弔

為主故以主人陪君之後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附按注言不俱拜者主人無二謂主人雖在君後矣若與君前後一時拜賓便是有二人故君拜賓後而主人始拜君弔見尸所謂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言君之拜以主人為後也君弔見尸而後而拜不見則不踊按前文既殯君往視而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也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大夫士若君不戒而踊○此二語未小欽既小欽受弔通用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若退必奠殷奠君退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本篇○未小欽受弔章有庶子不受弔宋成公如鄭又奉尸夷于堂章迎客送客皆為此章通用當互考

右殯後受弔第二十八章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主瑞玉器之英者瑞祿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命陳寶器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房之舞衣大貝黼黻在西房允之戈和○典路若有大祭祀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說書說反○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右塾之前○以上周禮春官

右陳寶器第二十九章

章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見始死人劍叙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兩君即繼體之位之禮於附見于此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踐體之位之禮送無所附喪大記殯經亦止于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此章之下其義則見於下文春秋傳注疏與喪禮人君喪禮章內白○顧命曰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虎通之說皆所當考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息亮度三命命士須材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息亮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須材相息亮供喪用○疏曰須待也召公命士須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喪大記上殯後受弔

棹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附九峯蔡秋設補最綴衣秋下氏傳曰須取也命士須材木以供喪用秋設補最綴衣秋下屏風畫為斧文畫戶牖間復設帳帳象平生所為○疏曰經於四坐之上言補最綴衣則四坐皆設之○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祭統曰秋者樂史之賤者也喪大記○牖間南嚮敷重篋秋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牖間南嚮敷重篋席補純華玉仍几○補注亮反篋綴結反純之尹反下同○篋憑几仍几也固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親諸侯之坐○西補注九峯蔡氏傳云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綴純彫玉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西夾南嚮敷重荀席玄紛純漆仍几工彩色為畫彫飾之坐西夾南嚮敷重荀席玄紛純漆仍几工養國老嚮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荀席玄紛純漆仍几工治反荀悉九反○西廂夾室之前荀席竹玄紛純漆仍几工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紛雜也玄黑之色雜為之綉漆漆凡也屬間而序西夾其席有四屬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屬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











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  
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皆布乘黃朱乘音繩證反○諸侯  
爲庭實○疏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  
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轡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  
賓稱奉圭乘路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  
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遂因見新王政執壤地所出而奠實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  
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  
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  
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附按此叙諸侯見新王  
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師召公爲西伯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召公爲東伯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  
乘四匹之黃馬朱轡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其  
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乘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  
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  
六師大戒戎備無虞壞我文武之業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  
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  
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  
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先王  
之業志祖父之誓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乎召公  
之見矣○疏曰蔡傳今詳蔡傳解經文高祖寡命四字與注疏  
不同而蔡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雝予一人劍報詰臣以外  
傳爲深淵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雝予一人劍報詰臣以外  
見內○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康王在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  
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  
咎言先君不務咎惡○疏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底之履反  
中信之道用昭明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  
于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  
用順其道付畀四方之國主天下○附九峯蔡氏傳曰不平  
富者謂博均平爵敘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  
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之德也疏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  
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之德不務咎之心推行而底  
其至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之德不務咎之心推行而底  
蓋職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  
之臣戮力同心保父王家文武用受正命于天下上忠實  
文武之德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功羣臣  
後之人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樹以爲藩屏傳王樂在我  
胡予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顧爾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  
身在外方心罔不在王室用率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附  
各用心率要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雅子之羞辱○附  
按九峯蔡氏傳云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樹屏立藩屏者  
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爾爾先王  
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遺身守國在外方心當常在王室  
用率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違我雅子之恥也今詳注將經  
文顧字截斷釋貼文武則與下于先王爲復又解用率恤厥



若亦屬侯與心在王室之脈離隔俱不及奉傳之得其神  
帝○又按先王命建侯者實以表有功封有德嗣續先代之  
而毫無私者也今康王以樹屏二字與之對立言在我後之  
人雖于先王公天下之本心未能表著然君子其賢而親  
其親則後王于先王實享建侯樹屏之益乃又以其事勢之自  
然而為康王道之者也且康王方急求一二伯父乃心王室  
體其先人之臣服以懷我先王故合三項入于一事追念其  
始而如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以上尚書  
是言之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以上尚書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侯以為禮  
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何如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  
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  
凶服矣○或問居喪朝服朱子曰麻冕乃祭服顧命用之  
者以其以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  
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為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  
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殯朝之禮第不知百官  
總已以聽家宰家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耳想不至便用玄  
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  
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  
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  
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補注九峯  
蔡氏傳云姑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附按  
黃先生引尚書經文後載朱子答或之問二條今檢九峯蔡  
氏傳載蘇氏全文作讀之似所言極有理即蘇氏亦自以為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及細讀此篇前二條又或人明有箇  
義理無窮千載而下猶朱子遇此等處其說能平易中正融  
通貫澈中和純粹而無以復加真後世之一孔子雖片語後  
言俱當奉為典範今復全錄蘇氏者非與朱子為敵也蘇  
者尚屬一偏非其全體之至極正以兩義相形而精者始出  
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皆服麻衣非禮也三年之喪  
禮可千日不可廢變于不得已者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  
既成服而不可變者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  
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冠者  
也猶可以表服行之受冊命見諸侯猶不可以喪服而冠冠者  
使大史率冊按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  
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

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諫  
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  
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  
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  
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六禮則  
不可不辨○又按蘇氏所重謂喪服必不可易為嘉服故朱  
子有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  
祖固不可用凶服之說見前此之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  
祖也則蘇氏之說誠有滲漏然好學深思者得勿又有疑乎  
謂蘇氏欲行受冊命之禮于喪次則非在廟中明矣按玉之  
三朝路門內曰內朝蓋路門之外已屬應門之內而路門外  
之朝亦名內朝欲將二朝分別又以路門外為治朝又名路  
門內為燕朝今據經言見者侯于應門內者是在治朝無疑  
矣若經言諸侯出廟門仇據鄭祭皆為路寢門以殯在此故  
曰廟則是受冊于燕朝矣即喪次矣然朱子云舊說以廟門  
為殯宮之門不知是否是在廟在朝尚無確主又據經文又  
有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二語但解路寢門一名畢  
門者亦係鄭性也其信然與若果受冊于朝則與在廟異將  
朱子所謂當易凶服而入廟者說不足為駁蘇氏而蘇氏所  
謂喪服而行于喪次者豈不已為玉論哉但今詳味朱子之  
言即行此受冊之禮于朝不變服仍不是也蓋朱子曰將冠  
之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蘇氏引朱子曰將冠  
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蓋冠子者僅  
一家之事也故其父得于喪主之若此受冊者乃以王太子  
而受命于先君以為天子而孟子曰夫有所受之也言舜受  
此法于帝堯即為受此法于皇天而天子之位因先王沒而  
以喪服立之若以君父之命冊立人主之位可因先王沒而  
以喪服立之若以君父之命冊立人主之位可因先王沒而  
王之位則並先王亦為皇天之子而此與喪服乎小矣何敢以先  
祖祇是一意蘇氏待天之細察耳故今申明朱子言天子諸  
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之義如此○又按受冊命因必嘉  
服矣或疑見諸侯則命王上可目為主先釋冕反喪服乃見諸  
侯事也以康王新焉在衰絰中尚不見諸侯于下二事相因祇  
冊命然以事勢言又必不可不先同立故制禮者遂擇喪服  
而以為嘉服行事既同一事自當同一服若又反喪服以見諸  
侯則是叔向所謂受弔也非見新天子之禮也故朱子言後



世人主不見廟朝總敬自白... 禮乃為是... 冊命見諸侯之禮... 西時之後半單言一觀禮是也... 此大禮也周禮不言者儀禮應已詳言之當成康時去周公... 至近儀禮應全存故其君臣依禮行之而毫無疑然則蘇氏... 謂使周公在必不為此者亦... 未一細審當年之情事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丁子湯... 祭也太丁未立而卒及伊尹作伊訓附按此三惟元祀十有... 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時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 言祠是莫也祠喪于殯故皆名為莫虞祠卒哭始名為祭知... 祠非宗廟者元祀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故也又曰太甲中... 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見服奉祠王則是除喪即吉明... 十二月湯崩時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春秋之世既有莫殯... 即位殯年即位此殯月即位當莫殯即位也特設祀禮而王... 始見廟明是初即王... 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 位告殯為喪主也... 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尚書商書... 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初者商曰建丑為正故一... 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葬正... 朔不同然皆以寅月也蓋朝觀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 行事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尹字也伊尹名... 葬冢宰告祭于廟也先王湯也冢宰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 冢冢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愛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 而冢冢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 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 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即位改元... 伊尹于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 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時月太甲即位則此二月者... 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 誤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 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 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 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

名服日某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 二月者則寅月也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 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 鄭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以十月為... 正朔而寅月也數秦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 自十月朔天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寅月... 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之舊... 日元年冬十月乙丑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 以正朔行事也改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秦祠... 王歸于廷蓋祠告後政者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 得其說而意湯崩時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 矣漢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 不詳又按孔氏以為湯崩時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 祠主喪者不離于殯何待于既見蓋太甲之為嗣王祠仲... 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 之服三年之喪為之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于仲壬之... 極前方居憂于仲壬之喪則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備祠商之... 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啻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 也奉太甲備見商之先王而獨言既見厥祖者雖備見先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而尤致意于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備告三王而獨春... 脊于文王也湯既已崩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 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不及外丙仲壬之事... 雨○附按蔡傳始言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今許... 朱子于上條言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則是朱子以為朔日... 也凡蔡傳于後又云祠告後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 自當從其後說矣蓋太甲中篇後政言朔者重其事也此祠... 告冢冢以祇見厥祖其事更重大故並書其日干支曰乙丑... 言初非以其非朔而不言朔也... ○文公九年秦毛伯來求... 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 踰年未君據崩在... 八年踰年即位... 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 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 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薨稱子... 某既葬稱子



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當也不忍當父位○春秋公羊傳○今按曲禮曰天子未

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侯其封內三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

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即位無文

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

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

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

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遺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

云父沒稱子某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

義一不二年不君故踰年即位保臣民之心也○文公元年春

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曰

君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故也○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喪朝

儀以國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杜引顧命康王

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

服事相似耳○附按或疑據春秋七大經則經文是夏時夏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月矣蔡傳于商書伊訓注又言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夫諸侯

即位大事也若謂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亦當如商書伊

訓書爲元年冬十有一月公即位而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

皆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則不能無疑曰朱子于魯頌閟宮

注明謂魯郊爲夏正孟春而今春秋書魯郊即在正月則是

此正月者自爲夏正孟春先所然無可疑矣而書公即位又

與商書異者當別有其義而未易淺也意者周公制禮之以

天子諸侯爲別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樂舞天子八諸侯六

堂階天子九諸侯七凡見之旌服之章一切儀節亦何不一

爲差等者則夫周天子即位史自應書云元年冬十有一月

亦所以尊周而不敢上同于天子當時或屬以此爲禮也但

魯之郊特既皆賜于周公已歿之後則此禮若有非周公制

之也可知矣若列侯皆在寅月則更不煩有此議而太史氏

因事而書其書自無不順故羣公獨定公即位于未月而史

記書曰夏六月○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也○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疏曰公羊穀梁

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殯殯則嗣子即位○疏曰公羊穀梁

謂喪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於

室鄭玄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戊辰去祭

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疏曰云諸侯行而

死歸至于廟門送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

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于此因殯焉殯必于兩

楹之間者以其死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

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爲正棺

則與杜言合矣○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

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春秋公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

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

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

未殯則後君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疏

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况君喪未殯而行人之禮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

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

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春秋穀梁傳○舜典曰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

廟○尚書漢書○附九峯蔡氏傳曰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

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爰終告



歸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  
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詳見我服

變除舊禪  
易服章下

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種之官謂園障之也種也謂

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爲廬

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按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

門外東方北

戶○本篇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

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聖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

聖室○疏曰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墻倚木爲廬舍對廬爲聖

室聖室者南下爲之與廬異也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以上者

居倚廬疎謂小功緦麻與謂士二者居聖室又引雜記者彼是諸

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彼注士謂

色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周禮天官

右居廬第三十章 章下凡二條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

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

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

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

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字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

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尚書大傳○今按禮記作諒闇鄭

諒闇也陰闇也字義各不同又見喪服義疏○勝定公薨

附按諒陰之義說見喪服變除舊禪易服章下 ○勝定公薨

世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詳見喪

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苛罰也○疏曰大喪謂王喪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延卿大  
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  
責罰之○以上周禮春官○哭位章內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  
詳師令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教哭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朝夕哭不唯施其屋鬼神尚幽聞也○雜記○士備入而朝夕  
踊○朝夕哭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曰此論君喪臣  
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舉孝子哀  
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俟齊也○禮記  
右朝夕哭第三十一章 凡四條  
大祝徹奠見上徹始  
死奠章  
右徹大斂奠第三十二章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奠衣服今坐上殯衣也○疏曰守祔職云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時出而陳於堂上則此章衣服也○周禮春官○陳小斂奠章內  
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陳大斂章內有司凡筵設席素凡皆爲  
此章所通用當互考此  
條又後凡奠章通用  
右朝夕奠第三十三章  
變人喪事共其薦羞謂殷奠時○疏曰殷猶大也大奠謂月  
官○今按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士月半不復如朔月盛奠下  
尊者疏云下尊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士禮月半不殷奠  
而此殷奠有月半也○陳小斂奠章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章  
內有司凡筵設席素凡朝夕奠章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爲此  
條通用當互考此條與  
下二條又後凡奠章通用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夏大夫齊衰者  
奠見上  
奠章下 ○外喪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疏曰小喪紀謂夫  
鼎俎謂股臠及膚脯之祭  
皆有鼎俎○周禮天官  
右朔月月半殷奠第三十四章 凡三條







經人衣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疏曰如素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  
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疏曰如素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  
故知用素也○時縞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之服如素則朝服  
長衣以素縞故用純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之服如素則朝服  
注云純以素者長衣深衣其制同以素也練冠是練以練為  
亦純以布此長衣則布衣純之制以素也練冠是練以練為  
冠都無吉象故云純以素也○疏曰如素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  
按士喪禮云族長衣深衣此縞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之服如素則朝服  
之屬故其長衣深衣此縞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之服如素則朝服  
履故其長衣深衣此縞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之服如素則朝服  
被記于上節言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云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  
如筆如字作一轉初不另指明為何人自是說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  
與筆如字作一轉初不另指明為何人自是說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  
看士禮而來恐失記本意矣○又按雜記于此單言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  
非舍也原是但言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云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  
二者皆可則餘已可類推矣○又按雜記于此單言大夫士之宅與葬日既明  
是用下亦可非謂士不知卜宅也○疏曰如素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  
名上得兼下不得兼○疏曰如素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  
人則其用何別焉故自天子至于庶人而巳矣○疏曰如素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上 宅

右卜宅第三十五章 凡七條○又○周公在望 疏曰將沒欲  
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尚書大傳○今按尚書大傳曰周  
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 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葬于畢畢  
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  
反葬于周 詳見喪禮章 ○成子高發疾 國成伯高父也 慶遺  
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觀其意也 子高曰  
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  
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謂○  
公叔文子升於瑕邱蓬伯玉從 二子衛大夫文子 文子曰樂  
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蓬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璦前前其  
欲害人夏田璦伯  
玉名○以上檀弓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上 宅



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棺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梓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疏曰此明所用梓木不同君松梓者君諸侯用松為梓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梓廣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梓者以柏為梓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士雜木梓者士又卑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早者用小材抗木之厚與梓方齊者以梓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外故疑厚薄齊等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禮器天子五重八重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橫三在上既夕注棺梓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昌云象天三合地二也○疏曰祝如漆簡是諸侯棺梓間所容也○問可以藏物固以為飾○疏曰祝如漆簡是諸侯棺梓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梓間則差寬大故司凡筵云柏席用崔玄謂柏梓字磨滅之餘櫛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梓間亦容席故司凡筵云柏席諸侯則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君裏梓虞筐大夫不裏梓士不虞筐裏梓是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梓虞筐大夫不裏梓士不虞筐之文未聞也○不篇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 井梓

右井梓第三十六章 凡二條○又○顧命曰越七日癸酉伯

相命士須材見上陳寶章下○宋文公卒梓有四阿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見下篇○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

焚焉還卒於寧范獻子去其柏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

○定公元年春秋左氏傳○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梓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詳見士喪禮篇井梓章下

小宗伯主崩及執事祇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檀弓云既殯而布材與明器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

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精主人偏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周禮春官○下篇陳明器一章並為此條通用高五考

右獻明器第三十七章

天子崩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禮器○士三月而

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

而卒哭尊卑恩之差也○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而葬葬罷即卒哭○雜記○卜宅章內有龜

人大小以下四事並為此條通用當五考

右小葬日第三十八章 凡二條○又○隱公三年冬十有二

月癸未葬宋穆公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

也渴喻急也乙未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不能以禮葬

是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過時而不日

謂之不能葬也解緩不能以時葬夏當時而不日正也當丁

○六月葬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春秋公宣公八年冬

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禮下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見下篇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六

東雍梁萬方廣華甫考訂

男 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 牧武安甫 校正

喪大記下第六十六

此依士喪禮下分爲一篇其節次亦如之

補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齋盛

日喪紀謂大喪朝廟設

婦於廟者內豎爲六宮

婦而濯概及爲齋盛

等七官陳大斂奠章內有司

諸侯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皆爲此章通用當互考又此兩

莫通用

右陳朝祖奠第一章

喪祝及辟令啓

上畢塗屋

已下之喪

周禮春官

石啓第二章

閭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躐宮門廟門

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躐止行人也

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草以布

之宗廟○周禮天官○設燎躐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烺氏共填烟

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躐于王宮

大喪亦如之

宮中則前躐

司寇前王

而辟

謂后世子之喪

亦爲王而辟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治其政令

六卿之衆庶

役也

陳役

人與陳役者

棺槨

千執紼

至始若

遂爲終

○小

○小



像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六

朝

三

凡吉凶之事期之中沃盥執事

于祖廟之奠○疏曰他官在祖

遂師大喪

輪造地而行有似於屨因取名焉

○稍人大致歸

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役遂人

車于階間則天

板路皆從遂來○疎曰監三等采地

稍人帥衆以駟

子既久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

知以土周禮

小喪共圍路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

肩禮春官○補

○祥車鳴左祖薦車章下○以

章下喪不以制

○圍人所賓客也。利澤縣

而入陳  
喪紀所往

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

喪紀則謂將葬

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在祖廟中

陳設明器之時

人捧之亦率而入陳○疏曰此遣車

陳謂亦於祖廟陳

但遺車與馬各使人別捧故本經上

陳明器通用○

馬象○土袋有與元千同者三其

必照形而假作之

見士喪禮

五月廿五日

凡二十條。又召冬四三之一

三月

且盡即豐卒系吏土

不立人

時於月而轉於三在癸二三月蓄力

而、易之各咸

命而致之書豹不敢若不敢伯三

市河是易一

吾子爲司徒置書曰朝季孫也書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孟孫為司空以

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素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

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遂使以葬春秋

左氏○鄭公孫薑卒赴於晉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

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

大夫有功則賜路○襄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喪視及祖飾棺乃載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按既久禮

危之屬天子之禮亦然鄭見經先飾小喪亦如之春官

右載第四章

縫人張縫棺飾焉縫扶用反○孝子既得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喪記下載棺五

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云云○疏曰按既久禮曰側送匠納車於

階間御柩而下載之於屋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

後柩車去載處設祖奠明日且乃更徹祖奠設遺奠於柩下設

乃引向墳故云既載而云加文飾者生時衣柳娶之材衣既反必

存飾居于柩幕而云加文飾者生時衣柳娶之材衣既反必

惟幕無文飾今死恐眾惡其親故也衣柳娶之材衣既反必

荒是也○附按下飾棺係在云在旁日帷在上日荒皆所以衣柳

也則此疏云柳即帷荒者非也蓋柳如今之四面圍繞及在上覆

棺罩者與○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繡荒火三列獸三列素錦

褚加僞荒繡紐六齊五采五貝繡嬰二繡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

躍拂池君繡藏六繡披六大夫畫帷一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獸

三列素錦稍繡紐一立紐六齊三采三貝繡嬰二畫嬰二皆戴綬

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繡後立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繡

經二繡紐三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綬士戴前繡後繡一披用

繡掩音遠紐女九反齊如字才細反嬰所甲反戴丁代反細側其

反披披義反○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墳中不欲眾惡其親也

衆大夫在旁日儀在上日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

君大夫加文章焉君繡荒繡畫為繡文大夫畫荒繡畫為繡文

敵為列於其中耳君繡荒繡畫為繡文大夫畫荒繡畫為繡文

乃加帷荒於其上耳繡荒繡畫為繡文大夫畫荒繡畫為繡文

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風端若承爵然君大夫以銅為

魚縣於池下掄絞濯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絞而垂之以為儀容

象水草之動行則又魚上拂池難記曰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

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難記曰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

綴其結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指束與柳利使損值四

而結前後披也漢禮襲以木為棺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

衣以白布畫者畫其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四寸方兩角高

而從既空樹於棺中禮曰曰周人牆置娶是也故當作綬如冠

綬之製蓋五采羽注於娶首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也諸

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也池謂繡

竹為龍衣以青皮挂著於柳上荒邊之風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需

也天子生有四室四屋四而承需繡以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

柳降一池闕後之一故三尺也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繡為之長

丈餘如轡畫帷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轡動故曰振容繡荒者

柳之上覆謂龍甲緣荒邊為白黑齊文也火三列刻行也於龍甲

龍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繡三列又畫為雨已相背亦三

行也素錦白錦也繡是也繡荒是也上蓋故內繡畫而加帷荒於

為屋而上蓋以繡相離故又以繡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



後谷一不振容謂不以綸綬屬於池下其池上則有之畫荒不爲  
四而爲雲氣火三列載三列素錦者與若同也紐不得六故用  
降二也娶又降兩階皆戴綬角不圭也齊三采者絲黃黑三具亦  
拂池無綬而兩階皆戴綬角不圭也齊三采者絲黃黑三具亦  
一池唯在前也綸綬在池上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紐又降兩階  
綸二皆戴綬者又降二階也池上娶綬綬後頭二戴用綬後  
兩邊爲四戴舉一過即兩戴也二披用綬者據一過前後各一披  
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池以竹爲之  
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客者以巾之第必猶狹長也承  
端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池於此其池若宮室之承  
也齊家車蓋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綰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  
象蓋形如瓜分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雖乘豎有限攝如可  
內之皆謂池二娶悉綬故云皆夫上文諸侯大夫不問池上有娶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記下 傳 七

荒廢之荒頂盛起綸采班然相聞如瓜分施具絡是謂齊亦謂柳  
柳聚也荒惟之荒頂盛起綸采班然相聞如瓜分施具絡是謂齊亦謂柳  
于戴以率車池狀小車答挂荒之瓜端如承實懸魚垂采綸行則  
魚拂池采振殿若水藻綸紛而錦發遊泳其間也綸雖垂采綸行則  
較其異于引容者施之池上耳娶木爲之似扇在路隨車脫車障  
樞車旁有引容者施之池上耳娶木爲之似扇在路隨車脫車障  
夫二種御茅士御功布有乘車鹿淺載載覆載皮服貝勒勒于衡  
有車載朝服乘車載簪笠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  
管二璫二璫二用器弓矢束帛兩轡兩轡兩轡兩轡兩轡兩轡兩轡  
器杖笠璫弓矢之制必新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有旒  
御者若而人執紼執紼若豆若豆若豆若豆若豆若豆若豆若豆  
茵陳寔陳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陳寔  
乘送車乘乘元纁纁束纁纁束纁纁束纁纁束纁纁束纁纁束纁纁束  
知兒幾人之惡之陋矣孝子哀痛迫切暇爲飾觀計乎考古者其  
辨之今詳高安朱氏之說是也朱子嘗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  
之幣已歷周文之類矣又云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卑周必無  
周人之繁文也或亦言之 ○大夫不綸綬屬於池下 屬猶繫也人君之  
有威于此等而言之 ○大夫不綸綬屬於池下 屬猶繫也人君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記下 傳 八











右祖奠第七章

卷四十六 史大紀下 租典 三

將作證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誼謹成使大史往賜之小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是壹民無爲曰

卷四十六 疫大紀下 益衆

禮曰文有禮而闢土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  
以義  
論語朱子集注



作錫民 甲冑有勞曰襄安民以柔 綏柔土民曰德安民以柔 小心畏忌  
曰信知難而退 謙慮不威曰德不以威而有伐而還曰登而退剛強直理  
曰武剛無欲強無捷 贊淵受諫曰傳能受威強直德曰武 有德  
溫柔賢善曰懿性善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 心能制義曰武制事  
刑民克服曰威法以正民 聰明淑哲曰獻有過知 夸志多窮曰武  
大之兵行多所窮○附按大之兵 智實有聖曰獻有所通 安民立  
政曰成政以安民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 慈惠愛親  
曰孝親族 溫年好樂曰勤好義年 協時肇厚曰孝協和肇始 秉德  
不回曰孝順於德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 令民安樂曰康富而執  
心克壯曰齊能布德執義曰穆 輕輶供就曰齊輕而供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費大記下 註詳 左  
中情見貌曰穆性心 顯心動懼曰頃謂顯 容儀供美曰昭有儀  
行供美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 柔德安眾曰靜成  
安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 供已解言曰靖恭已正平 寬樂令終  
曰靖性寬樂義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 威德剛武曰圓德 布利治  
紀曰平政事 彌年壽考曰胡久其 忠義而濟曰景用義 保民耆艾  
曰胡七十 著意大慮曰景著強 驅毅果敢曰剛致志固 布義行  
剛曰景以剛 追補前過曰剛補過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 猛以  
剛果曰威猛則少寬 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屏曰貞 附按後諒諒  
子條疏內有外用情曰貞今 聖文無之豈舊本錄時偶遺與聖教執正曰威開土服遠曰威  
方在治典不殺曰祈秉常 克敬動民曰相敬以 大慮行節曰威成

其開土兼國曰相人故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 能思辯衆曰元列  
節名好和不爭曰安 少斷行義說先曰元其義 道德純一曰思大道  
而德始建國都曰元 非善之原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 而不修主義行德  
曰元以義 為主外內思索曰思 言求善○附按舊本此句下有善善周  
聞善事之追悔前過曰思 思而能改 兵革亟作曰壯以數征 行見中外曰  
怒表裏 其圍克服曰壯禁固敵 狀古述今日舉勝敵克亂曰壯  
勝敵故昭功寧民曰商 商度事宜所以安民 死於原野曰壯非敵何  
伐曰壯以嚴 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壯 武功執義揚善曰懷  
之善柔質慈民曰惠 加施惠愛民好與曰惠 與謂風夜戒戒曰敬  
之善鳳興恭事曰敬 敬以有功安民曰烈 立功象方益平日敬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費大記下 註詳 左  
而秉德璋業曰烈業以通德 令善典法曰敬非敬何 剛克為伐曰  
翼功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敬使為終 肅○附按此美諡 思慮深  
遠曰翼好遠思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後 不勤  
成名曰靈任本性不 死而志成曰靈上志不 愛民好治曰戴愛養  
天不死見神能曰靈有恩不 曲禮不倦曰戴德過 隱拂不成曰隱  
有誤字所以當名隱者注亦未明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 見美堅  
長曰隱美過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 柔質受諫曰慧受諫以 貞心大  
度曰屏心正而 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 德正應和曰柔溫良好  
樂曰良言其人可 施勤無私曰惠慈和 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理  
危身奉上曰忠不慮不夷曰原 思而得克威順禮曰克 不逆



教誨不倦曰長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揜過曰堅亡治○附按內

外賓服曰正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

擇善而從曰比此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治而無虐曰平慈仁短折

曰懷短未六十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不生其國曰聲生於未

家短折曰傷未家亂治不損曰靈治損亂短折不成曰傷天傷

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不致遠附按舊本偶有忽換者不顯尸

國曰隱以王國附按王字疑是年字之誤今改正

日哀主字解經文之尸為主也在國遭難曰愍兵危蚤孤短折

日幽銷位即在國遭憂曰愍大喪在國遭難曰愍兵危蚤孤短折

日愛滿志多窮曰戈自足者克威棲行曰魏有威而疏遠繼位曰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喪大記下謹錄七

遠華官無實曰考克殺秉正曰夷秉政不述事不弟曰丁不孫殺

戮無辜曰厲復狠遂過曰刺法諫曰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

也俯德不思忘愛曰刺謂忌凶年無穀曰糠不務好動民曰躁改好

動民舊以勞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而好樂怠政曰

荒荒於政威肆行曰醜肆惠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動祭

亂常曰幽之使使民悲傷曰愍妨政好內遠禮曰煬淫於家好內

怠政曰煬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遠禮遠眾曰煬逆

大虐民曰坑所專大好更改舊曰易變故名與實爽曰終亂而不

損曰豐食亂宜神靈附按注語疑有誤字舊本日隱哀之力也

景武之力也施為文除武也辟地為襄服遠為相剛克為發柔克

為懿履正為莊有遇為億施而不私為宜雲行雨施鄉惠無內德

為獻無內德謂由義而濟為景失志無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

明所及為諡象其事也○諡法附按經文失志無輔以下十二

字內疑有誤字又按舊本諡法一條美惡間有雜混今則

下略為次第○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諡法也累列生時行迹

成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事實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

以誅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誅誅制誅於南郊若受之

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尊也又按白虎通云大

子崩大臣於南郊稱天以諡者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故至南

郊明不得諸侯相誅非禮也禮當言諡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太史

相誅亦為不可按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諡者春秋亂

世不能如禮又按白虎通云君薨諡諡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

諡之○諡子問勿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詳見少儀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喪大記下謹錄太

○古者五十而後爵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詳見冠義

右諡誄第八章凡十條○今按人臣之喪有錫○莊公元年

王使榮叔來錫相公命追命相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

之下注云如今之哀策夫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

葬於遠莫讀之陳大行功德叙叙臣子哀情杜原非指此類若

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春秋昭公七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



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

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音偃○亡師于鄢若以大夫之靈覆

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寃突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廟

者請為靈若厲張倫反安音夕○寃厚也安夜也厚夜猶

先君代為廟屬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理從先君謂從

日厲○附按春秋以寃突之事不定為春秋故合言春秋

也祭紀意在從先君子廟廟句以葬時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毀之共音恭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

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夏戶請諡之共大夫從

之傳言子囊之善○襄公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大記下 諡法傳父

父御下國為右魯莊公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疏曰乘

邱公子假請擊之大敗馬驚敗績魯莊公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疏曰乘

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馬驚敗績魯莊公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疏曰乘

曰佐校級來公二疏曰按周禮戎僕掌車之政道倭掌武

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政應曰倭云倭者周

禮相對為文右若散而之則曰倭兵戎俱是公曰末之

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倭注戎僕之則曰倭兵戎俱是公曰末之

卜也末之猶復言卜國無勇○附魯方氏曰馬驚敗車

御與右皆卜吉然後用今賁父駭是卜不應故云末之縣

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遂

死之二人赴敵而死○疏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賁父

士之有諫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上為諫無

皆珍寶儀以其等為牢禮之陳數凡介行人皆為士而云傳

等是士有爵也又此言士之有諫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諫也

○公叔文子卒文子齊侯公之其子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

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

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

請所以諫行為諡以代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

弼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君靈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

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懿

云齊豹作亂用戈擊公孟縶殺之公聞亂乘驪自夫子聽衛

閭門入載實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為衛地夫子聽衛

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班制謂尊按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卑之差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大記下 諡法傳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大記下 諡法傳子

惡外內用情日貞道德博聞日文既有道○魯哀公諡孔丘

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貞惠也○魯哀公諡孔丘

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諡其行為諡

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嗚呼哀哉傷痛之辭尼父

注謂尼為諡也父即甫字丈夫之美稱○以上三條禮記

○孔丘卒公諡之曰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焚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

法子贛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

為怨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疏曰鄭禮記注云累其行以為諡此傳雖說諡辭不言作諡

傳記魯書皆不載孔子之諡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

兩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諡妄為

此解○哀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也送之以馬祭者恭道奠也奉猶送○司







俗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  
 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疏曰云芻車巾車所飾遣車  
 也者巾車職云大喪飾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  
 設芻靈者以其遣車有芻和之象兼有旌旗經直云芻車不言芻  
 旌旗鄭言之以其旌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旌先鄭云象人  
 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  
 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此後鄭亦不從以  
 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法度元謂語之者當告行若於生行若  
 於是巾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五乘鄭云  
 天子九乘遣車所載所苞大遣奠大夫苞五個諸侯七個天子當  
 九個令向城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  
 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哉此檀弓文彼鄭云備個人也  
 謂以為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  
 不殆於用生乎哉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也言用象人不近於生  
 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為象  
 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舊典改革易靈為象  
 人○車僕大喪廐車車廐許金反又五飲反言典革易靈為象  
 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闢革  
 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大記下 拾行 三四  
 四者則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銘  
 九乘矣○司常大喪共銘旌各以其物○以上三條周禮春官○  
 虎賁氏大喪及葬從遣車而哭從才用反○遣車王之魂魄所寓  
 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寓依遣車多  
 少之數天子無文拔雜記云遣車視牛具鄭註云多少各如所苞  
 遣奠牲體之數按檀弓云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七  
 乘鄭云諸侯不令註數喪數略也士無遣車大夫五乘諸侯七乘  
 天子宜九乘故鄭註雜記云天子大牢外更周馬牲皆前脰拆取臂  
 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周馬牲皆前脰拆取臂後脰皆  
 拆取脰苞肉各九個皆○按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反葬埋之言埋  
 細分其體以充數也○按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反葬埋之言埋  
 是馬塗車之芻靈○疏曰言遣車則雜記註天子九乘苞大遣奠  
 牲體乘別大牢苞九個入墳藏之於棹內祔外者云塗車之芻靈  
 者按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為備者不仁備謂偶人  
 所作孔子善古而非周則古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  
 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  
 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連者至周實用備者但鄭舉古之芻  
 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司裘大喪廐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  
 芻靈也○以上周禮夏官○司裘大喪廐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



車惟據乘車道車乘車三乘此玉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則有  
車十二乘然則此車非止一車而已鄭但云乘車者舉其最盛者  
見者而言耳○月禮春官○概行車內遂師以概帶先導明器  
內樂節陳樂器為此條通用富互考又此條朝祖薦車通用○  
注時與○方相氏大喪及墓入殯以戈擊四隅段方氏用下音南  
呼同○漢穿地中也方夏周兩也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  
國語曰木之堅者莫如柏○疏曰必被方夏周兩者入殯無取  
於方夏之義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者欲見有周兩之  
義故引漢法為證○周禮夏官○附按此劉○喪祝及殯說除  
飲奠入于周禮者說見因事之祭篇○章○喪祝及殯說除  
飾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翌之屬命可舉移安  
飾○疏曰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翌之屬命可舉移安  
於梓傍故○小喪亦如之○小喪王后以下之○掌屨掌敎互物屨物  
云屨也○互物故反○互物屨物○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始用屨  
以其闕煩之屨○互物故反○互物屨物○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始用屨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大記下 屨

家人共喪之哭器 下棺豐碑之屬○周禮春官○朝祖章內小司  
徒帥邦役遂人及空陳役並為此條通用當互

考○凡封用梓去碑貢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母諱以鼓  
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疏曰封當為空謂下棺下棺之時  
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貢引者漸趨應鼓聲而下  
故云凡封用梓去碑貢引也○疏曰碑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相重恐  
樞不正下棺之時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械平持而下備傾  
顛也○疏曰大夫士無衡使人以梓直繫棺束之械也○疏曰大夫  
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空時縱棺束之械每一鼓漸縱梓地大夫  
申不得擊鼓但命人使無哭耳士又申不得施敎令直以哭者自  
相止也○疏曰諸侯四終二碑前後二終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  
餘兩終於棺之兩旁人執之而下若天子則六終四碑故以前碑  
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終前後共四終其餘兩終繫於兩  
旁之碑○疏曰○概行車內君葬四終二碑為此條通用當互考  
當作終○鼓人詔大僕鼓○大僕大喪始崩殯鼓自鼓人至此  
民空亦如之○空彼殯反注封音同○司農云空謂下棺也○疏曰  
反○疏曰○遂師大喪及空抱磨共丘籠及屨車之役○疏曰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大記下 屨



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曰按小宗伯云及  
祭之材又獻素饌成皆於賓門外主不親哭有官代之後據未葬  
獻材時此文承本條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  
廟及八廟之時也○大司樂游藏樂器○笙師厥樂器及葬奉而藏  
之○鍾師厥樂器奉而藏之○箛師厥樂器奉而藏之○司下厥  
舞器奉而藏之○校人飾道車之馬及葬埋之上以上六條見  
瑞大裘共贈玉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贈玉  
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必用  
帛而以璧配之也恐士川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此也○周  
禮春○大宰大裘贊贈玉助王為之也贈玉既受所以送先王○  
王也按既夕士禮主人贈用玄纁王喪雖○小宗伯成葬而祭墓  
無文應更有加于玄纁也○周禮天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  
為位成葬即已封也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喪下  
葬送為之尸○疏曰按禮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  
而奠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墓後而本經  
上文既云相喪祭則虞祭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是虞  
祭又不符其墓者注云天子之家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本經  
祭墓為位時家人為尸以祭后土○家人凡祭墓為尸祭墓為  
所焉鄭司農云為尸家人為尸○疏曰本經上文道為尸是墓之  
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後後鄭謂禘祫也又引先鄭云為尸家人  
為尸者本經上文祭墓謂始葬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  
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附按先鄭言家人為尸是就經文為  
尸而指明其人乃經文所自有者○家人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  
未見與後鄭另屬一義疏似有誤○家人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  
者為之躐均其禁以上三條  
葬之以不在大夫也○疏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  
大夫也若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王制  
右第第十三章凡二十一條○又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禮也禮下葬先遠日辟不悞也葬

先遠日辟不悞念其親似故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  
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避為雨而  
止也○春秋左氏傳○附按以下四條皆言雨不克葬左氏兩  
也○春秋左氏傳○附按以下四條皆言雨不克葬左氏兩  
言禮也穀梁氏傳言喪不以制直相反矣今詳孔子書法言雨  
則非前日之所及料也言不克葬若葬而不克非于人事有  
咎也應無貶辭經下文又書庚寅日中而克葬則是從雨畢  
時葬起至日中而克葬焉仍有克字亦無貶意下書公雨  
不克葬與上同後書戊午日下乃克葬為目下是而言乃  
者是雨之止時與敬嬴不同也而言克亦同細味聖意似左  
氏是而穀梁非也胡氏于敬嬴謂雨不克葬者皆欲為而于  
定公則無傳然此猶言其所葬也若于葬之者乃取穀梁之  
所謂制者見于何經乎夫以人主之力大為雨備而必欲葬  
不患不能但與卜葬先遠日辟不悞之義相連連當如何葬  
又云葬畢即遣有遣無遣然離殯宮而至塋城停而後葬亦  
未嘗遲也即使為人子者因遇天雨而得再伸一日依柩之葬  
誠哭哀痛于禮亦有何嫌而傳乃以速葬為悅以雨具不備  
為憾其親乎夫葬偶而遇雨葬之變也先王制禮遇變則別  
有處變之禮王制云庶人葬不為而土然則超乎庶人而為  
經傳通解卷四十六喪下  
國者其葬當為雨止也明矣○又按或引舊說春秋是歲  
不另卜日者何如曰細玩經文似無此意或曰書庚寅者非  
即嫌不另卜日與曰聖人無譏意時將不書庚寅乎與曰聖  
日中而克葬者何別不譏亦自不得以書為譏也况聖  
心若果有嫌當但書云庚寅葬之已克成者易曰聖人之情見  
葬後而承言克葬若幸其葬之已克成者易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今據經兩次書葬可以隱窺聖情矣○又按或曰另卜  
日則人子重此葬事以得禮意白聖人既無譏則此即禮也  
蓋此卜已丑葬者前日卜畢已告于親曰已丑葬矣今柩車  
在道遇雨而稍停于塋城雨停即接續前事以成其葬則皆  
所以為順時也然將致怨于天之雨而爽其前日之告矣  
且古人卜日不卜時與今人言葬不同又有故而稍遲其期  
非人子之敬慢事將順時而葬于庚寅庶乎猶是告葬于已  
丑之意耳况禮以義起設遇十日霖雨至已亥而葬亦曰猶  
之葬于已丑乎自須另卜若然本日次日一如祭早用祭之  
明日擇而賓尸以其貴為至近則庚寅之葬此即禮也而春  
秋又何○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瘞車載瘞笠則人君之張設固  
兼備矣禮先遷于廬其明味來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



遺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 ○定公十有五年

久次 ○春秋穀梁傳 ○朝祖薦車通用

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雨不克襄事禮也

而或事若汲汲於欲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

葬 ○春秋左氏傳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乎日之辭也 ○孔子為中都宰先時季氏葬昭公於

墓道之南

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

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洛邑王勞之以地辭

日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亦唯是先王之服物采

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

文官服物采章而外王與諸侯皆同也則是所不同者惟有

耳注解恐非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隨焉余安能知之

以為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叔父之所惡也事見僖公二十五年

之以侯禮也

人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

加命服之等 ○隱公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盛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梓有四阿棺有輪楨

多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櫛也輪旁飾楨上飾皆王

○疏曰周禮匠人云於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四角設

也是為四注櫛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櫛之上設

此木則土之鄰其上平今此櫛四注而下則其上而失也

禮天子梓題諸侯不題諸侯不題諸侯不題諸侯不題諸侯

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會弁在弁之上知此櫛亦在上故以

為棺之旁飾上飾也言梓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盛炭言用

本不當

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後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

小斂

技巧者見若掌故事而年向

夫魯有初

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梓

繞天子六梓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家視桓楨

子也

矣

公視公侯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

令空於此空著鹿盧南頭各入碑木也按春秋天子有勝以

美道下棺又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墳漢書謂之方

中而載以龍輅從後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紼從上

說而載以龍輅從後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紼從上

立表木為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以兩柱為一



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卑  
廣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自此疏可以補江

大莫皆無薦羞之去今盲共喪  
紀者謂虞祔之祭月有之又曰



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喪明日耐于祖廟今但云○國人  
虞耐者舉前後則卒哭在中共庶羞可知○周禮天官○國人  
獸人共獸脂人共乾肉魚人共蠶醢醢人共豆實見王篇陳○饗  
人共籩見上篇朔月○外饗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容反○  
謂喪事之奠祭○疏曰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上大夫之  
鼎俎謂庶及虞耐之祭皆有鼎俎也○周禮天官○上大夫之  
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耐  
皆少牢○慎言特○卒哭成事耐皆則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下  
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卒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祭  
也利耐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虞祭降  
一等用牲牲故卒哭成事耐皆少牢不云遺奠加者略可知也鄭  
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  
見此經云士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遂于此破先  
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雜記○附按卒哭之祭曰哀  
成事蓋前承虞祭謂已成其虞祭安親之事也今疏解成事為  
成吉事恐未確○又按或疑士虞謂內于三虞卒哭總曰哀薦成  
義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義篇備言喪禮章喪禮哀威條卒哭曰成事○喪祝掌喪祭  
祝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周禮春官  
右虞祭第十四章凡十二條○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  
祭乎○祭請虞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  
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補注不  
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  
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曰以孔子云諸侯之喪  
時又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  
於此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練祥時猶斬衰而與祭  
也○曾子問○禘章  
十五月而禘通用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克而耐耐而作

廟立主使神依之也自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經  
為心也主用木之有始終又與人相和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  
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果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  
云主狀此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周以果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  
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又曰凡君卒哭而  
耐隨其昭穆從祖父食主誓耐耐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  
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大夫士亦卒哭而耐而左傳  
雅摯人君言之故云凡君然鄭又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崔  
恩亦云大夫士無主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  
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  
已為主而今左傳云耐而作主則二傳不同按說公羊者又謂二  
傳之女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而  
近故公羊上係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耐所須故左氏據耐而  
言耐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又檀弓云虞而左氏據耐而  
几筵鄭注以爲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面禮○附高安朱  
氏曰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祔重焉周主重微焉方慙云重設于  
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葬之後則重非主也○面禮○附高安朱  
氏曰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祔重焉周主重微焉方慙云重設于  
矣猶縗重以懸于廟不忍棄之也則則作主而微重不敢漬之也  
按鄭氏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  
義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義篇備言喪禮章喪禮哀威條卒哭曰成事○喪祝掌喪祭  
祝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周禮春官  
右虞祭第十四章凡十二條○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  
祭乎○祭請虞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  
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補注不  
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  
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曰以孔子云諸侯之喪  
時又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  
於此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練祥時猶斬衰而與祭  
也○曾子問○禘章  
十五月而禘通用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克而耐耐而作



名則虞之必有主也明矣且主一而已以主而易魂帛者魂帛猶  
以人道事之至木主則以神道事之矣既已以神道事之似不必  
復以主而易主故家禮止有一主由天子諸侯大夫而士分雖有  
尊卑主則不必有加增也皆可知已又按下文文公二年作僖  
公主疏引左傳言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  
公羊之言不可通于此者其說甚有理

右作主第十五章 章下凡 〇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詳見

義篇備言 〇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

喪禮章 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〇疏曰主所用木終無正文公  
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禘而作主主一而已  
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  
有以爲宗廟主者然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且社主  
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爲社  
所依用但劉炫以此而規杜 〇作主非禮也 元年四月葬二  
過未爲得也 〇春秋左氏傳 〇作主非禮也 年乃作主遂因  
葬文通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 既葬反虞則  
議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記下 作主傳 主

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附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  
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凡君者謂  
諸侯以上不丞嘗禘於廟 〇祭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  
通於卿大夫不丞嘗禘於廟 〇祭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  
三年禮畢又大神皆同於吉 〇疏曰始免喪與葬不相遠共  
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哀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  
無時之哭自此以後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  
不復哭也 〇僖公三十三年春秋左氏傳 〇今按杜預天子  
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間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  
見晉書本傳故今左傳注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  
馬公嘗言其失矣但其言乃曰哀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哀  
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遠之言  
質略而敦實也愚謂哀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爲  
之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爲庸人而設以勉  
其哀戚哉杜預遠經持禮論教綱常當爲萬世人坐以不  
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遠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  
罪世教也朱子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異而作主  
者不合蓋祔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  
左氏之失遂有國 〇作僖公王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  
君卒哭除服之說

用虞主用桑 用桑者取其名與其屬 練主用栗 夏后氏以松

人以栗松猶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相猶  
迨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  
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謹之蓋爲祔時  
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舊備未暇別也 〇附按以  
松栢栗爲三代之廟主前疏已辨其 用栗者藏主也 藏于廟  
誤矣今杜又通于三正似更穿鑿 所當奉事也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  
賁家藏於室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

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  
又不能卒竟故以一十五月也書丁卯日 〇立主喪主於虞  
者重失禮鬼神 〇文公二年春秋公羊傳 〇立主喪主於虞  
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已十五年 作主壞廟有時  
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禮以占反 〇  
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 〇疏曰按莊公之  
喪已二十二月仍議其爲吉禘今乃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六 喪記下 作主傳 主

日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全吉故公子遂有納  
幣之說莊公喪制未至五月而祔祭故議其爲吉此言納  
者比之虞主爲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  
傳連言者以其事相繼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同時  
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於舊說不合故不從之  
直記異文耳 〇春秋穀梁傳 〇附神主稱高安朱氏曰曲禮  
生日父母妻死曰考妣然九經引詩書公羊以證其非然記  
有明文俗復相沿無容矯異又考曰皇考此曰皇祖皇大也  
黃云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孺人似不得加于小輩若本有  
封爵又當別論呂叔簡云府君孺人爵也生爲庶人死而爵  
之可乎愚謂今人稱呼假借爲妄相習已久從之亦無礙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卒哭耐練祥禫記第六十七

吉祭忌日附

喪禮五

今按喪禮但至虞禮而止卒哭耐練祥禫之禮經之闕喪大記補篇亦但止於虞禮若卒哭以後之禮亦此篇通載故列於喪大記之後自爲一篇

補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七

卒哭耐練祥禫記

卒哭

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疏曰遂卒哭不言三

又引雜記見大夫以上與士異者以王制大夫士同有三月而殯

三月而葬之文乃葬月同而卒哭之月不同者曲禮云生與來日

死與往日謂士禮也若大夫以上皆以葬月除死日死月數是以

士之卒哭在葬之三月內大夫以上葬已除死月矣通死月則爲

四月再加大夫之五虞卒哭故在五月諸侯已上其義可知本

上文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者也是異人之

間其辭或殊其實義亦不異前記耳○士虞記○附按注謂其義

或殊者疑其或殊耳疏明其義之不殊而○士三月而葬是月也

決言之若相問答與他解注俱不同

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大記卜葬日章○今按檀弓卒哭曰成事疏引○卒哭他用剛

交而云約此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疏曰耐則薦

爲卒哭之祭也○士虞記○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檀弓

婦之喪卒哭夫若子主之○詳見士虞禮○祭成喪者必有尸○

男男尸女女尸○以上詳見士虞禮篇目下○用嗣尸○虞未服

盤尸○疏曰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耐祭唯用一尸而已以哀未

殺故云尚質未暇蓋尸若然練祥則盤尸矣故小記云練盤日蓋

尸大祥可知是以本經士文注云練尸且將○庖人其喪記之庶

羞詳見喪大記○圉人獸人其獸腊人其乾肉魚人其鱸醯人其

豆詳見喪大記○籩人其籩○月半殷奠章○自天子達於庶人

祭從生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以上詳見士虞

練祥禫通用○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大牢下大夫

之虞也惟牲卒哭成事耐皆少牢○詳見喪大記○祭稱孝子孝孫

喪稱哀子哀孫○名以其義稱○疏曰祭吉祭謂自卒哭以後之祭

也喪稱哀子哀孫者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

是以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雜記○耐練祥禫通用

○卒哭曰成事○詳見喪大記○○曰哀薦成事○詳見士虞禮

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陪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詳見士虞禮

我而不稱饗明主爲告耐也○疏曰卒哭之耐者謂迎尸之前

祝釋孝子辭云爾但卒哭之祭實有牲饗而不稱者以其祭主乃

告神將耐於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耐於祖母○疏曰此女子

祖而設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

廟見而死歸葬女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婦差疏也○差所

之家既葬耐於祖母○疏曰對上文孫云耐于爾皇祖某甫此孫婦不云爾皇祖

姑者以婦差疏也○然上文女子亦無爾者文承爾字之下云爾可

知但言其皇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陪耐尚饗○疏曰來日某陪耐

也其耐女子云來日某陪耐孫婦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饗辭

孫婦云來日某陪耐孫婦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士虞記○饗辭

曰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饗○詳見士虞禮篇目下○今按卒







小功者為帶時亦不就者木可以輕文變于主端之領至福也帶以即位禮弓日婦人不為帶○就日按喪服小記云齊衰帶惡弁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衰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亦可知而云婦人少變者以男子於既葬首經變帶但變婦人則但變首經不變帶也又對男子陽重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按大功章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按大功章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

○無尸則不饗猶出尸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饗尸者本為送神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柱檟翦屏卒窮

注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於死者為高祖也幸哭猶未遷故云當遷至小祥乃遷也鄭引易言六世不諱故幸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言高祖之父為六世之父當遷者疏又謂是孝子高祖之父自所記文故字謂高祖之父當遷者疏又謂是孝子高祖之父自所記文故字謂高祖之父當遷者疏又謂是孝子高祖之父自所記文故字謂高祖之父當遷者疏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柱檟翦屏卒窮



於下則諱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思  
補注夫人謂君夫人夫人婦諱不出門婦諱遠於宮大功小功不  
之諱謂夫人諱其親之諱婦諱不出門婦諱遠於宮大功小功不  
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事之正廟中不諱為有爭於高祖  
公諱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事之正廟中不諱為有爭於高祖  
下尊無二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思  
補注夫人謂君夫人夫人婦諱不出門婦諱遠於宮大功小功不  
之諱謂夫人諱其親之諱婦諱不出門婦諱遠於宮大功小功不

卒哭而歸。公之喪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以上詳見喪通  
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以上詳見喪通  
者不造於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言葬斬之喪重志不。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君既卒哭而服王  
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以上詳見喪通禮  
類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不如期為此禮制至公而下皆  
以百日為期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  
日數但今人事力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目不當卒  
哭未滿一月則又不當葬也。又曰以百日為卒哭是開元之禮  
制非正也。



哭耐練  
祖章一

經傳通

而後遷  
遂錄凡

以骨爲



以下組者特牲記云主婦祖嚴折佐其他如饋食之事或云以今之數指少牢云主婦祖屬折是也  
左肱虞右肱肅今此如饋食尸祖所祖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子其不然明矣○疏曰士虞饋食禮虞不致爵則夫婦無祖矣上文有祖則肅時夫婦致爵以肅時變席服焉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事也當鄭君時有人解云虞祭與肅祭其用一牲各用一肱左肱右肱故鄭破之云今記云如饋食謂如特牲之十食尸祖用右肱解之主人祖左臂若左肱之臂先為虞祭而主人豈得復用○外饗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詳見之子明不然矣○王虞記○上大夫肅太牢下大夫肅人以下三條二此章通用當互考  
少牢見上卒哭章內有庖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哭章  
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昭常遙反○附皆讀為附大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昆士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附於先死者○疏曰生祖為士孫為大夫死可以附祭於祖也若先祖為大夫孫為士則不可附祭於大夫唯得附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倘又無昆弟則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七祭典附祭篇疏附  
必從其昭穆者謂附於高祖而為士者也若高祖為大夫則附於高祖見之為士者耳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庶祔於王父若王父見在無可附亦如是之附於高祖也父為昭則子為穆注云王父見在無可附亦如是之附於高祖也父為昭則子為穆一世附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一世附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  
妃無死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開一以上上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附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理舊同者則亦附之○附靈皇方氏曰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考仲子之宮春秋志之然猶別宮以祀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豈宜成以後所創行而傳者未能辨與  
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配與不配祭饌如一惟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疏曰按少牢云以其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其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若特牲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則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



十三

蘇末胎

四

六夫士終



無云謂者今不言性而云尹祭記之者誤矣首薦則莫不稱性  
記其異者今又復為醴○疏曰鄭知尹祭是肅者曲禮云肅曰尹  
祭也但彼是天子諸侯禮用脯醢而特牲少牢俱無用脯者雖前  
章後尸有脯此又非醴尸故言記者之誤也初成云肅曰尹祭  
則注所謂牲醴也按士虞禮及特牲皆云祝酌奠於廟則謂在  
酒前而設此亦普薦在酒上故知是則奠但虞禮一則此云饋食  
則與特牲同二則故云普薦也不稱牲記其異者對祖廟等稱牲  
言此但記其異雖不說牲號有就可知也若然則記其異者嘉薦  
普淖淖酒與本記前文不異記之以普薦與前適爾皇祖某甫以  
異飲言普薦在普淖後淖酒前故并言其次矣  
○附爾孫某甫尚饗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  
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曰注兩告之謂告死者曰適爾  
皇祖某甫告皇祖曰附爾孫某甫也○會子問云無遷主將行以  
幣告為主命故言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乎○士虞記○  
卒哭章內有祭稱孝子孝孫脯曰尹祭兩條為此條通用當五考  
○今按卒哭有養辭此附禮既有尸則勤尸亦合有養詞按卒哭  
養辭注云附及練祥皆同但改哀為孝耳則其詞宜○父母之喪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七卒哭附禮記同

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練章  
五○耐練曰告此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  
疏曰以祭昨告君子使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與  
知已耐祥而已○少儀○朋友虞耐而已篇主後章○朋友虞  
耐而退篇會葬章

右耐第二章凡三十四條○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  
善殷期而耐之人情○禮弓○尹氏卒不耐于姑記上篇命  
赴章

期而小祥小祥祭名詳吉也禮弓曰歸祥肉○疏曰耐後至十三  
期而練○十三月而練以上詳見○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士喪

○大祥通用○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履有司告具而戶  
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詳見喪服變除篇

○大祝練掌國事詳見上○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  
再祭詳見喪服變除篇○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五

廟之孫亦廟未毀雖為庶人練則告詳見喪服變除篇○凡喪小功以  
上非練無沐浴詳見上○練而慨然詳見喪服變除篇○期而祭禮也期

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詳見喪服變除篇○練主用栗○吉  
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櫛可也改

塗可也○以土三條詳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下○今按作主之說  
者之主而告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喪而祖

亦未遷此至子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大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七卒哭附禮記同

其廟按橫渠之說如此鄭注亦然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櫛塗而  
後遷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夫之矣但練雖遷主於廟祭記復反

主于衰詳見耐章明日以其班耐注文當考○卒哭章內祭成喪  
者必有尸以下二條又庖人以下至祭以大夫又祭稱孝子孝孫

並為此條通○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  
用當互考○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

今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斯而祭  
禮也喪服小記文注云此謂練祭○王虞記○耐章變除篇為此

禮注詳見耐○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  
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齊之衆賓

啐入口○疏曰小祥正祭之後主人獻賓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  
賓長酢則啐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以其差輕故也  
若大祥則主人受賓酢之時啐之至衆賓兄弟皆受酢可知也知主人  
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受尸今  
大祥祭何得惟啐之而已蓋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受尸也  
鄭注會子問云虞不致得小祥不致酬大祥無酬故知大祥  
之祭旅酬之前皆○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  
為之也○雜記



哭於宗室○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

而歸以上三條詳見喪○既練舍外寢始食兼異飯素食與無時

詳見喪服○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

喪通禮篇居○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詳見喪通禮○二年之

喪練不羣立不旅行○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變禮篇弔○如

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詳見喪服變除○父母之喪將祭

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

亦非禮也疏曰主人練祭謂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

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

謂喪事簡略於禮未備故也按奠所以無尸者未葬之前形

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

之故立尸以象神也按士虞禮賓三獻尸戶卒爵而畢無致

爵以下之事所謂賓不致爵也特牲云尸止爵之後席於戶

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又主人降洗爵致爵于西階

上獻賓也注云但得致爵于賓者謂主人降洗爵致爵于西

階卑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爵於西階前北面酬賓也按主人

受爵於西階前酬賓賓亦酬之解於西階前酬賓也小祥不

旅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爵不行旅酬之事也若旅酬之

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爵各于其長賓取爵酬

兄弟之黨長兄弟取爵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大祥無無

算爵者大祥僅得行旅酬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絕

吉也昔者魯昭公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爵而行旅

酬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應行旅酬今孝公不然故亦曰非

禮○會

子問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七

又期而大祥又復也○疏曰此謂二十五月○父母之喪三年而

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以上詳見喪服義篇○附靈皇方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何也詳而稽是月禮從中月而祥則其日

五月之始祥以是月之終是謂中月而祥是謂二十五月而畢

○期之喪十三月而祥一條為此條通用當互考○大祝詳掌

國事見上○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祥則吉詳見上喪禮

○主妻之喪則自耐至於祥使其子主之練章內有大功者主人

通用當○非祥無沐浴以上見上耐章○卒哭章內有祭成喪者

互考○三條祭稱孝子孝孫一條○曰薦此祥事○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

皆為大祥通用詳見○自諸侯達諸士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

飲之可也○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詳見喪服變

除篇應有喪

練章○

○

○

○

○

○

○

○

○

○

○

○

○

○

○

○

○







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  
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樂斷也又肅以月中而  
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句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  
月中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必云二十七月也按戴德喪  
服變除禫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計  
十八月樂作喪大記謂禫後方將作樂而內無哭者矣似禫後即  
作樂者又云禫而後方將作樂而後復開傳何以云大祥後復  
盡開傳所云者去聖後復宮之廢若大記云禫而後復開傳  
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之外乃為  
之其視禫祭猶不稱以某妃配後故土虞禮云吉祭猶未配○今按  
文所辨禫祭月日正讀禮者所當考原繫於孟獻子縣而不樂之  
下今移於此庶學者易於檢尋也○附靈臯方氏曰祥而禫是月  
禫徒月樂過二十四月期盡以二十五月初舉大祥之祭是月之  
未舉禫祭過是月而樂作如此則與二十五月初舉大祥之祭是月  
皆不相背晉人既祥而樂作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踰月可歌則亦  
可樂矣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蓋禫而樂者禮之常故  
孟獻子縣而不樂孔子以為加于人一等也○附按勉齋黃先生  
千後喪服圖式篇禫服圖載朱子說三條問中月而禫朱子曰中  
月而禫猶日中一以上而附漢書亦云問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為  
儀禮傳通解卷四十七 卒哭禫祭記 三

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禮弓云是月禫徒月樂為不同耳今既定  
以二十七月即此等不須煩瑣如此尋枉費心力但于其開自  
致其哀足矣又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  
月禫徒月樂之說為順而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  
當又曰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徒月樂今詳疏引論語子於是  
日哭謂是月禫與之同者其解非是蓋論語是日哭文雖無所承  
然是像對下句不歌言即是此指其不歌之日也既屬起下則與  
承上者亦體異而意同但此惟無上文可承其神乃是指定下月  
若記文是月禫之上緊接解而禫句則是月即為祥而禫之月明  
矣豈有既禫承上文用是字而又謂其意在月即與上各白為義  
者乎且下句又言徒月已非上文是月之所能包舉 ○為父母妻長  
子禫亦未免強解矣故朱子之解是月與之迥別 ○為父母妻長  
子禫亦宜禫也而下文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  
為慈母亦不禫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其○附按記  
文不言庶子則此條原非庶子之禫不言為慈母為夫者只是大  
數項耳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妾子父 ○宗子母在為  
妻禫 子為百世不遷之宗 賈疏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  
妻禫 子為百世不遷之宗 賈疏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

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雖以子尊祇  
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  
禫可知賀循云出居處論稱杖者必處處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  
之禮謂杖章之內居處必禫杖者必處處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  
者按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杖即杖章尋常者按小記篇  
妻並不得杖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禫則杖即杖章尋常者按小  
父在為妻禫則杖即杖章尋常者按小記又云父在為妻禫則杖  
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杖即杖章尋常者按小記又云庶子  
之條應有庶子在父之室則杖即杖章尋常者按小記又云庶子  
三年而後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亦無杖可知也杖章尋常  
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  
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特  
得禫也○以上三條喪服小記○附按疏引賀循之說前謂庶子  
父在為妻杖後又謂母在為妻杖則父不在而杖可知設若母在  
今詳父在適子為妻不杖則父不在而杖可知設若母在杖則  
當兼母尊而云父母在為妻杖則父不在而杖可知設若母在杖  
說乃俱可通而注與賀循及後之疏說皆非也○又按喪通禮拜  
洪章雖有雜記云為妻杖母在不杖不稽顙之文而疏謂不杖屬  
父在不杖仍就父言 ○期之喪十五月而禫 見上條章○虞祭章  
則不杖仍就父言 ○期之喪十五月而禫 見上條章○虞祭章  
儀禮傳通解卷四十七 卒哭禫祭記 三

不新娶者不與祭一條卒哭章內有祭成喪者必有尸二條庖人  
固人及祭從生者三條祭稱孝子孝孫一條又附章喪祭皆  
為此條通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醴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  
用當互考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醴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  
者先食乾肉者先飲醴酒始飲醴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  
而復寢 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禫官也○疏曰謂禫祭之後  
祭力復寢也按問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  
門外復於禫宮之寢此吉祭後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而義別故  
注云不復宿禫宮之寢此吉祭後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而義別故  
復寢何謂也喪記言喪者三既練舍外寢謂聖室也又期而大祥  
居復寢平日之外寢齊與小喪之所次也惟吉祭而復寢乃與  
之寢耳處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大祥復外寢則婦人可從而與  
執事矣而未吉祭不復使婦人執事何也蓋心必以久而平  
吉祭故也寢則未復而使婦人執事何也蓋心必以久而平  
道必以漸而復先王知孝子之情不可使脫喪而御內而邪惡之  
民欲勤情勝而不能自止也故權其節會制以文理而使自循省  
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亦此義焉爾自注云  
鄭氏謂從御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非也大祥姑外寢



右吉祭第六章凡二條○又章下凡六條○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

不應致故僖公有疑于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婦異常故書之○殺音試○春秋○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不殯于廟謂將葬不以殯過廟據經有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爲不得致○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也○春秋左氏傳○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固是大祭之禘以審昭穆也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夏吉禘于莊公速也春秋左氏傳○閔苦穴反○春秋

其言吉何據平時禱于大廟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都未可以吉  
而舉重者也不嘗禱莊公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禱今曷爲  
言禱于莊公且加吉則于莊公不當亦明大廟皆不當  
禱

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禮神祇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遣神則神遭祫則祫○數所主反

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禮音

葬于三十二年八月至閏二年五月已涉歷三年矣然實二十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至再期恩倍實數已入三

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禮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祫是月者二十七月也而傳言二十五月者是在二十五月外則不可附按上章首條朱子言喪禮只二十五月此則注言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議者其輪旋皆失傳文之本旨並使實以實字不得明曉矣其言于莊公何據不

宮言  
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

思當

言  
悲哀未可  
以鬼神事之  
與託始同義  
○疏曰注云經于莊公舉重者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錄而美刺之今既舉重特書莊公又不書於大廟者嫌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則大廟便可禘矣據魯不

言  
言故如是立文然莊公卑於始祖而言舉重者謂在三



年之內最不宜吉非謂莊公尊于始祖也○春秋公○吉肅  
羊傳○附按此全條注詞意有未達者畧為通微之

于莊公吉肅者不吉者也喪事永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

公立宮而下擇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故也然文

二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于大廟不言吉者其議已明也言

大事者秋祭而物成其祀太故傳云大是事也者論恒有也

又按范略例云宗祀制有九皆書月以示識尤者謂恒有二

丞一嘗也三也問吉肅四也傳肅大廟五也又著論嘗六也

宣公有事七也昭公肅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今知此必

於大廟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也

其禘祀之月主肅社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

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即於大廟明年春始禘

於大廟今范云三年喪畢肅于大廟必不得與鄭明年春始

于大廟同其除喪之月或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除喪

在二十七月之後也注云方者始至之辭此實二

十二月而云方者未盡其喪月也○春秋穀梁傳

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疏曰○大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七 告王當避此二事○周禮春官

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忌日則歸哭于宗室○君子有終

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

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串故忌日不樂○詳見喪禮

章

右忌日第七章 凡四條○又

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詳見喪禮章

李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服補第六十八 凡十

喪禮六 今依經中服目采集其未是者各若子條編為一

篇所采有五有見本經傳記者如父卒為祖後者服斬之

類是也有見它記者如祖父卒而後為祖後者三年是

也有見註疏者如天子諸侯父在為祖無期是也又

有心喪有甲服悉類而分之以前既無喪服篇且與後篇

舊名若服除改服喪服義皆一也○又按此篇既

之喪服變除改服喪服義皆一也○又按此篇既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八 喪服補 解

皆為前喪服篇經文內所無則所謂五例者心喪與弔服

二例固在最後三章矣若前三例一為本經之傳一為本

經傳之註疏外此則皆見于他書今欲細別故詳見某

某者乃載書名與別篇不同且逐條詳載不用以上例亦

有異也

父卒為祖後者服斬 詳見不杖期章為君之父 ○與諸侯為兄弟

者服斬 喪服小記○詳見 女為父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

出則已 既練而反則遂之 喪服小記○詳見斬衰章子嫁反在父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詳見斬衰章子嫁反在父

期○又云為曾祖後者服斬衰○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



右補斬衰第一章凡三條

之妻若子詳見斬衰章○女爲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

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亦爲祖母三年○總庶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注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注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八 喪期 齊衰 齊衰 二

右補齊衰三年第二章凡三條

云祖父在適孫爲祖母服如父在爲母齊衰杖期○不杖期章大

右補齊良杖期第三章

言月人孫三所弄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下○君父天  
子三手夫人叩小宗之爲君也服闋○詳見斯哀章○小宗爲君

大夫猶內宗也衰章君條下大夫之適于爲君夫人女子如

女未嫁而反則期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為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父問母叔父問父母請見傳注及昆弟並云爲姑姊姊

兄姊父在室女之子爲其父母服如此則在室姑之爲姪在室姊妹之爲

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云服弁于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

云君所主夫人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適

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

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謂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謂父昆弟天子

王后齊衰疏云諸侯諸臣皆爲王后齊衰○疏又云士爲小君期  
又云太子居服斯亞從服期○疏又云大夫適子爲君夫人

則各依本服不杖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云土之

子不徒期。已上見  
於性味者凡十二條

右補齊衰不杖期第四章凡七條

夫婦人爲宗子宗  
子之毋妻繫下記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  
詳見斬衰章爲人  
後者傳○又按齊

哀三月章晉祖父母疏云高祖齊哀三月○斬哀章君條下外宗  
爲君之人猶內宗也注云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齊



三月○齊哀三月章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葬內之民爲天子  
哀三月則外之民不葬可知○已上見於注疏者凡三條○附  
按折外之民有服疏所據齊哀三月章庶人爲國君之注未逮制  
禮者之意也說見總衰章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

右補齊衰三月第五章凡二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喪服不記○詳見不杖期章○公  
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

奔子游曰其大功乎  
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疏曰喪服無父  
屬大功是也蓋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兄弟母之親  
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  
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  
母服應更重何以母出則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遂云同母異  
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衰具子降一等改服大功然馬昭  
難王肅云異父兄弟繼父服衰具子降一等改服大功然馬昭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八

也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宋之前聞也  
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喪幾月太常博士豫子游  
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麻與外內  
以明理也外親父以尊如從母以尊如小功舅總服而已外兄  
弟異族無屬疎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從同  
舉服無絲毫大功乃重於外親父母此實先賢之過也○附盛  
舉方氏曰絕族無服故出妻之子於外祖父母無服况異父之  
兄弟乎公叔木狄儀之問許夏二子之答乃記者之失○齊穀王  
其傳爾○附按今禮中無繼父章字疑是竟字之誤

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  
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  
妻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姬卒發梁傅云爲之主者卒之也家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

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天子無服者  
以尊卑不敵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尊禮待之則亦大功也按  
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若  
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但  
大功耳熊氏以爲服期非也按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  
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按不杖  
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注云大夫適子爲庶昆弟大功  
注云庶昆弟相爲亦大功○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昆弟大功  
從父昆弟之庶女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大夫之妾爲庶  
子○又大功章庶孫疏云女孫在室大功○又司服疏云天  
子諸侯爲適子之婦大功○已上見於注疏者凡六條

右補大功第六章凡三

適婦不爲父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喪服小記○詳見○爲所後者  
妻之父母若子  
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又按大功章適婦條  
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婦之如庶婦小功○又周禮司服疏  
云天子諸侯爲適孫之婦小功○已上見於注疏者凡二條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八

右補小功第七章凡二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爲所  
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  
詳見斬衰章○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之  
子若子  
詳見斬衰章○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若子未  
之言也  
從才用反二夫人之夫音扶爲子偶反○二夫人猶言此  
○疏曰以下文云同舉總故知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稱謂之辭故知甥也甥居舅氏之家見此舉而非之也或曰同  
舉總舉七亂反○以同居生總之親可○疏曰甥既謂非禮或人  
舉總以爲於禮可許既同居而食合有總麻之親此皆據總麻之  
正者非指指服凡服不得稱服記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是朋友有甲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爲服非甲服也○檀弓○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  
士卑妾無男女則不別貴賤  
故大夫爲貴妾總別貴賤也士○改葬總謂墳墓無子猶服之  
妾賤無子則不服也○喪服小記○改葬總謂墳墓無子猶服之







右補心喪三年第十章  
凡六條

人

九



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而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紳身衣錫衰若於士雖常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是也。大夫當爲亦不當事則皮弁常事則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斂亦弁絰是也。大夫於士雖常事亦皮弁也。若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但不相者以居而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疏曰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皮弁錫衰謂甲異國臣也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紼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升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時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賓葬後不復免至葬啟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求主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之來故也然必免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則否未成服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喪服小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時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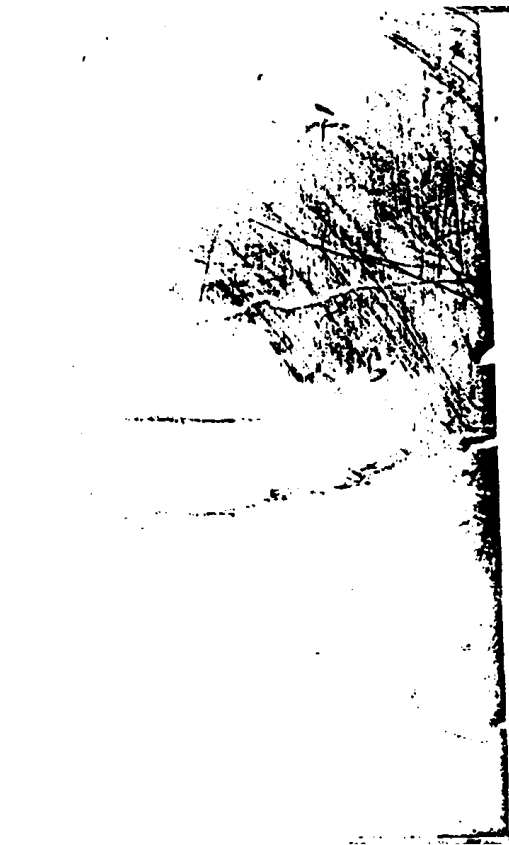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八  
喪服篇 弟加土

兄弟之輕喪總麻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歸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也兄弟之總麻大夫降一等雖不服然以骨肉之親○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不可以妻子未服而往哭之○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後大夫往弔哭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與殯亦加弁絰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至主人未小斂則吉服而往並不弁絰也○雜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

無事其纓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外也若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衰素裳凡婦人相弔皆無首素纒疏曰但言麻者以麻表布之縗也又云錫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其縗之多少與纒同錫則不治其縷治其布以哀在內若纒則治縷不治布哀在外以王爲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君及卿大夫弔士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



疑哀同姓之士。遇喪。今言士與大夫。文同。錫衰則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婦人弔之首服。無文。本記下文。冠婦人。弔。父母。兄弟。姊妹。之。首。此。弔。服。知。用。吉。弁。無。首。又。男子。冠。婦人。弔。亦。素。總。也。○。喪。記。○。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五。字。疑。故。知。婦人。弔。亦。素。總。也。○。喪。記。○。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五。字。疑。故。知。爲。四。字。之。誤。說。見。喪。服。記。○。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五。字。疑。故。知。喪。玄。冠。不。以。弔。朱。子。集。註。曰。喪。主。素。吉。主。立。○。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子。貢。問。○。今。按。檀。弓。曰。注。云。喪。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檀。弓。注。據。喪。疾。者。言。之。今。家。語。所。載。孔。子。答。子。游。之。言。與。弔。者。言。之。○。曾。子。襲。裘。而。弔。子。游。弔。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文。同。而。意。則。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弔。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弔。裘。而。弔。也。夫。夫。上。音。扶。下。如。字。○。曾。子。知。臨。喪。無。飾。夫。猶。言。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八。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於。主。人。變。乃。朋友。○。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胸。衣。則。此。弔。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按。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是。也。○。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于。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曰。主。人。既。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喪。服。云。直。經。檀。弓。云。爲。師。○。魯。昭。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檀。弓。○。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無。禮。故。已。亦。不。成。禮。○。附。按。今。注。謂。以。季。氏。無。禮。故。已。亦。不。成。禮。而。正。人。之。無。禮。者。聖。人。也。不。成。禮。者。恐。非。所。以。言。聖。人。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八 十三

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家語曲禮子貢問。○。今按春秋左氏傳云。○。魯婦人之壘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音臺。○。時家或有喪壘而相弔。玄纁而紒。曰。壘。婦人弔。服。大。夫。之。喪。錫。衰。士。之。喪。則。疑。衰。與。皆。吉。弁。無。首。素。總。○。經。所。買。反。黑。纁。鞵。新。○。疏。曰。士。妻。則。疑。衰。文。上。弔。服。疑。衰。素。裳。故。以。士。妻。弔。服。爲。疑。衰。知。弔。服。大。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吉。弁。無。首。素。總。大。戴。禮。文。○。檀。弓。○。壘。詳。見。喪。服。制。度。篇。婦。人。并。總。壘。制。章。右補弔服第十二章 凡十 六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龜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喪服變除第六十九

喪禮七 喪服大目具於本經詳於本記其服制重輕大凡畧載所有節曰繁細難以悉收條附於下今依喪禮始終之節爲經以五服常變之制爲緯取各經傳之散見者條貫彙之該以喪服變除名篇

補

疾病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喪大記○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 喪服

主其喪不喪服求生主言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緦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疏曰謂已先

有喪賜養疾之時則不善也養者音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爲主故知於死者有親也如素無喪服謂身雖先有服

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  
即當依服不服已先有之服也

之喪服  
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者有服

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所以然者已是死者親屬當病時不得來爲妻未娶變服故今之來亦易已之喪服也然已身既與死者有親

新死者經一服而後服若新死者亦服新服也或身

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附按記交人之喪三字連與下已之喪對舉喪者首公易服喪且首百尊謂父兄思謂子

主字頓斷作活字用。空章有火易月登耳者名弟之屬。○疏曰易服謂易已之喪。

服○喪服小記

右列各目月令一章條

右疾病改服第一章條

\_\_\_\_\_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詳見喪禮義稿備言喪禮章○附按此稿自此條以下舊本多

已錄注疏而又言詳見者間有重錄注疏又未言詳見者今將注疏一概刪除以從先生之常例說見喪服制度篇并經之制章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故云易之而已。○種弓

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

車王之喪車。木車蒲蔽大褊尾。藥疏飾小服皆疏。詩見喪服篇月篇喪車之制章

右始死變服第二章 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雲如

故十五升白布深衣。膝上衽袂闊盈三肘而旁顰。注云。婦人則去纓衣與男子同。不徒始死將斬衰者難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纓衣與男子同。不徒

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纖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收服布深衣高懸以絕機其齊衰以下男子婦人皆吉履

無絢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又曰始死以

後小敎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纓之上○又按崔氏

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繼將齊衰者骨笄而繼並無去繼之說乃卽崔氏所引義禮注本漏卽笄而繼至骨笄而十字遂誤

有是說當改正○又按崔氏云始死以後小斂之前皆加素冠於辟麗之上按喪服小記云將小斂去辟麗著素冠此說

二說不同恐當以小記去并繼着素冠視斂之言爲正○又

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父爲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辭纓纓徒跪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孫爲祖父後者自

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爲父同妻爲夫妾爲君笄纁不徒跣不極上衽○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纁徒跣扱上

枉交手哭踊無數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昭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人後者爲所後之

祖母以下妻以上與父卒爲母同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皆不舛繼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始死舛繼不徒跣

不扱上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爲母同也○齊衰杖期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纓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爲出母慈

母繼母若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爲繼母嫁及繼母報稱  
以上並與父在爲母同夫爲妻始死素冠深衣不舛纓不徒

1







儀禮

經傳通解

卷四十九

此其所以不致變也

五

變服失哀

節冠率子游曰知禮也○帷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委貌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使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髻髻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爲欲奉尸夷故袒而括髮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失哀節也冠素委貌者按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富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然按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難斯將括髮者去弁纁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按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按士喪禮小斂括髮而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又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之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髻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髻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也○檀弓○附按疏謂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既以崔氏之言爲非矣乃後又謂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引崔氏說云是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則是小斂之前已括髮

矣恐其說自爲  
矛盾不得分曉

奉尸於堂章

右牽尸俛於堂變服第五章凡四條○今按崔氏變附云土  
斂之前陳苴絰大冑下木在左要絰小冑帶絰垂長三尺牲  
麻絰亦散垂斂訖主人拜實乃要絰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  
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  
散垂此襲帶絰絞垂日數皆土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  
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  
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

儀禮經傳通解

卷四十九

卷一百一十五

大

---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詩見大斂章上篇○主人及親者祖卒

塗主人復位襲乃奠詳見士喪禮篇大斂及殯二章○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動

戶舉柩袒而踊以上見上小斂變服章○君若視斂主人及衆主人袒卒塗

卒奠君出門主人拜送襲入卽位衆主人襲詳見士喪禮  
篇君視敝章○既殯

主人說髦詳見士喪禮篇殯章

右大斂變服第六章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詳見喪大記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疏曰按

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爲其  
見也今云五日七日女中爲吾之喪限四制  
○君之喪三日子夫

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



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  
以上三條詳見喪禮○三日成服杖詳見士喪禮○三日絞垂詳見士喪禮  
大記上篇成服章○三日成服杖篇成服章○三日絞垂士喪  
服下

右成服第七章凡七條○今按崔氏變除云天子七日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縞布冠不粧占者

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詳見喪大記○筮宅主

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卒筮主人經詳見士喪禮○聽卜有事於

尸則去杖見下雜記喪

右筮宅卜日變服第八章凡三

丈夫搢散帶垂詳見士喪○主人祖啟遷于祖正極主人襲詳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主人祖乃載卒束襲詳見士喪○祖商祝御柩乃祖

朝祖詳見士喪○主人祖乃載卒束襲詳見士喪○祖商祝御柩乃祖

襲詳見士喪○主人祖乃行出宮詳見士喪○動尸舉柩

祖而踊見上小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堦免音問堦古卸反

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無飾謂道也○疏

曰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

得免而行非此則否也但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道

則若冠至郊乃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

免是也

右啟殯朝祖柩行變服第九章凡八條○今按崔氏變除云

屬引主人祖乃窆主人襲贈用舂幣玄纁卒祖拜賓襲詳見主喪

及變二章○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見了虞○實主主

人拜鄉人襲如初詳見士喪○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堦見上啟

變服○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必利反○疏

疏曰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既葬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

葬訖欲反哭之時乃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謂○喪

服小○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見下虞

右葬及反哭變服第十章凡六條○今按崔氏變除云若天

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下檀弓云弁經

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

弁以葛為環經是王侯與卿大夫弁經葛而葬周人弁而葬

殷人卑而葬詳見喪禮義篇○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殺以凶

戎故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出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弒慶父作

傳左氏○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亂閔公不敢居喪

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過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八

之微弱之至○疏音試過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八

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

與音預○疏曰此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

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庫門也閔公時年八

歲不敢居喪三年故葬竟除內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

以至庫門而去經經既不八衰可知也經于此云麻不八上

云經不八故注云麻猶經其實君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

用麻也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喪羣臣須行

虞卒哭之祭故葬哭乃除之麻不八者亦謂不八庫門按喪

禮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時麻亂○襲



卒後崩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詳見喪通禮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主人倚杖入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篋哭從尸詳見上虞禮篇門外位及設饌及迎尸之○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詳見士虞禮章下○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棺槨已藏婦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經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小功以下○疏曰總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總小功之喪棺槨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槨雖藏已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喪服章句九  
久然亦著免也又記云虞卒哭則免似未虞之前不免然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槨既啟著免可知又記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總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有事于尸則去杖見下雜記喪總麻皆免也○喪服小記○有下葬記喪

右虞變服第十一章 凡四條

卒哭獻畢乃餞賓出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詳見卒哭耐練章○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詳見卒哭耐練章○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曰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縗既縗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縗○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問傳○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冠七升詳見喪服制章○去麻服葛葛帶三重直龍反○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升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升之練而帶去一股云一股則小功之經似非也○去起呂反糾居助反服音舌○按曰葛帶三重者既虞卒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千前以

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但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喪服傳云五股經帶相重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亦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既有四分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也又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爲飾則知男子首經婦人首經不說帶注云不說帶者婦人帶不變則知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是男女共爲也舊說所云謂至練之時又于此葛帶三重去一股以爲練帶而云似非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經同皆謂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爲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功首經非五股之次也○問傳○附按注四糾何以解記之三重蓋惟一股作主以三股重此一股而糾之乃爲三股三糾爲三重與此四股四糾爲三重者不同耳○婦人不葛帶疏曰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變爲葛與男同○婦人葛經而麻帶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子同○問傳○婦人葛經而麻帶以葛易麻故云葛經婦人尚質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喪服章句十  
所貴在要帶則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曰麻帶○少儀○斬衰絞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詳見喪服章句○布總箭筈衰三年練受服除服章○今按喪服小記云箭筈終喪○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三年注云于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問傳○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冠八升詳見喪服制章○齊衰帶惡弁以終喪詳見喪服制章○齊衰帶惡弁以終喪人質于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衰杖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帶緣各視其冠喪服小記○○疏衰杖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帶緣各視其冠杖期章之傳○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曰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詳見喪服章句○疏衰無受詳見喪服章句○大功無受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



成人者其文編喪米成人者其文不綳故殯之經不樛垂蓋未成

人也詳見喪制篇○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

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詳見喪制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

十升若十一升詳見喪制篇○小功即葛五月詳見喪制篇

章各既虞卒哭受服下章又各卒哭受服是黃先生遵朱子家禮

以卒哭為第三虞後間一日之剛日乃有既字及單言卒哭也舊

說第三虞與卒哭為一日而無分者恐未是說

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喪者京成之至條

右既虞卒哭受服第十二章凡十八條○今按崔氏變除云

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

之時首經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

易腰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為葛雖受變麻為葛卒哭

時亦未說麻至附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

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

者葛帶時亦不說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 士

帶以印位按文但云婦人不齊輕重故鄭為此解

總小功卒哭則免報虞卒哭則免見上虞○大夫士既卒哭弁經

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詳見喪制篇○巾車主之喪車素車禁蔽大

禭素飾小服皆素詳見喪制篇○右卒哭變服第十三章凡三條

總衰既葬除之詳見喪制篇○公子為其母麻衣為其妻麻衣皆既

葬除之詳見喪制篇○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

有除者不親主人○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

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檀弓



五年冬閏月葬齊景公問不書此何以書

數數所主反○謂喪服大功夜易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略也

以月數恩殺故并開數之○疏曰鄭志趙商問曰文六年終

日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景公問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

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

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于禮斷之何執答曰

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

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

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春秋公羊傳

耐杖不升於堂○詳見士虞禮○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耐兄弟之

殤則練冠○詳見卒哭耐練

右耐變服第十六章凡二條○今按士虞記卒哭婦人脫首

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

婦之質至耐帶帶以即位

練冠日筮尸祝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

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也衣至小祥男子除首經雖有要經而病向深故猶有杖屨是未

服又變為繩麻也將小祥豫筮占小祥之日亦占小祥之尸及視

濯器則著小祥之服以臨三事以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

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

執事人告三事辨具將臨事故幸子去杖亦敬賓故也筮日與尸

皆有賓今執事人告筮事已畢則孝子執杖以拜送平賓矣若觀

不言○喪服小記

右練筮日筮尸變服第十七章

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期之喪十一月而練此謂父在

雜記○今按喪服疏云為妻亦申餘○期而練天○練練衣黃

親能至十三月而除之不練服也○期而練天○練練衣黃

練練衣黃

練練衣黃

練練衣黃

練許云反○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

中衣黃為中衣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

祥而為之黃給也練為淺絳色練謂中衣領及衰緣也練用黃

而練用練者練緣外也明其外除故練見外也又曰練是赤色

也其色華美黃雖正色卑質于練兩雅釋絲葛要經要一遺反○

云一染謂之練三染謂之緇故言緇類也○疏曰練者謂父喪

去首經雖餘要葛也○疏曰練者謂父喪去首經雖餘要葛也

受大功絕練也約角瑱瑱吐練反○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

為之瑱飾也吉時有瑱無角瑱瑱吐練反○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

大夫士皆有瑱以記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瑱人君言遂云人

君有瑱故知人鹿裘衡長祛祛起無反一音邱據反○衡當為橫

衣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疏曰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為冬

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

鹿色近白與裘相宜也衡瑱也祛袂口也小祥之前裘袂而短

袂又無祛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大長者又為祛祛之可也○

法謂新造之加此三法也注為裘為猶作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祛祛之可也○











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禪祭雖竟未得如是以禪後尙織冠玄端黃裳故也若吉祭在禪月猶未純吉故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則禪之後月乃得復平常○附傳○附按前大祥除服章祥主人之除條疏言禪祭玄冠黃裳禪朝服綬冠此禪祭玄冠朝服不同且禪說此言織冠謂即前綬冠也而此疏于後幅言玄端黃裳乃前幅又言素端黃裳果有誤字耶抑素與玄竟可派同耶○巾車王之喪車漆車藩徹軒視雀飾詳見喪服制度當再詳

右禮易服第二十一章凡四條○又○太甲曰惟三祀十有

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期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則息也知喪服息即吉服○附九峯蔡氏傳曰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冕冕迎此蓋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交冕吉服奉迎以歸也○附伊尹訓篇言伊尹祠于先王蔡傳云太甲繼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

淨土之後服仲王之喪則此注言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者蓋應度而誤矣且殷以夏時十二月建丑為正月則伊尹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即另屬嗣王改元○說命曰王宅之年非仲王喪而未終之年也疏說亦誤

憂亮陰三祀高宗居憂信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

畫○附九峯蔡氏傳曰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

宗陰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謂廬也亮陰

三年不言為語複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家宰居

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

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故成諫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

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早喪息浪反

適丁歷反○疏曰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適子既少孤故

雖除服猶自素然深衣但云孤子今特云當室當室當室當室

則純采以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

特純素示哀也而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畧耳又曰三十以外適

受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是除喪未三十者也○而禮

孤子衣純以素疏曰深衣用十五升布銀濯灰治者謂打洗銀濯

右既孤易服第二十二章凡二條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疏首徒○封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披上衽不以

綴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薨即括髮不并綴者若尋常時是吉忽

聞君喪故去冠而并綴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室首先服免則

與尋常吉不同以前不可○父母之喪偯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

無飾故括髮也○曾子問○父母之喪偯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

其葬服斬衰偯音皆○偯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

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

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母葬猶服斬衰不葬

不變服也○疏首賓○疏曰葬母既葬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

反服重也○疏首賓○疏曰葬母既葬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

也所以不即虞耐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

葬母竟不即虞耐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

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單服斬者從其重雖葬母亦服

斬衰以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又其葬服斬衰但以葬為文明為

父喪欲云卒事反服重○喪服小記○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



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  
若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  
也○附靈臯方氏曰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其服之有兼也兼其輕  
者不兼其重者蓋輕者可包而重者不可二也易其輕者不易其  
重者可易者以其痛之新不易者以其恩之重也麻有可變易者  
其恩本重也有不可以變易者其恩本輕也麻以易而麻終仍  
反前喪之葛皆所以衡時義而達人情之實也○附按以下三節  
俱單就男子言注疏惟于前二節兼婦人故此節言輕者在男子  
子之帶婦人之經重者在男子之經婦人之帶失之支離而于  
輕者重者二句之實義去之遠也今據後條尾載張子說謂是重  
服之葛適新喪之麻則麻與葛同服而知本節注疏承上節變易  
前喪將包字已解為有麻而無葛又將重者特之有葛無麻亦解  
在目前者皆屬誤說矣故張子曰舊注不可用○又按或疑此節  
正義是如何曰輕者包一句與下二節同意謂齊衰輕喪之麻可  
包于斬衰之葛此是言麻葛同服若至齊衰既葬亦應服葛矣既  
同一葛何用服兩葛乎則單服其重者故曰特此即是下文服重  
者則易輕者之意○又按或疑此固為張子之意但已解成兩時  
矣曰輕者重者二句對立應是說二時當其先為麻葛同服之時  
齊衰新喪之麻輕者也何為包于斬衰之葛而並服則以斬衰為  
重者之故當其後為同服一葛之時斬衰之葛重者也服重者即

三

可不服輕者亦以斬衰為重者之故既全重斬衰必分二時乃能  
清楚且特是獨葛則包字之對立自應為麻葛兼服如張子說始  
得記文條理耳○又按或疑此節已另立文可也若下二節同言  
大功之喪而一曰麻葛重一曰麻葛兼服之又何居曰此亦微有  
分別麻葛重者單據男子之要經言也斬衰既練則要經之葛與  
大功要經之麻同故同服之而曰重至于斬衰此時首經已除白  
底單服齊衰之麻而不在言下若齊衰之卒哭則首經要經皆葛  
又加大功首經要經之麻則要為麻葛者首亦為麻葛故前言其  
僅有重處而此則為麻與葛之兼服也○又按或疑注疏解第一  
節未合者其詳何在曰除服者先重者即指練時男子除首經人  
除帶但全條不言除服而此句不過借為引起也若易服者易輕  
者句凡冠與衰之減重而受以輕亦皆是但此義仍與本條無涉  
蓋此句是將其輕者變而不存之意即係未所言服重者則易輕  
者之說故易輕者三字文全同可知中間重者特一句即是此意  
而條末遂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  
詳言之也

帶其練之故葛帶也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  
大功既葬其首則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  
與練之葛帶葛相類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與期之經  
同故云經期之葛經其實大功葛經也婦人大功既葬之後大功  
首經輕于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  
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蓋細與  
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附按麻葛重注疏為重麻重齊衰之  
葛似已支離而疏之解注亦未明曉當以張子之說為確齊衰之  
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  
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  
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  
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疏曰麻葛兼服  
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葬虞卒哭遭大功之喪  
而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葛兼服之次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  
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次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  
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  
又曰以早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于斬衰重服而言包  
特兼者不取其義但云經帶麻葛兼有故于男子齊衰輕服言之  
也又鄭以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  
練之後男子除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于先  
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也若齊衰期服之喪虞卒哭男子首  
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婦人亦然既不以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  
重也○附按注疏于兼服解為與包特之意同則益敘擾不清矣  
蓋麻是與包字同義耳若特字則與包特之意同則益敘擾不清矣  
然相左烏能同乎亦當以張子之說為確斬衰之葛與齊衰之  
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  
葛與緦之麻同麻則兼服之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  
葛與緦之麻同主為大功之葛長中言之○為于後反長丁丈  
反○疏曰此明五服之麻與麻細相同者與後兼服也麻  
同則兼服之者以後之麻與前之麻細相同者與後兼服也麻  
服葛也按服同葛小功細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  
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葛在喪中服問已  
釋○附按此節注疏亦似不合今詳麻同則兼服之句應是總頂  
本節之四麻同也上文斬衰之喪一節即是斬衰之葛與齊衰之  
麻同也故言輕者包者即是兼服之義即練一節又是斬衰之葛  
再減一等而與大功之麻同故言麻葛重者亦是兼服之義齊衰

三



句「一」大字應是同字之訛。又按舊本此條之下有除喪者二句一條又有斬衰之葛二句齊衰之葛二句麻同皆兼服之一條。雖另係喪服小記文却與問傳蓋同遂刪之。○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以上也。大功以下深麻斷本。○上時掌反。深音早。斷下管反。○疏曰：謂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谷料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經深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殯也言變三年葛，塞其重者，其貴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葬徐音蒜，越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謂萬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殯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葛，未成人文不綈耳。下殯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殯，中從上，庶小功婦人為中從下，服總麻。○疏曰：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殯，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殯。小功中殯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殯之月算，謂者此殯喪服之麻終竟殯之月算數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服殯長中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以殯服賢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其文不繇故也。下殯則僅禮經傳道解卷四十九齊衰條。善若哉。○



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升經 詳見喪服篇中服章。○  
既練三語今以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  
其重出則之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  
易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  
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履  
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要一造反重直龍反 ○疏曰此明  
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喪易之先備解此凡有二義按  
聖證論云凡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質易之意以  
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  
布有細于二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  
廣氏之說惟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  
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廣說此六功者特據降服大功  
也故本記下文云而附兄弟之殯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  
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殯也 ○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  
時之冠以首經已除故特云冠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  
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大功無杖屨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  
喪同是輕故杖屨不易又曰斬衰既練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  
細細同斬衰是故大功是麻故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 喪服變除章  
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  
亦有冠是以大功冠與經帶而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 ○  
經記 ○附按上條麻葛之輕重雖同而一麻一葛乃為兼服至同  
一葛則單服其重者然則衰亦同一麻自應無服葛衰之例且衰  
與屨並不能如經帶之兼服而衰之粗細則同此條注及疏所引賀  
同亦與氏並謂易衰者似俱未詳勘不若皇氏此言練則與前既練  
又前開傳之言麻葛重單指要經未及其首此言練則與前既練  
同又言練冠正是既練時之冠無經可言矣將所謂以大功之麻  
易之者單指首經而恰補其缺也至大功則猶前之大功今疏乃  
謂是易服者似亦支離 ○又按此易字即上條變三年之葛變字  
亦謂冠與麻同服也蓋于練冠之上加以大功麻經則大功新喪  
之重而三年之喪之尤重故存練冠以示意也若注疏則直謂易  
去其練冠是以大功而減三年矣于張子所謂輕者包重者特之  
旨安在恐大失制禮之意 ○又按以要經言此時正前條 ○既  
所謂麻葛重因注疏前俱誤解為麻葛重故于此反云不如 ○既  
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 ○練無首經于有事則免經如其倫  
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疏曰此明斬衰既

練之後遺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于免經之者以練  
無首經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敘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  
生其經也每可以經必經者當其節必為之加麻既經則去者謂  
不應經時則自若練服也又曰注云倫謂倫類免無不經者謂  
于免經之喪主人必加經也經有注云倫謂倫類免無不經者謂  
經謂既葬之後及卒哭之節但者經有不免以服成故也 ○小  
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之麻  
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為稅上如  
反 ○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  
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  
唯杖屨不易也 ○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  
冠其期之喪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者免之節則首經其經  
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不易明總不云初者以  
功之經言總者恐免經不及總也下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  
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  
期初喪之時變練之為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  
故于彼言故此小功以下之喪亦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  
總與小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故不變前重喪之葛以有本為稅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 喪服變除章  
者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附按記文易字與  
前變字同則上條所謂以大功之麻易之者仍是練冠與麻經同  
服而本條言不易者乃常以練冠為主而暫時麻經所謂輕帶  
功之經者其詳已見上條于免經之四語也蓋男子重經而輕帶  
故于經有暫時之伸而帶則全屈以三年之喪與小功之喪三年之  
倫故如是立制然與大功以上不同耳然小功之喪不變三年之  
功矣應是經有暫時伸而帶無時不屈以其麻之無本故也至小  
功存葛帶初者下條故葛帶而帶無時不屈以其麻之無本故也  
曰初且于此初葛帶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  
無變易故惟曰因耳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  
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期首基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  
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期既葬差相也經期之  
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練衰 ○疏曰謂三年之喪  
期衰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麻經正同以父為  
重故帶其故葛帶又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  
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帶經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也崔氏云此大功之喪承前文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葬故大功既葬之後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記文其義得通然于開傳之文義不合開傳云既練遭大功之喪則彼記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言期喪既葬也乃鄭于彼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在期經期帶謂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于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氏爲正○附按此注反覆讀之總屬難曉因疑期既葬之葛帶期字應是若字之訛其義乃通○又按開傳亦知之者是言大功之喪其既葬亦如之是于遭大功之期喪其麻經麻帶與三年而練之葛帶期既葬之葛經必兼服之已皆包其內矣注疏因于前條誤解麻葛重句故于此又有皆兼重麻之說○又按疏以熊氏爲正今詳崔氏應爲正崔氏之意以此記所謂大功既葬上承期喪既葬故言經期之經若文又開傳所云經期之經者誤也今既取崔說則前條于大功既葬方乃據此亦言經期之經者誤也今既取崔說則前條于大功既葬大功葬後之首經自以當時斬衰首經已除而應獨存今乃率于經必重帶之說似皆熊皇與疏強爲注圓而未得夫禮之實也蓋重有喪服與常時原不同今以三年而練之葛帶服于要而以大功葬之葛經服于首雖經帶皆四十有餘不合常制然使兩服之日期因可並見而亦何嫌之有豈得過拘一服經帶之制雖至

升大功以爲期則此五服小功無變也無所變于大功齊斬之服定限而亦悍然不顧也哉不用輕累重也○累劣彼反○疏曰謂先有大功以土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于前服不以輕服減累于重也○以土三條服也○如三年之喪則既類其練祥皆行額曰迺反○言今之喪既服類乃爲前三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類章名無葛之鄉主麻則用經○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鄉則爲前喪練祥既類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葬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類也後喪既類之後其先有長子之服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不得並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類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錄之又記云既類不云未沒喪既類是既虞受服之時未沒喪於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或先有母喪而後父卒皆然○雜記○附靈臯方氏曰如三年之喪與既類其練祥皆行何謂也前後喪皆三年然後祭可補也祭與除喪事聯而義不相蒙小記曰期而祭舉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故合行者其常也遭舉則廢舉各以義起有君喪服則私服不







平言此意亦極明乃前又以來  
平貼記文豈亦有二大乎

右受弔變服第二十五章凡七條○又○昭公十年秋七月

戊子晉侯彪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

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春秋左○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趙人來

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也

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

之禮也其動也中○中丁仲反○中禮之變○疏曰既除喪大

著練冠謂未祔之練冠也又曰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

自來弔祔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祔祭之日主人必服祥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

氏云小功不說謂此焉爾是言禮云小功不說即從此條而誤乎

至親之期亦言不說者為說誤而無疑也至于小功不說○問遠

其禮可疑會乎言之見本章之末條方氏于此尚未之及○問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問喪免和○疏曰拜賓則尚左手○小功

雖不說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疏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疏曰此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問喪之節○疏曰

稅而初問喪亦免袒而後成其踊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于時

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不喪

附按遠兄弟為親小功之服其服輕故拜賓尚左手然免袒成踊

則已附于重矣且奔喪本文並無不稅字而注疏亦但言不稅者

是所謂蠲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謂正親在齊衰大功降

解而誤者也○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而在總小功者正親降

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疏曰

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

若本大功以上降在總小功者則為稅之以本情重之故○附按

舊本此條在為君之父母妻妾子一節之下注謂宜承父稅喪已

好故另作一條序于此○為君之父母妻妾子若已除喪而後

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問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按鄭康成義若限內問  
後則追全服如王肅義限內尚喪但服殘口限滿即止似令限內  
祇少一日乃始開喪若其成服未得成即除若  
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檀弓

右稅服第二十六章 凡五

席蓋重素不入公門 重直籠反○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特章  
○疏曰臣有死○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由物人之車  
此指爲後宜停外也重素衣裳皆以素謂遺喪之服亦不宜著入  
公門也注引雜記證席蓋是喪車精爽中遺物也言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 冠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冠不入公門也苞也反初治反冠而冠反服于涉反○此皆內

與臣同國 臣有喪事而不歸反厥其喪以入朝是謂臣同國  
日君之喪而臣在國臣有喪而不歸反其喪以入朝是謂臣同國  
附按君與臣同國言此臣毫無忌諱與國君等故謂國雖君之所  
有而臣早已共有之蓋臣  
之有喪原無忌諱于家也○凡見人無免經難朝於君無免經難

公門有稅齊衰 詳見喪服義○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說



義反廟蓋殯則橫塗之後已不見柩矣故杖若既  
 啟之時則復見柩如忽遇所尊故敬之而轉杖  
 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辟音避處昌京反○父  
 者在不在杖避尊者之處不杖皆詳見喪服篇斬衰章公士○爲長  
 餘皆衆臣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詳見喪服篇斬衰章公士○爲長  
 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不辟音避○疏曰其子之  
 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不辟音避○疏曰其子之  
 尊者也○羅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檮顙詳見喪通禮○庶  
 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父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  
 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疏曰此論庶  
 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  
 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處而夫之也父亡  
 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  
 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之子則得以杖即位父皆厭于故舅  
 備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喪服章句  
 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妻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  
 母至於祖雖尊貴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者父不主其妻故庶子得爲妻以杖即  
 位也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嫡婦則嫡子不  
 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我故主  
 所以嫡子不杖也明主嫡婦由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妻故  
 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妻故○女未廟  
 也○喪服小記○附按注舅不主妾之喪句恐有誤○女未廟  
 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詳見喪變禮篇○童子何以不杖不能  
 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詳見喪服篇○童子不杖不菲  
 詳見喪通禮  
 婦人童子不杖○童子當室則免而杖以上詳見喪服義篇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環輪者於  
 是有爵而后杖也轂工木反轡胡罪反○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  
 人○仇音求○疏曰關穿也轡迴也○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謂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羅記



七十致政惟衰麻為喪王制○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詳見  
喪禮傳○五十不散送散送但反○送衰不散麻始衰不備禮  
飲食章○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  
之後乃絞之至葬散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子幼則以衰抱之  
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王藻○詳見喪服篇  
人為之拜○童子無細服聽事不麻三月章總麻條下○或  
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絰唯當室  
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詳見喪服義篇○婦人不宜祖○禭  
者不髻偃者不袒禭禭故男子禭亦不免也偃者不袒袒者露膊偃  
者可偃故不露○然則禭者不免偃者不袒者不踊非不悲也  
也○喪服四制○然則禭者不免偃者不袒者不踊非不悲也  
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疏曰足廢也○問喪

右雜記喪服之變第二十七章 凡三十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校正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喪服制度第七十

凡十

喪禮八今按喪服各有制度設官掌之不如度者禁之朝  
風俗同後世漫無法度是以異政殊俗此知禮者所深歎  
也故採取三禮經記本文中所言喪服之制分目條列補

為此  
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 喪服制度

小宗伯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縣音玄衰七雷反  
疏曰式謂制及色按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其齊衰貌若

齊衰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也○周禮

春○大僕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首服之灋謂免髮并總  
夏○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不中

官數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辨其各物者衣服有各則物色○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

有異同也○以上周禮春官○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

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疏曰此通

乃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特嚴不應

廣狹非法不當物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謂雖有不如無

也○檀弓○  
以上凡五條

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斬衰冠六



右弁絰之制第三章 凡二條○婦人相弔首服附見本章  
祝免潔葛絰帶亦是治葛以爲之詳見儀  
服變除藉葬反哭變服及虞變服之二章  
親始死雞斯雞斯當爲弁纁詳見喪禮義篇○小斂卒斂主人括  
髮以麻詳見喪大記○卒斂馮尸主人善髮祖詳見士喪禮篇小斂章○此以上兩  
條論  
括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髮免相對之節  
吉時男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  
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舅則六升  
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舅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  
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若遭齊衰之喪當斂斂之節男子若免婦  
人著髻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髻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  
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帷頭矣又曰髻者形有若  
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形雖有異同謂之髻也今辨男女何時應著  
此免髻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三其  
麻髻之形與括髮如一男子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髻亦用  
麻也又知有布髻者按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髻男免既用布則髻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五十 喪服制及葬禮終  
不容用麻是男子爲母免則婦人布髻也知有露紒髻者喪服傳  
云布總箭弁髻衰三年明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相免則  
婦人亦不布髻故知恒露紒是以鄭注喪服云髻露紒也且喪服  
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二髻既言髻衰三年蓋知恒  
髻是露紒也又齊衰輕期髻亦無麻布按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夫子誨之髻曰南無總總尾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  
故知露紒悉名髻也又按奔喪鄭云去纁大紒曰髻不言布麻當  
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髻則有笄按笄以對冠注在  
喪恒居并而露紒髻也此三髻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止  
有二髻一是新衰麻髻二是齊衰布髻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  
服女子于在室爲父箭筈髻衰是斬衰之髻用麻紒法以爲露紒  
明齊衰用布亦謂之露紒髻也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者  
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今按喪公四年減紒敕卽侵制  
敗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髻髻於是乎始髻注髻麻髻合結也遺  
喪者多故不能備以服髻而已疏曰髻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  
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麻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  
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爲去纁而紒按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  
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髻曰南母從從南宮縚之妻  
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得處其從從應尾而誨之哉如鄭玄去



右并繼髮免髦之制第四章凡八條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五十

六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詩見喪服總除○布總箭髮帶曰

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尺吉筈尺二寸  
詳見我服雜勅袁韋女  
子子在室爲父條傳

齊衰帶惡筭以終喪

惡筭者榛木爲筭也○箭筭終喪三年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曰前云惡筭以終喪是女子爲母

也此云箭筈終喪三年謂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

勇姑惡笄有首以髮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

也詳見喪服篇不杖期章女子于適人者爲其父母祔下之記傳○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奔有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縚吐刀反南宮縚字子容

其妻孔夫子誨之鬢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母音無從從音

教也上爾友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蓋榛以爲筭畏尺而總八寸

櫛側中反木名長直亮反○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疏  
 曰夫子誨之作鬢法言期之鬢稍輕女造鬢時無得大高無得大  
 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用木無定故櫛木爲笄其長尺而束髮垂  
 餘之總八寸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  
 寸以二寸爲差以下亦當然特無文以言之喪服吉笄長尺一寸  
 是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  
 或用櫛故喪服有櫛笄而○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  
 夫上笄蓋以疑之○櫛弓  
 髮免髦章

右婦人笄總髮制第五章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衰三升

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義轉義服也其冠六

升，衾之下也。衾，正服也。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強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疏曰：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

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受冠七升者據至虞夏麻絲服喜即云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爲今受衰衰旣易遂又以七升布爲今受冠冠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一喪服制喪 喪裳制 七

在斬衰章內斬章有正有義子爲父父爲長子妻爲夫之等是正

故引或人所解爲證也齊衰之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

者輕之之意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者以父

與君等恩情則別故恩深者三升恩淺者三升○附按疏言成布還三升者恐未然若果三升應不言三升有

牛矣。緣不同卽布不同也。而完則同。六升者與受冠之同。七升一  
意。總爲是服至尊。宜與他服少爲差別也。蓋他服衰不同者。冠卽

升與三升有半之義與服至尊宜少差意無涉又總歸于成布還

三升愈使注意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不得通曉也

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曰。此據

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若父在爲母則在正服齊衰受以大功之上者以其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大功衰八升一斬言三升

主於父此言四升主於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



[illegible]



外制帽而于裳內制幅始亦用其上知于上用其下知于  
 下盡喪服所以報本故即于衣裳之本而亦不敢忘也  
 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者內展之緝衰者外  
 一斬者上文已論五服衰裳縫之外內斬衰裳亦在其中此但據  
 衰裳之下紐者斬衰不齊無針功故不言也若者不定辭以其上  
 有斬下之不齊故云若也裳內衰外並順上外內而緝而此先言  
 裳者齊據下紐裳在下故也展之者若今亦先展訖乃行針功  
 負廣出於適寸 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放之以在背上放得負各適辟領即下文適也橫廣總尺六寸今  
 負出於辟領外旁左右各一寸總尺八寸也 附按疏謂一方布  
 則負之長亦 適博四寸出於衰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於衰者  
 應尺八寸 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疏曰此辟領廣四寸裁兩相而  
 言出於衰者謂比胸前衰而言出也博是寬稱上下兩旁俱名為  
 博若言廣則唯據橫闊而言今此適四寸據橫故注解博為廣見  
 此義旁辟領廣四寸者裁領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與闊中八寸并  
 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入寸一尺六寸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  
 辟領四寸亦為八寸故兩之總一尺六寸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  
 依禮經傳通解卷五十五 喪服制度 衰裳 士  
 尺六寸除中另名闊中則所謂適即所謂辟領者其在左邊乃即  
 處方闊八寸又另名闊中則所謂適即所謂辟領者其在左邊乃即  
 闊中左半邊所剪開之長八寸寬四寸者一摺而向外故得為四  
 寸而適闊中為八寸右半邊亦然所以勉齊黃先生于後男子成  
 服旁適闊中辟領而摺之垂於兩旁而下節注亦言左右有辟領也  
 又按適之長八寸以方四寸者向前肩故此節記云適博四寸  
 出下衰又以方四寸者向後肩故上節記云負廣出於適寸又  
 適首石者往也音的者專主也此應取專主之義放下注云前  
 有衰後有員版左右有辟領即是左右有適也蓋前後同言其可  
 哀矣猶恐左右有領而或他往故以專主之義名之使其專心致志  
 於親喪也夫適之為制雖于衰衣之全體剪為闊中始有此適但  
 是率天眞也且也出見于外應如在中 衰長六寸博四寸 廣衰當  
 本聯合而無間者皆所謂專主之義也 心也前  
 有衰後有員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疏曰衰長也  
 據上下而言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衰之言推孝子有哀  
 摧之志 附其悲哀在背適者以衰戚之情指適綴於父母不兼  
 念餘事 應皆有悲痛是為無所不在也 附按疏指適二字之  
 義外不可曉 衣帶下尺 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疑有闕文 疏曰謂衣服也衣者即衰也但衰是常



補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手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併步頂反拱九男反。疏曰：祛袖口者則袂末接袪者也。尺二寸者據視攝而言圖之，則二尺四十與深衣之祛同也。祛與深衣尺二寸俱據橫而言，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亦與深衣同寸半可知。

○喪服記。此以上四條論裁造衣裳之制。

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郊之喪車惡車也。

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總六寸之衰於胸前，故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用衰緣心前，故曰端衰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

○難記

○苴衰不補。疏曰：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

黃陳四制。此以上兩條通論衰。

○縣子曰：綌衰總裝非古也。緒去逆反總音歲。非時尚裳之制。

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記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有喪者不服嚴衰但祔葛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之時。

○檀弓。此一練練衣黃裏緇緣鹿裘術長祛祛褐之可也。

見條論衰裳非古。

○練練衣黃裏緇緣鹿裘術長祛祛褐之可也。

喪服變除藉練受服除服章。

此一條論練衣裳之制。

**義禮經傳通解** 卷五十 喪服圖說遺制地人新訂

**右衰裳制第六章** 凡二十  
三條

**女子子在室為父衰三年** 詳見喪服篇斬衰章  
女子子在室為父條

**右婦人衰制第七章**

**斬衰直經傳曰：直經大搗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

詳見喪服篇斬衰章

○疏：衰牡麻經今按斬衰疏曰：直經者謂苴麻為首經要紐此牡麻經亦謂小功澡麻帶經各詳見喪服篇本章

○經殺仕麻為首經要紐。疏曰：經殺者按喪服傳云：直經大搗去五分一以為帶。五分而去一帶是首尊而腰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

○公子為其母麻為其妻葛經。麻者緦麻之經帶也。為妻經帶要輕。詳見喪服



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大功則廣變焉之職文海經曰殺一  
等與小功初死麻經同俱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其帶五分首經又五分去二執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

合因疑其有闕文焉抑戴氏但述所聞而于周禮之通乎儀禮爲  
開數無缺之實或亦未及聞也或曰傳文五字若果四字誠十三



升半矣但何取于半焉曰為君服多係半者以較他服不同耳斬  
衰內有三升半總衰裳又是四升半若偏取乎半者惟庶人為君  
齊衰三月升半總衰裳又是四升半若偏取乎半者惟庶人為君  
為嫌于錫衰總衰治布升半之為臣服即不必皆用半奈何反以半  
疑衰為十四升則于五服升數之密通排布而此君服適補其缺  
豈不為制服者之上準天理以次第之哉或曰若三衰皆在總麻  
後而更輕則誠合矣疏亦云君為臣無服但弔服既葬除一而已  
今皆止總麻上恐非制服者之意曰此似正制服者之意也蓋臣  
于君而服斬不異于父妻于夫矣而父為子期夫為妻亦期獨  
而期之義然即就疏所云既葬除服言則是王于三公諸侯亦服  
五月於大夫亦服三月此豈與泛庶人為君服三月者而同一  
不言報期則升數若不在總麻三月上恐與王于諸臣持為服五  
月三月之制為不稱故制禮者務大第于此以見天理人事之準  
則而三綱中君于大臣必如是而乃為不薄也○又按如是說則  
錫衰者其質則滑著王衰之體總衰者其縷如絲著王衰之形降  
而為疑衰者乃疑上二衰易以十四升而仍治縷則是其治○凡  
縷不及錫衰其十四升二衰易以十四升而仍治縷則是其治○凡  
并絰其衰後袂也昌氏反袂總衰反○修猶大也并經服者弔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 喪服制 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  
半而益之則袂袂三尺三寸○疏曰此謂弔服也其首著并絰身  
著錫衰總衰疑衰後大也若士則其衰不修故周禮司服有玄端  
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已上修之○錫者何也  
明士不修故稱端○羅記○此一條論弔服之制○錫者何也  
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五字疑為四字之誤說已見上○司服條  
○右錫衰總衰疑衰之制第十章 與大同附見本章疏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曰女改服布深  
衣縗總以應喪○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疏曰始死  
服者深衣○以上詳見喪服變除篇始死變服章○此以上兩條  
論始死深衣之服○附按深衣制說見王制之庚篇深衣之章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深衣如  
之緣○疏曰緣如深衣之緣者按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絕  
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

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則故就深  
衣有篇目者而言之○詳見喪服篇杖期章之傳○此一條論齊  
衰大功小功總麻○公子為其母麻衣緣緣其妻麻衣緣緣其  
初喪中衣之制○疏曰公子為其母麻衣緣緣其妻麻衣緣緣其  
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疏曰緣緣者以  
緇為緣色與深衣為領緣詩云麻衣如雪及禮記檀弓云子游麻  
衣并開傳云大祥素縗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凡禮之通制亦與  
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凡禮之通制亦與  
深衣制同但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  
袖長在外則曰長衣又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此三者  
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為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  
則異深衣連衣裳而純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  
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詳見喪服杖期章父在為母緣  
下○此一條論公子為母妻麻衣之制而深衣中衣之制亦  
供見于○大祥素縗麻衣布無采飾也○詳見喪服變除篇大祥  
除服章○此一條  
論大祥麻衣之制  
右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制第十一章 凡五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 喪服制 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制  
斬衰直杖傳曰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曰經唯云直杖不出杖體  
但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疏衰削杖服篇之本○母為長  
罔釋之云削杖者桐也○疏衰削杖服篇之本○母為長  
子削杖○不可以重杖子為已○喪服小記○杖下本竹桐一也  
性也○疏曰謂下其根本順木之性○王○杖各齊其心皆下本  
喪記○此以上四條論杖體所用之制○杖各齊其心皆下本  
疏曰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經殺五分而去一  
心為斷也皆下本者本根也○喪服斬衰章○杖大如經者如要  
杖大如經也如要經也○要一遙反○疏曰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經  
也如要經也○在下之物故也○喪服小記○此兩條論杖  
體高下大  
小之制  
右杖制第十二章 凡六  
斬衰管屨傳曰管屨者管非也外納○疏曰凡具反○疏曰周公時  
禮屨外納○履外納○疏曰此則管屨也外納者謂收餘末細○喪  
喪服本意



疏衰疏屨三年傳曰疏屨者辟廟之非也

疏衰疏屨期○不杖麻屨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麻繩為屨○小功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

者牙底接處縫中有條約者屨鼻頭有條約者屨口緣縫

有約喪中無行戒故無約以小功輕故從吉屨為大飾故無約也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繩屨者繩非

也繩非今時不借也○喪服斬衰章之本○練繩屨無約約其俱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素屨為屨屨有約有純者飾也素

屨明有用皮時○疏曰素屨者大祥時所服也葛屨者白赤為以

下夏則用葛為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

葛與皮也下注云散屨與此素屨同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屨

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散素但反○散屨亦謂去飾○疏曰上明

下之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

夫命婦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何疏屨

練與大功初死何疏屨大祥與小功初死何散屨與素屨一也○周

禮天官○此一係論大祥素屨散屨之制○附按屨視衣裳一微

故耳而此疏所析重與五服同其差惟總麻至輕而屨無可減

者雖小功亦然則其四服之大者衣服有別而屨即有辨非制

不取忽之與○不屨總屨喪服記云總衰四升有半明總屨亦是

喪屨不灰治日總者斬衰冠六升傳云總而勿灰則總衰四升

半不灰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冠子冠子冠子冠子

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

末也故疏言大功未可以冠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冠子

注于總衰裳言帶屨亦同可知按總衰裳係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而服然則此不屨總屨者言服天子之喪雖冠子之禮亦未可行非泛言大功之喪也

右屨制第十三章 凡十條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徹大禭尾素疏飾小服皆疏

歷反藥沈音羔○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徹謂蘆葦車以蒲為

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大禭以皮為覆等又以其尾為戈戟之

風塵者太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等又以其尾為戈戟之蔽布飾

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謂為蘆小蘆乃劍短兵之衣此始

遺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森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劍亦

為備焉○蘆葦火反答刀丁反發吐刀反緣悅絹反○疏曰木車

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禭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

也先鄭云蘆葦車者此舉漢時有蘆葦車不漆之車故舉以說

之也以犬皮為覆等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馬軾上取皮覆之故

云犬禭本經上文重覆厭翟等為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然

也白犬皮者上重覆厭翟等為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然

即破也按喪服記主衣記主衣記主衣記主衣記主衣記主衣記

升布為之緣也若攝服者既夕記云衣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

也小蘆刀劍短兵之衣者此小蘆即士衣記云犬服鄭彼注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五喪服制度 喪車 左

是兵服以犬皮為之是也始遺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

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按士喪有大服則小服亦其常言為君

之道尚微備森臣者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為尾素而引書曰

者顧命文證人君有素車茅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茅扶云反○



果然也髮亦多黑少之色羣也此大祥所乘○疏曰以下文漆車  
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知曉是邊側少有漆者也下文藩徹者因此  
舊徹而漆之則藩以此為本故云漆則成藩也果然獸名賈氏亦  
云然獸名也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髮是赤多黑少者二十五  
月為大祥除服之節故漆車藩徹○疏曰漆車馬車也漆今時  
知此車是時所乘也漆車藩徹○疏曰漆車馬車也漆今時  
野胡大雀黑多赤少之色羣也此禘所乘○疏曰漆車馬車也  
○疏曰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野胡大雀  
縵之飾直得黑名是凡漆皆黑漆也胡大謂胡地之野大鄭以自  
縵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縵也二十七月為禘之節素縵麻衣而服  
縵服朝服縵冠故知當為禘所乘按本經下文大夫乘墨車言珠  
縵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  
士縵車亦得乘漆車乃與其士吉時同者禮窮則同也○周禮春官  
○附按王之喪車五乘而鄭氏別為五時此何據耶蓋車以所飾  
不同而因有五車之名王為天子之哀由極哀而漸趨于涼則車  
之飾亦由無飾而漸趨于飾始與衣衰之由極內而漸趨于吉者  
同一準乎天道順○主人乘惡車○疏曰主人乘惡車○疏曰  
皆無等見上衰○主人乘惡車○疏曰主人乘惡車○疏曰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五喪服制度喪車手

右喪車之制第十四章凡三條



Z1181888488992